

朝鮮問題雜纂

卷二

221.2

75°

M4-12-2

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 同轉全同印夢者京系曉 京都元元死去 藏  
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 同二水完同立 於子病後言云云

同十四年一月三十日回籍全同即夢者京素晚京都元三記云載  
同十五年二月十日同二亦完同立碑於子病後言云其



二十三号	騷擾、財政及經濟上之影響概覽(鈴木樗牛著)
二十四号	朝鮮華族の公判
二十五号	石坂憲治氏觀察報告
二十六号	大正六年八月日高元勳外之右意見后
二十七号	大正六年八月日高元勳外之右意見后
二十八号	スライド氏調查委員報告意見(同氏下六ノサ一寄稿意見)
二十九号	對韓和見(大正六年八月一日著)
三十号	第十八回日本憲政所同盟會決議(八年八月十日發行)
三十一号	鈴木樗牛改革意見(附公報整理意見)
三十二号	最近朝鮮情勢、論告、訓示

三十三号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agitation	セオールデンス ヨウ集録
三十四号	国元種新日本主義	八年十月
三十五号	洪坡村外國人散居を不服朝鮮人保護及統正閣を意見	八年十月
三十六号	朝鮮驛樓經過概要	陸軍省八年九月
三十七号	驛火上井下問題	島田三郎
三十八号	朝鮮宣教師團、朝鮮總督をへん意見書	
三十九号	公正會朝鮮問題委員報告書	八年十月廿日
四十号	飯田左内報告	八年十月十五日和信
四十一号	赤池警務局長来信	八年十月廿日 鮮人宣教師散文
四十二号	朝鮮統治私見	上田黒圃 八年十二月

東洋文庫  
明治三十八年

四十三号	朝鮮江奈道牛頭里、靈蹟を待て	三浦道正 八年五月廿日
四十四号	朝鮮驛樓事件の裏面	朝鮮銀行
四十五号	青森總督府政策宣明	九年十月廿日
四十六号	婦人犯罪者七十餘名を教放	九年十月廿日 九年三月九日分 教放を教放の日を
四十七号	同三十九号一日を正	正警務局長来信
四十八号	青森總督府驛樓事件の裏面	正警務局長来信
四十九号	Administrative Systems in Korea	
五十号	朝鮮統治の理論	細井修平
五十一号	外人宣教師の活動と朝鮮主義	九年四月 朝鮮宣教師の活動と朝鮮主義
五十二号	朝鮮問題、他方面	莫文小母子 エッセイ、エッセイ

五十二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五十四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五十五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五十六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五十七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五十八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五十九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六十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六十一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六十二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六十三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六十四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六十五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六十六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六十七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六十八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六十九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七十号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因大植外務省十二名

朝鮮之被保護人等法施行情勢

七十一号	スチヤ一の朝鮮親善報告	十三年二月
七十二号	朝鮮の自治の待て	十三年六月十日
七十三号	同天會の報告一	同天會の報告一
七十四号	普天教の正運動	普天教の正運動
七十五号	朝鮮京城の運動	朝鮮京城の運動
七十六号	朝鮮の聯合會の報告	朝鮮の聯合會の報告
七十七号	李王の報告	李王の報告
七十八号	李王の報告	李王の報告
七十九号	李王の報告	李王の報告

東洋日報

大正十三年三月  
東京新聞  
三月七日

八十号	東京新聞の朝鮮親善報告	十三年二月
八十一号	王の報告	王の報告
八十二号	朝鮮京城の運動	朝鮮京城の運動
八十三号	朝鮮の聯合會の報告	朝鮮の聯合會の報告
八十四号	普天教の正運動	普天教の正運動
八十五号	朝鮮京城の運動	朝鮮京城の運動
八十六号	朝鮮の聯合會の報告	朝鮮の聯合會の報告
八十七号	李王の報告	李王の報告
八十八号	李王の報告	李王の報告
八十九号	李王の報告	李王の報告

東洋日報  
三月七日

斗子南渡

國不新

德ノ東亞同盟年表ニ就テ  
在古ニ母相辭即後圖條

大正高等學堂

倡發之 十五年二月

辛酉年

ハナニモ来立国無儀ヲ



東秦廣製

嘉  
十五年十月

五十二

生堂自樓等

二月廿日  
王守仁書

言有 初意同此，故

孝弟

李道長

在溫室、墮正、乾種、

三平古月

大陸軍三才懸監遺文寛祐、日韓、雷國、去、更、昔、通、言、石、我、  
寛、大、五、五、年、六、月、十、三、日、奉、信、其、在、稿、シ、二、カ、ハ、名、ケ、テ、日、韓、  
正、業、潮、津、ト、云、フ、セ、ハ、而、バ、シ、ノ、大、事、ナリ、  
外、見、録、四、三、号、ヲ、参、ス、有、

外目錄四三號

九十一号

同島島記

九十二号

長曲島記 五月廿二日

九十三号

咸南島記 五月廿二日

原中島記

騷擾ノ財政及經濟上ニ及ボシタル影響概覽

八月十七日  
錄

[illegible]

東素真製



卷之四

☆  
☆  
☆  
☆  
☆☆  
☆☆  
☆☆  
  
—  
△  
▲  
◆

三六十五

照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出金 殘高 二年 對照表

至五月 各種銀行 存款 利息 收入 對照表

至五月 各種銀行 存款 利息 收入 對照表

至五月 各種銀行 存款 利息 收入 對照表

至五月 出金 殘高 二年 對照表

至五月 物價 及 勞銀 二 及 ホシタル 影響

至五月 京城 重要 物價 指數 二年 對照表

至五月 勞働 賃銀 指數 二年 對照表

至五月 郵便 貯金 二 及 ホシタル 影響

至五月 郵便 貯金 殘高 二年 對照表

六官 業 收入 二 及 ホシタル 影響

至五月 通信 事業 收入 二年 對照表

至五月 度量 衡 收入 二年 對照表

至五月 朝鮮 鐵道 收入 二年 對照表

至五月 國 稅 貨客 二 年 對照表

至五月 二 及 ホシタル 影響

## 一 改正酒稅令、砂糖消費稅令及印紙稅令施行ノ概況

大正八年度ニ於テハ財政計畫ノ實行ニ伴ヒ且輸出稅撤廃ニ關ル歳計ノ減少ヲ補填スルカ爲酒稅令ヲ改正スルト共ニ砂糖消費稅令及印紙稅令ヲ創設シテ歳計ノ需要ヲ全フセリ

最近朝鮮ニ於ケル酒類ノ需要ハ人口ノ増加、經濟界ノ發達等ニ伴ヒ劇増シ之ト共ニ釀造高増加シタルノミナラス釀造方法亦改善スルニ至レリ今左ニ酒稅令改正ノ要點ヲ陳レハ(一)稅率ハ朝鮮酒類約七割自家用酒類及燒酎五割、藥酒十割、其ノ他ノ酒類約十四割ノ増徴ヲ行ヒタルト(二)製造石數ノ制限ヲ高メ朝鮮燒酎ハ約十五割、藥酒、藥酒及再製酒等ハ約十割ヲ増加シ漸次ニ造酒專門ノ業務ノ促進ヲ圖ルコトトシ(三)清酒及朝鮮酒ニ對サル酒稅ノ納期ハ第一期第二期共ニ各一月ノ繰下ヲ行フ等酒造業者及消費者ニ痛苦ヲ與フルコト

加ノ酒類業者ヲ刺戟シ自ラ製造方法ノ改良進歩ヲ促シ益製造石  
炭ノ増加ヲ來スノ傾向アリテ改正稅令ノ施行ハ毫モ支障ヲ見サルナ

砂糖消費稅ハ今回創設シタルモノニシテ其ノ稅率ハ内地ニ於ケル者  
率ノ二分ノ一ニ相當スル額ト定メ凡テ引取人チシテ納稅セシムルコ  
トトセリ現下砂糖ニ於ケル砂糖消費額ハ殆ト内地人及外國人ニ限ラ  
レ朝鮮人ノ砂糖消費ハ殆ト關フニ足ラサル狀況ナルヲ以テ砂糖稅ノ  
實施ハ朝鮮人ニ何等ノ影響アルコトナク極メテ圓滿ノ趣ニ施行セリ  
一般經濟ノ發達ニ伴ヒ財產權ノ創設、移轉、變更等ヲ證明スヘキ證  
書、帳簿ヲ作成スル者漸次増加シ縣ニ都市ニ於ケル商取引ノ如キハ  
概近著シク發達シタルヲ以テ印紙稅令ヲ制定シ概ネ内地現行ノ印紙  
稅法ノ規定ニ依ルコトトセリ地方ニ依リ印紙稅ノ施行ハ時期尙早シ

ナリトノ説ヲ爲ス者存シタルモ大体ニ於テ極メテ圓滿ニ施行セリ

### 二 徵稅上ニ及ボシタル影響

通關稅人負擔ノ結果關稅ヲ拒否シ又ハ都府縣市ノ不振ニ伴ヒ一般  
ニ徵稅上波及アルヲ免レサルヘシト願望シタルモ殆ト砂糖稅ノ影響  
トシテ特記スヘキモノアルヲ見ス唯鐵道沿線地方ニ於ケル砂糖稅務  
者中或ハ關稅ノ通過シヌハ拒否スル態度ニ出タルモノアリ又而ニ  
在リテハ民心ノ趨向ヲ悉リ徵稅ノ警備ヲ講議シタル等ノ事例アモト  
雖其ノ地域タルヤ狭少ニシテ徵稅上ノ影響極メテ微細ナリ之ニ就  
鐵道沿線以外ノ地方ニ在リテハ一般經濟界ノ發達ト鐵道ノ發達ニ依  
ル農民經濟ノ向上セシカ爲証來ニ比シ却テ關稅成績良好ナルノ結果  
ヲ見タリ

砂糖稅當時ニ於テ關稅及公課ノ徵收成績ヲ考レハ左ノ如クニシ



租税及賦出賄收入收入歩合二年對照表 (單位円)

税目	大正七年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大正八年
地租	一一、二〇、八六七〇	一一、二〇、三、二九八	九九九	九九八
市街地	三、四、一五八	三、六、三八〇	九九九	九九六
戸屋	八、八、二、七四七	八、二、六、六五〇	九九九	九九九
家屋	二、五、一、三三六	二、五、〇、九〇九	九九八	九九九
所得	四、三、四、三六三	三、九、九、六一一	九九九	九九六
酒	一、七、一、六五六	一、七、〇、四、七四二	九九九	九九六
煙草	二、八、四、一、三〇	二、五、八、一、三一五	九九八	九九八
鹽	一、〇、七、五、二、一四	一、〇、二、七、二、一〇	九九二	九九三
雜稅	三、七、八、三、四	三、七、四、四、六	九九九	九九四
朝鮮銀行券發賣稅	二、六、二、二、八九	二、六、二、二、八九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租稅合計	一、八、七、五、三、九七	一、八、六、二、八、八二	九九三	九九四
賦出賄收入	一、九、八、〇、四、五五	一、五、七、三、九、四八	九九五	九九三

右ノ如ク徵收成績ハ一般ニ良好ナリ只所得稅及鹽稅ノ收入歩合前年ニ比シ多少遜色アルハ主トシテ前者ハ未タ納期限ノ到ラサルモノアリ後者ハ物價騰貴ニ基キ事業不振ノ爲鹽區稅ノ未納多キニ因ル

三 收入印紙ノ賣下ニ及ホシタル影響

收入印紙ハ逓信局ヨリ郵便局、郵便所又ハ收入印紙賣捌所ヲシテ賣下ヲ爲サシムルモノニシテ一年度ヲ四期ニ分チ其ノ期間ニ於ケル所要見込額ノ拂出ヲ爲スノ取扱ナリ今其ノ狀況ヲ見ルニ大正八年度第一期即チ同年四月ニ於ケル拂出總額ハ二百四十五萬八千餘圓ニシテ前年同期ノ拂出總額ニ比シ既ニ九十七萬二千餘圓ノ増加ヲ示シタリシカ爾來順次拂出ヲ増加シツツアリテ六月十五日迄即チ年度開始後二ヶ月半ニ於ケル累計ハ左表ノ如ク前年同期間ニ比シ九十八萬五千餘圓ヲ増加セリ

以上増加ノ理由ハ一般收入印紙ノ貼用ヲ要スルモノノ自然増加並印紙稅令ノ實施ニ由ルモノニシテ右ノ狀況ハ逓般ノ郵便力收入印紙ノ貼用ニ對シ何等影響ヲ受ケタルコトナキヲ證スルニ足ルヘシ



印紙ノ種類	大正八年一月	大正七年一月	大正八年一月	大正七年一月	大正八年一月	大正七年一月
一 銭	三、四九、〇〇〇	三、四九、〇〇〇	一、三二、四〇〇	一、三二、四〇〇	一、三二、四〇〇	一、三二、四〇〇
二 銭	二、三三、七〇九	二、三三、七〇九	四、六九、四〇〇	四、六九、四〇〇	四、六九、四〇〇	四、六九、四〇〇
三 銭	三、〇七、七七八	三、〇七、七七八	九、二二、三八〇	九、二二、三八〇	九、二二、三八〇	九、二二、三八〇
五 銭	一、二二、四〇〇	一、二二、四〇〇	六、一七、二〇〇	六、一七、二〇〇	六、一七、二〇〇	六、一七、二〇〇
十 銭	一、〇〇、八〇〇	一、〇〇、八〇〇	一、〇〇、八〇〇	一、〇〇、八〇〇	一、〇〇、八〇〇	一、〇〇、八〇〇
五十 銭	三、三三、〇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	一、六九、〇〇〇	一、六九、〇〇〇	一、六九、〇〇〇	一、六九、〇〇〇
一 円	六、四三、九〇〇	六、四三、九〇〇	六、四三、九〇〇	六、四三、九〇〇	六、四三、九〇〇	六、四三、九〇〇
五 円	九、〇〇、七〇〇	九、〇〇、七〇〇	四、五八、一〇〇	四、五八、一〇〇	四、五八、一〇〇	四、五八、一〇〇
十 円	六、三三、七八〇	六、三三、七八〇	三、三三、七八〇	三、三三、七八〇	三、三三、七八〇	三、三三、七八〇
五十 円	六、四六、〇〇〇	六、四六、〇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	三、三三、〇〇〇
百 円	一、六八、〇〇〇	一、六八、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三、七五、九一四	三、七五、九一四	一、七六、七三三	一、七六、七三三	一、七六、七三三	一、七六、七三三

印紙收入ニ於テハ不動産ニ關スル登録税最其ノ主要ノ地位ヲ占ム

不動産ニ關スル登録税ト其ノ他トニ區分シ大正八年一月ヨリ三月ニ至ル收入印紙收入額ヲ前年同期ニ比スレハ左表ノ如ク不動産ニ關スル登録税ニ於テ著シキ増加ヲ示セリ

區 分	大正八年一月	大正七年一月	比較	増加割合
不動産ニ關スル登録税	九、九八、五〇二	六、四〇、〇七五	三、五八、四二七	六、五
其ノ他	五、八九、八〇八	五、二一、六七九	六八、一二九	一、三
計	一、五八、八三一〇	一、一六、二七四	四六、六五六	四、一

四 朝鮮貿易ニ及ボセル影響

今回ノ顯著ハ地方産業界並市場取引ニ幾分ノ打撃ヲ加ヘタリト雖貿易上殆ト其ノ片影ヲ認ムルニ至ラサリキ試ニ本年一月以降五月迄ノ貿易額ニ就キ月別ニ前二ケ年ト對比スルニ左表ノ如シ

貿易額三年比較

(單位圓) 五





取引上新規註文一時杜絶シタルノミナラス資金ノ回收至難ナルヲ慮  
リ設備ヲ見合セタルモノアリ等補助不振ナリシ結果中央市場ニ於ケ  
ル在庫品過剰ヲ告ケ就中明太魚、鹽鮓及綿糸布類ノ如キ事價幾分ノ  
低落ヲ見タリ

農産物出廻ニ關シテハ當時恰モ米價暴落シ穀物ノ出廻不振ノ懸ナリ  
シニ依リ各地共格別ノ影響ヲ認メス

運次販賣ノ直接貿易ニ及ホセル影響ノ概略以上ノ如シト雖幸ニ販賣  
ハ無期ニシテ假令ニ歸シ同時ニ一般經濟界モ亦常態ニ復セシテ以テ  
其ノ貿易市場ニ波及セシ程度ニ就テハ殆ント云フニ足ルモノナク殊  
ニ數年來引續ケル生産品ノ實質的増進ニ加フルニ事價ノ暴騰ヲ以テ  
レ一面金業界ノ活躍ニ伴フ勞働ノ需要旺盛ナル等著シク物資消化力  
ヲ膨脹セシメタルノ事情アリシヲ以テ貿易上販賣ノ形跡ヲ認ムルニ

#### 運ヲサリヤ

夏ニ出入重要品ニ就キ之ヲ觀ルニ輸移出ニ於テ昨年ノ作柄不良ト鮮  
人賣捕ノ傾向トニ由ル棉花ノ出廻ノ減少休戰後ノ市況不振ノ爲合金  
銀粗銅及銅塊等精鍊作業ノ限縮及爲口産蔓延ノ結果生牛ノ市場出廻  
ノ不振等ノ關係ヨリ此等物品ノ移出不況ニ了レリト雖一般產業界ハ  
年ト共ニ面目ヲ革メ米穀、豆類、魚類、金銀ノ輸移出益増進セルノ  
ミナラス他面ニ於テハ客年下半年新ニ事業ヲ開始セル銃鐵ノ出荷巨  
額ヲ算セルアリ殊ニ紙巻煙草ノ如キ前述ノ如ク一時職工ノ休業セル  
モノ續出シ作業上一時打撃ヲ被リタルニ拘ラス其ノ輸出ハ引續キ盛  
況ヲ持續セリ左ニ之カ詳細ヲ表示ス

輸移出重要品三年比較（各 自一月  
至五月）

（單位圖）

☆

品名	単位	数量			価格		
		大正八年	同 七年	同 六年	同 八年	同 七年	同 六年
米	石	一三三、五二七	八六、五四七	九六、二六四	四一、七二四	一八、二八五	一三、二四八
大豆	石	五三、四六四	五〇、〇七三	五四、三九五	六、七八八	四、六三三	四、〇三三
菜豆	石	六、八八七	七、七二〇	?	一、四〇三	三、一七五	?
鮮魚	斤	三、五五六	二、九四〇	二、五〇九	二、八三九	三、四九四	三、四九四
鰯綿	斤百	六、九三四	七、五六三	四、〇七五	四、八三九	五、〇八九	一、七二六
金鑛	斤	一、三三七	五、〇〇〇	五、七九一	四、三八四	三、四六五	一、七二五
銑鐵	斤	五、三六三	一	一	四、一六三	一	一
金銀粗銅	斤	一、〇七八	一、三三二	一、六〇九	一、三九〇	一、七二〇	一、九三六
銅塊及錠	斤	一、七八八	二、〇六九	二、一六三	九、四三三	一、六四四	九、三六七
牛皮	斤	一、〇六六	九、九三三	一、四四三	六、〇二四	五、九七三	八、二六七
紙巻煙草	本千	三三、五八四	一九、〇六五	一、三三七	九、〇三二	四、二六三	三、三八九

生牛頭	六、六五〇	一、七五三	一、二八九	四、三九三	九、一六六	三、九六四
-----	-------	-------	-------	-------	-------	-------

輸入貿易品中輸入品ニ就キ之ヲ觀察スルモ地方財界好況ノ爲  
 食料品、衣料品、其ノ他日用雜貨ノ輸入旺盛ナリ極メタリ而シテ果  
 ハ穀價騰貴ニ際シ代用關係ニヨリ砂糖ハ四月以降消費稅賦課ニ基ク  
 見越輸入ノ爲其ノ騰貴ハ如キ輸入移出増加ニ隨伴セル等各種殊ノ  
 事情ニ由來セルモノアリト雖要スルニ貿易ノ増進ハ一般經濟力進展  
 ノ反映ニ外ナラス遺憾無き事件ノ如キ此ノ貿易進展ノ大勢ニ鑑ミ波  
 動ヲ及ボスニ至ラスシテ前掲ノ如ク輸入貿易ハ月ヲ追フテ益々活況  
 ナルニ至リ五月ノ如キ實ニ空前ノ計數ヲ示スニ至レリ今一月以降五月迄  
 ニ於ケル輸入重要品ノ輸入額三年比較ヲ表示シ之ヲ明ニスヘシ

輸入重要品三年比較 (各 自一月) (單位圓)

品名	單位	大正八年	同七年	同六年	同八年	同七年	同六年
粟	石	三九一〇五	一六九六八	四八四七	六六五五五	一七二九〇五	四七六九七
小麥粉	斤	九五三、五七九	九七九、七九一	五七九、〇四〇	一〇七六、六六六	六六九、八三三	三七四、六五四
食塩	恒	一五二、八七四	一〇〇、三三三	八三九、九四三	一〇六七、五五七	五三六、八四四	三七七、九九八
鮮練及塩練	斤	二、七三九、五九六	三、七〇六、九七六	七、七〇、九六七	六、三〇、六八〇	二九七、八三〇	一、六六、六九六
砂糖	斤	一四四、五八七、五七	一、三三九、七三三	六、八三九、八二二	一、九〇九、四三八	一、三四九、五〇八	七、七、七四三
石油	瓦	六、〇六六、八七三	二、七三三、三三三	二、九八八、五三三	四、二二、〇九四	一、〇四四、五三八	一、九八、七六三
綿織糸	斤	二、四七六、六四〇	一、五三三、七四一	四、〇〇五、二五一	二、七九八、八八二	一、九七、四二七	二、五〇、六九六
生金中及生金下	両	二、三三九、八四四	一、六五八、六六二	一、五三三、八八〇	九、三〇九、八八二	四、〇〇四、一五	二、四八、〇八
生金中及生金下	両	六、五三七、三三九	四、一三三、六六七	四、九八〇、一八九	六、七五八、五〇五	一、三八四、〇八〇	一、〇〇四、九八五
天竺布	反	二、三七三、九六八	一、二五七、六五三	一、〇六八、一三六	九、〇二四、四六	三、〇四、二六八	二、〇二、六四五
白木綿	反	一、七八九、九三	一、二八〇、四三六	一、二二九、〇九〇	二、四二六、〇六六	一、五五七、六〇〇	七、四六、九三
支那麻布	反	九、五八八、九四	三、七二〇、五七	四、五八七、四九	五、〇九三、〇九三	一、四六九、九三〇	一、四八三、四〇九
支那絹布	反				二、五七四、四二	一、二五六、五八三	七、九六、〇七三
陶器及磁器					四八、四四五	二八〇、八〇五	二、四二、三五四
燐寸	哥	五七、〇三九	五、一〇、三七	五、三八五、四六	五、三七、九三七	二八七、八六八	二、四六、一六三
洋傘	個	一七七、五六〇	一、三三〇、二八	一、八五、五六二	二、九八八、九	一七、〇八七	二、一三、三九四
葉	ハ	二、三七七、七三三	七、三七、九三	二、〇四四、四〇六	四、七八、一八	一、二二、六六七	二、五三、〇一五

五 金融經濟上ニ及ボシタル影響

(一) 銀行業ニ及ボシタル影響

資金 廣發物發後銀行ノ民間預金ハ概シテ減退ノ傾向ヲ示セリ之  
人心ノ動搖ニ伴ヒ預金所持ノ安全ナルヲ思ヒ或ハ流資等ノ露ニ迷ハサ  
レ或ハ反感酌取付ニ依リ朝鮮銀行ニ於ケル小口預金ノ引出多カリ  
シコト等モ一部ノ原因ナリト雖其ノ主タル原因ハ當時ノ金融事情ニ  
存スルモノニシテ廣發ノ影響ニ歸スヘキモノナリ昨多來強固チ速  
レル米價ハ例々三月ニ入り一大暴落ヲ演シ輸入盛ナリシ滿洲果亦之  
カ影響ヲ受ケテ相場崩落シ當業者ノ金融枝葉ノ萎トナリタルヲミナ  
ラス銀行ハ一般ニ貸出ヲ審戒セル爲自然民間貸金業者ニ資金ノ融通  
ヲ求ムル者多クシテ此ノ方面ノ預金ヲ減シタルト米穀延取引ノ停止  
聯合ニ基キ證據金ノ輸入減退セシ等ニ因ルモノトス然レトモ五月ニ

入りテハ順接モ漸ク終熄シ米穀綿糸布類ノ昂騰ト相俟テ商況回復セ  
ルヲ以テ預金著シク増加スルニ至レリ本年各月末現在民間預金ノ  
消長ヲ見ルニ四月末ニ於テハ二月末ニ比シ二百萬圓ノ減退ヲ示セ  
ルモ五月末ニ於テハ四月末ニ比シ三百五十萬圓ヲ増加シテ本年一月以  
降ノ最高額ニ達シ更ニ之ヲ前年同期ニ比スレハ實ニ四割強ノ増進  
ナリトス尙餘額ヲ表スレハ左ノ如シ

各種銀行預金残高表

(單位圓)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官公	同業	民	計	官公	同業	民	計
一 月 末	五、八六八、五	五、五五、五	五、三六九、四	一六、八〇三、八	三、六二七、四	一、五二七、九	四、一五五、三	九、一〇〇、六
二 月 末	五、七二四、九	五、五二四、四	六、八二〇、二	一八、〇六九、五	三、六二七、四	一、五二七、九	四、一五五、三	九、一〇〇、六
三 月 末	五、九〇、五	五、七九九、五	六、五五九、八	一八、二五九、八	三、六二七、四	一、五二七、九	四、一五五、三	九、一〇〇、六
四 月 末	四、五五九、八	五、九八九、五	六、六五九、七	一七、二〇八、〇	三、六二七、四	一、五二七、九	四、一五五、三	九、一〇〇、六

五 月 末	四、五五九、八	五、九八九、五	六、六五九、七	一七、二〇八、〇	三、六二七、四	一、五二七、九	四、一五五、三	九、一〇〇、六
-------	---------	---------	---------	----------	---------	---------	---------	---------

貸出金 順接勃發後地方市場ノ閉鎖人心ノ不安等ヨリ綿糸布麻布  
等ノ地方向取引殆ント杜絶シ鮮商ノ閉戸休業ト相俟テ此ノ方面ニ對  
スル資金ノ需要甚シク不振ノ傾向ナキニ非サリシモ之ヲ大體上ヨリ  
觀察スルトヤハ其ノ銀行貸出上ニ及ホシタル影響著シキモノナシ鮮  
チ之ヲ民間貸出金殘高ニ徴スルニ三月末ニ於テハ銀行ノ蓄積ニ加ヘ  
倫米價ノ暴落ニ因リ米穀資金ノ貸出著シク減少シ當座貸越ノ如キ  
ハ之カ爲百七十餘萬圓ノ減退ヲ來シタルモ一面ニ於テ勸業貸付二百  
七十餘萬圓、手形割引二百萬圓等ノ増進ヲ示セルヲ以テ結局總貸出  
殘高ハ二月末ニ比シ百萬圓ノ膨脹ヲ示セリ越ヘテ四月ニ入りテハ例  
年ノ同收期ニ屬シ一般ニ減少ヲ告ケタルモ五月ニ入りテハ米穀綿糸  
布其ノ他ノ商況一變シテ取引不時ノ旺盛ヲ示シタルコトトテ貸出高



ハ著シク膨脹シテ三月末ニ比シ六百八十餘萬圓ヲ激增シ更ニ之ヲ前  
年同期ニ比スレハ實ニ八割六分ノ増進ナリトス

各種銀行及東拓貨出賣高表

(單位圓)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官公	同業者	民間	計	官公	同業者	民間	計
一月末	二八四、八四七	五五八、五七	一、九〇九、七〇	二、八〇三、一六四	二、〇九、五三〇	九、五五、八六	七、三三、四〇四	二、〇三七、七〇
二月末	二七六、八五五	六八九、九七〇	一、五八、七六七	二、五五五、五九二	二、一六四、一〇五	一、五九、一九五	六、五五、五五	二、〇六八、六五
三月末	二九〇、四四四	三、四九、七七一	一、六五、四七九	三、〇九四、九二一	二、六四七、一三	一、六四七、五七	八、〇五、八六九	二、三二九、一
四月末	二六五、五五五	三、九二、五八三	一、四〇、七四三	二、九五九、九二	三、九八、〇七九	一、四〇、八三三	八、〇九、七四四	二、〇九八、六
五月末	二九四、七七	三、〇八、五五	一、四三、七四四	三、四六、二五	三、九、五八三	一、四〇、八三三	七、九八、五五	二、〇五五、六

爲替 匯費發後ニ於ケル銀行爲替受拂狀況ヲ觀ルニ別表ノ如ク  
又四月中ニ於ケル朝鮮内地受拂高並四月中ニ於ケル對内地受拂高ニ於  
テ各前月ニ比シ六分乃至一割三分方ノ減退ヲ示セリ而シテ之カ原因

ニ就テハ匯費發後總糸布其ノ他ノ地方向取引不振トナリ殊ニ總糸  
布類相場低落シテ内地ニ逆輸ヲ呈スルニ至リシコト固ヨリ其ノ一原  
因ナリト雖之亦米穀並滿洲果ノ暴落ニ伴ヒ取引殆ント杜絶ノ狀態ナ  
リシト時恰モ例年ノ閑散期ニ屬セルコト其ノ主因ト認メラル然ルニ  
五月ニ入りテハ商況ノ回復ニ伴ヒ爲替受拂高モ一般ニ増加シ之ヲ四  
月中ニ比スレハ總額ニ於テ一割二分前年同月ニ比スレハ九割強ノ減  
レモ増進ヲ告ケタリ尙詳細ハ左表ノ如シ

各種銀行爲替受拂高表

(單位圓)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朝鮮内地	對内地	其他	計	朝鮮内地	對内地	其他	計
一月中	一、九六五、七六〇	五、五五五、八三	五、三〇、五八〇	一、九四七、一七二	六、五九八、二五六	六、六八、七六八	六、六、六七二	九、五五五、三六
二月中	一、八五五、七四〇	四、六六、九七	四、六五、四六	一、四一八、四七	六、六、七〇〇	六、六、二九〇	六、六、八九四	九、四四、九三
三月中	九七九、八四八	四、七、七九二	六、八、〇八	一、四七九、八五八	五、三、七〇五	五、九、五五、四四	五、三、七〇五	八、五五、五三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朝鮮内	對内地	其他	計	朝鮮内	對内地	其他
四月中	九二五、四九三	五、四八八、〇三三	六、〇四七、六二六	一一、五八〇、一五二	三、四八七、七	五、四八八、三	八、三五四、四九
五月中	二、二四五、五〇四	四、五九三、二四	六、九二五、六五〇	一六、八五五、八八八	五、四三三、七〇	三、五二一、三六九	四、七〇八、五五二
合計	五、四九七、五五七	一〇、〇八一、六六六	一三、〇七三、二八二	二八、六五二、五〇五	八、〇〇九、〇六九	九、〇〇九、〇六九	一七、〇二七、一三九

以上ノ外重ナル事柄地ニ於ケル韓商開戸ノ結果手形ノ取立額不良ヲ示シ多少ノ不渡ヲ生シタルモ之カ裏面ニ於テハ折柄滿洲票ノ暴落等ノ爲打撃ヲ受ケタルモノ開戸ニ抵シテ取立ヲ避ケタルカ如キ形跡アリテ必スシモ暴落ノ影響ト認メ難キモノアリ又地方商代金取立手形ハ一般ニ幾分同收通延ノ傾向アリシモ不渡トナレルモノハ尠ク且暴落ノ影響ト共ニ漸次順調ニ復スルニ至レリ

要スルニ暴落事件ノ銀價暴落ニ及ホシタル影響ハ特殊ノ一銀行ヲ除ケハ全体トシテハ至テ輕微ニシテ之ヲ金銀出納高ニ徴スルニ左表ノ如ク

各種銀行金銀出納表

(單位圓)

月別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入金	出金	計	入金	出金	計
一月	一、八四四、五五九	二、九三六、五五九	一、〇九二、〇〇〇	四、八二四、三八九	四、八二四、三八九	〇
二月	八、九六九、五二	八、一五三、九四八	八、〇一五、五七二	四、四七三、八七九	四、四七三、八七九	〇
三月	八、四六三、八六六	八、五〇五、九三三	八、〇四二、〇六七	四、七三三、三三三	四、六八八、三三六	四、五四五、〇〇七
四月	九、〇三三、三四四	九、〇七〇、八〇三	八、〇三六、四六〇	四、九三三、三三三	四、九三三、三三三	〇
五月	九、四六九、〇四二	九、四六九、〇四二	〇	四、九三三、三三三	四、九三三、三三三	〇
合計	四、九六九、〇四二	四、九六九、〇四二	〇	四、九三三、三三三	四、九三三、三三三	〇

手形交換高表



月別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枚数	金額	枚数	金額
一月	一〇三、三三七	六三、二三八、三四七	六、八八六	二五、〇一五、六三〇
二月	八七、六三八	六二、二五五、三七六	六、九七四	二五、四六二、七七一
三月	九三、五五八	六〇、九〇〇、〇八〇	七、四六六	二七、九九〇、三七六
四月	一〇〇、七五五	五九、九二八、七五一	七、七九六	一八、〇七四、六三七
五月	一〇六、一四三	五八、七二四、二一四	八、七五三	二一、八一七、三九九
合計	四八九、二〇一	三〇四、〇〇六、七六八	三七、一九六	一三八、三三九、八〇三

國工手形決済ノ概況ヲ見ルニ東京城ニ於テハ左表ノ如ク五月ニ入り著  
 シタ不渡手形ノ増加ヲ示セルカ此等ハ大部分鮮人ノ振出ニ係ル約東  
 手形ニシテ恰モ戰後當時ニ於テ振出サレタルモノト認メラル所シテ  
 之カ原因ニ付テハ米粟ノ暴落モ與リテ力アルヘキハ戰ヲ容レサル所  
 ナリト雖亦以テ戰後ニ基ク鮮商ノ打撃ノ強カラサルヲ觀察スルニ足

ルヘシ

京城不渡手形統計

月別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人算 手形枚数	金額	人算 手形枚数	金額
一月	一四	五、二六	一〇	四、六七五
二月	一三	四、五四一	四	四、二八〇
三月	一九	一〇、一六三	九	七、五五九
四月	一四	七、一五一	四	六、九四
五月	四七	一八、六九	六	二四、二七一

備考 本表ハ商業興信所京城出張所ノ調査ニ依ル

(二)金融組合業務ニ及ホシタル影響

金融組合ハ組合員ノ自治ヲ神儀トスル事業ナルヲ以テ平常ヨリ一般  
 人民ヨリ好感ヲ以テ迎ヘラレ最モ事件ノ影響モ極メテ輕微ニシテ唯

續發當時組合吏員ノ出張旅費ナリシ爲貸付金ノ同收並利息ノ受入幾  
 分還延セシモノアルニ違ハス之ヲ組合ノ預金貸付ニ見ルモ左表ノ如  
 ク果月増進ヲ示シ且前年ニ比シ三倍乃至二倍ノ増加ニシテ何等影響  
 ノ顯ムヘキモノナシ

金融組合預金及貸出金表

(單位圓)

月別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預金	貸出金	預金	貸出金
一月末	一七四、〇七二	五七、七三、七五	六九、七〇、三八	五、四八四、六三八
二月末	一八九、八七五	六、三、一、七三	六、一、六、九一	五、六、九、四七五
三月末	二、一、七、六七四	六、九、五、八七九	七、六、六、九八一	五、七、六、一、七一六
四月末	一、四、八、二七五	七、七、六、四九四	七、七、七、一、三三	五、九、一、〇、四五
五月末			八、一、七、一、二二	四、九、九、七、一ニ

(三) 物價及勞賃ニ及ホシタル影響

續發事件ノ物價ニ及ホシタル影響トシテハ總米市及關太倉、鹽餘等  
 ニ於テ地方商取引不振トナリタル結果一時相場低落ト總米市ノ如キ  
 ハ内地ニ對シ運輸ヲ最スルニ難レルカ爾餘ノ諸品ニ於テハ一般ニ格  
 別ノ影響ナク又勞賃ハ勞働者ノ減少ヲ以テ生活ノ困乏ト爲セルモノナ  
 ルヲ以テ總ノ影響ノ影響ヲ蒙ラス之ヲ外人勞働者ノ賃金ニ就テ見  
 ルニ一般市場ノ趨勢ニ基キモノノ外特ニ重要ノ影響ニ關ル高値ヲ認  
 メス左ニ參考ノ爲一月以來ニ於ケル各種ノ物價及勞賃指數ヲ掲ケ且  
 前年同期トノ比較ヲ圖ニスヘシ

京城重要物價指數表

(大正元年八月平均相場ヲ一〇〇トシテ算出シタルモノ)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朝鮮米	三三、八、七五	三三、八、八八	三三、八、八八	三三、八、八八	三三、八、八八	三三、八、八八	三三、八、八八	三三、八、八八	三三、八、八八	三三、八、八八
輪移入品	二七、〇、一一	二七、〇、一一	二七、〇、一一	二七、〇、一一	二七、〇、一一	二七、〇、一一	二七、〇、一一	二七、〇、一一	二七、〇、一一	二七、〇、一一

總平均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總平均	二五五.三五	二六〇.一八	二五三.六五	二四九.八五	二五九.三六	一九六.三三	二〇〇.九三	二〇七.三六	二〇八.三七	二〇八.三一

朝鮮産品

糯米	粳米	大麦	小麦	大豆	小豆	食塩	明太魚	牛脂
二二四	二二九	一五八	二二三	二〇七	一四五	二七一	三九〇	一六六
二二〇	二二七	一七五	二三八	二〇一	一七三	三〇〇	三八五	一七五
一九四	二〇六	一六七	二二〇	一九一	一五三	三一四	三五〇	一七五
二〇七	二一〇	一五〇	二二五	一九二	一五〇	三一四	三五〇	一七五
二〇九	二一五	一五八	二一六	一九二	一四二	二一四	三七五	一七五
一二三	一二七	一〇七	一五二	一五四	一〇七	一四七	二〇〇	一七二
一三三	一三四	一三〇	一六四	一八二	一一一	一六一	二〇〇	一七二
一四一	一四三	一九七	二〇八	二一一	一三〇	一七一	一九〇	一六八
一四一	一四三	一九七	二〇六	二〇〇	一三一	一七一	二一〇	一六九
一四一	一四三	一九三	二〇三	一八七	一三〇	一七一	二〇〇	一六三

牛皮	生牛	葉煙草	木炭	松薪	木材	糠
一五三	二八六	二二三	二二九	一八〇	三三〇	四一七
一六七	二八六	二二三	二二九	一七〇	三三〇	四一七
一七四	二八六	二六七	二二九	一七〇	三三〇	四一七
一七四	二八六	三〇〇	二二九	一七〇	三三〇	四一七
	二八六	四三三	二二九	一七〇	三三〇	四一七
一三〇	一七九	一五五	一七一	一六〇	二三四	二九二
一四一	二〇二	一五〇	一六六	一六〇	二三四	四一六
一四二	二〇二	一五八	一四八	一六〇	二六三	四一七
一五九	二二六	一七五	一四八	一六〇	二七四	四一七
一五二	二二六	二〇〇	一五二	一四〇	二九〇	四一六

輸入品

栗	小麦粉	砂糖	醬油
二三五		一七六	一四九
二四五		一八一	一四九
一八八		一八六	一四九
一七五		二三四	一四九
一七〇		二四〇	一四九
一七〇	一六七	一三八	一三〇
一七五	一八三	一三五	一三〇
一九五	一九二	一三六	一三〇
一七五	一九四	二〇〇	一三五
一六五	一九〇	一六〇	一五五

品名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味噌	二二四	二三八	二二四	二二四	二二四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九九
麥酒	一六三	一六三	一六三	一六三	一六三	一五九	一五九	一五九	一五九	一五九	一五九	一五九
清酒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九九
石油	三〇一	三〇一	三〇一	三〇一	三〇一	一五九	一五九	一五九	一五九	一五九	一五九	一五九
打綿						二二三	二五九	二五九	二五九	二五九	二五九	二五九
紡績糸	二九五	二八五	二六二	二四六	二六三	一八六	一八一	二〇四	二一四	二一四	二一四	二一四
生金巾	三三〇	三三一	三〇九	三〇四	三一〇	二二〇	二四六	二四六	二四六	二四六	二四六	二四六
晒金巾	四六七	四八四	五〇八	四七五	五〇八	二七〇	二八九	三〇三	三〇三	三〇三	三〇三	三〇三
晒天竺布						二〇三	二〇三	二〇三	二〇三	二〇三	二〇三	二〇三
白木綿						三八九	四〇〇					
半紙	二二五	二四八	二四一	二二四	二二七	二〇三	二〇七	二二四	二二四	二二四	二二四	二二四

洋紙	電鍍板	鉄釘	セメント	燐寸	窓硝子	石炭	木材
三四〇		四〇二	一七四	二四三	三九七	三四九	二〇〇
三四〇		三九四	一七四	二二八	三七二	三四九	二〇〇
三三三		三八六	一七四	二一八	三七二	三四九	二〇〇
三〇〇		三一八	一六三	二二〇	三五七	三四九	二〇〇
二〇〇		三三三	一六三		三五七	三四九	
二一三	三七二	三九二	一六六	二二八	二六四	三四九	一四〇
二一三		三八四	一六八	二二三	二六四	三四九	一五〇
二二三	四〇三	三九一	一六八	二一八	二七一	三四九	一五〇
二五三		四〇二	一六八	二二八	二七九	三四九	一七五
二六〇		四〇二	一六八	二二八	二七九	三四九	一七五

労働賃銀指数表  
 (平均賃銀) 東京市、大阪市、神戸市、横浜市の平均賃銀を基として、昭和七年一月を100として算出。  
 昭和七年一月

職業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空	一五七	一五七	一六〇	一六三	一六七	一二四	一二七	一二七	一二五	一二八	一二八	一二八
内地人	一八八	一八八	一八八	一八九	一九四	一三七	一三三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一四三





(四) 郵便貯金ニ及ホシタル影響

本年一月以降、韓人郵便貯金ノ趨勢ヲ觀ルニ三月末ニ於テハ二月末ニ比シ五萬餘圓、四月末ニ於テハ更に二十六萬餘圓ノ増進ヲ示セリ其ノ原因ノ重ナルモノハ近來金融緩和ノ増設、振替等ニ伴フ組合員ノ増、振替ナルヘシト雖、振替ニ伴フ人心ノ動搖、經濟上ノ影響モ亦其ノヲ爲セルモノト認メラルル譯ニ盡スル所ナリ

郵便貯金増減表

(單位圓)

月	大正八年		計	大正七年	
	内地人	朝鮮人		内地人	朝鮮人
一月	一、〇三〇、〇一	二、九三三、〇六五	三、九六三、〇七六	九、五〇九、八三五	二、四四三、一八九
二月	一、〇九六、〇七六	三、〇〇六、六六三	三、九六六、四四九	九、二七三、九四九	二、二五〇、〇七五
三月	一、〇八五、四六八	二、九四一、六四〇	三、七九八、八三三	九、七五五、一〇五	二、四〇四、八〇一
四月	一、〇六三、〇二一	二、七八二、七四〇	三、八四四、七六一	九、三六七、七二五	二、四一七、六〇四
五月	一、〇五八、〇六六	二、七九四、一四五	三、八五二、二二一	九、八四四、〇八四	二、六〇八、五〇五

大 官業收入ニ及ホシタル影響

本府官業中直接地方經濟ノ影響ヲ受クヘキモノハ通關、度量衡及鐵道ノ三ナリ此三者ノ收入ニ付關稅前後ノ狀況ヲ前年同期ニ比較スルニ關稅ノ通りニシテ毎月通關ハ一割二分乃至二割四分ヲ増加シ鐵道ハ二割八分乃至五割ヲ増加ス而シテ度量衡ハ地方ノ需要ニ依リ月別ニ於テ増減アリト雖、結局前年同期ニ比シ實行好況ヲ呈スルヲ認テ此等ノ官業ハ結局何レモ増進ニ依リ進シタル影響ヲ蒙ラサルモノト斷定スルヲ得ヘシ

通信事業收入

年次	發達期以前		發達期以後	
	一月	二月	平均	平均
大正八年	六八、〇九六	五五、四七六	四六、九七六	四六、四三三
大正七年	四九、〇七八	三八、七九八	三八、六三三	三三、一五七

年度量衡收入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比較增減割合	
驗	授勅	驗	授勅	驗	授勅	驗	授勅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三八四九三	三三七九二	三六一四六	八九一八	六三四一五	二二三五二	三一五二	
三五八九三	三五七三〇	三〇八一	三三三六七	二〇〇一七	二五三一	二二八六五	
二六〇〇	八〇六九	五三三五	△一四三四九	四三三九六	△二九六〇	八七九六	
〇割七二	三割一三	一割七三	△六割一六	二一割六七	△一割一七	三割八〇	

朝鮮鐵道收入

年次	昭和十一年		昭和十一年		昭和十一年		昭和十一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平均	一月	二月
大正八年	一四九四一八	一三八二五三六	一四三二九七七	一七二六三三	一四三七五五	一五二八八二	一五七五四二	一四二四八
大正七年	一〇一三三三	九八三〇五	九九二〇九	一二七五七七	一〇七三五五六	一二九二一五	一二四二四八	一二四二四八
比較増減割合	四八三〇五	三九九五三	四三八八八	五九六八三	二六五九	三三六七七	四三三九三	三三六七一
	四割五七	四割〇六	四割三三	五割〇八	三割四〇	二割八五	三割六一	三割六一

年次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大正八年		大正七年	
乗客 人員		比較増減		比較増減		貨物 重量		比較増減	
一月	八五二九四	八八八八〇	八七五三五	一〇六四〇七三	八四七八五五	九〇〇九六	九三七、三四一	一六七、四九六	一七四、五八八
二月	六〇、八五	五九六、八八	五九八、四六	七三七六、八	七二五、六二九	六九三、七三	七一九、三六	五三、七七八	八七、八六
三月	二五、〇七九	三〇、二七三	二七六、九六	三三六、四五	一三三、二二六	二〇六、三三	二一八、三三	〇割一五	〇割五〇
四月	四割一八	五割〇七	四割六二	四割四二	一割六八	二割九七	三割〇三	三割一五	〇割五〇
五月	八八八八〇	八七五三五	一〇六四〇七三	八四七八五五	九〇〇九六	九三七、三四一	一六七、四九六	一七四、五八八	二七、一三四
六月	六〇、八五	五九六、八八	五九八、四六	七三七六、八	七二五、六二九	六九三、七三	七一九、三六	五三、七七八	八七、八六
七月	二五、〇七九	三〇、二七三	二七六、九六	三三六、四五	一三三、二二六	二〇六、三三	二一八、三三	〇割一五	〇割五〇
八月	四割一八	五割〇七	四割六二	四割四二	一割六八	二割九七	三割〇三	三割一五	〇割五〇
九月	八八八八〇	八七五三五	一〇六四〇七三	八四七八五五	九〇〇九六	九三七、三四一	一六七、四九六	一七四、五八八	二七、一三四
十月	六〇、八五	五九六、八八	五九八、四六	七三七六、八	七二五、六二九	六九三、七三	七一九、三六	五三、七七八	八七、八六
十一月	二五、〇七九	三〇、二七三	二七六、九六	三三六、四五	一三三、二二六	二〇六、三三	二一八、三三	〇割一五	〇割五〇
十二月	四割一八	五割〇七	四割六二	四割四二	一割六八	二割九七	三割〇三	三割一五	〇割五〇

前表乗客人員ノ大正八年各月中特ニ三月ニ於テ著シキ増加ヲ示セルハ同月七旬故李太王殿下ノ國葬ニ關シ京城ヲ中心トシテ乗客ノ往來最モ多カリシニ因ルモノニシテ四月以後減退ヲ示セルハ三月中旬以來各地ノ騷擾ニ因リ旅客ノ來往俄ニ減少セルニ因ル



朝鮮歳入ニ對スル騷擾ノ影響ハ殆ント之ヲ認ムルヲ得ス何レモ極テ  
 順調ナル成績ヲ示ス所ニシテ騷擾前後ニ於ケル各月ノ經常部重要歳  
 入ノ收入額ヲ前年同期ト對照セハ左表ノ如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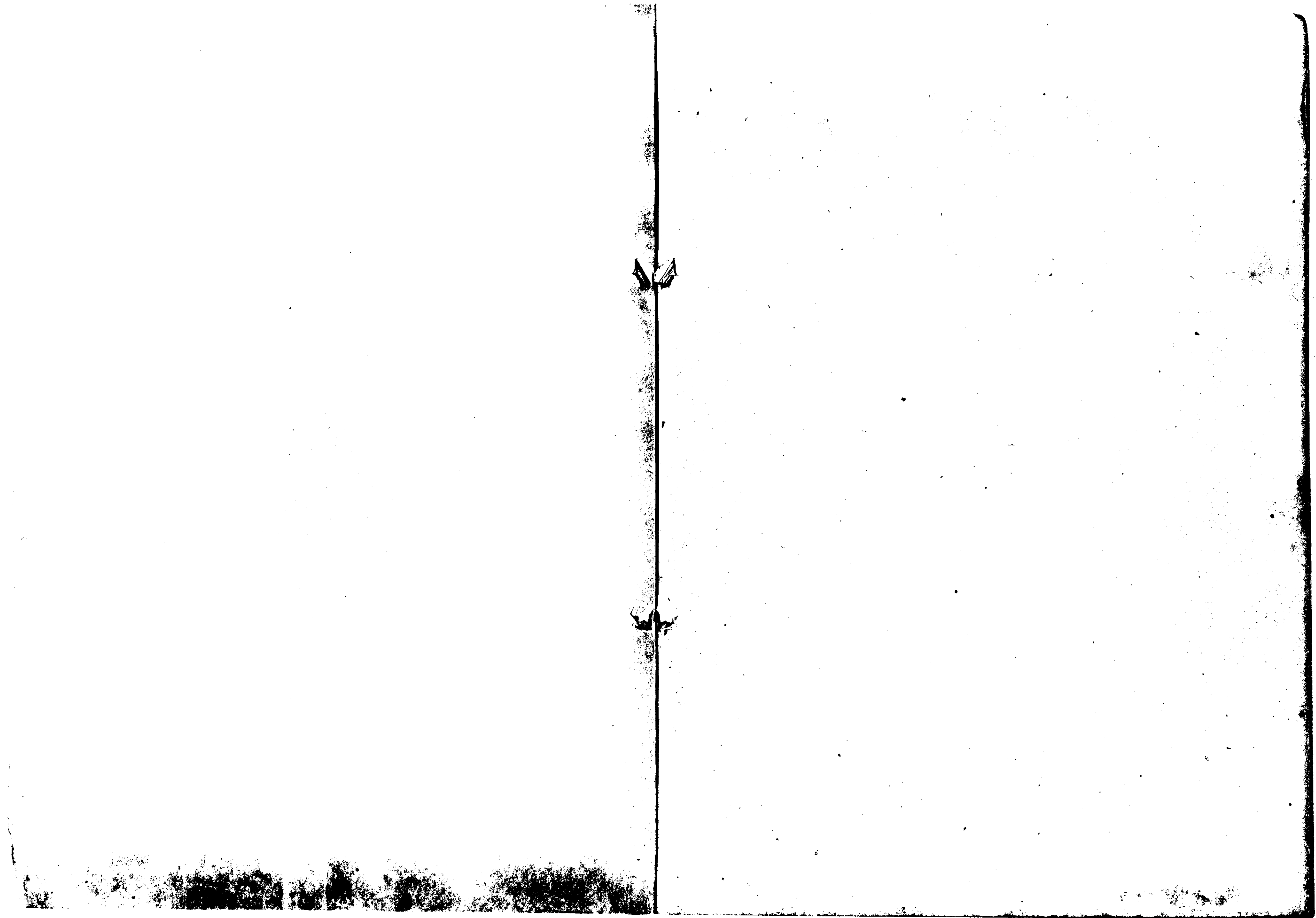
種目	自一月至四月 經常部歳入二年對照表			
	大正八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計
經常部歳入合計	四、四四九	五、七四〇	五、三五四	四、九八二
右百分比例	一〇〇	一三五	一四四	一一三
内譯				
租稅	三、一九三	五、五五二	五、三八〇	五、二四五
地稅	六、四七五	四、九八二	三、九八二	四、四七五
計	五、三三三	四、九八二	二、四九三	二、四九三
計	一、一五五	一、七五八	二、九六二	一、五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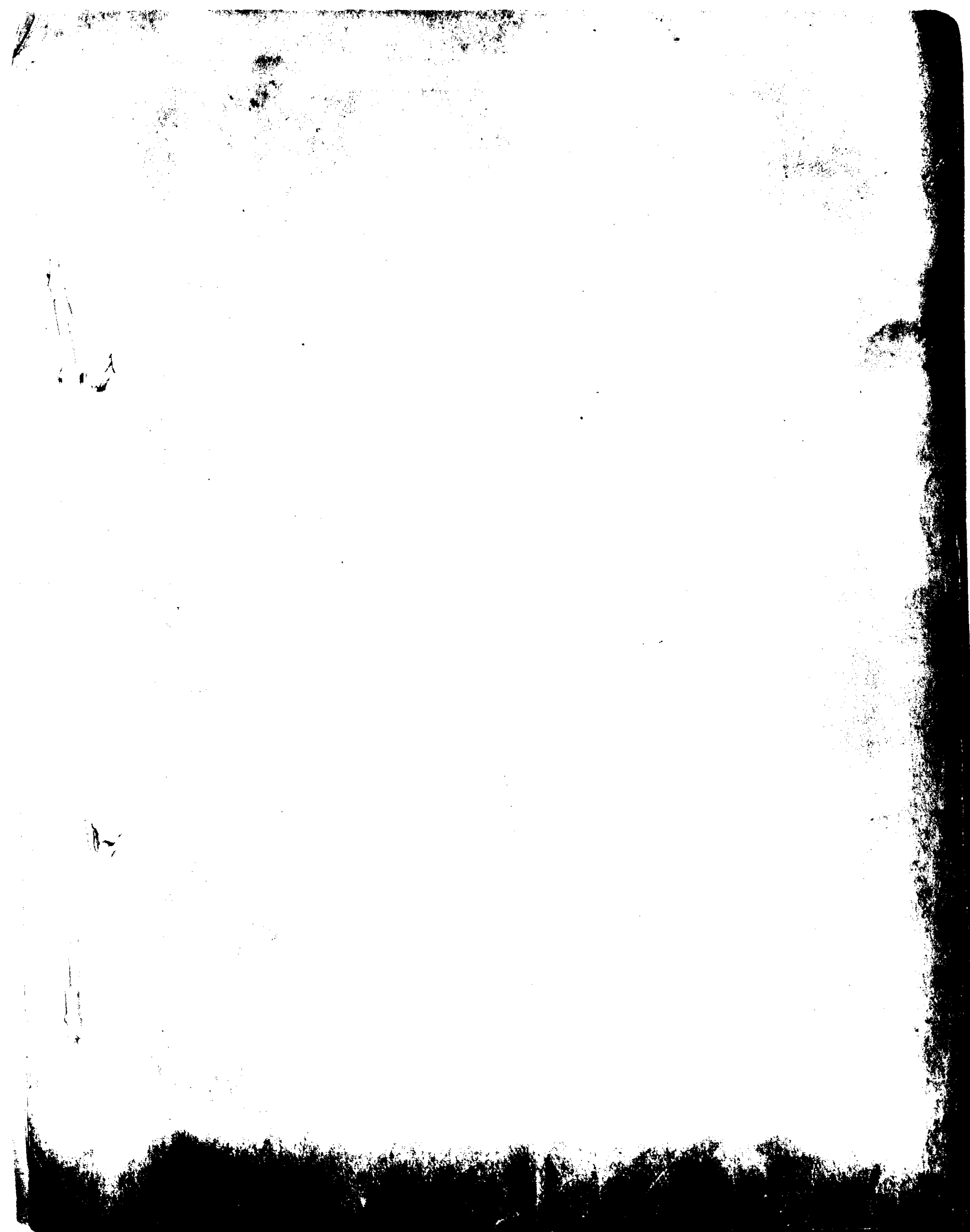
所得稅	二、四四九	八、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一、六六六	一、五九九	三、八三三	一、〇九八	二、二七四	一、六六六
鑛稅	一、七七一	八、二八二	八、二八二	二、四九三	四、二八二	一、四八二	六、二八二	五、二八二	三、二八二
酒稅	二、一七二	九、八八二	四、八八二	四、三三三	五、九八二	二、一八二	八、二八二	三、二八二	三、二八二
煙草稅	三、三八二	二、一八二	二、一八二	三、三八二	一、四八二	一、四八二	八、二八二	六、二八二	三、二八二
鹽稅	八、八八二	一、〇三三	一、〇三三	一、九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噸稅	七、二八二	七、二八二	一、一八二	一、四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雜稅	四、三三三	一、九八二	九、〇三三	四、二八二	一、四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朝鮮銀行券發行稅	三、七九二	九、二八二	七、二八二	六、二八二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印紙收入	五、三三三	五、三三三	六、二八二	六、二八二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驛屯賦收入	六、四八二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一、二八二	六、二八二	六、二八二	六、二八二	六、二八二	六、二八二
官業及官有財產收入	三、四八二	九、八八二	八、二八二	五、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四、二八二
教科書收入	一、四八二	三、二八二	一、二八二	六、二八二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二、二八二

種 目	大 正 八 年				大 正 七 年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計
印刷所收入	八〇二六	七〇八七	六九三三	一〇、五五二	三八二〇	三六三二	五九五四	七、六〇八
蔘業收入	七三三二	四九七六	三、一八九	一八、三九四	九、二二〇	一四、五三二	一八、四四四	四、六〇〇
塩業收入	六、二四〇	六、二七二	五、五七九	三九、三二六	四、四九七	三、五九九	二、二九九	一〇、八八五
度量衡收入	五、八四三	五、五九九	八、九一八	六三、四三三	三、八八三	二、七三三	三、三二六	一〇、〇四二
林野收入	八、五五七	三、〇三七	七、五九二	一九、二二三	三、二四九	三、六六六	二、四八四	四、九八三
因徒工錢及製作收入	三、九五二	二、二八〇	五、二二三	三〇、八九九	一、九六五	一、七五〇	一、八二六	五、五四一
水道收入	三、三三三	三、六六九	三、二〇一	一〇、二〇三	三、六六六	五、二六〇	四、八六六	一三、七八二
平壤鑛業所收入	二、六六〇	一、六六八	六、三九八	一〇、七二六	八、八八六	一、六六六	二、二二二	一二、七八二
營林廠收入	一、五八八	一、八八八	三、三六二	六、八三二	三、六六六	五、二六〇	四、八六六	一三、七八二
郵便電信及電話收入	五、八八八	三、一四六	四、一四三	一三、一七七	四、四七八	二、八七九	三、五二五	一〇、八八二

官有物資 下料	雑 收 入	其 他	大 正 八 年				大 正 七 年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計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計
	一、二五八	七、五五五	六、八三六	五、五九二	三、三三〇	四、九五〇	一、四九五	七、三三六	二、二九〇	三、九七〇
	三、二四七	三、三三三	二、八四七	一、四九八	三、八四三	六、九八六	四、六二四	三、六三八	一、九〇八	三、四三〇
	二、四九九	五、七六六	三、五八八	六、六五四	一、四三三	一、八二四	五、四〇〇	一、三七	三、八二七	三、八二七

前表ノ如ク一般經濟界ノ進展其ノ他特殊ノ事由ニ依リ大正八年ハ各月共收入ノ増加ヲ示セルカ更ニ其ノ内容ヲ仔細ニ觀察スルトキハ教科書收入、蔘業收入、水道收入、營林廠收入等ニ於テ多少減少セルヲ見ル然レトモ蔘業收入、水道收入、營林廠收入等ノ如キハ何レモ收入ノ時期一定セサルモノナレハ時ニ收入上異動アルヲ免カレサルモノニ屬シ騷擾ノ影響ト認ムル能ハス只教科書收入ノ減少ニ於テ其ノ影響ヲ認ムルノミ







石段、意見、教、守、佐、馬、内、勝、都、長、  
、辨、敵、各、時、事、新、報、公、事、有、三、正、前、後、新、  
、敵、四、世、載、其、後、石、段、再、辨、明、主、佐、馬、内、  
、勝、都、長、



日本メソヂスト基督教會傳道局長石坂龜治君は、本邦基督教各派同盟會を代表して渡鮮し、汎く在鮮官民に面接し、又全鮮各道を跋涉して、親しく今回の騷擾事件を視察し、頃日歸來、一の意見書を作られたるが、本月廿二日刊行の『時事新報』は、其全文を同紙上に登載して、之を江湖に紹介したり。爾來、大方各位より同意見書を求めらるゝもの陸續として絶えざるを以て、茲に之を轉刷し。又之に對し、特に江原素六、島田三郎兩君より寄せられたる文書を併録して、同愛の諸士に呈し、兼ねて教を仰ぐの資に供せんとす。

日本基督教會同盟會長

大正八年七月廿五日 小崎 弘道

## 宣教師の視たる朝鮮の騷擾

日本メソヂスト基督教會傳道局長 石坂 龜治

余は曩に日本基督教會各派同盟の特派員として、宣教師團のデ・ボールス、日本平和協會の川上勇兩氏と共に朝鮮に赴き、親しく今回の騷擾事件に就て視察を遂げ、種々の點に於て人に得る所ありたるを信ず。然れども余は固より政治を語らんと欲する者に非ず。唯だ宗教家たる余の立場よりして、朝鮮に於ける基督教徒及び其宣教師に關して邦人の理解を促すは、余の一任務たるを痛感せざる能はず。

最近の統計に據るに、朝鮮に於ける基督教信徒は無慮三十萬人の多きに達し、教會及び説教所三千二百五十二個、牧師及び宣教師二千四百四十一人を算す。則ち朝鮮に於ける基督教の勢力が内地に比して遙に強大なるを見るに足るべし。殊に外國宣教師の数が四百人の多きを算し、其最多數が米國人なるの事實に對し、識者は先づ慎重なる考慮を拂はざるべからず。今や騷擾事件は一般識者の注意を喚起し、其善後策に就て立言する者尠からずと雖も、基督教及び其宣教師に就て多くの考慮を費したる者あるを見ず。偶々之あれば、單にそれら宣教師を米國の間諜視するが如き、淺薄偏狹の近視眼者流に過ぎざるが如きは、余輩の深く遺憾とする所なり。

顧ふに、今後の朝鮮に對する施設經營は、前記の如き基督教及び宣教師の勢力を無視して、決して圓滿に、若しくは、有効に、行はれ得べきものに非ず。是れ余が茲に『宣教師の視たる朝鮮の騷擾』の一文を草し、大方の誨を乞はんと欲する所以なり。文中假令多少邦人の耳に快からざるものありとするも、余は各方面の識者諸君が必ず之を以て他山の石と爲すの雅量と賢明とを示さるゝことを信じて疑はず。以下記す所は則ち多數宣教師の吾等に語りたる所を綜合したるものなりとす。

### 基督教宣傳と朝鮮

顧みるに併合以前の朝鮮は政令毎に苛酷を極め、人民が生命財産の不安を感ずること甚だしく、而も其間に在て何等精神的慰安を求むべき宗教なかりしが故に、彼等は相率ゐて基督教に歸依し、外國宣教師の庇護の下に其心身の安全を圖らんことを期望せり。況んや從來韓國政府は基督教に關しては全く自由放任の態度を執りたるが故に、此國に於ける宣教師は他國に類例なき顯著なる効果を示すに至れり。されば併合の當時、伊藤統監は先づ米國メソヂスト教會監督エム・シー・ハリス氏と會見し、『政治上一切の事件は不肖之に任らんも、今後朝鮮に於ける精神的方面に於ける啓蒙教化の事は、冀くば貴下等其任に當られよ。斯くてこそ朝鮮人民誘導の事業は初めて完全を得べし』と謂へり。統監の斯言たるや、決して

甚だしきに非ずや。

以上、余は宣教師の訴ふる所の一斑を略述せり。惟ふに宣教師が斯くの如き不平不満を懷ける原因の其一は彼等が總督府及び日本人一般に對する誤解に依るもの、亦決して尠からざるべし。彼等の多くは善く朝鮮語を解すれども日本語を解せず。彼等が鮮人に親しみ易くして、日人を誤解し易き、亦當然の事に屬す。然れども誤解は双方に存す。總督府の當局及び日本人の多數が朝鮮語を解せず、又英語を解せず、爲めに多く鮮民に親しみ宣教師と交はるの機會を逸し、結局、彼等の意思を誤解するもの、亦鮮少なからざるを疑はず。朝鮮に於ける基督教の勢力、及びそれを代表する宣教師の勢力が前記の如く強大なるを知らば、之に對應するの政策なくして朝鮮を統治する能はざるや火を賭るよりも瞭らかなり。

余の親しく視察したる結果に據れば、鮮民の心よりして要求する所は、只だ陛下の赤子として愛護せられんこととに在り。人間としての自由を與へられんことに在り。宣教師の要求する所、亦實に鮮民に代つて斯意を述ぶるに外ならず。而して宣教師等の宗教家として特に要求する所は、帝國憲法の明らかに保障せる信教の自由とに在り。所謂、朝鮮獨立の如き、始めより彼等の問題とする所に非ざるや論なきのみ。

冀くは我邦朝鮮の識者、最初の統監たりし伊藤公の志を憶ひ、善く在鮮宣教師の心事と其境遇とを諒解し、之を通じて善く鮮民を愛撫し、以て國家百年の長計を定むるに努力せられんことを。今や朝鮮總督更任の説あるの機に際し、特に余輩の微衷を披瀝す。諒み幸に高教を仰ぐを得んことを。

## 朝鮮の騷擾に就て

江原素六

朝鮮統治の注意を要すべきは、何人も既に知了する所なり、即ち彼の文祿の役たるや、元龜天正の戦功を積みたる勇將猛卒、前後七年の攻伐は、鮮民をして饑饉の慘境に遇ふたるが如く、全く其活路を失はしむるに至り、偶々明軍の來援によりて再生の望を得るに至れり。乃ち鮮民をして、我を怨み、彼を讐しみ、事大思想を馴致せしめたるは、洵に止むを得ざるの勢といふべきなり。たゞ李朝の政策、鮮民をして其培に安んぜしめざるの缺點なきにあらず、故に我が政策にして少しく意を用ゆることとあらば、鮮民は歡喜して陛下の赤子たるべきは蓋し易々たることならん。今回、石坂君等、實地視察の情報にして大方の注意を喚起することとあらば、其國家を益すること甚だ大なるものあるを信ずるなり。

## 石坂君の意見書を讀みて所感を述べ

島田三郎

朝鮮半島に、言論出版の自由なきが爲めに、一海峡を隔つる帝國の版圖にして、萬里隔絶の別界の如く、其國情を知ること能はず。本年三月以後の事變、人を驚かすも、其真相を審するに由なし。宗教家たる石坂君の立場より報告及び批評の範圍を局限し、在鮮外國宣教師の境遇心事を説示せられたる謹嚴の用意に對し、余は敬意を拂て同君の意見書を拜讀せり。余も亦其意を體して、他の問題に涉らず、其開示せられたる事項に關係せる卓見の一端を述べし。日鮮關係の事並に外國宣教師に對する件に就ては、伊藤公が統監拜命の際、特に注意せられたる往事を想起せざる能はず、當時、公は赤坂靈南坂の統監府邸に、東京市内の首なる新聞雜誌社長を招きて懇

快からざるものありとするも、余は各方面の識者諸君が必ず之を以て他山の石と爲すの雅量と賢明とを示さるゝことを信じて疑はず。以下記す所は則ち多數宣教師の吾等に語りたる所を綜合したるものなりとす。

### 基督教宣傳と朝鮮

顧みるに併合以前の朝鮮は政令毎に苛酷を極め、人民が生命財産の不安を感ずること甚だしく、而も其間に在りて何等精神的慰安を求むべき宗教なかりしが故に、彼等は相率ひて基督教に歸依し、外國宣教師の庇護の下に其心身の安全を圖らんことを期望せり。況んや從來韓國政府は基督教に關しては全く自由放任の態度を執りたるが故に、此國に於ける宣教師は他國に類例なき顯著なる効果を示すに至れり。されば併合の當時、伊藤統監は先づ米國メソヂスト教會監督エム・シー・ハリス氏と會見し、『政治上一切の事件は不肖之に任らんも、今後朝鮮に於ける精神的方面に於ける啓蒙教化の事は、冀くば貴下等其任に當られよ。斯くてこそ朝鮮人民の導導の事業は初めて完さるべし』と謂へり。統監の斯言たるや、決して一片の辭令と目すべきに非ず。識見卓抜なる伊藤公として、必ずや此國に於ける基督教の勢力を認識し、隨て又其勢力を代表するの地位に立てる宣教師の價値を認識したる證左なりと謂ふを得べし。

然るに伊藤公逝てより以後、朝鮮統治の方針は一變して武力的威壓主義となり、繁雜なる布教規則と嚴厲なる教育令との發布に因り、宣教師事業も亦昔日の如く自由なること能はず。宣教師漸く總督政治に對して多大の不滿を懷くに至れり。而して一般人民は又、教育制度の不備、社會的待遇の差別、言語歴史保存の不安等の爲め、總督政治に對して深刻なる怨恨を懷くに至れり。斯くて鮮民と宣教師とが相互の理解と同情とを以て一層の接近を來せるは自然の徑路なりとす。

### 騷擾事件と宣教師

既述の如く、宣教師の總督政治に對する不滿が、自然に可憐なる鮮民に對する一層の同情となり、鮮民の武斷抑壓政治に對する怨恨が轉じて博愛主義の宣教師に對する一層の愛慕となりたるは動かすべからざる事實なり。然れども宣教師が今回の騷擾事件を教唆煽動したりと云ふが如きは、餘りに他を誣ふるの甚だしきものと謂はざるべからず。宣教師は世界の大勢を知らざる者に非ず。彼等は朝鮮獨立運動と云ふが如きもの、問題と爲り得ざるを知らざる程、爾く迂闊なる者に非ず。又斯くの如き政治運動に加擔する事が、宣教師事業其物を根底より破壊する所以たるを知らざる者に非ず。只だ彼等の鮮民に對する熾烈なる同情が、事を解せざる外間より之を觀る時一種の煽動的態度と解釋されたる點あるべきは深く遺憾とする所なりと雖も、或は猜忌の眼を以て之に臨み、之に對して自家の責任を他に轉嫁せんとするの傾向あるが如きは、寧ろ陋劣と稱せざるを得ず。

殊に總督府が斯の如き態度を以て宣教師に臨みながら騷擾の容易に鎮靜せざるを見るや、俄に彼等に對して其鎮撫方を協議したるが如き説ありしに對し一宣教師は斯の如く曰へり。(一)我等は政治運動に關與するを欲せず。(二)總督府の側に立ちて鮮民の鎮壓に従事するは、總督政治を是觀する次第となる。是れ傳道者として爲し得べき所に非ず。(三)又事實上、宣教師は全道に漲れる政治的社會的不平を鎮撫し得るほど有力なる者に非ず。(四)當局は既に劍と砲を以て人民を脅威し、人民が窮鼠却て猫を噛むの態度を示すに至り、我等宗教家を驅て之を鎮撫せしめんとするは何やと。思ふに總督府の當局は、更に之に對して論辯するの辭を發見するに窮したるならんか。

### 總督府と宣教師

總督府の官憲が宣教師に對する態度の徒らに威壓的なるは、一々續述するの煩に堪へず。彼等は事を構へて幾度か宣教師の自由を拘束し、其甚だしきは、一鮮民信徒が其家に泊したりと云ふの理由に依り、或は偶々獨立機文の一二枚が教會堂若しくは其家に散見したりと云ふ理由に依り、直ちに家宅搜索を強行し、剩さへ頻に拘引毆打を敢てするに至れり。

況や現に宣教師等の傳道地たる水原、堤岩里等に於て日本の軍隊が、群集せる鮮民を教會堂内に逐込め、之に放火發砲して慘殺したる者の數なからざるの事實に至ては非人道の極にして適て彼等の敵愾心を誘發したるものに非ずして何や。其他宣教師學校の生徒に對して他校へ轉校を強いたるが如き、宣教師と相會したる者

## 石坂君の意見書を讀みて所感を述ぶ

島田三郎

朝鮮半島に、言論出版の自由なきが爲めに、一海峽を隔つる帝國の版圖にして、萬里隔絶の別界の如く、其國情を知ることを能はず。本年三月以後の事變、人を驚かすも、其真相を審するに由なし。宗教家たる石坂君の立場より報告及び批評の範圍を局限し、在鮮外國宣教師の境遇心事を説き示せられたる謹嚴の用意に對し、余は敬意を拂て同君の意見書を拜讀せり。余も亦其意を體して、他の問題に涉らず、其開示せられたる事項に關係せる卓見の一端を述べし。日鮮關係の事並に外國宣教師に對する件に就ては、伊藤公が統監拜命の際、特に注意せられたる往事を想起せざると能はず。當時、公は赤坂靈南坂の統監府廳に、東京市内の首なる新聞雜誌社長を招きて懇談せられ、且つ曰く『我が内地の人が半島に赴き國威を背後に負ふて鮮人を凌ぐの弊ありと聞くも斯の如きは半島を統する所以の道にあらず予は強者を以て弱者を凌がしめず舊韓國の政治よりも新統監府の政治を安全幸福なりと鮮人をして感ぜしむるに努めんと欲す斯くせば是れまで放縱なりし一種の内地人は斯の政治方針を不便として伊藤は日本人に薄くして鮮人に厚く折角獲得したる日本の利益勢力を失はんとて不平の聲は必ず起らん予は此の非難を豫期して之を意とせざるべし但だ内地の國論を左右する操觚社會の人々が豫め予の精神を諒知して予の方針を是認せられれば半島に起るべき非難に對して予の爲めに相當の聲援を與へられよ』と、當時余も亦新聞社會の人なりしを以て其席に在りて親しく公の斯言を聞き之を是認せし一人なりき。此の會合の事今尚ほ余の記憶に新なり、公又外國宣教師が、多年朝鮮に在りて鮮語を話し、鮮服を着け、鮮人に親みて鮮人の心を得、鮮人の間に力あるを熟知したり。公は我が憲法に信教の自由を許すの點に於ては、之を統監政治の方針として内地に於けると一様なるべきを、外人及び鮮人に諒解せしめ以て一點の疑念なからしめんと欲し、此間に深き注意を拂へり。又公は日本を第二の故郷とするメソヂスト教會の監督ハリス君を信憑して、朝鮮に赴かしめたり。又、裁判官として令名あり、基督教信徒として世に知られたる渡邊暢君を擧げて朝鮮法官中の首腦となせり。今の高等法院長即ち其人なり。在韓の各派宣教師も宣教師を信賴する鮮人も、ハリス、渡邊二君を透して、統監の精神を諒察し、其政治方針に信賴したり。爾來十有餘年、統監制度は廢せられ、國情一變せしと雖も、若し前緒を追ふて、其精神を保續せば、十餘年の星霜を経て日鮮融合の度加はり、本年三月の變故は起らざりしならん。ハリス監督、嘗て日鮮人に語て曰く『鮮人は英國に對するスコット人たることを期せよ日本國は鮮人をアイリッシュ人たらしむること勿れ鮮人が日本國旗の下に日本人と稱して世界に濶歩することスコット人が大英國旗の下に英人と稱して世界に對するが如くなるべし鮮人を斯くの如くならしめんとせば日人は鮮人に對して差別待遇の念を棄てざるべからず殖民的天才を誇る英人も一たびアイランドに對する政策を過ちて永く其憂を貽し今日仍ほ此の方面に不安を感ずるべからず』と、ハリス監督が、日鮮人の間に介して公平の態度を持したることは、之を斯言に徴すべし。ハリス監督若て日本に隱退し、其後を襲ひたるをウェルチ監督と爲す、其志を説て、前監督と同一にして日鮮人の間に介して、其親昵を計り、其誤解を去らんと努力すること多年、不幸、本年三月の變故に遭て、其志の遂げざるを慨嘆し、本年米國に於けるメソヂスト開教百年記念會に參せんが爲めに、夫人と共に日本を經由して、歸米せしが、其下ノ關に上陸するや、下級官吏の疎野なる檢索に遭ひ、失望の念を懷きて去れりと傳へらる。余は今石坂君の意見書を讀みて、伊藤公の往事を追懷するを禁ずる能はず。嗚呼、朝鮮政治の方針を根底より革正すべきの機、方さに今日に迫れり。日韓併合大詔の精神を發揚して將來の冀望を鮮人に與へよ。日鮮人間の差別觀を一掃せよ。信教の自由を與へて其良心を開放せよ。出版を自由にして半島の真相を天下に知らしむるの道を開け。石坂君の意見書は經世家の深く注意を拂ふべき緊要の事實なり。則ち茲に所感を記して批評に代ふ。言思は最も長きに渉れるは感慨の止む能はざるものあるに因れ



政治に對して深刻なる怨恨を懷くに至れり。斯くて鮮民と宣教師とが相互の理解と同情とを以て一層の接近を來せるは自然の徑路なりとす。

### 騷擾事件と宣教師

既述の如く、宣教師の總督政治に對する不滿が、自然に可憐なる鮮民に對する一層の同情となり、鮮民の武斷抑壓政治に對する怨恨が轉じて博愛主義の宣教師に對する一層の愛慕となりたるは動かすべからざる事實なり。然れども宣教師が今回の騷擾事件を教唆煽動したりと云ふが如きは、餘りに他を誣ふるの甚だしきものと謂はざるべからず。宣教師は世界の大勢を知らざる者に非ず。彼等は朝鮮獨立運動と云ふが如きもの、問題と爲り得ざるを知らざる程、爾く迂闊なる者に非ず。又斯くの如き政治運動に加擔する事が、宣教師事業其物を根底より破壊する所以たるを知らざる者に非ず。只だ彼等の鮮民に對する熾烈なる同情が、事を解せざる外間より之を觀る時一種の煽動的態度と解釋されたる點あるべきは深く遺憾とする所なりと雖も、或は猜忌の眼を以て之に臨み、之に對して自家の責任を他に轉嫁せんとするの傾向あるが如きは、寧ろ陋劣と稱せざるを得ず。

殊に總督府が斯の如き態度を以て宣教師に臨みながら騷擾の容易に鎮靜せざるを見るや俄に彼等に對して其鎮撫方を協議したるが如き說ありしに對し一宣教師は斯の如く曰へり。(一)我等は政治運動に關與するを欲せず。(二)總督府の側に立ちて鮮民の鎮壓に従事するは、總督政治を是認する次第となる。是れ傳道者として爲し得べき所に非ず。(三)又事實上、宣教師は全道に漲れる政治的社會的不平を鎮撫し得るほど有力なる者に非ず。(四)當局は既に劍と砲を以て人民を脅威し、人民が窮鼠却て猫を噛むの態度を示すに至り、我等宗教家を驅て之を鎮撫せしめんとするは何うやと。思ふに總督府の當局は、更に之に對して論辯するの辭を發見するに窮したるならんか。

### 總督府と宣教師

總督府の官憲が宣教師に對する態度の徒らに威壓的なるは、一々續述するの煩に堪へず。彼等は事を構へて幾度か宣教師の自由を拘束し、其甚だしきは、一鮮民信徒が其家に一泊したりと云ふの理由に依り、或は偶々獨立檄文の一二枚が教會堂若しくは其家に散見したりと云ふ理由に依り、直ちに家宅搜索を強行し、剩さへ頻に拘引毆打を敢てするに至れり。

況や現に宣教師等の傳道地たる水原、堤岩里等に於て日本の軍隊が、群集せる鮮民を教會堂内に逐込め、之に放火發砲して慘殺したる者の數なからざるの事實に至ては非人道の極にして適く以て彼等の敵愾心を誘發したるものに非ずして何うや。其他宣教師學校の生徒に對して他校へ轉校を強いたるが如き、宣教師と相會したる者を其歸途に要し大に之を脅迫毆打したるが如き、或は同じく教會に屬するならば速に宣教師の教會を去て日本人經營の教會に往けと強ひたるが如き、事は小なるに似たりと雖も、是れ併しながら概ね皆宣教師の反感を招くに足れり。則ち之を伊藤統監の當時に比すれば、其差亦

の方針を是認せられなば半島に起るべき非難に對して予の爲めに相當の聲援を與へられよ」と當時余も亦新聞社會の人なりしを以て其席に在りて親しく公の斯言を聞き之を是認せし一人なりき。此の會合の事今尚ほ余の記憶に新なり、公又外國宣教師が、多年朝鮮に在りて鮮語を話し、鮮服を着け、鮮人に親みて鮮人の心を得、鮮人の間に力あるを熟知したり。公は我が憲法に信教の自由を許すの點に於ては、之を統監政治の方針として内地に於けると一様なるべきを、外人及び鮮人に諒解せしめ以て一點の疑念なからしめんと欲し、此間に深き注意を拂へり。又公は日本を第二の故郷とするメソヂスト教會の監督ハリス君を信憑して、朝鮮に赴かしめたり。又、裁判官として令名あり、基督教信徒として世に知られたる渡邊暢君を擧げて朝鮮法官中の首腦となせり。今の高等法院長即ち其人なり。在韓の各派宣教師も宣教師を信賴する鮮人も、ハリス、渡邊二君を透して、統監の精神を諒察し、其政治方針に信賴したり。爾來十有餘年、統監制度は廢せられ、國情一變せしと雖も、若し前緒を追ふて、其精神を保續せば、十餘年の星霜を経て日鮮融合の度加はり、本年三月の變故は起らざりならん。ハリス監督、嘗て日鮮人に語て曰く「鮮人は英國に對するスコット人たることを期せよ日本國は鮮人をアイリッシュ人たらしむること勿れ鮮人が日本國旗の下に日本人と稱して世界に闊歩することスコット人が大英國旗の下に英人と稱して世界に對するが如くなるべし鮮人を斯くの如くならしめんとせば日人は鮮人に對して差別待遇の念を棄てざるべからず殖民的天才を誇る英人も一たびアイランドに對する政策を過ちて永く其憂を貽し今日仍ほ此の方面に不安を感ず是れ英愛二島の一大不幸にして日鮮人は大に此に鑑みざるべからず」と、ハリス監督が、日鮮人の間に介して公平の態度を持したることは、之を斯言に徴すべし。ハリス監督老て日本に隱退し、其後を襲ひたるをウエルチ監督と爲す、其志を説て、前監督と同一にして日鮮人の間に介して、其親昵を計り、其誤解を去らんと努力すること多年、不幸、本年三月の變故に遭て、其志の遂げざるを慨嘆し、本年米國に於けるメソヂスト開教百年記念會に參せんが爲めに、夫人と共に日本を經由して、歸米せしが、其下ノ關に上陸するや、下級官吏の疎野なる檢索に遭ひ、失望の念を懷きて去れりと傳へらる。余は今石坂君の意見書を讀みて、伊藤公の往事を追懷するを禁ずる能はず。嗚呼、朝鮮政治の方針を根底より革正すべきの機、方さに今日に迫れり。日韓併合大詔の精神を發揚して將來の冀望を鮮人に與へよ。日鮮人間の差別觀を一掃せよ。信教の自由を與へて其良心を開放せよ。出版を自由にして半島の真相を天下に知らしむるの道を開け。石坂君の意見書は經世家の深く注意を拂ふべき緊要の事實なり。則ち茲に所感を記して批評に代ふ。言思は

ずも長きに渉れるは感慨の止む能はざるものあるに因れり。諸君讀者、幸に之を寛恕せられよ。

尙ほ本事件に關する御通信は、東京市赤坂區青山南町五ノ四十五(電話芝四六七九)石坂龜治君あて御送附あらんことを請ふ。 小崎 附言

June 16, 1919.

Bishop G. Murray  
Presb. Japan.

My dear Bishop, We wish:-

The Commission on Relations with the Orient is  
deeply concerned over the growing distrust of Japan  
by Americans due to the reports now appearing in  
impossible American publications regarding the truth  
policy measures adopted in Korea in quelling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 whole minor and detailed statements which have  
come directly to us from various and trustworthy sources  
show unfortunately substantiated these published reports.  
We have been repeatedly from making public the  
material in our hands, in the hope that the charges in  
Korea would be speedily corrected.

As a Commission we trust, of course no concern  
with the political questions involved. But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with the governmental methods employed in  
dealing with Korea and with their importance of effect  
upon intelligent American opinion.

The large body of Americans friendly to Japan,  
including ourselves, has been ready to believe that  
mistakes would be stopped when they became known  
to the Imperial Cabinet. We have hoped the daily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Japan proper would demand  
reforms as soon as the outer eyes became known.

That has, however, if we are correctly informed  
the Japanese press has published only meager and  
distorted reports, so that a sound and aggressive  
public sentiment could not be developed.

As Christian workers and as sincere friends of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people we are moved by all  
these considerations to suggest that you and others

第二十三号

representative Christian Japanese send to them  
an unbiassed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truth~~  
and to give publicity to them in Japan and abroad.

Unless something like this is done and substantial  
administrative reforms be speedily secured, we  
fear that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us and other  
friend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promoters of  
American-Japanese goodwill to refuse to charge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a standing menace  
to humanity and to its natural creed.

We need to repeat that we have no political  
motives in making these suggestions. We may say,  
however, that the methods of handling it will be  
the nation adopt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this time are as to what many ~~of our~~  
Americans believe with regard to claims of Koreans  
for complete political independence.

We believe that nothing could so quickly  
and more fully restore confidence in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Government abroad as decisive action  
along the lines we have ventured to suggest.

Truly yours in Christ

Sincerely, D. J. G. J. G.

( ) 日本国政府代表委員の報告書 ( )

八月一日朝鮮有忠臣持斧(高元勳外史)

意見書

第二十七号



## 意見書

### 一、朝鮮の現状

朝鮮ノ民心ハ今ヤ大動搖ヲ來シ暗黒ノ中ニ光明ヲ得ントシテ方向ヲ辨ヘス焉  
進シツツアリ故ニ血氣旺盛ナル青年等ハ朝鮮獨立ノ萬歳ヲ叫ビテ監獄ニ拘束  
セラルルヲ以テ無上ノ光榮トシ智識階級ノ多數ハ海外ニ逸出シテ朝鮮獨立ノ  
運動ヲ爲シ成敗利鈍ハ之ヲ問フニ及ハス死シテ而シテ後止ムト云フ其他一般  
ノ人民ニ至リテモ官憲ニ威壓セラレテ表面靜穩ヲ裝ヒツツアルモ其ノ内心ヲ  
叩ケバ則チ嗚呼曷歸ト怨ミツツアルナリ是レ朝鮮人ヲ對象トシテ觀察シタル  
朝鮮現下ノ眞狀ナリ當局者及在鮮日本人ノ多數ハ今回ノ騷擾ハ一部不逞輩ノ  
煽動ニ依リタルモノニシテ朝鮮人多數ノ眞意ヨリ出タルモノニアラスト嗚フ  
ルカ如シト雖モ這ハ皮相ノ觀察タルヲ免レス之ヲ實例ニ依リテ證明センカ去  
ル三月ノ中旬頃政府委員某氏ハ帝國議會ニ於テ朝鮮騷擾事件ニ付キ答辯ナリ

113 114 111  
スニ當リ今回朝鮮ノ騷擾ハ無識無產階級ノ一部ノ所爲タルニ止リ有識有產階級ノモノハ之ニ參加シタルモノナシ今年ノ納稅成績カ前年ニ比シ良好ナル所ヨリ見ルモ明ナリ云々ノ一節アリキ新聞ノ報道ニ依リテ之レヲ知リタル朝鮮人ハ大ニ驚キ今回ノ獨立ヲ求ムルハ我カ民族ノ全體ノ意思タルニ拘ラス當局ニ於テ斯ル見解ヲ取ルハ誣妄モ甚シトシ有識有產階級ハ進ミテ意思表明ノ方法ヲ講シ（金允植、李容植兩子爵カ獨立要求ノ請願書ヲ提出シタルコトモ其後ニ屬ス）納稅義務アルモノハ税金ノ納入ヲ肯セス京城、平壤、其他主要地方ノ商民ハ店ヲ閉チテ取引ヲササルニ至リタルコトアリ且其當時總督府ノ機關新聞ハ江華郡ハ郡守ノ懇諭ニ依リテ一般人民ハ輕舉妄動ノ非ナルヲ知り一境晏然ナリト掲載シタルコトアリ然ルニ之ヲ聞キタル江華ノ人民ハ是ハ甚タ誤解ナリトシ忽チ事ヲ擧ケテ他ノ地方ヨリモ一層猛烈ナル騷動ヲナシタリ是ニ由リテ之ヲ觀レハ今回朝鮮ノ騷擾ハ朝鮮人全體ノ聲タルヤ疑ナシ尤モ朝鮮人中ニモ人民ノ非ヲ囑ラシ當局ノ措施ヲ贊成スルモノナキニアラスト雖

モ是レ亦其ノ眞意ヲ發表シタルニアラス何カ爲メニスル所アリテ自ラ其ノ心ヲ欺キ當局ノ意ニ迎合シテ虛言ヲ吐ク類ナルノミ然ラハ朝鮮人ハ何故ニ從來ノ總督政治ニ反對シ今日ノ世界大勢ヨリ且朝鮮人ノ文化ノ程度ヨリ見テ殆ト不可能トモ云フヘキ獨立ヲ絶叫スルニ至リタルヤ其ノ原因ナカルヘカラス其ノ原因固ヨリ一二ニ止マラサルヘシト雖モ一般的且共通的ニシテ最も重要ナル原因ハ一言以テ之テ蔽ヘハ朝鮮民族ハ現在ノ總督政治ノ下ニアリテハ生存競争ノ最も激シキ此ノ世界ニ於テ漸次滅亡セラルル外途ヲシト將來ヲ樂觀シタルニアルナリ之ヲ換言スレハ朝鮮民族ノ將來ハ四方ニ散シ溝壑ニ轉スルアルノミ暗黒アルノミニシテ何等光明アルヲ認ムル能ハス「アメリカ」ノ土人タルノミ、北海道ノ「アイヌ」タルノミナリト斯ク信シタレハナリ故ニ一般民衆ノ心理ハ坐シテ死ヲ待ツヨリハ寧ロ騷テ鋒鏑ニ觸レントス或ハ云ハン日本ト朝鮮トノ併合ハ兩國 皇帝陛下ノ御聖意ノ合致ニヨリテナサレタルモノニシテ「民衆ハ直接朕カ綏撫ノ下ニ立チテ安寧幸福ヲ増進スヘク産業及貿易ハ

治平ノ下ニ於テ著シク其ノ發達ヲ見ルヘシ」トハ 明治天皇ノ御大詔ニ明記  
サレタルノミナラス一視同仁ノ聖意ヲ奉戴シ銳意朝鮮人民ノ幸福ヲ圖ルヘシ  
トハ歴代總督ノ屢々諭告シタル所ナレハ朝鮮人民ハ日本統治ニ對シ何等憂懼  
ヲ懷クノ要ナキニアラスヤト誠ニ然リ然リト雖モ從來朝鮮ニ於ケル施政ハ果  
シテ 明治天皇ノ御聖意ヲ對揚シ奉リ一視同仁ノ實ヲ舉ケタルヤ朝鮮人トシ  
テハ不幸ニシテ之ヲ首肯スル能ハス即チ朝鮮人ヨリ見タル總督政治ハ朝鮮人  
ノ利害休戚ノ如キハ之ヲ顧ミス唯日本内地人ヲ朝鮮ニ移植シ朝鮮ヲシテ朝鮮  
人ノ朝鮮タラシメスシテ日本人ノ朝鮮タラシメンコトヲ以テ根本ノ大方針ト  
スルニアラスヤト疑ハシムルモノアリ何ヲ以テ是ヲ云フカ之ヲ實際ニ徴スレ  
ハ

#### 第一、朝鮮人ナシテ一切朝鮮統治ニ參與セシメザリシコト

朝鮮人ト雖モ等シク日本國民タル以上ハ少クトモ自身ニ直接利害關係ヲ有ス  
ル朝鮮ノ統治ニハ參與セシメサルヘカラス然ルニ朝鮮ニ於テハ朝鮮人ナシテ

政治ニ參與セシメサルハ勿論政務執行ノ衝ニ當ル官吏ニ至ルマデモ其ノ重要  
ナル地位ハ殆ト全部日本人ヲ占メ就中道長官、郡守、判事、檢事及警視等ノ  
高等官及下級官吏等ニ就テハ朝鮮人ヲ採用スルコトナキニアラスト雖モ其ノ  
數極メテ少ク其ノ待遇亦甚シキ差別アリ而モ郡守ノ如キハ最初ハ全部朝鮮人  
ヲ採用シタルモ近來日本人ノ移住著シク多キ地方ニ於テハ漸次日本人郡守ヲ  
採用スルニ至レリ當局者ニ於テハ朝鮮人ハ一般ニ低級ナルカ故ニ官吏トシテ  
採用スルニ適セスト云ヒ居ルモ這ハ一種ノ口實タルノミ朝鮮人ノ中ニモ才能  
其ノ職務ニ堪ヘ得ルモノ多キハ事實ノ證明スル所ナルノミナラス國ヲ建テ、  
以來四千有餘年ノ間未タ嘗テ他ノ民族ノ統治ヲ受ケタルコトナク朝鮮人自ラ  
朝鮮ヲ治メ而モ其間ニ於テハ文化ノ發達日本ヨリ遙ニ卓越セル時代アリシニ  
アラスヤ當局ノ眞意ハ恐ラク朝鮮人ハ人格者トシテ待遇スルニ及ハス統治ノ  
物體トシテ取扱ヘハ足レリトスルニアルヘシ故ニ朝鮮ニ於テ官廳ハ勿論其他  
總テノ社會ニ於テ苟モ其主權ノ地位ニ立チタルモノハ悉ク日本人アルノミ甚

シキニ至リテハ官廳ノ小使給仕ニ至ルマデモ其ノ監督者ハ悉ク日本人ナリ要スルニ朝鮮人ハ利害共通ノ關係薄ク而モ朝鮮人ニ對シテ諒解ト同情トニ乏シキ日本人ノ專制否威壓ノ政治ニ呻吟シツ、アルナリ植民地トシテ著名ナル英ノ印度、米ノ比魯賓ノ如キモ議會ノ制度ヲ設ケテ土人ニ參政權ヲ與フルノミナラス官吏ノ如キモ殆ト全部土人ヲ採用スト云フ然ルニ植民地ニモアラスト稱スル朝鮮ニ於テ何故ニ斯カル統治ヲ必要トスルヤ是レ朝鮮人一般ノ不服トスル所ナリ

第二、朝鮮人ニ對シ其ノ生存ヲ維持スルニ必要ナル教育ヲナサ、リシコト凡ソ人間カ生活ノ競爭ニ打勝チ其ノ生存ヲ維持スルニハ之ニ必要ナル教育ヲ受クルヲ要ス然ルニ今日朝鮮人ニ對スル教育ハ如何日本人ニ對スル教育制度ト比較シ其ノ程度ニ於テ雲泥ノ差アルコトハ勿論其ノ普及率ニ於テモ多大ノ相違アルコトハ言テ俟タズ某外國新聞記者ノ調査ニ依レハ朝鮮全道ノ就學兒童ノ數ハ日本ニ於テ就學最モ少キ滋賀縣ノ就學兒童ノ數ヨリモ少シト云フ

朝鮮人ヨリ優等ノ教育ヲ受ケタル日本人ト雖モ尙ホ彼ノ歐米人トノ競爭ニ於テハ必スシモ優勝者タルヲ保シ難キ今日ニ於テ日本人ヨリモ劣等ノ教育ヲ受ケタル朝鮮人ニシテ此ノ世界ニ立チテ果シテ能ク激烈ナル生存競爭ニ勝チ得ヘキヤ既ニ落伍者トナリタル朝鮮人ハ益々落伍者トナリ永久ニ劣等者タルヲ免レサルヘシ當局者ニ於テハ幾多ノ辯明アルヘシト雖モ一般ノ朝鮮人ハ之ヲ信セス當局者ハ朝鮮人ニ對シテハ日本人ノ願使ノ下ニ於テ甘シテ勞役ニ服スルニ足ル教育ヲ施スヲ以テ方針トシ正義人道ニ基キ朝鮮人ノ向上發展ヲ圖ルカ如キコトハ毫モ念頭ニ置カサルニアラサヤ疑ナキ能ハス是亦朝鮮人一般ノ不服トスル所ナリ

第三、朝鮮ニ移植セラル、日本人ハ逐年増加シ朝鮮人ハ漸次他ニ驅逐セラレサルヲ得サルニ至リタルコト

日本ハ領土ノ面積極メテ狭少ナルニ反シ人口ハ逐年増加シツ、アルヲ以テ其ノ過剩ナル人口ハ他ニ移植セサルヲ得サル境遇ニアルコトハ識者ノ齊シク認

八  
ムル所ニシテ朝鮮人モ之ヲ知ラサルニアラス然レトモ日本ト朝鮮トノ併合ノ  
目的カ果シテ兩民族ノ共存同榮ヲ圖ルニアリトスレハ當局者ハ日本人ヲ朝鮮  
ニ移植スルニ付キ相當ノ考慮ヲ加ヘ朝鮮人ノ生存ニ對シ脅威若クハ壓迫ヲ及  
サハル範圍内ニ於テ之ヲナササルヘカラス然ルニ現在ハ如何朝鮮ニ移植セラ  
レタル日本人ノ數ハ既ニ四十萬ヲ超過シ今後モ亦益々増加セントシツ、アル  
ナリ自然ニ放任スルモ當然増加セラルヘキニ拘ラス莫大ナル資本ト勢力トヲ  
有セル東洋拓殖會社ハ政府ノ保護獎勵ノ下ニ毎年移民ヲ募集シ之ヲ朝鮮ニ移  
植シツ、アル故五十年若クハ百年ノ後ニハ朝鮮人ハ朝鮮ヨリ驅逐セラレ朝鮮  
ハ全ク日本人ノ朝鮮タルニ至ルヘシ是レ實ニ朝鮮人一般ノ疑懼シテ止マサル  
所ナリ現在朝鮮ニ移植セラレタル日本人ハ其ノ數朝鮮人ノ百分ノ二ニ過キサ  
ルモ政治上絕對ノ勢力ヲ有スルノミナラス其ノ富力智力ニ於テモ朝鮮人ニ比  
シ一般ニ優越ナルヲ以テ農業ニ於テ將又其他ノ事業ニ於テ日本人  
ハ既ニ多大ナル勢力ヲ有シ殊ニ都會地ニ於ケル商業ノ如キ荒蕪地ノ開墾ノ如

九  
キ國有山林貸付造林ノ如キハ多ハ日本人ノ手ニ歸シ朝鮮人ハ殆ト手ヲ拱  
シテ傍觀シツツアル有様ナリ日本人ハ云フ朝鮮人ハ懶惰ニシテ企業心ニ乏シ  
キヲ以テ如何トモ爲シ難シト然レトモ決シテ然ラス是レ制度ノ罪タルノミ無  
教育ノ爲メナルノミ叙上ノ如ク政治ニ參與スルヲ許サレス相當ノ教育ヲ受ケ  
サリシ朝鮮人カ日本人ト競爭シテ劣敗ニ歸スルハ理ノ當然ナリ朝鮮人ハ懶惰  
ニシテ企業心ニ乏シキ爲メ事業ヲ爲ササルニアラス大イニ爲サントスルモ多  
クハ日本人ニ先鞭ヲ着ケラレ爲スヘキ事業ナク偶之ヲ爲スモ日本人トノ競爭  
ニ勝エスシテ之ヲ止ムルノ外ナキナリ若シ政府ノ方針ニシテ果シテ 明治大  
帝御大詔ノ如ク朝鮮人ノ安寧幸福ヲ増進シ其産業及貿易ヲ發達セシメントス  
ルニアリトモハ此點ニ付テハ特ニ考慮ヲ費ササルヘカラサルモノト信ス其ノ  
他武斷政治、差別待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ノ抑壓、曰何、曰何ト朝鮮  
人ノ不平ヲ唱フル所ハ之ヲ枚舉スルニ暇アラスト雖モ要スルニ朝鮮人ハ自ラ  
其ノ生存ヲ維持スル能ハサル窮境ニ陷リ而モ將來之ヲ脱シ得ヘキ何等ノ希望



ナ有セス故ニ事ノ成否ヲ問ハス所謂盲動ヲナサザルヲ得ザルナリ  
朝鮮人ハ手ニ寸鐵モナシ朝鮮人如何ニ愚ナリト雖モ絕對的弱者タル朝鮮人ニ  
シテ強者タル日本人ニ敵對セントスルハ恰モ螳螂ノ龍車ニ向フカ如ク其結果  
何等得ル所ナク唯一死アルノミナルコトハ承知ノ上ニモ承知ノ事ナリ故ニ朝  
鮮人今回ノ騷擾ヲ指シテ外國宣教師ノ煽動ニ依リタルモノト評スルカ如キハ  
其ノ真相ヲ誤ルモノニシテ探ルニ足ラス彼ノ當時ノ實況ヲ見聞シタルモノハ  
何人ト雖モ其ノ説ノ誣妄ナルヲ知リ得ヘシ赤手ヲ揮ヒツツ朝鮮獨立ノ萬歳ヲ  
叫フコトハ固ヨリ朝鮮ノ治安ヲ妨害スル所爲ナリト云ヒ得ヘシト雖モ是レナ  
内亂ト同視シ兵力ヲ以テ鎮壓スルカ如キハ餘リニ大袈裟ニ過クルヤ勿論ナリ  
然レトモ當局ニ於テハ是レヲ成ル可ク速ニ鎮定スル方法トシテ軍隊ニ發砲ヲ  
許シ警官ニ拔刀ヲ許シタル結果苟モ萬歳ヲ唱ヘタルモノハ男女老若ヲ問ハス  
其現場ニ於テ銃ニ打タレ劍ニ斬ラレタルモノ是ヲ數フルニ暇アラス然レトモ  
一般ノ人民ハ之ニ頓著セス一人之ヲ唱ヘハ萬人之ニ和シ前者倒レテ後者尙進

ミタルニアラスヤ其ノ情況ノ慘慘ヲ極メタルハ豈他ノ煽動又ハ捕縛ニ依リ出  
來得ヘキ所ナランヤ何人ト雖モ之ヲ實見シタルモノハ一片同情ノ涙ヲ禁スル  
能ハサリシナラン故ニ朝鮮今回ノ騷動ハ全ク死中生ヲ求メントシテ死ヲ畏避  
セサル眞情ヨリ出タルモノナリト信ス

## 二、朝鮮統治策

今回朝鮮ノ騷擾勃發以來日本朝野ハ朝鮮ノ事情ニ付キ調査研究ヲナシ其ノ統  
治方針ヲ改定セントスルニ至リタリ而シテ其ノ統治ノ方針如何ニ出ツルヤハ  
是レ實ニ朝鮮民族ニ取リテハ死活ノ岐ルル所ニシテ日本國家ノ百年ノ大計ニ  
於テモ決シテ尋常視スヘカラサル大問題ナリ

日本朝野ノ對朝鮮民族ノ觀察ハ其ノ調査ノ日ヲ重ヌルニ從ヒ漸次ニ以前ヨリ  
多クノ事情ヲ知リ得ルニ至リタルハ誠ニ幸トスル所ナリ然トモ未タ朝鮮ノ事  
情ニ付テノ真相ヲ適切ニ看破シ得サル觀アルヲ免レス於茲乎余輩ハ淺識微力



ナルヲ願ミス血誠ヲ以テ其ノ善後策ニ就テノ余輩ノ確信スル所ヲ開陳セント  
ス

朝鮮統治ノ善後策ヲ研究スルニ付キ余輩ノ主義トシテ確乎トシテ勸スヘカラ  
サルモノニアリ其一ハ日本及朝鮮兩民族ハ相融和結合シテ世界的經營ニ當ル  
コト他ノ一ハ朝鮮民族ヲ最善ノ方法ヲ以テ速ニ向上發達セシムルコト是ナリ  
前記ノ二主義ヲ貫徹シ得ル朝鮮統治ノ大方針ハ日本帝國ノ主權ノ下ニ於テ朝  
鮮人ヲシテ朝鮮ヲ治メシムル方針ヲ確立スルニアリ而シテ先ツ其方針ヲ天下  
ニ宣布シ其ノ方針ニ依ル施政ノ基礎ヲ作り或年限ヲ定メ漸チ追フテ其ノ完成  
ヲ期スルコト、爲スヘシ今日朝鮮統治策ヲ論スルニ當リ或ハ聯邦制度或ハ植  
民地トシテノ同化策等ノ說ヲ爲ス者ナキニ非サルモ余輩ハ之ニ付テハ論究ス  
ルノ必要ヲ認メス

次ニ論究セントスルコトハ日本内地延長トシテノ同化策是ナリ此ノ方針ハ其  
ノ目的ニ於テ又其標榜ニ於テ何等不可ナキカ如シト雖モ之ヲ現在ニ於ケル朝

鮮ノ事情ノ真相ニ照シテ研鑽スレハ餘リニ不適切ニシテ其ノ施政ノ結果ニ於  
テハ前記二大主義ヲ貫徹スルヲ得ス却ツテ是ニ背馳スル結果ヲ生スル憂アリ  
其ノ理由ノ大要ヲ略陳スヘシ

一、朝鮮民族ハ四千年間ノ歷史上他ノ民族ヲシテ政治ヲ行ハシメタル事例  
無カリシニ依リ歷史上ノ觀念トシテ朝鮮民族自ラ朝鮮ヲ治メントスル思  
想極メテ鞏固ナリ故ニ日本人ヲシテ朝鮮ノ政治ヲ行ハシムルニ於テハ朝  
鮮人ハ是ニ悅服スル見込ナシ

二、朝鮮民族ハ自ラ特殊ナル歴史、文化、言語、風俗及習慣ヲ有スルヲ以  
テ此等ヲ全然無視シテ此ヲ異ニスル日本民族ニ同化セシムルコトハ到底  
不可能ニシテ徒ニ朝鮮民族ノ發達ヲ妨ケラル、結果ヲ生スルノミ

三、現在朝鮮民族ハ強烈ナル獨立思想ヲ有ス故ニ右同化策ナル標榜ヲ以テ  
シテハ到底其ノ思想ヲ緩和セシムル能ハス從テ健全ナル國民ノ責任ヲ盡  
サシメ且ツ其ノ向上發達ヲ計ルコト不可能ナリ

抑々民族ノ向上發達ヲ謀ルニハ其ノ民衆ノ思想ノ趨向ヲ觀察シテ之ヲ  
 善導スルニ非サレハ其ノ效ヲ收ムルヲ得ス國家ノ威力ヲ以テ其ノ反抗  
 的思想ニ依ル騷動ハ之ヲ鎮壓シ得サルニ非スト雖モ不平ノ思想ハ時ニ  
 或ル刺激ニ依リ或ル機會ニ乘シ之ガ爆發スルコトナキヲ得サルヘシ又  
 當局ノ是ニ對スル操縱適宜ニシテ斯ノ如キ爆發ヲ防キ尙ホ其強烈ナル  
 反抗的思想ヲ緩和スルヲ得ルトスルモ是ヲ以テ朝鮮民族ノ發達ヲ圖ル  
 完全ナル方策ナリト云フヲ得ス何トナレハ民族ノ向上發達ヲ期セント  
 スレハ其ノ思想ヲシテ積極的ナラシメ統一ナラシメ且ツ緊張ナラシム  
 ルヲ要ス然ルニ上述ノ如ク單ニ其ノ思想ヲ緩和シ激烈ケル發作ヲ制止  
 スルニ止マリ進ンテ其ノ思想ヲ善導スル方法ヲ講セサルニ於テハ其ノ  
 民族ハ意氣消沈シ心性ノ情怠、離散ヲ來シ今日ノ如キ激烈ナル生存競  
 爭ニ於テ益々落伍者ニナルヘク到底健全ナル發達ヲ致ス見込ナカルヘ  
 ケレハナリ

四、朝鮮ヲ日本内地ト同一視シテ朝鮮人ト内地人トニ對シ絕對的公平ノ取  
 扱ヲ爲セハ朝鮮人ノ爲メ甚タ利益ニシテ不滿ヲ抱クノ理無カルヘシト云  
 フ論者アルモ是ハ皮相ノ見解ニ過キサルモノナリ

朝鮮人ハ其ノ智能富力等ニ於テ日本人ニ及ハサルハ事實ナリ故ニ兩民族  
 ナ全然混同シテ同一ニ取扱フトキハ勢總テノ實權ハ日本人ニ掌握サレ朝  
 鮮人ハ依然屈服ノ地位ヨリ脫スルヲ得サルヘシ尙朝鮮人ハ常ニ被保護者  
 ノ地位ニ在リテ其ノ自立ノ精神ヲ減殺シ威壓セラレテ其ノ自立ノ訓練ヲ  
 經ル機會ヲ失ヒ將來ニ於テモ永遠ニ劣等者タル地位ヲ免ル、ヲ得サルニ  
 至ルヘシ

加之日本人ハ治者ニシテ強者ナリ朝鮮人ハ被治者ニシテ弱者ナルカ故ニ  
 公平ハ或ル程度マテ行ハル、ニ止マリ絕對的ノ公平ハ到底實現シ難キコ  
 トナリ又社交上ニ於ケル差別的待遇モ右ト同一ナル理由ニ由リ之ヲ絕對  
 ニ除去スルコトハ不可能ナリ假令爲政ノ首腦者ニ於テハ絕對ニ公平ノ取

扱ト平等ノ待遇ヲ實行セントスルモ多數ナル民族相互間ニ於ケル日常萬般ノ事ヲ一律ニ支配スルコトハ不可能ナリ故ニ結局朝鮮人ハ其期待ニ反スル取扱及待遇ヲ受ケテ更ニ不平心ヲ増加スルニ至ルヘシ

竊ツテ朝鮮人ナシテ朝鮮ヲ治メシムル大方針ヲ確立スレハ以上開陳シタル缺點ヲ避クルコトヲ得テ朝鮮人中穩和派ノ大部分ハ之ニ賛同シ是ヲ標榜トシテ朝鮮人ノ排日思想ヲ融和シ尙ホ自立ノ精神ヲ勵マシテ向上發達ヲ促スコトヲ得ヘク且此方針確立スルニ於テハ朝鮮人モ日本カ朝鮮民族ヲ發達セシメ共存同榮ノ策ヲ取ル眞意アルコトヲ了解シ之ニ對シ感謝ノ念ヲ懷キ依リテ兩民族ハ精神的ニ實質的ニ融和結合シ得ヘキコトハ自明ノ理ナリ

於茲乎前陳ノ二大主義タル兩民族ノ融和結合ト朝鮮民族ノ速度ノ發達トヲ最モ完全ニ實現セシムルヲ得ヘキナリ

右ノ大方針ヲ實行スルニハ如何ナル順序ニテ如何ナル制度ヲ取ルヘキヤ固ヨリ政治上及法律上ノ嚴密ナル考究ヲ要スヘキ事項ニシテ余輩ノ輕々論スヘキ

モノニ非サルモ其大綱ニ付テノ愚見ヲ茲ニ開陳セントス

第一、朝鮮ハ朝鮮人ナシテ治メシムル方針ヲ取ルコトヲ中外ニ宣布シ以テ民心ノ趨向スル所ヲ一定ナラシムルコト

第二、最短期限内ニ朝鮮議會ヲ設置スルコト、シ直ニ其準備ニ着手スルコト

現在ノ事情ニ於テ止ムヲ得スレハ議員選出ノ方式ニ就テハ多少不完全ナル點アルニシテモ其設置ノ期ハ最も迅速ナラサルヘカラス

第三、日本人朝鮮總督ノ監督ノ下ニ朝鮮政府ヲ設置スルコト、シ直ニ其準備ニ着手スルコト

第四、言論、出版、集會、結社ノ自由ヲ認メ之ニ低觸スル朝鮮ニ於テ施行セラル、特別法令ハ直ニ廢止スルコト

第五、教育ノ制度ヲ擴張スルコ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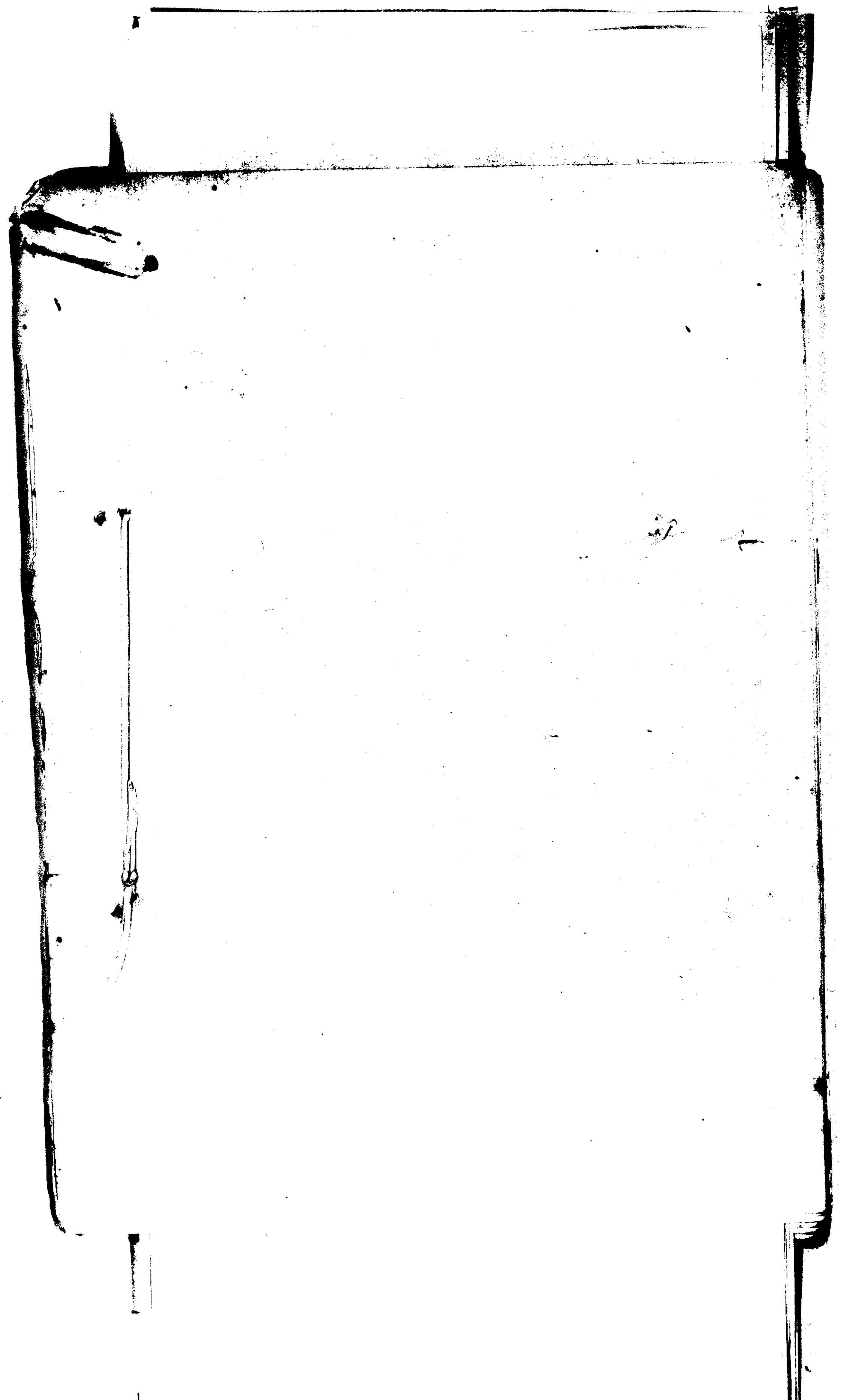
普通教育ヲ普及セシムル爲メ義務教育制度ヲ施行スルヲ第一ノ急務トシ

且高等教育ノ機關ヲ完備スルコトヲ要ス

終ニ臨ミ一言セシニ斯ノ如ク朝鮮ニ於テ朝鮮人ヲ本位トスル政策ヲ立ツルト  
キハ日本人カ從來朝鮮ニ於テ特殊ナル地位ヲ占メ特殊ナル利益ヲ享受シタル  
狀態ニ比較シテハ不利益ナル結果ヲ生スヘシト雖トモ國家ノ大計ヲ慮リ人道  
ノ正義ヲ顧ミテ其一步ヲ讓ルコトハ是遠大ナル思慮ヲ有スル者ハ惜ムヘキ所  
ニ非サルナリ

又或論者ハ朝鮮人ヲ評シテ曰ク朝鮮人ハ忘恩の性質ヲ有スル民族ナルカ故ニ  
如何ニ日本カ恩惠の施政ヲ爲スモ無益ナリト云フ然レトモ是ハ全ク根據ナキ  
中傷的暴論ナリ朝鮮人ハ決シテ斯ノ如キ無辨別ナル民族ニアラス現在排日運  
動ヲ爲シツ、アル者モ從來日本ノ力ニ依リテ東洋黃色人種カ今日ノ世界的地  
位ヲ維持スルヲ得タルコトニ付テハ常ニ感謝ノ念ヲ懷ケリ唯現在ノ狀態ニ於  
テハ朝鮮民族ハ永遠ニ世界の落伍者タル地位ヨリ脱スルヲ得サルカ爲メ悲憤  
ニ堪ヘス勢排日ノ運動ニ出ツルニ過キサルモノナリ故ニ今日ニ於テ日本カ更

ニ一步ヲ進メテ正義人道ヲ標榜トシ朝鮮人ノ爲メ光明アル活路ヲ開キ朝鮮民  
族カ斯ル日本ノ眞意ヲ了解シタルトキハ朝鮮民族ハ永遠ニ日本民族ニ對シ感  
謝ノ念ヲ持チ兩民族ハ永遠ニ融和結合シ世界の生存競争ニ臨マントスルハ必  
然ノ結果ニシテ余輩ノ責任ヲ負フテ之ヲ斷言スルニ憚ラサル所ナリ



(案)

日本人民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日本人民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I know the mind of the people & I am sure that we  
then reformers will be necessary to overcome the  
in himself bitter feeling towards Japan. The people feel  
that the reformers have been brought down. I am  
sure that nothing would do more to help  
improving this most serious situation than send  
a commission.

II The people have been misled and promised and  
and they feel that is no justice, and a commission  
would demonstrate that there was justice.

(iii) The people feel that the trade fairports  
leaving never been approached by the government,  
never leaving them out with fair, with, and  
please the people more than and treatment as a  
commission is needed then)

IV The Commission was made up of big, &  
strong attitude men they might win the hearts of  
these 33 million who at present are the bitterest  
enemies of the Japanese.



勅部主佐ノ英人スエーデンルハ以テ  
ルナリトシテ下ルルハ白紙勅解  
ノナリ相違ナク量ニ多ク之  
ナリト云々非レモ元来ノ旨

樞密顧問官子爵金子堅太郎

小石川区

甲子年改定廿五日辰戌

所名爲地ニ電注此アリ

阪谷書院  
所名爲此、電汪快アリ

小石川

四六

(策二十八号)

now have left me as I do  
it was over it was  
I helped at meeting house the people  
was sick they had been  
found now of below further left and  
left well indeed there was a great  
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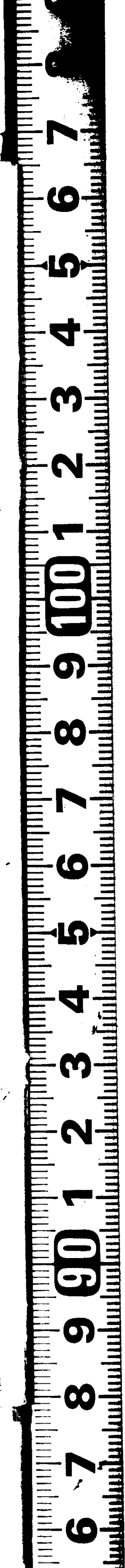
Mr. Phelps has been called out

第九二號

歸一協會研究資料

(代騰寫)

秘



對韓私見自序

此言若し歐米人の口より出づれば、世人は之を精讀して、紙底に徹するの眼を光らすべし。如何にせん、一箇遊民の説、能く大方の翫味を得るやを期せず。行文亦上品を欠くの嫌あるも、書き直すの勞を思ふて其儘とす。願ふは韓人に味方するこの漫罵なき事にある。

大正二年六月

牛 溪 生

歸一協會は、先般朝鮮問題を捕へ來つて、研究の議題となし、慎重に考慮する所あり、必ず其成果を收め得んことを期するものなり。偶々本冊子「對韓私見」は、久しく朝鮮に在りて、上下の事情に精通せらるる牛溪生氏が、大正二年六月起稿せられしものにして、今春の朝鮮騒擾は、實に七年前に於ける同氏の豫言の正しく的中したるを思はしむるものあり。爾來筐底深く藏せられしもの、本會之を請ふて茲に上梓する事とせり。同憂の士、本冊子に於て、朝鮮問題の好參考資料を見出さるべきを疑はず。

大正八年七月

歸 一 協 會

### 對韓私見目錄

一、私見起稿理由	(一)
一、耳目を掩ふ	(二)
一、國民の用意	(四)
一、併 合	(六)
一、同	(八)
一、同	(一〇)
一、朝鮮は台灣、樺太と異なる	(一二)
一、朝鮮統治の根本	(一四)
一、武斷 政治	(一七)
一、隱忍の影響	(一九)
一、一視同仁	(二一)

一、同 化……………	(二四)
一、國民性を理解すべし……………	(二七)
一、意思疏通……………	(三一)
一、先づ信ぜよ……………	(三七)
一、西 教……………	(四二)
一、教 育……………	(四八)
一、統治の概観……………	(五二)
一、下級行政機關に日本人を任用するの非……………	(五八)
一、言 語……………	(六一)
一、産 業……………	(六七)
一、社會問題……………	(七二)
一、歴史の編纂……………	(七六)
一、朝鮮統治の大局觀……………	(七八)

## 對 韓 私 見

### 私見起稿の理由

朝鮮の併合は、多くの歲月、多くの財力、多くの人命をも要消し、綿々として繼續せる幾多努力の下に成りたるものにして、一個や二個の人力の能く成し遂げしにあらざるは勿論、是ぞ誠に 陛下の御威稜と國民の力の結晶せし產物に相違なきは、今更余の云ふ迄もなき所なり。

併合が多量の努力に成れるは何人も之を記憶すべし、二個の物体一たび合ふの後、未來永劫萬世不易に離るゝ事なかるべくんば、二たび併合せし今日に於ては、只既往の苦心と努力を追想して、快心の笑を浮ぶるのみにて止まんも、若し合せられたる者は、又離るゝ事あるを免れずとせば、併合と同時に併合維持の方面に向て慎重周密なる用意を拂て之を併合に要したると均しき程度の努力を要消するの覺悟なかるべからず。

若し又單に併合の形式のみを整へたるを以て功名となし、功名既に成れり此上努力の繼

續に耐へすと云は、恰も根なき草花を縁日に買ふの類に均しからん。國民の要望する朝鮮の併合は、決して爾かく輕薄のものにあらずして、未來永劫万世不易たらんと欲するものと解す。

併合成れる未だ久しからざる今日に於て、合せたるもの離るゝを免れず底の言辭を敢てするは極めて不祥事に似たれども、余をして此不祥の言を敢てせしむるものゝ存する限り、默止は國家に忠なる所以にあらずと、茲に此私見を物するの止むを得ざるに至れり

### 耳目を掩ふ

朝鮮の併合は誠に 陛下の御威稜と國民の力に成れり。當時當局者は、單に其形式を整へたる迄なり。故に併合の功は勿論 陛下と國民とにあり。此時此際に於ける形式の整理は單に一の事務たるに過ぎず、此事務は權兵衛と太郎兵衛に論なく、當時何人にも遂行し得られしなり。陛下の御威稜と國民の力との下に、凡そ人として常識を具へたらんには、何人に限らず當時事務員として其形式を整へ得たりしは更に疑ふの余地なし。

然るに當局者は、當時何故か多くの國帑を出して韓國に刊行せらるゝ總ての新聞を買収

せり。若し韓人の經營に係るものなりせば、一時の權宜として或は可なるが如きも、其買収したるは何れも同胞の經營に拘ものにして、之をして殆ど絶滅の域に達せしめたり。巧拙の批評を恐るとせば餘りに私情に驅らるゝと云ふの外なく、妨害を恐るとせば、餘りに同胞を誣ゆると云ふの外なし。是に於て母國民をして併合當時に於ける、被併合者の感想如何を考察するに由なからしめたり。併合迄の運びには、上下喜憂を共にし來れり。功の將に成らんとする瞬間に於て蓋は緊閉せられたり。佳香惡臭兩ら之を知らしめざらんと努めたり。此舉は假令へ併合過渡の時期のみとするも、既に非なるに、引續き今日に及べり。當時京城に一箇朝鮮新報の買収に應ぜざりしものありしも、引續く壓迫に終に之を絶てり。今や官報と其經營に拘ると認めらるゝ半官報と幾多の壓迫に呻吟する地方の小新聞ありのみ。是に於て韓半島の出來事は當局の所謂秘密以外として發表する所の外は、一切之を母國人に知らしめざる底の現状を呈せり。單に之に止まらず、苟も事の少しにても當局の忌諱に觸れ、芽出度からぬが如き記事ある母國新聞は、之を朝鮮に移入するを嚴禁せり。斯て朝鮮に在留するものは、母國人の朝鮮に對する論議を知るに由なきに至れり。前にも



述べたるが如く、併合は 陛下の御威稜と國民の力とに成れり。其成らんとし又其成れるの後に於て、國民をして又朝鮮の時事を知るに由なからしめ、在韓國同胞をして、又同胞の聲を聞くを得ざらしめ、結局吾人をして、當局は併合を自己の功とし、恰も自己一個の私營の如く心得おるにあらずやとの疑念を抱懷せしむるに至れり。

一言以て併合及び其以後今日に至る朝鮮の状況を言へば、「臭きものに蓋をする」的に屬し、蓋の緊閉能く今日迄持ち耐へたるを怪むと共に、吾人は蓋の離れて、臭氣の他を嘔吐せしむるの日迄之を放任しおくの雅量を有するものにあらず。

#### 母 國 民 の 用 意

併合は實に二三者の爲にあらずして、國民の力の結晶せる者なり。名あると名なきと幾多志士により促され、目論見られたる結果たるや論なきなり。然るに一旦其成るや恰も路傍の一塊石視して、又之を顧みざるの觀あるは吾人の甚だ解せざる所なり。

創業の難と守成の難とは、古來幾多賢達の士をして、其輕重を定むるに困しましめたり。若し創業の難に疲れて、守成の難に堪へずと云はゞ、是れ創業の難を自棄するなり。併合

一たび成るや未だ幾年ならざるに、國民が深く、又韓事を談せざるは、蓋し他に國家の大事多々あるの致す所とは云へ、若し此間に於て、守成其宜しきを得ざるものありとせんか、創業の艱難を徒勞に歸せしむるの恐絶無と云ふを得べきや。是れ國民の用意の周到なるものにあらざるや明なり。

國民若し當局に信賴する事深く、容喙を好まずと云はゞ、雅量大に欽すべきが如きも、人として過失、思違ひなき限り、此雅量は大に考量を要すべきにあらずや。不幸にして併合以後の統治に過失あり、思違ひありとせば好し、過失又は思違ひ迄に至らざるも、巧妙を欠き拙劣を致す事ありとせんか、既往に於ける多くの歲月、多くの財力、多くの人命迄をも要消したる幾多努力の支拂に對し汚點を染め出し、終には合せもの離れ易きの嘆あらしむるの場合なきを保せんや、吾人は併合の守成事業に向て何等の過失、何等の思違ひなきを期するは勿論、極めて巧妙に豎の拙劣なからん事を欲するが爲め居常國民に向つて周到なる注意を拂はんとを願望して措かず。此願望は先づ當局が緊閉せる「臭きもの」蓋を開放し、眞率なる事情を研究し、而して善良穩健なる守成の大路を講究し、以て當局及び

舉國と其喜憂を分たんと欲するにあり。

創業に於ける努力は、いつも冲天の概ありて、何人も之に赴くを躊躇せざるも、守成の努力は、寒鴉枯林的に往々水平以下に隠るゝ事ありて、人の之を好まざるの弊あり。されど古人も守成の難きは、創業の難きよりも難しと云へり。余は朝鮮の併合に向て、守成の愈々難きを知る、國民は此難に處するの用意なくして可ならんや。余は國民が韓國の時事即ち統治に關し大に論斷考究して、萬一の欠點だも、之を未然に避けん事を望む。蓋し併合當然の責務と云ふに於て何人も異議なかるべきを信ず。

#### 併 合 (一)

併合とは、字義の上より見て「アハセ」「アハス」にて、日本と朝鮮の主權者双方の間に成れる約束が、アハセ、アハシ、たるにて、斯く云へば、双方の合意になり、誰が併せ合せたりとの問題に立入らざるも、何人も爾かく解するものなきは明白なる事實にして、假令へ格段に朝鮮征伐の舉あらざるも、日清日露兩役の結果として、日本が朝鮮を併せたるにて征服と異なることなし。

神后の昔は史跡充分ならず、吾人に何等智識を與へず。豊公も亦征服善後に關して吾人に何等の智識を與ふるに至らずして止めり。故に吾人は征服には史上の經驗あるも、征服善後に關しては、全然無經驗なりと云はざるべからず。強て類例を求むれば、秀吉が四國九州山陽關東などを征服したる善後のものにして、此種に依り推考して、秀吉が若し朝鮮に成功したりとせば、如何に其善後を處置せしや、蓋し極めて面白き考へ事なるべし。

加藤清正が尾張出の豊公部下の一將にして、封に肥後に就き在封多年ならざるに肥後人をして長へに其德を謳歌するに至らしめしが如きは是れ豊公の執れる征服善後の成功にあらずして何ぞや。此種の類例は我史上多々にして枚舉に遑あらざるべし。若し秀吉をして朝鮮に成功せしめは、恐らく此手段に依りしなるべし。若し清正をして朝鮮守たらしめば、今日或は朝鮮人をして我 帝室に忠勤を抽づる事我同胞と撰ぶところなかりしならん歟。

肥後人と朝鮮人とは、根本に於て異れりとの議論ありて、肥後人をして赫怒せしむるや測られざるも、若し遠く神代に遡りて根本的詮議を企つるときは、朝鮮人として、決して肥

後人の人後に落つるものとは思はれず。余は之を以て朝鮮併合善後の一理想となさんとす。

## 併 合 (二)

家政隆々たる甲家あり、夫れに隣りて貧窮なる乙家あり、更に附近同町内に大家小家の家政振はざる丙丁戊己の參差として軒頭を列ふるものあり。甲は自家の隆盛に鑑み、町内の活躍を圖る爲め先づ隣家乙の家政整理をなさんと試みたるに、町内のもの及び他町のもの一種の疑念に开を妨害せり。甲は其整理は聽て町内の繁榮を來し、自家の立場にも都合よきが爲め非常の努力を盡して整理事業に従事せりと假定せよ。若し甲の助力の下に、思ふが儘の整理調ひ將來永く其監督の下に、助力を仰ぎつゝ家政の振興を見て、爾かも乙家々人に幸福を與へんか、乙家が之を徳とし、其恩誼を膽に銘すべきは勿論附近にある丙丁戊己の天家小家も亦甲を煩はして其家政整理を企つる事あるべく、又町内の爲め甲が進で之をなさんとするも、之を不快として退くる者なかるべし。

若し然らずして、甲は整理の結果、假令萬己むを得ざるにもせよ、乙家を乗り取り横領の姿となりしときは、夫が爲め丙丁戊己の大家小家は、甲の心地を疑ひ爾後進で自家々政の整理を乞ふの途に出でざるべく、又甲の誠意ある申出も之を拒まんと試むるの場合なきを保せざるべし。町内の活躍を圖る甲の希望なる丙丁戊己の家政整理に、一頓挫を生ずるに至らん。

遠大的謀計の見地よりせば、甲は先づ乙家の名跡を維持し置きたる上、思ふ儘の家政整理に止め、引續き丙丁戊己に及ばし依りて町内の覇をなし、他町に當らんと試みこそ然るべきに、事茲に出でざりしに就ては甲家々人の功名を急ぐに出でしとの批評もあらん。然れども一旦此場合となりし以上は、乙家々人をして何れも満足に眞心此移鼎を歎びて多幸多福ならしめば、丙丁戊己の大家小家も、亦疑念を一掃するの時機來るべく、若しも然らずして乙家々人をして非幸否福に泣かしめんには、環視せる丙丁戊己は彌々警戒して甲家を敬遠するに至らん。場合に依りては寧ろ他町の者に其整理を任せんと心浮び出でぬとも限らざるべし。況や他町のもの巧言令色専ら其機會を待ちつゝあるに於てをや。

韓の併合は素より斯かる淺薄なる譬喩を以て律すべからざるも、併合の當時支那人間に既に一種の議論起りし事は、之を記憶せざるべからず。余は故に併合善後として韓人に幸

福を與へ、些しにても怨嗟の聲なからん事を要望して已ます。隨て併合迄には武斷の要ありしも、一たび併合して統治の期に入りし以來は、武力を以て韓人に臨むは、徒らに彼の隱忍を買ふのみに止まり、善後の處置として一も其好所を見出す能はざるを遺憾とす。

### 併 合 (三)

一旦併せたる以上緊合緊着水も漏さず、放たず、離れず、裂かず、裂けず、即ち朝鮮人をして全然大和民族たらしめ、今日相ふる朝鮮人なる代名辭をして恰も奥州人大阪人山口人鹿兒島人たると同意義のものたらしむる事吾人の所謂併合の理想なり。

一朝外國と干戈相見るの時ありと假定したる場合に、韓國に守備兵を増置せざるべからずとせば、是れ明に吾人の理想に反するなり。少くも現在の守備兵を撤して、戰場に送るを得、更に一步を進めては朝鮮人其物の隊を組織して戰場に送り得るの覺悟なかるべからず。此の覺悟を現實せしめんとならば、奥州人たり大阪人たり山口人たると同意義の人民たらしめざるべからず。若し任那府時代の關係にて存續せんか、此の如きは決して怪むに足らざるなり。只中間杜絶の爲に、今日に於て之をなし能はずとせば、併合は極めて無意

義に終らん。

元のとき朝鮮を併合して一省を置かんと試みし事あり。當時極めて微力なる幹旋に依り議停むに至れるも、元にして必ず之を行はんとせば、當時實に反掌の勢に過ぎざりしならん。豊公の役には進で明に内附せんとしたり。之れ併合を望みたる譯なり。故に併合は歴史上自ら有り得べきの事態に屬し、奇想天外的のものとは自ら其撰を異にせり。從て併合に向つて彼等の抱懷する可否は、併合後に於ける彼等の幸福と否とに依り判斷せらるべき筈なり。即ち併合善後は、彼等の間に於て併合甘納と否との分別の依て生ずる根本なれば、其善後は決して忽諸に附すべきにあらず。

朝鮮を藩邦として最も成功せしは明なるべし。朝に遼に臣事し夕に女真に臣事す、是れ大國に隣して能く其國を保つ所以の政策と云ふの外なし、獨り明に對しては自家の社稷をも賭せんと心掛けたり。清祖の國境外に雄飛するを見つゝ明を捨つるに躊躇せり。二回遼も清祖の鐵騎を迎へ、力盡き勢窮り城下の盟に始めて清に臣事せり。爾かも尙ほ暗に復讐の志を抱けり、表面には清の正朔を奉するにも拘らず、尙ほ明の年號を用ゐて崇禎紀元何



年と唱へ居れり。而して此の稱號が多く民間に存するに於て、一層奇異の感を深からしむ。蓋し清が化外よりの入込みなるを賤しむの意を漏すの一端として見るべき節なきにあらざるも、兎も角 明に對する誠意と見るに差支へなかるべし。然るに世人が動もすれば、韓人を目するに反覆常なきを以てするは、聊か見當違ひの觀なからずや。

明の斯く迄に深く韓の人心を結付けたるに關しては、固より幾多の理由あるべし、吾人も亦幾多の理由を製造するには極めて便利の地位に在るを忘るべからず。歴史既に此の如し、吾人の所謂併合の理想を以て、之を突飛と笑ひ、不可と噪るものあらば、之れ明かに併合の初志に違ふものなり。此者は忠君愛國の想に欠くると言はんのみ。

朝鮮は台灣・樺太と異なる。

台灣は日清役の獲物なり。樺太は日露役の獲物なり。其獲物たるの點に於て朝鮮も亦同じ。然れど此間大に異なるものあり。

台灣の重なる住民は支那人なり（生蕃を度外し）。樺太の先住者は露民なり。何れも戰敗者なり。若し日本の施政に不満あらば、何時にても其本土に歸還するの便あるも、朝鮮は

然らず。均しく戰敗者關係に於ては一致するも、土着固有の民なり。日本の施政にして意に合はざるものなるも、避けて往くべき地なし、耐へ忍ばざるべからざる地位に在り。之をして耐へ忍ばざるべからざらしむるは治者の本意にあらざるのみならず、實に人道の闕題に拘はれり。故に台灣、樺太に在ては、我れの認めて善政とする所のものは、假令彼が如何に之を見るときも、之を施すに差支なかるべきも、獨り朝鮮は然らず。苟も朝鮮人の見て以て善政となす所以のものを求めて之を施すの要あるべし。斯くして我に信頼せしめ、我に悦服せしめ、而して後同化の實、之を擧ぐるを得るなり。而して我同胞と休戚を共にし我が 帝室に忠勤を抽でしむるを得るなり。

台灣に於ける生蕃と同一視すべからざるは、彼は人道に背くの行爲を常習とし、此は小心翼々只治者に柔順ならん事を欲するの民たればなり。然るに生蕃懷柔には、意を用ふる事周到に、彼等の性僻に應じて其同化を求め、夫をして蠻行なからしめんを務め、柔順に惟命是從ふ韓民には毫も其性僻を顧みず、只威力を以て其信頼悦服を強要せんとせば、是果して策の得たるもの歟。



併合初期に於ける朝鮮統治の根本は、新附の民をして我に信頼せしめ我皇化に悦服せしむるにあり。總ての政務は、先づ此二點に歸納せしめざるべからず。助長事務の如き信頼せず悦服せざるに先づ之に銳氣なるは、偶々疑心を促すか、煩を嘆せしむるに終り、効果を收むる能はざるよりも面白からず。之に反して信頼悦服せしめし後ならんには、怖らくは一瀉千里歡迎せらるゝは勿論にして、勞少くして効果の速を致すは、蓋し趨勢と云ふべし。

漢皇關中に入りて法三章を納すとは、支那史上極めて有名の事柄なり。秦の細微に往き亘りし施政の後を受け三章の法能く濟むべきにあらぬは當時の狀態たりしならんに、其此に出でしは、只關中の民大に喜ぶを主とせしものにて此舉の偉大として史上に光明を放すは漢皇の達觀明察能く關中の民大に喜ぶの機微を洞察したる俊傑的行爲にありて、法三章其物にあらず。若し秦の政事疎漫に亘り其民、法なきに苦しみしならば、漢皇は只に三章のみならず、法百章千章敢て之を制するの煩を顧みずして關中の民の大に喜ぶを期待したる

や知るべし。之と形を異にするも、意義の同じきは、孔明巴蜀に入りて法を制する事嚴なりし事にて、而かも巴蜀の民は孔明を神とし祭れり。漢皇、孔明の不世出的俊傑たる實に此間の觀識にあり。相應に世に名の賣れし併合當局者の達觀的施設果して奈邊に響きつゝありや、是余の銳意發見に急なる所以のものなり。

明治廿七八年役中、今の井上侯公使として韓京に施政改善を圖るの當時始めて太院君と會見の際、太院君は此意義にて漢皇法三章を考量せん事を求め、侯は眞面目に三章法其物に拘泥し、痛く其説を罵倒して太院君をして心中の笑に禁せざらしめし事ありと聞く。要は韓民をして先づ大に喜ばしむるにあり。先づ大に喜べば信頼悦服は既に我囊裡の物たねばなり。

達觀ある政治家の行爲は、其當時は國民に歡迎せられざるも、歲月の経過につれ、國民をして敬服せしめ、感謝せしむる事往々是あり。然れども此義を以て新附の民に臨むには、餘りに悠長の觀なき能はず。新附の民に有勝の疑心と、敵愾心とは、其経過を要する歲月の間能く沈靜しおるべきや、或は此間一種の風氣を養成して當さに感謝し敬服すべき時機

の發見に苦しましむる事なきや。

併合に關し腹藏する所なく、露骨無遠慮に韓民の意思のある所を忖度すれば、余は不幸にも韓民之れを喜ばすと告白するの極めて眞率なるを知る。併合後に於ける當局者の諸種の報告は、一度其内容を考究し來れば、極めて心細き感なき能はず。一言以て之を掩へば、何れも形式にのみ流れ「臭きものゝ蓋」は、矢張り緊閉しおるの觀を免れず。例へば我國旗を軒頭に掲ぐるは、其建つる意義を知ると知らざるに論なく、均しく我官憲の勸誘命令に出づ。然るを其意義を知得し、而して之を建つと解するも亦早計たり。然るに彼等が歡喜の意を之に依り表白するものと解するに至りては甚しき差異ありと云はざるべからず。此種の報告は、母國民をして誤解を生せしめずして止むべきや。併合既に之を喜ばず、尙併合初期の統治を喜ばすとありては、恰も漢皇關中に入り、法三章を約す、關中の民之を喜ばず、孔明巴蜀に入り民の苛政に苦しむの類にして、結局漢皇の大業、孔明の鼎立の圖の瓦解を免れざる事とならん。

余は故に云はんとす。朝鮮統治の根本義は、併合初期に於て韓民をして大に喜ばしむる

にありと、假令目前の手柄や功名は之を犠牲に供するも、蓋し此種の犠牲を供する勇猛心と雅量とは詮する所併合有終の美にして、即ち當局者の功に歸する事となるなり。守成の兎角濃艶ならざるは實に此邊に在り。爾かも創業者は自己經過の濃艶に顧み、兎角に寒巖枯木の守成を等閑に附するの嫌あらんを恐る。

#### 武斷政治

朝鮮にて武斷政治とは、武力を以て是非を判斷すと解す。郷曲武斷を禁すなどの法文あり。故に武斷政治の語は、直ちに暴虐政事を云ひ現はす事となる。此語日本人より韓人に傳はるや、韓人はあまりに其露骨赤條々たるに一驚を喫したりと聞く。

日本の武力は太古は姑く置き、豊公征韓以來近く日清日露の役に依り韓民能く之を解せり。併合が武斷になりし所以韓人之を解得せずして止むべきや。併合の行はれし此上尙ほ武斷を施すべき餘地ありや、又其必要ありや蓋し疑問たり。

兵を用ふるの道、心を攻むるを上となし、城を攻むるを下となし、心戰を上となし、兵戰を下となすとは韓人の言なり。古人は用兵の道を論するに於てすら既に武斷を下策とせ

り。併合既に成り、其民貧弱なるに尙ほ之に臨むに武斷を以てするは甚だしき愚策にあらずや。余の見を以てすれば、國防の必要あれば兎に角とし、其以外に於て韓國に駐兵の要毫も之なしと云はん。況や武器と云ふ武器は其太古のものにして、骨董を以て見るべきものさへ一切沒收して民間に留めず、貧にして外國に購入する資なきに於て、武力を用ふべき豫期果して奈邊にありや。

併合以後現に武力を用ゐし事なきに於て、當局も亦今後自家施政の宜しきを得ることの自信の上に、又武力を用ふるの要なきを自覺すべし。隨て武斷の語は漸次消散すべき時機あるべきも、只憲兵制あるを如何。

朝鮮全域に瀰蔓せる憲兵は、實に朝鮮統治上の活動者なり。最も多く新附の民に接觸し活動しつゝあるは憲兵なり。憲兵は風土の上よりするも、教養の上よりするも、性行の上よりするも、間違もなき軍人なり。社會萬船の事物の上に要せらるゝ常識と世故に熟るゝ唯我獨尊のものとは何人も之を解せざるべし。如何に幹部の苦心焦慮も親しく被治者に接觸する者の態度如何によりては其甲斐なきを嘆せしむる場合なことをせば、此點は政治家の

いつも眼光紙底に徹する觀察と注意を要すべき所にて、韓人の見て武斷と稱し戰慄する所以の心機は之を窺ひ知るに難からざるべし。

### 隱忍の影響

韓人は併合を以て日本の武力の然らしむる所と理解すると同時に、自家の貧弱を自覺せり。由來政府者の壓迫に熟るゝ韓人は一種の忍耐力を有せり。隱忍に習熟せり。併合に向て隱忍せり。嘗ては倭奴とし賤しみ懼れたる日本人の來りて時めくを見て隱忍せり。新政の思ふ壺に當て箱らぬを見て隱忍せり。下級行政吏の處置振を見て隱忍せり。

隱忍は未來永劫萬世不易に繼承せられ、綿々絶へざるべきや、是余の疑問なり。現に外國宣教師の下に走り、國境を越えて露領若くは間島等支那に走るもの近來著しとの事實を見て寒心すべきもの之なしと云ふを得べきや。幾百年來儒教の下に祖先崇拜の習俗を固持し來りたるもの一朝蔽履の如く之を捨てゝ西教に走り、祖先墳墓の地を重んずる習俗を無視して、言語風俗の異なる他邦に走る所以のもの何等歟確乎たる理由なかるべからず。是等は即ち隱忍し能はざる徒輩にして、韓人側より之を見れば、薄志弱行的馬鹿者の輕舉に

過ぎざるべきも、此種馬鹿者をして、此種輕舉を敢てせしむるに至るは治者の巧妙を欠く  
と云ふも、敢て過當にあらざるべし、而して此種馬鹿者は多くは少壯血氣の徒若くは多少  
氣骨ある輩に多きは自ら免れざる所にして、單に善良なる西教歸依者とし、若くは單に外  
國移住者として一生を終らしむるに於ては、何等特筆すべきものなきも、恐らくは爾かく  
單純無雜のものとし看過すべからざるものあらん。

昨年來問題となりし暗殺事件と稱するもの何等歟外國宣教師との間に關係あるが如き消  
息を傳へたり。且つ併合に關する敵愾心は多く外國に於て其聲を擧ぐるに見て蓋し思半に  
過ぐるものあらん。

隱忍に熟るゝ韓人をして、隱忍し得らる限り隱忍せしむるは左迄不思議なかるべきも、  
如何なる點迄が果して隱忍し得らるゝ程度なるやは極めて見易からざるの機微に屬せり。  
中に往々隱忍に耐へざる所謂薄志弱行の徒ありとせば、此輩の勢力如何によりては、耐ふ  
べき隱忍に耐へざるの場合なきに限らざるべし。

後來に向つて大に注意すべきは、西教の下に隠れて蓄積せらるゝ勢力と、母國と外國と

の關係に動機を見出さんとの心掛と、支那民國の形勢如何にあり。殊に支那民國の我立強  
固を來す場合には、或は韓民の隱忍せざる輩は、民國の一省たらんを企圖するに至るなき  
や、是余の最も苦慮する所にして、余は此等の見地に於て、殊に併合統治は韓民をして隱  
忍の要なき習慣を馴致せしめ、最も愉快に我統治の下に謳歌せしめん事を熱望して已ます。  
此項稿し了るの後二三日にして、偶々報知新聞の京城電報欄に「又々國權恢復の陰謀を  
企て、二十三日夜拘引せられたる者あり、尙は續々拘引なしつゝあり、其内容は機會の到  
達を待ち發表すべきも、日米關係支那南北の紛擾等に乗じたるは疑なきものゝ如し」とあ  
り。若し事實とせば不祥事として余の所見を捨てられざるを望む(五月二十七日附記)。

#### 一 視同仁

一視同仁とは朝鮮人を見る事猶ほ日本人の如く、其間に隔を設けざる極めて公平なりと  
の意なるべし。此語は朝鮮人に對し、日本人の口頭に上る事極めて頻繁に殊に官憲が韓民  
に臨むや如何なる場合にも此語を頻發して憚らず。韓人は如何に此語を解釋すべきや。

一、韓人に對し劣等人なる語は不謹慎の語なるにもせよ、往々之を耳にす。既に劣等と



稱す、一視同仁の取扱の根蒂に動搖ありとし疑念を抱かしむるは當然なり、現に居留地制の制定に關し韓人議員は官撰とし、日本人議員は民撰とするの議ありと傳ふ。

二、韓人には政治法律兵科の教育を與へず、又高等教育を施さずとの説ありて、韓人に一種の悲觀を與ふ。

三、均しく總督府の官吏即ち日本の官吏にして、同官等なるにも拘はらず日本人と韓人との間に給與を異にす、均しく借家に住居しても日本人には官舎料あり韓人には之なし旅費も亦著しく異り。

四、官吏の任用に關し日本人に偏するは當然なるが如きも韓人側より見れば、韓國の統治に言語習俗を共にする韓人を疎外するは非なりと云はん。

五、各種官憲の處置振りは日本人に緩に韓人に嚴なりとの説専ら韓人間に傳はれり。一部日本人亦首肯する向あり。蓋し官衙の事務は、下級なる郡廳の如きも、其の首腦は日本人たるが故に、多少の所謂手心よりする斟酌あるは免れざる所にして、之を韓人側より見て此説の起るは已を得ざる所ならん。殊に下級官憲に至りて彌々甚だしきもの

ありと云ふ。是等は素より我皇の聖意にあらざるべきは勿論、當局の意思にあらざるべきも、爾かも事實之ありて不公平と非難せしむるを如何にせん。

六、龍山の軍用地京義線の鐵道敷地收用に關し、收用額を定むるに當り、日本人、西洋人支那人の所有するものに比し、韓人の分極めて少額なりき。韓人は之を見て甚だしき不公平となし、結局劣等と認めらるゝ悲しさとなし、且つ訴へ出づるの途なきに泣き寐入りたるも自個の財産を蹂躪せらるゝとの恐懼心を起せり。中には往々西洋人支那人と結托して多額の即ち韓人の受くべきものよりもより多額の價を受取りし狡猾のものもありき。此出來事は併合以前なりしも是が爲抱懷せる恐怖は綿々として絶へず、深く併合後の一視同仁を疑へり。而かも此種の土地のあるものは餘りに大に過ぎたる爲め歟之を軍用に供せられずして貸下けられ、往々收用價格以上の月額借料を徴收しつつありと云ふに於て、收用せられし韓人果して如何の感想を抱くべきや。

七、東拓の移民は一人の移民を増す毎に一人の韓人に、其小作權を取上ぐる事となる。之明かに日本人には厚き保護を與へ、韓人には然らずと云ふ事となる。



以上は日本人側より之を見れば、萬已むを得ざる事情あるべきも、韓人側より見るときは、疑もなく其公平ならざるを感得すべし。如何にするも之を一視同仁とは見做し能はざるべし。然るに口に筆に盛に一視同仁を説くに至りて、韓人は之を如何に解すべきや、寧ろ口や筆に之を説て韓人をして其然らざる所以を枚舉し、心靜かに之を考へしむるの愚なるを覺ゆるのみ。

一視同仁は諸種事情の爲、極めて困難なる事柄に屬せり。困難なるが故に之を爲さずとありては、吾人の所謂併合の理想は結局現實點に達する事覺束なし。虚心坦懷洋々として海の如き宏量に於て能く一視同仁の實を擧ぐるに努むるは、雖て併合をして緊合緊着水も漏さず、放たず離れず、裂かず裂れず底ならしむるの途ならん歟困難は或は然らん、而かも當局の決心次第にては成遂し能はざるの理なきは勿論なり。

### 同 化

一種の言語を有し、一種の習俗を有する韓民は併合せられて如何に自個の立場を發見すべきや。必しも日本に同化するを努むべきや、將た又服従する丈にて嘗て元に服従し、

明に服従し、清に服従したると一般視すべきや。是明かに彼の有する問題なるべし。同時に我に在ても亦同化して大和民族の列に入るゝ歟若くは服従のみにて満足すべきやの問題は起るべし。

服従が未來永劫萬世不易のものたらば兎に角、若し然らずとせば、之を同化して大和民族の列に編入し、我と休戚を共にせしむるの優るに加かざるや明なり。併合の主趣蓋し此にあるべし。是に於て同化は我の任務なり。彼の來て我に同化するを待つは非なり。我は最善の方法手段を盡して彼を同化するの勢に當らざるべからず。

日本語の普及は彼に在ては、言語の變更を求めらるゝに均し。制度規定の變更は習俗の變更を求めらるゝなり。求めらるゝが儘に従ふべきは彼等列下の立場なり、之を求むるに宜敷を得ば彼等は樂從すべし。之を求むるに宜敷を得ざるも彼は從はざるを得ず。此場合には彼は苦從なり。樂從は雖て同化を召致すべきも、苦從は壓迫なり、同化を召致するの所以とは違へり。

勢力なきものが、勢力あるものに化せらるゝは、自然なりとせば、彼等は吾人に化せら

るべきは運命なり。爾かも此場合には常に勢力を主として伴ふが故に之を萬世不易とは云ふ能はざるべし。善化は難く惡化は易しとせば而して吾人に同化するを善化と見るに於て吾人は大に考慮すべきものあるを發見せん。苦從の徒輩大きを致し、暗に社會に勢力あるものには是等は惡化と見るの外なかるべし。洋風の家屋に洋服を穿ち、葉卷を味ひ、三鞭を飲むを當世と心得おるは日本化せられたるなり。爾も縁側付備後表の座敷に座し、大島紬を重ね、刻みの香に池田伊丹の醇に酔ふを得意とするもの果して幾許ありや。前者をして心靜かに其新たに好むところのものゝ徑路を考へしむる事絶無と云ふを得べきや。彼等をして此種の徑路を知らしむるに銳意且熱心なるもの之なきと云ふを得べきや。日清役後に於て、彼等の一部が如何に秋波を我國以外に向て放ちしやは、深く之を記憶せざるべからず。

斯く感じ來らば、同化も亦難い哉の嘆を深からしむ。然れども歴史は明の同化の殆ど成功を語れり、我豈之を遂し得ざるの理あらんや。要は當局の努力如何に在り。爾かも其宜敷を得たる努力たらざるべからず。

自然に此域に達せしむる事あるべきも、之に反し未だ善政に謳歌せしめざるに早く既に國語を變更せよ、風俗習慣制度の一切を豹變せよと強要して止まざるは、果して同化を求むるの途たるべきや。

#### 先づ國民性を理解すべし

地方官が新たなる地方に臨むに、最も先に最要として必ず考慮せらるべきは、其地方の習俗人情の如何にあるは今更云ふ迄もなき所なり。日本人が韓人を理解せりとしての言は多くは

- 一 事大思想に富めり
- 二 反覆常なし
- 三 恩義を知らず
- 四 盗心あり

等に於て不思議に一致し、而して劣等のものとし嗤笑せり而かも

- 一、事大思想とは大に事へる即ち強に事へるとの意味にして、這般は國勢の然らしむる

ところで、此思想は五百年の社稷を全ふせし所以にして、蓋し考量し得たる最善のものなり。之あるが爲劣等人種と見るは餘りに雅量に乏し。若し亦此思想を我に利用せば、極めて難有思想と云ふの外なし、須らく利用の途を講すべきなり。

二、外交時代に於て、反覆常なかりしが如きは事大思想の場合と均しく、之あるが爲め社稷を維持し來れり。故に反覆常なしとは國体の上より來りたる一の政策にして、之を固執するは一の確信を有する強固の意思とも解釋し得らるべし、之を常情と見るは非なり。若し反覆常なしとせば、彼等の家族制を如何にして今日迄持續し來りしや問題たるべし。

三、亡命者などに、一飯の恩を與へたるもの、亡命者の歸還して要路に立つや争ひ來りし多くの注文をなす。若し聽かざれば直ちに恩義を知らずと罵りしもの傳はりて此言をなせりと覺ゆ、極めて皮想の見にして取るに足らず。恩義無視は門閥制の今日に至る所以に鑑みる所なかるべからず。

四、盜難の被害は母國に比し極めて少しとは某司法官の説にして數字を示す能はざるを

遺憾とするも、予も亦之を首肯するを躊躇せず。此説の出しは雇ボーイの徒が往々烟草砂糖などを盗む事ありしに起りし説にして畢竟彼等社會狀態より生ずる事にて、近來日本人の性格彼等に知れ渡りたる以後此種出來事大に少く隨て此説の如きも亦確たる根柢あるものとは見るべからず。

不謹慎にも以上の如き皮想の觀は臆面もなく直接に韓人に向て發せらるゝ事あり。武力の到底足許にも及びなきは彼れ能く之を理解しおるも、去りて斯く云はるゝを見て如何に不快を感じるやは人類として想像に餘りある次第にて一種の怨恨となり得ましき氣勢をも認め得らる。是等は畢竟國民性の理解に等閑なるもの歟す所にて、極めて面白からざる現象たるは勿論、斯る淺薄なる理解し方にて統治の實を擧げんと企つるの大膽は何人も三會を避くべし。

先づ仔細に法令習俗等各種方面より韓人を理解し、而して我統治の方法手段を定むるは順序にあらずや。當局者果して此順序を履みしやは疑問なり。

同化が眞面目となり緊要として論議に上りしは蓋し併合以後ならん。然る見當局は同化

の緊要を知ると同時に早計にも既に同化したものゝと斷せるやの概あり。一切の施設は母國なみとなれり、言語の相違等幾多意思疏通に便ならざるものあるにも拘らず、未だ韓人の性行など理解するに至らずして一切母國なみの施政を試みたり。母國なみのもの以外に何等の能力なかりし事情は或は之ありしならんも、去りとは當局の觀識餘りに粗雜の嫌なからずや。是に於て形式外觀は假令艶麗花の如きも、爾かも韓民とは沒交渉なり、單に沒交渉にて已むべきにあらず、結局併合統治初期の劣策を免れざるべし。

嘗て聞く韓の留學生三百餘一時に慶應義塾に入りし事あり、幾もなくして賄方は其多喰に驚て苦情を提起し、校醫は其多くが申合せたるかの如く胃病に罹れるを報せり。其朝鮮通ありて二食盛切飯を勧め茲に賄方の苦情を防止め、間もなく患者も漸次回復して其跡を絶てり云々。此話は極めて面白き説明を與ふる次第にて若し韓國の習俗なる二食盛切飯を知らぬとせば、當時賄方に増費をなし、而して胃病患者の續發に付ては、一場の研究沙汰となり、結局二食切盛飯の習俗を知る迄は多くの費用と苦心とを繼續せらるべし。若又此種習俗を破りて、日本は三食なるが故、一視同仁の下に我優を與へんとの理由の下に三食

を與へ、食物を制限するなどは韓民同化の爲に違ふとて盛切の制限を撤したりとせよ、厭意は假令感謝すべきも如何せん韓人は終に病苦に惱まざるを得ず。是に於ても此種の一視同仁此種の同化は之を滑稽と云ふの外なかるべし。然れども強て母國人なみたらんと欲すれば、先づ韓人をして、三食なるが故に其量を減じ、盛切ならざるが爲に加減をなすとの思慮を起さしめざるべからず。是を爲すには自己先づ以て韓人の習俗たる二食盛切たるを知悉せざるべからず。是に於て一視同仁を説き、同化を求むるにも、先づ國民性の理解に俟たざるべからず。

### 意思疏通

意思の疏通を欠くとき誤解を生ずるは普通なり。誤解は恐るべき威力を有す。世の不祥なる出來事は多くは誤解に胚胎す。言語を同くするも亦誤解の生ずるを免れざるに、言語の違ふに於て誤解の生ずるは之を當然と見るの外なし。

余は斷じて言はんとす。韓の現状は母國人と韓人との間常に意思の疏通を欠ぐと、殊に治者と被治者の間に於て其甚だしきを見ると。



余は絮説を避くる爲聞くが儘の談話を紹介すべし。併合前道廳に日本人書記官ありて、  
の内務部長の職に従事す、其ものゝ話に、

ある時徴税署の事務官某なるもの地方委員（韓人にして一郡に一人づゝありて、納税  
者と徴税者の中間にありて税務を周旋する名譽職）の會合を催し、余に講話を求むる  
が儘に其會に臨席せり。委員十名許席にあり、徴税官先づ威容を正ふし通譯を擁して、  
滔々として各種の心得方を説き國体の現状より世界の大勢、日本の好意に論及し、時  
に韓人の分りよきが爲か、孔孟の格言など列舉引證し、反復丁寧無慮二時間に亘る懇  
篤到らざるなき大演説を試みたり。余は韓語を解せり、此時ふと演説口調の斯る六ヶ  
敷説話に對し、通譯が如何ほどの働ありやを知らんとの好奇心を起し、いつになく熱  
心に講話と、それが如何に通譯により運ばるゝやに留意せり。意外々々、説者の云ふ  
ところは堂々たるも、通譯の口より出づるは貧弱に、聽て忘失、脱線、顛覆、殆ど要  
領を傳へたりやを怪しまれ、悚然たりき。徴税官は意氣揚々として其用意の到れると  
才學と辯口と、尙韓人に向て斯く迄懇切なりしとを誇り顔に壇を降りり。委員等は拍

手して謝意なり敬意を表せり。聽て余の順番とはなれり。余は登壇せり、委員は頓首  
せり、余は韓語を以て一應の挨拶をなせり、委員等瞠目之を迎へたり、余先づ問を發  
して曰く、只今徴税官は、淳々として諸君の爲め講話する所ありき、諸君は一々之を  
理解せりやと、一委員答へて曰く相分らずと、他の委員は問ふ、何れも曉解せずと答  
ふ。余再び問ふ、然らば平常徴税官より書面を以て諸君に傳ふる所のもの諸君之を  
解するや、一委員亮解せずと答ふ。他も亦同じ、余曰く諸君は徴税官と納税者との間  
に介在して、國家の徴税事務を圓滑ならしめんが爲の名譽なる職務を帯ぶる者にあら  
ずや、然るに書面をも解せず、談話をも解せずとありては如何にして平常、其職務を  
執行し得るや、此の如きにては、甚だ困り入る次第ならずや。一年長者と覺しき委員  
曰く、御説の如く誠に困り入りたる次第なり。余曰く既に爾かく困る上は、屑く職務  
を他に譲るの優れるに如かざるべし。其委員曰く既に耐へぬと自覺し、委員等一同幾  
回も辭表を提出せり、然かも一回も聞届けられずして今日に至れるなり、願くは此事  
情を徴税官に説きて辭職の事に斡旋せられたしと。余は是に於て何等の辭なく、又要



意せる講話も之をなさん勇氣挫け、空しく壇を降りて只長嘆息の外なかりき。

以上の談話は極めて眞率に現状を説明せる者にて、恐らくは多くの場合に於て、是と同様なるものあらんを疑ふ。爾かも此談話は單に聽かせるのみなれば、聽者が曉解せざるも、之を曉解したるものと思はれ、講話者に別段惡感情を抱かしめざるも、若し之が兩者の利害にも關する對談ならんか、日本人は韓人には亮解に難かるべしとなし、韓人も亦日本人に理解し難かるべしとなし、兩者とも最善最誠を盡し、懇切論談而して結局要領を得ざるのみにて物分れとならば、不幸中の大幸なるも、多くは然らずして一方は斯迄懇篤の説明に應せぬと怒り、一方は又斯迄丁寧の説明をも願みず專念我意を主張すと怒り、斯くて爭鬭事件の發生せる例尠しとなさず。

若し通譯を介せざる時は、兩者とも其談話の要領を得ざるを見て、只一笑に附するのみに止まり、何等惡しき感情の起る事なきも、一たび通譯其間に介せば良否は之を問はずして兩者とも甚しく感情を激動せしめて終に爭鬭をも願みざるに至る情なき事態と云ふの外なし。

以上の場合は通譯の不充分より生ずる事柄にして、尙ほ其充分なるものにより讓さるゝの弊害として人をして悚然たらしむるものあり。多くは下級官廳に於ける出來事にして、此等の官廳に於ける通譯は最も重大なる活動をなしつゝあり、殆ど生殺與奪を双手に收むるが如き概あるものあり、上官の聰明を掩ひ、下民を虐遇する事にて一見喜劇に類するも然かも往々大なる悲劇の演出を促す事あり。

是等は畢竟通譯に重を措かず其待遇の劣等なるが爲め、從て雇使せらるゝものも亦劣等たるを免れざるの致す所にて、這般は當局の明察を疑ふの外なきなり。

通譯に依るも尙ほ且意思の疏通を見る事難き此の如し。而して用文に於ける狀態も亦敢て一步を譲らざるものあり。开は法令は勿論、公諭示等一切の公文書は、日本語を以て認められ、而して日本語に於ける「テニオハ」のみを韓語の「テニオハ」に變更せられたる迄の譯文を添附せらる、韓民の理解し得るや否やは毫も考量せられず、只該文（韓國に於ける我假名の如きもの）だに混交しあらば足れりとの申譯的のものと見るの外なし。況や其意義が、韓人の智識以上に爾かも習俗との連鎖なく、韓人をして奇想天外的の感あらしむる

に於て、假令文章の構造、字句の撰擇、主として韓人普通のものとするも尙ほ且つ其意義を理解せしめ難きものあるをや。

「取扱ふべし」の「べし」の意義丈けを韓字に翻譯せられたるもの某郡守の許に達せり。韓郡守は千思萬考の末之を郵便にて差出すべしと解せり。其故は郵便取扱所なる者各所に在りて、郵便物の取扱をなすが爲と取扱の二字漢字に義の上より解釋し能はざるとに依り、終に此間違を生じて一話柄となれり。されど郡守が之を郵便にて差出すと解釋せし迄には如何に苦心慘憺たりしか、想像に餘ある事共なり。

言語既に充分ならず、用文尙ほ且つ然り。而して新附の民をして我皇化に浴して、我と休戚を共にせしめ、大和民族の伴侶として我皇に忠勤を抽づる事、我と異なる事なからしめんとす蓋し木に縁て魚を求むるの類か。

言語用文既に彼をして理解せしむるに足らず。如何にして治者の意思を彼に通達し得べきや、通達既に疑問なり。意思疏通の如き、今にして之を云ふは早計の嫌なからずや。爾かも併合統治の新政は着々として舉れりと稱す。手を曲げ足を捻り之を行ふの外なきなり。

り。是に於て武力の要ありと云ふや嗚呼武力なるかな。

要するに言語用文に於て此の如きは、當局者之に重きを措かざるの致す所にて、達觀明察あるもの、世に之を要せらるゝとせば、併合統治には終に其微分子だも發見する能はずと云はんのみ。當局者は須らく顧みて先づ此弊の掃に努むべし。蓋し大なる難事にはあらざるなり。

### 先づ信せよ

上の者下を信じ、下の者上を信ず、とは儒教の格言なり。信は双互のものにして我他と信すれば、他亦我を信ず。他我を信せざるに、我他を信すれば、我の信はいつか扞格を生ずる隙あるべし。我、他を信せず、而して他の我を信せん事を要するは、蓋し難し。

上は總督總監長官局長より、下は郡書記憲兵警察吏に至る迄、苟も日本官憲の新附の民に臨むや、機會ある毎に又努めて機會を作り、常に口を酸くして、我に信賴せよと説く事務めたりといふべし。而かも新附民を信するの態度なきのみならず、往々韓人信するに足らずとの意思を漏す者さへあり。是の如きは我、他を信せずして、他の我を信せん事を期

待するものにして、是れ信頼を強ふるなり。若し信頼せずんば武力之に及ばん氣勢を示すも、彼は只叩頭唯々夫れ迄なり。武力一たび彼が頭上に及ぶも叩頭唯々夫れ迄なり。叩頭唯々是れ隠忍なり、信頼とは異り。

新附民の信頼は、當局が口を酸し、大聲疾呼するが如く、實に併合統治の根本の要義なり。先きに關中の民大に喜ぶを説きしもの信頼を求むるの爲に外ならず。信頼到底得べからずんば、併合統治は誠に心細きの感なくんばあらず。

信頼爾かく難事なりや。余は答へんとす、左迄難事にあらずと。多年惡政に苦しむ新附民をして、新政を歡喜し、信頼せしむる決して難事にあらず。要は其方法手段の如何にあり。先づ新附民を信するは最も緊要なる條件の一なり。

他の我を信するを待て我、他を信すべしと云は、今日の場合餘りに悠長に且つ迂遠ならずや。併合者は彼、我を信すれば我亦彼を信すべしと云ひ、被併合者は、信頼すべくんば信頼すべしと云ひ、互に相争は、信は相互の間終世見る能はずして了らん。元來併合は彼の好み願ひしにあらずして、我の好み欲せしところとすれば、併合者は先づ、彼の信

頼すべく仕向くるの要なきや。斯くして我先づ彼を信すれば、彼亦我を信頼すべきは、蓋し疑ふの餘地なかるべし。左に二個の談話を掲ぐべし。

一道廳の警察部長たる日本人警官あり。新に赴任し一ヶ月を過ぎし頃、部下韓人巡查の働き振り如何にも誠意あるが如く、嘗て前任地方などにては、兎角一種の疑念を抱くが如く見受けられしに似ざりしかば、其理由を研究しつゝありしに、ある時韓人巡查の一人の云ふに、三四回部長の交迭を見たるも、何の部長も吾々に向て「キサマ」この代名辭を用へり。然るに新部長は、其就任挨拶の折、自分等に向て「諸子」と云はれたり、并は幾分にては吾々の存在を認めらるゝ故なりと一同大に喜び、何も誠意を盡さんと期せり云々。嘗ては韓巡查の到底物の役に立たぬを悟れる警視は、此言に大に前きの非なるを知り、人を遣ふ呼吸の、日韓人に區別なき機微を自覺し、爾來日韓兩巡查に對し、努めて平等の取扱をなせり。當時恰かも暴徒の地方に跳梁する際にて、其討伐搜索など度々之を行ふに當り、韓巡查の勇敢なる敢て日本巡查に努らざるのみならず、地理に明かに、言語人情を俱にする點に於て、奇功を奏する事多く、日本巡查

の到底及び難きものありて、場合に依りては、水火も避けざる氣込ありとて大に之を稱揚し、韓人として、決して使へぬ事なきのみならず、韓國に於ける警察事務としては、多くの韓巡查を善用するに如かずと稱し居れり。

一道廳の書記官某あり。赴任後二三月の後、其地に在留の日本人ありて、足下赴任日尙ほ淺きに、此地方にて評判甚だ宜しく、一般に大に喜び居れり。日本人として珍らしき現象なれば、参考の爲め足下の人氣を得たる所以を談れど、某も亦其何故なりやを知らざるも、面白き事と思ひ、研究は一種の心得たるべしと、爾來夫となく注意し居りしに、暫らくして事は分明せり。开は某赴任後三四日にてもあらん、其室にありて折柄烟草の切れし爲め小使(韓人)に十圓紙幣を與へ、大和一箱を買ひ求め、九圓許の釣銭を箱の儘烟草を受取りて机の上に置き、其儘其日は退出せり、其後毎日烟草は机上に置かれ釣銭は折悪しく新聞の下に隠れて氣附かず、斯くて三四日の後端なく釣銭を發見して、之をポケットに収めたり。事實は單に之丈の事なり。此事は、烟草を買ひ來りたる小使より其同僚に話され、廳内韓人官吏に話され、廳外に出で、

家人の話題となり、知人間に上り、揣摩臆測斯くて多くの人の耳に入りたるにて、彼等は臆測すらく、日本の官吏としては警察部長あり、稅務署長あり、判事あり、其部下亦日本人多く、而して幾度かの交迭を経たり。是等の何れもは吾人を見る事士芥の如く、均しく盜心あるものと心得、用心堅固に寸毫の油斷なく常に猜疑の眼を以て吾人を見をれり。然るに新任の某の該行爲は、果して吾人を信するに出でたるや、又吾人を試みんとに出でたりや知るに由なきも、要するに他のものとは變りをれり。彼れ若し吾を信すとならば我も亦之に應ずるの覺悟なかるべからず、若し試みるとならば信あるものとして認めらるゝの優れるに如かず云々。人情は何れも同じく士は己を知るものゝ爲めに死すとの古言の意義此處にも存するよと某は語れり。

以上は何れも些々たる一場の出來事たるに過ぎず。然れども我之を信すれば、彼も亦我を信頼すべき機微を求むるに於ては一なり。此談話は又半面に於て韓人が如何なる境遇にあるやを想像せしむるに餘あり。志士仁人たるもの豈一掬同情の涙なかるべけんや。併合統治の善美に貢獻せらるべく、此涙の愈多く溉がれん事希望に耐へざるなり。



我選良に屬する當局者が、斯かる事に氣附かぬ事萬々之あるべき筈なきも、但人は自ら誇るの弱點を有す。此弱點は往々我汝を信ずると否とは兎に角汝は飽迄も我を信ぜよ。我を信ぜざるは汝の不利なり。汝若し我を信ぜずんば、我汝をして信せしむべしとの態度あるを免れず。此種態度は下級のものに最も甚しく、漸次向上して、漸次鋒鋒の薄らぐを見るも、此薄らぎたる階級のものは、韓民に接觸するの機會なきを如何せん。此の如きは新附民の信賴を求むるの途にあらざるや明なり。

#### 西 教

茲に云ふ西教とは韓人の唱ふる所にして、歐米人の布教しつゝある總ての宗教の謂なり。

西教の輸入は豊公征韓の役、小西行長に依りて試みられしとの説あるも、史上餘りに分明を缺くが故に之を攔き、最近のものに就いて云へば、始めは他より宣教せられたるにあらずして、自ら研究し始めしなり。支那に翻譯なりしもの、遣清使の行李に混じて輸入せられたるを始めとし、始めは一種の學説として學者間に研究せられたるもの漸く進みて宣

教師を招く事となり、支那人及び佛國人により開拓せられたり。斯くて單純なる學理の研究に資せられたるに過ぎざりしも、何條朱子學以外を容るゝの餘地なき儒學者の容認を得べき。忽にして其反撃の下に非常なる壓迫を被むるに至れり。而して宗教的色彩は漸次現はれ來れり。壓迫の激烈なりし爲めか宣教師の力を借りて社稷を危うせんと迄試みる極端の徒を生ずるに至れり。國土を開放して信教の自由を許して以來、一種の變調を呈出する事とはなれり。眞個歸依者以外或る事情に迫られ、其下に馳參する者漸く多きを致せり。宣教者も亦此種事情を利用して、教務の發展に資せるやの傾を生ぜり。是に於て心よりと形のみとに拘らず、宣教者の勢力を増大ならしむる事とはなれり。

所謂一種の事情とは、即ち暴政の謂にして、地方官虐民の手は宣教者の周旋によりて免るゝを得たる事是なり。地方官に不正の行爲ありたりと假令せよ、士民は之を避くるの途なく、馳せて宣教者の下に之を訴ふ。宣教者は其不當を地方官に責む。固より不當なるが故に其抗議を斥くる事能はず。此間宣教者の歐米人なるが爲め抗議を斥くる事を面倒とする感もあるべし。斯くて終には其不當不正ならざるものまでも、宣教者の言に従はざるべ



からざるの勢を馴致す。終には不逞の徒宣教者の影の下に西教に入らざる良民を虐ぐ。而も地方官は宣教者に憚りて之を不問に附す。是に於て相將ゐて宣教者の下に走らざるを得ざるの趨勢を馴致す。地方官中最も官格高きを牧使といふ。宣教者の稱する牧師と其發音を同じくす。是に於て無智の土民は宣教者を以て地方官中の最も格高きものと思ふものゝあるに至りて、宣教者の勢力は暴政者を出す毎に其地方を風靡せり。是れ實に半面に於ける西教傳播の徑路とす。而して往々入教者は又朝鮮國民にあらざるやの感念を抱き、地方官も亦爾かく考ふる者ありしと云ふに至りて、韓の西教の根蒂極めて面白からざる者あるに寒心せり。信教の自由を云謂する意義のものと自ら異なるものあるに寒心せり。蓋し國体の根本に動搖あるの致す所と云はん歟。

余は常に思へらく、行政其宜しきを得ば、韓の西教は信教以外の意味に於ける方面に於て、終に萎微振はざるに至らん。國体の根本に至りては、徐に之を國民教育に依頼するの外なしと。

日本が地方行政に手を延ばせしは、併合の時既に二箇年以上を経過せり。併合後を合せ

て今や五年に垂んとす。假令行政其宜しきを得る迄の時期に到達せざるも、此間暴政の行はるべき筈なきは一般の信憑する所にして、爾も明白なる事實なるにも拘らず、余の期待は未だ毫も現實の端緒だに見る事能はざるを怪む。而して余は余の所見の誤れりとの感を起さず。

平安道は由來特殊のものとして取扱はれたる地方なり。數々日本の武力に接觸し、如何に其威力の偉大なるを亮解する事に於て他の地方とは異れり。日清の役には、平壤に清兵を破り、踵いて鴨綠江の大戦勝あり。日露の役には、安州に次いで鴨綠の大戦勝あり。兩役とも鎮南浦、平壤、鴨綠江畔へと兵站線を設けられ、又軍用京義線鐵道は、道内を縦貫して工程に就けり。是等は該道人をして、我軍に最も繁く最も長きに亘りて接觸せしめし譯にて、我威力を亮解するに餘蘊あるなく、従つて我に信賴し、我に悦服すべく、又信教以外の意味に於て西教の下に走せ參する要なかるべきに、該道に於ける西教の勢力他地方のそれに比し、近年著しく増大を致せるの傾あるは、吾人の大に意外とする所にして、又大に考量を要すべき次第なり。

日清日露兩役とも、韓を以て敵として行動したる事なく、随つて我軍の行動上、毫も敵對の意味なく、非理の之に伴ふなきは吾人の深く信じて疑はざる所。所謂秋毫も犯す所なかりしは事實なり。然れども日清役後各種の訴願は我軍の經過せる地方に起れり。牛、馬、船、米の代金の要請にて、何れも引換に現金を交附すべき旨を認めたる紙片を有せり。訴願は夫々調査せられ現物の徴發せられたりとの説の虚偽にあらざる事判明せると同時に、代金が其當時我軍により明かに支拂はれたる事も判明せり。而して軍隊附從の御用商人輩の中間行爲なるべしとの事にて終に訴願の要領を得ざりし事ありと聞く。是に於て我軍の側よりは秋毫も犯す所なき事分明なるも、韓民の側より見たる時は、甚だ然らずとの結論を免れず。軍用鐵道敷設に關する土地收用の如きも、韓民側より見たる場合には、一種の非法の如く反響せしやも測られず。

斯く觀察し來らば、我威力の亮解と共に、一種の怨恨を抱かしむる事果して之なきや。若し之ありとせば、此種怨恨は西教の下に自ら慰め、若くは西教の下に隠れて、他日の怨恨を避けんと試むる事なきや。併合統治に就きてても、之を信賴せず之に悦服せずして、單

に之を壓迫と心得隱忍しつゝある間は、他の勸むる儘に西教の下に之を慰め避けんと試むる事果して之なきや。若し之ありとせば、言不祥に似たれども西教勢力の増大は、併合以前に在りては暴政之が因をなし、併合以後に在りては政事之が因をなすと云はんか。平安道に於て愈西教の發展せるもの其一例にあらざるか。而して此形勢は果して全國に普及する事之なかるべきや。宣教者は以て奇貨とし、此種機微を捕捉するに鋭敏を極むる事、果して之なかるべきや。

伊藤公の統監當時、地方に學校熱の勃興せる事ありて、盛に寄附金を募り廻れり。此時外國宣教師あり、親ら統監を訪うて、我等は何れも學校を有せり、我等の學校ある地方に在りては學校寄附金の募集をなすべからずとの訓令を發せられたしと要求し、統監は直ちに之を諾し、内部參與官(日本人)に右訓令を發すべく命ぜり。内部は之を調査せり。然るに右寄附は數百年來の習慣とも見らるべき町村費の實質を有する事分り、若し宣教師の要求なりとて、斯る訓令は結局他の町村費にも影響を及し、他日意外の混雜を來すべく、又宗教學校あるが爲の教育費を負擔せざる様の事ありては愈他日の累たるべしとなし、終に

統監の命令は之を握り潰したりと云ふ。伊藤公の如き賢明比なき政治家に在りても、亦其内容の如何を究めずして輕々しく宣教師に承諾を與へられしといへば、舊政時代に於ける韓官が、一も二もなく斯る要求を容れしは疑を抱くの餘地なく、斯くて信教以外の意味に於ける西教徒の跳梁を馴致せるなり。

此項の結論として信教以外の意味に於ける西教徒は、一種の危険性を伴ふ。此種の危険は之を一掃せざるべからず。此一掃は韓民をして信賴し悦服せしむる併合政治の施行にあり。信教以外の意味に於て、西教に走るの必要なからしむるにあり。先づ此種思想を一掃せし後、徐に國体の根本に向つて動搖の餘地なからしむるの大計を立つるにあり。總督暗殺事件として檢舉せられしものが、多く平安道人に屬し、而して暗に外國宣教師に關連せるが如く傳ふるは、心して看るべきの要なきや。

#### 教 育

新附民に臨む教育は、最も丁重なる注意を要するは勿論なり。而も國民多數の希望は之を無視すべからず。小學兒童をして大學の講堂に着かしむるの思は之を避けざるべからず。

余は併合初期に在りては、父兄の信賴し悦服する底の教育方針を第一要義と認む。我國體的教育は勿論之を要すべきも、爾も自ら順序あるべし。父兄の信賴せず悦服せざるに先ち、最前に強ひて之を企つるは或は壓迫的教育たるやの感を生ぜしめ、徒勞に終るのみならず一種の惡習を生ぜしめ邪路に走る亦測るべからず。先づ父兄の信賴し悦服するを俟つも遲きにあらざるを信す。

父兄若し儒教に心酔せば、儒教を以て先づ導くも可なり、儒教に依り我國體を説明し教育し能はずと云ふべからず。斯くして智識程度の進むに従ひ教育の歩武を進むるも、決して遲晩の嘆ありといふべからず。余は之を以て當局が新附民教育の方針となさん事を望んで已まず。

中流以上のものは何れも儒教々育を受けしものなり。儒教々育を以て最善のものと心得居れり。是に於て居常併合者の教育に向つて多大の注意を拂へり。父兄の見て信賴せざる悦服せざる教育は、父兄をして黔首を愚ならしむるものとして子弟に對せん。父兄と子弟

との關係此の如くにして、如何に其効果を擧げ得べきや。是に於て新附民の教育は、先づ父兄を本位とし、其趨勢に見て之を進め往くは、蓋し最善の途たるや明なり。

當局者は、新附民の實業方面に向はん事を努め、教育も亦此方面に専なるやの觀あり。瞥見したるところ無理なきが如きも、實は極めて面白からざる努力なり。數百年來政治に關與し實業を賤視する慣習ある兩班中人吏胥輩多數の子弟をして一時に實業に就かしめんとするも、果して喜んで之に就くべきや、又實業界が果して彼等を迎ふべきや、迎へんと欲するも果して迎へ入るゝの餘地ありや、何れも皆疑問たるを免れず。而して新附民は併合政治は吾人を驅りて賤業に就かしむと言はん。

政治、法律、兵科は韓人をして之に就くを得せしめず、といひ、高等教育は教育令中には掲げられたるも、韓人の多くは到底設置を見るべからずと悲觀し居れり。日本人の口より、往々其必要を認めすとの口吻を漏らせる向さへあり。是等は明かに一視同仁に背馳せるものにて、單に一視同仁を缺くの不快を與ふるのみにして、結局韓人をして其堂を伺ふ事能はずして終らしむるを得べきや。宣教師は先づ第一に彼に同情せずして已むべき

や。此種同情は又宣教師の好み喜んで捕捉せんと移むる所のものにあらすや。又我之を與へずんば彼等は他國に之を求むるの途を發見せざるべきや。此等の場合に於て、之を他に求むる場合の意氣は自ら冲天の慨なかるべきや。又我の與へたるものは我が用をなす事あるも、他に求めたるものは我用をなすべく務むべきや。此等は何れも疑問たるべし。支那の留學生が日本に學びて革命に成功せるが如き、之を殷鑑として見るの價值なかるべきや。

若し夫れ高等教育を施して政治法律兵科に就かしむるが爲め、併合の基礎を動搖させば、余は併合の極めて薄弱に、併合統治者の自信の餘りに淺薄なるを憐まざるを得ず。何故均しく我皇化に浴せしめ、我と休戚を共にせしめ、而して我と共に熱誠を我皇に捧げしめんとせざる。斯く導かんとせば、高等教育勿論必要なり、政治法律兵科の教育勿論必要なり。何を苦んで是等の多くを彼等に限つて閉鎖するや、是れ明かに黔首を愚ならしむるにあらずして何ぞや。何を苦んで我皇の宏德無量を彼等に隱蔽するの要あるや。余は思ふ、這般の説は韓人が當局の意思のある所を付度するの一の邪推に過ぎずし



て、當局が斯る謬見を抱持するなきを萬も信じて止まざるなり。

#### 統治上の概観

自動車の疾驅未だ何等の害を認めず、貸座敷の營業未だ何等の害を認めず、然るに自動車取締法、貸座敷取締法の制定を見れば、世人は之を一笑に附すべし。更に自動車未だあらず、貸座敷未だあらず、爾かも其取締法の他國にありとの理由の下に制定せられんとせば、世人は之を如何に解すべきや。

堂々たる大學教授をして直に小學一年級の生徒を受持たしむとせば如何。更に小學一年級の兒童をして大學の講堂に就かしむとせば如何、假令前者は新附民なるが故に特に丁重の取扱に出で、後者は新附民の程度低きが爲め母國人同様とするには急速を要すると均しく、最善最好の意義に出づるとするも、世人は之を見て眞面目の沙汰とは受取らざるべし。道路は電車自動車馬車人車の爲め車路を設け街樹を植ゑ、兩側に人道溝渠を設けアスファルト煉瓦若くは木にて堅の路幅は二十間三十間以上に橋梁も之に伴はざるべからずとの理想の下に、多大の費用と賦役とを勞して、韓國到る所の道路橋梁を直ちに築造すとせば

如何。恐くは當分の間は一條の人及び牛馬の歩路を印し、若くは少許の牛車人車の輪影を捺するに過ぎざるべし。假令之を韓民に徴收せんとするも其費途を如何。

韓國は到る所良好の飲料水に缺く。新附の民の衛生を重する爲めには水道設備を最も急務とするの理由の下に、先づ到る所に多大の費用を投じて水道事業を營み、多額の使用料を徴し井水の使用を禁じたりとせば如何。差當り甚しき不便を感せしむと共に、費途を如何。

併合統治の概観を一言せば、余は遺憾ながら之に似たる者ありと云ふに躊躇せず。要するに新附民の程度は、如何なる場合にも蹂躪せられ無視せられ居れり。

試に併合前後を通じ、日本の政治家により新附民の遵奉すべく發布せられたる法律規定の分量果して幾干あるやを計上せよ。彬大なる一冊子を形造り居るに先づ一驚を喫すべし。是等は何れも被治者をして了解せしめ知悉せしめ得るものなるや、悉く其必要の適切なるものありて制定せられし者なりや。而して何れも完全に實行せられ居るものなるやを靜思せよ。



歴史風俗言語を異にする他國人を理解して正鵠を得るは、極めて困難の業たるや論を俟たず。支那人は如何、米國人は如何、是等に對する理解が未だ正鵠を得られずとあらば、假令支那人米國人よりは比較的正鵠に近づき居るとは雖も、韓人に就いても亦未だ正鵠を得て毫末の誤なことは云ふを得ず。爾かも支那及び米國に成りし書物は、韓國に成りし書物より以上に日本人に讀まれ居るは事實なるべし。日本人が韓人を解するは通譯を介したる談話以外何物の存するやを疑ふに於て、寧ろ支那人米國人よりも韓人の方遙かに解せられずと云ふも過言にあらざるべし。

解せられざる事此の如く爾かも之を統治すべき責任を有せり。統治者は須らく沈思默考能く此間の消息を究めて、而して其執るべき方法を講せざるべからず。漢皇關中に入りて法三章を約す。關中の民大に喜ぶ。漢皇の俊傑たる所以實に茲にあり。

然るに統治者茲に出でず、早計にも其治績を擧げて天下に示さるべからずとせば、勢ひ其設くるところの法の分量に於てするの外なかるべし。然れども此場合には法其物は被治者とは何等の交渉なくして、單に治者の一箇粉飾物たるを免れざるべし。而して被治者

に向つては、武斷之を壓迫し去るの外なきなり。兒童集る時意に満たざれば打合ふ。思慮なしと笑ふ勿れ、武斷は常に此間の消息を傳ふるものなるを。

統治者の機關は日本官吏を以て組織せらる。是等の官吏は何れも日本より拔擢せられたる選良なり。何れも併合前後に赴任したるものにして、其赴任に當りては、双肩に韓國の統治を擔ふ氣慨を以て揚々たりき。是等意氣壯烈の輩を以て滿されたる機關は、墨を屠り城を抜く日露役戰士の向ふを張れり。何條國民性の理解に努めて、徐ろに統治の大計を劃するなどの思慮あるべき。是等は何れも迂愚悠長以ての外として排除せり。韓人の説など頭から信憑せざるのみならず、痴愚を笑ひ、又は猜疑し單に顧みざるのみならず、往々罵倒し、是あるが爲め汝の國は亡びたりなど、傍若無人のものも亦之ありき。是に於て韓人の責を共にすべき輩も亦忠言を敢てせず、偶問はるゝも誠意を以て應ぜざるが如き傾を生じ、彌々國情に迂遠に、自ら夫に接近するの機會を棄て、而して母國には此法あり、台灣は爾かく制定せり、印度に於ては是れ、埃及に於ては彼れと矢鱈法を設くると自家の手柄とし、終に爾かく瞬間に膨大なる冊子を形造るまでに勵精治を勵めり。余は云はんとす、

彼等は一箇製法技師たり技手となり丁せりと。若し夫れ山の高さ河の廣さを誤りたる製圖技手技師ありとせば如何。

然れども彼等に諒とすべきは、彼等は一の抱負を抱きて任に就けり。分らずとして袖手を敢てする能はざるの良心を有せり。仕ふる所に忠ならんとするの良心を有せり。二六時中克己勵精大に努めて統治者の覺悟芽出度からんを欲するの哀情は、之を認めざるにあらざるも、如何せん成りし製圖は實測圖とは云ふも、其實は目分量的見取圖ならんとは。方位廣狹高低參差として支離滅裂たらんとは。終に統治者の累をなさんとは。併合の前途を茫漠たらしめんとは。

余は好んで虎威を冒すにあらず。試みに世人は法律規定を網羅せる冊子を見て、夫が悉く併合統治の初期に必要な適切なるものありて制定せられ、被治者に了解せられ知悉せられ實行せられ居るや否やを檢せよ。

某は曰く、日本人と雜居するに於て、其取締上韓人には不必要の如きも、日本人には必ず之を要す。此點こそ實に併合統治者の苦心の存する所なりと。此言は思はざるの甚しき

者にて、僅々二十萬前後の日本人の爲め、千萬人に餘る韓人の取締を犠牲に供するの愚と、日本人の取締に格段に斯る苦慮を有するは、日本人の移住を促すの途にあらざるこの二個の思ひ違あるを發見すべし。試みに極端のもの一二に就いて云へば、

會社令なるものは、日本人の資産なき輩が韓人を詐らん事を取締る爲めなりと聞く。然れども此法は企業心を阻喪せしむる點に於ては日韓人とも一樣の弊を被むる。元來事業の多くは資産なきものゝ努力により發見せられ、企劃せられ、而して富豪により助長せらるゝ事一般の徑路にして、我國維新以後の狀況に顧る時は容易に之を理解し得べし。然るに資産なき輩の會社組織を拒みたりとせば、富豪代りて其努力に當るべきや極めて覺束なき問題なり。是に於て韓人の企業心を阻止し此等の發見の爲め立身せん意氣込を有する移住者を拒むの結果となる、思はざるの甚しきものなり。

近頃當局は土地の兼併を阻止する爲めと稱し、土地の買入に向つて憲兵をして干涉せしむといふ。東洋拓殖會社の土地買入が一時地方に於て非難を招きし事實に徴し、日本人の土地買入を取締る爲めなるや、將た東拓の買入を保護する爲め他日本人の買入を拒むや、

其底意を知るに由なきも、日本人に向つての取締とせば、之れ明に日本人の移住阻止に當り、韓人に其要ありとせば、何の爲なりやを知らざるも、韓人をして新政は土地賣買迄も之を拒むとの非難と、東拓に買入しめん爲なりこの疑を起さしむべし。

#### 下級行政機關に日本人を任用するの非

併合は假令韓人四五の政治家相手に相成せりと雖も、併合の好果を收むるには、韓國民全体を相手として考へざるべからざるは勿論なり。是に於て國民に最も多く接觸する下級行政機關に向つて、最も多大の注意を拂はざるべからず。

下級行政機關とは、郡廳及び警察の任務に當る憲兵警察の謂にして、郡廳には郡守は韓人にして下に多きは五六人、少きも二人の日本書記あり。往々小使迄も日本人を使用し居る向もあり。憲兵警察は、首腦は日本人にして、憲兵には補助憲兵なる韓人あり。警察には、韓人巡查あり、數に多ては韓人多かるべきも、事務の主裁は日本人にあり。是等の日本人は通譯を介して、直接人民に接觸しつゝあり。中央幹部は命令の府にして、是等下級機關は、實に人民に臨みて活動の本源をなせり。此等は何れも能く統治者の意のある所を

遵奉し、統治者が韓人に對するの心を以て、果して韓人に接觸しつゝありや。此等は軍隊式に倣ふて能く長官の命令を遵奉するに吝ならざるべきも、亦新附民に向ひて自己が長官の命令を奉するが如き態度を以て、自己に對せん事を求むる事も亦明かなり。自己が長官に向ひて腹藏なく新附民の意向を上達するを躊躇するが如く、新附民も亦其意向を自己に迄上達するを躊躇せん事を希望すべきや明かなり。而して是等の一切が統治者其人の如き人格を有し居るべきやを考察せよ。

昨年 of 春頃、統治者の手許に、日本人郡書記の不正行爲として告發せらるゝもの一日に一回、若くは二回づゝ必ず之あり。其多くは收賄、賭博なりとの事を聞けり。一日に一回とせば、一箇年三百六十五回なり、郡の數は三百四十前後と記臚す。即ち平均一郡に一年一回強の日本人郡書記の不正行爲者を出す割合となる。斯の如きは日本人の威信を保持して之を進むるの途にあらざるや明かにして、實に信頼を買ひ悦服を求むるの途と相距る遠きを知る。

統治者も亦斯る下級機關に迄、自己の意を体して些の誤なき人格のものを得る事困難な

るを自覺すべし。世人も亦統治者の自覺を正當と見て同情に吝ならざるべし。爾かく適當の人物を物色し能はずとせば、寧ろ此種日本人の配置を廢止するの優れるに如かざるなり。

日本人は由來韓人を見て無能と嗤り盜心ありと擯斥するも、爾も數千百年來治め治められ來りしものなり。治められぬ譯なき事明なり。我完美なる周到なる方針の下に監督して、韓人の多くを使用し、而して治め得られぬ筈あるなし。試みに其利益を枚舉せば

一、下級機關の員に備はる韓人不正行爲ありたる場合に、日本人たる監督者が猶豫なく之を處分すとせば、日本の威信の彼等の上に加はる譯にして、此の如き事頻繁を致さば、韓民は終に韓人の機關に備はるを嫌惡するに至るべく、雖て日本人を崇拜するに至らん。信賴悅服の來る所以なり。

一、假令幹部と下級機關との間に意志の疏通を缺く事ありとするも、治者と被治者との間には、意志の疏通を缺く事なかるべし。是れ言語の同じきが爲得心する迄説明し得るが爲めなり。幹部と下級機關との間の意志疏通を缺くるは、下のもの上の意を迎ふるに

銳意なる常習より、下のもの自ら進みて疏通を企劃するに至るべく、被治者との間に起る者とは自ら輕重を異にす、

一、韓人なりとも、使ふに其途を以てせば、使へざるの筈なし、之を善用して我皇の鴻德に浴せしむるは、併合の美果を結ぶ所以にあらざるや。

一、下級機關に迄日本人の任用は、兩班中人吏胥輩の用途を塞ぐ事となり、此等をして實業にも就けず、去りとて就くべき業務なきの嘆あらしめん。此種嘆息は併合統治の將來に極めて寒心すべき影響を與へん。故に此等機關は幹部の丁重なる監督の下に此種族に委ぬるの雅量は、蓋し無形の極めて大なる利益を産み出すべし。

一、國費の輕減を來さん。日本人一人の郡書記には、尠くも年額千圓を要すべし。韓人任用の場合には、一人二百五十圓平均にて充分ならん。

斯く云へば、或は移住者増殖の目的に反すと言はんも、其は別に陳ぶる所あるべし。

#### 言 語

意志疏通の項に於て其一半を述べしも、餘りに關係の重大を思ふの餘り、再び茲に之を



述ぶる事とせり。

手紙よりも逢うて話すに限るとは、日常之を口にする所にして、其範圍は最も廣く、公務を處理する役人等の間に迄も及ばされ居れり。要は書面よりは明亮に雙方の意思を述べ合ふを得るにあるも、實はそれ以上双方の感情の相接觸し、其所に融和の流溢する一種の神經作用なりと云ふを得べし。言語の此作用に缺けたる兩者の間に於ける目と手との使用のみを見るときは、往々意外なる行爲を敢てして憚らざる事あるを發見すべし。言語の間に起る此種の機微は、言語不通のものに接觸せる人は之を理解するを得べし。日本の税吏が韓納民の許に出向き、納税を怠るを怒り、鍋釜を押收し去りたりとは未だしも、子女を縛して引連れ往きしとの慘話往々傳へらる。斯る悲惨なる出來事は、到底言語を解するものゝ間に行はるべく想像だに及ばざる事柄なるに、然かも之あるは、言語の間に含まれ居る相互の感情の融和的流溢を缺くの致す所にして、此種の融和的感情的流溢は第三者たる通譯を介しては、之を求むる事至難なり。

均しく言語不通者の間に在りても、優等者に對すると、劣等者に對するとは非常なる差

異あり。前者は小心翼翼解せざるを自己の落度とするが如き態度あるも、後者に至つては傲然理解を強ひ、解せざるは汝の罪なりとなすが如き態度あるを常とす。

言語を解する者に對しては、往々自家の真情を吐露して憚らざるが如き場合あるも、通譯を介しては最後の所謂窮餘の場合にあらざれば、決して爾かせず、韓人に於て殊に其間の消息を傳ふる事多し。言語を解する者に逢へば、當面直ちに彼は安心の色を浮ぶ。是れ一種の信賴心の瞬間に發する譯なり。故に通譯を介して得たる韓人の思想感情等の曲節は、孰れも心細き限りにて、殊に下級官吏の報告の如きは、上意迎合に専らにして眞率直情と云ひ難きもの多からん。

余が言語を以て統治の上に最も重大なる關係ありとなす所以のもの、實に是等の關係あるが爲なり。併合の歡迎否は姑くおき、歴史的に倭奴と稱して懼れもし賤しみもしたる吾人に對し、一朝之に服従する事の如何に不快なるべきやは、我先づ之を理解せざるべからず。之を理解せば、併合統治の初期に在りて彼の安心を求め務めて融和の途を講じ、彼の信賴悅服を求むるは我の當然なすべきの途にあらずや。然るに母國語の普及は我之を努め



居れり。汝は自ら之を學び、以て我の言を理解すべしといはれ、必しも言はれざるにはあらざるも、餘りに不信心に陥らずや。併合の治績を擧ぐるの要我に之ありとせば、餘りに迂遠にあらずや。豊公が我語を用ゐしめんと言ひし此語は、我之を記臆す、爾かも終局の美を説けるの語なり。彼等も亦通譯を介し覺束なき筆談に餘儀なくせられ居れり。彼をして自ら進んで之を學び知らんと努めしむる時は、我事の大半を成就せるにて、此大半の成就迄には我要する所のものは、我親ら之を努むるの外、他の途あらざるべし。

宗教學校の教師(米國人)あり、其説に、始めは英語を教へて教化に努めしも、斯くては勞力を語學に消磨せらるゝの嫌ありて迂遠なるが爲め、近來は我自ら韓語を學び韓語を以てする事とせり。何人にも及ばし得る範圍の擴き點に於て、彼をして英語を先づ習得せしむるに優る萬々なりと。此説の如きは須く參考に供すべきなり。

一昨年來問題たりし暗殺事件なる者に關し、平安道人の説に直譯して「捕へ殺すべき奴」の語は、日常の用語にて意味甚だ軽く、日本にて云ふ「けしからぬ奴」位の語なり。或時通譯が此語を直譯せしめ、其筋のものは直ちに之を暗殺事件の嫌疑者として捕縛し去れり云々。

此説の眞似は無論確められざるも、通譯の仕方と聽くものゝ工合とに依りては、有勝の間違と茲に記して參考とす。

言語の關係は爾かく重要なもの、之を醫するの方法は、左までの難問題ならず。現に日本人にて韓語を解するもの、韓人にて日本語を解するもの極めて多きに於て、是等を善用すると如何とにあるのみ。是等の徒をして國情を研究せしめ、是等の徒をして韓人に接觸せしめ、是等の徒の意見に顧みる所あるに於ては、總て日本人の韓語を解するもの、韓人の日本語を解する者を増すは明かにて、結局韓人に接觸すべき地位は何れも是等の徒に委ぬる事ともならば、施政の運用極めて圓滑を來すは疑なき所なり。然るに之が善用をなす單に通譯として之を虐使するのみならんには、日本人の韓語を解するものは、漸次減少して餘す所は市井の用途に限られ、韓人側に在つては日本語の普及は何等立身上の關係なく、義務的一片のものたるに至らん。此項の終りに通譯の使用につき一言すべし。

壇に登る俳優は自己の意思の發作にあらざる臺辭の習得を一の仕事となすべし。通譯はより以上に難事なり。如何なる言語、如何なる議論が對手の口より湧出するを豫知せず、

爾かも一度湧出奔然すれば、瞬間に之を譯しつゝ湧出奔然せしめざるを得ず。汝の言を繰返せよと命せらるゝ場合に、同一語を以てするも一方は考へざるべからず。況や之を他語に譯せざるを得ざるに於てをや。座談に於て既に然り、演説などの場合に於ては更に更に甚しきものあり。演者の正味一時間の場合に亘るものならば、通譯は正味二時間に亘り頭と耳と舌との間斷なき活動を起さざるを得ず。演者は手帳を用意するを得るも、通譯は然らず。若し夫れ演者談路の不整などの場合に於て如何に通譯をして意義のある所を捕捉するに苦心せしむるや想像に餘ある次第にて、斯く云へば通譯は正に一の技術なり。技術を以て待遇する國も亦之ありと聞く、然るに一般は之を賤視し「ボーイ」を兼ねる忌はしき「ガイド」の如く取扱へり。斯くして善良優秀に且つ相當の人格を有する通譯を得と欲するは難し。若し良通譯を得るときは如何なる大議論大演説も全く無意味に了るの滑稽を記憶せざるべからず。又如何なる場合にも通譯使用につき心すべきは、先づ通譯をして理解せしむるを努むる事にて、通譯の理解し得ざる言語が適當に譯せらるゝ筈なき事明かなり。又假令へば（縁）の下の方持「蔭辨慶」などの譬喩は、長き説明を加へれば對手に理解せし

め難く、又論語や（孟子）などの辭句の引照は往々有勝の事なれども、是は返り読み、彼は棒讀なるが故、通譯をして狼狽せしむるを常とす。要するに通譯使用者が自己の言辭が何時も其通り通譯せられ居ると思はゞ不明の甚しきものにて、所謂蔭辨慶に了る事多し。之を現状に徴するも、相當の待遇を受け居る四五のそれを除きては、適當と思はるゝ通譯の任務を完うし得るもの寥寥たるを免れず。殊に韓人通譯の如きは、一見極めて巧妙の如きも、日本人の言辭を通譯する場合などには、大に注意を要すべきものなり。

## 産業

韓の産業は誠に萎靡振はざるの現状にあり。舊夢時代には、支那に對する歳貢、日本に對する公貿私貿、及び豆滿江岸に於ける取引にして何れも微々たりき。百餘年前に於ける經濟家は、人口に比して年額百萬石の米穀不足を算して警戒を與へし事ありし程なり。國を開放して以來輸入はいつも輸出に超過し、一定不變今も尙は其域を脱せず、其輸出は米大豆を最とし、人蔘砂金之に次ぎ、今も亦依然として此觀を改めず。産業大に振興せしめざるべからずとは何人も異論なき所なり。然れども如何にして振興せしむべきやは蓋し大

問題なり。

嘗て獨逸人あり、韓國を視察して統治者の施設に係る勸業模範場を一見し批評して曰く、是れ富豪の慰み物なり、斯る資金を要する事柄は決して貧弱なる韓人に業を勸むる模範たらずと。韓農あり、一日勸めらるゝ儘に、此模範場の田作りを見て曰く、斯る人手を要する田作りは到底吾々貧農の企及する所にあらずと。又場の養蠶室の戸障子出入口に一切「レース」を張り詰めらるゝを見、蠅の入るを防ぐとの説明に遽然として、吾々は斯る家屋の住居だも思ひ寄らぬに、斯くせざれば養蠶し能はずとせば、到底及ばざる遠しと嘆息せりとの事にて韓農の説、測らずも獨逸視察者の見と一致する事の餘りに不思議を見て、豈一種の感興なからんや。

米種、麥種、鶏種、豚種、牛種之が改良をなすべし。耕耘の法を改むべし。耕具大に精を撰べ、肥料須らく大に施せ、曰く水利を興せ、曰く灌漑用鑿井を謀れ、曰く鶏舍豚舍牛舍を設けよ。曰く消毒せよ、曰く餌料を選択せよ、曰く俵装を改めよ、曰く打稻器を備へ付けよ、曰く殖樹せよ、曰く伐木を禁せよ、曰く野鳥を保護せよ、曰く桑樹を新にせよ、

曰く副業に努めよ、曰く何に、曰く彼に。苟も専門技師技手の以て理想とする所のものは順序本末輕重の微を省るの暇なきが如く、一として大聲疾呼雷霆の威を以て焦眉の急を論告し、勸誘獎勵餘蘊を止めず、務めたりといふべきなり。

此種疾呼的論告勸誘勿論有利のものたる論なきも、爾かも韓人は之に對し如何の態度を取るや。出費は彼等の客なる所歟。萬一の蹉跌は彼等の恐るゝ所歟。萬口一齊身貧にして家に餘裕なしと答へ、いつも柳に風と聽き流し居るが如く、中には先覺のものありて之を試みるも、中途にして蹉跌し、若くは辛棒に耐えずして一時停止するものあらん歟。他のものは相率ゐて之を笑ひ、終には懸篤熱心なる當局の苦心も却つて一種の疑の種となり、剩へ論告勸誘に逢へば苦しき煩と心得る者あるに至る。是等は實に思はざるの甚しきものにして、終には頑迷不靈の徒として當局の擯斥を受くるに至るべきも、而も彼等は恬として顧るの色なし。何ぞ夫れ勞の多くして功の渺きや。

由來韓人は守舊的思想に富めり。尙ほ且併合未だ久しからず。統治者に對する信頼の充分ならざるに、斯る嶄新にして進歩的の勸誘、果して彼等をして歡迎せしむるを得るや。

蓋し餘り込入りたる問題にもあらざるべし。

韓人が由來守舊的思想に捕はれつゝあるには相違なきも、金巾を衣、砂糖を**舐**め、石油を點じ、石鹼を使ふは何人に教へられしやと云へば、是れ皆日本商人に導かれたるなり。爾かも地所家屋を賣却して迄も、數十年間の輸入超過に耐えつゝ新に教へられし方向に馳せつゝあり、是を以て見れば勸誘獎勵決して其效を收め能はざるにあらず、要は其方法の如何にあり。是に於て當局者の疾呼的迅雷的諭告勸誘は、恐くは最善を盡したるものと言ひ難かるべし。

余の所見を以てせば、當局の云ふが如く、果して收利の確實なるものならんには、時期未だ聽くを好むるの程度に達せざるに、強ひて之を勸めんよりは、寧ろ此種の利益は之を留保して日本人の事業となすの優れるに如かざるべし。是れ母國民の移住者を増加せしむる我方針の決行を容易ならしむる好箇の捷徑にあらずや。若し母國人にして、此種の事業に豫定の收利を得とせば、新附民も漸次覺醒し來つて之に倣ふは極めて見易き事柄にして、此場合には當局の勸誘に多大の勞費を要せずして、自然に極めて圓滿に極めて順調に、水

の低きに就くが如く、**鰻**の甘きに集るが如くにして其目的を達し、韓人をして産業の振興に隨喜の涙あらしむるの日、期して待つを得べし。而して一方には母國移住者も亦、此種收利に就かんと、水の低きに就くが如く**鰻**の甘きに集るが如く集り來るべく、是に於て一舉兩得の聲名は當局之を擔ふを得べし。

當局者の經營に係る水原の勸業模範場の所管に屬する西湖の稱する池あり。**鮎**魚を産す。肉肥え骨軟く味美なるのみならず、特殊の滋養ありとして藥用に供せらる。醬きには王室に屬し、食餌を與へて之を養ひ、年々王室の用に供せり。故に此池の産鮎は五六寸大のもの八九十錢より一圓の賣價を有し、尙ほ之を求むる事難かりき。然るに模範場は、此池の某所管となるや、**鯉**兒を日本より取寄せて之を養ふに努み、又鮎を顧みず。是に於て毫も珍重せざる**鯉**は、珍重せらるる鮎を壓して代れり。若し鮎を養ふる人工を加へ、他の河川に移殖して其嗜好を満たし、一は技師の技巧を示して利益に浴せしめたらんには、韓人をして感謝せしめんと某は談れり。此談話は面白き節ありて、日本人が韓の産業を説く常套を逸せざるの感あり。



## 社會問題

兩班とは新羅高麗時代より推移し來りたる門閥の總稱にて往々微賤より此列に入りたるもの絶無とは云ひ得ざるも、極めて少數たるは勿論にして、是等は文武官の所謂高等官に相當する官職に就き得る家柄なり。其官職に就く状態を概言せば、才能學識が其表道具たるは勿論なるも、中には久しく就官せずとの理由、若くは貧困なりとの理由の下に、才能學識以上に任命せらるゝ事あり。故に廣き意味にて言へば、官職は此種族の廻り持たるやの觀あり。

中人とは兩班に次ぐ家柄にして、李朝に至り兩班の或る種族の墮落せるものなりとの説あり。其種族も亦限定せられたる我奏任官相當以上の或官職を専有する資格を有するに於て、兩班と異ならざる關係を有せり。

吏胥とは是亦新羅高麗時代より、連綿として引續き來りたる以上二者の以下に位する下級機關の員に備はる家柄にして、所謂判任官以下に相當する職務を専有する特殊の權能を有し居れり。

兩班、中人は重に京城に集中せられ、各種長官として地方に赴任す。吏胥は京城に於て各官署に彌蔓し、地方に至りては其數極めて多し。京城に在りて既に一種の實務的勢力を有し、地方に在りては其數の多きと共に一の勢力を有し、兩班も亦如何ともする能はざる底の關係を有す。

政治場面の働手は大別以上三種族に屬し、是等は何れも其限定せられたる職務に従事し、一種の特權の如く互に相侵犯せず、世々相傳へて以て今日に至れり。然るに日本が政權に關與し初めし以來、痛く此根蒂に動搖を與へ、併合に至りて一朝にして消滅せり。當時兩班中人の相當の地位にあり、若くはありしもの、は、或は貴族に列せられ、一時賜金等の典に浴せし者あるも、其大部分は然らず。吏胥の輩に至りては、現に判任官たりしもの内に混じて一時賜金を受けしも、他は多くは何等の恩典に浴する能はざりし地方散在の兩班中、貧困の輩は當時多少の一時賜金ありしも、他のものは一切然らざりき。而かも余は財物を與ふるを以て、之を上乗の策と心得ざるのみならず、寧ろ之を姑息と云ふに躊躇せず。然れども之を與ふる以上は、他の恩典に浴せざりし輩に一種の不平あるべきは必然に



して、此種不平の聲は聽て恩典に浴せしものをして、俗にいふ貰ひ心地惡しく、其喜びは之を秘し、其悲は遠慮なく口に發せしむるに至るなきや。是等一切の聲は、我に謳歌を呈するの因をなすには不満足の點あるべく、將來起る幾多の社會問題に關し、此聲の響は決して忽諾に看過すべからざる者あるを忘るべからず。而も余が主として述べんと欲するは、茲にあらずして彼等の子弟にあり。

併合と同時に、韓人の附き得る官職は極めて減少せられたり。中央は勿論地方に在りても然り。將來も亦其減少こそ豫期し得べきも、増加は絶対に望みなき狀況とはなれり。彼等の子弟は全國に亘り決して鮮少なからざるは勿論にして、果して如何なる方面に活路を求むべきや。

父兄は國勢の茲に至りしを見て之を理解し、若くは理解するの機會ありて、現狀に甘ずるの外途なきを自覺し、老後の無事を祈りて沈靜是れ努めて其身を終るべく、子弟たる少壯の徒も亦斯くして沈靜に甘じ、無爲に一生を終るの覺悟を有すべきや。

當局は口を極めて實業方面の開拓を論じ、教育も亦此方面に向つて走れり。勸誘指導又

餘蘊なきも、而かも子弟が一切齊列して此方面に進むべきや。無爲にして一生を終れど希望は生理的に之を許さざると、沈靜に甘すべき資力なきに於ては彌難く、實業に従へど希望は他年之を賤視せる歴史と、相應の教育を受けながら、無智の農工商の伍に入るを屑とせざると、體質經驗兩ながら其驥尾に附くも尙ほ及ばざる者あると、就くべき實業の見當らざる等の關係に於て、均しく又難事たるを免れざるべし。

併合以來、京城に於ける兩班者流の苦心は、實に其子弟にありて、是等子弟は前途些の希望なしと速斷し、相將ゐて自ら墮落の淵に臨み、放埒に身を持崩し、父兄の言など顧みるの暇なく、往々其産を亂し、百計畫くれば相將ゐて國境外に越するに至るもの多しと云ふ。此の如きは、決して併合の善後として歡迎すべきにあらざる素よりにして、蓋し何等歟の方法を設けて此現狀を救済するは、併合者の責任にあらずや。母國に於ける社會主義者に對し、上下舉つて其撲滅に努力するが如く、此狀態も亦上下を舉りて其撲滅に努力するの必要なきや。

苟も彼等をして就くべき業務あらしめ、豈にても前途の光明あらしめんか、何を苦んで

父母妻子を捨て、他邦に流浪すべき。是れ最も親易きものなり。余は先に下級行政機關に日本人任用の不可を説けり。若し此種子弟に適當の教養を施し、以て此種機關に使用するが如きは確に刻下に於ける救済の途たるを失はざるべし。此の如くんば、父兄も亦之を喜び爲に要する努力を吝まざるべし。斯くして多少の歳月を経過せんには、社會の狀態彼等の思想にも漸次變化を來すべく、愈然として實業方面に向ふの心生する事も期待し得らるべく、結局は當局の希望する實業方面に従事するの時期を見るに至るべし。

### 歴史の編纂

韓の正史とも稱すべきは李朝の編修に係る高麗史と、李朝に於ける國朝實鑑とのみ。後者は史としては價值なく、云はゞ歷代王の盛德のみを集めたる者と見るの外なし。其他民間學者の密に記述したる野史の類あるも、多くは黨争を基礎とするものにて、正史とは云ふを得ず。

以上の孰れをも通じて一種の病と認むるは、日本と支那に對する憎惡と崇拜の二者にして、支那を中華と稱して之を崇拜し、日本を倭奴と稱して憎惡する事是なり。支那崇拜は

従前の國是とも見るべく、寛恕の餘地なきにあらざるも、日本を倭奴と稱して憎惡の念よりする曲筆舞文は、併合の今日に於て之が存在を許すべき者ならぬは素よりなり。假令過去の歴史なりと云ふも、之を支那崇拜の筆~~と~~同一には看過し去るべきにあらす。要は未來永劫萬代不朽に亘る、併合の將來に於ける新附民の精神教養の上に、甚しき矛盾を生ずべければなり。

さればとて此種のもの一切を嚴禁し、湮滅せしめんとするは、殆んど不可能に屬せり。是に於て李朝正史の編纂は要せらる。

五百年に亘る李朝史は、未だ正史として編纂せられたるものなし。元史は明の時に、明史は清の時に至りて編纂せられたり。李朝史も亦滅亡の後に編纂せらるべき運命を有せるなり。滅亡の後、後代をして編修せしむべき運命の下に、史料は極めて嚴格なる方法の下に保存せられ居れり。五百年に亘る其間の史料は、殆んど完全に最も秘密に世人の耳目に觸れざる深山幽谷人跡稀なる四史庫に秘藏せられたるもの存せり。之に由り正史の編纂は餘りに難事にあらす。

正史既に成るの後は、民間に於ける野史類の我に對する曲筆舞文は、之を取締るに理由ありて、又然かく難事にあらざるべし。當局は此事業を以て難事となし、又は不急の事業と認むるが如きも、其實は新附民の精神上極めて重大なる關係を齎すは云ふまでもなき事なり。

若し夫れ箕子朝鮮と半島の關係、乃至近時唱導せらるる我神代史と半島との關係に向つて仔細の考察をなし、半島民をして併合は歸納的なりとの觀念を抱かしむるに於ては、併合の根蒂の愈強固を致さん歟。

編史事業の如きは、鶏や豚を養ふ事業の如く、直ちに新しき鶏を得豚を得るが如き、目前に而も有形の者の生ぜざるが爲め、往々當局に閑却せらるゝを免れざるも、去りとは餘りに近視眼的抱負に失するなきや。余は當局の遠大なる鑑識を此種の事業に向つて發揮せん事を望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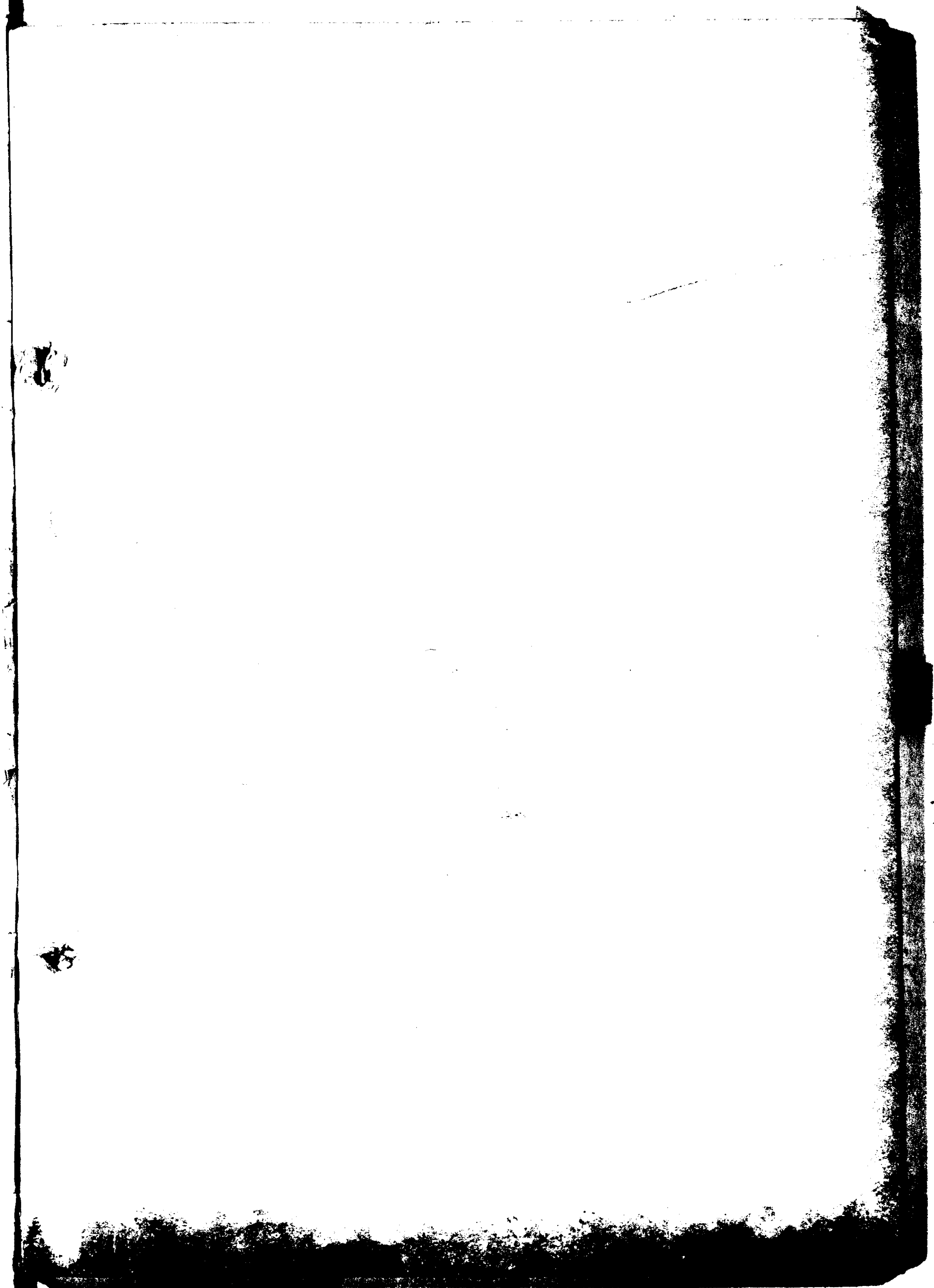
#### 韓國統治の大局觀

韓の人種は、南、海より入りしものと、北、陸よりせるものとの二種族に大別せらるべし。

し。前者は日本と族を同じうすべく、後者は滿洲支那蒙古よりの遷移者たるべし。而して南よりする者北上し、北よりするもの南下し、中央に於て南北相和し、茲に中央部の一種を生じたるものと見て可ならん歟。此三種別は現今に於ける韓人の性格上明に現はれ居るを認む。即ち慶尙全羅の地は、其人敏にして軽く、平安咸鏡の地は、其人頑にして重く、中央部は兩者の相混化したる性格の上に、政治的多年の腐敗に陶冶せられて、柔弱の氣に富めり。此種區別は統治者の大に留意すべき所なり。

中央部は依然政權に接觸するが爲め、將來其感化は容易なるべく、南部は土地肥沃に人民亦勤勉なり。將來統治の下に産業の振興を見るに至れば、我に謳歌するの期を見る難からざるべく、獨り大に研究すべきは、平安咸鏡にして、此地は陸を以て外國に接觸するが爲め、高麗時代に於て、屢半島の手を離れて外國の統治に歸したる事あり。之が爲めか李朝に在りても此二道を特殊のものとして取扱ひ、官職の如きも非常なる制限を二道のものに加へ、殆ど絶体に之を拒絶せる程なりき。而して土地又南部の肥沃に似ず。故に中央部南部同様に之を律せんとせば、或は此統治の下に謳歌する事、比較的遲延を來すべし。只

其遲きを致すのみならず、或は謳歌せしめ難きを恐る。且つ此地方は國防の局に當れり。其心服を堅實ならしめざるに於ては、國防の便否にも關係を來す事あるべし。余は故に轉の統治は、此二道に先づ成功せば、他は自然之に附隨すべしと迄極言するを憚らず。李朝は他の地方に劣れる取扱を、特に此地方に向つて敢てせり。我統治が他の地方以上に此地方を取扱ふに於て、此地方の服従を強固ならしむるは、自ら觀易きものあるべし。余は切に望む。當局が眼を此種の機微に放つて統治の途を講じ、以て併合の未來永劫萬代不易ならんを努むるを。







for rewards like candies or dimes. How sad that these millions who shouted have revealed their hearts in vain. Their hearts are closed now tighter than any oyster shell, and it may be ten long years before again they will publish on the house tops the secret of the inner chamber. What then is the practical value to those who govern of knowing the heart secrets, the mind of those they govern? It means everything; a wise government would lay its foundations and bui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ind of people in so far as it was just and reasonable. Such a method would save a government from revolution, bolshevism and anarchy. It would keep a government official from saying as he did to me a few weeks ago, "We will assassinate them!" The mind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the text-book of the real statesmen.

#### Reforms

Reforms are coming soon, one wonders whether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in establishing a suitable government in Korea. In so far as they are based upon a study of the mind of the people whom they are supposed to benefit, in so far the reforms will be successful. If they represent nothing more than a politician's compromise they will be a failure. Lastly we come to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of how can a government find out the mind of the people? Certainly not by a spy system. Japan has followed Russia in the method and it has failed as conspicuously in Korea as it did in Russia.

The best way and the way followed in all enlightened countries is by freedom of the press. How both Koreans and foreigners hate a paper which lies, then lies again, then once more in a final attempt to cover up the previous ones. As an editor of the Mail Sinbo said to me a few days ago in apologizing for the lies he had published, under my name, "We are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so we can not tell the truth." The newspaper must be the mouthpiece of the people as well as of the government. The privilege to hold meetings is almost as important as having a free press. The energy of many a bomb that has finally exploded in a monarch, could have easily ended in debate. If the people offend they are not so likely to

only reveals his mind to his enemy. The Japanese never know the Korean until he made the Korean his friend. I have any missionary or business man are about the Korean mind than any who govern. You can not read a man's heart by assault. Like a bird in the warm sunshine, the mind of man unfold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riendship. The Koreans have a serious handicap in knowing the native language. It is not interested enough to learn his language. You are not likely to get into the secrets of the heart. As this article may seem to reveal it contains some fundamental facts which can be no successful Administration in Korea until the Japanese have discovered more fully the mind of the people from whom they see

have yearly to go to Korea. I stayed over night in a large and before retiring I asked them if the Government was operating in that section? They replied, they owned the whole country, then asked each man to tell me the company so, and they paid the company so, and clearly their grievances. The Koreans were driven from the favor of Japanese. That each of two or three new Japanese families come in till now there were fifteen had to pay a heavier rent in rice or to the company than they had had to the King in olden times, or the holders did to the government in present time. That the agents were honest getting squeezes, that they complained they were told to get on, that there was no security, that the Japanese only could and then on easy terms. They said they were no better than dead men, do not intend to pass judgment on statements or any similar statements, the article, they may be correct, correct, that is of minor importance, matter of grave importance to the Government is that the people believe. Now whether the grievances are real or fancy, the effect on the people is the same. They hate the organs that causes the trouble and detest a government which allows what they believe to be injustice to continue. As a result have revolt and agitation. Once we see the need of discovering the mind of the Korean. One could combine definitely, but enough has been said to illustrate the absolute need of a government knowing the mind of the people governed.

#### Government's Ignorance

Some may reply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know all this, I do not believe Government knows. The statements of officials never show it, and the enlightened Government would know these things without attempting to lieve them. Yet one thing has astonished the writer time and again during this disturbance, and is the trouble the Government has to in order to avoid increasing its knowledge of the Korean mind, how have people tried to reveal it and how the mind was the Government not to see. As example, one might mention the official denial that the present was a national movement. The people said from every village, but no, this was a national movement, just a few agitators, missionaries and disgruntled dents. The strange thing is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been at ones to say this, I never met a man with that view, save perhaps General Wan Yong. The people tried to reveal their heart and the thought but no, there was not evidence of it amongst the people in their demand for greater freedom. No, it was the bad work of a few agitators, represented nothing but their interests.

日本原稿用

和

八月十日  
録

金庫及金庫類似ノ取立金庫制度

一、現今金庫負擔ノ苛重ヲ輕アルモノ存セスト雖、貸金會社制度ノ發展  
増加シ且納税額輕ナルカ故ニ納付上不便ヲ生ラストノ虞アルカ  
如レ然ルニ租税中一般人民ノ負擔ニ屬スルモノハ地租（市街地  
税ヲ含ム）戸税（家庭税ヲ含ム）及是等租税ノ附加税（家屋税  
施行地ニ於ケル地方費賦課金タル戸別税ニ過キス間々本税ト同  
加税トハ同一徵收會社ニ納付スルモノナルヲ以テ事實上税目  
ハ二種ト稱スルヲ得ルノミナラス（戸別税ハ別トス）地租ニ付  
テハ一區以下ノ年額ニ對シ一時徵收ノ途ヲ開キタルヲ以テ敢テ  
募集アリト稱ヲ得ス凡戸税ハ不均一課税ヲ本題トスルヲ以テ  
自餘十條内外ノモノヲ並スヘキニ付、地方費賦課金範圍ヲ限定シ  
一時徵收ノ便方ヲ圖クハ適當ノ徵收タルヘシ、其ノ地ノ租税ニ關

又リテハ特殊ノ物件又ハ租税者ニ對シテ賦課スルモノナレハ租  
税ノ種類ヲ整理スルノ餘地ナク又是等ノ納税者數限スルハ納税  
納税義務者ニ否テ與アルニ係リタルヘシ上述ノ特殊ハ租税ニ  
對スルモノニ非スレテ事ニ依リテ賦課スル金課税ノ取立金ニ對  
スルモノニ非サル事

三、警察組合、消防組合、消防組合、救急組合、消防組合、農  
事振興組合、森林保護組合及地主組合ハ何レモ警察組合ニ係  
リタルモノ多キ方ニ係ルニ上述ノ組合ハ各其ノ組織ヲ具ニシ  
合費各別ニ定テ取立ツル方爲組合費ハ賦課ナリトモ  
ニ其ノ取立ノ方法組織ニ關係スル點ヨリ是等組合費ナリトモ  
金ナリトモ納税トモ稱シ得ルモノ多キヲ考慮スルモノアリ之等

賦課納税義務ノ組織並ニセサルニ限スヘシ此ノ點ヨリ見ルモ  
前條第二十五ニ於テ述ヘタル方知テ警察組合等テ地方ニ係ル  
警察ノ自治機關ヲ設ケ官費ハ直接之ニ關與スルコトナク事ヲ  
其ノ機關ヲシテ警察機關及組合費ノ徴收等ニ任セシムヘキモノ  
トス

以上ハ警察ニ關スル組合ナレトモ其ノ他衛生組合、消防組合等  
種多ノ組合費又ハ公課租税ノ負擔金アリ此等モ可成テ整理シ  
事務ノ簡便ヲ圖リ人民ヲ利テ賦課ノ感ナカラシムルヲ要ス  
左ニ參考ノ爲地方ニ於ケル公課租税ノ負擔金ヲ整理ス  
又賦課ノ賦課者數限スルハ何種賦課以外ノ金課ノ賦課徴收ハ延  
金課課止セサルヘカラス又賦課ノ負擔ニ關ヘ金課ヲ提供スル  
ハ可ナルモ其テ賦課ニ關リ警察、消防其ノ他ノ物品費ニ關スル



慶尚北道。於ケル公課以外ノ取立金、勇權調  
 (本制度ハ群。於テ取扱フ經費。限リタルモノニシテ、應年料  
 作、本金、敷金等、取扱モ作リタルモノハ之ヲ除外セリ)



沼田及文興費	八八五	一	沼田及文興費、各費、費用、等、會、明、費、費、 五トシテ、應、計、ヲ、以、テ、同、的、ト、シ、通、シ、リ、物、新、建、立、セ、 シ、メ、タ、ル、モ、ノ 各、群、康、所、在、地、市、場、所、在、地、等、組、合、ヲ、裁、シ、併、シ、改、 備、ヲ、為、セ、ル、カ、而、制、實、施、ト、夫、面、併、合、セ、ル、 從、未、大、地、主、ト、組、合、ナ、リ、シ、組、織、ヲ、改、正、シ、可、式、 番、ヲ、入、會、セ、シ、ム、ル、ト、ナ、リ、 聯、屯、小、作、人、組、合、ナ、リ、 以、上、列、記、以、外、ノ、組、合、ナ、リ、
會 明 費	六二五	七	
實業會費	一五、四〇	五	
高座組合費	二五、六一	二	
農業組合費	六、〇二	一	
衛生組合費	八九二	八	
消防組合費	四、五〇	一	
地主組合費	九六一	二	
國有地作人組合費	一、〇二	四	
其、他、諸、組、合、費	二、五五	一	

[illegible]

是山城本及地產 夫、他購入費	一、二、一〇	一七	製造器機打等、大町購入
學校費用、其他金 費、并、高、地、主、費	二、二、四二	一九	公立學校、校舎、和倉、校舎、八公、部、局、之、高、地、費、 及、高、地、主、費、八公、部、外、局、ス
慶重街、大町、米、他、地、主、費	一、九、九元	六	
高師子、高、地、主、費、他、代	六、二、〇	六	各地、高、地、主、費、 及、高、地、主、費、 及、高、地、主、費、
聯合國、傷、病、夫、 費、内、金、等	一、二、六	五	各地、高、地、主、費、 及、高、地、主、費、 及、高、地、主、費、
林野、整理、費	五、六、一	二	
山林、夫、他、管理 費、等、子、他、費	五、七、七	一七	各種、管理、人、手、當
醫、生、及、藥、材、代	六、六、八	六	
油、水、及、種、子、代	六、八、六	二	
河、津、山、村、祭、具、 他、祭、具、會、費	九、八、六	二	

雜費	四、五、二	元
合計	五、九、五	
地方、賞、賦、課、金	一、六、八	
面、積、賦、課、金	五、五、五	

右、如、方、慶、尚、北、通、於、九、公、部、以、外、取、立、金、八、地、方、賞、賦、課、金、  
二、倍、五、分、余、面、積、賦、課、金、二、倍、一、分、余、相、當、二、兩、者、合、計、額、  
二、對、シ、テ、七、尚、十、三、割、ノ、巨、額、達、ス、ル、廣、況、在、リ、

会館屋外ノ取立金ニシテ其ノ取立方法組織

徴収ニ關係セルモノ

京畿道高陽郡ノ例

一、京畿道農事獎勵會高陽郡支會會費

土地所有者ヲ會員（目下六〇三人）トシ其ノ所有農地ニ應ジテ  
等級ヲ定メ五十鎊乃至五圓ノ會費ヲ毎年五月末日ヲ納額トシテ  
支會長（郡守）納入書知事ヲ發シ委員（各區長）會費ヲ取集ム  
但シ目下寄附金アルヲ以テ會費ヲ徴セス

二、高陽郡會費

青年者義務者ヲ會員（目下三〇〇人）トシ毎年六月ヲ納額ト  
シ青年者一人ニ付五十鎊義務者一人ニ付二十鎊ノ組合費ヲ徴収  
シ組合長（郡守）ヨリ組織式ノ受領證用紙ヲ地方委員（各區長）

キ交附シ置キ地方委員（面長）之ヲ取極ム

又養蠶組合聯合會費（面ニ養蠶組合アリ）

各面ニ於ケル養蠶組合（組合員總計二四四六人）ヨリ組合員數

ニ比例シテ聯合會費ヲ額當テ各面組合ニ於テ面長ヲ組合長トシ

組合費トシテ毎年二月養蠶者一戸平均三十錢（各面ニ於テハ更

僅ツ）所得額トシテ毎年八月増立蠶種一枚ニ付五錢桑園一反歩

ニ付十六錢ヲ徵收シ其ノ内テ各面組合ヨリ聯合會長（郡等）ニ

納付ス

又森林保護組合聯合會費（面ニ森林保護組合アリ）

各面組合（組合員總計六五七四人）會費ヲ徵收スルモノニシテ

面組合ニ於テハ面長ヲ組合長トシ組合員ヨリ毎年一月其ノ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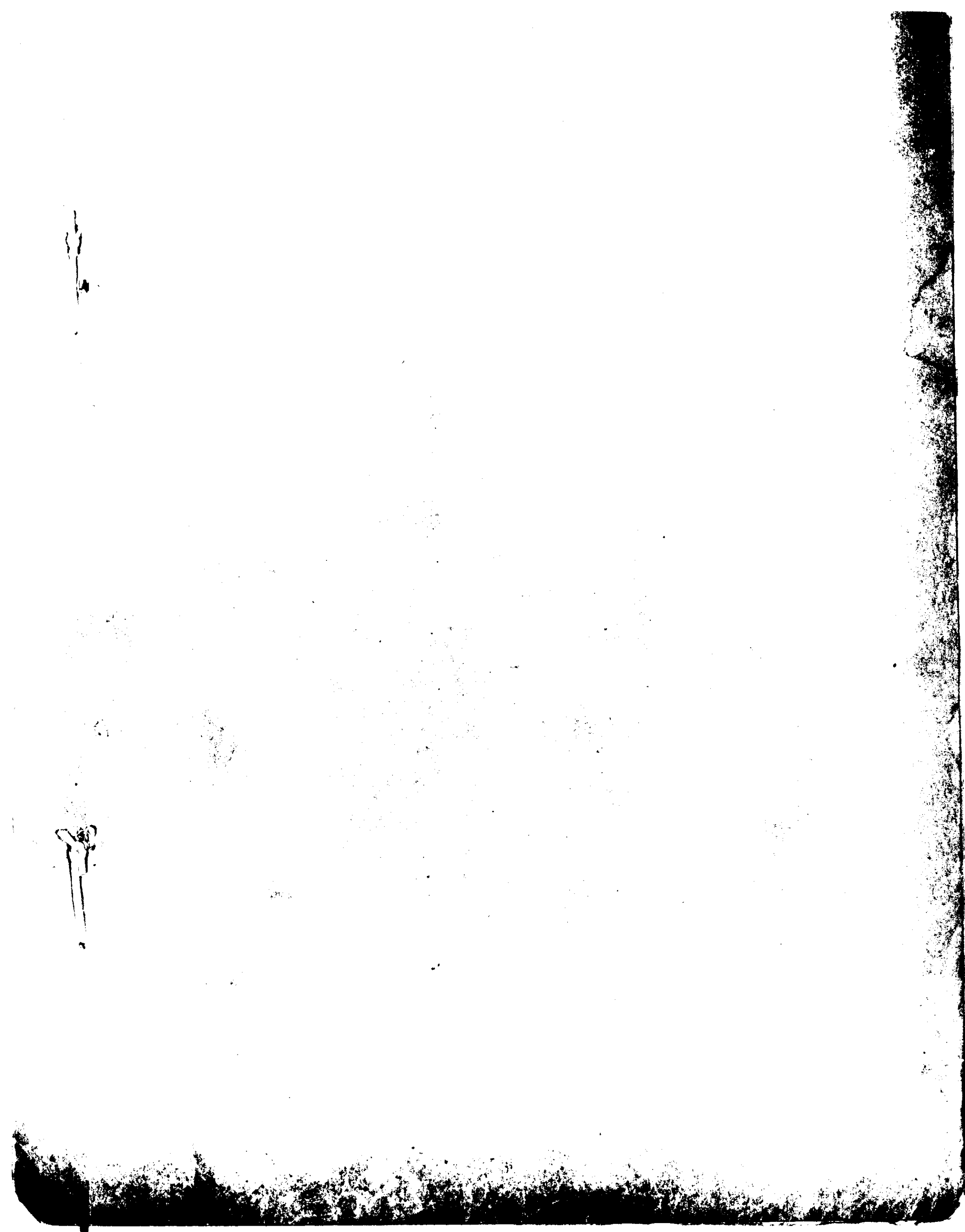
森林ニ應ジテ組合費ヲ徵シ組合費ノ内四割ヲ聯合會費トシテ聯

合會長（郡等）ニ納付ス

各面ニ於ケル各種組合費ノ徵收ハ略同各面ト同様ナリ



朝鮮總督府



大正八年八月六日信州井澤ニ於テ開カレタル第十八回  
宣教師同盟會ニ於テ英國かなだ及あめりか合衆國  
師代表者ハ滿場ニ致リ以テ次ノ決議ヲ為シタリ

日本宣教師同盟會ハ朝鮮ニ於ル過般ノ騷擾ニ関シ左  
ノ已ムヲ得サルニ至リ

吾人ハ親シク日本ヲ知リ且ツ多年日本ノ法律ノ下ニマリテ正義  
福及び生命財産ノ充分ナル保護ヲ受ケタルガ故ニ朝鮮ニ於ケル過  
鎮壓ニ際シ日本政府ノ憲兵及び警官ガ朝鮮人ニ加ヘタル非人  
行ノ通知ガ初メ吾人ハ耳ニ達シタル時吾人ハ其事實ヲ信ズルコト  
難ナルコトヲ感ゼタリキ吾人ハ此等ノ通知ニ接シ殆ンド言語ヲ以テ表  
ル程ニ驚キタリ然モ吾人ハ遂ニ此等ノ通知ガ大体ニ於テ事實ナルコト

等ニ至リ

鮮人が不公平ニシテ而モ不必要ナル苦痛ヲ受ケシコトヲ信セサルヲ得サルニ至リ  
現ニ日本ノ内地ヲ支配スル所ノ文化主義及び日本國民ニ横溢セル友誼的精神  
ト絶對ニ相容レサル粗暴及び殘虐ヲ朝鮮ノ統治者ガ早ク排除シタラハ朝  
鮮人ハ幸ニシテ其ヨリ受ケル所ノ苦痛ヲ被ラカリシナラン

吾人ハ日本帝國政府ノ寛大ナル目的ニ對シテ過去ニ於ケルガ如ク今日モ尚ホ信  
賴セリ日本統治ニ於ケル帝國政府ノ公平ニシテ人道的ナル原則ハ日本内ニ居  
住スル吾人ニモ全世界ニモ明ニ知レ渡レリ吾人ハ帝國政府ガ其勢力ノ及ぶ範圍  
内ニ於テアラユル改良ヲ施サンタメニ確ナル目的ヲ有スルコトヲ信ズ吾人ハ又日本  
國民ガ文化ニ對スル熱情ヲ有スルコトヲ證明ス此熱情ハ國民ノ心ヲ刺戟スル所  
ノ大原動力トナリ開國以來五十年ノ間ニ於テ斯ノ如キ一般の進歩ヲ來シタリ  
吾人ハ朝鮮ガ日本政府ノ權カノ下ニ置レタル以來彼地ニ於テ多クノ改良ヲ行

ハレタルコトヲ喜ブ、吾人ハ朝鮮人ノ過失ヲ弁護セントスルモノ非ズ、更ニ朝鮮ニ於ケルガ如キ統治ニ當然附随スベキ困難ヲ無視セントスルモノ非ズ

然レ過般ノ騷擾ニ於テ残酷ニシテ不當ナル苦痛ヲ受ケタル朝鮮人ニ對シ吾人明白ニ吾人ノ偽ラハル同情ヲ言明セント知ス、更ニ吾人ハ朝鮮ニ於ケル局面ノ實質的、永久的改善ヲ目的トスル手段ニ對シ道德的援助ヲ与ヘントヲ希望ス、吾人ガ此宣言ヲ為ス主ナル理由ハ茲ニ在リ

吾人ハ殊ニ左ノ如キ言明ヲ為サルコト得ズ、第一朝鮮ニ於ケル統治ガ一層公平ニ且人道的トナリ出采得ル限り差別的待遇ヲ除却シ世界何處ニ於テモ各人ノ希望スル經濟的發展ニ對シ朝鮮人モ同一ノ機會ヲ与フルコト、第二朝鮮人ハ何等ノ妨害又ハ探偵警官ノ干渉ナク人類ノ根底タルベキ信仰自由ヲ享樂スベキコト、第三朝鮮人ニシテ充分ニ無差別的近代的教育ノ利益ヲ享樂スベキ手段ヲ得セシム事

最近マハ以上述べタル朝鮮ノ現状ニ関シ日本ニ於ケル有識者間ノ輿論トシテ當然起ルベク豫期セラレタル忌憚ナキ抗議ヲ闡カカリント雖モ昨今朝鮮事件ニ関シテ努力ヲ惜マル日本人ノ數ガ日々増加シタルコトヲ見ルハ吾人ノ最モ満足スル所ナリトス、吾人ハ朝鮮問題ガ日本ノ新聞紙ニ於テ公然論議セラル、ニ至リタルコト及ビ日本ノ有志家ガ改革運動ヲ指導スルナルコトニヨリ大ニ意ヲ強ウスル所アリ、吾人ガ斯ノ如ク社会ニ訴ヘントスル所以ノモノハ之ニヨリ聊ニテモ朝鮮ニ於ケル改革ノ促進ニ貢獻セントコト希望スルガ故ナリ、吾人ガ日本ニ對シテ有スル敬意ト愛情ト更ニ最高ナル人類幸福ノ増進ト永久的改善ノ完成ト對シ日本國民ノ希望ト努力ニ全ク心全カコト以テ協同一致セントスル吾人ノ願望トニ刺戟サレ吾人ハ茲ニ此宣言ヲ為ス、是レリ

以上

八年九月十日  
發于無盡之谷

(41-130)



治平ノ興ハ時代ノ趨勢ニ順應シ人心ノ趨微ヲ觀察シテ其ノ趨勢ヲ  
定メ激勵刷興官ニ留意ノ色ヲ具ニ諸國ノ元氣ヲ興ヘサルヘカラ  
ス韓國併合後茲ニ十年新政ノ基礎漸ク成リテ物産興隆ヲ一新シタ  
ルト共ニ民力ノ増進ハ教育ノ普及ト相俟テ社會ノ改良民心ノ覺醒  
ヲ促シタリシヲ以テ施設ノ方針モ亦之ニ從テ教育更革ヲ圖スル點  
ナキニアラザリシカ例々世界の戰爭激發而ズ人心ノ不安ハ洋ノ東  
西國ノ新舊ヲ問ハス亦ルヘキ平和ノ締結ヲ能ク世界ノ改進ヲ唱ヘ  
民族ノ自強ヲ叫ブ等思進ノ潮流名震スヘカヲサルニ進リタリシカ  
ハ朝鮮モ亦爾爾ノ傾土トシテ此ノ狂瀾ノ渦中ニ墮リ進ム不祥ナル  
懸憂ヲ惹起スルニ進リタリ蓋シ之亦進レ難キ趨勢ナリト云フヘキ  
カ去レハ此間ノ消息ヲ究明シ彼等要求ノ聲ニ聞キ正邪善惡ヲ質シ

テ其ノ義ハ之ヲ啓キ啓ハ之ヲ正シ其ノ惑クヘキハ之ヲ啓レテ人心  
ノ動搖ヲ防キ其ノ歸嚮ヲ定メサルヘカラス民聲ニ耳ヲ假サス之ヲ  
彈壓スルカ如キ敢テ難事ニアラサルヘシト雖之偶々人心ノ乘離ヲ  
甚シクシ遂ニ<sup>論</sup>ニヘカラサル溝渠ヲ鑑タニ鑑キサルヘシ抑モ統治  
ノ方針中ニ於テモ確乎不動變改ヲ許ササル國是ト時代ノ要求ト並  
移レテ其ノ宜シキヲ創スヘキモノトハ固ニ區分考慮スルヲ要ス吾  
國力自衛權ノ發動ニ依リ東洋霸權ノ樹立ヲ圖ツカ爲朝鮮ヲ併合シ  
タルカ如キハ萬古不易ノ國是ナリ又朝鮮人ニ參政權ヲ與ヘ國務ニ  
參與セシムルカ如キ或ハ之ニ異論ヲ持ス力如キハ統治ノ根本方針  
ニ屬シ又國ヨリ遠隔ヲ許スヘカラスト雖其ノ以下ニ於ケル行政ノ  
方針ノ如キハ隨時改訂ヲ加ヘ<sup>略</sup>略ナク實情ニヘシ宜ニ改訂ヲ加  
ヘキ要項ト其ノ手段ヲ審スヘシ

一、新政府ヲ置キ新領土ノ行政ヲ統一スルコト  
新領土ノ統治ハ國法上内政ニ屬スト雖各其ノ省々歴史ト特殊ノ  
文藝ニ鑑ミ其ノ政令經濟制度ニ鑑ミ施設ノ良シキヲ得サル可カ  
ラス使テニ帝國内政ノ形成ニ拘連スルヲ許ササルモノアリ新領  
新領土ノ統治ハ帝國ト其ノ關係ヲ具ニスルカ爲メ々々帝國民ノ民  
權ヲ損ヤ益タレヤハ其ノ長處ヲ取フノ節レ無シトセヌ加之外奉  
ノ恩惠及救恤ハ新領ノ民令ニ對シ意外ノ勢力ヲ有シ外國宣教師  
ノ如キハ不慮々々帝國ノ主權ニ對シ損害ト爲列ノ難多量タス是  
ヲ救済國ニ緊要ヲ生シ勢ノ趨ク所外交關係ヲ維護ナラシムル悞  
ナレトセヌ此故ニ苟モ任ニ新領土ノ統治ニ當ルモノハ當ニ其ノ  
民權ヲ内外ニ開明シ其ノ了解ヲ得シコトヲ務ムルノ要ハ勿論ナ  
ルモ帝國政府ニ於テハ一層此ノ點ニ留意シ統治ノ根本策ニ達ヒ

常ニ施政ノ方針ヲ定メ母國民ヲシテ充分ノ理解ヲ得セシムルト共  
ニ對外關係ニ於テハ深甚ノ注意ヲ拂ヒ帝國ノ殖民地政策ニ付誤解  
ナキヲ務メサル可ラス現今僅カニ内國ニ一隅ヲ置クモ單ニ中介機  
關タルニ終ルニ至ルニシテ新領土ノ事情及之ニ對スル政策ハ時ニ内  
外ニ微塵ヲ缺ク雖ナキニアラサルヲ以テ茲ニ擴張管ヲ置キ拓殖大  
臣ヲシテ殖民地統治ニ關シ内外政務ヲ調和シ新領土行政ノ統  
一ヲ期セシムルヲ要ス

三 内鮮人相互ノ通商ト利害共融ノ増進ヲ期スルコト

朝鮮人ノ同化ハ事冠ヨリ吾國ノ要ニアラス是等上及庶務上ノ聯絡  
ニ俟タサル可ラサル大問題ナリ故ラニ政策ノ總綱ヲ定メ母子國民  
相互ニ特殊ノ文化ヲ研究シ民俗ヲ通融セシメ其ノ融和ヲ進メ利害  
ノ共通ヲ増進シテ茲ニ融和ヲ得サル狀態ニ等カサルヘカラス然ル

ニ從來母國民ノ朝鮮民情ノ調査ハ茲タ迄無エシヲ遂ニ同僚調査  
ノ企圖ヲ又韓人ノ母國民ヲ是ルコト使ラニ其情實ヲ以テシ  
モ朝鮮ノ實情ヲ知悉シテ何ソ内鮮同化ノ大目的ヲ達成シ得可  
キ故今國ノ重要ニ付ハ内地ノ重要政策調査モ使ニ朝鮮問題ニ關  
シ調査ヲ興ハシ調査ヲ試ムルニ應ジタルハ不幸中ノ幸ト云フ可  
ク此調査機關シテ相互ニ充分調査通融ノ步ヲ進ムヘキナリ

四 時勢發展ニ應制ナル行政方針ヲ導ルコト

從來施政ノ度ヲ導スルニ内鮮人一致ノ健全關係ハ緩急ナル朝鮮  
人ノ行動ニ應ズラス彼等ノ思想感情ヲ順ミ又時勢發展ヲ鑑ミシ  
テ事故ヲ急クノ弊ナキニ應ジテ是ニ朝鮮人ノ性質トシテ幾多ノ  
困難不平ヲ包含スルモ表面觀望ノ風ヲ使フカ爲メ健全發展ヲ  
導ク時勢ニ應ズルカ知シ又下級官吏ノ知ヤハ上ノ意ヲ誤解シ

又テ民智ヲ計ラス事ニ實行ヲ強ヒ教養ノ勞ヲ採ラス民意ヲ擁護  
シテ使ニ報告ノ粉飾ヲ事トスルカ如キハ最モ改善ヲ要スル點ナ  
リ

四人民移動ノ端ヲ開クコト

向來朝鮮人ノ性格ハ遊蕩無常嗜ヲ好ミ其ノ産業ハ兼同伐木掘  
穿擠搾販賣ノ等事ヲ事トシタル間ナレハ此等ノ販賣業ニ對シ未  
久ユ其ノ口ヲ封スルハ策ノ得タルモノニアラス且施設ハ對シ親  
密ヲ有スル者ニ對シテ認ムルハ時代ノ要求ト觀ハサルヘカラス  
尤モ朝鮮人ノ移動及朝鮮自治問題ノ如キハ早晩解決ヲ要スヘキ  
重大案件ナリト雖尙充分研究ヲ要ス可キ問題ナリ然ルニ現ニ事  
スル十三道地方費ハ何レモ彼等ニ對シテ無關係ニ施設スレテ又彼  
等ノ直接負擔ニ屬スル問題ナレハ決然ニ施アルカ如ク處理ヲ施

キ行政ニ參與セシメ地方自治ノ端ヲ開カシ彼等ノ政治慾及社會  
心ヲ満足セシメ一ノ安全ヲ得ルト共ニ自治ノ觀念ヲ養成シ之  
カ運用ノ訓練ヲ與フルヲ得ヘト

五地方制度ヲ確立スルコト

從來ノ方針ハ萬事中央集權統一制度ニシテ地方ノ事情ニ應付サ  
ラサル點アリ又地方官廳ノ權限極小ニシテ自治團體ノ地位少ナ  
カリヤ之新政策無ノ點ニ於テハ已ムヲ得サル政策ナリト雖時經  
ノ變遷ニ伴ヒ漸次地方ノ充實ヲ圖ラサル可カラス蓋シ地方制度  
ノ確立ハ立國ノ基礎ヲ固メスル所以ナレハナリ固シテ其ノ健  
實ナル發展ヲ圖スルニハ一定ノ範圍内ニ於テ地方的自治ヲ認メ  
地方官廳ニ自治團體ノ地位ヲ與ヘ官廳協助シテ進歩ノ施設ヲ爲  
サシメ中央ニ於テハ大局ノ觀察ヲ加サルニ止メサル可カラス而

シテ道ハ最も其ノ自治的機能ヲ有スル團體ナルヲ以テ先以テ  
道制ヲ施シ自治法人ノ資格ヲ與ヘ漸次下級自治体ノ發達ヲ圖ル  
可キナリ

六 警察制度ヲ改善スルコト

憲兵ハ威武ト規律ニ於テ優ク爾アリト雖人情ノ機微ヲ察知シテ  
適宜ノ處分ヲ施スハ其ノ難ナリ或は徒ト規律トハ相當ノ教育ニ  
依リ之ヲ補ヒ得可ケン事務ノ進展ニ至リテハ組織ト訓練ニ特  
ダサル可カラス又進行ノ制度ニ於テハ警察機關ハ中央ニ統一セ  
ラレ全道ニ對スル指揮命令ハ掌ヲ握スカ如シト雖地方ニ在リテ  
ハ行政機關ト分立シ事務ノ聯絡發展セズ觀令二途ニ出ツル弊ナ  
キニ在ラス地方警察ト地方行政ハ不可分ノ關係ニ立テ相俟テ其  
ノ實效ヲ奏スヘキモノナレハ地方警察ハ總長官ノ指揮下ニ置キ

而シテ全道ニ對スル警察統一方針ハ則ニ完成スルヲ要スルモノ  
ト認ム

七 教育制度ヲ改良スルコト

朝鮮人教育ノ方針ハ既ニ定マル所アリト雖警察機關ハ到底其  
以テ制限シ得可ラス學問ニ地方ナク是ニ關係ナレ地方充實セ  
ハ其ノ得サル所ヘ之ヲ施ス事ムカハ當然ノ趨勢ナリ其ノ結果或  
ハ外國ニ走リ或ハ外國人經營學校ニ就學スル等華人教育ヲシテ  
他人ニ委託スルコトナリ國家ノ事ムル所ト合致セサルカ如キ  
結果多量ニ生ズト欲フ可ラス況ヨリ義務教育ノ實施ノ如キ到底  
時勢民風ニ適合セサル所ナレトモ近年富力ノ増進ト共ニ學校同  
ノ慾望漸ク盛ナラントス處等ゾモノニ對シテハ内地人並重ト同  
一程度ノ學校ヲ設ケズ以テ成ルベカラズ内地人學校ニ收容シ更ニ進シ



テハ專門學校大學ヲ設クル等内鮮人混合教育ヲ主義トナサハ相  
互ノ理解及國民性ノ融和上裨益スル所鮮少ナラサルヘシ又今回  
ノ騒擾ニ於テモ一知半解ノ彼方附加質問シタルモノ多ク二顧ミ  
ルモ鮮人ニ對シ差敬レタル高等教育ヲ設クルハ純然上端ヲ有シ  
ナル事歟タルヲ與ヘサルヘシ或ハ内地雜種トノ混合教育ニ對シ  
内地雜種ノ個性上面面カラサル影響アルヘシト雖スルモノアレ  
トモ此ノ如ク帝國區域ノ海外發展方ニ係ル問題ニシテ帝國ヲ離  
レテ當ニ維持ナル内地雜種ヲ施サムトスル方如クハ固應重ムヘ  
カラス之方爲ニ個性ノ尊重ヲ施スルニ於テハ繼續ノ如クハ當然  
排斥セサル可カラサルニ置リ雖モ日本人ハ内地ニ是種<sup>支那</sup>種<sup>漢</sup>ヲ  
其ノ純血種ヲ保存スルヲ務ルノ外ナキニ置ルヘシ  
ハ宗教ニ力ヲ用ユルヲト

今回ノ騒擾事件ニ關スル實情ノ多クニ於テ吾人ノ最も遺憾トス  
ル所ハ例レモ騒擾ノ責任ヲ屬テ一ニ官廳ニ歸スルコト定ナリ官  
廳ノ責任重大ナルコト勿論ナリト雖官廳ノ長ヲ教育トシカモ同位  
ヲ國カ知ヤ事ニ行政ノ權方ノミヲ屬テ之ヲ盡アル事ヘキニ  
テ又官廳長官尙學問ヲ主トシ官廳ヲ長スル人々ノ職務ヲ專  
ラトスル事騒擾ノ方ニ特サヘキモノナラズ然ルニ職權ノ邊  
界ニ於テ雙方アルモノハ事關教育ニアラスハ更應教育ナリ事關  
教育ニ多クハ事關人ノ教育ニ係リ内地人官廳長ノ如ク<sup>長</sup>  
ノ如ク雖モ内地雜種ニ置リテハ教育スルニ足ラズ應不<sup>應</sup>  
ニ置スヘキモノアルナリ然ルニ教育ハ純然分業スヘシト雖内地  
官廳長ノ職務ヲ盡スヘキ雖官廳ノ事務ヲ辦シ人々ノ安定ニ力ヲ  
シメサルヘキ事



ル而已ナラス往々鮮人ヲ見ルニ無籍國民ノ如ク帝國臣民トシテ撫育保護ヲナス可キモノナリトノ顧念甚ク重シキカ知シ加之在外官憲ニシテ朝鮮統治ノ現況朝鮮ノ民衆等ニ懸念スルモノ甚ク多クテ從テ其ノ取締及保護ニ付テモ何等ノ方策ヲ有セサルノ難アリ拓殖大臣ヲ經テ内閣ニ於テ當ニ該國地ノ振興ヲ圖シテ急務ナル施設ヲ提議實施スルニ務メシムル所知テハ此國ヨリ觀ルモ甚ク懸念ナルモノト認メラル

以上施設ノ方針中既述ヲ加テ可キ條項ヲ摘出セリ左ニ之ヲ實行ノ手段ニ付テ陳述スル所載ル可シ

第一項 内鮮人相互ノ親善ト利害共進ノ増進ヲ圖ルカ爲

一、朝鮮人ニ國語ノ普及ヲ圖ルハ勿論内地人官吏等ニ地方官制ノ

モノニ對シテハ朝鮮語ノ修得ニ付テ相當ノ獎勵方法ヲ設クル

コト

二、内地人官吏ノ待遇ヲ同一ニシ鮮人官吏ノ待遇ヲ優スト共ニ内

鮮人同ノ感情融會ヲ計ルコト從テ官吏ノ任用、俸給贈給典等

事情ノ際ス概テ平等ニ爲スコト

三、内地ノ文化ヲ朝鮮ニ宣傳スルト共ニ朝鮮固有ノ文化研究ノ爲

圖書館ノ設置ヲ爲スコト

四、教育博物館多設テ科學及藝術ニ關スル知識ヲ爲シ内地ノ

情況ヲ現示シ文化ノ普及ト母國ノ紹介ニ便ニスルコト

五 内鮮人共同ノ社交又ハ娛樂機關ヲ設ケ廣シテ其ノ獎勵ニ

務ニスルコト

六 内地ニ朝鮮協會ノ如キ機關ヲ設ケ朝鮮ノ紹介ニ務メ且モ移住

希望者ニ對シテ輔導ナル機關ヲ設ケサシムルコト

七 内地ニ振興館ヲ建設シ朝鮮百藝ノ事情ヲ陳列シ且モ其ノ賣求

ノ文化ヲ振スルコト共ニ吾國經濟ノ方針及其ノ發展ヲ具體ニ現

示スルコト

第二項 一般行政ヲシテ時勢因應ニ適合ナラシムルコト

八 朝鮮人官吏ノ任用ヲ擴張シ其ノ振興ヲ進ニスルト同時ニ有用

ノ位置ニ採用シ其ノ意見ヲ用ケルニ務メテサスルコト

九 中樞院ヲ改組シ重要ナル機關機關トシ朝鮮金主ニ互ニ重要事

實ノ諮問ニ應ゼシムルコト

中樞院顧問ヲ設ケ顧問官ヲ置クコト

顧問官ハ有期トシ從來朝鮮統帥ニ屬シ學識經驗アル内鮮人中

ヨリ勅任スルコト、内鮮人ノ定年制ヲ同數トスルコト

中樞院ハ毎年初秋ノ頃ヲ以テ開會シ翌年度預算及之ニ關ス

ル法令ヲ諮問スルコト、顧問官中別ニ委員ヲ設ケ臨時ノ諮問

ニ應ゼシムルコト

贊議及副贊議ヲ設ケ舊韓國官吏優遇ノ際ヲ設ケルコトハ現

制ノ通りタルヘシ贊議副贊議ノ定員ヲ増加シ舊韓國ニ於ケ

ル舊政府ノ功勞者ヲ今少シ加フルコト、贊議及副贊議ハ特

ニ命セララル場合ノ外中樞院會議ニ列席セズ

毎年五月頃中樞院贊議及副贊議ヲ召集シ前年度ニ於ケル統

治經過及當該年度ニ於ケル施設スヘキ重要ナル事項ヲ承シ

且必要ナル訓示ヲ與フ

一〇 朝鮮人ノ經濟ヲ發展シ且モ其ノ振興ハ朝鮮人ノ振興ヲ要セシム

ルヲ要ス此事ニ對テハ當ニ官吏ニ指示訓諭シ方針ノ徹底ヲ期

スルコト

一一 振興ナル事業ヲ實ニ事業ニ轉換シ圖ルコト（別紙參照）



ノ取立金整理案参照)

一、冒論出版及集會ヲ漸次自由ナラセメ同時ニ其ノ取締ヲ嚴ニ  
スルコト

一、民意ノ上達ヲ圖リ及行政處分ノ公正平衡ヲ求スカ爲野黨及  
行政野黨ノ制ヲ設クルコト

一、行政ノ進歩ハ實際ノ上學識經驗アル内地人官吏ノ専斷ニ俟タ  
サルヘカラス宜シク其ノ待遇ニ注意シ有爲ノ人物ヲ擢置スル  
ヲ圖ルコト

一、下級官吏ノ養成及講習ヲ務メ特ニ巡査、警備、憲兵補助  
員等ニ人格修養ニシテ鮮人ニ優テ與スルモノ少カラサルカ如  
シ其ノ素質ヲ改善スルコト

一、六法編ニ基カサル徹底義務金又ハ人民ノ希望セサル義務金ノ

如キハ假令公共事業ノ爲ナリト雖モ之ヲ課税スル所アルヘカヲ  
サルコト

### 第三編 教育制度ノ改善スル爲メ

一、専断學校ノ取締ヲ嚴ニスルコト

一、私立普通學校ハ急遽ニ其ノ普及ヲ圖ムヘカラス教員ノ養成  
等ト關係ヲ厚ク且テ其ノ設備ヲ改良ノ爲メ優リ私立學校  
及普通ヲ並置シ代用普通學校ノ制ヲ設キ必要ニ應ジテハ適當  
ノ補助ヲ與ヘテ學制ノ統一及普通教育ノ普及ヲ圖ルコト

一、地方費等ニ於テ内地各學校制度ノ普通學校ヲ設ケ又ハ普通  
ニ優リ相當ノ條件ノ下ニ内地人小學校ニ收容ノ途ヲ開タコト

二、高等普通學校ハ漸次中學校ニ制直スコト

三、現制專門學校ハ簡易速成ノ方針ヲ採リ重トシテ鮮人本位ノ



課程ナルモ經濟ノ進歩ト民衆ノ向上ハ一般智識慾旺盛トナリ  
現制度ニ付満足セサルカ細ク觀カモ内地人子弟ハ家庭ヲ離レ  
テ難々内地ニ留學セシメサル可カラサル状態ニシテ内地人ノ  
定住ヲ妨グルノ結果トナリ建設多シ宜シク高等商業學校、高  
等工業學校ヲ設置シ農林ノ專門學校ヲ昇格設置スル如キ  
二、三學堂ヲシテ母國文化ニ親炙シ建設セル組織ヲ得セキハ無  
難ノ風ヲ散メシムルト共に弊害ノ件ヒ且チ海外留學ヲ散セ  
シムルカ爲大學ヲ設ケ高等教育ヲ施ス要アリ先風ヲ高等學校  
ヲ設置シ之カ準備ニ着手スルコト

第四項 産業政策ヲ整善スル爲

二、三産業ナル勸業施設ハ地方官ニ事シ其ノ尙尙政策ニ當スルコ  
ト

二、水利ヲ奨励シ資本ナル農産ノ振興ヲ圖ルコト

朝鮮農産ノ盛衰ヲ觀ルハ水利及施肥ノ奨励ヨリ急ナルハナレ  
水利ヲケレハ農産ノ増進モ農産ノ害ノ中水利ヲ有スルモノ極  
メテ少シ故ニ大ニ水利ヲ奨励スルヲ要ス本年度ヨリ水利組合  
ニ資金補助ヲ爲シ且水利調査及設計ヲ補助スルノ組織ヲナレ  
ルモ調査ノ機關未ダ充テラザルモノナルカ細シ宜シク農産  
ニ直接関係ノ出張所ヲ設置シ地方ノ要求ニ應ジ調査設計ヲ爲  
スニ便ナラシムルト同時に工事監督上ノ便宜圖ルヲ要ス  
二、三産業組合會ヲ設置シ組合ノ組織ヲ固ニスヘシ現今農産奨  
励上國々ノ組合ヲ設ケ各該農産ヲ調査アリテ其ノ改良法ヲ大ナル  
モノアリ將來ニ於テモ農産ノ振興増進ヲナササル可カラサル  
ヲト認認以下ニ於テ設ケタル組合及奨励ノ實ハ實ニ農産上ノ振

費ヲ徵收スルヲ眞ノ目的トシ、毫モ組合組織ノ精神ニ悞レサル  
アルカ如シ抑モ組合組織ハ之ヲ政府ヨリ觀ルトキハ一ノ勸業  
機關ニシテ政府ノ方針ヲ移シテ、該組合ノ意志トシ組合員ハ  
亦組合ノ心ヲ以テ其ノ心トシ、爾レテ政府ノ方針ハ組合ノ仲  
介ニ依テ組合員ノ自覺心トナリ以テ經濟上有效ノ發効ヲナサ  
レ、メントスルノ趣旨ニ外ナラス、然ルニ該組合ノ名ニ依リ  
國長ヲシテ組合費ノ徵收ヲナサシメ、毫モ組合員ノ發覺ヲ促ス  
所ナキニ於テハ人民ハ之ヲ以テ徵收トモ、移移ニ其ノ實情ニ堪  
ヘテラントス

於是、該縣議會令ヲ發布シ、從來ノ縣解テ置スルト同典ニ人民ヲ  
シテ該組合ヲカサシムルヲ要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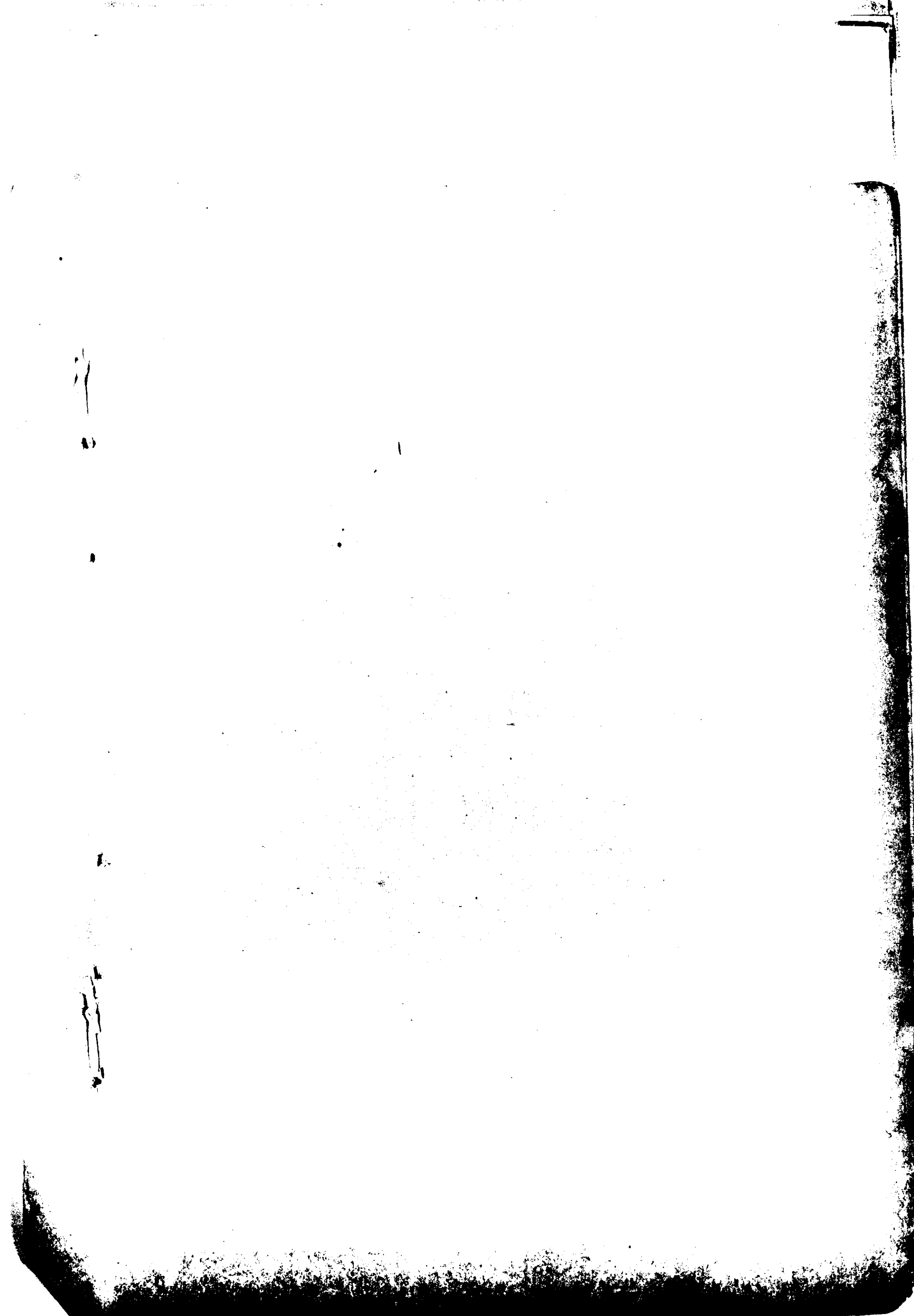
二、汽縣屯土ヲ小作人ニ轉下セ、自轉農ヲ獎勵スルコト

就、近地方農民ノ經濟力著ク、増進シ小作農ニシテ土地ヲ墾ヒ  
漸ク小地主トナラムトスルモノ少カラス、況ンヤ小地主ニシテ  
其ノ利得ヲ農ヲ土地購入ニ費シ、其ノ資產ノ増殖ヲ圖ルモノ、固  
ル多シ、畢竟之等ハ從來、墾田ノ趣旨ヲカサシ小作農ノ向上心ノ  
旺盛ニ、能クモノニシテ、該縣ノ風氣漸ク鮮明ニ、昔々、遊蕩セムト  
スルニ、墾リシモノト觀ム、此ノ時ニ於テ政府ハ、十萬町歩、時間三  
千餘萬圓ノ縣屯土ヲ之等小作人ニ轉下セ、以テ健全ナル小作農  
加ノ策ヲ講スルト共ニ、宜シク國家ノ資源ヲ有效ニ、使盡シ、盡利  
鮮、開發ニ、務ムルヲ、圖要ナリトス

縣屯土ハ、農山ニ小作人ニ轉下クルコトヲ得、銀行ヲシテ低  
利且年賦ニ資金ノ融通ヲ圖ラシメ、ハ小作人ハ土地購入上、至  
大ノ便宜ヲ得可シ、現今政府ノ縣屯土收入ハ、時間ニ比較シ、事  
街地二分餘其ノ他ニ於テモ四分ヲ出サルヘシ

第五項 内地ノ資本及移民ヲ招來スル、爲

二、社會令ヲ廢止シテ資本ノ流入ヲ容易ナラシムルコト但シ會社ニ對スル監督權ハ内地ノ夫レヨリモ大ニシテ嚴ナルヲ要ス  
二八、東洋拓殖會社ノ第一種移民ハ朝鮮人ノ反感ト憎惡ヲ受ケ而モ實效之ニ伴ハス却テ自由移民ノ弊害タルニ終ハル可キヲ以テ之ヲ廢止スルヲ



(公事九月十六日)

拝啓時下益御健勝奉賀候陳者  
最近ニ於ケル朝鮮ノ情勢御參考  
ノ爲別紙差進候間御覽被下  
度此段得貴意候 敬具

大正八年九月十六日

齋藤朝鮮總督

男爵阪谷芳郎殿

幸甚



論

告

諭告

不肖茲ニ朝鮮統治ノ任。就テ。方リ朝  
鮮總督府ノ官制亦改正セラルチ一言  
以テ民衆ニ告ノ  
朝鮮統治ノ方針タル一視同仁ノ大義ニ  
連ヒ民衆ノ福利ヲ増進シ東洋ノ平和ヲ  
確保スルニ在ルハ宏謨ノ夙ニ定マル所  
ニシテ累代統治ノ任ニ膺レル者克ク此  
ノ意ヲ體シテ斯土ノ開發ニ從ヒ國民亦  
拮据其ノ業ニ勵ミ以テ今日ノ發達ヲ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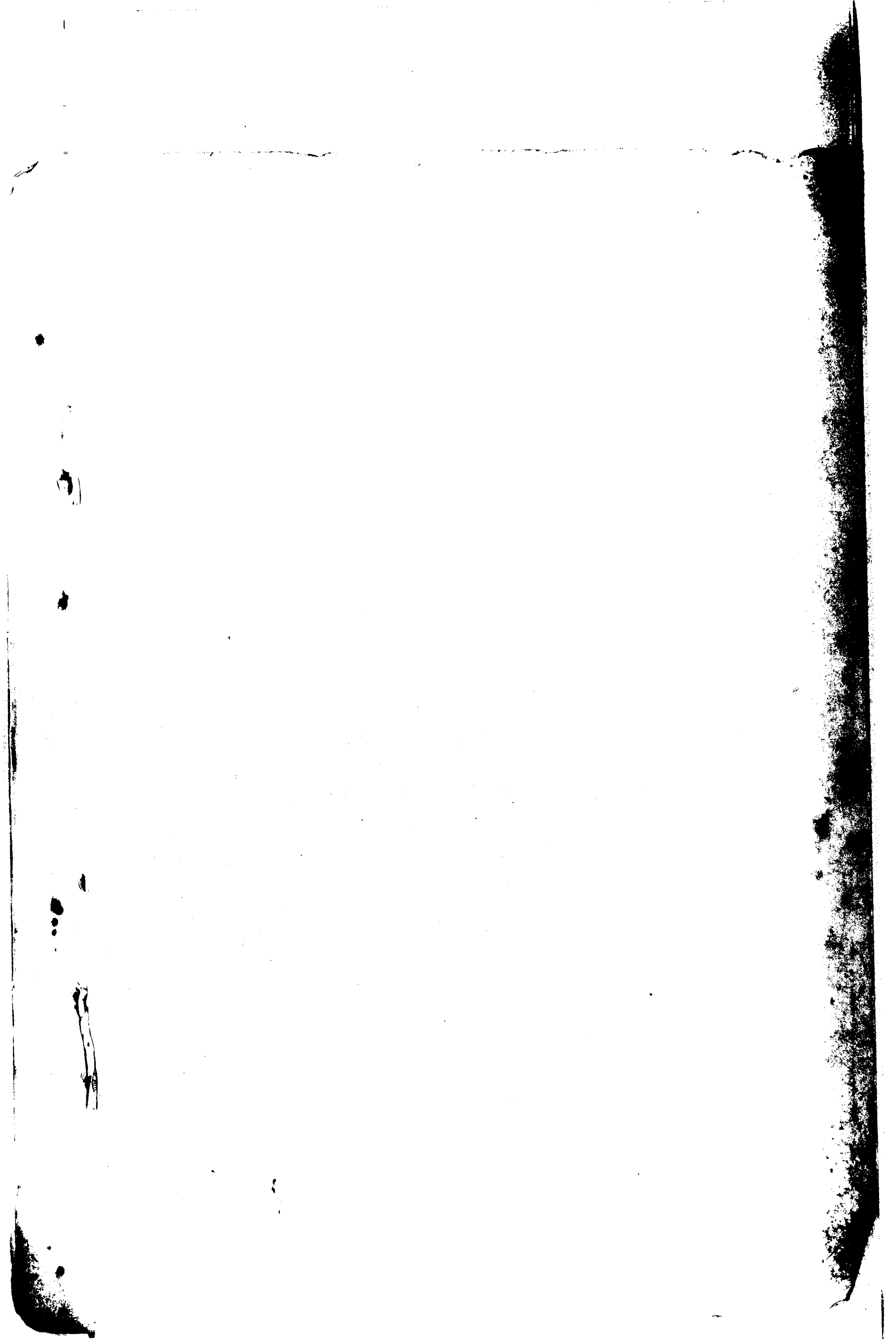
シタルハ中外ノ邦シテ認ムル所ナリ然  
レトモ百般ノ施設ハ之ヲ民土ニ德シ時  
世ニ致ヘ以テ其ノ宜ヲ制シ人心ノ適歸  
ヲ慰ラシメテハ國ヨリ言フ俟タ  
ス今ヤ時運ノ推移文物ノ進歩亦震旦ノ  
比ニ非ス加フルニ歐洲ノ戰亂新ニ熄ミ  
世態人心ノ變遷轉ニ著シキモノアリ是  
ニ於テ力政府ハ官制ヲ改革シテ總督任  
用ノ範圍ヲ擴張シ警察制度ヲ改正シ以  
テ時代ノ進運ニ順應シテ施政ノ簡便ト

治化ノ普及トテ圖レリ不肖大命ヲ奉シ  
任ニ就クニ當リ亦備ニ宏議ヲ紹述シ精  
舍ノ精神ヲ發揚セムコトヲ期シ自今部  
下ヲ督勵シテ益公明正大ノ政治ヲ施シ  
形式ニ拘泥スルコトナク輿衆ノ便益ト  
民意ノ暢達トヲ圖リ朝鮮人ヲ任用待遇  
等ニ關シ亦考慮ヲ加ヘテ各其ノ所ヲ得  
シメ又朝鮮ノ文化及舊慣ニシテ苟モ操  
ルヘキモノアレハ之ヲ採リテ統藩ノ  
資ニ供シ吏ニ各級ノ行政ニ刷新ヲ加ヘ

且將來機ヲ見テ地方自治制度ヲ實施シ  
以テ國民ノ生活ヲ安定シ一般ノ福利ヲ  
増進セムコトヲ期ス冀クハ官民互ニ勸  
導ヲ披キテ協力一致朝鮮ノ文化ヲ向上  
セシメ文明的政治ノ基礎ヲ確立シ以テ  
聖明ニ奉答セムコトヲ若輩ニ不逞ノ言  
動ヲ爲シ人心ヲ惑亂シ公安ヲ阻害スル  
力如キ者アラム力將ニ法ニ照ミテ寸毫  
モ假借スル所ナカラムトス般民衆其レ  
之レヲ諒セヨ

大正八年九月十日

朝鮮總督男爵 齋藤 實





最近ニ於ケル朝鮮ノ情勢

最近ニ於テ朝鮮ノ情勢

親シク朝鮮ノ土ヲ臨ミ四圍ノ情勢ヲ察スニ一  
般朝鮮民ノ人心ハ意外ニ險惡ニシテ過敏ノ官制  
改革ニ依リ何等緩和ノ徵ヲ見ス貴賤貧富  
老幼男女ノ別ナク皆獨立ノ夢想シ不逞ノ徒  
此ノ機會ニ乘シテ陰謀ヲ企テ或ハ爆彈ヲ  
以テ總督以下要官ヲ斃サシム或ハ總督府  
ヲ燒カントシ或ハ外人ト氣脈ヲ通シ鮮人殺傷  
凌辱等ノ事實ヲ誇張シ言論寫真ヲ以テ歐  
米ニ宣傳シ彼等ノ排日感情ヲ喚起セントシ

或ハ騷擾罪ニ依リテ刑辟ニ觸レタルモノヲ志士ト  
シテ尊崇シ其ノ獄中ニ死亡スル者ノ葬儀ニ参列  
スルモノ萬ヲ以テ數フルニ不拘、天長節等祝祭  
日ニハ殆ント國旗ヲ掲揚スル者ナキ等愈々險  
惡ノ度ヲ加フルノ状アリ殊ニ近ク米國ニ開カルヘ  
キ國際聯盟會議ハ是等不逞ノ徒ノ最モ  
期待スル所ニシテ此ノ機會ニ乘シテ朝鮮ノ  
獨立ヲ宣言シ所在示威運動ヲ試ムルト同  
時ニ上海ニ於テハ假政府ナルモノヲ組織シ閣員  
以下ノ行政府ヲ樹テ資金ヲ募集シ滿洲、

西伯利地方ノ在鮮人ト互ニ連絡ヲ取り兵器  
ヲ携ヘテ相策應シテ國境ヨリ侵入セントスルノ  
情報頻々アリ加フルニ從來最モ人心險惡ニシテ  
排日派ノ集窟トモ稱スヘキ平安南北道及黃  
海道ノ如キハ早害虎疫ノ脅ス所トナリ動搖  
不安愈々甚シラントス是等ノ傾向ハ朝鮮全  
道ニ瀰漫シ米國ニ於ケル國際聯盟會議ノ頃、  
ハ何事カ紛起セントスルノ情勢アリ為ニ親日ノ  
貴族及鮮民並ニ地方在住ノ日本人等憂心  
忡々トシテ保身ニ焦慮シツツナリ情勢如斯

急迫セルヲ以テ先ツ此ノ際極力治安ノ維持  
ヲ計リ民心ノ鎮靜ニ努メ然レ後漸次内政  
ノ充實改善ニ步武ヲ進メントス依テ一面  
於テハ警察力ヲ充實シテ不逞ノ徒輩云為  
ヲ取締リ且ツ軍隊及憲兵ト協力シテ不慮  
ノ事變ニ備フルト同時ニ一面制度改革ノ趣旨  
ヲ一般民衆ニ喧傳シ輕舉妄動ヲ戒ムル所  
アラハトス

### 一警察力ノ充實

由來鮮人ハ觀望ニ長シ間隙ニ乘スル巧

防備ノ薄ヲ察スレハ猥ニ不逞ヲ企テ萬一僥  
倖スレトモ警戒嚴シムル感スレハ逡巡シテ容  
易ニ發セス而シテ烽火一度舉レハ附和雷同  
シ屢在警ノ如ク應スルヲ例トスサレハ事ヲ  
未萌ニ防キ禍源ヲ絶ツハ朝鮮統治ノ要訣  
ニシテ今日殊ニ警備充實ノ緊要ナルヲ感  
スル所以ナリ然ルニ官制改正ノ結果警察  
ハ憲兵ト交替ノ過度期ナリ從來ノ憲  
兵ニ對シテ取締上多キヲ望ム能ハサル事情  
アルニミナラス新制度ニ依ル警察官ノ補充

及訓練難亦實ニ豫想外ニ在リ故ニ此際  
極力警察力ノ充實ヲ期圖シ從來ノ一  
萬五千人ニ對シ臨時ニ巡查約五千名ヲ增  
員セントスルノ計畫ヲ立テタリ其ノ計畫ノ  
基本ハ各面ニ一駐在所ヲ設置シ之ニ日人  
巡查三名ヲ勤務セシメントスルニ在リ蓋シ憲  
兵制度ノ實驗ニ徵スルモ一駐在所憲兵  
一人ナルトモ四面皆敵ノ間ニテリ不安危  
惧ノ念ニ驅ラレ機敏ノ行動ヲ為シ難カ  
リシモ三名ニ増加スルニ及ビ勇氣頓ニ増加

シタルカ如キ事例アルヲ以テナリ是レ内鮮人ノ  
不安ノ状態ヲ除去シ治安維持上止メ得  
サルノ方策タルヲ信ス

### 一 海外ニ在ル鮮人ノ取締

上海露領事國外ニ在ル鮮人ハ文字アリ機  
器アリ而シテ我施政ニ對シ不平ヲ抱キ獨  
立運動ノ急先鋒ニシテ機會アル毎ニ朝鮮  
内鮮人ヲ煽動シテ止マサルノミナラス或ハ言  
語文章ヲ以テ米國其ノ他ノ外國人ニ荒唐  
無稽ノ説ヲ流布シ排日ノ感情ヲ煽動シ



或ハ決死隊ヲ募リテ暗殺ヲ計畫シ或ハ獨  
立ヲ高唱シテ其ノ資金ヲ蒐集スル等ノ舉  
ニ出ツ而シテ其ノ言辭頗ル巧妙ナルカ爲無  
智ノ鮮民ハ之ヲ妄信シ少クモ之ニ共鳴  
シテ變ヲ望ムノ情アリ從テ在外鮮人ヲ  
取締ルハ騷擾及不安ノ根源ヲ絶ツ所以  
ニシテ朝鮮統治上最モ緊要ナルヲ感ス  
就中上海ニアル者ハ假政府ヲ組織シ  
其ノ運動甚危険ナルヲ以テ先ツ之カ根  
據ヲ掃蕩スルノ必要ナルヲ認メ目下種々計

畫中ニ在リ

### 一 親日鮮人ノ優遇

皇化朝鮮ニ光被スルノ今日鮮人ノ我ニ親  
シムハ當然ナルカ如シト雖事實ハ決シテ然  
ラス現在ノ如ク獨立思想盛ニ流言蜚  
語ノ横行スル際ニ於テ親日ヲ主張スルハ  
危険ノ身ニ及フモノアルヲ以テ餘程ノ勇  
氣ヲ有スルカ如シサレハ此ノ際親日者ヲ優  
遇スルハ當ニ本人ヲシテ悦服セシムルノミナ  
ラス其他ノ鮮人ノ態度ヲ決定セシムル上

ニ於テ頗ル利便アリト信ス故ニ從來日本  
ニ好意ヲ有シテ未タ好遇ノ恩典ニ浴セ  
サル者及騷擾以來特ニ我國ノ爲ニ努  
力セル者ニ對シテハ官位利祿ヲ以テ大  
ニ優遇ノ實ヲ示スノ必要アリ時ニ或ハ  
薰蕕同一視サルカ如キコトアランモ此際  
ノ舉トシテハ寧ロ爲サルニ優ルコト頗ル  
大ナリト信ス

一官吏ヲシテ朝鮮語ニ練達セシムルコト  
朝鮮ニ在ル日本官吏ハ朝鮮語ニ通セス

故ニ我カ意志ヲ彼ニ通スル能ハス又彼ノ語ル  
處ヲ解スル能ハス平時ニ於テ頗ル不便ヲ  
感スルノミナラス一朝有事ノ際ニ及ハ全ク  
事情ヲ明ニスル能ハス眼前陰謀ヲ語ルモ  
全ク之ヲ知ル能ハス機微ノ間ニ情ヲ探ラシ  
トスルモ之ヲ推問スル能ハス特殊ノ用務ニ使  
役セントスルモ之ヲ命スル能ハス警察機能  
ヲ缺キ犯人ノ檢挙ヲ失ヒ不逞者ノ偵知ヲ  
難クスル等其ノ不利不便名狀大ヘカリサルモ  
シテハ朝鮮警察ノ缺陷ハ實ニ之ニ在リ存ス

故、將來ニ於テハ、實史殊、警察官ニ對シ  
朝鮮語ノ練習ヲ獎勵シ之。對シテ相當  
當ヲ支給シテ急速ニ之ヲ普及ヲ計ルベ  
アリ

### 一、宣教師ノ操縱

朝鮮統治ニ對シ厄ナルハ、英米基督教宣  
教師ナリ。彼等ノ中ニハ間々我ニ好意ヲ寄ス  
ル者ナキモ、アラスト雖多クハ我ニ反對ナリ。蓋シ  
彼等ハ多年朝鮮ニアリテ其言語ヲ解シ、我  
教、賑恤治療其ノ他ノ方法ニ依リ鮮人

ニ接觸シ之ヲ愛撫シ之ヲ懷柔シ從來自  
國ノ文化ヲ説キ、東國ニハ英國化セシメ  
、企テタルニ併ムノ結果鮮人皆我皇化  
ニ光被スルニ至リタルヲ以テ嫉妬ノ情ト利  
害ノ打算ト相合シテ我ニ不快ノ念ヲ抱  
ケルモノノ如シ。加フルニ本年三月騷擾事件  
ノ際、敎官憲ノ行動、非人道的行為アリ  
、ナシ類、非難攻撃シ之ヲ各國ニ宣傳シ  
居ル狀態ナリ。蓋シ我ハ不逞鮮人ニ對シテスラ  
之ヲ庇護セントレバ、我ノ事實アリ故ニ今後

ニ於テハ我官憲者屢彼等と接觸シ其ノ誤  
解ヲ解キ感情ヲ融和シ以テ我施政ノ公明  
正大ナルヲ知ラシメ我ニ好感情ヲ抱カシムル  
方策ヲ採ルノ必要ナルヲ認ム

### 一、施政方針ノ具体化

朝鮮統治ノ方針ハ總督ノ九月三日官吏  
一同ニ對スル訓示、同十日一般民衆ニ對ス  
ル諭告、明ナリト雖是等ハ抽象的方針  
ヲ掲記シタルニ止マルヲ以テ此ノ際着々之  
ヲ實行シ從來ノ施設ニシテ民怨ノ中心

トナリタルモノヲ改善スルノ要アリ即チ朝鮮人  
ノ待遇給與ヲ可成同一ニスルコトハ一視同  
仁ノ趣旨ヲ實現スル上ニ於テ最も必要ナ  
リト思惟スルカ故ニ俸給制度改善ヲ施シ  
官吏ノ昇叙等ニモ考慮ヲ加フルト共ニ從  
來ノ舊慣ト背馳セル墓地取締規則、廣  
場規則、民籍制度ノ如キモ此ノ際速ニ  
改正セシムルヲ期シ目下起草審議中ニ  
在リ

一、制度改革ノ趣旨及新施政方針、善及徹底ヲ計



ルコ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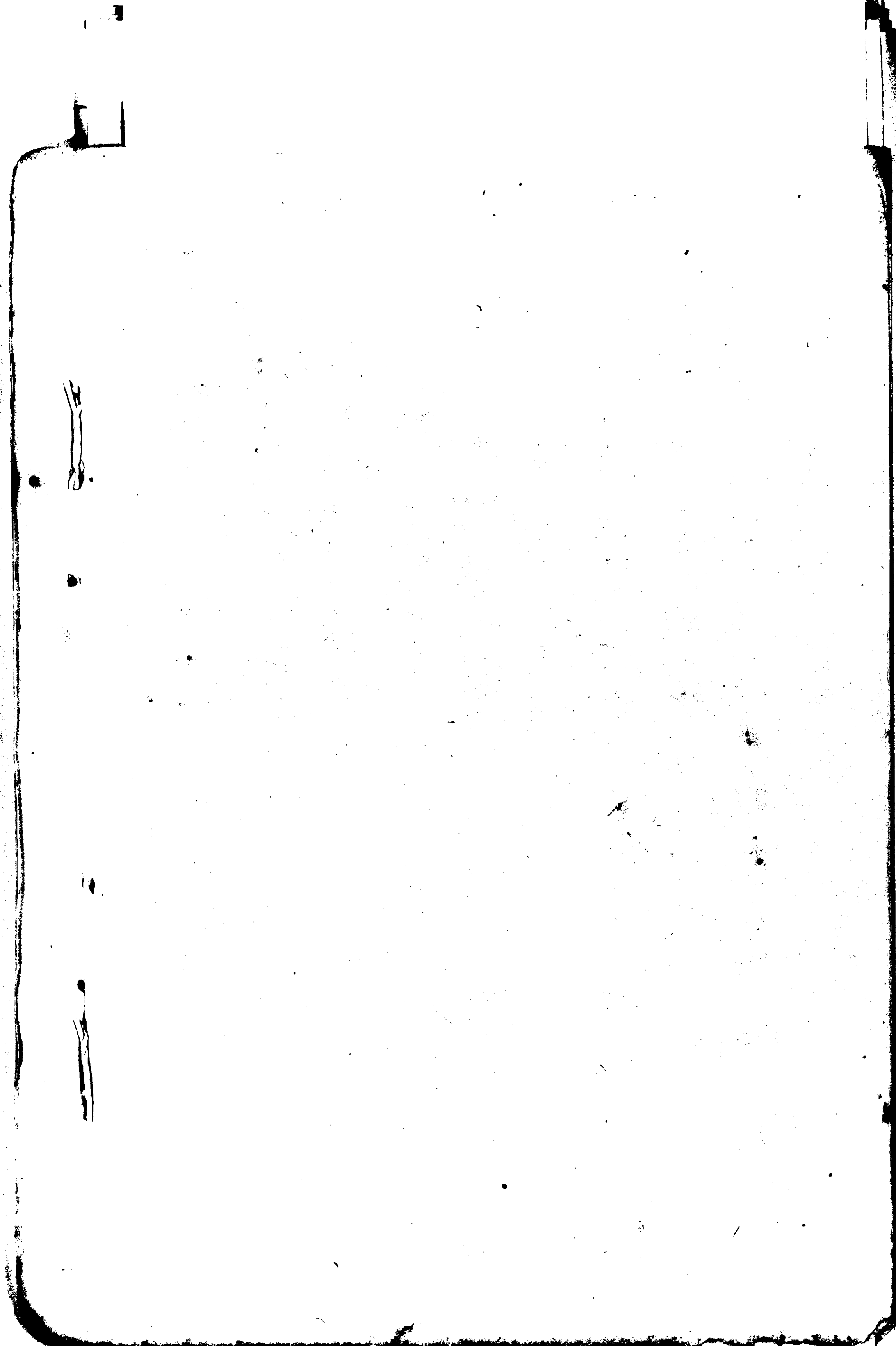
流言蜚語徒ニ盛ニシテ人心安定セサル際ナ  
ルヲ以テ制度改革ノ趣旨並施政ノ方針  
ヲ朝鮮民一敏ニ普及徹底セシメ我施政ニ  
信頼セシムルト同時ニ道府郡島面ノ  
吏僚ニ至ルマテ新施政方針ヲ了解シ上  
下一貫シタル意氣ノ温情トヲ以テ一般民  
衆ニ接セシメンカ為左ノ方法ヲ採ラントス  
一地方宣傳ノ方法ヲ講スルコト  
各道ノ鮮人中有為ノ人物ヲ總督府ニ

召集シテ新施政ノ方針ノ大綱及世界ニ於  
テ日本ノ地位等ヲ指示シ各地方人民ニ其  
ノ趣旨ヲ傳達セシムルコト

一今上陛下ノ大詔總督ノ訓示及告諭  
ヲ朝鮮ノ時文ニ翻譯シ數百萬枚ヲ印  
刷シ之ヲ配布スルコト

一總督府・地方巡察官ヲ置キ地方ヲ巡  
視セシメ上意ノ下達下情ノ上達並ニ  
民情ノ觀察ヲ為サレノ新政ノ徹底ヲ  
謀ルコト





訓示

訓示

國家重大ノ時局ニ際シ朝鮮總督ノ大命  
ヲ拜受シ恐懼措ク所ヲ知ラズ短才微力  
能ク此ノ大任ヲ完ウシ得ルヤ否ヤ衷心  
安キヲ得サモノ多シト虽各位ノ協翼  
依リ日夜精勵以テ大命ニ奉答セシコト  
ヲ期ス  
朝鮮統治ノ大方針ハ明治四拾參年日韓  
併合ノ際下シ賜ヘル明治天皇ノ詔書  
ニ昭ニシテ從來ノ總督府官制並其ノ下

ニ行ハレタル各般ノ行政施設ハ皆此ノ  
聖旨ノ實現ヲ企圖シタルモノニ外ナラ  
ズ而シテ各先仕者ノ努力ト國民ノ奮勵  
トニ依リ克ク和平ヲ維持シ民衆ノ福利  
ヲ増進シ教育産業交通衛生社會救濟其  
ノ他各方面ニ亘リ願ル其ノ面目ヲ一新  
シタルモノアルハ中外ノ均シク認ムル  
所ナリ然リト虽今ヤ併合行ハレテヨリ  
既ニ約十星霜ヲ經過シ其ノ當時ニ於テ  
適切有効ナリシ制度並施設ニシテ往々

時勢ノ進運ト朝鮮ノ實情トニ適合セサ  
ルモノナキニ非ズ於是乎政府ハ今回新  
ニ官制ヲ改正シ舊月二十日其ノ公布ノ  
見ルニ到リタリ  
官制改正ノ趣旨ハ今上陛下ノ優詔  
示ス如ク日韓併合ノ本旨ニ基キ一視同  
仁各其ノ所ヲ得其ノ生ニ聊ニシ休明ノ  
澤ヲ享ケシメンカ爲時ニ應シ宜ク制シ  
施設ノ便ニ資セシメラルニ在リ即チ  
總督ハ文武官ノ軒レヨリモ任用ニ得ル

ノ述ヲ啓キ更ニ憲兵ニ依ル警察制度ニ  
代フルニ普通警察官・特殊警察制度ヲ  
以テシ尚服制ニ改正ヲ爲シ一般官吏及  
教員等ノ制服帶劔ヲ廢止シ朝鮮人ノ任  
用待遇等ニ考慮ヲ加ヘントス要之文化  
的制度ノ革新ニ依リ朝鮮人ヲ誘導提  
シ以テ其ノ幸福利益ノ増進ヲ計リ將來  
文化ノ發達ト民力ノ充實トニ應ジ經濟  
上社會上ノ待遇ニ於テモ内地人ト同  
ノ取扱ヲ爲スヘキ究極ノ目的ヲ達セシ

○コトヲ廢黜スルモノニ外ナラス 聖恩  
宏大誰力感孚セサランヤ  
不肖官制改正ト相前後シテ新ニ大命ヲ  
拜ス只如上ノ 大詔ヲ奉戴シ制度改正  
ノ趣旨ニ則リ誠心誠意献身的努力ヲ爲  
シ 聖旨ノ普及ヲ計ラントスルノ外他  
意ナシ赴任日尚淺ク未ク朝鮮ノ實情ヲ  
審ニセス施政ノ具體的方針ニ至リテハ  
更ニ査覈ヲ加ヘ各位ノ啓蒙ニ待チテ  
ニ決定スル所アルヘシト云々ニ二三ノ



根本方針ニ就キ留意ヲモツ所アラント  
ス

官吏ハ一心同體ヲ旨トシ上下四方  
協同戮力シ公明正大ナル政治ヲ爲  
スヘシ總督府内ノ各局課及總督府  
ト地方廳トノ間ニ於テ努メテ意思  
ノ疏通ヲ圖リ各一貫シタル意氣ヲ  
以テ互ニ連絡ヲ取リ最善ノ努力ヲ  
爲スヘキハ勿論身ヲ持スル謹嚴正  
直不黨不偏各職ノ精弊ヲ艾除シ專

ラ正理公道ニ就キ民衆ヲシテ施  
ニ信頼セシメンコトヲ期スヘシ  
時代ノ進運ト民心ノ歸嚮トニ鑑ミ  
行政司法事務ノ各般ニ亘リ左ノ改  
善ヲ加ヘンコトヲ期ス

一形式的政治ノ弊ヲ打破シ法令ハ成  
ルヘク簡約ニ從ヒ誠意國民ヲ誘掖  
シテ其ノ精神ノ徹底ヲ圖リ行政處  
分ハ事態民情ニ顧ミテ適切ナル措  
置ヲ執リ努メテ被處分者ノ諒解ヲ

得シムヘシ

一事務ノ整理簡捷ニ努メ民衆ノ便益ヲ計リ官廳ノ威信ヲ保持スヘシ  
一言論集會出版等對シテハ秩序及公安ノ維持ニ妨ケナキ限リ相當ノ考慮ヲ加ヘ民意ノ暢達ヲ計ルヘシ  
一教育產業交通警察衛生社會救濟其  
他各般ノ行政ニ刷新ヲ加ヘ國民生活ノ安定ヲ圖リ一般ノ福利ヲ増進スルニ於テ新ニ一面ノ開カ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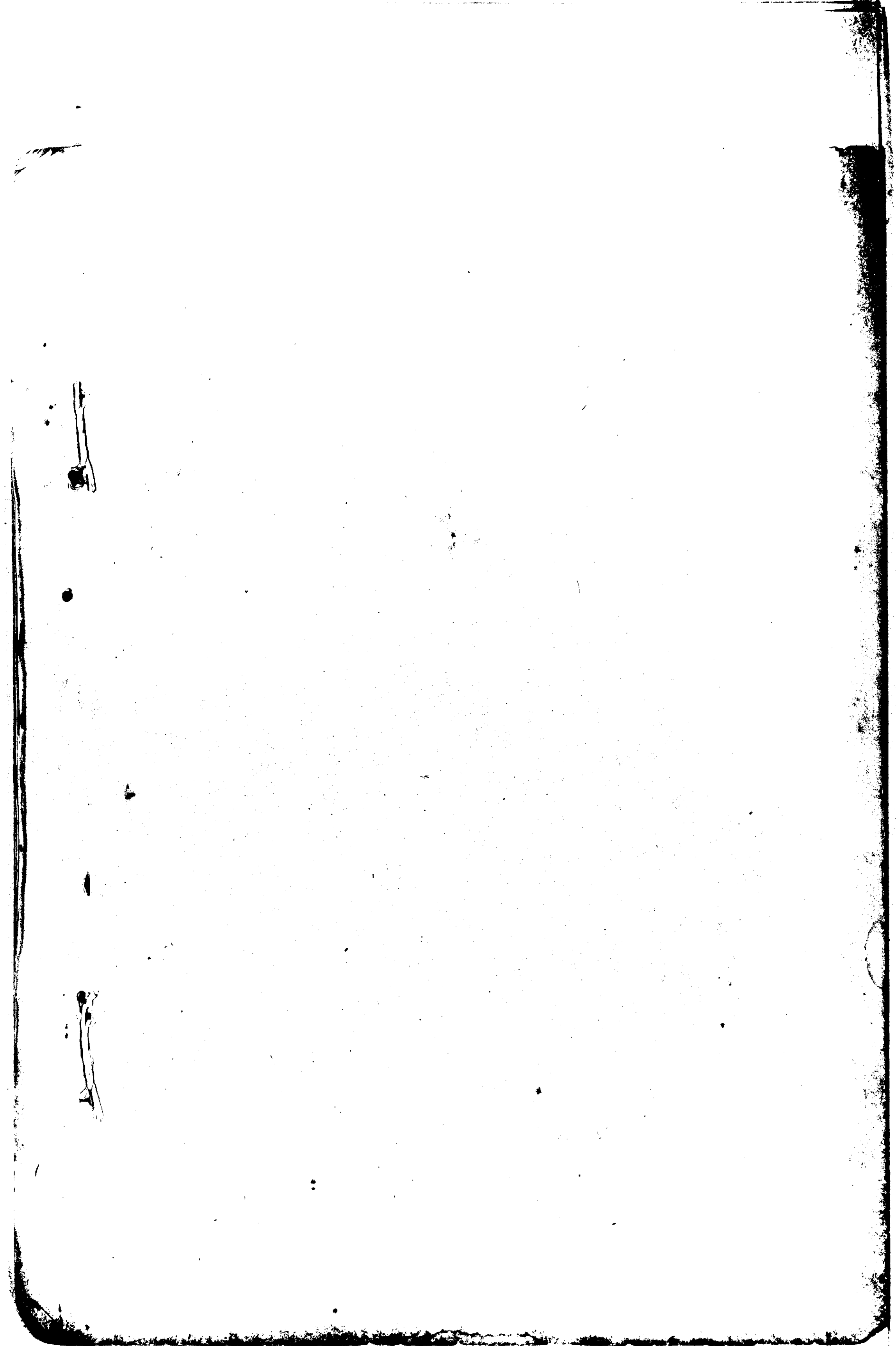
コトヲ期ス殊ニ地方ニ於ケル民風ノ涵養並民力ノ作興ハ地方團體ノ力ニ待ツコトヲ便トスヘキ力故ニ  
將來時機ヲ見地方自治制度ヲ施行スルノ目的ヲ以テ速ニ之ヲ調査研究ニ着手セントス

如上ノ改善刷新ハ只徒ニ新奇ヲ衒ヒ時  
流ヲ追ハントスルモノニ非ス成ルヘク  
朝鮮ノ文化ト旧慣トヲ尊重シテ其ノ善  
ヲ長シ其ノ弊ヲ除キ以テ時勢ノ進運ニ

順應セシコトヲ期スルニ在リ、換言スレハ民生民風ヲ落發シ以テ文明的政治ノ基礎ヲ確立セシトスルノ趣旨ニ外ナラ

又  
制度改正ト共ニ人心ノ一新ヲ要スルハ固ヨリ言ヲ俟タサル所ナリ各位ハ頃ク聖旨ヲ奉シテ率先躬行其ノ範ヲ示サシコトヲ期シ内鮮人ヲシテ常ニ一家ノ親同胞ノ愛ヲ以テ相接シ共同韓陸ノ實ヲ舉ケシムヘク殊ニ朝鮮人ヲシテ心身ヲ

研磨シ其ノ文化ニ民力ヲ向上シテ食聖代ノ德澤ニ浴セシコトヲ期セシメルヘシ各位希クハ此機會ニ於テ竭力一致益朝鮮統治ノ刷新ヲ圖リ聖明ノ宏謀ニ副ヒ奉ラシコトヲ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AGITATION

Articles Reprinted from  
the "Seoul Press"

THE "SEOUL PRESS" OFFICE,  
SEOUL, CHOSUN.

1945-1946  
1945-1946  
1945-1946

1945-1946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 FOREWORD

Copies of the *Seoul Press* containing articles dealing with the recent Korean "independence" agitation have all been sold, but demands for them continue to come in from many quarters. It is for the purpose of meeting them that this pamphlet has been prepared.

Editor, the *Seoul Press*.

Seoul, May 15, 1919.

# Contents

1	No Foreigners Implicated in Korean Uprisings	...
4	Stories of Cruelty	...
5	Mischievous Rumours	...
6	What Foreign Missionaries can Do Now	...
8	Stories from Missionaries	...
9	Neutrality of Missionaries	...
11	Attitude of Missionaries	...
12	Stories of Cruelty Again	...
14	Is the Agitation a National Movement	...
16	Disturbances in Korea and Egypt	...
18	Destruction of Forest	...
19	Japanese and British Methods	...
21	Arrest of a Missionary	...
22	Japan's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of Korea	...
23	Fictitious Stories from Chosen	...
23	Governor-General's Instruction	...
24	The News from China	...
25	After the Storm	...
27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Trouble in Chosen	...
28	The Suwon Incident	...
29	No Persecution of Korean Christians	...
30	Crazy View of a Peking Editor	...
32	When Even Britain Fails	...
APPENDIX.		
33	A Visit to West Gate Prison	...
34	Deep-Rooted and Unjust Suspicion	...

the Korean rioters,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erroneous notion interpreted Mr. Komatsu's harmless statement in a way congenial to his liking.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Mr. Komatsu made such foolish remarks against foreign missionaries as the following:

"Whenever disturbances occurred in the past they assumed an unconcerned air, without even doing so much as issuing warnings or advice to their congregations to show their respect for authority and to prevent themselves from being implicated in the trouble. Nay, they even showed a sympathetic attitude towards such disturbances. They are propagating Christianity in Korea, but pay no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Japan, the sovereign of Korea. While engaged in Christian propaganda work,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run schools, and diffuse foreign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among the half-civilized people. The principle of liberty is recklessly advocated among them, this having an evil influence upon their undeveloped minds, which are consequently tainted with excessively radical ideas."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clude in their number some who have no sound judgment and discre-

**No Foreigners Implicated in Korean Uprisings.**  
(March 14).

The *Japan Advertiser* reproduces from the *Hochi*, a Tokyo daily, a statement attributed to Mr. Miodori Komatsu, former Directo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concerning the recent Korean uprisings at Seoul and elsewhere. The *Hochi* introduces Mr. Komatsu's statement with a rumour that seven American missionaries have been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having instigated the Korean demonstrators. This rumour is as entirely groundless as some of the accusations laid by Mr. Komatsu in the statement attributed to him.

It is very probable that Mr. Komatsu has not been correctly quoted. Having lived at Seoul and had long experience with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osen for many years, Mr. Komatsu ought to know better and should be the last man to make any such remarks as are attributed to him. Most probabl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chi*, who interviewed him on the affair, held the idea, so prevalent among many Japanese pressmen, that foreigners were at the back of

tion. Such people confuse the ideas of the Koreans, who are in a similar mental condition as those Japanese students who are now making an outcry for democracy, without understanding what this stands for. As a result, some Korean converts to Christianity are so senseless as to have recourse to radical action."

Mr. Komatsu knows quite well and, while in office, frequently declared that foreign missionaries were very good friends and assistan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past, as they continue to be, in the work of bringing peace and good order in this peninsula and of making Koreans good citizens of the Empire. It is not true to say that in the past they neglected to withhold their Korean congregations from being implicated in political troubles. On the contrary, they have always striven to make their followers law-abiding and, whenever occasion demanded it, were active in restraining them from going to extremes. It is not also true to say that they pay no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Japan, the sovereign of Korea. Well knowning that smooth co-operation with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will bear fruit for the good of the Korean people, who naturally claim their chief attention, they have always shown themselves eager to assist in the execution of any plan drawn up by the authorities to enhance the welfare of the Koreans. The missionaries may not have endeavored to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Japan in a direct way, for they are neither agents nor official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ut they have always done so in an indirect way. Further it is not true to insinuate that American missionaries are chiefly responsible for the diffusion of foreign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among the Koreans. This cannot be possible, for all the schools under their management are under the strict super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all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subjects is vetoed in the class rooms. Nor will or can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give political speeches from the pulpit. The idea that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besides being propagators of Christianity, are political teachers and agitators is simply preposterous.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foreign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very advanced or radical form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Chosen. But it is easy to imagine that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se "dan-

gerous" ideas are conveyed are many and various. They may come through newspapers, magazines, books, travellers from foreign lands,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Japan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so forth. It is simply absurd to impeach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who are probably among the least responsible for this offence, if the diffusion of advanced ideas may be so called, as being the parties chiefly responsible for it. Finally with regard to the remark that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clude in their number some who have no sound judgment and discretion," we may say that even the worst of them has enough good sense and judgment not to utter such silly and indiscrete remarks.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Japan Advertiser* quotes, in the same issue in which it reproduces Mr. Komatsu's alleged statement, Dr. Seiji Hishida, who was in the service of the Foreign Affairs Bureau under Mr. Komatsu, as having remarked: "The reports in circulation that the Christian teachers in Korea are the instigators, or at least leading participants in the rioting in Korea is an old story and quite absurd. It is foolish to say and repeat that the Christian teachers are inciting the Koreans to insurrection, although it is the usual thing that is charged every time there is a little trouble." We are in a position to endorse Dr. Hishida's statement and positively assert that no foreign missionaries are implicated in the recent trouble. In an interview a representative of ours had with Mr. Katsuo Usami, Director of Internal Affairs, Mr. Usami declared that he was satisfied that no missionaries were concerned in the disturbances. This clear statement by a high and responsible official of the Government ought to dispel any erroneous suspicion that may still linger concerning their attitude. But if more explicit vindication is needed, here it is. It is the gist of a public statement given by Mr. Sangai Kokubun, Director of Judicial Affairs: "Rumours have been rife that foreign missionaries incited the disturbances or at least showed sympathy with the riots. These rumours owe their origin to the fact that among the leaders of the rioters there have been found Christians pastors and students of mission schools and so it is not to be wondered that they gained currency. But that they are entirely ground-



are so absurd that to intelligent people they are a cause of amusement, but the great musses of the Korean people, who know little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are as credulous as children, believe them to be gospel truth. Only a few days ago it was rumoured that President Wilson was coming to Seoul to rescue the Koreans from the Japanese yoke, and that, simultaneously with his arrival in town, Korean shops, now remaining closed, would throw open their doors. Incredible as it may seem, this foolish story was believed even by many who are usually considered intelligent. It is a pity that such foolish and sometimes very harmful rumours are allowed to circulate. It appears to us that if all, who are in a position to teach and lead the people, endeavour to disillusion and enlighten their Korean followers, they will materially help towards quieting down the situation.

In yesterday's issue of this paper, we ventured to caution foreign missionaries against being deceived by Korean liars. A typical instance has just come to our notice. On Tuesday one of our foreign friends told us that he had heard that one of the Korean girl students

Koreans calling themselves Christians there are a great many who do not hesitate to speak an untruth when they find it advantageous to the Korean people, who know very little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are as credulous as children, believe them to be gospel truth. Only a few days ago it was rumoured that President Wilson was coming to Seoul to rescue the Koreans from the Japanese yoke, and that, simultaneously with his arrival in town, Korean shops, now remaining closed, would throw open their doors. Incredible as it may seem, this foolish story was believed even by many who are usually considered intelligent. It is a pity that such foolish and sometimes very harmful rumours are allowed to circulate. It appears to us that if all, who are in a position to teach and lead the people, endeavour to disillusion and enlighten their Korean followers, they will materially help towards quieting down the situation.

### Mischievous Rumours

(March 21)

Koreans, as is well known, are great adepts in fabricating and disseminating all sorts of rumours. In times such as the present especially are they spread with the rapidity of wild fire. Many of them

### Stories of Cruelty.

(March 20)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dependence agitation in this peninsula we have heard of many stories of cruelty alleged to have been meted out to Korean rioters by Japanese police and troops. Some of these stories are so shocking that they are hardly believable. We can easily imagine cases of excess committed by the police and troops in a moment of excitement. They may have dealt with rioters in a harsh way and probably went too far in the execution of their duties. We find it, however, hard to reconcile ourselves to the belief that they acted just like the Huns in Belgium. Nevertheless there appear to be many among the foreign missionaries who believe the stories. This is not surprising. They constantly associate with Koreans, with whom they can freely converse, as they know Korean very well, and it is mostly from their Korean acquaintances that they obtain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missionaries rarely come in contact with Japanese on account of the language difficulty. In this way they only hear one side of the story. Now it is a notorious fact that the average Korean is a great liar. Even among

less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result of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tter conducted by the authorities. The authorities have carried out thorough and strict inquiries concerning it and are satisfied that there is no trace whatever that foreigners instigated the disturbance. Nor is there any evidence that they knew beforehand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trouble and gave support to the rioters. It is wrong to harbour suspicion against foreigners without justifiable ground. It is still more to be condemned to spread through the press false reports and baseless accusations against foreigners, fabricating such reports and accusations out of mere suspicion. Such acts will excite the ill-feeling of foreigners against Japan and may cause troub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hould any foreigners be found guilty of sedition or similar offence, the authorities will have no hesitation in prosecuting them, but as none have been foun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trouble, people at large should cast away whatever doubt they may still entertain against them."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cent trouble had been tortured and died in consequence. The following day we had an opportunity of seeing Mr. N. Watanabe,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and referred to the matter. Mr. Watanabe said that he had also heard of the story and so he made inquiries at the Police Station with the result that he found that it was absolutely groundless. He was further satisfied that all the prisoners were in good health and that there was not a single case of illness among them.

Yesterday we heard another rumor that as many as eight prisoners in West Gate prison had died in consequence of torture. We can safely say that all these stories of torture have been woven out of whole cloth with malicious intent.

### What Foreign Missionaries

Can Do Now

(March 22)

There can be no two opinions as to the imperative necessity of restoring peace and order to this lan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agi-

tation is gradually subsiding and before many days pass Chosen will, we hope, be as quiet as before. Nevertheless it will not be easy to heal the ill-feeling and rancour created in the minds of many Korean people by the recent trouble, and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to reconcile them to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This can only be done by giving the Korean people a more liberal administration, by satisfying all their reasonable wants, and by offering them better and wider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and self-promotion. No doubt the Government intends to do all these things and in time will carry out new policies on a democratic line. Obviously,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to introduce a great change in administration in a short time. What is now of urgent importance is the restoration of normal conditions, and all well-wishers of the Korean people should help towards the consummation of this desirable state. I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o accede to the desire of the Korean demonstrators, and as long as they continue to carry on their agitation the authorities are bound to check their activity by

force. The Korean demonstrators ought to have seen by this time that it is not only perfectly useless but detrimental to the interest of their fellow-countrymen to keep up the agitation. The longer they continue to defy the law, the sterner will be the Government measures taken against them, and meanwhile millions of innocent people are suffering more or less in consequence of the unquiet state of things. So there can be no gain saying that all friends and well-wishers of the Korean people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in endeavouring to calm down the situation.

For the doing of this good work foreign missionaries seem to us to be in a particularly advantageous position. To be quite frank, we think they would have rendered a great and good service had the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rouble, put forth more efforts to persuade those Christian Koreans, who associated themselves with the followers of the Chyondokyo in the independence agitation, to stop it by telling them that the theory of self-determination was applicable only to nations directly concerned in the war, and that no Power would help the Koreans in their dream-like desire. But in acting in such a way missionaries would have run the risk of losing their popularity among their Korean followers for a time and so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y did not do so. We can well sympathize with them in the attitude of neutrality they took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ouble. But it is not ourselves alone who wish that they would show more moral courage and tell the truth to the misguided Koreans and so endeavour to get them to retrace the erring steps they have taken. There is no shadow of doubt whatever that the missionaries do love the Koreans and sincerely desire their good, but it appears to us that sometimes their love is shown too negatively. A really good friend must occasionally show those whom he loves a manner sort of love, point out to them frankly the errors they may have committed and try to help them out of difficulties into which they have fallen. I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ings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osen have great opportunities of doing great service both to the Korean and Japanese peoples by showing their Korean followers the folly and uselessness of indulging in empty demonstrations.

## Neutrality of Missionaries

(March 28)

We are given to understand that the attitude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as a body concerning the present trouble is one of strict neutrality. They consider it as political in nature and for this reason they are bound by their duty as well as by their position as foreigners not to interfere. Technically this attitude of theirs is correct. Nevertheless it appears to us that as friends of the Korean and Japanese peoples they should endeavour to promote peace and love between them. Especially does it appear to us to be their duty to try to enlighten misguided Koreans on the folly and uselessness of their agitation. They are acting against the law of the State, and inviting to themselves disaster. Is it proper on the part of missionaries to stand aside while the people whom they love are committing serious mistakes? By boldly telling their Korean followers the hopelessness of the agitation, they will no doubt lose their popularity for a time and most probably many will desert the church. But after the agitation is over and the rainbow which the agitators are

for the indiscretion of the missionary at Syenchon and hope that he will not repeat it. As a good friend of the Korean people and as a teacher of the noble religion of peace and love, he should endeavour to calm the situation by explaining to his Korean followers the uselessness and folly of the agitation started by a misguided section of their countrymen.

In strong contrast with this missionary, we happen to know of another who has done and is doing his best to lead his Korean flock in a right direction. None of his followers took part in the agitation and all the schools and churches under his control have kept themselves aloof from it. Doubtless there are many other missionaries of the same type. As we have said in a previous issue of this journal, foreign missionaries have now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rendering good service both to the Korean and Japanese peoples.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Syenchon missionary is an exception, and that the missionary body, as a whole, is acting in a proper and blameless way.

entirely free to show his pro-Korean feeling, but was it wise for him to exhibit such a bitter sentiment against the Japanese? Such letters as the one he wrote will only encourage the Korean people to stronger resistance to the authorities and do a great deal of injury to their best interests, besides hampering to a great extent the work of the authorities. The writer surely knows that it is hopeless for the Korean people to aspire for independence. He also surely knows that the Koreans are incapable of managing their own affairs, and that the day Japan withdrew herself from the peninsula, it would fall into a state of anarchy. If he is a wise man and a sincere well-wisher of the Korean people, which he no doubt is, he will refrain from writing such indiscrete letters, which only embitt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Koreans and the Japanese and do no good. We know that the suspicion of many Japanese that foreign missionaries are behind the Korean malcontents is unwarranted, but we must say that when a missionary acts in such a way as we have pointed out,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ir suspicion should be aroused and strengthened. We are very sorry

## Stories from Missionaries.

(March 25)

We earnestly hope that they will not let those opportunities slip by. Our attention has been called to a letter written to the *Peking and Times* by a missionary from Syenchon concerning the recent Korean agitation at his town. The letter gives a very one-sided story of the trouble and the Japanese are represented as no better than the Huns in Belgium. To emphasise the charges laid against the Japanese, the writer makes quotations from the *Korea Daily News* and "The Tragedy of Korea" by F. A. McKenzie—two of the most bitterly anti-Japanese publications ever published.

Whatever motive the missionary may have had in writing the letter, it is evident that he entertains anything but good feel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and is desirous of discrediting them in the eyes of the outside world. Probably it was written out of sympathy with the Korean people and the writer allowed himself to be carried away by sentiment. He is of course

We note that the *China Press* of March 21 publishes a statement of the Korean situation said to have been drawn up by a committee of missionaries at Pyongyang. It is not so violent in its exhibition of anti-Japanese sentiment as the letter by a missionary from Syenchon, but it cannot be said that it was written by men taking an attitude of strict neutrality. A strong sympathy for the Korean people is expressed in it on the basis of one-sided hearsay and prejudice. Our wonder is: with what motive and purpose did the missionary committee write and publish it? Such communication cannot but embitter the relations of the Korean and Japanese peoples and obstruct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order in this peninsula, inducing Korean agitators to entertain false hopes. There is also fear that it may deepen the suspicion held against the missionary body by many Japanese and aggravate their difficulties. For ourselves, we appreciate the delicate position in which they stand to-day and sincerely sympathize with them in their concern for the people whom they love, but we must ask them to be extremely careful in the expression of opinions on the situation. This we ask of them, which we referred a few days ago.

We may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all the attention of missionaries to the indiscretion of writing letters such as the one sent to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by a missionary from Syenchon, to best to quiet down the situation.

ers of the Korean people did their time, we think, that all well-wishers of the Korean people did their best to quiet down the situation.

We may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all the attention of missionaries to the indiscretion of writing letters such as the one sent to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by a missionary from Syenchon, to best to quiet down the situation.

not because we are afraid of our country being subjected to a storm of criticism by the world, but for the sake of the Korean people, and for that of peace and good feeling.

### Attitude of Missionaries.

(March 30)

In regard to the present trouble in Chosen and the attitude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concerning it, Mr. S. Niwa,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Japanese Y. M. C. A., recalls the attitude taken by Dr. John R. Mott, the great leader of the Y. M. C. A. movemen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spiracy case.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in regard to it one of the foreign secretaries of the Korean Y. M. C. A., in conjunction with a missionary, wrote to the Continuation Committee of the Edinburgh Conference a letter very inimical to Japan, accusing on groundless suspicio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f having the intention of wiping out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osen. This letter was published by the *China Press* and in consequence the Y. M. C. A. secretary and the missionary found themselves

in a rather tight place. Not long after this took place, Dr. Mott broke his journey at Seoul on his way to America from Europe,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trouble thereby caused to the Y. M. C. A. On his arrival at Seoul, Dr. Mott refused to receive the secretary concerned. This was not of course because of any lack of friendly sentiment on his part toward him. His great love of all men working underground is too well-known. Dr. Mott, however, evidently did not like to have an interview with, and listen to the man, who committed the indiscretion of offending the authorities for no sound reason. The first thing Dr. Mott did was to see Mr. N. Watanabe,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and hear his views concerning the affair. He next interviewed Mr. M. Komatsu, then Directo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and finally waited on Count Terauchi, the Governor-General of Chosen. Mr. Niwa, who gives his reminiscence of the affair was present at all these interviews. He says that at these interviews Dr. Mott invariably put three questions to the gentlemen he interviewed



These questions were: (1) Was the secretary involved morally wrong in character? (2) Was he lacking in loyalty to the powers that be? (3) Did he fail properly to make Korean young men under his leadership loyal to the Government?

To these questions, both Mr. Watanabe and Mr. Komatsu gave

no definite answers, nor did Count Terauchi, who scarcely knew him,

but Mr. Watanabe and Mr. Komatsu gave their frank opinion as to

his conduct. Dr. Mott was satisfied that the conduct of the secretary

concerned was not quite blameless as regards the points mentioned in the questions No. 2 and No.

3. He dismissed and sent him home in disgrace and only after Mr. Fletcher Brockman, brother of the

present honorary Secretary of the Korean Y.M.C.A., pleaded for him,

did he give him a post in China. While thus dealing with a man

who did not loyally support the Government, Dr. Mott declined to

receive any longer an annual subsidy of 10,000 yen gran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the Y.M.C.A.

In telling the story, Mr. Nawa expresses his unbounded admiration at the upright and manly conduct of the world-renowned leader

of the Y. M. C. A., and declares

that such an attitude is extremely desirable on the part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osen at the present juncture.

### Stories of Cruelty Again (April 1)

In regard to an article entitled

"Stories of Cruelty" published in these columns some days ago, we

have received letters from a few missionaries describing what they

have actually witnessed in the treatment of Korean agitators by the

police, gendarmes, troops, and Japanese civilians in their localities.

The writers give some vivid pictures of the harsh way in which

unarmed Korean demonstrators were handled, and express their

highly indignant at the high-handed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guardians of peace in coping with the situation. Especially indignant

are they at the part played in the suppression of disturbances by

Japanese civilians, who, in their opinion, had no right to take part

into the matter and as the result we must admit that in not a few

cases the complaint made is based on fact. It is stated that the Severance Hospital is full of Korean patients injured during the disturbances, many of them bearing on their bodies unmistakable evidence of the rough treatment they received at the hands of Japanese.

We are not astonished at the indignation felt by missionaries, who saw people, whom they love and

with whom are well acquainted, beaten, kicked, and otherwise brutally handled. It is but human to

sympathize with the under dog. Had we seen such unpleasant

scenes as described in the letters referred to, we should have felt

our blood boil. It is unjust, however, to think,

as some missionary friends of Koreans seem to do, that the excesses committed by the police and others

on Korean demonstrators had the approval of the higher authoritie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olice, gendarmes, and troops had orders to deal with Korean demonstrators in as moderate a way as possible,

and were forbidden to use their weapons unless for self-defence. These orders were at first strictly

obeyed and s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rouble there were few casualties. Unfortunately the moderation

shown by the authorities was taken by Korean rioters as a sign of their weakness, and they became audacious and provocative,

and whenever they were in a position to overpower the guardians of peace they did not hesitate to resort to violence. In the interior

such was especially the case, not a few policemen and gendarmes and their families in isolated places having been ruthlessly massacred. At

Seoul and other towns, too, Korean demonstrators have become quite bold of late. Some police-boxes have been demolished, several

trams wrecked, and the police have been stoned by mobs. In face of thi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ose detailed to suppress the rioting have been provoked and resorted to harsh measures.

It may be asked by sympathisers of Korean demonstrators: Granting that harsh measures were justifiable in the suppression of rioting, what need was there to handling prisoners in rough ways? In reply, we must say that there was none, but the prisoners generally behaved themselves arrogantly, assuming a very haughty manner and glorying in their foolish act. In a moment of excitement, it is not strange that those in charge of them

become angry and express their anger in act.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none but saints would act otherwise. It may be further asked: What about the part played by Japanese civilians? We condemn them for what they did. Even in their case, however, there is justification in not a few instances. We know of cases in which Japanese women and children were cruelly maltreated by Korean rioters. Only a few days ago a Japanese woman living outside West Gate, Seoul, while returning from a public bath house in the evening was seized by a gang of Korean hood-gangs, carried into the woods near by, and treated by them in an unspeakable way. It is well known that coloured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guilty of such a crime are lynched. Japanese cannot be expected to show themselves better than Americans.

Foreign missionaries, hearing only distorted and exaggerated stories from Koreans only, or seeing through coloured glass the doings of the police and others, conclude that Japanese behave themselves like the Huns in Belgium. They are at liberty to say whatever they like, but if they are fair-minded they should also try to

### Is the Agitation a National Movement ? (April 2)

An idea seems to be entertained in certain quarters that the present agitation is a national movement. It is not astonishing that those not in real touch with the situation should conceive such an idea, seeing that the agitation is widespread and that even women and labourers have taken part in it. It also seems that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consider the present agitation as an outcome of the infection by the Korean people as a whole of the world-wide yearning for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nd for this reason as a national movement.

hear from the Japanese side. In order not to excite strong feelings among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the authorities are purposely withholding from the public reports of the infamous behaviour of Korean rioters towards peaceful Japanese. By applying to the authorities, we think, missionaries will obtain information which will considerably change their view of the situation.

Those well posted on the situation, however, are of the opinion, and we share their view, that such an idea is very erroneous and that the agitation is not at all national. It is true that the longing for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now finding expression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 Egypt and Ireland in particular, has exercised powerful influence over the ideas and thoughts of many Korean young men and women, who are sufficiently educated to be able to read newspapers. Also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any Korean Christians, who have come under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have leaned something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been seized with aspiration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ir country.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the agitation has been started by these students and men, but it is entirely wrong to think that they represent the Korean people. Why is it then that the agitation is so widespread, and even keeps of small shops, peasants, and labourers have participated in it?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that they have either been deceived and misled by agitators into the belief that Korea has really recovered independence, or have been

obliged by threat, or hired to join in the movement. As is well known, the simple-hearted and meek Korean masses are easy victims of black-mailers. In many cases it has been ascertained that people have joined in the agitation simply for fear of revenge at the hand of agitators. In many other cases, it has also been ascertained that labourers have been hired by them to shout "mansei" for so much pay a day. A very amusing instance is that in a certain locality agitators managed to persuade a party of school boys to gather and shout "mansei" by giving them some sweets. The boys assembled and waited for a signal from the agitators. On the signal being given, to the astonishment of the agitators the boys shouted "Chekuk mansei!" (Hurrah for the Empire.) Whoever thinks that the simple-hearted and ignorant Korean country-folks know anything about such modern ideas as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weaker nations is a man who does not know the real Korea. It is absurd to conclude that the Korean masses are really and consciously aspiring for independence. Reports from the interior agree in saying that all intelligent people of good means



are standing entirely aloof from the agitation and hoping for the speedy restoration of the normal condition of things. (On account of the recent high price of rice and o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y are very well-off and well contented. In a private letter written us by a young Korean gentleman, who was educated in an American college, there occurs the following passage: —

"I am sorry to say that even my home town has got into the trouble. Thanks, however, to the energetic measures taken by the police, the rioting did not continue long. The disturbance is quite unfortunate and apparently a feeling of discontent prevails among a section of our young hot-bloods. These youngsters, however, do not know what qualification they should have in the event of the object they are crying for being given to find out. I am sure that the authorities have much work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Such troubles occur in any age and among any nation, but the childishness of our countrymen is quite problematic."

We think that the quotation given above well reflects the feeling

ing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of respectable Koreans of good education and good means, who are the backbone of the nation. As long as they remain loyal to the powers that be, there is no fear whatever that the trouble will become uncontrollable. Already the agitation is subsiding, as is quite natural with a movement which is not at all national but only sectional. We trust that before long the peninsula will become as peaceful and orderly as before.

**Egypt**  
**Disturbances in Korea and**

(April 5)

A British resident in Seoul has written a letter to the *Japan Advertiser* severely criticizing the methods adopted by the authorities in coping with the disturbances in Chosen. The writer tries to represent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as no better than the Huns in Belgium by misrepresenting and exaggerating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m to subdue the rioters, who apparently appear to him as gentle as so many lambs. He says that on the part of the Korean rioters "there have been no assaults, no stone-throwing

(save when some tram cars were damaged), no incendiary fires" while the only policy pursued by the Government in dealing with the situation is, according to him, "that of savage repression." It may be useless to try to point out to the writer and people of his type, since they refuse to judge impartially, that the Korean rioters have been acting in no gentle manner. In many cases they have resorted to violence and have committed innumerable atrocities, demolishing Government offices, killing officials, and insulting Japanese women. In Seoul 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ases of incendiarism, and five persons have been discovered and arrested in the act of setting fire to buildings. There have been many casualties among the Japanese residents in the interior, and, although it is constantly asserted by foreign "friends" of the Korean demonstration that they are unarmed, it is a fact that many of them carry some weapon or other. An official report says that it has been ascertained that at least twenty thousand demonstrators have been armed with clubs, kitchen knives, and similar weapons. In view of this, it is unjust to say that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should refrain from taking stern measures against the mobs.

A few months ago there took place at Calcutta some serious disturbances, in which hundreds of Indians were killed by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he full report of the affair has never been revealed, but it is presumable from news leaking out that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did not deal with the rioters with gloved hands. In Egypt very serious disturbances seem to be taking place. From meagre reports so far cabled, it is also presumable that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are adopting very strong measures to settle the situation. It is already known that casualties occurred among the Egyptian rioters, that General Allenby has been appointed 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troops in Egypt, and that an order has been issued that all attempting to obstruct telegraph and railway communications will be summarily shot. All this shows that in dealing with the situation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in Egypt are pursuing a policy similar to that pursu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Korea—a policy, which the "British Resident" in his letter to the *Japan Advertiser* calls "that of savage repression" or "German methods." Can he

then say that the British in Egypt are behaving themselves like gentlemen, but the Japanese in Korea are acting like the "Huns in Belgium." ?

### Destruction of Forests.

(April 6)

April 3 was Arbor Day and had it been peaceful millions of young trees would have been planted throughout the peninsula. At Seoul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and teachers and pupils of Japanese schools observed the day by planting seedlings on a hill outside the West Gate, but it seems that in the interior, owing to the disturbed condition of things, very little was done in the way of afforesting naked forest lands. Last year 20, 400,000 young trees were planted on Arbor Day, but it is presumable that the number of trees planted this year was but a fraction of the above figures. This is very regrettable.

What is still more regrettable is the fact that, as the guardians of peace are more than fully occupied in suppressing disturbances taking place in one place or another, they

have little time to look after the protection of forests. In normal times, the cutting of trees is very strictly controlled, people being required in many cases to obtain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ities to cut trees even in forests belonging to them, while state-owned forests are of course more rigidly protected. All this is done, it is needless to say, with no idea of oppression, but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viving as soon as possible many mountains, which are physically dead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trees. The Government measures for afforestation have been showing excellent results, as the fact that many mountains, which were formerly practically treeless, have begun to be decked in green shows. It was hoped that before many years elapsed, the mountains of Chosen would become as green as those in Japan.

It is feared that the attainment of this hope will have to be deferred for several years, because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in the interior. The police and gendarmes are too busy to look after the protection of forests, and ignorant Korean people, thinking that they have already won independence and can do as they

### Japanese and British

#### Methods.

(April 8)

With reference to our article published a few days ago, in which we stated that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in Egypt are pursuing a policy similar to that pursu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Korea, an Englishman asks us if we "can produce evidence recording that any Egyptian has died as the result of eighteen bayonet wounds received during the disturbances, or if a single Egyptian child has had its brains dashed out by the butt-end of a British rifle?" In answer to this query, all we can say is that we have no Japanese missionaries living in Egypt, who will write home how Egyptian agitators have been killed. All we can know of the disturbances in Egypt is through the meagre press telegrams despatched by Reuter, which is known to be a British news agency. How can we produce any evidence as demanded by our correspondent? We do not believe in the least that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have been pursuing any German methods in Egypt, but had Egyptian agitators and their sympathizers any chance of inform-

please, are recklessly felling trees. In many places, we learn, they are uprooting young trees planted befor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to give vent to their enmity. These misguided people do not know what curse they are inviting to themselves by acting in such a foolish way. This fact is further evidence, if more is needed, showing that the Korean people are still far from being able to govern themselves,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were inclined to give them autonomy. And yet there are some people, like a British resident in Seoul whose letter to the *Japan Advertiser* we considered yesterday, who think that "the studious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Koreans as a degraded and decadent people must cease." Not one of those sentimental people, it seems to us, wh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how their sympathy with the misguided Korean agitators and thereby encourage them to continue their foolish movement, can be said to be a real friend of the Korean people.



ing the world of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eir country, we imagine they would have some nice stories to tell about the methods employed 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disturbances. None can say that in isolated cases acts of cruelty have not been committed by British soldiers in Egypt, as was undoubtedly the case with some Japanese policemen and gendarmes in Kore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ses in Egypt and Korea, it seems to us, is that in the former there are no prejudiced people to cry down the authorities, while in the latter there are not a few who see things through coloured glasses. Only recently a Japanese professor came back from India, whence he was deported on suspicion that he was a friend of Indian malcontents. We can well imagine that if some Japanese Buddhist missionaries lived in Egypt and showed any sympathy with Egyptian agitators they would be as promptly deported.

Our correspondent further writes: "Moreover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know if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in Egypt have allowed British *firemen* to parade the town at night, armed with long staves, having a strong iron hook at one end, with which to dig holes in the heads and bodies of Egyptian agitators. There is ample proof of these things having taken place in Korea.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difference between a stern policy and a policy of calculated brutality, the Western allies had followed the former, the Hun the latter. What will be the world's verdict on the policy pursued by Japan in this country?"

In regard to the matter of Japanese firemen being allowed to parade the streets at night, it may be explained that, due to frequent cases of incendiarism taking place, Japanese civilians in places where the police force is insufficient, have been obliged to employ them to guard their houses. Surely no fair-minded people will say that Japanese civilians should do no such thing, but remain quiet and passive even though fire might be set to their houses and their women and children be assaulted. It is unjust to accuse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of pursuing in Korea "a policy of calculated brutality." Undoubtedly there have been some exceptional cases of excess, but we trust that, all the same, people friendly disposed towards Japan and having broad views, will not

say that the Japanese have been acting in Korea in any way to make them afraid of the world's verdict.

### Arrest of a Missionary

(April 9)

We are exceedingly sorry to hear of the arrest of an American missionary at Pyongyang on the charge of sheltering some Korean breakers of the law. We hope that judicial examination of the case will show that he is innocent of the charge and he will be acquitted. It seems, however, that some leaders of the rioters at Pyongyang were found actually hiding in his house. He may not have known that they were implicated in the trouble, but this seems to be a remote possibility. We are afraid that he will find great difficulty in showing that he is not guilty of the crime he is charged with. Even granting that the missionary concerned is innocent, none can deny that the conduct of some missionaries at Pyongyang and Syenchon with regard to the trouble in this peninsula has been anything but discrete. Letters written

ten by them to Chinese papers giving sensational stories of the agitation show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ir profession of strict neutrality, they have not observed it in the least. In fact they give the rea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have actually taken sides with the Korean agitators and encouraged them to action. We have always placed full confidence in the wisdom and discretion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have endeavoured from time to time to defend them from accusations made against them by the Japanese press that they were hostile to Japan. We are keenly disappointed to find that we have been betrayed by some of them. Nevertheless we do not think that, because some of them have acted contrary to our expectation, the whole is anti-Japanese and inclined to encourage Korean agitators by sympathizing with them in one way or another. It is to be feared that the incident at Pyongyang will give fresh material to the jingoistic papers of Japan for further attack on th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Korea, while on that account the feeling of some of them will be unduly aroused against Japan. We should be exceedingly sorry, as

all intelligent and broad-minded Japanese would be, if the incident should bring in its train such an eventuality. It is to be earnestly hoped that the Japanese press will show moderation and broad-mindedness in dealing with it, and that the missionaries will not become too much excited over it.

### Japan's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of Korea.

(April 10)

We learn from a New York dispatch that the *New York Times*, in an editorial entitled "Egypt and Korea" published in its issue of March 20, says that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the two countries involve not only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self-government of the two peoples, but the still more important question whether they are capable of governing themselves. Both Korea and Egypt have come under the rule of Japan and Britain respectively, because their peoples lack this ability. In ruling Korea, Japan may have occasionally shown unnecessary severity, bringing about unfortunate results, but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is efficient and has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It is desirable that Japan will gradually guide the people and instill in their minds advanced political ideas and thoughts, but it is evident that were Japan to grant the Koreans autonomy all at once, Korea would immediately fall into a state of anarchy, constituting a grave danger to herself.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ld at large that Korea be given enlightened rule from the outside for a while. All fair-minded people, who know anything of what Japan has been doing for the welfare of the Korean people, will endorse this sane view of the New York paper.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Japan has committed blunders in her administrative work in Korea, but she is always ready to correct them. It cannot also be denied that whatever inconvenience these blunders may have caused the Koreans, it is but slight as compared with the good things they have been given by the new regime. In every country and at any time there are malcontents. Korea has them too and due to their nefarious work, she is now passing through a very unpleasant time. It is a matter of

Empire to uphold such acts.

"Japanese policemen are now stationed on all trains to examine every Korean who may be traveling; they go through baggage and person, and confiscate all letters or anything written, these being torn up in front of the individual on whom they are found. If any of the letters are of the 'dangerous' type the man is arrested and taken to prison.

"Any one carrying large sums of money has to give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otherwise it is liable to be confiscated. What the military and gendarmerie hope to accomplish by these methods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is to keep alive the hatred and rouse the spirit of the Koreans."

All this is not true. The correspondence is dated Korea, April 3. Probably this is wrong. It should have been dated April 1.

### Governor-General's Instruction.

(April 12)

Under date of April 10, Count Hasegawa (Governor-General, issued an instruction by way of warn-

great regret, but we trust that the trouble will soon pass away and a better state of things be witnessed in the peninsula.

### Fictitious Stories from Chosen.

(April 12)

It is extremely interesting to read in foreign papers published in Japan and China all sorts of stories concerning the trouble in Chosen. Needless to say, most of these stories are highly coloured fictions and rather poor productions at that. For instance, the *Japan Chronicle*, a journal always eager, or at least claiming, to print only th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publishes an article from a correspondent, which is largely woven out of whole cloth. To give a few extracts therefrom:

"The Japanese banks and post offices refuse to remit any money for Koreans, and it is said that the post offices have confiscated money that has been brought to the window to buy postal orders for abroad. Surely there cannot be any law even in the Japanese

ing to Koreans at large. It reads:—

I, the Governor General, regret that, while the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is in order and the result of it is gradually manifesting itself, agitation broke out last month, and the lives of law-abiding people are threatened. I have already issued two instructions by way of remonstrating with agitators for their indiscrete movement, and have since endeavoured to enlighten and disillusion them. Nevertheless, the agitation has not as yet come to an end but has recently even gained strength, and the rioters are now going the length of attac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destroying Government and public offices. The people at large are not of course connected with the doings of the mob. I think it necessary quickly to relieve the law-abiding people from the affliction thus suffered by them and to restore peace and order, so that the people may be assured in their enjoyment of peaceful living. I have accordingly asked the Government at home for the despatch of troops in order to garrison places in the interior. The people at large must rely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authorities, show themselves industrious, and rest in peace. To maintain peace by military force is of course contrary to my desire but it is now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take such measure in order to suppress the rioters and save the people from uneasiness. Drastic measures will hereafter be taken against such people as assemble in big bodies and act in a disorderly manner. It is hoped that the people will remember this, and refrain from joining the rioters, for should they do so unlooked for punishment will surely be theirs. Friends and neighbours should advise each other and avoid committing any action tending to bring them within the grip of the law.

### The News from China (April 18)

False news go abroad. We are reminded of this adage by an editorial entitled "The News from Korea" appearing in a recent issue of the *Peking Daily News*. In it, the Editor says in all earnest: "The News from Korea increases in interest every day. It is now announced that a provisional Government has been formed at Seoul.

What steps this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s tak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position, what it is doing to cause suspension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we do not know." Neither do we. For none in Korea has ever heard of such a provisional Government having ever been set up at any place in the peninsula. It is not astonishing that the Peking paper, which does not hesitate to give such absurd news, continues day after day to give equally groundless and foolish reports concerning the Korean situation. We confess we are unequal to the task of refuting all these reports, because they are too many and too glaringly false. We can only hope that all these fictions will die a natural death in time.

**After the Storm.**  
(April 20)

We are glad that trouble in this peninsula is rapidly passing away, and signs are appearing that peace and order will soon be restored. At the same time we regret exceedingly that circumstances have compelled the authorities chiefly to resort to force to bring about this good state of things. At the beginning the authorities were most anxious to deal with the trouble in as moderate a manner as possible. Unfortunately this attitude of their seems to have been taken by agitators as proof of their weakness. The latter became more and more audacious in their nefarious activities, until the authorities were compelled to decide on adopting sterner measures against them. Thanks to this, the agitation has now all but been suppressed. But we learn with deep regret that at a few places the measures taken against the local rioters were carried out to the extreme, resulting in the killing of not a few peopl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We are sure that the higher authorities had no mind to encourage any excess, and are as grieved as we are over those unpleasant occurrences. They will no doubt institut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when it is found that the report of cruelty is substantially true, duly punish those who went too far in executing their orders. In all countries it is no uncommon thing for lower officials of dull



intelligence, in their zeal to make themselves conspicuous, to misunderstand the motive of their superiors and act beyond the limit of their duty. In such cases it reflects no discredit on the part of the higher authorities to punish such blundering subordinates. Rather it is a disgrace to them if they allow them to escape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mistakes. We hope that the higher authorities will properly deal with all those who went beyond their orders and committed blunders and excesses in suppressing the disturbances.

As we have said, though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order is a matter of rejoicing, we greatly regret that force has been the chief instrument used in restoring it. Force is an ill-fitting associate of peace and order. Though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 order quickly to restore order in the peninsula it had to be called in to service, it should be dispensed with as soon as normal conditions return. It will be a very difficult task to heal the wound caused by the agitation in the minds of the Korean people. Nothing but love can do it. We trust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which had been planning to introduce some great reform in its

policy, will follow a very liberal line in its futur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ninsula. It is unjust, as some critics have done, to accuse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a lack of sympathy with the Koreans, for no government has been more sincere and more eager to uplift, and promote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under its rule. Unfortunately the love of the authorities towards the Korean people has failed to be properly expressed,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method employed has not been quite tactful. We trust that the past blunders will be corrected, and such wise and tactful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adopted as will be fully appreciated and gratefully received by the people. But the Government alone cannot heal the wound. Unless it is aided by the Japanese people living in this peninsula in a whole-hearted manner, all its efforts to win the heart of the Korean people will fail. The Japanese in Chosen must change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Koreans for the better, treat them as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winning their hearts, make them loyal citizens of the Empire of Japan.

## Japanese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Trouble in Chosen.

(April 24)

The *Keijo Nippo* quotes a certain influential gentleman as stating that it was a matter of great regret that very harmful rumours were current as to the behaviour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osen with regard to the recent trouble. It has now been ascertained that, with one or two exceptions, the attitude of the missionaries was on the whole fair, and all suspicion held against them is now gone. This is a matter to be rejoiced over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have never changed for the past half century and are as deep as the Pacific. The mutual good feeling of the two nations has further been strengthened by the Ishii-Lansing Agreement, and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ir traditional friendship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intimacy. Some Korean agitators in the States wanted to go to Pari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cent trouble, but the American State Department did not grant them passports. This is proof of a very difficult position occupied by the good-will entertained by the Washington Government towards Japan.

Continuing, the gentleman quoted says that it is not conceivable that American missionaries, well posted on the world situation, should have taken part in the recent foolish agitation of Korean malcontents and supported them in their movement. There is, however, danger that Korean agitators will seize every opportunity presented to misrepresent the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order to incite ignorant folks. It is desirable that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show caution in their actions and utterances, so that they may not be made tools of by th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Japanese people cannot be too careful concerning their attitude towards America. Korean malcontents are endeavouring to spread all sorts of malicious rumours. We should be on our guard not to be misled by them.

In this connection, we may state that, at a conference of representatives Japanese journalists through out Chosen recently held at Seoul, Mr. I. Yamagata, Editor of the *Seoul Press*, explained to the assembly the difficult position occupied

by the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defended them from many false accusations laid against them. He hoped his conferees would be very careful in the publication of news items concerning them. This address was appreciated by the journalists resent.

### The Suwon Incident. (April 30)

A Tokyo telegram to the *Keijo Nippo* quotes a statement made by the military authorities with regard to the recent trouble in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telegram, the authorities say that the disturbances have now been quelled. In coping with them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was avoided as far as possible, and was resorted to only as the last measure. Troops were strictly instructed not to commit excesses. A certain company of troops, however, was found to have acted rather harshly at some villages near Suwon on April 15, while engaged in restoring order. This was done because of resistance offered, but as the commander and men of the company went beyond

the limit of their duty in discharging it, they were subjected to disciplinary measures.

We have heard much about the incident in Suwon District referred to in the above quotation.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troops acted there not "rather harshly," but very harshly. We have no idea of defending and justifying their serious blunder, bu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the rioters in Suwon District were guilty of some very serious crimes. Not only did they act violently, but they set fire to a Japanese school building, destroyed police stations, and killed two Japanese police officers. One of the unfortunate officers was killed in a brutal manner, fifty-one wounds being found in his body. These acts of the rioters naturally embittered the feeling of the troops sent to suppress them and so the very deplorable incident referred to occurred. Nevertheles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troops made a terrible mistake in acting as they did. Their duty was only to suppress rioting, arrest the guilty and restore order. But, besides discharging their proper duty, they did what they had no right to do—namely, punish the rioters. We do not know to what disciplinary

been pursuing a policy of persecution of Korean Christians. "Through-out the troubles in Korea," it says, "it will have been observed that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have directed much of their efforts against the Christian communities as well as the adherents of the Heavenly Path, both bodies being opposed, one on religious and the other on patriotic grounds, to the Shinto cult which it is sought to extend in Korea." This is a gross distortion of the real situation. As is well known, it was chiefly adherents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and Methodist Churches as well as the believers of the Religion of the Heavenly Path that took part in the agitation. It is perfectly natural that the authorities paid their chief attention to them. It was not because of their religious belief, but because of their offence. Korean Christians of other denominations or adherents of Buddhism and other religions,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agitation, have never been molested. How then can it reasonably be said that the authorities have been persecuting Korean Christians?

The *Japan Chronicle* seems to have formed the erroneous idea on account of the very deplorable incident in Chosen, the authorities have

The *Japan Chronicle* seems to be under the hallucination tha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cent trouble in Chosen, the authorities have

(May 6)

Christians.

### No Persecution of Korean Christians.

measures they were subjected, but it is gratifying to know that all were punished. From the beginning the higher authorities, civil or military, had no idea whatever of taking any ruthless measures against Korean rioters, and instructions were issued by them to their subordinates to be very careful in dealing with the trouble. It is a great pity that in some cases their instructions were not strictly obeyed. Whenever such cases came to their knowledge they promptly issued warnings to the offenders. Unfortunately the troops responsible for the Suwon incident were men sent from Japan and were ignorant of the local conditions. As they have been punished and made an example of, we trust that blunders of similar nature will not be repeated:

dent in some villages near Suwon, in which three Christian Churches were destroyed by fire. We have already referred to this affair, stating that the higher authorities regret it very much and have punished those officers and men responsible for it. Excepting this, there has occurred in no other place any serious blunder on the part of the guardians of peace in suppressing the agitation. All stories of cruelty and brutality, so widely circulated in the foreign press, are either gross exaggerations or fictitious. For instance, it was reported that in Seoul alone as many as one thousand demonstrators were killed. As a matter of fact, only two were killed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agit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a most determined manner and that thousands of young men and women took part in it.

The *Japan Chronicle* remarks that the curious thing is that not a single Japanese Christian congregation in Japan seems to take any interest "in the persecution to which their fellow-believers are exposed in the neighbouring peninsula." There is nothing curious in this, because there is no persecution of Korean Christians because of their faith. Japanese Christians at home, however, are taking great interest in the Korean situation, as is evidenced in by many comments lately appearing in their religious journals. A prominent deputation of theirs is shortly coming to Chosen to conduct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We shall welcome it, for we are confident that its work will result in correcting many of the erroneous impressions given abroad by exaggerated and distorted press reports concerning the real situation in this peninsula.

One of the most foolish editorials we have ever come across appears in a recent issue of the *Peking Daily News*, alleged to be edited by Chinese. It refers to the sentence of six months' imprisonment given to the Rev. Mr. Mowry by the Pyongyang Local Court for having sheltered some Korean law-breakers. The Editor expresses great pleasure at this, sustained or not, by the time the appeal can be heard, in fact almost

### Crazy View of a Peking Editor (May 7)

before these words are in print, America, every tin-roofed tabernacle from California to Carolina, from the Lakes to the Gulf, will be having lessons or sermons on the subject. Every missionary society in America will watch the matter with the closest attention, every Church member in the country will be talking about it, every newspaper will be full of it. For the time being, the Peace Conference will fade into insignificance, and the destinies of one American citizen will be of more absorbing interest than the destiny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f indemnity. The arrest and condemnation of an American missionary will be a splendid advertisement for the Korean cause. If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had been sitting up at nights trying to find a way of advertising their failure in Korea, they could not have devised a better way of doing so than by arresting and condemning Mr. Mowry.

This is tall talk and is on par with all the high-sounding declarations and manifestoes issued by Korean madonnas. No doubt Mr. Mowry's case will attract some attention in some quar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is the height of folly to think, as the *Peking Daily News* does, that it will rescue the whole of it against Japan. Mr. Mowry has been found guilty of an act at variance with the law and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have every right to prosecute him. For our own part, we do not think that he intentionally aided the Korean law breakers. It is probable that he did not know of their offence, but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found living in his house cannot be disputed. In view of this, no intelligent people will find fault with the authorities for their action against him. In writing as it has done in regard to his case, the *Peking Daily News* is insulting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By this time, the Peking paper must be repenting of the silly things it has said. For no such tremendous echo as predicted by it has been evok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still to wait for the irresistible onslaught of denunciations and criticisms of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followed by an ultimatum and a mighty fleet from America.

The *Peking Daily News* is doomed to disappointment if it thinks that Mr. Mowry's case will help



the cause of Korean malcontents, with whom it evidently is in heart sympathy. The recent trouble in this peninsula has been sufficient-ly made capital of by the press in China for discrediting Japan. Specially has our Peking contemporary endeavoured to rouse public sentiment against Japan by publishing all sorts of sensational stories. What has been the result, it probably knows. Japan's power in this peninsula remains unshaken, and no men of influence have ever been found to be supporting the cause of Korean malcontents. It is even doubtful whether their appeal to the Peace Conference received even a moment's notice. The world is too wis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voice of a small group of malcontents, who really care for nothing but their selfish interests, against the best administration Chosen has ever had since history began.

### When Even Britain Fails.

(May 7)

Referring to the "Annual Report on Reforms and Progress in Ko-

rea" pu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the *Japan Chronicle* sneers at the authorities by stating that, in spite of the glowing accounts given in it of the successful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the peninsula is in a state of seething unrest. We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sues similar reports concerning its administration of Egypt and India, but we hear so much about the humane, enlightened, and magnanimous British rule of these countries that we have been taught to think the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s a model to be followed by other nations. In spite of all this, if newspaper reports are true, both Egypt and India seem to be in a state such as the *Japan Chronicle* can not call quiet and orderly. When even Great Britain occasionally fails, how can Japan, so miserably little and incapable, hope to show better? If she did, it would be sacrilegious.

### APPENDIX.

#### A Visit to West Gate Prison

(May 11)

A few days ago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oul Press* was granted the privilege of visiting West Gate Prison to inspect conditions there. This prison stands near the Independence Gate and is located in one of the sunniest and most healthy places in the whole city, and has a beautiful pine-clad hill side as a background. The yard is enclosed by a high brick wall and contains several brick buildings, besides an office and a number of work shops built of wood. The ground is kept scrupulously clean and everything is in perfect order. It is in this prison that leaders of the recent agitation and many who took part in it are kept pending their public trial. The writer was courteously received by Mr. Kakihara, Governor of the prison, in his office and was supplied with som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prisoners in his charge. This official is, by the way, one of the ablest men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has in its service. He is a man of broad and enlightened views and is most kind

hearted. Asked what was the behaviour of prisoners connected with the agitation, Mr. Kakihara said that it was generally very good. When first brought to the prison, many of them were found to be in an exceedingly excited and nervous condition. He caused baths to be prepared for them and cautioned the jailers under him to avoid as far as possible saying or doing anything that might provoke them. In a few days the prisoners recovered their mental equilibrium and have since been calm and orderly in their behaviour. They are allowed to take their daily exercise in the open and every four or five days have a bath. As for food, those that can afford it are allowed to have it brought in either from their own houses or by specially appointed purveyors. By way of precaution against epidemics, the food brought in from the outside is very carefully examined. All the prisoners are in excellent health. The prisoners are also allowed to have books, sent in and the Governor also arranged for Christians to be given the Bible, many copies of which were brought for their benefit. After being furnished with these

particulars, the writer was shown over the prison by the Governor and the Chief warder. As with the outside, the inside of the prison was faultlessly clean and all the prisoners were in very good health. The leaders of the agitation were confined separately, but others in groups of ten or a dozen. In spite of their unenviable position, none of them looked dejected or desperate but rather appeared to be in a cheerful frame of mind. The writer was allowed to speak to a few of them, with whom he is acquainted, and was pleased to hear thankful words from them concerning their treatment. The Governor spoke kind words to them, inquiring after their health and all answered gratefully and with beaming smiles. There was not to be seen the slightest trace of rancour in the countenance of any one of the prisoners nor any sign of defiance in their behaviour.

The writer was afterward conducted to the various workshops, where convicted prisoners were engaged in weaving, woodwork, and other handicrafts. Here, the writer was told, the men are taught in some handicraft or other, and many of them are good artisans when they leave the prison. In fact instead of being a prison, it had more the appearance of a technical school.

### Deep-Rooted and Unjust Suspicion.

(May 16)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has written us the following letter:—"Dear Mr. Editor:—I feel I must thank you most heartily for the recent article on the West Gate Sanitarium or technical school, vulgarly and unofficially called the jail by ignorant people. I am sure that the whole foreign community must have been greatly relieved after reading that picturesque and enlightening account of your official visit. Many had thought of their friends as being most uncomfortably crowded in a small room, with possibly vermin and may be insufficient clothes and food. To picture them having regular meals and baths, and learning trades, with constant smiles from their foster parents is indeed most gratifying. It is only a suggestion but I wonder if you could have the article translated into

Korean and put in the native papers. It would relieve the unnecessary anxiety of many hundreds of fathers, mothers, and friends. "Excuse me for writing such a long letter, but I met an emaciated, pitiful looking man to-day who had been beaten most frightfully; he will be unable to sit down comfortably for several weeks. In many places the skin had been broken leaving the raw flesh. I mentioned your sanitarium to him as a possible place to get board and room for a while, with the fresh air, but he looked at me furtively and said that he had come from some big building that has high red walls around it, somewhere outside West Gate, Seoul. The description of the building and the location he gave sounded like the technical college (jail) but it must have been some other place because he had not learnt any trade or experienced the other luxuries of the Sanitarium. If you could locate this place and unofficially investigate, I think it would be worth while for the sake of humanity."

This sarcastic letter shows in what frame of mind a section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Chosen are and what attitude they take at present towards the Japanese. They place implicit confidence in what they are told by their Korean friends, but view with suspicion everything said or done by the Japanese. As long as they move with such narrow spirit, it will be well-high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any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nd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As we have repeatedly expressed ourselves, thorough understanding and hearty co-operation between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are vital for the uplifting of the Korean people. The latter know it and have always endeavoured to secure the assistance of the former. It is a thousand pities that among the foreign residents there are still found some who, like the writer of the above-quoted letter, harbour unwarranted suspicion of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and refuse to respond to their advances. We suggest to our correspondents and all those holding similar views that they visit West Gate Prison and see for themselves whether what we wrote concerning it is true or not. If they desire to do so, we shall be glad to help them in obtaining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ities.



大正八年五月十五日發行  
大正八年五月十五日印刷

定價 二十錢

著作兼發行者

山縣五十雄

京都府竹添町二丁目八十二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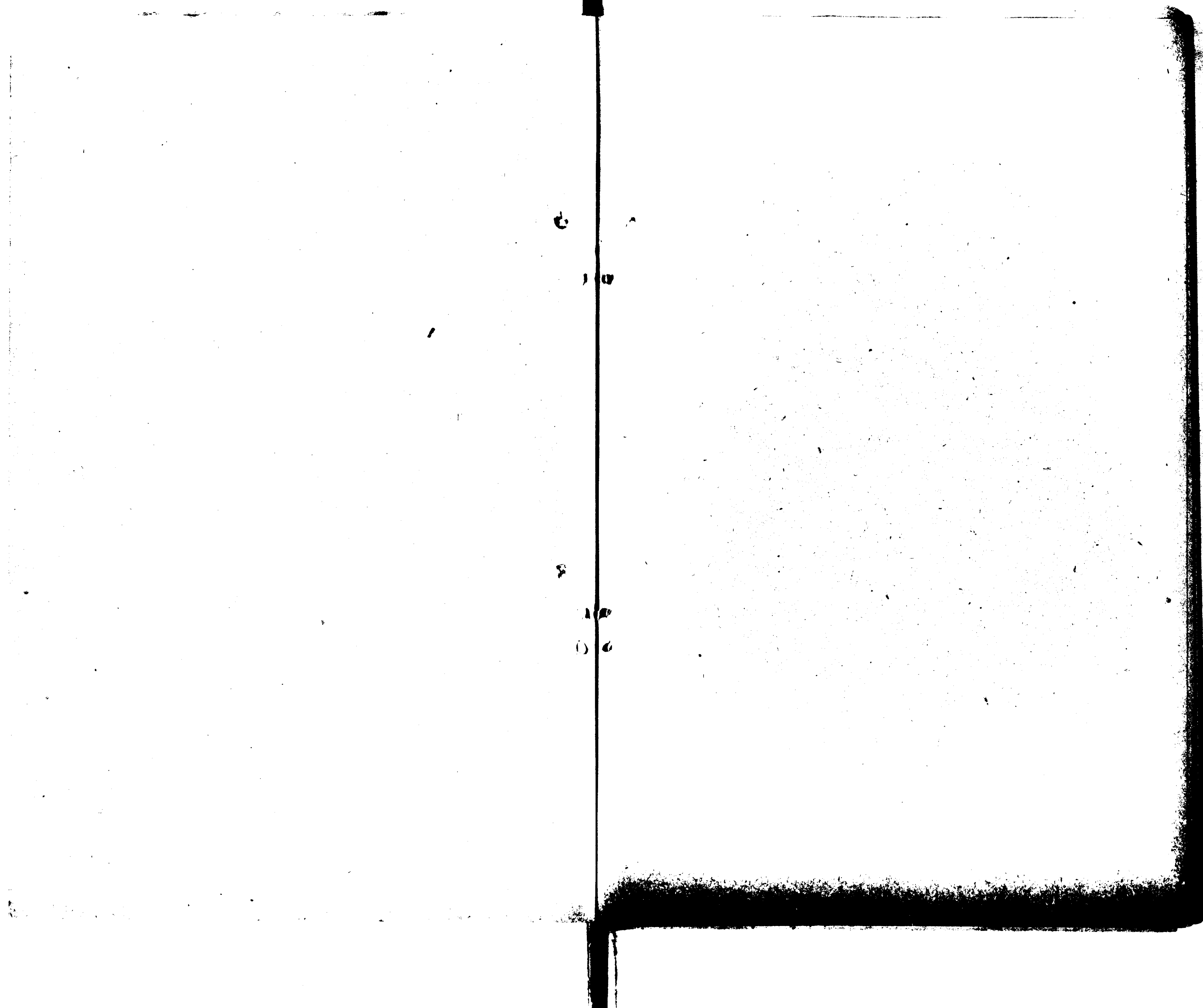
印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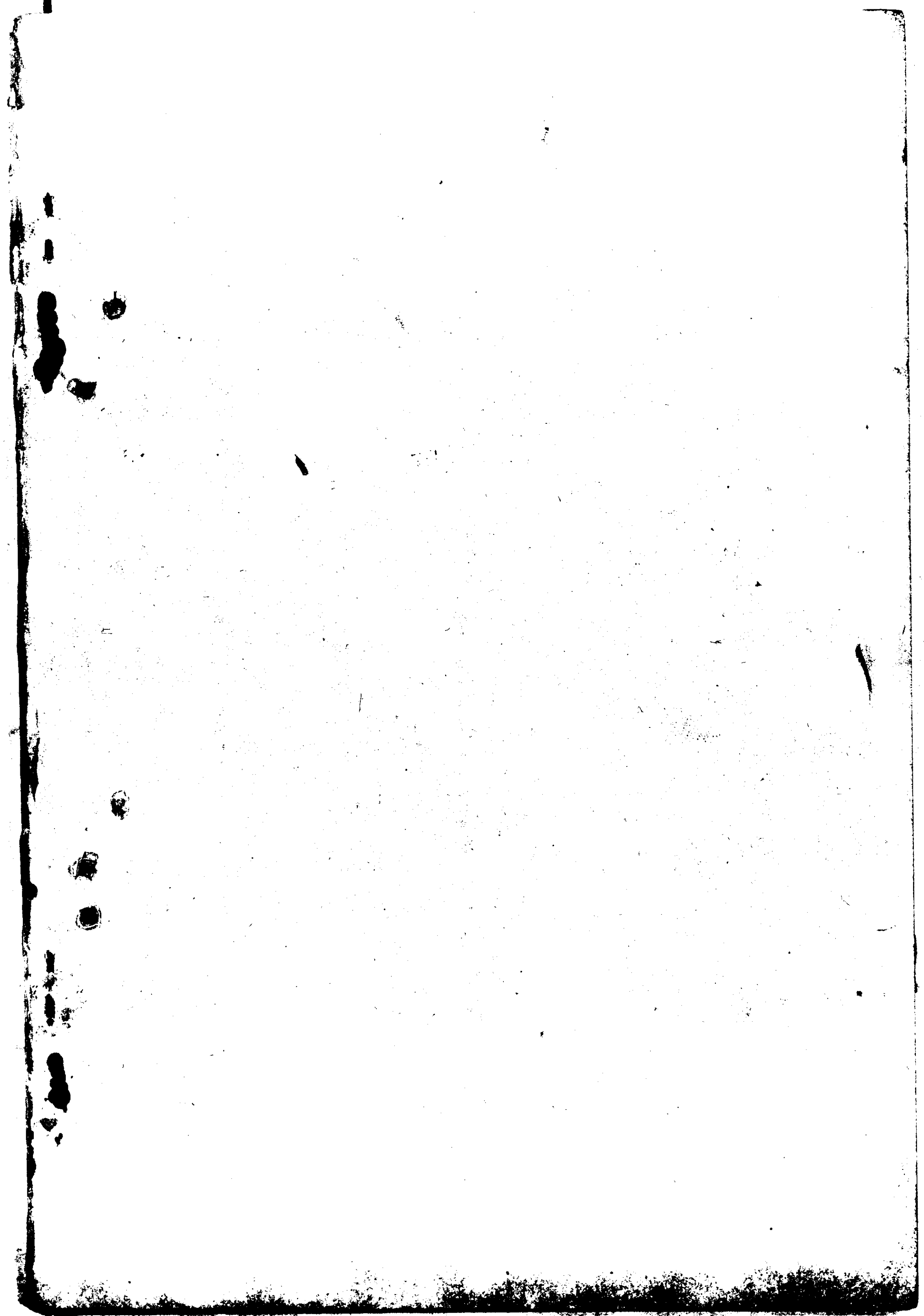
川端房二

京都府木町二丁目四十五番地

印刷發行所

セウアル・プレス社  
京都府大平通一丁目三十一番地





我朝鮮の近事實に憂慮に堪えざるものあるは世間周知の如し讀者或は之を世界的思潮の影響を受けたるに由ると曰ひ又或は人心頹迷世態を辨せざるに歸す而個の見解或は肯定すべく或は否定すべし蓋し宇宙間の森羅萬象總て人間の心理に作用せざる無く民心動搖の原因固より複雑なるべければ然かも民心を匡救するの方途は情理を盡して之を理解し勸解し以て覺醒を促すの外あるべからず乃ち予不肖と雖天の冥示に従ひ新日本主義を提唱する所以也

大正八年十月

日

関元植

## 新日本主義

吾等は生活の安固を要求す

是れ單に吾等個人の幸福を冀ふが爲にあらす國家社會の康寧を保ち隆昌を計るの最も必要なる條件は個人生活の安固を確保するに在ればなり同時に

吾等の生活をして擴充せしめざる可からず  
人類の本能は進化を欲す現代文明の源泉も亦之に外ならず然れども個人生活の安固は動もすれば人心を弛緩せしめ難念交生じて特に人類の天に享けたる本能即ち旺盛なる進化慾をすら減退せしめ其の生活を疎空ならしむることあり我半島の近狀を看るに人心の荒蕪眞に憂ふべきものあり蓋し稍生活の安固を得て人心弛緩し妄想を容るゝの間隙を生じ進化然の邪路に陷れるを察すべし吾等は我同胞の福祉を増進し其が存在を光輝あらしめんが爲めに個人生活を充實し人心を緊張せしめ進化慾を正道に向へすの要あるを信ず生活の充實は

各人の自覺に出發し自覺に進歩し自覺に成就す

何等の用意無き何等の成算なき彼の朝鮮獨立運動の如きは其標榜せる「獨立」が半島民の利害を越えて自ら尊貴なりとする錯覺に發し恰も未開人が偶像を禮拜して幸福を授けらる可しとする迷信と等しく獨立は直ちに朝鮮民族の光榮たり之れが爲めには我半島の同胞は縱へ如何なる努力も將た甚大なる犠牲をも辞す可からずとするものにして個人生活を完全に集團生活と協調することを以て國家最高の目的とする現代の思想と相距るの甚だ遠く畢竟時代言と無自覺とを表白せる妄動に外ならず人心に惡影響を及ぼすは固より其處なりとす我同胞は正理に醒めて妄想を除き空論を排し各自の生活を充實向上せしめ以て社會の進運に資せざる可からず蓋莫吾等は獨立國家の價値を輕視せんとするものにあらず人類の福祉は夫々國家に依りて保障せられつつあり我朝鮮民族は實に

日本帝國の臣民として生活の安固を保障されつつあり

而して政府の朝鮮統治方針に鑑みるに我朝鮮民族の實力を養ひ文化を進めんとするの意思殊に切なるものあり唯民權未だ伸びず我同胞の志望を満たす能はずと雖朝鮮四千年の歴史は新政僅かに十年にして民權を要求するの事過分なるを思はしめざるにあらず要之我同胞は現在一獨立國の國民たる事實に對して多く思議すべき理由あらざるを知るべし然かも舊韓國にして今日に存續せば之に對して忠誠を盡し國運の隆昌國威の宣揚を圖らざる可からざるは言を須たず然れども併合は既に過去の事實と成り了れり如何なる理論上の詮索も今日に迫んでは之を否認する能はざるのみならず

公平なる列強の批判は

「獨立運動は朝鮮民族が政治的又は社會的生活改善の要求を充足せしむべき唯一若くは最善の方法として之を擇べるにあらず彼等が現在安住する位置に於て進歩發達の爲めに致さざるべからざる合理的なる努力を避け虚榮と自我の肯定さるべき境地に對する憧憬に外ならず」と爲せるは能く其の真相を捕捉せりと謂ふ可し獨立運動は到底幸福と光榮とを我同胞に齎らす所以の途にあらず況んや併合に由て

大日本帝國は日鮮民族共同の國家と成りたるが此の事實は單に政治上の事象を以て目すべきにあらず

日鮮民族の合体と稱すべきものたるに於てをや日韓併合の機會を爲したるは兩國國力の相違政治上の理由にあり従て兩民族の合体と同時に兩者に對する國家制度に於て等差を設けられたれども是れ合体の根本條件にあらず政治上假設的障礙に對する暫定的制度たり朝鮮民族が正當なる努力に依りて民權を伸張するは國家の本意に合するものと斷すべく今にして朝鮮民族が不平を懷くべき理由無し實に物質的文明の發達せる現代に於ける種々の事情就中交通の至便なる經濟關係の密着せる等の事實は對馬海峡を隔てて日鮮兩國對立し同種同文の日鮮人が其居住せる地域の名稱を固守して一は大和民族と稱し他は朝鮮民族と呼び互に國家の利害の爲めに抗爭して兩民族の和合に依り當然享受し得べき福祉を咸殺するを容さず畢竟兩民族の合体は是を地上に生じたる天意に満するものと謂ふべし故に天意に違ひ民族の繁榮を増進すべく

國家に對して忠誠を勵むは則ち大義に順ふ所以にして

朝鮮民族が歴史を誇張し自から高く矜持し朝鮮の獨立を呼號して同胞の体戚を顧念せざるが如きは

を正道に回へすの要あるを信ず生活の充實は  
各人の自覺に出發し自覺に進歩し自覺に成就す

何等の用意無き何等の成算なき彼の朝鮮獨立運動の如きは其標榜せる「獨立」が半島民の利害を考慮して自ら實たりとする錯覺に發し恰も未開人が偶像を禮拜して幸福を授けらる可しとする迷信と等しく獨立は直ちに朝鮮民族の光榮たり之れが爲めには我半島の同胞は縱へ如何なる努力も將た甚大なる犠牲をも辞す可からずとするものにして個人生活を完全に集團生活と協調することを以て國家最高の目的とする現代の思想と相距るの甚だ遠く畢竟時代旨と無自覺とを表白せる妄動に外ならず人心に惡影響を及ぼすは固より其處なりとす我同胞は正理に醒めて妄想を除き空論を排し各自の生活を充實向上せしめ以て社會の進運に資せざる可からず蕤莫吾等は獨立國家の價値を輕視せんとするものにあらば人類の福祉は夫々國家に依りて保障せられつつあり我朝鮮民族は實に

### 日本帝國の臣民として生活の安固を保障されつつあり

而して政府の朝鮮統治方針に鑑みるに我朝鮮民族の實力を養ひ文化を進めんとするの意思殊に切なるものあり唯民權未だ伸びず我同胞の志望を滿たす能はずと雖朝鮮四千年の歴史は新政僅かに十年にして民權を要求するの事る過分なるを思はしめざるにあらず要之我同胞は現在一獨立國の國民たる事實に對して多く思議すべき理由あらざるを知るべし然かも舊韓國にして今日に在續せば之に對して忠誠を盡し國運の隆昌國威の宣揚を圖らざる可からざるは言を須たす然れども併合は既に過去の事實と成り了れり如何なる理論上の詮索も今日に迫んでは之を否認する能はざるのみならず

### 公平なる列強の批判は

「獨立運動は朝鮮民族が政治的又は社會的生活改善の要求を充足せしむべき唯一若くは最善の方法として之を擇べるにあらず彼等が現在安住する位置に於て進歩發達の爲めに致さざるべからざる合理的なる努力を避け虚榮と自我の肯定さるべき境地に對する憧憬に外ならず」と爲せるは能く其の真相を捕捉せりと謂ふ可し獨立運動は到底幸福と光榮とを我同胞に齎らす所以の途にあらず況んや併合に由て

### 大日本帝國は日鮮民族共同の國家と成りたるが此の事實は單に政治上の事象を以て目すべきにあらず

日鮮民族の合体と稱すべきものたるに於てをや日韓併合の機會を爲したるは兩國國力の相違政治上の理由にあり従て兩民族の合体と同時に兩者に對する國家制度に於て等差を設けられたれども是れ合体の根本條件にあらず政治上假設的障礙に對する暫定的制度たり朝鮮民族が正當なる努力に依りて民權を伸張するは國家の本意に合するものと斷すべく今にして朝鮮民族が不平を懷くべき理由無し實に物質的文明の發達せる現代に於ける種々の事情就中交通の至便なる經濟關係の密通せる等の事實は對馬海峡を隔てて日鮮兩國對立し同種同文の日鮮人が其居住せる地域の名稱を固守して一は大和民族と稱し他は朝鮮民族と呼び互に國家の利害の爲めに抗爭して兩民族の和合に依り當然享受し得べき福祉を減殺するを容さず畢竟兩民族の合体は是を地上に生じたる天意に満するものと謂ふべし故に天意に違ひ民族の繁榮を増進すべく

### 國家に對して忠誠を勵むは則ち大義に順ふ所以にして

朝鮮民族が歴史を誇張し自から高く矜持し朝鮮の獨立を呼號して同胞の体戚を顧念せざるが如きは小義に泥みて大義に悖るの言を免かる能はず顧て

### 之れを日本民族の立場より見るに

民口國土に溢れ其が増殖の比率は殆んど世界に冠たるの觀あり將來の強盛を想はしむるもの無きにあらずと雖現在未だ六千萬を超えず國民の元氣如何に旺盛なりとも隣邦支那の四億に比して概算僅かに一割二分に過ぎず國家の富強が強ち疆土の廣狹乃至人口の多少に比例するものにあらずとも日本帝國にして半島の地と共に一千七百萬民の忠誠を併せ得ると否とは國家の威容に於て多大の徑庭あるは自明の理にして是を得るの時現に東洋の盟主たる實力を有する帝國は形容實質相應して更に威重大に加はり殊に國是伸張の便尋常ならざるものあるべし然らば兩民族の合体而して同化共存は本と天意にして恰も亦時勢に順應するもの日鮮民族は茲に此理に稽へ日鮮併合即ち兩民族の合体なる事實を尊重し以て有終の美を濟さざるべからず

### 吾等は如上の趣旨を約して新日本主義と稱し左の主張を宣明す

朝鮮民族は大日本帝國々民たり故に合理的且合法的勢力を以て民權の伸張を期するを妨げずと雖反國家的思想を懷き或は朝鮮の獨立を計畫するが如きは夫は夫の大義に悖り名分に反するのみならず一千七百萬民の福祉を阻碍する暴舉に外ならず

朝鮮民族は須らく國家に對して忠誠を誓ひ正當なる努力に依りて生活を擴充し文明國民たるに耻ぢざらんことを期すべし

大和民族は朝鮮民族の意思感情を重じ帝國の臣民たる朝鮮民族が向上の爲めにする正當なる各般の努力に對しては常に公正なる態度を持するの至當なるを信ず



## 外國に散在する不服朝鮮人の保護及統治に關する愚見

大正八年十月

朝鮮不肖 洪 垓 杓 謹て愚見を

閣下の机邊に奉呈す。一顧の榮を賜はらば幸何ぞ之に如かん。不肖の茲に及べるは徒に事を好み、名を賣らんと欲するに非ず。苟も帝國の臣民として將朝鮮人として坐視するに忍びざればなり。抑も朝鮮は土地古く民衆亦廣く、富者は貪婪飽くなく、貧者は懶惰醒めず。是を以て其貧民は多く身を貧的狀態に棄了し、今日餓ゑざれば今日是好日なりと爲し、復明日の計を爲す者なしとは彼等の常に受くる痛切なる評語に非ずや。然れども朝鮮人も亦人なり。仰事の心も動くなり、俯育の念も萌すなり。豈功名を思はざらんや、豈富貴を希はざらんや。希望は人の本能なり。彼等是一種奮發心を懷くも雖も、既成社會の落伍者にして新に帝國勢力の入り來れるに驚く者、生存の困難愈々其度を加ふるに至れるを見、遂に止むを得ずして遠く江海を越え、去つて支那露國乃至は米國に越えし者實に鮮少に非ざるなり。彼等中には或は多少不逞の徒有らむも、何を苦んでか數千年來住み馴れし土地を捨て、風俗習慣を異する他郷に彷徨せむや。彼等と雖も何ぞ必しも其桑梓を戀ひざらむ。宜なり、彼等は其習慣として陰曆八月十五日其祖先の墳墓を掃ふ能はざるを以て終生の憾事となすは、彼等の心情も亦憐む可からずや。是不肖論ぜん欲する主眼點なり。彼等在外數百萬の朝鮮人は概ね排日的傾向を有する者と云はざる可からず。國土貴からざるに非ずと雖も、國民を更に貴し。國民貴しと雖も、出で、他の領土に入れる國民、特に政府に反噬せんとするに至りては毫も貴き所を以て知らざるのみならず、危険はよりも甚しきは非ざるなり。嘗て日本帝國が韓國の爲に獨立を計り、或は統監を置き、遂に之を併合したるまで、固より帝國の存亡安危の係る所たるが爲なりと雖も、亦一方より見れば東洋禍亂の導火線たる、朝鮮の經綸を企てしは其二千萬の國民の爲たりしや言を要せず、豈始より元韓國政府四五の有司自ら其國土を捧げて獻納し來らん事を豫想せんや。苟も朝鮮に對する當初の意氣斯の如きもの有りせば、大勢既に定まりて動かすべからず、朝鮮の貴賤上下、老幼婦女に至るまで衷心より大日本帝國の臣民たるを喜び

天皇陛下の赤子たるを誇とする今日に於て、尙年々歳々在外同胞を指して排日鮮人を以て云々し、彼等をして永久に帝國に對して敬意を拂はしめざるが如きは、朝鮮統治の大策上寔に長嘆息の極と謂ふべし。噫彼等が遂に國境を越え、恰も疲狗の遠くより、吠ゆるが如く、日本帝國を呪ひ總督政治を呪ふが如きは眞に露に咽ぶ秋の蟲のみ。豈齒牙にかくるに足らんや。然れども斯の如き憐むべき者を惠むも國家經營上に於ける仁政の一たらずんば非ず。彼の在外不逞の徒を防禦せんとし或は逮捕せんとし、若くは其眼に其心に之を忘れざる間は十年二十年の久しきに亙るも、不服朝鮮人の絶滅を期する能はざるや必せり。故に彼等の服不服を輪ぜず、又彼等の希望すると否とに抱らず、帝國より在外朝鮮人慰撫の手を下し、在來の國民にして外國に在る者を保護すると等しく、此國境外に出でたる進取の精神實に愛す可き鮮民を保護するは焦眉の急務なりと信ず。是即ち我帝國の國是にして

先帝陛下の教旨なり、と云ふべし。天地大道の化身となりて一視同仁の政治を行ふは實に帝國の執りて以て萬國に其範を示す可き至公至正の道に非ずや。或は謂はん彼等は恐らく甘んじて日本帝國の保護を受くるを屑とせざる可しと。然り彼等の最大多數は欲する所に非ざる可し。然れども其好むと好まざるとは固より彼等の事に屬す治者としては毫も問ふ可き所に非ざるなり。治者は唯治者の道を盡せば可なり。父母の幼兒を養育するを見ずや。父母は幼兒の欲するまゝに養育して可なりや否や。幼兒の好む所を

特に政府に反噬せんとするに至りては毫も貴き所●以を知らざるのみならず、危険是よりも甚しきは非ざるなり。嘗て日本帝國が韓國の爲に獨立を計り、或は統監を置き、遂に之を併合したるまで、固より帝國の存亡安危の係る所たるが爲なりと雖も、亦一方より見れば東洋禍亂の導火線たる、朝鮮の經綸を企てしは其二千萬の國民の爲たりしや言を要せず、豈始より元韓國政府四五の有司自ら其國土を捧げて獻納し來らん事を豫想せんや。苟も朝鮮に對する當初の意氣斯の如きもの有りとせば、大勢既に定まりて動かすべからず、朝鮮の貴賤上下、老幼婦女に至るまで衷心より大日本帝國の臣民たるを喜び

天皇陛下の赤子たるを誇とする今日に於て、尙年々歳々在外同胞を指して排日鮮人を以て云々し、彼等をして永久に帝國に對して敬意を拂はしめざるが如きは、朝鮮統治の大策上寔に長嘆息の極と謂ふべし。噫彼等が遂に國境を越え、恰も疲狗の遠くより、吠ゆるが如く、日本帝國を呪ひ總督政治を呪ふが如きは眞に露に咽ぶ秋の蟲のみ。豈齒牙にかくるに足らんや。然れども斯の如き憐むべき者を惠むも國家經營上に於ける仁政の一たらずんば非ず。彼の在外不逞の徒を防禦せんとし或は逮捕せんとし、若くは其眼に其心に之を忘れざる間は十年二十年の久しきに亙るも、不服朝鮮人の絶滅を期する能はざるや必せり。故に彼等の服不服を輪ぜず、又彼等の希望すると否とに抱らず、帝國より在外朝鮮人慰撫の手を下し、在來の國民にして外國に在る者を保護すると等しく、此國境外に出でたる進取の精神實に愛す可き鮮民を保護するは焦眉の急務なりと信ず。是即ち我帝國の國是にして

先帝陛下の觀旨なり、と云ふべし。天地大道の化身となりて一視同仁の政治を行ふは實に帝國の執りて以て萬國に其範を示す可き至公至正の道に非ずや。或は謂はん彼等は恐らく甘んじて日本帝國の保護を受くるを屑とせざる可しと。然り彼等の最大多數は欲する所に非ざる可し。然れども其好むと好まざるとは固より彼等の事に屬す治者としては毫も問ふ可き所に非ざるなり。治者は唯治者の道を盡せば可なり。父母の幼兒を養育するを見ずや。父母は幼兒の欲するまゝに養育して可なりや否や。幼兒の好む所を與へず、往々其欲せざる所を強ふ。是幼兒の健康發育を欲する所以に非ずや、治者は父母なり被治者は幼兒なり。茲を以て帝國政府が在外鮮人を保護するは單に彼等を保護すれば足る。彼等の以て甘しとし、以て辛しとし或は喜び或は厭ふが如きは敢て問ふ所に非ざるべし。昔禹王の水を治むる九年、家門を過ぐるも入らず、専ら民の疾苦を問ひたり。治者は此の心得無くんば有るべからず。されば在外々交官をして彼等を保護せしむるに共に、不肖は別に帝國主旨の存する所を知らしめ、又彼等の現狀を知らんが爲に巡撫使を組織し、彼等を巡視せしめられん事を要望する者なり。即ち彼等の疾苦問はしめられん事を切望す。斯の如く帝國政府より機先を制して保護の舉に出で、赤心や他の腹中に置かば、彼等不逞の徒も漸次恭順を表せんこそ火を視るより明なり。加之環視の列國人も心有る者は我帝國々運の隆盛を致す偶然に非ざるを發見するに至るや必せり。斯の如くにして日米問題は暫く措くも、此精神にして次第に了解せられんか、我帝國は進取に非ず、侵畧に非ず、主とする所は其國民の利權を保護せんとするに存するを知り、日支問題の如きは著々として成功すべし。然れども彼等に狙ふ輩に至りては假借すべき限に非ず。要は寬嚴其宜しきを得るに在と雖も希くは力めて慈母の心を持、萬々止むべからざるに至りては。涙を揮つて馬稷を斬るか如き、亦止むを得らざるなり。門漢外の身を以て分を忘れ愚見を披陳するは。偏に彼等在外同胞を憐む衷情禁する能はさればなり。漫に尊嚴を犯す所以なり。罪萬死に當る。

竣杓恐懼再拜。

三十五

朝鮮騷擾經過概要

同月八日

陸軍省印刷

100

90

# 朝鮮騷擾經過概要

## 目次

一、騷擾ノ起因	一頁
二、騷擾ノ企畫	二
其一 天道教、耶蘇教、佛教徒等ノ聯盟	二
其二 運動ノ著手	三
其三 在外鮮人ノ關係	四
三、騷擾ノ經過	四
其一 一般ノ經過	五
其二 三月中ニ於ケル騷擾ノ概況	六
其三 四月中ニ於ケル騷擾ノ概況	一一

其四 五月以降ニ於ケル騷擾ノ概況	八
四、騷擾間ニ於ケル在外鮮人ノ動靜	八
五、鎮壓ノ爲ノ處置	八
六、騷擾ニ關スル損害	九

## 朝鮮騷擾經過概要

### 一、騷擾ノ起因

大戰勃發以來在外不逞鮮人等ハ頻リニ祖國復興ノ急務ヲ叫ビ居リシカ此風潮ハ大正六年ニ入り漸次其度ヲ高メ更ニ戰亂ノ終局ニ近クニ伴ヒ歐洲ニ於テ逐日旺盛トナリシ民族獨立運動ノ狀況朝鮮内ニ傳ハルヤ民心ニ動搖ヲ來シ次第獨逸ノ屈服トナリ米國大統領ニ依リ民族自決主義ノ提唱セラルルヤ之ニ關スル諸種ノ報道ハ鮮人智識階級及青年子弟ヲ刺戟シ排日者ト否サル者トフ間ハス民族自決ノ思想ニ因ハルルニ至レリ此ニ於テ天道教徒、耶蘇教徒首唱トナリ前述最近ニ於ケル世界民心ノ急激ナル變化ニ乘シ鮮人ノ特性タル隴ヲ得テ獨ヲ望ムノ性情ヲ利用シ舊韓國時代ノ秕政ヲ忘レ彼等ノ平素抱懷セル日本ノ統治ニ對スル不平不滿ハ勿論偶々李太王ノ薨去ニ際會スルヤ薨去ノ原因等ニ關聯シ有ユル虛構ノ事項ヲ舉ケテ民心ヲ煽リ遂ニ三月一日ヲ期シテ獨立運動ヲ



起スニ至レリ

## 二、騷擾ノ企畫

### 其一 天道教、耶蘇教、佛教徒等ノ聯盟

天道教ハ宗教トシテ認ムルノ價值ナク教主等幹部ノ政治的野心ノ許ニ組織セ  
ル團體ニ過キスシテ迷信ニ富ム國民性ヲ利用シテ愚夫愚婦ヲ惑ハシ教主自ラ  
荒唐無稽ノ豫言ヲ傳ヘ(神託ト稱シ)其信仰ヲ繫持シ來リシモ民衆ノ文化漸ク  
進ムニ從ヒ宗教トシテノ根本的地位危カラントシ爲ニ何等カノ方法ヲ講セサ  
レハ其存否ノ運命ニ關スルコトヲ苦慮シツツアリシカ千九百十八年(大正七  
年末)民族自決主義唱道セラルルヤ朝鮮ノ獨立ヲ企圖スルノ最好機會トナシ天  
道教ノ元老株ハ屢々會合ヲ重ネツツアリシカ一月下旬ニ至リ愈々獨立運動ノ實  
行ヲ決意シ之ヲ教主孫秉熙ニ計リ茲ニ天道教ノ方針ヲ一定スルニ至レリ之レ  
今回ノ騷擾事件ノ發端トス然レトモ大ニ鮮人ノ輿論ヲ喚起シ列強ヲシテ朝鮮  
人一般ノ意思表示ヲ認メシムルニハ天道教ノ力ノミヲ以テスルノ不利ナルニ

鑑ミ協同運動ニ關シ耶蘇教徒及佛教徒ニ交渉スルコトニ決セリ依テ天道教幹  
部ハ耶蘇教徒ト關係アル一有力者ヲ介シテ耶蘇教徒間ニ交渉セシムルヤ同教  
徒ニアリテモ當時一般ニ民族自決主義祖國復興等ニ就テ論議シツツアリシ際  
ナリシヲ以テ直ニ之ニ賛同セリ

佛教ニアリテハ宗教トシテノ地位頽廢其極ニ達シ殘影ヲ僅ニ寺院ニ止ムルノ  
悲境ニ鑑ミ天道教ノ勸誘ヲ受クルヤ將來自己ノ地位ノ向上ヲ期スル爲有利ト  
ナシ直ニ天道教徒ト事ヲ共ニスルニ至レリ

### 其二 運動ノ著手

三教徒ノ協同聯盟ニ關スル協議成立スルヤ協議ノ結果成ルヘク青年有爲ノ士  
及中學程度以上ノ學生ヲ勸誘シ之カ團結ヲ鞏固ニシ運動ニ參加セシムルヲ有  
利ト認メ是等代表的人物ニ交渉シ其賛同ヲ得茲ニ愈々運動ニ著手シ二月中旬  
頃國權返還ニ關スル請願書、米國大統領及巴里講和會議ニ列席セル英、佛、米、  
伊四國委員ニ提出スル獨立援助嘆願書ヲ起草シ三月一日迄ニ是等書類ヲ發送

セリ

又二月二十五日頃ニ於テ三月一日ヲ期シ愈々獨立運動ヲ開始スルコトニ決定シ獨立宣言書二萬一千枚ヲ印刷シ之ヲ京城市内及各地方ニ配布セリ而シテ本運動ニ就テハ耶蘇教側ハ日本内地及外國竝ニ在鮮外國人宣教師ニ對スル運動ヲ擔當シ天道教側ニ於テ其費用ヲ負擔スルコトニ協定セリ

### 其三 在外鮮人ノ關係

東京留學鮮人學生ハ二月八日東京ニ於テ窃ニ朝鮮基督教青年會館ニ會合シ民族大會召集請願書「獨立宣言書」等ノ印刷物ヲ各大臣、貴衆兩院議員其他ニ郵送スル等不穩ノ言動ヲナシ之ヲ朝鮮ニ通信シ陰ニ企圖シツツアル運動ヲ助成セリ

在上海排日鮮人モ亦窃ニ代表者ヲ派遣シ耶蘇教徒中主ナルモノヲ説テ獨立運動ニ干與セリ

### 三、騷擾ノ經過

#### 其一 一般ノ經過

三月一日京城ニ於テ勃發スルト共ニ地方ニ於テハ平安南道平壤鎮南浦、安州、平安北道義州、宣川、咸鏡南道元山ノ六箇所ニ勃發シ次テ第二日ニ至リ黃海道海州、遂安ノ兩地ニ起リ斯クテ以上ノ各道ノ各地ニ騷擾ヲ惹起シ日ヲ逐フテ各道ニ蔓リ斯クテ三月下旬ニ至リ遂ニ二十三道ニ彌蔓シ同時期ヨリ四月上旬ニ互リ各所ニ續發スルノミナラス一般ノ人心著シク險惡ニ化シ警備機關ノ缺乏ニ乘シ交通ノ便否ニ依リ逐次僻陬ノ地ニ波及シ其手段ニ於テモ棍棒、鎌、鋏或ハ竹槍又ハ稀ニ拳銃等ノ兇器ヲ使用シテ軍隊警務官憲ニ抵抗スルノミナラス官公署又ハ學校ヲ襲ヒ放火又ハ破壊ヲナシ内地人家屋ニ對シテモ同様ノ迫害ヲ加ヘ或ハ巡查補、憲兵補助員ノ居宅ヲ侵シ其甚タシキニ至リテハ警察官ヲ慘殺スル等獍猛ヲ極メ暴戾至ラサル所ナカリシカ四月中旬ニ至リ之ニ對スル官憲ノ處置モ漸ク峻厲ヲ加フルト共ニ概シテ四月中旬末以後ニ至リ各道共ニ殆ント騷擾ノ跡ヲ斷テリ而シテ是等各地ニ於ケル騷擾者ハ當初多クハ耶蘇教徒、天

道教徒又ハ是等ニ關係アル學生ヲ主トセシモ逐日機敏且巧妙ナル煽動ハ心ナキ一般ノ人民ヲモ驅リテ騷擾ノ渦中ニ投セシムルニ至レリ

## 其二 三月中ニ於ケル騷擾ノ概況

### 1 京畿道

三月一日約三、四千名ノ學生ハ豫定ノ通り「バコタ」公園ニ集合シ獨立宣言書ヲ朗讀シ示威運動ヲ開始スルヤ群衆之ニ附加シ其數數萬ニ達シ市中ヲ練リ廻リシカ當日李太王國葬拜觀ノ爲地方ヨリ入京中ノ者數十萬ニ達シ混雜名狀スヘカラス依テ總督ハ軍隊ヲシテ警務官憲ヲ援助シ治安ノ維持ニ務メシ爲三月中旬末ニ至ル迄ハ表面概ネ靜穩ヲ維持シタルカ三月下旬ニ至リ市内各所及京城近郊ノ郡部ニ騷擾續發シ從來ノ示威運動ハ漸次惡化シ京城市中ニ於テハ電車ニ投石乘客ヲ脅迫シ又ハ警官派出所ヲ襲ヒ投石暴行又ハ之ヲ破壊シ警官ノ制止ヲ肯セス頑強ニ抵抗ヲ試ムル爲官憲側ト衝突シ彼我多少ノ死傷ヲ生スルニ至レリ

郡部ニ於テモ二十一日以後八十餘箇所ニ騷擾勃發シ或ハ憲兵、警察官署、郵便所、面事務所ヲ襲ヒ又ハ内地人民家ニ放火スル等暴行ヲナシタルモノ尠カラス就中暴民ノ最モ暴行ヲ逞フセシハ水原、安城地方ニシテ放火破壊ハ勿論内地人巡查一名ヲ虐殺スル等兇暴ノ度本月ニ於ケル騷擾ヲ通シ稀ニ見ル所ナリ

### 2 忠清北道

十日清州學校生徒ノ騷擾ニ始マリ十郡中ノ四郡數箇所ニ於テ騷擾シ京畿道ニ於ケル暴民ノ範ニ倣ヒ二、三箇所ニ於テハ官憲ニ抵抗スルニ至レリ

### 3 忠清南道

十日論山郡江景ニ騷擾勃發シ次テ他ノ二十餘箇所ニ騷擾ヲ惹起シ或ハ兇器ヲ携ヘ憲兵駐在所ヲ襲ヒ銃器ヲ奪取セント企テ又電線ヲ切斷シ其他警察署ノ破壊ヲナス等ノ暴行ヲナセリ

### 4 全羅北道

數箇所ニ於テ運動ヲ企テシモ焚樹ニ於テ暴民カ警察官駐在所及面事務所ニ押



寄セ暴行セシ外孰レモ大事ニ至ラス

#### 5 全羅南道

五箇所ニ於テ九回ニ亙リ示威運動ヲナシタルノミニテ何レモ大事ニ至ラスシテ鎮靜セリ

#### 6 慶尙北道

八日大邱ニ於ケル學生ノ示威運動ニ始マリ各地ニ波及シ十一日以降二十餘箇所ニ騷擾勃發シ就中安東、盈徳、義城及青松郡内ニ於テハ暴民狂暴ヲ逞フシ頑強ニ抵抗シ殊ニ安東ニ於テハ郡廳、法院支廳、警察署及警察官駐在所ヲ襲ヒ投石暴行又ハ破壊ヲ試ムル等ノ行爲アリ

#### 7 慶尙南道

十一日釜山鎮ニ於ケル耶蘇教學生ノ示威運動ニ始マリ二十餘箇所ニ騷擾ヲ惹起シ郡廳、警察官駐在所、郵便所、登記所、面事務所、學校等ヲ襲ヒ之ヲ破壊スル等暴行ヲ逞フセルモノ尠カラス

#### 8 黃海道

二日天道教徒ヲ主トスル多數ノ暴民黃州警察署ヲ襲ヒタルニ始マリ三十餘箇所ニ騷擾勃發シ就中遂安ニ於テハ暴民百餘名郡廳憲兵分隊ヲ引渡スヘシト稱シ憲兵分隊構内ニ殺到シ暴行ヲナシ其他各所ニ於テ憲兵官署ニ來襲シ狂暴ヲ逞フセルモノ尠カラス

#### 9 平安南道

本道ハ今回騷擾ノ主謀者タル耶蘇教及天道教ノ勢力最モ旺盛ナル關係上各地共密接ナル連絡アリシカ如ク一日ヨリ十日間ニ於テ三十餘箇所ニ騷擾ヲ勃發シ其後表面平穩ニシテ三月中ニ於テ僅ニ數箇所ニ騷擾アリタリ而シテ其狂暴京畿道郡部ニ譲ラサルモノアリ就中成川ニ於テハ暴民數百棍棒、鎌、斧等ヲ攜帶憲兵分隊ニ來襲シ破壊其他ノ暴行ヲナシ憲兵ハ極力防衛ニ努メ遂ニ之ヲ解散セシムルニ至リタルカ之ヲ爲憲兵分隊長ハ重傷後死亡シ暴民側ニ六十餘名ノ死傷者ヲ生シ孟山ニ於テモ成川ト同様ノ暴行ヲナシ爲ニ憲兵一名其兇手ニ

斃レ暴民ニモ五十餘名ノ死傷者ヲ出セリ沙川ニ於テハ憲兵四名暴民ノ包圍ヲ受ケ極力鎮壓ニ努メタルモ彈藥盡キ全員兇手ニ斃レ駐在所ハ放火セラルルニ至レリ

#### 10 平安北道

前後數回ニ互リ騷擾シ混雜ヲ極メタルハ耶蘇教徒最モ多キ宣川ニシテ騷擾者ノ數多キトキハ六千名ニ上レリ其他三十餘箇所ニ涉リテ騷擾シ暴民狂暴ヲ逞フセシ箇所尠カラズ

#### 11 江原道

十日鐵原ニ於ケル騷擾ニ次テ七箇所ニ騷擾アリ就中二箇所ニ於テハ憲兵駐在所及面事務所ヲ襲ヒ破壊暴行シ面長及憲兵ヲ傷ケ面書記三名ヲ拉去スル等ノ事アリ

#### 12 咸鏡南道

一日元山ニ於ケル示威運動以來騷擾三十餘箇所ニ上リ或ハ憲兵警察官署ニ來

襲廳舎ヲ破壊スル等ノ暴行ヲナスモノ七箇所ニ上リ就中古土里ニ於テハ憲兵駐在所内ニ闖入シ憲兵ヲ毆打負傷セシメ兵器、書類、器具等悉ク破壊焼却セリ

#### 13 咸鏡北道

十日城川ニ於ケル學生ノ示威運動暴行ニ始マリ二十餘箇所ニ騷擾勃發シ暴民ノ數多キハ五千ニ上リ數箇所ニ於テ面事務所ヲ襲ヒ警察官駐在所ヲ襲ヒ放火スル等ノ暴行ヲナセリ

#### 其三 四月中ニ於ケル騷擾ノ概況

##### 1 京畿道

京城府内ニ於テハ官憲及軍隊ノ至嚴ナル警戒ノ爲騷擾ヲ惹起スルニ至ラス表面上ノ秩序ヲ維持シ得タリト雖モ郡部ニ於テハ水原安城附近ニ於テハ激烈ナル騷擾ノ影響ヲ受ケ四月上旬ニ至リ猖獗ヲ極メ郡廳、面事務所、警察官署、憲兵駐在所ノ襲撃民家及面事務所ノ破壊、放火、橋梁ノ破壊、燒棄等有ラユル暴



行ヲ敢テシタルノミナラス約二千名ノ暴民ハ水原郡兩汀面花樹警察官駐在所  
ヲ襲ヒ之ヲ包圍暴行シタルヲ以テ駐在巡查ハ發砲應戰シタルモ衆寡敵セス彈  
丸盡キ遂ニ慘殺セラレ其屍ハ凌辱セラレタリ狀況右ノ如ク殆ント内亂ノ如キ  
狀態ニシテ爲ニ同地方内地人ノ如キハ危險ヲ冒シ婦女子ヲ一時他ニ避難セシ  
ムル等人心恟々形勢混沌タリシカ當時來著セル發安城守備隊長ハ現況ニ鑑ミ  
暴動ノ主謀者ヲ剿滅スルノ必要ヲ認メ四月十五日部下ヲ率ヒテ提岩里ニ到リ  
主謀者ト認メタル耶蘇教徒、天道徒等ヲ集メ二十餘名ヲ殺傷シ村落ノ大部ヲ燒  
棄セリ

#### 2 忠清北道

四月上旬ニ於テ京畿道騷擾ノ餘波ヲ受ケ殆ント同郡ニ亙リテ騷擾頻發シ破壊  
放火等ノ暴行亦尠カラサリシモ中旬ニ亙リテ概シテ表面終熄スルニ至レ  
リ

#### 3 忠清南道

四月上旬ニ於ケル騷擾ハ京畿道郡部ニ次テ狂暴ヲ極メ各種官公署學校等ノ破  
壞又ハ襲撃セラルルモノ十數箇所ニ及ヒ或ハ警察官ヲ傷ケ面長ヲ脅迫シ又ハ  
憲兵ヲ拉去スル等混亂甚シク爲ニ内地人ノ避難警察官及憲兵駐在所ヲ警備上  
他ニ引キ揚クルノ已ムヲ得サルニ至リタルモノ三箇所ニ及ヒシカ十三日以後  
ハ概シテ靜穩ニ歸セリ

#### 4 全羅北道

數箇所ニ於テ暴行シ又橋梁ニ放火シタルモノアル外概シテ平穩ナリ

#### 5 全羅南道

四月中ニ於ケル騷擾發生區域ハ一府八郡ニ亙リタルモノ一箇所ニ於テ面事務所  
ヲ襲ヒタル以外ハ單ニ示威運動ニ止マリ特記スヘキ騷擾ナシ

#### 6 慶尙北道

三月中ニ於ケル激烈ナル暴動餘波ヲ受ケ四月中ニ於テハ前半月間ハ尙各地ニ  
騷擾續發シタルモ後半箇月間ニ於テハ概ネ平穩ニ歸セリ

7 慶尙南道

四月中南鮮ニ於テ最モ頻發シタルハ本道ニシテ前半箇月ハ素ヨリ後半箇月ニ至ルモ續發シ其手段ニ於テモ棍棒又ハ竹槍ヲ携ヘ或ハ銃器ヲ奪去スル等多クハ悪性ヲ帶ヒ猖獗ヲ極メタルモノ多シ就中警察官駐在所憲兵駐在所其他ノ官廳ヲ襲撃又ハ破壊セルモノ十箇所ニ垂ントシ又犯罪被告人ノ押送ノ途中ヲ扼シテ妨害ヲ加フル等ノ爲鎮撫ニ際シテモ特別ノ手段ヲ採ルノ已ムヲ得サルニ至レル箇所尠カラス

8 黃海道

四月中ニ於テハ前半箇月ハ殆ント毎日ノ如ク續發シ道内各郡ニ彌蔓シ其發事件數モ全鮮ノ首位ヲ占メ就中七日、八日ノ兩日ニ於テハ騷擾箇所數十箇所ニ上レリ暴行ノ箇所亦頗ル多ク警察官又ハ憲兵駐在所ヲ襲ヒタル者ノミニテモ二十箇所ノ多キヲ算シ暴動ノ地域件數ハ勿論其手段ニ於テモ京畿道郡部ト並ビ實ニ全道ニ冠タリ

9 平安南道

四月ニ入りテハ不穩ノ舉アリシハ僅ニ四件ニ過キスシテ概シテ平穩ナリ

10 平安北道

四月中最モ多ク發生セシハ一日ニシテ其數十三件ニ上リタルモ其後ハ逐次減少シ十日以後ハ全ク終熄セリ而シテ官廳ノ襲撃、破壊、放火等ノ暴行十數箇所ニ及ヒ群衆ノ多キハ六、七千ヲ算スル所アリタリ

11 江原道

四月中全半箇月ヲ通シ一日トシテ騷擾ノ發生ヲ見サルコトナク官公署ノ襲撃セラルルモノ九箇所ニ及ヒ其他民家ノ破壊、被檢舉者ノ奪還ヲ企ツル等暴行ノ程度、事件數等敢テ猖獗ナリシ他道ニ讓ラサルモノアリタリ

12 咸鏡南道

四月八日咸興郡德川ニ於テ暴民ノ憲兵駐在所ヲ襲ヒタル外概シテ平穩ニ經過セリ

四月中ニ於ケル本道ノ暴動地城ハ一府五郡ニ過キス穩城郡内ニ於テ一箇所暴行シタル外ハ大ナル騷擾ヲ惹起セス概シテ平穩ニ經過セリ

## 其四 五月以降ニ於ケル騷擾ノ概況

五月以降ハ全道表面概シテ靜穩ニシテ一、二箇所ヲ除キ騷擾ト認ムヘキモノヲ見サルモ密ニ在外鮮人就中上海、露領方面ノ排日鮮人ト密ニ連絡シ海外ニ於テ種々ノ排日的宣傳ヲ行フト共ニ鮮内ニ於テ虛構ノ風説ヲ流布シ學生其他ニ對シ煽動脅迫ヲ試ミ陰ニ秩序ヲ破壞セントスルモノアリ

## 四、騷擾間ニ於ケル在外鮮人ノ動靜

一、露領及間島方面同地方鮮人ハ元來排日鮮人ノ在住スルモノ多ク從テ鮮内ノ騷擾ヲ傳ヘ在米及在上海鮮人ト互ニ氣脈ヲ通シ相呼應シテ鮮内ノ騷擾者ヲ聲援スルノミナラス就中琿春、龍井村ニ於テハ騷擾ヲ惹起シタルモ支那官憲ノ取締ニ依リ又露領内ニ在リテハ露國官憲ノ取締ニ依リ表面概シテ靜穩

ナルモ裏面ニ於テ尙獨立運動ニ關シ種々畫策スルモノ未タ其跡ヲ絶タス

二、上海方面 上海ニ在ル鮮人ハ常ニ在米鮮人ト氣脈ヲ通シ露領殊ニ浦潮方面鮮人ト相待テ鮮内同志ト密ニ連絡シ其不斷ノ煽動ハ常ニ鮮内民心ノ安定ヲ破リツツアリ而シテ該方面鮮人ハ民族自決ノ主義ヲ高唱シ朝鮮ノ現状ヲ訴ヘテ世界ノ同情ヲ得ントシ巴里講和會議ノ際ニ陳情請願ノ爲代表者ヲ派遣シ或ハ日本ノ統治又ハ今回ノ騷擾ニ關シ廣ク誇大虛構ノ事實ヲ宣傳シ他國ノ同情ヲ喚起スルニ努メ或ハ煽動者ヲ鮮内ニ送り或ハ山東問題ニ關聯スル支那人ノ排日的行動ニ相通シテ之ヲ煽動スル等上海ハ實ニ在外排日鮮人ノ獨立企畫ノ一根據地タルノ感アリテ三月以前ニ於ケル在上海鮮人ノ數僅ニ五百内外ナリシモ今ヤ優ニ一千五百名ヲ算スルニ至リシモ近ク假政府ヲ組織シク朝鮮問題ニ觸ルルコトナクシテ終結スルニ至リシモ近ク假政府ヲ組織シ尙運動ヲ繼續シ目的ノ貫徹ヲ決議シ在米鮮人ト連絡シ國際聯盟會議ニ一縷ノ望ヲ囑シ種々畫策シツツアリ



## 五、鎮壓ノ爲ノ處置

騷擾ノ逐日各道ニ蔓延スルヤ警務官憲ノ不足ハ警備上忽チ蹉跌ヲ來シタルノミナラス交通ノ不便ハ更ニ鎮撫ノ困難ヲ増大スルニ至リタルヲ以テ鮮内ノ狀況ニ鑑ミ折角集結ヲ了セル軍ヲ再ヒ分散配置ヲ取ラシメ以テ警務官憲ヲ援助スルノ已ムナキニ至レリ此ニ於テ朝鮮總督ハ三月十二日軍司令官ニ對シ所要ノ兵力ヲ使用シ鎮壓ヲ圖ルヘキコトヲ指示ス依テ軍司令官ハ京城其他各道ノ要點ニ兵力ヲ分派シ警務機關ト協力シテ騷擾鎮撫ニ任セシメタリ而シテ是等部隊ヨリ更ニ所要ニ應シテ必要ノ地ニ兵力ヲ分派スルノ必要ヲ生シ其數百數十箇所ニ及ヒタリ然ルニ三月下旬ヨリ四月初旬ニ亙ル間ニ於テ騷擾ハ漸次暴動ト化スルニ至ルヤ僅々一師團半ニ充タサル駐劄軍隊モ時將ニ新兵教育期ニシテ其過半數使用ニ堪ヘサルノミナラス剩ヘ南部烏蘇里ニ一大隊餘ヲ派遣シアリ從テ之カ制壓ノ爲ニハ在鮮軍隊ノミニテハ不足ヲ感スルコト切ナルモノアリ依テ四月上旬内地ヨリ歩兵六大隊及補助憲兵若干ヲ派遣シ朝鮮軍司令官

ノ隷下ニ入ラシメ騷擾ノ防壓ニ從事セシムルコトニ決セリ該部隊ハ四月上旬内地港灣ヲ發シ四月十日乃至十三日ノ間ニ朝鮮ニ上陸シ四月下旬初ニ至リ全ク所要ノ配置ニ就ケリ此ノ如クシテ在鮮部隊及内地ヨリノ増加派遣部隊ヲ以テ分散配置セル箇所五百數十箇所ニ上リ警務機關ノ監視ト相持テ蠢動ノ餘地ヲ與ヘサルニ至ルヤ四月二十三日以後ハ騷擾殆ント其跡ヲ絶ツニ至レリ

## 六、騷擾ニ關スル損害

騷擾ノ性質ハ騷擾一般ノ經過ニ於テ述ヘタル如ク爲ニ之カ鎮壓ニハ兵器ヲ使用スルノ已ムヲ得サリシモノ尠カラス三月一日ヨリ四月三十日ニ至ル間ノ騷擾箇所及官公衙ノ被害別表ノ如シ

尙同期間ニ於ケル死傷左ノ如シ

- 一、官憲側死傷ハ憲兵、警察官、軍隊及其他ノ官公吏ヲ合セ總計百六十六名ニシテ其ノ内譯次ノ如シ

憲兵 死 六 傷 九一 警察官 死 二 傷 六一

軍隊 死 一 傷 四 其他官公吏 死 一 傷 二

二、暴民側ノ死傷 群衆中ニ死傷者ヲ出スヤ彼等ハ死者ハ直ニ之ヲ運搬シ傷者ハ暴動參加ノ罪ヲ恐レテ極力秘匿セントスルヲ以テ實數ヲ知ルコト困難ナルモ最近ニ於ケル調査ノ結果ニ依レハ約一千五百名ニ達セ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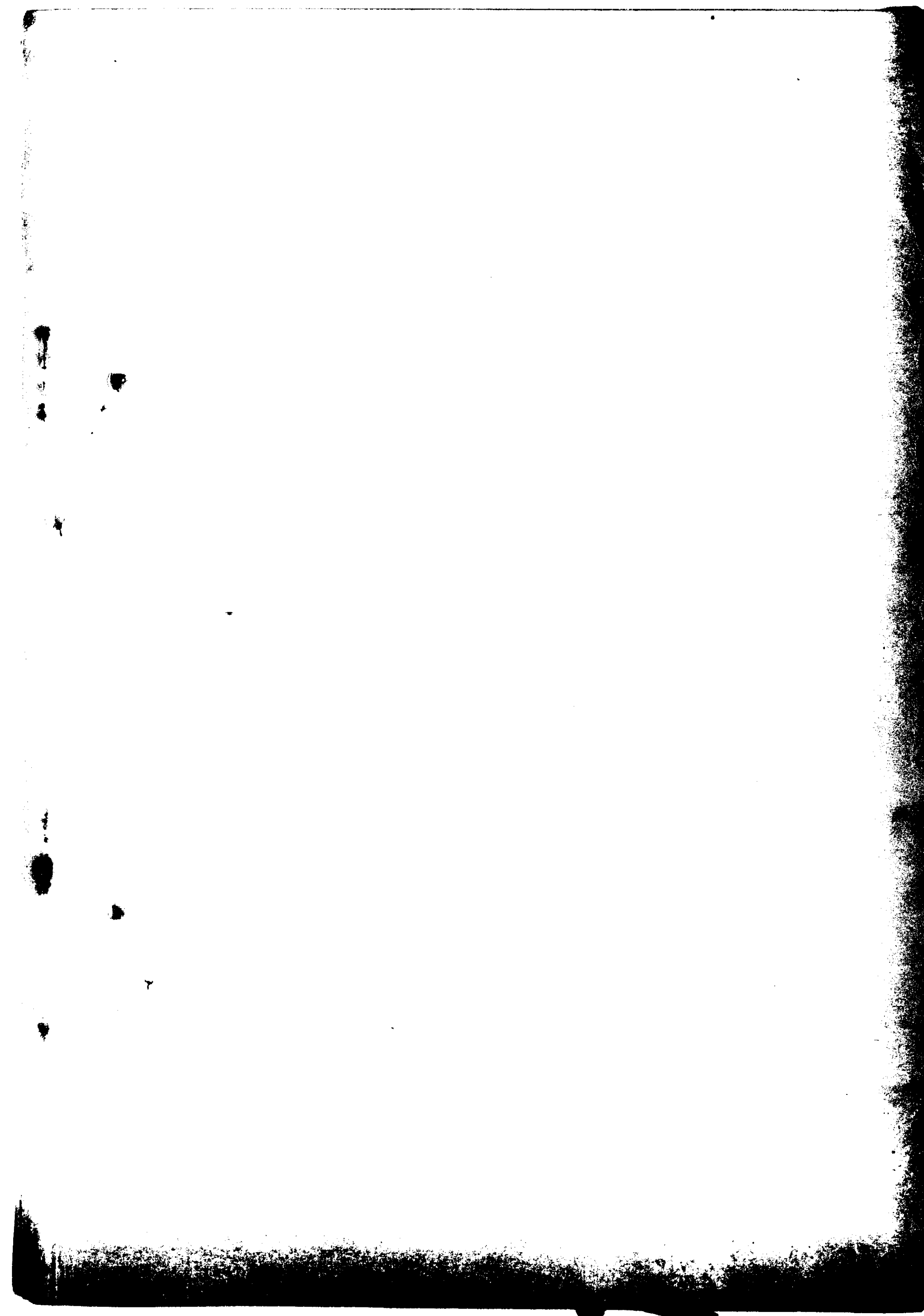
騷擾箇所及官公衙ノ被害一覽表

道名		箇所	回数	數	官公衙其他ノ被害
京畿道				一四三	二二五
忠清北道				三二	三七
忠清南道				五六	六五
全羅北道				一一	一二
全羅南道				一〇	一四
慶尙北道				二七	三〇
慶尙南道				六八	一〇一
黃海道				八一	一〇四
平安南道				三六	四〇
平安北道				五九	九四
江原道				三二	四一
咸鏡南道				四三	六〇



騷擾箇所及官公衙ノ被害一覽表

道名	箇所數	回數	官公衙其他ノ被害	備考
京 畿 道	一四三	二二五	五五	一、少數人員ニテ單ニ萬歳ヲ高唱シタルモノ又ハ憲兵警察官ノ所在地外ニ於テ騷擾シタルモノニシテ後日發見セシモノハ之ヲ計上セス 二、同日同一箇所ニ於テ二回以上騷擾スルモノヲ一回トシテ計上ス 三、官公衙其他ノ被害ハ件數ヲ示ス
忠 清 北 道	三二	三七	一八	
忠 清 南 道	五六	六五	一一	
全 羅 北 道	一一	一二	三	
全 羅 南 道	一〇	一四		
慶 尙 北 道	二七	三〇	一二	
慶 尙 南 道	六八	一〇一	一二	
黃 海 道	八一	一〇四	一七	
平 安 南 道	三六	四〇	八	
平 安 北 道	五九	九四	一〇	
江 原 道	三二	四一	九	
咸 鏡 南 道	四三	六〇	四	
咸 鏡 北 道	二一	二四		
計	六一八	八四七	一五九	



三十七

島田三郎

驛山土拂下問題  
時に半政商の疊キンに來せんを恐る

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朝鮮各道に一種の官有地あり、驛地と稱す。  
古來半島に現はれたる幾回の革命の後、前代  
の臣民にして新朝に仕ふるを屑とせざる者は  
之に對して特別の待遇を與へ、其生活を安全  
に、同時に臣節を保持せしめ、以て及心を盡  
せしむ。是れ驛地士の起原なり。其待遇  
法たるや前代の臣民が仕を好まざるを以て彼  
等々各道の驛路に配置し、其附近一定の地區  
を劃して之を耕し、其賦役は數頭の馬匹  
を畜へて驛傳の用に供するのみにして、他に  
課税なし。蓋非常の恩特なり。李朝に於ても  
亦前代の例に倣ひ此制を維持せしが、驛地

土の住民は李朝の下に五百餘年間比較的安穩

に生活してゐた。朝鮮併合の後總督府は土地整理の一部として、  
朝鮮併合の土地の制を廢し、其地を測量して普通の  
地租を徴することとした。歴朝並用の制度に  
より土地に縄延びあり。傳馬の賦役以外地  
租の賦課無かり。土地は測量を経て地積は  
確定増加せり。改革によりて依然非常の増税  
を蒙りたるは、祖先以来幾百年間賦税に居  
住し來る鮮人は、忽ち安穩を失ひて人心為  
めに動揺せり。此時に飛んで内には、  
鮮人の誘惑あり。外には東洋拓植会社を筆頭

として營利に銳く資力に富み、若者の活動あり  
窮餘の賦税土住民は其懸命の地を賣却し、放  
浪の氓となりたり。

此時に當りて若し鮮人に遠慮あり、當局に遠慮  
ありたらんには、此の如き處置は他日に患を  
貽すべきを豫知して之を緩和するの方策を講  
ぜしむるべし。然るに事此に出で、總督府は  
寧ろ之を便として拓植会社に便宜を與へ、  
なる鮮人は土地所有の觀念幼稚なり、  
民を誘いて其地の賣買を勧め、此間に奇利  
を占め、安穩に土地を賣放たりめたり。へ半  
島人中に此時一、二、三百圓に賣放あり、



（いふ）此の如くにして安んずるは、朝鮮人は家族を率ゐて開島若くは満洲に赴き、今日称して豆満江東百五十萬の朝鮮人ありといふ。實數百萬乃至百五十萬、是等の移住は種々殊なる事情あり。一、雖も西貢等に土の移住最も多きは事實なり。移住の生活は在郷の時より困難なり。一、物價的の生活難の計はあらず。幾百萬の安んずる父母の國を離れ去るは、他郷の念胸中に絶えず燃へる。一、他の誘因に遭へば動搖の意あり。一、必死の執着あり。

特に前途に絶望して南洋支那米嶺等に亡命せし比較的气力ある朝鮮人は如何なる方策により半島に復歸して旧態を觀んことを執る。居たりか、世間の變局に際し各方の朝鮮人は策を起さず。是を本年正月に現けられたる事情とす。事情此の如くならぬ故に、鮮人を驅逐するに立たり。一、治外法權は人道に非難せらる。問題のみにあらず。治外法權の利益以外に眼識なき私人の植家か土地の利益を襲奪せん。此途の取らば言ふに足らずと雖も、半島の新領に治の重責を負へる總督府廳として、はや帝

の利害に考へ、之を内外の公案に鑑み、深恩  
静慮以て永久治安の大計を策定せざるべからず。

我明治維新より引續きて封建の廢止を断行し、  
之が爲めに大名武士は其特権を失へり。但し  
大名は變じて華族となりたるも其生活は固か  
りき。武士は士族となりて特権を失ひ又生計  
に窮せしかば、明治四年以後若干年間士族の  
産の事業は内政の一大要務なりき。一林林を  
拂下げ又植力地と資とを給ふなり。而かも  
暴動相繼ぎて各地に起り、終に十年の内亂を  
見るに至り。同族の日本人として治者被治

者の間に疎情なく又官廳に専ら士族を採り、  
以て新政を行へる明治の改革に於てなり。時に  
遭はざる士族が生活に窮乏せられたる結果尙  
此の如かりき。鮮人は日韓條約によりて其旧  
籍を失へり。彼等は我士族の如く待遇せられ  
あつて生活は窮乏せしむ。日本民族は輕侮せ  
られて好望前途に絶えたり。彼等は唯抵抗を  
弱きが爲めに服従するのみ。若し其力あらば  
維新以後の士族となりしやう人。況んや其田  
を奪はれ其居を逐はるゝことありや。之を速  
り之を救ふこと士族振興策、如き施すべし。

とや。

本年三月の事件ありて、更に對する公論中外に  
合ふ起せり。其及御首は總督の更任なり。總督  
の新政とせらる。是れ將來の政策を確立し、  
朝鮮人の心を一新し、以て中外の親善を維く、  
き絶好の機会といふべし。然るに最近聞くに  
よるに、新政の一として、耽羅土拂下の提案あり  
といふ。現在の耽羅土面積約十二萬五千町歩  
大略其一半は田畑の一半は島に、各六萬二  
千五百町歩、使村はあり、總督府明年度預算  
二千五百萬圓中、五百萬圓を、耽羅土十二萬五千  
町歩中より拂下げ、又、必り下げによりて得んとす。予  
豫定なりといふ。

此計劃は是耶非耶。吾等、觀る所を以て、するに  
目前改革費を支弁するの一事に於ては、極め  
機宜の便法ならんも、畢竟短見の方案の對之  
を永遠の政策として、は甚き失計なり。と評す  
るべからず。今に於て新政の方針を確立し、以  
て朝鮮人の心理状態を一変せられ、其半島の治安  
を確保し、以て中外の望を維く、正能はざるべ  
し。耽羅土の處分を放つて、然るに、依然舊  
轍を履みて、其途を改められ、在外の朝鮮人は半  
島不安の朝鮮人と相呼應し、影響に及ぶる起るを  
止まがらば、之を我封建廢止以後の士族に  
對へ、又在米、愛爾蘭民族と相應して、總督

英田と名ある愛蘭人に鑑み、  
其の生活の腐敗は物と化し、  
此勢を助長するに於てあや、  
是れ既に現在の禍根となり、  
一時に拂下げ其代價を豫算の収入に組み入れ、  
眼前豫算の編成に使はるべし、  
軼此土住居の韓人は價格低廉なりとも一時に  
之を納むるに能はず、  
半政半商の徒の手に歸すべく、  
に居住する韓人は結局駆逐せらるべし、  
怨声を聞島滿洲に揚ぐる韓人を増加すべし、  
是れ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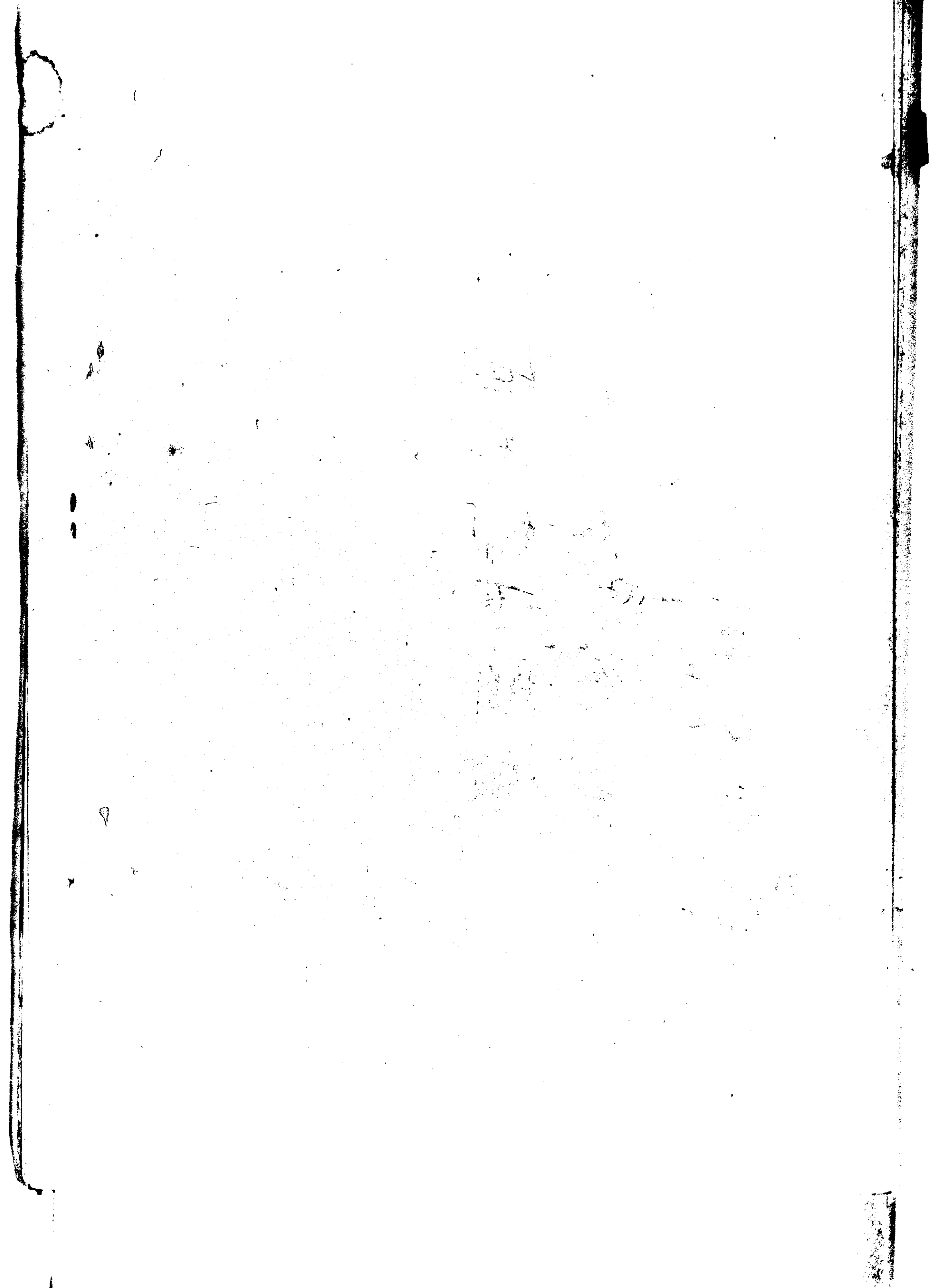
て、  
断つて民心を一新する政治の方針にあらず

今日の計は塔も緋新以後の士族に對し、  
韓人に拂下げ、  
以て彼等の安心を授け、  
唯此有る限の韓人の心を服するのみならず、  
一般韓人の心を服するに足らざる物質に於て、  
得るよりも精神に於て得るを長計とす、  
人のみならず善く中外の公論に是を認せざるべし、  
是れ豈新政の大なる收穫にあらずや、  
然らば豫算は如何に之を計劃すべきや、  
新



領土経営に必要の資は國務須要の費なり、之  
も中央より補定するも、毫も吝むべからず、  
之を公債の求むるも、亦避く可きはあらず、若し  
姑息者且一時財政の都合の爲めに、鮮人鉅額の結  
果を招き、再び動搖の禍根を遺すか如き失計  
を爲さんには、天下の公論と外人の傍觀と、  
心も反對の聲を上げて、鬼の能く露出、  
政治の痛の來せんとて、  
招くの元陳あるに於てもや。當局三思を  
加へざる可からず





驛山土拂下問題

特に半政商の變に來せんことを恐る

島田三郎

朝鮮各道に一種の官有地あり、驛地と稱す。  
古來半島に現はれたる幾回の革命の後、前代  
の臣民に於て新朝に仕ふるを屑とせざる者は  
之に對して特別の待遇を與へ、其生活を安全  
に、同時に臣節を保持せしめ、以て反心を生  
ぜざらしむ。是れ驛地士の起原なり。其待遇  
法たるや前代の臣民が仕を好まざるときは彼  
等々各道の驛路に配置し、其附近一定の地區  
を劃して之を耕さしめ、其賦役は數頭の馬匹  
を畜へて驛傳の用に供するのみにして、他に  
課税なし。蓋非常の恩特なり。李朝に於ても  
亦前代の例に倣ひ此制を襲用せしが、驛地

土の住民は李朝の下に五百餘年間比較的安んず

て生活を送りたり。日鮮保合の後總督府は土地整理の一部として、土地の制を廢し、其地を測量して普通の地租を徴することとせり。歴朝舊用の制度に於て土地に縄延びたり。傳馬の賦役以外地租の賦課無かり。土地の測量を経て地積は確定増加せり。改革によりて俄然非常の増税と蒙りたるは、粗先以来幾百年間、賦税に居住し來る鮮人は、忽ち安んずるを失ひ、人心を動揺せり。此時に來りて内には、其地を賣却して、外には東洋、植會社を、鮮人の誘惑あり。外には東洋、植會社を、

と一營利に銳く、資力に富める者の活動あり。窮餘の賦税土住民は其懸命の地を賣却して、放浪の氓となりたり。

此時に當りて若し鮮人に遠慮あり、當局に遠慮ありたらんには、此の如き處置は他日に患を貽すべきを豫知して之を緩和するの方策を講ぜしむべし。然るに事此に出で、總督府は寧ろ之を便として、植會社に便宜を與へ、校舎なる鮮人は土地所有の觀念を失ひ、賦税土住民を誘ひて其地の賣買を勧め、此間に奇利を占め、安んずる土地を賣放たり。島人中に此時一及三百圓に賣買ありと云ふ





の利害に考へ、之を内外の公衆に鑑み、深思  
靜慮以て永久治安の大計を策定せざるべからず。

我明治維新より引續きて封建の廢止を断行し、  
之が爲めに大名武士は其特権を失へり。但し  
大名は變じて華族となりたるも其生活は固か  
りき。武士は士族となりて特権を失ひ又生計  
に窮せしかば、明治四年以後若干年間に於て  
産の事業は内政の一大要務なりき。山林を  
掘下げ又拓植の地と爲るを急ぐに、而かも  
暴動相繼ぎて各地に起り、終に十年の内亂を  
見るに至り。同族の日本人として治者被治

者の間に疎情なき又官廳に専ら其權を操るに  
以て新政を行へる明治の改革に於ては、時に  
遠くは士族が生活の存亡を懸念せられたる結果、  
此の如かりき。鮮人如く朝鮮を併合したるも其  
藉を失ひて彼等は我士族の如く一時に困窮せ  
り。其生活は存亡を懸念せられたる日本武族の如  
きか否かは前途に於て是れが唯一の力ある所  
なり。維新以後の士族となりし人、次に入内  
閣を爲し其居を逐はせられたる者、其生活は  
之を保つことと士族救済策を急ぐに在り。其  
や。

本年三月の事件ありて更に對する公論中外に  
分起せり。其及御首は總督の更任となり、總督  
の新政となり。是れ將來の政策を確立して  
は朝鮮人の心を一新し、以て中外の望を維  
き絶好の機会といふべし。然るに最近聞  
はるに新政の一として、耽羅土拂下の提案あり  
といふ。現在の耽羅土面積約十二萬五千町歩  
大略其一半は田畑の一半は島に、合六萬二  
千五百町歩、俵材はあり、總督府明年度預算  
二千五百萬圓中、五百萬圓を耽羅土十二萬五千  
町歩中より拂下げ、又、下下によりて得んとする  
豫定なりといふ。

此計劃は是耶非耶。吾等、觀る所を以てするに  
目前改革費を支弁するの一事に於ては、極め  
幾宜の便法ならんも畢竟短見の方案のみ、之  
を永遠の政策とては甚き失計なりと評さ  
るべからず、今に於て新政の方針を確立し以  
て朝鮮人の心理状態を一変せられ、半島の治安  
を確保し、以て中外の望を維ぐと能はざるべ  
し。耽羅土の處分は、於ては、然るに、依然舊  
制を履みて其途を改められ、在外の朝鮮人は半  
島不安の朝鮮人と相呼應し、鬻ぎに乘じて起るを  
止むがため。之を我封建廢止以後の士族に  
考へ、又在米、愛爾蘭民族と相應して總督

英田を以て君むる愛蘭人に鑑み、  
 一、虎と爲さん。況んや外人の同情、世界の要局  
 は此勢を助長するに於てあや。往々此土の  
 處分は既に現在の禍根を爲し、今又我餘の地  
 一時に拂下げ、其代價を豫算の收入に組入れ  
 ば、眼前豫算の編成に便なるべし。されど  
 軋て土住居の韓人は價格低廉なりとも一時に  
 之を納むるに能はず。勢い内地の富豪若くは  
 半政半商の徒の手に歸すべく、斯くして其地に  
 に居住する韓人は結構驅逐せざるべし。是れ  
 怨争を、島滿洲に揚ぐる韓人を増加すべ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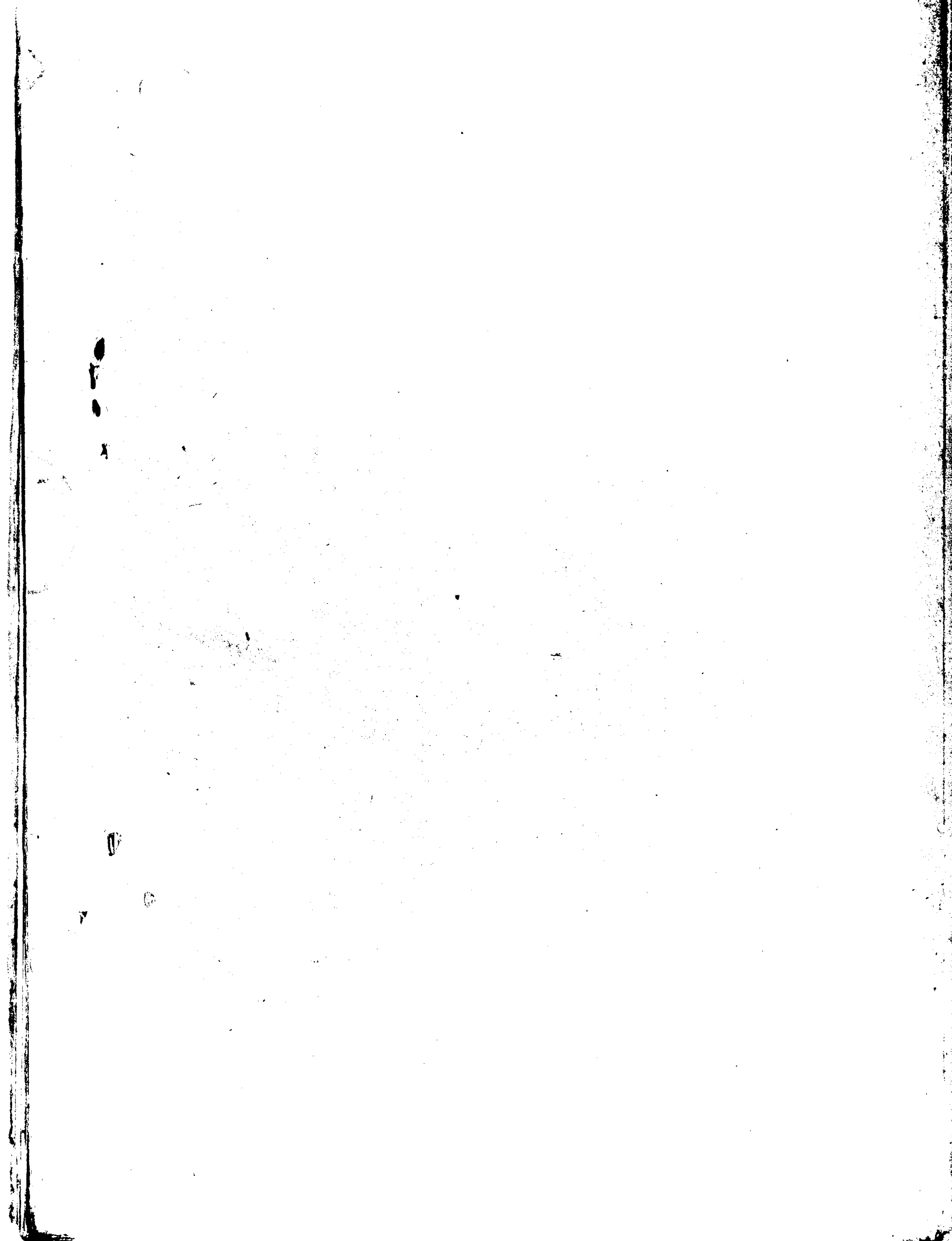
て、断つ民心を一新する政治の方針にあらず。

今日の新計は塔も緯新の後の土族に對す。鮮人に拂下げ、代價は年賦納付の米を以て、彼等の安んずるべし。是に於て、唯此有限鮮人の心を服するのみならず、物質に於て一般鮮人の心を服するに足らむ。物質に於て得るよりも精神に於て得るを長計す。唯解人のみならず善く中外の公論に是認せらるべし。是れ豈新政の大なる收獲にあらずや。

然らば豫算は如何と之を計劃すべきや。曰く新

領土経営に必要の資は國務須要の費なり、之  
も中央より補定するも、毫も吝むべからず、  
之を公債に求め、亦、避く可きにあらず、  
姑息者且一時財政の都合の爲めに、鮮人鉅額の結  
果を招き、雨の動揺の禍根を遺すか如き失計  
を、おさんには、天下の公論と外人の傍觀とは  
心ずく、政の腐敗の聲を、鬼の現世の露出の光  
も、招く、腐敗の聲を、鬼の現世の露出の光  
たる可からず、當局三思を、加、議

領土経営に必要の資は國務須要の費なり、之  
も中央より補定するも、毫も吝むべからず、  
之を公債に求め、亦、避く可きにあらず、  
姑息者且一時財政の都合の爲めに、鮮人鉅額の結  
果を招き、雨の動揺の禍根を遺すか如き失計  
を、おさんには、天下の公論と外人の傍觀とは  
心ずく、政の腐敗の聲を、鬼の現世の露出の光  
も、招く、腐敗の聲を、鬼の現世の露出の光  
たる可からず、當局三思を、加、議





#### Respond to Invi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incere and cordial invitation of the Governor-General, expressed to the Federal Council through hi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Mr. Shibata, 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lay before the Government what we deem to be the most imperative changes necessary, if real religious liberty and educational freedom are to be secured.

"In presenting this statement with its suggestions for changes in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or policy, we are not proposing anything in the nature of a settlement of political questions. What we present is a statement of our opinion as to what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secure real religious liberty, to promote the moral welfare of the people and to ensure freedom for the Church to develop without be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hampered by the Government.

#### Religious Liberty Urged

"We urge that religious liberty, which is already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mpire of Japan, as of all other great nations, be made effective.

Nine years of experience under the rule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 Korea has proven to us conclusively that real religious liberty cannot be enjoyed under the laws as they have been administered.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religious liberty is not possible where the Government insists upon regulating the minutest details of the church. The requirement that so many exacting reports be made by the churches, missions, church schools, and mission hospitals implies that freedom is not intended, but that the Government reserves the right to interfere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hurches and missions whenever it desires to do so.

"The intricat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pplying to evangelistic, educational and medical work, the censorship and curtailment of the publication of religious literature, the restrictions so often placed upon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even for religious purposes, all are contrary to the idea of religious liberty.

"Moreover, the intrusion of the police upon church and mission matters and their arrogating to themselves the right to dictate as to what is allowed and what is forbidden, is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religious liberty.

"The changes which we herein suggest in the interest of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re made with the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adopt a more liberal policy, granting religious liberty in fact as well as in form.

#### Fewer Church Restrictions

"1- In regard to our evangelistic work we respectfully request:

"A. That fewer restrictions be placed upon the church and upon missionaries.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has been continually hindered. Christian workers have been interfered with when attempting to preach by the roadside, on the street and in the market places. Groups have been prevented from meeting for worship in Christian homes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do not have a permit. Permits are required before occupying a church or preaching place. It must also be secured before a building is used for religious purposes.

## MISSION BODY ON REFORMS IN KOREA

Federal Council of Protestant Missions Submits Comprehensive List Considered Necessary

### GREATER PRIVILEGES FOR CHURCH DESIRED

Gratified at New Policy Announced and Denounce Attempt on Official's Life

Invited by Governor-General Saito, the new administrator of Korea, to lay suggestions before him for administrative and social reforms in Korea, in line with the new policy adopted, the missionary body of the colony drew up and on September 29 submitted a most comprehensive list of reforms. The missionaries have taken the Governor-General at his word and have been by no means backward in their suggestions, which range all the way from the lifting of the censorship over religious publications to a law to prevent juvenile Koreans from cigarette smok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missionary body to the Governor-General, in full, is as follows:

#### Proposals for Reforms

"The Federal Council of Protestant Evangelical Missions in Korea fully presents to Your Excellency for your consideration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We desire to express the great gratification with which we have heard of the plans for reform in administration. It was a keen disappointment to us who had lived in Korea under the former government to find that what we had expected from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after annexation was not forthcoming; but that the military rule, to which the country was subjected, restricted the religious liberty and educational freedom which had been enjoyed, introduced unjus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Koreans and eventually imposed upon the people such subjection and such harsh measures of oppression as to call forth from them the protest of the independence agitation of this year.

"The unarmed demonstrations at that time were met with such brutality, and such indignities were heaped upon the aged, upon women and girls and upon the most cultured and refined of the people, that our hearts were stirred to their depths with indignation and we were forced for the sake of humanity to give expression to our protests. Now we hear with satisfaction the promises of the new administration and eagerly await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program of reform.

朝鮮宣教師連合會、朝鮮政府に建議書を送る  
○本年十月十九日アドボカシー

八月十九日アドバンス  
刺鯨人ノ總督ニ告ぐ久十九

"All of which is respectfully submitted"

...outraging their customs and feelings.  
"We request reformation also in the  
laws affecting the production, marketing,  
sale and sale of opium and heroine."  
We request also the prohibition of  
the sale of such drugs.

For example, graduates of Brooklyn College Medical College, which is a college for Negroes, have to undergo a separate examination for admission to the same hospitals and schools as white graduates.

"Korean students should spend a reasonable part of their time in studying the Japanese language, and in acquiring a fair use of it; but we believe that they have an inherent right to the use of their own language, and this should be recognized in teaching and in examinations."

[illegible]

三十九号

報告書



八年十一月十日  
外正倉藏書



## 報告書

朝鮮問題ノ特別委員會ハ前後八回之ヲ開會シ總督府ノ報告書裁判所ノ判決書不逞鮮人ノ宣言書其他民間ニ於ケル各種ノ書類ヲ蒐集調査ノ上會員相互ニ意見ヲ交換シ尙九月下旬ヨリ十月中旬ニ亘リ委員福原男爵ハ偶滿鮮地方ニ出張セシ際特ニ實地ヲ視察セラル、所アリ今本會調査ノ結果ヲ舉ケレハ左ノ如シ

抑々今回騷擾ノ原因ハ韓國併合以來國內ニ於ケル併合ニ嫌惡セル徒及國外居住ノ不逞鮮人等常ニ其獨立再興ヲ夢想シ種々計畫スル所アリシカ歐洲ニ於ケル大戰勃發後漸次其度ヲ高メ戰亂ノ終局ニ近クニ及ヒ米國大統領ニ依リ民族自決主義ノ提唱セラル



ルヤ之ニ関スル諸般ノ報道ハ鮮人ノ排日者ヲ刺戟シ牽  
テ智識階級及青年子弟等一般此ノ思想ニ感染スル  
ニ至リ遂ニ耶蘇教徒及天道教徒等先ツ之カ首唱ト  
ナリ彼等ノ平素懷抱セル總督政治ノ缺陷ニ對スル  
不平不満ハ極度ニ達シタル際偶々李太王ノ薨去ア  
リタルヲ好機トシ其原因等ニ付虚構ノ事項ヲ擧ケ  
テ民心ヲ煽動シタル結果本年三月一日ヲ期シ獨立運  
動ヲ起スニ至レリ此ニ於テ政府ハ從來ノ總督政治ニ  
鑑ミル所アリテ官制改革ヲ決行セリ  
次テ九月中旬齋藤總督ノ報セラレタル朝鮮ノ情勢  
ニヨレハ一般鮮民ノ人心ハ意外ニ險惡ニシテ過般ノ官  
制改革ニ依リ何等緩和ノ徵ヲ見ス貴賤貧富老幼  
男女ノ別ナク皆獨立ヲ夢想シ不逞ノ徒此ノ機會ニ乘

シテ陰謀ヲ企テ或ハ爆彈ヲ以テ總督以下顯官ヲ斃  
サントシ或ハ總督府ヲ燒カントシ或ハ外人ト氣脈ヲ通  
シ鮮人殺傷凌辱等ノ事實ヲ誇張シ言論寫真  
ヲ以テ歐米ニ宣傳シ彼等ノ排日感情ヲ喚起セントシ  
或ハ騷擾罪ニ依リテ刑辟ニ觸レタルモノヲ志士トシテ  
尊崇シ其獄中ニ死亡スル者ハ葬儀ニ參列スルモ  
ノ萬ヲ以テ數フルニ不拘天長節等祝祭日ニハ殆ント國  
旗ヲ掲揚スル者ナキ等愈々險惡ノ度ヲ加フルノ狀ア  
リ殊ニ近ク米國ニ開カルヘキ國際聯盟會議ハ是等  
不逞ノ徒ノ最モ期待スル所ニシテ此ノ機會ニ乘シテ朝  
鮮ノ獨立ヲ宣言シ所在示威運動ヲ試ムルト同時ニ上  
海ニ於テハ假政府ナルモノヲ組織シ閣員以下ノ行政府  
ヲ樹テ資金ヲ募集シ滿洲、西伯利地方ノ在鮮人ト

互ニ連絡ヲ取り兵器ヲ携ヘテ相策應シテ國境ヨリ侵入セントスルノ情報頻々タリ加フルニ從來最モ人心險惡ニシテ排日派巢窟トモ稱スヘキ平安南北道及黃海道ノ如キハ旱害虎疫ノ脅ス所トナリ動搖不安愈甚シカラントス是等ノ傾向ハ朝鮮全道ニ瀰漫シ米國ニ於ケル國際聯盟會議ノ頃ニハ何事カ紛起シトスルノ情勢アリ為ニ親日ノ貴族及鮮民並ニ地方在住ノ日本人等憂心怏々トシテ保身ニ焦慮シツ、アリ、

ト而シテ從來ノ總督政治ニ不平ナル兩班其他智識階級ハ日本人ハ治者ニシテ強者朝鮮人ハ被治者ニシテ弱者ナルヲ以テ從來ノ同化政治ニヨレハ朝鮮民族ハ生存競走ノ激烈ナル今日ノ世界ニ於テ漸次

滅亡セララルノ外ナシト悲觀シ一視同仁ノ聖意ヲ奉戴シ銳意鮮民ノ幸福ヲ圖ルヘシトハ歷代總督ノ屢々諭告スル所ナルモ鮮人ヨリ觀タル總督政治ハ鮮人ノ利害休戚ノ如キハ之ヲ顧ミヌ唯日本人ヲ朝鮮ニ移殖シ朝鮮ヲシテ日本人ノ朝鮮タラシメントラ以テ根本ノ大方針トスルニアラスヤト疑ヒ其主張スル所ハ即

チ

(一) 朝鮮人ヲシテ一切朝鮮統治ニ參與セシメサルコト  
(二) 鮮人ニ對シ其生存ヲ維持スルニ必要ナル教育ヲ為サ、ルコト

(三) 朝鮮ニ移殖セラル、日本人ハ逐年増加シ朝鮮人ハ漸次他ニ驅逐セラレサルヲ得サルコト

是等ハ主トシテ鮮人一般ノ疑懼ニテ止マサル所ナルノミナラス

一部鮮人ハ自ラ其生活ヲ維持スル能ハサル窮境ニ陥リ  
而モ將來之ヲ脱出シ得ヘキ何等ノ光明ヲ有セスト杞  
憂ニ悲憤ノ餘リ排日運動ヲ勃發スルノ不得已ニ至レ  
リ故ニ日本帝國ノ主權ノ下ニ朝鮮人ヲシテ朝鮮ヲ  
治メシムルヲ以テ統治ノ大方針トシ  
(一) 至急朝鮮議會ヲ設置スルコト  
(二) 日本人朝鮮總督ノ監督ノ下ニ朝鮮政府ヲ設置ス  
ルコト  
(三)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ノ自由ヲ認メ之ニ抵觸スル法令  
ヲ廢止スルコト  
(四) 教育制度ヲ擴張スルコト  
等ノ數項ヲ舉ゲ日本民族同化策ヲ非ナリトシ朝鮮  
民族ハ世界的ニ其地位ヲ維持シ日本民族ト融和結

合シテ共存同榮ナラサルヘカラスト為セリ  
爾來國外移住ノ鮮人ハ一般鮮民ノ無智ナルト近來  
農產物ノ騰貴ニ依リ農民ノ富有ナルトニ衆ニ朝鮮  
國內ニ排日思想ノ宣傳及排日行為ノ煽動益々甚  
シク且ツ憲兵制度變更ノ過度期ニ際シ當局ノ取  
締ニ遺憾アルヲ免レサル為メ少數ノ内地人ハ鮮民部  
落ニ安住スルコト能ハス又從來極メテ親交ナル鮮人モ  
排日者ノ為メニ脅カサレテ不得已交通スルコトヲ得サ  
ルノ狀況ニシテ是等内地人ハ今ヤ陸續都會ニ引上  
ケツ、アリ朝鮮内地ニ於ケル治安ノ維持ハ最モ急ラ  
要スルモノアルカ如シ  
如斯情勢急迫セルヲ以テ總督府ハ極力治安ノ維持ヲ  
計リ民心ノ鎮靜ニ努メ然ル後漸次内政ノ改善充實



ヲ為サントス其主要ノ點ヲ擧クレハ  
(一) 警察力ノ充實

從來ノ巡查一萬五千人ノ外臨時ニ約五千名ヲ増加シ  
各面(村)ニ一駐在所ヲ設置シ内政人巡查参名ヲ  
勤務セシメントス

(二) 海外ニ在ル朝鮮人ノ取締

親日鮮人ノ優遇

官吏ノ朝鮮語練達

(三)(四)(五)

宣教師ノ操縦

朝鮮ニ於テ外國基督教宣教師ハ併合以前ヨリメ  
久シク居住シ其數頗ル多シ彼等ハ鮮人ニ深ク親シ  
ミ之ニ同情セリ過クル騷擾事件ノ際我官憲ノ  
行動ニ非人道的行為アリトシ頻リニ非難攻撃シ

之ヲ世界各國ニ宣傳シ甚シキハ不逞鮮人ヲ庇護  
セントシツアルヤノ疑アリ故ニ將來ハ屢々彼等ニ接  
觸シ其誤解ヲ解キ其心情ヲ融和シ我カ施政ノ  
公明正大ナルヲ悉知セシメ以テ我ニ好感情ヲ懷カ  
シムル方策ヲ採ルコト

(六) 施政方針ノ具體化

内鮮人ノ待遇給與ヲ可成同一ニスルコト

墓地規則、屠場規則、民籍制度ヲ改正スルコト

(七) 制度改革ノ趣旨及新政方針ノ普及徹底

既ニ墓地規則ハ改正セラレ鮮人巡查補ハ總テ巡查ニ昇  
任セラレ其他内鮮人待遇ノ差別撤廢ハ漸次實行サ  
レツ、アリ其結果ノ良否ハ假スニ相當ノ時日ヲ以テスル  
ニアラサレハ之ヲ論議スルコトヲ得サレモ之ヲ要スルニ目下ノ

朝鮮人ハ之ヲ威壓スレハ則チ反噬シ之ヲ愛撫スレハ則  
チ驕傲トナルノ状態ニ在リ故ニ總督府ハ能ク此ノ點ニ  
留意シ統御ノ寬嚴其宜シキヲ制シ朝鮮人民ヲ文明  
ニ導キ其繁榮ヲ計リ之カ人ハ得ルヲ主眼トシ以テ  
併合當時ノ根本義タル帝國ノ安全ヲ將來ニ保  
障シ東洋ノ平和ヲ永遠ニ維持スルノ目的ヲ貫  
徹スルニ遺憾ナカラシムヘキハ刻下ノ最大急務ナ  
リトス

# 右報告ス

大正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朝鮮問題特別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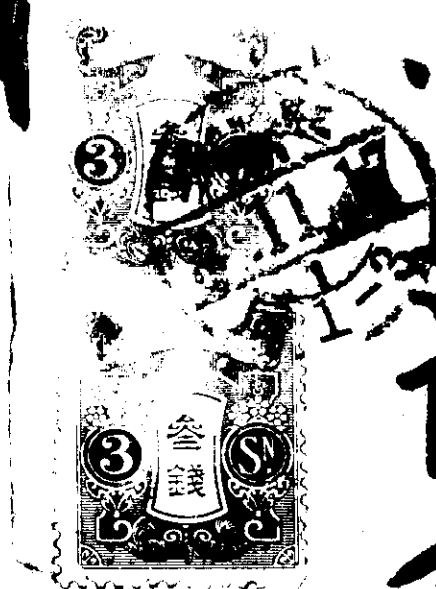


東京市岩山町

爵阪谷芳郎閣下

四十七号

侍史



城

八等子百  
同本受  
京城昌成洞三元  
飯田左内

謹啓

追々寒風相暮候處

昼も清勝なるの候に

恭賀此中へ存心相之

朝鮮問題に就ては外

續き情に深慮に思

けさせられぬ様子に

ありおるに感謝に堪

えられぬに感謝に堪

えられぬに感謝に堪

えられぬに感謝に堪

中年に在りては

氣風日々にありて傾

向ふにありて傾

らむにありて傾

氣風日、美らんと傾  
向者、沙彌親の心子知  
らざる、若様の風きり  
長き、まじき、有り  
極端の一例とせざる  
天長親の、毎日、前  
室の、内、男、教師の、面、前  
あり、懐中、海、也

里、太子、殿、よ、あ、る、像、を  
あり、此、れ、平、然、と、こ、た、り、と、  
も、あ、る、像、の、面、眼、を、刺、し  
た、る、の、如、き、不、敬、事、件、も、あ、り、  
あ、つ、た、あ、る、か、何、卒、一、に、の、る、  
也、さ、う、い、ふ、と、も、堪、え、ら、れ、  
不、信、力、の、効、驗、之、さ、う、は、事、  
實、も、あ、る、か、内、地、の、教、師、排  
斥、の、氣、勢、を、あ、り、と、訓、育、院、  
と、い、は、れ、る、と、も、洗、心、院、を

希望、で、従、来、呼、び、置、け、る、国

年の氣勢を一新し、訓育教  
育をいよいよ徹底徹底を  
希望して従来呼ば慣れた国  
語不読と日々読と唱ふ  
るに及び読みの荒ぶ分の是  
教は口よりを志む等  
以て一好の風潮を醸成す  
池田道子 而てこは学  
生生活の自発的の助  
ては各主下級生に上級生  
と級生は校外先生に指  
導に依りて助けるものと見  
受けられし或る女子生に  
平素も親しみある教師  
の教を初め以て将来を  
抱きしめんとす先生  
方な誠と愛情をもちし  
解人としての信念からなり



方々在津と云所より来

解人——飯金から来る

とある一収者と歩調と向

くするといふと解すとい

今茲に於て所すも後日

師を欺く——あるあるを偽せず

と涙ながらに胸をえつた

をみし由とある、これに

多数者のいふ事、口を

先白するもの、あると

と稱せられ、そのまゝに隣

の解人——同じの如き

趣情態、今俄に掃い

去る中、能はざる——と

なりと云ふ、延ぶ、他を

望み、一収と界思を

界初接の影響、黙から

さる——といふ、かゝるに

望み第一に在る世界に

界初探の影響を以て

さる一と云ふに、

地人側にある、明治維新

の当時武士の精神が

視せし百姓の人とに別を

りて不快之感を感ずる

偏狭なる者といへば

新政を評論する者も

必ず新法を賛美し

の苦心も一語もあらずと

せうやくの、

の範圍より多くを以て

人の地方自治制を、

なすに於て各地一語を

半高早あるに於て

其に比較的人智を

都市に於てあるもの

と云ふべきこと

其に比較的の智識進歩せる  
都市に於てあるもの大抵  
を以てあるべきこととを施行  
するものとせしむべきありこれ  
より自治制の主たる利益  
は、新入勢力の未だ未だ  
の政治思想が未だ未だ漸次  
白人格等を明瞭にし得る  
こと標榜（或は標準）制  
せしむる等の副産物たるが  
中と思考は、従来その  
標榜（或は標準）制の  
南の意見あるに似たり  
常態中（或は常態）に  
習得するもの直接に接  
するものなるもの指導す  
る程度せしむるに何れも意見  
表の機会とあり（或は意見  
表の機会とあり）

湖より下迄公吏の指導す  
昭程せりこれ何お意ん命  
表の機会もよ一うねす後  
れんす、知れぬ七なる人、こは南  
現代の新人、めなる考ある  
りや少く物明せず軍もて  
一種主義定めなき物  
を此に昭すの六針、昭程  
せりしものみえられたるに  
何ぞ知らん、這田、あき、大  
海、周、義、郭、周、章、鎮  
靜の要領と捕捉する能も  
未といふ極ある、とん、主、創り  
医療機と矢一と全治、存  
外長、月を要するは甚  
面白からる、何し、ア、ハ  
二、四、鮮、今、融、和、米、と、こ、象  
城、且、他、下、都、市、に、於、て、は、彼  
おとろ、龍、居、せ、む、もの  
あり、市、井、に、見、え、る、大

しやあやういふ事

地盤は下都市に於ては彼  
おとろき龍居せしむるもの  
ありとありし現わの状  
態は往々荒為り代の  
遺物より人のいふ  
一地域に割據しあひ  
はぐらひと競ひ清版  
の施設漸次おもひ  
いぬ野人の嫉視反  
目とあひの害ありしに  
現より者の驍捷の隙  
目し不逞の徒は地人々  
と焚所ちてし息を  
おとれるやとありし  
人部族と居住し而して  
西隣はあつた一人皆解  
人のみのを求へ何れか  
も危険し無き内地人あり

地盤は下都市に於ては彼



而隣、憂が一所の人皆解  
人のみの生れ、何れのお安  
も危険、無き内他人の安  
を妬し、いそふ戒せし隙  
約百、もふありし隙  
は見え、と受けあふ  
流したる極の次、才と勇  
軒と泣、垣を接し、日々  
相伝ふし、厄禍を愁ふ  
幸福相表ふの二つ、同  
ら人類自然の同情は  
湧き出、りし力を有之  
に、日の生活難、家御  
の老母への仕送、りし出来  
前、ねし、身妻と早  
朝より外、孫、りし  
六才の女児と二才の男  
児、十才の鮮童、に抱し  
夕方まで、あらずし、身も、心

六才の女児と二才の雛  
児と十才の雛室に抱く  
夕方より帰る夕月も  
情の鮮くも種に初印  
留守の古浪片に暮れ  
所々一人情のさそひ  
また感に花にあつた例  
地の人々も常につま  
れりお地其他の干係  
上る迎ふは行はれり  
すにあらずとは何れ  
及離銀の金蛇の金蛇  
と名所に分散せしる  
針と折らは其機曾は  
妙なるかと考へられ  
珠と石更の如き雛の  
実生活に梅満ちては  
とく解すまの必要果

疎に在るの如き趣の  
実生活に接し、之を  
之を解するの必要果  
如あらざるもあらずに  
親友の利害、善悪、親  
和の長短をそのみあす所  
近野人の力勦も果に  
あり、之をその道の徳の  
中、飛躍を制し、その  
勦果、其のすなはち、  
高き、或は低く、其の  
徳、がなる、其の  
之、その、其の、  
分、其、其、其、  
目、其、其、其、  
人、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張り鮮人の融和を  
むくむに在る

有ると思ふに然れども此等

格文をも顧みず

の所感と云ふは

所重なるを教へ

奉答する

朝鮮増え易い

副官達に在り

新と云ふは

品拙なりと

初て劉賞に

河の道系

中し其の

長江

今年  
七月

飯田

奉書

朝鮮館より要の文印

副官達正殿 出程

朝之長持殿 二日水不

出 拙者より 有るに

初て 劉災に 其供

何の通事ありき事第一

中 光宗末 乙未 乙未

長信殿

八年

丁未年

飯田丸

男爵阪谷芳郎閣下





國<sup>起</sup>起脱<sup>レ</sup>其<sup>レ</sup>卒<sup>分</sup>分<sup>レ</sup>返却<sup>レ</sup>不<sup>レ</sup>能<sup>レ</sup>  
言動<sup>ヲ</sup>弄<sup>レ</sup>快安<sup>ヲ</sup>幸<sup>ハ</sup>ル<sup>カ</sup>如<sup>キ</sup>テ<sup>レ</sup>例<sup>ニ</sup>  
至<sup>シ</sup>カ<sup>ラ</sup>ス<sup>ル</sup>儀

今日<sup>上</sup>上<sup>ル</sup>其<sup>レ</sup>任<sup>任</sup>任<sup>任</sup>改<sup>改</sup>府<sup>府</sup>代<sup>代</sup>議<sup>議</sup>院<sup>院</sup>平<sup>平</sup>安<sup>安</sup>  
南<sup>南</sup>道<sup>道</sup>代<sup>代</sup>議<sup>議</sup>員<sup>員</sup>ト<sup>ト</sup>稱<sup>ス</sup>ル<sup>ル</sup>金<sup>金</sup>孤<sup>孤</sup>德<sup>德</sup>十<sup>十</sup>者<sup>者</sup>  
平<sup>平</sup>安<sup>安</sup>南<sup>南</sup>道<sup>道</sup>平<sup>平</sup>壤<sup>壤</sup>神<sup>神</sup>學<sup>學</sup>校<sup>校</sup>生<sup>生</sup>徒<sup>徒</sup>朴<sup>朴</sup>  
鐘<sup>鐘</sup>恩<sup>恩</sup>、封<sup>封</sup>レ<sup>レ</sup>別<sup>別</sup>武<sup>武</sup>第<sup>第</sup>一<sup>一</sup>部<sup>部</sup>乃<sup>乃</sup>玉<sup>玉</sup>三<sup>三</sup>部<sup>部</sup>  
証<sup>証</sup>文<sup>文</sup>、即<sup>即</sup>別<sup>別</sup>知<sup>知</sup>送<sup>送</sup>付<sup>付</sup>レ<sup>レ</sup>来<sup>来</sup>又<sup>又</sup>元<sup>元</sup>平<sup>平</sup>  
壤<sup>壤</sup>其<sup>其</sup>任<sup>任</sup>叙<sup>叙</sup>中<sup>中</sup>、<sup>レ</sup>レ<sup>レ</sup>目<sup>目</sup>下<sup>下</sup>任<sup>任</sup>改<sup>改</sup>府<sup>府</sup>代<sup>代</sup>議<sup>議</sup>  
院<sup>院</sup>藏<sup>藏</sup>長<sup>長</sup>ト<sup>ト</sup>稱<sup>ス</sup>ル<sup>ル</sup>孫<sup>孫</sup>貞<sup>貞</sup>道<sup>道</sup>ヨ<sup>ヨ</sup>リ<sup>リ</sup>別<sup>別</sup>武<sup>武</sup>第<sup>第</sup>

四<sup>四</sup>部<sup>部</sup>款<sup>款</sup>文<sup>文</sup>、如<sup>如</sup>キ<sup>レ</sup>不<sup>不</sup>能<sup>能</sup>又<sup>又</sup>書<sup>書</sup>ヲ<sup>ヲ</sup>呈<sup>呈</sup>解<sup>解</sup>内<sup>内</sup>、  
送<sup>送</sup>見<sup>見</sup>事<sup>事</sup>實<sup>實</sup>ヲ<sup>ヲ</sup>發<sup>發</sup>見<sup>見</sup>教<sup>教</sup>候<sup>候</sup>

考<sup>考</sup>局<sup>局</sup>、於<sup>於</sup>テ<sup>テ</sup>素<sup>素</sup>ヨ<sup>ヨ</sup>リ<sup>リ</sup>最<sup>最</sup>良<sup>良</sup>十<sup>十</sup>八<sup>八</sup>定<sup>定</sup>章<sup>章</sup>及<sup>及</sup>  
教<sup>教</sup>徒<sup>徒</sup>ニ<sup>ニ</sup>封<sup>封</sup>シ<sup>シ</sup>テ<sup>テ</sup>一<sup>一</sup>等<sup>等</sup>ニ<sup>ニ</sup>進<sup>進</sup>テ<sup>テ</sup>相<sup>相</sup>考<sup>考</sup>ノ<sup>ノ</sup>保<sup>保</sup>護<sup>護</sup>ヲ<sup>ヲ</sup>  
與<sup>與</sup>ヘ<sup>ヘ</sup>取<sup>取</sup>テ<sup>テ</sup>感<sup>感</sup>情<sup>情</sup>ヲ<sup>ヲ</sup>以<sup>以</sup>テ<sup>テ</sup>彼<sup>彼</sup>等<sup>等</sup>ヲ<sup>ヲ</sup>遇<sup>遇</sup>ス<sup>ル</sup>ル<sup>ル</sup>如<sup>如</sup>  
キ<sup>キ</sup>ト<sup>ト</sup>無<sup>無</sup>之<sup>之</sup>ハ<sup>ハ</sup>勿<sup>勿</sup>論<sup>論</sup>、保<sup>保</sup>護<sup>護</sup>ノ<sup>ノ</sup>所<sup>所</sup>在<sup>在</sup>候<sup>候</sup>得<sup>得</sup>共<sup>共</sup>  
苟<sup>苟</sup>モ<sup>モ</sup>不<sup>不</sup>送<sup>送</sup>ヲ<sup>ヲ</sup>企<sup>企</sup>圖<sup>圖</sup>ス<sup>ル</sup>ル<sup>ル</sup>如<sup>如</sup>キ<sup>キ</sup>徒<sup>徒</sup>輩<sup>輩</sup>ニ<sup>ニ</sup>封<sup>封</sup>シ<sup>シ</sup>  
テ<sup>テ</sup>ハ<sup>ハ</sup>斷<sup>斷</sup>平<sup>平</sup>ヨ<sup>ヨ</sup>リ<sup>リ</sup>辱<sup>辱</sup>置<sup>置</sup>ヲ<sup>ヲ</sup>執<sup>執</sup>リ<sup>リ</sup>以<sup>以</sup>テ<sup>テ</sup>同<sup>同</sup>教<sup>教</sup>中<sup>中</sup>  
ニ<sup>ニ</sup>横<sup>横</sup>溢<sup>溢</sup>セ<sup>セ</sup>ル<sup>ル</sup>不<sup>不</sup>能<sup>能</sup>ノ<sup>ノ</sup>風<sup>風</sup>潮<sup>潮</sup>ヲ<sup>ヲ</sup>一<sup>一</sup>掃<sup>掃</sup>シ<sup>シ</sup>又<sup>又</sup>彼<sup>彼</sup>  
等<sup>等</sup>ノ<sup>ノ</sup>覺<sup>覺</sup>醒<sup>醒</sup>ヲ<sup>ヲ</sup>促<sup>促</sup>ス<sup>ル</sup>覺<sup>覺</sup>悟<sup>悟</sup>ノ<sup>ノ</sup>所<sup>所</sup>在<sup>在</sup>候<sup>候</sup>其<sup>其</sup>後<sup>後</sup>

別紙相添（御報告申上げ）

敬具

十月廿日

毒池署務局長

改定男爵閣下

2/3

譯文

第一節

韓國内耶蘇教會

祈禱題目

禮拜第一日 特設我國ニ於ケル教會ノ情狀ニ付祈禱ス

ルコト

全 二日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執政院及其他各

團體ノ屬ニ祈禱スルコト

全 五日 復興事業ニ付全國人民ノ統一ヲ永久ナ

ラシムル爲ニ祈禱スルコト

全 四日 獨立運動ニ殉節セシ者ノ遺族及獄

中ニテ苦難ヲ嘗メラレツツアル者及其

家族ノ爲ニ祈禱スルコト

我カ自由獨立ヲ速ニ完成セシムル爲ニ祈

禱スルコト

國際聯盟ヲ神意ニ依リ完全ニ組織ス  
ル爲ニ祈禱スルコト

我カ大韓民國ニ基督ノ真理カ基礎  
トナラシメテ天主ノ榮光ヲ實現セシ  
メラレム爲ニ祈禱スルコト

右禮拝ノ題目ハ何處迄モ傳播セシムヘク

全 五 日

全 六 日

禮 拜 日

各信徒ニ對シ該日程ノ指示ニ依リ祈禱ヲ開  
始セシメテ毎週間常ニ繼續進行セシ  
メラレムコトヲ望ム

但時局ノ推移ニ依リ何レカノ題目ニ變更  
スルノ必要アリト認ムルトキハ變更追建ス  
ルモノトス

以下同ジ

譯文

第二號

敬祝

恩佑ニ依リ萬安第等ニ不相愛候陳ハ現今各  
教會ノ表面ニハ或ル制止アルカ如キニ表面  
的ニハ恩惠ヲ充分ニ享受スヘキ時機到來セ  
リ吾カ韓國教會ハ此ノ萬古未有ノ好機ヲ失  
スルコトナシ其ノ職分ヲ盡スハ今日ニアリ  
故ニ長老監理兩派教會ノ總會支部ヲ上海ニ  
置キテ日下ノ時局ニ関スル代表者ヲ國際聯  
盟會ニ派遣スヘク之カ人選ニ當リテハ堪ヘ  
得ヘキ韓國牧師一名宣教師一名及在外韓國



人牧師一名計三名トシ又時局ノ狀況ヲ宣傳  
シ且一般信徒ノ信徒ヲ培養スル爲交通機關  
ヲ設置スルコト並該經費ハ之ヲ各教會ニ於  
テ負擔スヘク協議ヲ了シ業ニ總會副會長ニ  
上書セナレ置キアレハ費下ハ此ノ事ヲ何卒  
極力セラレ来ル總會時ニ千萬勉力ノ上成功  
セシメラレンコトヲ切望ス

大韓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五日

教第等

金 泉 祚  
趙 尚 道  
李 元 益

輝文

第三節

請願書

天主ノ極尽セラレタル愛トキリストノ度量  
ナキ矜恤力常ニ韓國内耶蘇教總會及年會中  
ニアラセラレンコトヲ萬々伏祈ス

教第等ハ事勢ニ依リ海外ニ流離レ彼ノ非法ナ  
ル惡刑ヨリ免レタルカ殘命ノ支配ヲ受ケ併セテ  
天主ノ命令ヲ侍特ス

請陳ヌヘキコトハ先ノ總會及年會ノ際我韓  
國教會ノ是非共決行セサルヘカラサル事ヲ成案

東連シ置キタル處ナルカ最先急務トスルモノハ日々  
發生スヘキ時局ノ狀況ヲ通知スルト共ニ一般信徒ノ信  
徳ヲ最後ノ勝利ノ日マテ堅固ニナラシムル必要アルニ  
依リ如何ナル方法ヲ以テ交通機關ヲ設置スヘキヤハ付  
會議ヲ開催シタル結果上海支會ヨリハ安東縣マテ交  
通スルコトニ決定シタル事實ヲ仰達スルニ依リ洞燭(洞察)  
ノ後内地ニ於ケル最高機關ヲ本會ニ於テ(本會トハ朝  
鮮ニ於ケル交通機關ノ本部ヲ指シタルモノナラン)決定ノ上指示  
アラムコトヲ伏望ス

大韓民國元年九月廿九日

大韓耶蘇教聯合陳情會員

徐	呂	張	玄	李	鄭	趙	孫	金
丙	運	鵬	楠	元	仁	尚	貞	秉
浩	亨	鵬	楠	益	果	燮	道	祚

#### 第四節

孫議長ノ國內有志ニ興フル書ノ一節

我独立ノ為祈禱 美國長老派第一禮拜堂牧師ハ  
我大韓ノ独立ニ関レ講演ヲ為シ四十二般派新舊教徒  
ハ我独立ノ為毎日一回以上ノ祈禱ヲ爲スコトニシ曾  
テ我漢城ニ来リ三ヶ年間傳道ニ從事シ女流雄辯家  
トレテ有名ナルヲ以テ公衆集會ニ於テ三千余回ノ  
演説ヲ為セリト云フ外型(カワピル)夫人ハ我在米國民  
ノ要請ニ應レ美國各地ヲ巡廻シ演説ヲ為シ終ニ

能與<sup>ニ</sup>向<sup>ニ</sup>韓國獨立義認請願書ヲ美國政府ト國  
際聯盟會ヘ提出スルヲ願希スル人々ハ舉手<sup>ニ</sup>スハ  
レト宣<sup>シ</sup>全教ノ同意ヲ得タル後其ノ意ヲ政府ニ電達  
シ其ノ外各大學ト各團體ヨリ請願ノ提出連續ス因  
ツテ民意ヲ尊重スル美國政府ノ意向如何ヲ諒スヘ  
シ然レ我内外同胞ハ他人ヲノミ信スルコトナク我  
自負、自助ヲクニハ我々ノ期望ハ成レ難シ

八十八日 牛頭里ノ靈蹟ニツキテ

朝鮮江原道牛頭里ノ靈蹟ニツキテ

四十三号 (五十一号ノ参考)



大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詔アリ(三浦正正不ニ金ト云フ世田石和ナ北江也三)

大森健一、佐々木孝伯ニ語ル、今、函館市ニ在リ、佐々木孝伯ノ墓アリ

牛山澤岩壁、磐石ニ刻スル、佐々木孝伯ノ墓アリ

佐々木孝伯ノ墓アリ、佐々木孝伯ノ墓アリ、佐々木孝伯ノ墓アリ

厚田淑人(孝大助)ノ墓アリ、佐々木孝伯ノ墓アリ

佐々木孝伯ノ墓アリ、佐々木孝伯ノ墓アリ、佐々木孝伯ノ墓アリ

吉内信、厚田淑人ノ墓アリ、佐々木孝伯ノ墓アリ

右ニ浦正正アリ

朝鮮江原道牛頭里ノ靈蹟ニツキテ

朝鮮江原道春川郡ヲ去ルコト約一里漢江ノ西岸ニ牛頭山アリ其下ヲ牛頭里トイフ往古ノ春川邑ノ地ニシテ夫以前ニ於テモ新羅國時代ノ都會タリシ地、人々之ヲ牛頭山トイフ此地ハ實ニ日本書紀ニ素戔嗚尊帥其子五十猛命降到於新羅國居曾尸茂利之處ニタト見エタル地ニシテ疑モ無キ素戔嗚尊ノ御靈蹟ナリ又牛頭山下ニ浴ヒ春川郡ノ隣麟蹄郡ヲ東流シテ海ニ入ル川ハ往昔水深カリシ時代ヲ考フレバコト毎ヲ浮ベテ日本海ニ出デ日本ノ出雲ニ渡ルハ美ニ容易ナリシナルベシト思ハル日本書紀ニ遂以埴土作舟棄之東渡到出雲國簸川上所在島上之峰ニタタルハコノ川ナルコト疑ナレズ如ク地勢上ヨリ見テモ御靈蹟トシテ疑ナリ又往年日本内地各所ニ於テモ素戔嗚尊奉祀ノ社ヲ牛頭天王トイヒタルハ牛頭里天王ノ義ナリシナルベシト思ハル斯ノ如ク昭々タル御靈蹟ヲ打棄テ置リベキニアラズナホ私ニ太古ノ情態ヲ考フルニ日鮮ノ民族ハ同一民族ニシテ同一ノ國土タリシコトモ予フベカラズ今其言ヲニツキテ見ルモ歐洲各國

ノ言語ニシテモ支那ノ言語ニシテモ日本ノ言語ノ如クテニヨハテ置キテ名詞ヲ先  
ニシテ動詞ヲ後ニスル國ハナシ然ルニ朝鮮ノ言語ハ現在ニ於テ日本語ト形式ヲ同  
ジクシテ同ジクテニヨハテ置キ名詞ヲ先ニシテ動詞ヲ後ニスホ其發音ニツキテ  
見レバ日本ノ漢字傳來以前ニ於テハ五十ノ清音ノミニシテ濁音ナカリシナリ  
然ルニ朝鮮人マタ今ニ濁音ナレホ其風俗ヨリ見ルモ日本ノ古代ニ衣ノ枕  
詞ニ白妙トイフ語ヲ用キタリ是ハ上代ハミナ白衣ヲ用ヒタルニヨル而シテ朝鮮  
ニ於テハ今ニホ一般白衣ヲ用キ居ルナド其外日本ノ神代文字ト言ハレタルモノ  
ト朝鮮ノ諺文トノ組立テ方ニツキテ見ルモ往昔ノ同一民族タリシコトハ証據立テ  
テ餘アリト云フベシホ學者ノ傳フル所ニヨレバ太古ニ於テ日本ノ國土ハ朝鮮ノ  
地ト接續シテ居リシモノナリト云フニテラズヤ

カクノ如ク種々ノコトヲ綜合シテ見ルニ正ニ日韓兩國ハ同一ノ民族ニシテ同一ノ國  
土ナリ遠ク源ヲ尋ヌレバ同一神祖ノ裔ニシテ同一神祖ノ治下タリシ其後朝  
鮮ノ地ハ支那ニ征服セラレ支那ニ屬シテ長キ年月ヲ經過シタル間ニ支那ノ風俗

ニ浸潤シテ鮮人自ラモ支那ト同一民族ナルガ如クニ誤解シテ居ルモノモ毎キニアラズ  
日韓同一ノ民族ナリトイフ其本源ヨ志ルニ至レリ然ルニ

明治天皇ノ御徳光ハ遂ニ日韓ヲ合邦セラレ

今上天皇陛下ノ御惠風ヲ以テシテ二十餘年隔離シタル國土民族ハゴニ相抱  
擁シ同胞再ビ相會シテ一堂ノ内ニ樂ムガ如キ今日トハナレリ

然レドモ鮮民中近時世變ノ思潮混亂ニ際シヤトモスレバ不穩ノ事態ヲ示スモ  
ノ有アルガ如シ是元ヨリ種々ノ原因モアルベシトハイトモ如上太初ノ狀態ヲ鮮民  
一般ニシク會得セシメ思想ヲ根底ヨリ鞏固ナラシムルニ於テ鮮民ノ幸福ハ  
偉大ナルベシト思ハル

鮮民ヲ導ク上ニ於テ此際牛頭里ノ靈蹟ニ 神宮ノ御造営ハ偉大ナル教訓ヲ  
現代ノミナラズ永遠ニ輝カスモノナリト確信ス

不肖元ヨリ菲才淺学加フルニ碌々ノ身ヲ以テ此言ヲナスハ不遜ノ罪免ルベカラズ  
トイヘドモタゞ至誠丹心ヲ捧ゲテ 皇恩國恩ノ一カニ酬ヘ奉ラントスルニ外ナ

ラズ幸ニ

賢明ナル閣下ノ御一顧ヲ賜ハラバ不肖ノ光榮是ニ過グルモノナリ

謹上

大正八年 月

三浦直正

原籍 静岡市本通六丁目五二  
寄留 東京市小石川区金富町五  
職業 不二之會聯合主

男爵坂谷芳郎 殿

拜讀仕候ニモリ候

大分

以テ之ニ御新物御覧

果ニ氏重々否定ナリ

東京大島白博士より

今西宮市より叔相氏より

并讀は成るにモリ候

大分

以前より之利録惣覧

果は氏重と否定なり

一、京大。島白博士より

今西宮市より取付

奉り候右取付

五日  
安宅

阪谷男爵

一

八  
年  
十  
月  
十  
日

(以印刷代謄寫)

京  
師  
三  
門  
五  
十  
八

佐  
修  
中  
方

上  
回  
其  
同

# 朝鮮統治私見

畢  
亨



## 自序

朝鮮併合後十年にして今春の暴動あり、是より先き邦人は絶えず支那問題の危機を云爲せるも、朝鮮統治のことは爲政者の施設に一任して其武斷的又は隱密的なる傾向をさへ過眼しつゝ、滿蒙經營の聲高かりしに似ず朝鮮の前途を顧慮する者甚だ尠なりき。故に李太王薨去に際して爆發せる朝鮮人の暴動は邦人の實に意外とせる所にして、而して其餘波が半島全部に瀰漫して遽かに收拾すべからざるが如きを看るに及んで、朝野の視線は一齊に半島に傾注され、未だ其真相を究むるに及ばずして露々之れが善後策を議するに至れり。不肖明治三十七年の交を以て朝鮮に渡航し、釜山に於る朝鮮日報の創立に執筆し、轉じて京城仁川大邱等に在ること約一年、爾來滿洲方面又は東京に在りて操觚に従事する間と雖も常に朝鮮の問題に注目し、明治四十二三年の交朝鮮併合運動の起るや陰に同志の爲に一臂の力を致したることあり。此等の因縁よりして今春の暴動は當時東京に在りし不肖をして事態の容易ならざるを感ぜしめれば、一度其實情を探查せんと欲し、本年六月下旬を以て釜山に到りたるに、同地の釜山日報社は以前に不肖が筆政を執りたる朝鮮日報の號を追ふて改題又改題したるものなるより、其縁故を以て同社擴張の衝に當らんことを求められたれば、暫らく同地に停まり時に京城に往來して大局を観望せんに、鮮人の思想界は次第に陰暴に赴き其統治は彌々困難を來さんとするが如きものあり。尋で長春川總督山縣政務總監以下の辭任と共に齋藤總督水野政務總監以下の新任を見、所謂新政の方針盡くして半島の治安秩序を回復し、朝鮮一利の爲

を舉げんとする曙光を認め得可きに遭遇せり。是に於て不肖は此新政の初期に於て具さに朝鮮の實情を尋査し、之を我朝野に報道して其注視を牽かんことを欲し、釜山日報主筆の地位を辭して再び羈旅の客となり、今や京城に暫停して本稿を起し、各一本を齋藤總督及水野政務總監に呈して共に其一瞬を購ひ、次に印刷を以て謄寫に代へ之を朝野の識者及び先輩同志各位に贈りて其高教を仰がんとす。若し夫れ朝鮮の最近狀に關しては別に一書を編して沿く江湖に報せんと欲す、故に本稿の如きは全く不肖の管見にして、大方の啓蒙に待つて而して後に不肖の朝鮮に對する平素の所思を律するを得ば以て望外の幸となすべきなり。

大正八年十月天長節祝日

京城に於て 黑潮 上 田 務 識

# 朝鮮統治私見

上 田 務 稿

朝鮮統治の根本義に稽へ、時勢の變遷に伴ふ東亞局面に對する半島の地位を論ずるに當りては、勢ひ日韓併合當時に溯り帝國の國是として之を遂行せる所以を闡明せざる可らず。當時一連會が各方面の賛同を得韓人大多數の希望として日韓の合邦を請願し帝國の許諾を得るに至りたる順序と形式とは、韓國の自發的に出でたりと雖も、帝國としては日清日露の兩役を起して之が獨立を扶掖せるに係らず韓に獨立の資無く統監政治を以て徐ろに之が指導に當りたるも、第三者を牽きて帝國の羈絆を脱せんと謀れること再三に止らざるものありて、彼れの獨立は永久に絶望なるのみならず、之に獨立を假さんことは絶へず東洋禍亂の因を爲し、延ひて帝國の興廢に關するの憂あるを以て進んで之を併合するの急務を感じ居たりしなり。故に彼の自發的請願に依らずとするも、之が併合は時期の問題にして、彼にして當時其反對に第三者に頼りて強て我羈絆を脱せんことを謀れりとせば、帝國たるものは三たび國命を賭するの覺悟を敢てせざる可からざるものありき。

叙上の意義に於て韓國側としては當時合邦或は合併の文字を用ふるを好みたれども、帝國としては特に併合の文字を用ひたり。而して其合併たるを併合たるに論なく、等しく韓の國土と人民とを擧げて帝國内に包擁し、韓の皇室は特に王家の名を存して殊遇を受くべきを保障され、事實上韓國は亡びて帝國は膨脹し、舊韓民は新たに日本國民として現はれたりしなり。一視同仁の精神と内鮮一列の施設とは、當に此時を以て創まれるものにして、總督政治の第一期(假りに十ヶ年を以て之に充つるを得ば)其の準備時代とも目すべきものなりしなり、是れ歴史言語風俗習慣等を異にせる朝鮮人を治むるに當りては必然履行すべ

きの順序なりき。

明治天皇陛下仁慈無量、當時の詔書に於て併合後に於る韓皇室の殊遇と民衆の幸福とを保障し給ひしかば是より先き韓國を保護の下に置かせ給へる所以は、東洋の平和を永遠に維持し、帝國の安全を將來に保障せんが爲めにして、更に時勢の要求上之を併合するの已むを得ざる所以をも嚴に詔らせ給へり。然らば韓國側として合邦を請願せる所以は、帝國の善政に頼り其文化を向上し其産業を開發して、帝國臣民と等しく世界一等國の人民たる權利と福祉とを享有せんとするの冀望に出でたれども、帝國としては國是として之を併合し、東洋禍亂の因を絶ち、帝國將來の安全を期するの必要ありたるや言を俟たず。而して東洋禍亂の因を絶ち、帝國將來の安全を保障するに於て、彼の冀望も随つて達せらるゝ道理なれば、國是は即ち主にして朝鮮人の冀望は従なり、其本立つて而して後に未全かるべきものなり。然かも此間毫も朝鮮人の安寧と幸福とを犠牲とするにあらず、所謂内鮮一列の準備期間として其文化の向上を圖り其産業の開發を努めて、一日も早く内鮮一列の實を擧げんとするものなり。朝鮮統治の根本義は正に是に在らざるべからざるものと思料す。而して時勢の推移に由る東亞局面、否な世界に對する國策としては更に緩急進退の要あり、此等の点は別項に於て愚見を開陳すべし。

朝鮮統治の根本義が帝國の國是を主とし朝鮮人の冀望に適ふを以て從とするに在りて、本立つて未全かるべき所以は既に述べたるが如し。而して内鮮一列の施政を見る迄に相當の準備期間を要する由をも概言せり。是に於て不肖は在來の總督政治に對する世間の批評を考查して聊か管見を加へ、以て叙上の所謂準備期間の第二期とも目すべき現總督の新政に對する希望を列舉せん。

忌憚なく言はしむれば、在來の總督政治は所謂内鮮一列施設の第一準備期間としては全く失敗なりき。世人は寺内長谷川の二總督が十年間の施政に依りて得たる結果は、朝鮮人の皮肉なる萬歲驛にして、爾來彼等の反抗心は彌々増長し、會々文治的新政を希かれんとするに至りて其輕侮心は随つて倍從し、獨立

の希望は彌々鞏固となれりと評し居れり。而して其原因を尋ぐるに當りて寺内伯が軍閥を根據とせる武斷政治に頼れるが爲なりとなす者あり、又は母國を離れて一の別乾坤を創せるが如き政治を行へるが爲なりと爲す者もあり、内地人に嚴にして朝鮮人に寛なりしが爲めに朝鮮人の増長を來せる結果なりとなす者もあり、就中武斷的に過ぎたるが爲に朝鮮人の反抗を速き列國の同情を失へりとなせるは、現内閣諸公に於ても爾か感ぜらるゝものなるが如く、今回の如く文治的施政の新方針を定めらるゝに至りし一原因なるが如し。然れども不肖をして言はしむれば、朝鮮人の反抗心惹起と獨立希望とは、在來の總督政治が武斷的なりしに因るにあらず、亦た世間の所謂善意の惡政たりし結果にもあらず、主として時勢の推移より來れる周圍の刺激に因るものにして、偶々之が副原因ありたりとせば鮮人に對する寛柔の弊とも見る可く、恩に狎れて増長する民族性の致す所なりとも言ふ可きにや。而して若し施政其當を得ざるものありとせば、朝鮮の政治は朝鮮人に對する政治なりとするの傾向ありて、朝鮮の産業を開發して民衆の福祉増進を希圖せることは顯著なるものありけんも、國策上に於る朝鮮の地位を開却し之を領國の狀態に置きて内に鬱結せるものを爆發せしめたるが如きもの無しと謂ふべからず。次に鮮人の民度向上と富力増進と思想の變化とが全く内地との脈絡外に在り且つ在鮮の内地人は心氣萎頓廢し全く自己の射利に没頭して鮮人と社會的結合を遂る能はず、經濟的に於ては却つて鮮人の壓迫を蒙りつゝある姿にて、國家的補助を待つにあらざれば新事業を起すを得ざるが如き無氣力者多く、内鮮人の區別は彌々濃厚となり、彼の同化政策は相拒ること頗る遠きものありて、鮮人をして朝鮮は朝鮮人の朝鮮なりとの威を強盛ならしめたることも其一因なるが如し。是れ政治の弊あるにあらざる一面は國民の短處に歸すべきものなりと雖も然かも爲政者が併合當時に於ける精神の一半を開却し、遠般の併合は帝國國是の必要上に依りて行はれたるものにして、其結果が随つて朝鮮人の幸福となる所以を念はざりしに因るなからんや。左うとて此等は總て前言の如く副原因とも目すべきものには過ぎずして、主要の原因は外來の刺激に由る朝鮮人の錯れる自覺に在るを

以て、前任爲政者の失を償ひ將來に備へんとするには、半島を擧げて帝國の世界政策に資する重要な區域たらしめ、列國をして逆しまに半島の擾亂を利用して帝國の前途を煩累するの策を講せしむべからず。畢竟鮮人統治の如きは目前の一小局事にして、彼の反抗は之を鎮撫すべく獨立の希望は其絕對に不可能なることを諒すに於て敢て途なき憂ふるを須ひざるものなり。

之を要するに朝鮮の現状が難治の觀を呈せる所以は、國家が半島を擧げて大陸經營の前衛たらしむることを怠り、從らに滿蒙經營の聲のみを高めて其接續地區の利用を開却せるが如きものありしが爲め自ら顧んじて他の侮を受けるの例に洩れず、朝鮮一部の野心家と在外不逞の徒とは某國人等の後援と相待つて一般の暴動を敢てせるなれ。不肖が半島の對外關係を爾やく重大視する所以のものは、近來支那に於ける抗日運動が次第に惡性化し、其裏面に於る某々國人等の暗中飛躍が彌々大規模に而も常設的ならんとするを看取するに於て此感特に深きものあるが爲なり。左りとて某國等が今日直ちに朝鮮の獨立を勸告するはと猪突的なりとは思惟せざれども、將來國際聯盟會議等に於て鮮人の獨立請願を誘致するが如きことは必ずしも無きにしもあらざるべく、而して此等の運動は絶へず企圖せらるべきも、此の如きは固より帝國委員の道理ある説明に由りて直ちに之を却下せしむるを得可きは明らかにして敢て齒牙にかくるに足らずと雖も而も恐るゝ所は某々國人等が支那に於る排日運動に成功して帝國の勢力を一掃せる曉に於ては、滿洲の邦人を驅逐することを謀ると同時に正面より朝鮮の獨立を勸告するに至らんことはなり、而して此の如き運動は豫定の方略と覺悟すべく、邦家の危機が之に次で到らずんば寧ろ倖とせんのみ。朝鮮統治の大方針が今日より豫じめ此機會の出現に備ふる所無かる可からざるを論ずるは敢て杞人の憂とのみ目すべきにあらず。不肖支那の南北に在ること前後十年次に北米大陸に在りて操縦に従事すること五年、其等の間同志と共に國事に關して江湖に警告するを怠らざりしが、稚孩不肖等の見と雖も不幸にして其豫言的論議の的中を見ること往々にして、一面天恵に賴る興國の氣運は疑ふとして察れども之に伴ふ一種の暗影は

第は放たされ、東洋大變後の今日に於ては舊來の舊習は世界を蝕むべきやからざるに至れるを感ずること切實となれり。之が爲に朝鮮統治の問題が他日其導火線となりて不測の爆發を來さんとするものあるべきを危懼する所以の心事、是れ固より邦家の前途を念ふの切なる衷情より出づるものと諒察あらんことを請ふ。

却説、大局の觀測は是に止めて以て少くも朝鮮統治上に於る具體的卑見を披瀝するに當りては、先づ前述の見地よりして朝鮮統治の根本義は國是を主とし朝鮮人の福祉を從とするにあることを前提とするを許されざるべからず。如何となれば在來の總督政治が鮮人の福祉増進を主とし、其民度の向上を圖るに全力を盡したる結果、内地人の東亞發展の仲繼地たる可き素地を作るべきを開却し、從つて内鮮一列の實より遠かること甚しく、且つ外國の情勢が朝鮮人の思想界に多大の刺激を與へつゝありしを覺らざりしが爲め、遂に眞面目にして徹底的に其自信を一貫せる寺内總督の施政をして善意の惡政との評を受けしむるに至り尋て朝鮮の獨立運動を惹起せる程なるを以て、其軌を更めんと欲せば大局に鑑み其方針を變改せざる可からざるものあるが爲めなり。是れ必ずしも武斷と文治との差別を云ふにあらず、武斷寺内伯の施政と雖も固より國是の遂行を期するに外ならざりしが、惜む可し對外の觀念を缺きたるものゝ如くにして、帝國の世界政策上朝鮮を如何に統治すべきやを慮味こと探みあさむものあるを覺かれざりしを以て、將來の朝鮮統治は近くは帝國の東亞政策より進んで世界政策に資するに最も有効ならしむることを終局の大目標たらしむべきを請ふにあり。

叙土の前提よりすれば、朝鮮の統治は單に朝鮮人の爲にするのみにあらず、内鮮人を打て一丸となせるものに對するものならざる可からざるは勿論なるが、所謂内鮮一列の施設は尙多少の準備期間を必要とするを以て、先づ内地人を擧げて被治者の模範たらしむべき、之が専らと資本の注入とを奨勵し、其多數を合せる都市に於て先づ自治制を施行せしめ尋て朝鮮人の都府に及ぼすべく、而して其整備を待つて各機關



も地方自治制度を施すべし。斯くて其に内鮮二國の實を導くを得るに至らば、朝鮮總督府なるものは、朝鮮總督府が南方支那より南洋一帯に對する邦人發展の根據地たるが如く、滿蒙に於る邦人勢力の支持に任じ、鮮滿共通の利害を以て東亞局面の課題たるを期すべきなり。在來の帝國外交は外務省の獨占なりしも、頃者國民外交の振作を見んとするあり、對外施設のこと豈單に外務省にのみ待つべけんや、朝鮮總督府が其管内の人民に對外觀念を鼓吹して國家的使命を解せしめ、邦人の大陸突出の基礎を此處に確立せんことは、英米人等の執拗なる關中飛躍に對する攻勢的防禦にして、而して畢竟東洋平和の確保と帝國安泰の計を爲すものと謂ふ可し。此等の意味に於る朝鮮の統治上、國防の完備より制度の改善教育の普及産業の開發商工業の勃興通信交通運輸等諸機關の發達言論の自由等を一日も早く内地同列のものたらしむ可きは云はずして明らかなるが、此の如きは現總督府に於て銳意之に著手されつゝあるが如きを以て、不肖は之を諒として姑らく其施設の進捗を觀望すべけんも、其經費に就て一言すべきことは、朝鮮の財政は極めて獨立を急ぐに及ばず、帝國の財政にして支那の借款に應ずるの餘裕あらば、先づ以て朝鮮に投じて遠大の計劃を立つべく、或は産業及び交通等の方面には國家的事業として支出するか、又は資本團の投資に待つて確固不拔の基礎を築かしむ可しと云ふにあり。而して假令數年又は數十年を経過して利殖する所多からずとするも、之を大陸經營の根據地たらしめ以て間接の利便を享けしむるに於ては、宛も軍事上の設備が平時に於ては何等具體的の貢獻を爲さざると一般視すれば即ち足れるにて、帝國の國是を遂行するには如何なる犠牲をも拂ふの覺悟を要す。然かも此の如きは原より中央政府の政策と國民の協賛とに待たざる可ざるは勿論ながら、朝鮮總督府たるものは之を要求して可なるものにして、官制は死物なり而して其活用は人に在り、經綸は人材に在りて存す。之を要約すれば、朝鮮の統治は對外關係無き平時のものとして單に半島内の安寧秩序と人民の福祉とを目的とするを以て満足すべきにあらず、内其民度の向上を圖り、産業の開發と商工業の發達と遂げしむべきは當然のこととして、外時勢の推移に對應する帝國の世界政策に

貢獻し、其發展を東亞に資するの基礎を築きせざる可からず。中央政府たるもの、又國民たるもの、此大義に鑑み從來の如く朝鮮統治を雲烟過眼視するを止めて、割切に其情勢を洞察すべく、朝鮮總督府たるものは是より大斧鉞を揮ふて其道程を拓かざる可からず。不肖大馬の勢亦た韓國の朝野に警告するを怠らざるべきなり。

以下朝鮮人の思想上に關する見聞の二三及び韓政の細部に亘る事見は、別に參考とするべき程のものにあらざるも序ながら之を輯録することとせり。

### (イ) 朝鮮人の思想界觀測

愚考に由れば朝鮮人を解するには第一期より第三期迄の順序を経べきが如し。其第二期に直覺する所のものは、朝鮮人なるものは如何にも老衰せる民族にして自暴自棄的の態をたる態度を以て口腹の慾に懷れ甘んじ今日ありて明日あるを知らざる惰性的樂天家の如くなるも、少しく彼等の民性を解すれば、頗る威儀を尊び舊慣を重んじ、世才に長けたる社交的人民なりと思惟すべく、更らに深く彼等を識るに於ては、表裏反覆常なくして陰險毒なく、且つ政治慾に渴せる無類の徒なりと爲すに至るべしと雖も、其第三期に至りて彼等を解せりと爲す所のものと雖も決して常住不變のものにあらずして朝鮮之が變改を圖る可からず、今日其眞意として補綴せるものも明日は全く其正反對に圖づること無きを保す可からざるものにて、一定の政治的信念無きは勿論、彼等の政治思想とは事大主義に根底を有せる臨機應變のものにして、陰謀に巧なる權勢等零の機虎たるに過ぎざるものとなすに至るべし。而して舊兩班及儒者階級より常民に至るまで此等の通有性を有するも、智識階級と無智階級とは其智力の程度に非常の懸隔ありて、一般民衆の頭腦は一千餘年前の傳統に迷信に感化されたる舊に重なるに文明の空氣に觸たるもの多く、而して智識階級者間には古來漢學の流れを汲めるものも、最近日本或は米國布哇支那其處而



比利亞等に在りて、最新文明の空氣を呼吸せるものとありて、彼等は常に陰謀の主義者なり、無智の民衆は之が雷同者たるなり。而して彼等の雷同性に富める所以は、古來一の野心家に從ふて事を成せば富貴榮達共に到るの傳統的信念あるが爲めならん。而かも此雷同性に富めることが爲政者としては頗る煩累とする所にして、今春の暴動の如きも全く民衆の雷同性よりして爾かく重大なる觀を呈したるものと信ず。

不肖は今春東京に在りて朝鮮各地一齊に暴動起れりとの報に接し、當時其原因を付度して内發及び外來の二途ありとなし、内發の原因とは一般の朝鮮人が在來の總督政治に嫌焉たらざるものありたるに際し講和會議に於て小部分民族自決の論ありたるを直ちに半島にも適用すべきものと輕信せる一部の鮮人が獨立の可能を宣傳して江湖の雷同を得殆んど民族の自覺の勢をなせるに當り、外來の原因即ち米國駐及東京在留の學生等が在鮮の米國宣教師等と氣脈を通じて之を煽動せるを、同島方面より滿洲西伯利等の各地に散在せる鮮人が併合の不平を洩すは此時に在りとして盛んに之に聲援し、之と同時に日露戰爭前より反日本の態度ありたる天道教の孫秉熙一派を併合に反對なりし貴族一派とが、民衆を使喚して獨立の宣言を敢てせしむる迄に事態を重大ならしめたるものにして、内發の原因は速かに除却するを得可けんも外來の原因は遽かに之を沮止する能はざるものあらんと觀測せるが、同志の一人は當時此等の原因以外に併合後の不始末より當時の親日派たりし一進會員全部の怨嗟を買ひ、會々其解散に由りて之が統率者を生へるが爲め、以前の幹部たりし者も相率いて孫秉熙の傘下に集り共に排日の氣勢を爆發せるものなりとし、朝鮮には最早一人の親日派と目すべきもの無き姿なれば之が善後策には宜しく急激派を抑へ多數と目すべき漸進派を慰撫し、一定の期間を約して自治を許すこととし以て朝鮮統治の大方針を改樹すべしと爲し、次に明治二十七八年以來在鮮日久しく多くの交友を鮮人の上下に有する有名なる朝鮮通某氏は、外來内發の二原因あるは勿論なるも、外來の原因は左程に重大のものにあらず

而して内發的のものと雖も李太王の薨去に際して禮を拂げたるに於て、朝鮮人の體面と形式を重んずるよりせる一場の演劇なるが如しと語りたるが、其後の經過を看るに於て此等の觀測は一部其實を得たるものとなすべくも内外の原因は疾くに其機を熟し居りて各團體各階級各地方が必ずしも豫め相互間の脈絡を完全に遂げ居たりとは信すべからざるが如しと雖も其大勢は一朝の爆發機會を待ちつつありたるにて、就中世界の大勢よりせる外來の刺激は、既に一般鮮人の頭腦に浸染し居たるものの如く、而して偶々李太王薨去に際し其國葬の前々日を以て一齊に爆發せるは、内外二因共に其目的を同ふせるが爲なりしならんと察せらる、當時の宣傳は既に鮮版にも及び居たるものの如く、朝鮮は全く獨立せりと解し居たる地方も少なからざりしと云へば、其宣傳運動は頗る巧妙にして、且つ根柢あるものなりしは疑ふべからず。而して由來鮮人思想界の險惡は日に其度を加へ、内地人に對する反抗心は彌々顯著となり、中には壓迫を加へ來るものさへあるに至りたれば、其獨立希望の念が民心の多數を支配しつつあるは争ふべからざる事實なり。不肖が會談せる某道知事は曰く「謀者の言によれば、暴動以前に鮮人にして獨立希望の念を抱きたるものは十中二三に過ぎざりしも、今日（本年八月頃）にては十中の七八は獨立の可能を信するに至れり」と云へば、先づ悉く獨立の希望を有する者と爲すも不可なきが如し云々」と。此の如きは會々南方の一道管内に於る現象たるに過ぎずも雖も、全鮮に亘りて之が大抵小異なるべきは敢て信するに難からず。然かも此間的確の信念を形成せるものと、雷同者との比例が幾何の數字を示すべきかは頗る難查のことに屬するも、要するに大多數が其雷同者たるべきは不肖の信せんと欲する所なり。更に前述の朝鮮通として有名なる某氏が、最近鮮人思想界の區別を觀測し、總督政治改造に關する鮮人中三様の主張として發表せるを見るに（甲）朝鮮を聯邦の一として一政府を設立し、其統治は關する參政權を得んことを希望し宗主權は日本に在るも朝鮮人は其聯邦の一地方を自ら治むる權能ありとして専ら自決主義に基く朝鮮の自治を要求する者（乙）朝鮮に獨立の聲望なき爲め、其主權を日本に讓

りたるも、朝鮮民族の能力は決して日本人に劣るべきを以て、その進歩を導くべきを導くべきにして、朝鮮人の自治を許して帝國の政治にも參與せしむべし、即ち朝鮮をして日本の延長とするものならしむべしと云ふもの。(丙)自己中心の總督政治改進黨者にして、其口實とする所は千差萬別なるも、等しく自黨の利益問題と關聯して在るの總督政治を非難するもの等に屬し、而して最後の餘者が最も多數を占むる由を附記せり。叙上の三項は有識に朝鮮通として多數の知人を有せる某氏としては、恰く鮮人の各階級各方面に亘りて親しく聴取せる實話を綜合し且つ區分せるものなるべしと雖も、之には獨立希望を露骨に口外せるもの無く、單に自治を希望すること支那に歸屬せる時代の如くならしめんとするものか、或は聯邦として自治せんとするかにて、最多數の希望が單に總督政治の改善に在りとなせるより見れば、所謂第三期的に鮮人の性情を解せるものと雖も、彼等には飽迄表裏の顯明ありて、内地人に對しては決して正面より獨立の希望を披露せざるものなることを、寧ろ意地悪く觀察するを敢てせざりしものと謂ふ可き乎。然かも道理ある言として又は實際可能的として、鮮人智識階級が内地人に向つて陳述せんとする希望は、此等三種の外に擯せざるべく、之に反して彼の外來の刺戟と宣傳とに由りて實際に導きとを懸望し、事大主義の傳統に由り米國の如きものに類して、日本の朝鮮を免かれ米國保護の下に獨立するが、又は其の聯邦の一として自治するかの希望を掲げるものは、鮮人の雷同性と先天的の事大主義とにより判斷すれば、外來の宣傳が周知なるほど、而して其間斷なき努力を見れば見るほど其思想を鞏固にし、其雷同者も愈々多數となり行く可きは不肖の信せんと欲する所なり。故に不肖が今春暴動の報を得て直覺的に内憂の原因は之を鎮撫するに難からざるも外來の原因には頗る警戒を要すと爲せるものが今日に至りて著々の中せるを感ずる次第なり。

是に於て此等外來の思想を防遏し、米人などの所謂「買辦」人種的任侠の手段に供せられつゝある虚偽の假面なること、亞細亞は亞細亞人の亞細亞にして其人類の幸福を永久に保持せんには、日露

兩國は相提携して西洋人に對抗せざるべからざること、其爲に朝鮮が日本と合併して日本を富強ならしむるの必要あること、而して朝鮮人は獨立して再び國際的紛議の衝に供せらるゝよりも、日本に包擁せられて安康の裏に福祉を増進するを勝れりとする事、而して朝鮮が如何に獨立を欲し或は聯邦的自治を得んと欲するも、帝國の國是として絕對に之を許容すべきにあらざること等を充分に諒解せしめ、彼等をして合併當時の希望の如く日本國民として世界に調歩するの誇を享有せしめんとするには、教育及び同化政策の力に待たざるべからざるものと信ず。之を要するに憂ふべきは鮮人思想界の險惡に非らずして、之を善導すべき政策の不確立に在り、國民の緩急に在り、鮮人の惡分子は比較的僅少にして最大多數が其雷同者たるを念ひ、在鮮の官民は國家的觀念を以て鮮人の善導を圖らざるべからず。而して之を放縱なる邪路より救済して國民的訓練を遂げしめんが爲めには、機宜に鉄腕を揮ひ一種の桎梏を施すも醫療の方法として一時は之を忍ぶ可く、外人の批評の如きは印度に對する英國の如き態度を以て之を馬耳東風に附して可なり。況んや外人なるものは本論に述べたるが如く遠大の計を以て鮮人を使喚し、日本の政治に對しては常に猜疑の眼を以て嫉視しつゝあるを以て些少の欲陷或は錯誤と雖も之を針小棒大に吹聴するものなれば、此等を顧慮するの迫あらば専ら朝鮮をして滿蒙經營の支柱たらしむるに努力し、進んで支那に於る帝國の勢力を維持し、英米人の暗中飛躍に對抗して常住不斷の進路を開拓すべきなり。換言すれば朝鮮は内に向つて治むるのみにては足らず、外に對して其地位を利用するの策無かるべからざるを云ふなり。鮮人反抗の猛烈なるに驚き之を放棄すべしと云へる論者の如きには、之を箝として大陸を一掃するの意氣を注入すべし。騷擾起り爆彈飛ぶも之が鎮壓は容易にして、在外不退鮮人の宣傳も之を防遏するの策無きに至らざるべく、此等は當局に於て既に相當の手段を執りつゝある所なるべし。不肖が現總督赴任の勞働並に月報紙上に之を披露するに當りて、新總督の畫らせる方針の如何に係らず、尠くとも十年を一期として之が徹底を期し、總督及び政務總監の如き首腦者は、内閣

悉く進退を共にするが如き事例を開くこと無く、斯々手として其所信を行ふべきを推進せるは、朝鮮統治の問題が爾かく重大にして、且つ絶大の努力と煩瑣の執筆とを要すべきを想ひたればなり。而して茲に更めて大局に於る一大難件を要望するは是れ國家の爲に念ふて言はざるを得ざるの愚衷に出づ。

### (ロ)教育問題並に同化政策

鮮人教育方針は同化政策の如何に由りて決せらるべき問題たるが如し。而して合併當時に於る朝鮮人の希望が日本人同様に世界一等國民たる權利と福祉とを得んとするに在りて、帝國が之を併合せる所以のものが、朝鮮の國土を擧げて日本版圖の一部たらしめ、其民衆を日本國民中に包擁するにありしを觀れば、固より日本人が主にして朝鮮人が従ふことは明らかなにして、打つて一九を爲せる後に於て始めて日本人と同等の資格を生ずべき朝鮮人たるものは、日本人と融合して同一社會の中に混淆せざる可からず、即ち朝鮮人は日本人に同化せざる可からざるなり。然れども元來歴史を異にし言語風俗習慣等を異せるものなれば彼等が如何に迎合に急なりとするも、尙且つ相當の期間を経ざれば同化の實を擧ぐるに難し。此故に爲政者としては同化の方針を進めて其施設を遂げ、或は適當の制度を布き、而して教育方面より精神的の實効を擧げざる可からず。上古の世に天孫民族が、朝鮮族と同一系に在りとなされたる出雲族を巧みに同化し得たるは其間幾多の星霜を経たるやを知らずと雖も、其甚だ難事ならざりし由は之を想見するを得べきに似たり。愚見を以てすれば併合當時に於て既に同化政策の第一著手たる可き何等かの具體的制度を布きて、鮮人の風俗習慣を漸次日本化せしむるの途を講じ、彼等をして我は眞に日本人となれりとの觀念を日常座臥の間に抱かしむるの施設を遂ぐべかりしなり。次に教育方針が之と同一歩調に出づべきは勿論にして、日本語を習得することは一般鮮人の義務なりとして男女老幼共に之を學すべかりしなり。然かも此等明快確斷の處置を爲さずして産業開發にのみ主力を傾注せる結果、鮮人の

富力は増進せるも、衣食足つて禮節を知るに難しは、韓國古來の傳統的範圍を出でず、而して望外の事は放縱なる彼等をして遂に獨立の野望をも惹起せしむるに至りたるなれ。是れ同化と正反對の現象にして、同化政策上外面的形式を強ふべき制度無く、精神的感化の教育が其當を得ざりしものあるが爲なるなしとせず。然れども大波小波に一進一退あるも潮流の太路を錯らざるが如く、此等の現象は其事準備期間中の一頓挫と見做し、其弊を除き過を訂して根本の大綱を進め、之に資すべき手段方法は假令輕微のもの雖も之を採用して、不屈不撓其成功を圖らざる可からざるは爲政者當面の責務なりとす。是に於て一言せざるべからざるは在鮮内地人の覺悟なり。彼等は出稼根性を棄てざる可からず、鮮人を凌辱し或は欺瞞することを絶對に慎まざる可からず、而して之が模範となり指導者となりて自から先進の陣友として之を扶掖せざる可からず、難居獎勵すべく、難婚歡迎すべく、利害相共にし祝賀弔慰相往來して社會的融和を謀らざる可からざるに係らず、在鮮内地人の多數は母國の社會とも没交渉となり、鮮人社會とは水と油の如く單に個人的自營に没頭して併合後に於ける帝國々民たるの觀念を喪失せることも延いて同化政策の一障礙たるものなりしを顧みざる可からざるなり。而して併合最初の順風は今や大逆風となり、鮮人反抗の氣勢彌々昂るの秋、斯の大勢を挽回せんことは、官民一致の努力を要する所にして論して之に及べば鮮人の同化を圖る以前に於て、先づ在鮮の内地人に對して國家的觀念を注入し、之を奮勵せしむる社會的運動を起すの必要を感ず。

抑も教育は永遠に亘る不斷の事業にして其効果は僅少の時日を以て之を擧ること難し。然れども之に確固たる大方針なかるべからず、而して常住の努力を以て之が實現を期せざるべからず、其實學たるは私學たるに論なく、鮮人子女には一定年限の義務教育を施行し、外人經營の學校に學ぶことに干渉すること、彼の米國に於る邦人學童に對する種々の干渉と異工同曲の油のたらしむるを要す、而して中等教育より進んで高等専門の學術を獎勵することは當局として當に其方法を具備せざるべからざるものなり。



も。次に韓人の社會教育に關しては特別に言論編輯の項に於て一言すべし。朝鮮人教育上の一大難事は我國體を解せしめ忠君愛國の念を扶植することにて、此大主義が徹底せざれば所謂同化政策を完全に行するを得ざるものなり、故に當局者に於ても此点には多大の苦心を嘗めつゝあるなるべし。我國體の精華たる皇室中心主義は鮮人の頭腦にては如何にすも之を瞭解する能はざるものなり。朝鮮にては支那と同じく強暴なる者が王者たるは自由なりしと、王者の地位を獲得せんとするも殆んど支那に朝貢するを例とせるが爲め、日本に於て源賴朝の如き或は豊太閤の如きが輩出せる際には、何故に自ら國王とならざりしやを不可思議に感ずることが彼等一般の思想なれば、忠君愛國の念別して日本の天皇陛下に忠誠なれと教ゆることは至難の事にして、西洋の民主的思想や共和政體の如きが却つて彼等には唱し易きものなり。故に獨立の念は峻り易く服従の心は養ふに難し。然るに其難きを責めざる可からざる鮮人教育の大本を樹つことは、假令至難事とすも然かも最大要件にして、是非共之を遂行せざるべからざるものなり。愚見を以てすれば、之れは理解に依るべきものにあらずして、注入に待たざるべからざること彼の耶穌教が眼に見ざる天帝を信仰せしむるに當りて注入的感化に待たざるべからざるものと頗る相似たるが如し、更に例を別途に求むれば英國政府が其屬領に於て東洋人などを歸化せしむる際、命令的に英國皇帝に忠誠なるべきを宣誓せしむるが如く、日本帝國に合併を請願せるものは必ず日本の天皇陛下に忠誠を盡すべしと命令的に注入して、習ひ性とならしむるより外に途なかるべし。若し之を拒む者は個人として併合に反對するものなれば、之を國外に放逐すべく、日本の國體に悖る皇室に對して不敬の言動を敢てするものは、之を當場に處して嚴に懲罰すべし。而して舊韓の皇室も李王家に對しては我舊藩の子弟が舊藩主に對して今尙情誼を忘れるが如きものたらしむべく、然かも此等の點は鮮人の心理狀態に委せて可なるべし。頃者鮮人が帝國の祝祭日に國旗を掲揚するを拒み機會ある毎に帝國の政治に反抗の意を表するが如きは決して之れを寛假すべきものにあらず、或は學校生

が國歌の練習を爲さず甚しきは教師が忠君愛國の義を講ずるに當りて車を叩き又は足踏みなどして之を妨害するが如き侮辱を敢てするに際しては、假令少の子女を辱も之を嚴罰に處すべし。元來鮮人を治むるには威嚴を必要とするは古今の定論なり、學校に教鞭を用ゆる所以は必ずしも黒板を叩くのみにあらずることを覺るべし、而して西洋流の教育法よりも東洋流の嚴格を以てせざる可からず、此點は學生の父兄等にも充分に之を覺知せしむべきなり。斯かる變通の教育法を採用せざれば今日の鮮人を教育せんことは思ひもよらぬ難なる可し。

次に朝鮮人を教育するに當りて義務教育を課することは、國家として之を強制するの理由あるは勿論なるが、中等以上の教育を施す場合には、鮮人が如何なる目的を以て此等の教育を受けつゝあるかを注意するべからず。内地に於ても學問することは之に賴りて直に生活の途に就かんとするもの多數なるが如く、鮮人にして教育を受ける者は直ちに官吏たらんと欲するものにて、實業専門の教育なれば、之に賴りて衣食の途に就かんとするものなるは勿論のことなり。故に中等教育以上の課程を終りたる者は、出來る丈け之を官吏に採用し、諸會社の如きにも雇用すべし。反言すれば鮮人にして官公吏又は諸會社等の事務員に採用されんと欲せば、必ず中等學校以上の卒業履歴を有せざるべからざるべし。其中の優秀者は之を東京に送り、官費を給して最高の學府に入らしむるの途を講じ、其の卒業者は朝鮮と内地と又は臺灣たるを問はず、之を相當の官途に就かしむることとすべし。頃者慶北に於る某鮮人郡守と會談の際、其語るを聞くに「余が部下に使用せる鮮人の青年中には頗る勤勉にして事務に忠實なる者多し此点は内地人に勝れるも劣れりと謂ふ可からず。此等の青年は宜しく之を簡拔して内地の官衙に轉任せしめ、其の家族と共に數年間を内地に居住せしむることとし純然たる内地の風俗習慣に化せしめ、其の後、再び其成績如何に由りて之を朝鮮の官途に昇任せしめなば、彼等及び其家族は内地風に慣熟せるを誇として故山に歸り、其周圍を感化すること頗る多かるべし。是れ亦一種の同化政策にして而して鮮人

教育の一法たるべし」と、不肖も其可能にして併せて實際的なるに同意したり。斯の如く中等學校卒業以上の履歴を有する鮮人を専ら各階級の官吏に任用することは、彼等をして形式的にも教育を受けるの必要を感ぜしむるものにして、不逞鮮人等の多數が學生又は學校卒業者なるを知らば、之れに純日本式の教育を施し、直ちに之を官途又は實業に就かしむるの保障をなさんことは、難て排日運動の原因中其一部を除却するものと謂ふ可し。最近總督府が鮮人官吏の待遇を改善せるは大に嘉し、而して彼等をして官公吏たらんが爲には純日本的の教育を受けるの必要を切實に感得せしめ、始めは形式的のみにても忠君愛國を口にせしむることを奨励すべし。支那が以前に科擧の制を設けて殆んど智識階級の思想の自由を束縛せしが如きも、開居の小人をして不善を爲さざらしめんが爲の一策にして、鮮人の學生に官吏たるべき目標を顯示することは、彼等をして不逞の餘技を演ずるの端なからしむものたるを得ん乎。然れども米人教育の下にある鮮人學生等は論外にして、彼等は寧ろ排日運動を爲さしめんが爲に教育されつゝあるものなれば、彼等一派の鮮内宣傳は別に之を嚴罰するの方途に出でざるべからず。

教育に次で考慮すべきは宗教のことなり。朝鮮は佛教國としては日本よりも先進にして之を日本に仲繼せる由は歴史の示すが如くなりと雖も、日本の如く之を咀嚼するを得ずして遂に頹廢に歸せしめしたるものなれば、之が蘇活を爲さしむるは日本佛教家の義務なりと謂ふ可し。彼の耶蘇教の如きは原より東洋道德と根底を異にせるものにて、其思想は國家として喜ぶべきものにあらざれば、此際佛教を振興して愚夫愚婦のみならず年少子弟にも活きたる佛教を宣布し、内鮮人の宗教心を歸一せしめ以て心靈上の結合を圖ることも、社會教育上有効の事業たるべし。内地の佛教家此點に着眼し實際的の方針を立て、大舉朝鮮の布教に従事すべし。在鮮の各宗寺院が就て宏壯の建築を爲せるも、單に内地人の葬儀を司り尋で其の冥福を念するに過ぎざるが如きは、決して佛教家の名譽にはあらず、其使命を忘れたるもの

と譲らるるも亦た辨解の難ならんのみ、此等は當局の直接施設と關係なきものなれども社會教育上に於る言論機關と一般國家的觀念を以て之に當らざるべからざるものなり。

### (ハ) 産業開發、通信運輸交通等諸機關の發達

朝鮮の産業開發は寺内總督時代よりして盛んに奨励され、農業林業礦業畜産水産養蠶果樹栽培等の各方面に著しき發達を見たと同時に、商工業にも亦格段の進境を呈し、最近に至りては遽に各方面の新事業が續起しつゝあるを以て、一朝窮屈なる會社令が撤廢さるるか或は其認可が容易にして簡便なるに至らば、鮮人の増加せる富力は有利なる事業に集中され、内地の資本も盛んに注入せらるるに至らん。會社令の撤廢は所謂の泡沫會社を繼出しめ延いて經濟界を攪乱するの恐ありと爲すの論者あるも、假令ひ善美なる事柄にも多少弊害の随伴するは免かれざる所にして、此等は自然淘汰に委するも敢て不可なきが如し、而かも今日の經濟界は左程に盲目的なるにもあらざれば簡易なる取締法を存せば可ならん。林業中植林の一事は永遠の計畫を要じ、政府事業として之を施設すべきものにして、既往に於ても著々之を遂行せるを以て尙一層の努力を遂行するに止むべく、農事の改良も既に顯著なるものありて將來其大成を期すべきが如きも、水利灌漑の施設及び干満地利利用設備の如きは未だ見るべきものありとなすべからざれば、此等は國家的事業として繼續的に之を遂行すべく、或は大資本家をして永遠の大計を以て之を當らしむべし。次に通信及び運輸交通の機關は速かに之が整備を期すべく、其經費の出途を得ざれば相當期間の後之を政府に買収するの條件を以て暫らく民業に委するも可なるべく、又は全然民業とするも妨げざる可し。通信機關中釜山より東京に直通すべき電線の増設及下關釜山間の海底電話と無線電信とを完備することは最も緊急を要する所にして、各地の電話増設も亦急を要するものあるべし、既に京城にて目下一千餘口の新設申込あるに對し、明年七月を以て約一百口増設を爲すの計畫あるに過ぎざる



面を閉ざるが、朝鮮は朝鮮として、其の手に主權あり、其の地を治められべきなり。青森果樹園地等々の各方面は在東の産業政策に依りて其發展を期するを要する所、水産物の方面には尙施設すべきもの多きが如し。水産學校の設立より完全なる水産講習所は試験場を設置する場必要ある可く、而して水産物の加工より商品輸送の機關を完備することも當局の奨励補助に待たざる可からざるものあるべし。次に鑛業の發達は運輸交通等の機關と相持つものなれば餘々に其進境を現せしむべし。而して運輸交通の機關として近來各地に快軌又は輕便鐵道の敷設が續々許可されつつあると、此等に對して相當の補助を給せらるゝこととなるは結構の次第にて、今一層之を奨励するを可とす。南滿洲鐵道會社の如きをして大に手足を伸べしむるも亦妙ならん。各地の築港計劃中釜山港の如きは尙一層大規模たるを要するにあらざるが、次に釜山鐵道浦間の整頓開整の如きも速かに之を實現せしむべきにはあらざる乎。

## (二) 地方自治及市町村制

朝鮮半島を擧げて自治區域とし、其行政には朝鮮人のみに之を當らんとは一部朝鮮人の希望なるが如きが、假令朝鮮人の全部が之を要求するに望れりとするも、此の如きは英國が印度に完全なる自治を許し、米國が比律賓に對し之と軌を一にせる後に、其成績如何を考慮して之に應ずるも遲からざるものにて、先は絶対に其必要を見ざるものと爲すを得ん。然れども内鮮一列主權の實現に伴ふ地方自治及び市町村の自治制は、早晚之を施行すべきものなれば、先づ内地人の最も多く集合せる都市に市制を布き以て之が模範たらしむべきなり。京城を府とし釜山平壤大邱元山仁川木浦蔚山大田新義州鎮南浦等に市制又は町制を施行することは今日と雖も直ちに可能なるべく、在鮮の内地人間に全然喪失せる政治思想を喚起せしむる一法として之を急施するを妙とするに似たり。

## (三) 言論機關及集會の自由

言論集會の自由は速かに内地同様に解放せらる可し、鮮人の言論集會を限制するは決して賢明なる政策にはあらず要は相當の取締法を設けて之を監督すべきなり。然れども愚見を以てすれば、鮮人の使用する該文なるものは過渡時代こそ之を存せしむ可けれ、日本國民として二種の文字を有するの必要なく、日本文に片假名平假名の二様あるさへ不都合なるに、鮮人間に更に該文の存することは同化の妨害に類て亦言語統一上の障礙たり。故に公文書は勿論新聞雜誌等に總て邦字を使用せしめ以て該文の漸減を期すべく、鮮人發行の新聞紙等に該文を以てするは之を許可せず、御用紙の該文報も漸を追て廢止すべし。若し夫れ該文を以てする秘密出版物の如きには嚴重なる制裁を加ふべく、此の如きは印度に於る英國の施設を參考として寬嚴の度を量るを可とす。

朝鮮人の言論機關には總て邦字を用ひしめ、其公開演說等にも總て邦語を用ひしむることとして之を許可することは、邦文邦語普及の一方法ならん。而して鮮人をして其鬱積せる思想を自由に開洩せしむることは、爲政者として頗る參考となること多かるべく、而して治安妨害の嫌あるものを取締るにも邦文邦語ならば頗る容易なるものあるべし。次に在鮮の新聞記者の風氣を廓清するの途を講ずるの必要あるべし。不肖は操觚者として同業者の内事を發くを好まざるを以て大體論として茲に之を一言す。

總督府機關紙の如き當局の政策を敷衍し人民を指導するに於て今少しく積極的なる可し。別して現在の該文新聞毎日申報は一層鮮人善導の目的を以て積極的に出づるの必要あるべし。記者の言に該紙は鮮人に讀ましめて差支へ無き程度の記事を掲ぐるのみと云へるは當れりや否やを知らざれども、是非其讀ましめざる可からざることは、訓示や告示以外にも多かるべく鮮人社會教育の日常讀本たらしむるには層一層の努力を要すべし。然れども此等該文新聞は之を廢止するの方針に出づ可きは前述の如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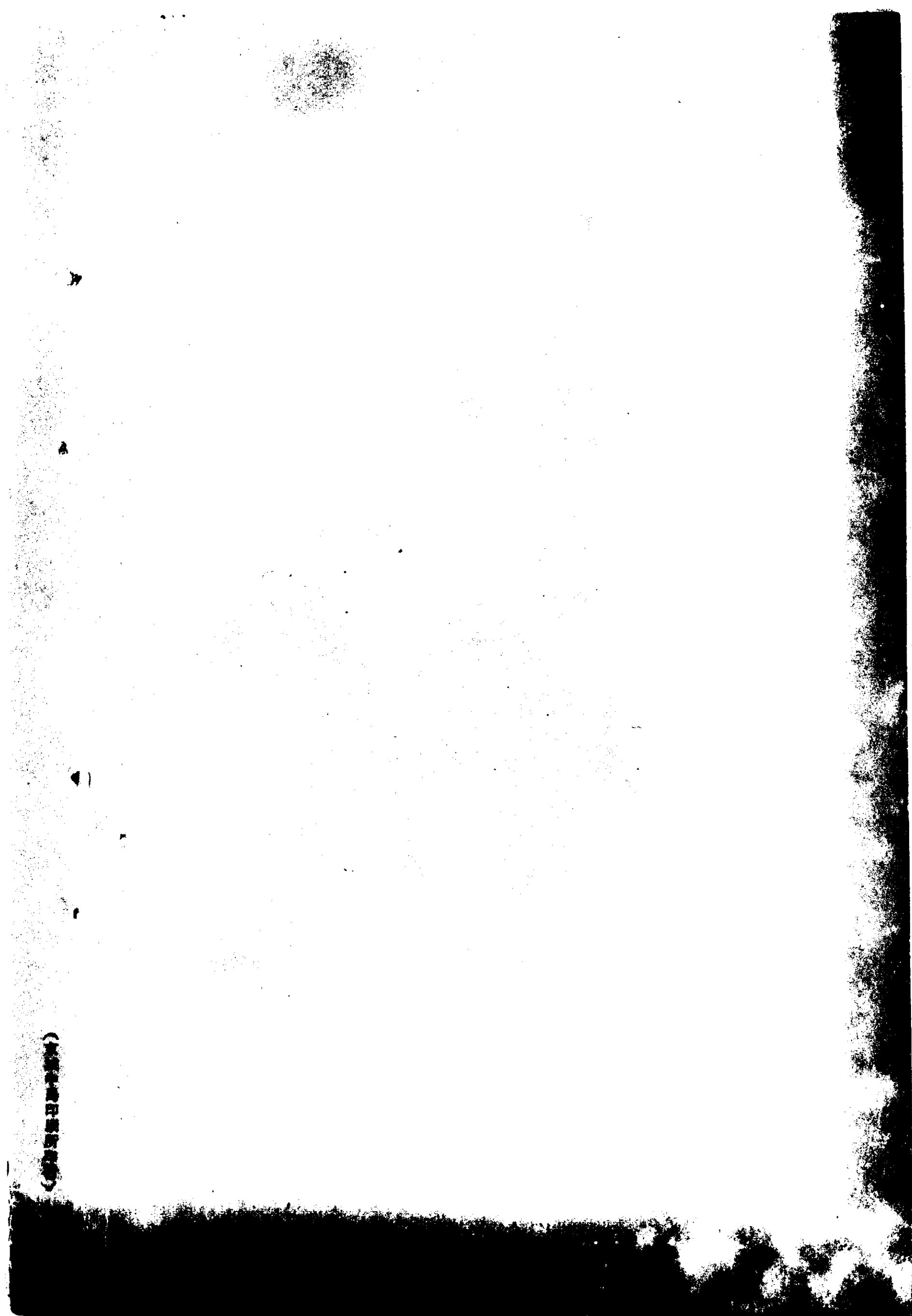
# (一) 米穀需給區域劃定

米價調節の問題は爲政者の最も難事とする所にして、前内閣に於ても續々苦心しつつあるは明かなる所なるが、不肖の同志は之が根本策に對せんが爲め遂に米穀需給區域劃定論一篇を著して朝野の識者に問へり。是れ我邦の舊藩制度が、其對策内に於て米穀のみならず各種の生産物を自給自足の方針を以て採擷し、人民生活の安定を期し得たるに鑑み、又は支那の外省が米穀の移出を禁じて米價調節の實を擧げ來れるに徴せるものにて、我内地に於ても新たに米穀需給の區劃を限定し、特に缺乏せる區域には外米又は臺灣朝鮮等の米穀を移輸入することとし、一面には各地に常平倉を設けて一區域又は數區域の凶饉に備ふべきを論ぜざるものなるが、此論旨は轉じて以て之を朝鮮半島にも應用すべきに似たり。

元來朝鮮は東城地方を分界として之を南北に區分し、南方の豊作は北方の凶作にして、北方の豊作は南方の凶作とするを常とするを以て、之を南北に大別し次に之を數區に劃定して有無相通するか、各常平倉を設けて緩急相救ふかの策に出でなば、此間の調節は容易にして、是に米價の平準を保たしめ、人民生活の安定を期して而して後に餘力あれば之を内地に移輸入するも可なるものなり。然るに通般内地の米穀非常に缺乏して外米輸入の困難を來すや、當局者は臺灣及び朝鮮米を移入して一時を糊塗したり。此頃より朝鮮の米價は俄かに奔騰し、從つて諸物價にも影響を來せること夥しきものありき。又釜山の某商人が本年夏の交南鮮の各市場に於て米穀の買占を爲せることも、政府の旨を含み居たるや否やを知らざるも是れ亦米價騰貴の趨勢を煽りたるが如く、其後に墮りて未だ飢饉の期を知らざるもの如きは決して喜ぶべき現象にあらずるなり。之を要するに朝鮮は朝鮮人の幸福のみを目的として政治を施すべからざるが如く、内地救済の爲に朝鮮人生活の基礎に動搖を來さしむべからず。有無相通じ緩急相救ふの事

ならば、先づ之が米穀の需給區域を劃定して而して後其剩餘を以て各區域相互間に融通し、更に其剩餘を内地に移送すべし。但し農事の改良未墾地の開拓于瀉地の利用等を以て米穀の増收を計りたる後、専ら内地に移送せんとするが如きは自ら別問題に屬するも、米穀需給區域劃定の論據よりすれば現在の儘にて濫りに朝鮮米を内地に移出し朝鮮の米價を奔騰せしむるが如きは宜しからず。

叙上は管見の一端にして既に當局に於て其施設に着手されたるもあるべく、亦考慮中のものもあるべく固より一顧の價値なきものなれども本論の趣旨を補はんが爲め假りに蛇足とせるに過ぎず、請ふ此意を諒せられんことを。(大正八年十月三十日)(終)



九月一日 受書  
礼部 出ス

あら

か冊に鮮格標

件、裏面、入る

資料、根柢、あり、而

より、聞き、い、る、もの、を、美

と、い、ふ、に、依、り、て、究

る、を、い、ふ

より、也

美濃、印、鑑

阪、又、別、二、冊、あり

1. 朝鮮銀行  
 2. 朝鮮銀行  
 3. 朝鮮銀行  
 4. 朝鮮銀行  
 5. 朝鮮銀行  
 6. 朝鮮銀行  
 7. 朝鮮銀行  
 8. 朝鮮銀行  
 9. 朝鮮銀行  
 10. 朝鮮銀行



朝鮮銀行  
 朝鮮銀行

朝鮮銀行事件裏面ノ狀況

朝鮮銀行



朝鮮總督府 奉天 鄭 武



京城朝鮮銀行

朝鮮騷擾事件裏面ノ狀況

八年五月初旬京城其他各地ニ於ケル騷擾事件ハ其後當局其他ノ施々盡力ニ依リ鎮靜ニ歸シタルノ觀アルモ、這ハ單ニ表面上ノ靜寧ニシテ裏面ニ於ケル不穩ノ狀況ハ依然トシテ變スルノミナラス、益々惡化シ行クノ狀況ニ在リ、蓋シ彼等ノ三月ノ舉事ハ既ニ久シキ以前ヨリノ劃策ノ好機ニ於テ勃發シタルモノニ過キサレハナリ、而シテ不逞鮮人等ノ中自ラ左ノ各團體アルヲ記セサル可ラス。

一 天道教ノ一派 孫秉熙ヲ首領トス

二 在米留學生等ヲ中心トシ、米國ノ保護ヲ頼マントスル一派

李承晩ヲ首領トス

三 西比利亞方面ニアリテ過激思想ニ感化セラレタル者

李東煥ヲ首領トス

四 單純ニ李朝ノ復辟ヲ希圖スルモノ

金允植、李容植ヲ首領トス

五 自治ヲ希圖スルモノ 高義駿ヲ首領トス

其自前々各圖スルモノ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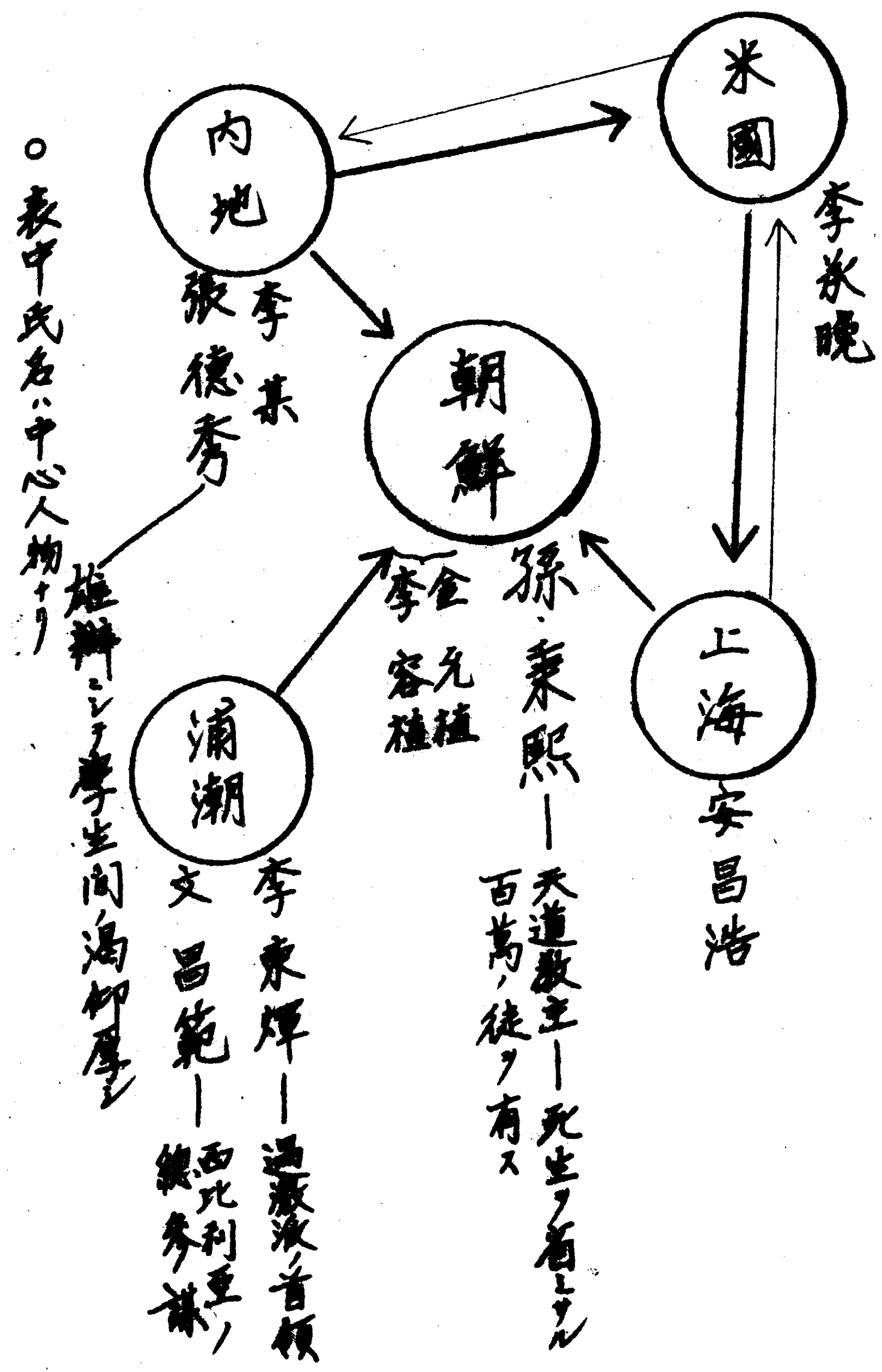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其後編々首論スル



○表中心人物ナリ

此ニ出テ開科ノ門ヲ入リ政府ニ出テハ五ノ部ニ  
 内此等人物ノ輩主也

京城朝鮮銀行

京城朝鮮銀行

安東縣英和界  
 早大ニ在リテ  
 レカ上海在リテ  
 ル疑アリ云々  
 右九年二月十三

朝鮮銀行

京城朝鮮銀行

京城朝鮮銀行

海安昌浩

水熙——天道教主——死生ノ者トナル  
百萬、徒ヲ有ス

各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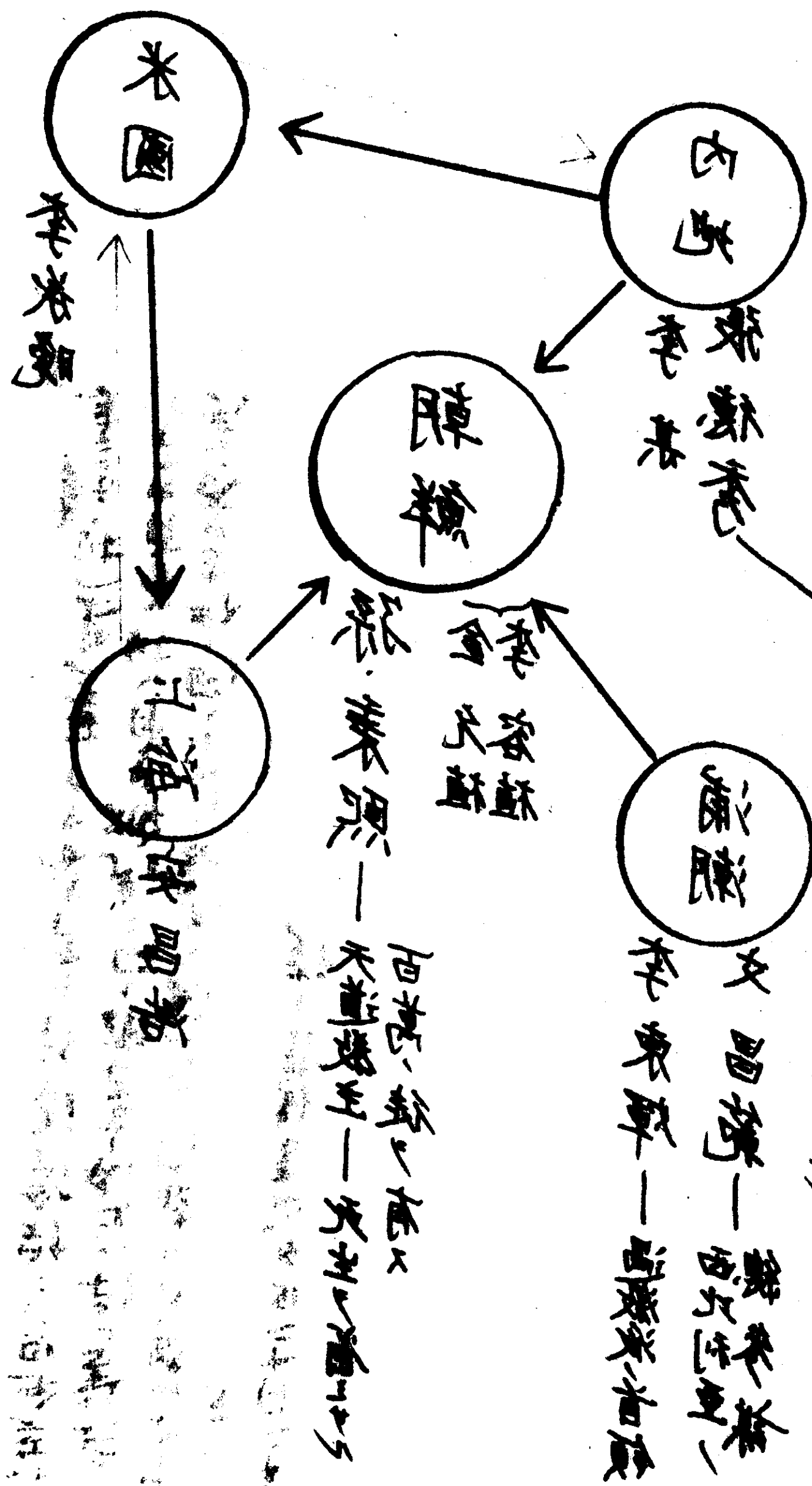
浦潮

李東輝——過激派、首領  
文昌範——西北利亞、  
總參謀

學生間、渴仰厚シ

宇津木英和男、性陰謀、行ト云フ、ガ、人集（和）ニ重  
星、一、無量ニ傳、上海、本、向、流、紙、有、利、有、力、ト  
レカ、上海、在、知、人、ト、朝鮮、在、人、不、定、徒、ト、向、仲、主、力、美  
ル、疑、リ、云、  
右、九、年、二、月、十二、日、丸、山、本、館、在、後

蕭華の政治小説



京城朝鮮銀行

内地ニ在學セル學生等ハ漸次日本ニ對シテ不快ノ念ヲ懷キタルコト既ニ多年、常ニ米國在留ノ學生ト連絡ヲ取り居リタリ、媾和會議ニ於テ民族決等ノ風潮起リ、之ヲ曲解シテ列國特ニ米國ノ同情ニ賴リ事ヲ舉ケ獨立ノ目的ヲ達センコトヲ謀レリ、(當時在東京及在留學生等ハ眞ニ獨立シテ共和國ヲ創設スルコトヲ得ヘシ思想シタリ)而シテ事ヲ舉グルニ當リ、當面ノ大將トシテ凡テノ方面ニ最モ都合良キハ、天道教主、孫秉熙ヲ第一トスルコト、ナリ、遂ニ米國在學生、東京在留者及在留學生等協議ノ上孫ヲ擔クコト、ナレリ

眼中 韓國ノ獨立又ハ李朝ノ復辟ナルモノナク、寧ロ國境撤廢ヲ主張  
 シ西學（西洋文明）ニ對シテ東學―天道教ノ統一ヲ主張シ宗教的ニ  
 東洋ヲ統一セント欲シ―其手初メトシテ先ハ朝鮮民族全体ヲ天道教  
 徒タラシメントスル考ヲ有シタル矢先キナカシカハ容易ニ右ノ交渉  
 ニ應シテ結局事件ノ面ニ立テ大將タル事ヲ承諾シタル次第ナリ  
 孫ハ常ニ多クノ學生ヲ養成シ一個ノ人物ニシテ各方面ノ青年間ニ頗ル











四ニ義王ヲ謝テ歸去ス實言スルニ王マシタスハ朝鮮ノ義王ハ京  
ルヲ奉悉ク過シタリ

本來ハ其味主義ニ離レニスハ義王ノ手ハ、然ルニ義王ノ手ハ、朝鮮ニ  
ニ對シテハ、昭々タル軍資金ヲ募リ、資金ヲ實テ、其國庫ニ充テ、  
ハ其國庫ニ充テ、義王ヲ奉シ、其手ヲ舉テ、義王ノ手ヲ、  
其代義人等ハ、甘言ニ乘リ、其手ヲ、義王ヲ、  
義王ハ、王ヲ、義王ハ、王ヲ、  
然レテ、其手ヲ、  
云々、其手ヲ、

義王ハ、大韓帝國ノ義王ヲ、  
シテ、其手ヲ、  
今、其手ヲ、  
ニ、其手ヲ、

京城朝鮮銀行

城大同團ト稱スル國體ノ行爲ナリトス、尙曩ニ天長祝日ヲ期シテ事  
ヲ舉ケントセルモ亦同團ノ計畫ナリキ、而シテ大同團ノ首謀者ノ何  
人ナルカハ容易ニ判明セス、然レトモ同團カ一切ノ行動ニ就テ上海  
ノ李東煥ノ指揮命令ヲ受ケツ、アル事事實ナリト云フ

上海假政府ノ没落カ朝鮮人民ニ與ヘタル影響ハ、京城其他地方ノ智識  
階級及門地高キ徒輩ニシテ資産ヲ有セサル者等ハ、(一)上海政府ハ到底  
容易ニ顛覆スヘキニアラスト思ヒタルニ總督府新方針ノ下ニ、  
落シタルヲ見テ總督府ハ陽ニ民論ヲ容ル等ノコトヲ宣言スルモ、  
正ヲ以テ臨ムモノト思料セシメ幾分恐怖心ヲ起シタルコト、(二)李東煥  
等ノ脅迫甚シクシテ之ニ堪ヘ難ク感シタルコト  
等ニヨリテ、從來全然洞ヶ峠ノ態度ナリシ者、此際日本政府ニ對シテ  
旗色ヲ鮮明ニスルノ要アルヲ感シ始メタルモノ少カラス、頃日京城内  
ニ種々ノ名稱ノ下ニ國體カ組織セラル、ヲ見ルハ此等ノ事情ニ依ルモ  
ノナリトス  
サレハ今日ニ於テ問題トナレル









東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辛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辛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辛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辛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辛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辛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辛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辛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辛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西出師表) 面絲大...

京城朝鮮銀行

下ハ逃レテ上海ニ在リ

崔方亨 李東辛 尹海 安定根

吳風鳩

浦潮 南公善 金河球 吳永善 金

趙璋元 金左斗

渾春

黃丙吉 李明淳 羅正和

間島

具春先 馬晉 徐一 金獻

吉天默

吉林

朴讚

鄭安三

秦學新 盧伯麟 金夏錫 陳基模

秦學謙

東寧

林

吉

吉天

其春

間

黃丙

春

金

南公

南

吳

畢

可八

李東

金

李

溫

林

秦學謙

京城朝鮮銀行

京銀

安

姜星

撫

松

柳

車道

通

許

以上

金錦

趙

李

鐸

李

榮

始

李



• 通 • 車 • 安  
• 通 • 車 • 安  
• 通 • 車 • 安  
• 通 • 車 • 安

• 通 • 車 • 安  
• 通 • 車 • 安  
• 通 • 車 • 安  
• 通 • 車 • 安

• 通 • 車 • 安

vision, and it just outlived their necessity. It was from admission of this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lately carried out a policy of making the Korean people equal in both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tus. In other words, it has no other other than the furtherance of popular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Certainly such is the translation into act of the ideal embodied in the fundamental policy of the Empire aiming at justice and humanity.

#### Appeal to the Koreans

As governor of Korea, I feel great awe whenever I think of the impartial benevolence of his Majesty, whose only concern both morn and eve is how his subjects can be made ever more happy. I also feel bound to be thankful, together with the twenty million souls in Chosen, to the old Japanese race for its endeavors to live always in the springtime of happiness and in the warmest friendship with the Koreans. The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has now reached a stage of regeneration in which it may keep pace with changing affairs,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 order to preserve this state, I am confident that my first duty is to make the people in Chosen understand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o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by appealing to their spirit of self-awakening. The late independence agitation at the bottom owed its origin to the fact that a small minority of the people lacked all sense of self-responsibility regarding the general peace of the East and utterly misunderstood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visions of the country. The result was that many other people were misled by this minority and brought woe upon themselves by eventually taking such action as could only lead to their own undoing. In my opinion, the future government, profiting by this lesson, should be ever ready to lend a willing ear to popular wishes. The Authorities should take special care to make the people rightly understand the purport of all the institutions and measures enforced,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hould endeavor themselves to understand the people at large. In this way governors and governed should approach one another with a sentiment of love and co-operate in sweeping away the gloomy atmosphere overhanging the peninsula for centuries, and more especiall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 A government surrounded by vernal atmosphere may thus spring up and it is my desire that such in turn will give birth to a social paradise in this corner of Asia and bring great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to the twenty million souls inhabiting it.

#### Will Remove All Obstacles

As shown in the instruction, given at the time I assumed my present duties, to the Government-General and its affiliated offices, I began my administration by making known my intention to abolish such institutions and measures as were, or might be in the future, likely to become obstacles in the way of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governors and governed, and, in order to open free and unfettered channels for an interchange of views between governors and governed, to do away with formality in government and all red tapeism. Laws and orders will be simplified as far as possible, and by directing the people faith-

## SAITO SPEAKS ABOUT HIS POLICY

### Full Text of Governor-General's

#### Speech Outlining Course

#### He Will Pursue

### KOREAN STATUS IS NOW EQUAL TO JAPANESE

#### National Life Will Be Promoted, But No Room For Sedition- Mongers

Baron Saito, Governor-General of Korea, recently received representative local journalists and correspondents, and spoke at length on the policy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Korea is going to pursue. According to the Seoul Press of January 3, the Governor-General's address was as follows:—

#### Main Features of the Policy

It scarcely nee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policy of the Chosen Administration is to promote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and to insure the peace of the Orient under the principle of impartial lov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ue aim of the annexation of this country. The successive Authorities here have all been faithful to this policy of the State and devoted their energies in work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ninsula. It is beyond question, however, tha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visions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and the trend of the community. It is only in this way tha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progress are possible on this earth.

#### Aim at Improving Korean Status

Ten years have already elapsed since Korea was annexed. During this interval Korea has seen very marked progress made, both physical and moral, in education, industry, communications, sanitation, social relief work, and in all other respects. Indeed, present-day Chosen is separated by ages from the former Korea which vainly yearned for that happiness denied her under the proverbial maladministration borne for long years and lacking all social security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brought to bear upon her by her neighbors. This is what no fair critic can deny and all the world recognizes the truth of this. Efforts must, and will, be continually exerted in the future to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ninsula and enhance the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by ever advancing the enlightened measures already being put in force. Since the European war, the situation of the world has so changed as regards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trend of the popular mind that today is quite a stranger to antecedent times. It has thus become necessary to alter political and social provisions in a manner conforming to the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The institutions and provisions in force in Korea were for the most part established at the time of annexation, and, in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the p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in Korea,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some of these institutions and pro-

〇  
九  
年  
一  
月  
三  
日  
日  
本  
報  
ア  
ド  
ル  
タ  
イ  
サ  
イ

experience. I trust that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I will be convinced the public of my sincerity and loyalty.

#### Will Not Tolerate Sedition

In conclusion I should like to add a few more words. I spoke before of lending a willing ear to popular wishes and paying due respect to the old civilization and customs of Korea, but it must not be understood that I meant that an old institution or custom would necessarily be retained and revered because it was old, no matter what evil it might effect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rosperity of its inhabitants, or might even dislocate our national constitution.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such ought to be mowed down with iron determination. If anybody construes my proclaimed policy in the sense that every hope and claim of any and all will be satisfied by me, irrespective of its merits, he will labor under a gross misconception. Were a government to be obsessed with the idea of meeting all such individual claims and hopes, such government would be unable to maintain any adequate authority, ideal, or discipline, and the State and the races composing it would in all probability degenerate and in the end fall into utter confusion. In brief, before deciding upon the adoption or no of a given measure, a government must consider what effect it may produce on the prosperity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races organizing it. Again, though a government may well appeal to the instincts of human love, it should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that its first duty is to maintain the peace of the State in a thorough manner. It is most regrettable tha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disturbance last year, the popular mind has been shaken in stability and certain recalcitrant people have oftentimes found opportunity to instigate law-abiding people and engendering in them a tendency detrimental to the public peace. These are not only parasites of the people of Korea but are great criminals disturbing the peace in the Orient. Unless and until they are suppressed with merciless rigor,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insure the continued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 in Korea. Though the police force has all but been properly distributed, the Authorities intend to enlarge the system still more, with a view to maintaining the dignity of the government while enlightened measures may be advanced through an appeal to human love. I think that such an attitude is an urgent necessity in particular in Korea.

#### Urges All to Co-operate

I most ardently hope that the people, appreciating the true meaning of my words, will live in good terms and cordial friendship with one another and that governors and governed will co-operate in the important task of raising this country to a stage of progress in which it may speedily be given with safety and all advantages the same institutions as are in vogue in the mother country, while promoting their own happiness and the welfare of this country.

fully, the spirit of laws and order will be brought to them.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will be adapted to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and freedom of speech and meeting will be granted so that such freedom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peace and order while the greatest efforts will be put forth to conduc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national life,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aspiration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general wellbeing by carrying out reform in education, industry, communications, sanitation, social relief work and all other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nd by furthering the welfare of the public I hope that a new leaf may thus be turned in the life of Korea.

####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regard to the conservation of good local morals and custo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resources in the provinces, a great deal will depend on the co-operation of local corporations, so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are already being pushed on with a view to introducing a system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t the first proper opportunity. These measures are not being taken in the spirit of running after vain novelties or of following the fashion but from the sincere desire inspired by deep conviction that, by paying due respect to the old civilization and customs of this country, they may be turned to good account instead of being cast overboard along with the evils requiring eradication. In short my aim lies in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life, and the laying of the foundation of a civilized government.

#### Koreans and Japanese Now Equal

I have taken care to avail myself of every opportunity to proclaim the above policy, and so insur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 Since I arrived here, I have also done my best to realize it in various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Not six months have since elapsed, yet it is my good fortune to see not a few institutions already improved in accord with that fixed policy. To give a few instances, the manner of transacting business in government offices has been markedly bettered to the convenience of the people, and discrimination in treatment and status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 government officials abolished with the result that both now stand on a perfectly equal footing, while the Cemetery and Abattoir Regulations have been successively revised. In the coming fiscal year the ancient institution of flogging will be ended and the educational machinery extended. A plan is also on the tapis for the completion of sanitary organs. The police system will be further enlarged and strengthened so that the people may enjoy life in full security. Indeed, the list of enlightened measures, great and small, under contemplation is too long to recount properly in the time now available. They will be carried out by and by.

#### Festina Lente

But I wish to say another word in this connection. I mean that no extensive reform work can be executed all at once and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It requires time. For all things there is a certain order of procedure. When a man sets his mind to a reform work, he must study beforehand a method for its execution, find ways and means, and carefully weigh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the venture. Now that I have proclaimed my policy I will endeavor, unworthy as I am, to redeem my words by

甲子年

日九十一月廿一ノア、タナカ

[illegible]

日九十一月廿一ノア、タナカ

日九十一月廿一ノア、タナカ

日九十一月廿一ノア、  
タ、ナ、サ、

日九十一月廿一ノア、タナカ

## Admiral Baron Saito Tells the Advertiser He Hopes Matter Will Be Adjusted.

## Believes Koreans Are Beginning to Appreciate Japanes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t has given me great regret to hear of the closing of two foreign schools in Seoul," said Baron Saito to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Japan Advertiser, who asked the Governor-General of Korea, in the course of an interview yesterday, why the Methodist Boy's School and the Methodist Girls' Seminary, both foreign institutions in Seoul, had to close as a result of the license of the principals to teach being cancelled.

"Beyond the bare fact of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licenses because the principals had not complied with certain instruction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ereby infringing the regulations, I have not yet received any further details. I am waiting for fuller particulars.

"I do not like such occurrences and am always hoping that co-operation between foreigners and Japanese will continue uninterruptedly to further the object both have in view—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Koreans."

Baron Saito added that, in his opinion, there has not been any particularly big difference and what has happened is probably a technical breach.

"I regret that drastic methods have been resorted to, but until I receive further information I cannot say anything more. It has always been my wish that differences of opinion should be smoothed over by mutual discussion and agreement, and I daresay this can be settled in the same way."

**Better Feeling Visible**

...the kind of the Government, and  
...Koreans. The Koreans are be-  
...to understand that Japan mean  
...by them and indications are visible  
...of the people becoming reconcil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I have no sympathy at all with an illiberal policy towards the Korean people, and my great object is to foster as much as possibl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uthorities," he said. "If this mutual understanding be not effected, then all plans will prove unsatisfactory. Therefore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 great deal lately.

attempts at big demonstrations during the anniversary of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may be taken as a sign that the Korean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 Special to The Japan Advertiser

SEOUL, March 7.—The dra-  
tion of the Japanese anti-  
against Mr. Henry Appenzeller,  
cipal of the Methodist Boys'  
in Seoul, and Miss B. A. Smith,  
cipal of the Southern Me-  
Girls' School, modifies great  
good impression made by  
changes in the educational  
tions.

Owing to a slight disturbance these schools on Monday, May 10, Mr. Appenzeller and Miss Smith have been held responsible and their principalships have been revoked by the authorities.

The changes in the educational regulations just announced grant important concessions to private schools. Religion may now be taught, use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in teaching is no longer compulsory. The mission schools may now teach Korean children in their own language.

These liberal concessions granted primari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ission schools. They would have made a profound impression in missionary and educational circles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action of the two principals of the Methodist schools.

posed to do this in April and it may be possible to abolish that form of punishmen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month. Every endeavor will be made to end it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punishment of those who were guilty in the Suwon affair is not business of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no civilian was implicated in them; military authorities have had those guilty tried by court martial in Tokyo, some of the minor offenders were in Korea. I think all have been punished. I saw a report to that effect. The punishment of the guilty the incli-

Regarding the possible penetration of Communism into Korea, the Government said that there were no indications of such danger yet. "Notwithstanding, a warning of this nature has been given," said Baron Saito, "but if anything serious happens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the necessary steps."

## Discrimination Must Go.

When asked as to whether the vision of self-government promises templ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s alone; or whether it extended until there is a national parliament; or whether, in the

whenever, in

are in course of progress preparing  
Koreans for taking a larger shar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ultimate end will be I can  
see. A great deal depends on

○九年三月九日アトツナリ  
私立聖徳堂の改正。外國教師定所取事件



eral of Korea that the Koreans a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at Japan means well by them and indications are visible of the people becoming reconciled to the present administration.

"I have no sympathy at all with an illiberal policy towards the Korean people, and my great object is to foster as much as possibl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uthorities," he said. "If this mutual understanding be not effected, then all plans will prove unsatisfactory. Therefore I

attempts at big demonstrations during the anniversary of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may be taken as a sign that the Korean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believe in the avowed objec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agita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s at an end. There are certain covert movements in Korea still, but I think that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s dying out in Korea. If the Koreans are treated as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by the Japanese, and if officials try to live up to the ideals embodied in the Imperial Rescript, so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Koreans may be advanced, then the agitations will receive their final quietus.

"Make the Koreans happy; show that such is our object and discontent will automatically disappear. The Koreans too, if they are really patriotic and seek happines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land, must desist from action that tends to subversion of established authority. The clause in the Imperial Rescript to advance the Koreans politically,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 of establishing local autonomy, is not lost sight of by the authorities."

#### Koreans in the Public Service.

No less than five of the Governors of Prefectures are Koreans, according to the Governor-General, while many councillors of the prefectures are Koreans. In many of the village assemblies,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are Koreans, while many of them man the public services. "They are very capable and are a great help to the administration," said the Governor-General, "and every effort is being made to utilize Korean talent in the service of the country."

"There is no discrimination in the salary or treatment of Korean and Japanese policemen. Both are paid alike, except that the Japanese policeman from Japan Proper is given a house allowance that the Korean is not entitled to. In order to assist still more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Koreans, I am considering sending Koreans to be employed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Japan and exchanging them for Japanese. This interchange will, I think, prove beneficial, but time is necessary to set all these things in working order, and it is unreasonable to expect all the contemplated schemes to be put into execution so soon."

"People in the interior of the country," said Baron Saito, "seem to like the present police system, which has supplanted the old gendarme system. I do not think there are any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new policemen from those that applied to the gendarmes, but from the reports I have received the people are satisfied and that is what really matters. The change in the police system was made hurriedly, and perhaps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But when time will show what is necessary, and these things are carried into effect."

#### Flogging and Lack of Funds.

One of the chief reasons that induced the Korean people to go to Tokyo was to see the Korean representative through the Diet. The Diet leaves the Diet leaves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 intend to ask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an appropriation in advance.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Diet will pass the Korean budget, but I cannot say for certain."

are in course of progress preparing Koreans for taking a larger share in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ultimate end will be I cannot say. A great deal depends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Japan. Properly everything is being done to abolish discrimination of any sort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s and make them subjects of the Emperor.

"At this time I can only repeat what I said when I took up office—the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the best to discharge their duties in an impartial manner, so that the public may be induced to trust them. All official routine should be simplified and made easier, avoiding tape as far as possible.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freedom of press and speech should be interfered with, unless it is calculated to be inimical to the promotion of peac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 industry, communication, police, sanitation and social works, as well as in general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matters, so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Korean people be advanced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autonomy and government."

General said that there were no indications of any such danger yet. "Nothing of an alarming nature has been reported," said Baron Saito, "but if anything serious happens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the necessary steps."

#### Discrimination Must Go.

When asked as to whether the vision of self-government promised in the Imperial Rescript was to be accomplish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s alone; or whether it was to be extended until there is a national parliament; or whether, in the

are in course of progress preparing Koreans for taking a larger share in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ultimate end will be I cannot say. A great deal depends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Japan. Properly everything is being done to abolish discrimination of any sort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s and make them subjects of the Emperor.

"At this time I can only repeat what I said when I took up office—the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the best to discharge their duties in an impartial manner, so that the public may be induced to trust them. All official routine should be simplified and made easier, avoiding tape as far as possible.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freedom of press and speech should be interfered with, unless it is calculated to be inimical to the promotion of peac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 industry, communication, police, sanitation and social works, as well as in general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matters, so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Korean people be advanced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autonomy and government."

"What is required of the officials are charg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Korea is that they should acquaint themselves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opinion among the Koreans and adopt a method of administration which will be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untry. In other word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so that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may be placed on a firm, secure basis. Koreans and Japanese must be treated alike as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The officials in Korea try to live up to the ideals set forth in the Imperial Rescrip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y will be induced to recognize the rule of Japanese rule."

are in course of progress preparing Koreans for taking a larger share in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ultimate end will be I cannot say. A great deal depends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Japan. Properly everything is being done to abolish discrimination of any sort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s and make them subjects of the Emperor.

"At this time I can only repeat what I said when I took up office—the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the best to discharge their duties in an impartial manner, so that the public may be induced to trust them. All official routine should be simplified and made easier, avoiding tape as far as possible.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freedom of press and speech should be interfered with, unless it is calculated to be inimical to the promotion of peac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 industry, communication, police, sanitation and social works, as well as in general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matters, so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Korean people be advanced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autonomy and government."

"What is required of the officials are charg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Korea is that they should acquaint themselves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opinion among the Koreans and adopt a method of administration which will be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untry. In other word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so that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may be placed on a firm, secure basis. Koreans and Japanese must be treated alike as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The officials in Korea try to live up to the ideals set forth in the Imperial Rescrip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y will be induced to recognize the rule of Japanese rule."

are in course of progress preparing Koreans for taking a larger share in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ultimate end will be I cannot say. A great deal depends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Japan. Properly everything is being done to abolish discrimination of any sort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s and make them subjects of the Emperor.

"At this time I can only repeat what I said when I took up office—the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the best to discharge their duties in an impartial manner, so that the public may be induced to trust them. All official routine should be simplified and made easier, avoiding tape as far as possible.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freedom of press and speech should be interfered with, unless it is calculated to be inimical to the promotion of peac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 industry, communication, police, sanitation and social works, as well as in general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matters, so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Korean people be advanced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autonomy and government."

郷

旦

大正九年一月二十日

池田孝子

男音阪若芳殿

お母様も御父様も陰謀事御仕  
分、教書等、御書、件  
お成り事等と、及送付等也

寫

既報大韓愛國婦人會員ニ就テハ大邱地方法院  
檢事局其ノ他ニ於テ詳細ニ取調ヘ漸ク之ヲ完結  
セリ之ニ依リハ彼等ノ計劃ハ頗ル大規模ニシテ組織  
甚タ整頓セルヲ以テ若シ十三道ニ亘リテ本部支部  
相策應シテ大活動ヲ為セハ其ノ禍害實ニ測ルヘ  
カラス彼等ハ真ニ滔天ノ罪ヲ犯セルモノナリ然リト  
雖熟考フレハ彼等ハ悉ク婦人ニシテ其ノ中ノ或者  
ハ自ラ進ミテ獨立ノ陰謀ニ從事セルモノアリト雖  
其ノ大部分ノモノハ李秉哲等カ巧ニ其ノ感情ヲ  
刺戟スルヤ忽チ熱狂シテ盲目的ニ之ニ加擔セルモノ

ナリ又當時社會ノ狀態ハ此等運動ニ從事セルモノ  
ヲ烈女ノ如ク推稱セルヲ以テ虛榮心ヲリシテ一時誤  
入セル者モアリテ所謂時勢ノ境遇ノ罪ニ歸スヘキモ  
ノモ亦少ナカラス爾ニ藤總督閣下ハ冤厚ニシテ婦  
人ノ罪科ニ就テハ痛心憂慮セラルルコト甚ク大ナリ  
而シテ司法ノ當局者モ亦彼等ノ罪狀實ニ惡ムヘ  
キモ其ノ心事大ニ憐ムヘキモノアルヲ察シ此等對  
シテ刑罰ヲ科スルハ考慮ヲ要スト為シ慈心ヲ  
以テ冤典ニ處スルコトセリ則チ金瑪利亞、黃  
愛施德等九名ハ罪狀最モ顯著ナルヲ以テ之ヲ起

訴シ其ノ他ハ罪犯ノ事實ハ明白ナルモ特ニ宥恕  
スルコトトセリ而シテ本件ハ婦人ノ犯罪ナルヲ以テ  
逮捕ノ際ハ勿論訊問ニ方リテモ細心ノ注意ヲ拂  
ヒ親切ニ處遇シ穩當ニ訊問シ任意ニ供述ヲ為サ  
シメタリ

終ニ臨ミ被告ヲ分類スレハ

セブランス病院關係者

二十九名

貞信女學校關係者

十一名

東大門内婦人病院關係者

十三名

其

他

二十七名

以上ノ如クニシテ被告ノ大部分ハ外國人ニ依リテ指導  
又ハ準備セラレルノ事實ヲ見ルハ吾人、最モ遺憾ト  
スル處ナリ吾人ハ今後外國人カ鮮人ヲ指導スルニ當  
リテハ益々懇切ヲ極メ彼等ヲシテ安寧秩序ヲ紊ス  
コトナカレシムルニ特ニ注意ヲ致サレムコトヲ望ム

更ニ他ノ方面ヨリ觀察スレハ被告婦人、殆ト全部カ  
基督教信徒ナリ吾人ハ基督教宣教師及牧師諸君  
カ將來其ノ教徒ヲ訓化スルニ方リテハ基督教ノ教、如ク其ノ  
國ニ入りテハ其ノ國法ニ遵ヒ以テ善良ナル民ヲ育成  
スルニ努メカサレムコトヲ熱望ス





175  
+  
92  
5/2

#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KOREA

Articles Reprinted from  
the "Seoul Press"

PUBLISHED BY  
THE "SEOUL PRESS" OFFICE,  
SEOUL, CHOSUN, JAPAN.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 FOREWORD

This pamphlet contains leading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Seoul Press* dealing with reforms in administration in Chosen (Korea) introduced since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was reorganized with Baron Saito as Governor-General in August, 1919. These articles will, the Editor hopes, give their readers some idea of the situation in this peninsula and what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to meet it.

Editor, the *Seoul Press*.

Seoul, November 10, 1919.

1122 Feb 1, 1920

• NOVELTY

**Price 20 Sen, Postage free.**

*The London and China Express etc.*

Sept. 7, 1919, says:—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Agitation (Seoul Press Chosen)*

is the title of an interesting booklet which has come to hand. Its contents are made up of a series of articles which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Seoul Press*. The articles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as throwing a somewhat new light upon the alleged stories of atrocities committed towards those Koreans who took part in the disturbances. The view is advanced that it is unjust to think that the excesses committed by the police and others in suppressing the outbreak had the approval of the higher Japanese authorities. Emphasis is also given to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 stories of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were very much exaggerated by people with a strong anti-Japanese bias, and that the brutality was not always on one side. There is of course a natural tendency among many people to sympathise with the weak against the strong, but this inclination ought not to influence our sense of justice. The booklet performs a useful purpose by supplying what appears to be a perfectly impartial rendering of events which in the past have no doubt been distorted by prejudice and passion.

Published by the "Seoul Press" Office,  
Seoul, Chosen, Japan.

# Contents

1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Chosen	...	...	...	...
5	Dastardly Attempt on New Governor-General's Life...	...	...	...	...
6	The New Governor-General's Task	...	...	...	...
8	No Change in Administrative Policy	...	...	...	...
9	The Governor-General's Proclamation	...	...	...	...
11	Editorial Comment on the Proclamation	...	...	...	...
12	Government by Co-operation	...	...	...	...
14	First Step in Administrative Reform	...	...	...	...
16	A New Feature of the New Régime	...	...	...	...
17	Reform of the Police System	...	...	...	...
19	Three More Reforms	...	...	...	...
20	Salaries of Korean Officials	...	...	...	...
22	Governor-General's Address to Provincial Governors	...	...	...	...
24	Administrative Superintendent's Instructions to Provincial Gov- ernors	...	...	...	...
32	Abolition of Flogging	...	...	...	...
34	Cholera and Drought	...	...	...	...
35	Fighting the Cholera Epidemic	...	...	...	...
38	Relief of Sufferers from Drought	...	...	...	...
40	Campaign of Slander	...	...	...	...
42	Korean Question at Peace Conference	...	...	...	...
43	Newspapers in Chosen	...	...	...	...
45	The Safety Valve	...	...	...	...
46	Treatment of Koreans	...	...	...	...
48	Force or Love?	...	...	...	...
50	Self-Conceit of Koreans	...	...	...	...
51	No Rising Sun Displayed on National Holidays	...	...	...	...
53	Arrest of the Bomb-thrower	...	...	...	...
55	Flight of Korean Agitators in Shanghai	...	...	...	...
APPENDICES.					
59	Baron Saito, New Governor-General of Chosen By I. Yamagata...	...	...	...	...
61	Cholera in Korea By Dr. J. S. Gale	...	...	...	...
65	Missionaries and the Recent Disturbances in Chosen By K. Usami	...	...	...	...



His Excellency began by saying that though under Imperial command he had assumed the heavy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or-General of Chosen at a time when the situation was very grave and weighty problems awaited solution, he feared whether he could successfully discharge his duty to the satisfaction of his Imperial master and up to the expectation of the nation. He was, however, determined to put forth his best efforts in the execution of his duty, devoting himself heart and soul to the task assigned him. The fundamental administrative policy of Chosen, he said, was clearly set forth in the Imperial Rescript granted by the late Emperor Meiji at the time of annexation ten years ago.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hitherto in force, and all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aken by it, were all aimed 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mperial idea embodied in that rescript. Thanks to the efforts strenuously and faithfully put forth by his predecessors, peace was maintained for a long time, the welfare of the Korean people was promoted, and education, industry, sanitary and social

##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Chosen.

### Interview with New Governor-General.

(Thursday, Sept. 4)

In an interview granted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on board the special train to a representative of ours by Admiral Baron Saito,\*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of Chosen, on his way from Fusan to Seoul, His Excellency gave an outline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he was determined to carry out in Chosen. Baron Saito has had a long and distinguished service in the Imperial Navy and was Minister of the Navy for many years. Nevertheless he is a most democratic man, and a very broad-minded statesman with remarkably liberal views. He is extremely modest in manner, speaks excellent English, is a good listener, and is possessed of a most charming personality. He makes all who come in contact with him at once feel at home.

\* For a life sketch of Baron Saito, see Appendix A.



relief work and so forth were highly developed in Chosen. Nevertheless it was found in the course of the ten years that have elapsed since annexation that some of these institutions and give to all its inhabitants such administration as would enable them to enjoy peaceful and happy lives, develop themselves, and ultimately become the equals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Japan Proper in all political rights. In other words, it was intended to realize and accomplish all that was aimed at by annexation. To mention a few of these reforms, both civilians and military men were made eligible for the post of Governor-General, the policing by the gendarmerie was to cease and be carried on by the ordinary police, the regulation requiring officials and teachers to wear uniforms weeks ago, to facilitate the work of Chosen and introduce some radical reforms into its administrative policy.

The object of these reforms, Baron Saito went on to say, was, as clearly expressed in the Imperial Rescript\* granted a few weeks ago, to facilitate the work

\* This Imperial Rescript was granted on August 20. It reads:

We have ever made it Our aim to promote the security and welfare of Our territory of Chosen, and to extend to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at territory, as Our beloved subjects, a fair and impartial treatment in all respects, to the end that they may without distinction of persons lead their lives in peace and in contentment.

We are persuaded that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at which the general situation has now arrived calls for certain reforms in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and We hereby command that such reforms be put into operation.

The measures thus taken are solely designed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so that it could carry out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ppropriate to the actual needs and condition of the peninsula, and give to all its inhabitants such administration as would enable them to enjoy peaceful and happy lives, develop themselves, and ultimately become the equals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Japan Proper in all political rights. In other words, it was intended to realize and accomplish all that was aimed at by annexation. To mention a few of these reforms, both civilians and military men were made eligible for the post of Governor-General, the policing by the gendarmerie was to cease and be carried on by the ordinary police, the regulation requiring officials and teachers to wear uniforms to facilitate the working of administration, and to secure good and enlightened government, in pursuance of Our settled policy, and fulfillment of the altered requirements of the country. Especially in view of the termination of the war in Europe and of rapid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ld, We consider it highly desirable that every effort should be mad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We call upon all the public functionaries concerned to exercise their best endeavours, in obedience to Our wishes, in order that a benign rule may be assured to Chosen and that the people, diligent and happy in atten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vocations, may enjoy the blessings of peace and contribute to the growing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nd swords was done away with and ways were opened for Koreans of talent and ability to obtain official appointments, promotion, and good treatment. It was hoped that by carrying out all these reform measures, the Korean people would be offered better and more opportunities than hitherto to develop themselves until they became the equal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t home in every respect, and then be given equal political and social treatment.

"May I ask what practical steps your Excellency intends to take to carry out these ideas?"

In reply, Baron Saito said: "That I am now unable to state in a definite way. I must first study conditions in Chosen before deciding on what steps should be taken to eradicate things which are wrong, improve things needing revision, and introduce new things required. But I cherish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o which I am determined to adhere in carrying out my ideas. These are:

"First, I shall endeavour to unify all Government organs, establish thorough and smooth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and make them work as one man. There shall be absolutely no different views and policies among them, but all of them shall be in complete understanding with each other and act in concert, so that people may place complete confidence in the justice, impartiality, and honesty of the government.

"Secondly, I want to introduce some reforms in administration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s well as with the trend of popular thought.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it is my intention to lay particular importance on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a) All formality and superficiality in administration shall be done away with,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shall be enforced not in form but in spirit. People should be made to understand in a thorough way the object with which any administrative measure is adopted.

"(b) All red tapeism shall be strictly avoided and official business be done with despatch and simplicity.

"(c) Ways shall be opened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desires and dissatisfaction. There shall be no arbitrary interference in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or in that of meetings and associations, as long as these do not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order.

"(d) Reforms shall be introduc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education, industry, police affairs, sanitary and social work, and so forth. It is intended to introduce some new features in making life and property secure and in promoting popular happiness. Above all, inasmuch as the improvement of popular manners and custom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popular man-

ners and custom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popular man-

resources depend greatly on the ability of the people to govern themselves, it is intended to put in force local self-government at some opportune time in future. With this in view, the study and investigation thereabout will immediately be taken up."

Baron Saito added that all these reforms and improvements would be introduced not with the idea of playing to the gallery but with the sincere desire to correct past blunders and eradicate existing evils. He had no desire to extinguish anything that was good in the old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Korean people. He was a great admirer of the old Korean civil-

sation and intended to encourage and promote the study of the old Korean manners and customs, traditions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Korean history. It was his idea gradually to introduce reforms and improvements, while paying due respect to the old ideas and usages of the Korean people. Asked what he thought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their work in Chosen and what attitude he intended to adopt towards them, Baron Saito replied:—

"I entertain nothing but good feeling and respect towards them and consider their work as highly beneficial and helpful in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welfare.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y have rendered excellent service in the spiritual and educational uplifting of the Korean people. I regard them as our good friends and strong allies. With this idea, I never dream of hindering their work even in the slightest way, but shall try to give them facilities in carrying it on. I shall always be glad to meet them and hear their opinions. I need, however, scarcely say that they must strictly abstain from interfering in political matters."

In concluding the interview with our representative, Baron Saito asked him to convey his earnest desire to the Japanese living in Chosen that they would treat their Korean neighbours with brotherly love and sincerity, and endeavour to assist and uplift them so that they would strive to make themselves worthy subjects of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Japan.

**Dastardly Attempt on New Governor-General's Life.\***  
(Thursday, Sept. 4)

It was indeed fortunate that Baron Saito, the new Governor-

\* This outrage was reported by the *Seoul Press* as follows:—

An extraordinary bomb outrage greeted the arrival at Nandan Station of Baron Saito, new Governor-General, and Dr Mizuno, new Administrative Superintendent, on Tuesday evening. A bomb was thrown at them as their Excellencies left the station, where they were cordially received by representative ladies and gentlemen in Seoul, for their carriages together with their wives and private secretaries. It fell just between their carriages, and exploded with a tremendous noise. Several persons, who were near, were thrown to the ground. Baron Saito and Dr. Mizuno, however, received no hurt and quietly drove to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ial residence.

Twenty-nine persons were injured more or less seriously. The list of injured includes Mrs. Harrison of America, Major-General Murata, Mr. Kubo, Director of the Seoul Office of the S. M. R. C., Mr. Komada, Chief of the Honmachi Police Station, Captain (retired) Nozu, formerly Adjutant to the Military Headquarters at Yongsan, Mr. Tachibana, Seoul correspondent of the *Osaka*

General, escaped, though narrowly, from a would-be assassin's bomb on Tuesday afternoon. Not only for the Governor-General himself, but for Japan and the Korean people, his escape is certainly a matter for sincere congratulation and deep thankfulness. For His Excellency is a great statesman, whose loss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national misfortune, and he has come here with not the slightest idea of oppressing the Korean people, but with the determination to give them a most liberal administration, and Had he fallen a victim to the das-

Asahi, and Mr. Yamaguchi, Seoul correspondent of the *Osaka Mainichi*, the two last mentioned gentlemen being in a precarious condition. The bomb-thrower made good his escape, but by persons, who happened to observe him, he is described as being a Korean about 40 years old, wearing a jacket of hemp buttoned up in front.

Interviewed by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Kyoto Nippo* after the unpleasant incident, Baron Saito said that he heard after his carriage began to move a tremendous noise behind him and on arrival at his official residence found some small holes in his dress and belt, but no injury to his body. He had come to Chosen charged with an onerous duty, and from the time he received the appointment he was determined to sacrifice everything, his life even, in executing his duty. He was not afraid in the least though similar attempts on his life might be repeated any number of times. It was his desire to lead to the right way those erring men and make them good citizens. He was resolved never to waver in his determination to carry out a liberal administration.

Tuesday afternoon, they have been completely unmasked. They will now lose whatever sympathy they may have had among a section of the people and have sealed their doom. Viewed from this aspect the incident on Tuesday afternoon, regrettable as it was, is not without its bright side.

### The New Governor-General's Task. (Tuesday, Sept. 9)

Voices are beginning to be raised in a certain section of the Korean people should be ruled with an iron hand as hitherto. It is argued that the recent bomb outrage in Seoul proves beyond doubt that the Koreans are not disposed to reconciliation, and that the more good will they are shown the more audacious will they become. Therefore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rule them with success, these shallow-minded critics opine, than that of reverting

tardly attempt made on his life, the Korean people in general would have suffered direly. All reform measures, which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intends to carry out in earnest and which are such liberal ones that all intelligent people will surely be satisfied, would have been put off. The militarist party would have regained their position and ruled this peninsula again with an iron hand more rigorously than ever. We are extremely glad that all this has been averted as the assassin's bomb missed its mark. If Korean malcontents think that the assassination of a few heads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will cow Japan and make her relax her hold on Chosen, they are indeed mistaken. Japan is determined to hold the peninsula at all cost and will not let it go, no matter what things Korean agitators may do. Foolish men as they are, they surely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ir country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Prince Ito, one of the best friends Korea ever had, and should have intelligence enough to see the folly of resorting to violence in carrying on their mischievous work. By what was done on

to the former repressive measures. We are not astonished at the presentation of such arguments, even unto the very corners of the earth until they are captured and just punishment meted out to them. We shall not be surprised if the authorities take some strong measures in their efforts to bring them to justice. We shall, however, be greatly disappointed if the authorities look upon these Korean people, the agitators included,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s ready to introduce some liberal reforms in its policy and to endeavour to remedy all the evils so bitterly objected to by them. To attempt to kill the man coming to usher in a new and happier day for their country was sheer madness, and it is quite natural that strong resentment should be felt by many Japanese at the act of the would-be assassin, causing some of them to put forth such opinions as above referred to. We must, however, decline to endorse these opinion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we have no sympathy whatever with the would-be assassin and his associates secretly found their way to Seoul from abroad. They are agents of Korean malcontents in foreign countries, whom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satisfy no matter what administrative reform it may undertake. The Government has to deal with these dangerous people abroad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very ignorant masses at home on the other, who are easily deceived and as easily incited to opposition. It is evident that the task awaiting accomplishment by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and his lieutenants is extremely difficult, but we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y and trust that in due time they will satisfactorily execute the onerous duties assigned them.

### No Change in Administrative Policy.

(Wednesday, Sept. 10)

With regard to our article published yesterday in these columns in which we expressed our disapproval of the opinion voiced by a section of the Japanese in Chosen that, in view of the recent bomb outrage, the Koreans should be ruled with a strong hand, we are highly gratified to be assured by a certain high official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that there will be no change in the administrative policy, already announced, of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The gentleman referred to, in an interview with a representative of ours yesterday, st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regarded the deployment incident at South Gate Station that occurred the day of the arrival of the Governor-General as an act of fanatics. Against such men, the authorities would of course pursue a relentless policy to suppress their nefarious activities, because they were enemies of peaceful and law-abiding people. But in the future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and in dealing with peaceful people the Government did not entertain the slightest idea of deviating from the policy outlined by the Governor-General. It was the hope and desire of the authorities, concluded the official we are quoting, to bring into this peninsula an atmosphere of complete freedom and security by introducing and steadily pursuing very liberal and sympathetic, and at the same time efficient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hat the Governor-General himself has never wavered in his determination to carry out his promised reforms, we have already tried to make clear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To confirm this, we may quote here a statement made by His Excellency to a newspaper correspondent. It is as follows:

"For my part, the policy mapped out by m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Korea will undergo no change on account of the affair committed at Nandaemon. That the outrage was committed by some of those who are agitating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Korea is more than certain, though such a method followed by them only deserves pity."

"The appearance of such political fanatics will not affect my Korean policy in any way. I am resolved, as I have declared, to bring the Korean people under a beneficent administration, though I do not know whether it will satisfy the Korean political malcontents. It is my resolve, however, to carry out such an administration in Korea, and on the result I am determined to ask for the judgment of the whole world."

Nothing can be more explicit. All well-wishers of the Korean people may rest assured that under the rule of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their country will soon see peace, contentment, and progress prevailing everywhere.

### The Governor-General's Proclamation.

(Wednesday Sept. 10).

In the *Official Gazette* of to-day there will be published a proclamation issued by Baron Sato, the Governor-General, to the people in Chosen. The following is our translation:—

On my assumption of duty as Governor-General,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has been revised.

Accordingly I desire to address a few words to the people at larg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policy of Chose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great principle of placing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peoples on an equal footing and should aim at promoting their interests and happiness, as well as at securing the permanent peace of the Far East, was determined up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ose successfully charg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peninsula duly appreciated its meaning and strove to improve and develop its people and resources. The people too diligently engaged in their business. It is now recognised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osen was the result of their joint effort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however, that al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must be planned and execut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tandard of popular living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so that appropriate measures may be carried out and popular desires prevented from taking a wrong course. The times have progressed so much and civilization advance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draw

Koreans so as to secure the right men for the right places, and what is worthy in Korean institutions and old customs of adoption will be adopted as a means of government. I also hope to introduce reform in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administrative activity, enforce local self-government at the proper opportunity and thereby insure stability for the people and enhance their general well-being. It is most desirable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ed throw open their heart and minds to each other and combine their efforts to advance civilization in Chosen, solidify its foundation of enlightened government, and thus answer His Imperial Majesty's benevolent solicitude. If anybody is found guilty of unwarrantably refractory language or action, misguiding of popular minds, and impeding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peace, he will be met with relentless justice. May it be that the people at large will place reliance on all this.

September 10, 1919.

BARON MAKOTO SAITO,  
Governor-General of Chosen.

September 10, 1919.  
BARON MAKOTO SAITO,  
Governor-General of Chosen.

## Editorial Comment on the Proclamation

(Thursday, Sept. 11)

All reasonable people will be gratified at the proclamation issued to the people at large by Baron Saito, the Governor-General, yesterday. It is a document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promising liberal reforms in the future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Being the medium for the portrayal of the outlines of his policy, it does not give details of the many measures which he is prepared to adopt to carry out the promised reforms. We are not at present at liberty to tell what these are, but we may say that, besides the reforms already announced, steps will be gradually taken to abolish all such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as have constituted popular grievances. We are told that many

\* The instruction referred to was issued by the Governor-General on Sept. 3, the day following

his arrival at his post. It reads:—

Chosen is clearly embodied in the Imperial rescript issu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nnexation of Chosen in 1910. The progress made by Chosen since she was brought under Japanese rule, in education, industry, communication, sanitation and in other directions, has been remarkable,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those who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It cannot be denied, however, that during the ten years that have elapsed

Koreans still labour under the delusion that the recent instruction\*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i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to high officials concerning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s nothing but deception intended to placate Korean feeling. At a time when things are still in an unsettled condition as at present, it is not astonishing that there is such a delusion among the Korean people. But none of those knowing anything of Baron Sato's high character and ability can doubt that he is earnest in his desire to improve things in this peninsula and is equal to the difficult task confronting him. Before many days elapse, those doubting Koreans will, we trust, begin to see that their suspicion is ill-founded and that they have as their ruler a statesman who is really solicitous of their welfare and is able enough to promote it.

sed since the annexation of Chosen the general affairs in the peninsula have undergone such a change, that the Government thought it advisable to frame and promulgate a new 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ization is to enlarg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brotherhood which is the keystone of the Imperial rescript recently issued. The official organization has been altered in such a way, so that either a civil or military man may be appointed at the head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Chosen. The Gendarmerie system has been abolished and replaced by the ordinary police system. Further, an im-



provement has been introduced in the matter of the eligibility for appointment of Koreans as officials. The whole aim and object of the revised organization is, in short, to give more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than is the case at present by bringing their treatment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Japanese.

"I am not well conversant with all the phases of affairs in Chosen and will have to depend on your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in carrying out the object of the Imperial rescript. At the same time, I would like to call your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points in regard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All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should do their best to discharge their duties in a conscientious and impartial manner, so that the public may be induced to rely on them. All official routine should be simplified and made easier, avoiding red-tape as far as possible.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the freedom of press and speech should not be interfered with unless it is distinctly calculated to be inimical to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improvement in education, industry, communication, police, sanitation and social works, as well as in general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matters, so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Koreans may be advanced with the ultimate obj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autonomous government.

"What is required of the officials who are charg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is that they should acquaint themselves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ideas among the Koreans and adopt a method of administration which will be in keep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In other word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so that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may be placed on a firm, secure basis. The Koreans and Japanese must be treated alike as members of the same family. If the officials in Chosen try to live up to the ideals set forth in the Imperial rescrip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Koreans will be induced to recognize the benefit of Japanese rule."

## Government by Co-operation.

(Saturday, Sept. 13.)

In an address delivered by Baron

Saito, the Governor-General, on the occasion of a reception given by him at his official residence on Thursday afternoon to about two hundred representative citizens, Japanese, Korean, and foreign,

His Excellency asked for their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in his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The distinguished host stated that he had already announced the outlines of his administrative policy through his instruction to high officials and his proclamation to the people at large. It was his earnest intention and desire to discharge his dut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pirit embodied in the recent Imperial Rescript granted concern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He and his subordinates were ready to put forth their best efforts, but it was impossible that single-handed they could successfully reap any good fruits of their labour. Therefore the Governor-General asked his audience to show towards them the spirit of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As might be expected this speech

evoked the hearty approval of all the gentlemen present on the occasion, their sentiment having been well voiced by Mr. Minobe, the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Chosen, who replied to the Governor-General on their behalf. Mr. Minobe expressed his high appreciation of the spirit of self-sacrifice with which Baron Saito assumed the onerous duty of Governor-General of Chosen. He did not doubt that, in view of his great ability and ripe experience, he would succeed in his work. As for his request that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be extended to him by those on whose behalf he was speaking, he could say that all were sincerely willing to assist him as best as they could.

All will agree with us in hoping that the speeches we have just quoted will not stop at being so many words uttered only for the sake of courtesy. Fine speeches are not things if the good sentiments and ideas expressed in them are not put into practice.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n the present instance both speakers said what they really felt and were determined to do.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 writer, both the Governor-General and the Administrator Superintendent repeatedly expressed themselves as being more than willing to seek the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of unofficial leaders of the people. They are fully aware that no government can succeed unless it is backed by the people, and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nothing but their servants, whose duty it is to carry out what they desire. It is with such spirit that they are here.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new government under them will be quite a different one from its predecessor. One fundamental mistake of the old government was that it believed too much in its ability and strength, stood aloof from the people, and tried to govern independently of them without taking them into its confidence. Hence its issuance of so many troublesome and complicated regulations and laws, inappropriate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difficult to be enforced, and very obstructive to their free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We trust that the new government will not repeat this serious blunder, to which its predecessor chiefly owed its failure.

Governor-General and the Administrator

## First Step in Administrative

## Reform.

(Wednesday, Sept. 17)

That the new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under Baron Saito and Dr. Midzuno is eager to carry out the promised administrative reforms has just been shown. In saying this, we refer to the presentation to the Central Council (Korean) of a draft of revise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cemeteries and the unanimous approval of it by that advisory body as elsewhere reported to-day.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cemeteries, which were put in force several years ago while Count Terauchi was at the head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were probably the most unpopular administrative measure ever taken in this par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In justice to those responsible for its enactment,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it was adopted with the best of intentions, the idea and object of the authorities in enforcing the law being to adjust private burial grounds and prevent certain evils resulting from the burial of the dead in whatever place their relatives might choose. As traveller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cannot fall to notice, with anything but pleasant feeling,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which strikes their eyes is the many mounds, beneath which the Korean dead lie, standing on hill-sides in promiscuous confusion and disfiguring the whole landscape. To remove these eyesores, as well as to promote sanitation and prevent disputes very frequently occurring concerning rights over burial grounds, the authorities decided to provide public cemeteries at fixed places for the interment of the dead, hoping ultimately to abolish all private cemeteries. No reasonable people can say that the authorities in enforcing the law had a bad motive, especially in view of the danger of epidemics spreading when people are allowed to bury in places other than public cemeteries the bodies of those falling victims to them. We hope that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the Korean people will see the wisdom of burying their dead in places specially chosen and provided for that purpose. But, in enforcing the law, the authorities committed the mistake of entirely ignoring the Korean idea and usage concerning the dead. They should

proved by the Council.

have waited until the advancement and spread of education among the Korean people induced them to discard their superstitious ideas and change their old usage. Instead of doing so, in their zeal and haste to improve things in this peninsula, the authorities sought to reform them all at once, and enforced the law in question with too much strictness.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Government measure became very unpopular among the Korean people at large, inducing them to entertain a feeling of bitter resentment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It is this unpopular law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has revised. We are as yet in the dark as to particulars of the amendment effected, but we trust that it is such as will satisfy the Korean people. This we infer from the fact that Dr. Midzuno, the Administrative Superintendent, introduced the revised regulations to the Central Council with the remark: "The Government has revised the regulations out of respect for Korean usage and so as to suit the popular feeling," as well a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revision was unanimously approved by the Council.

It is also a matter worthy of special notice that the Central Council was consul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regard to the taking of this important step. This advisory body hitherto existed practically in name only, its opinion having rarely been sought. Now it has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the Government. This fact shows that the new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hear Korean opinion in governing this peninsula. As nobody knows things Korean better than Korean leaders, it is both wise and necessary for the authorities to consult them in their dealing with all important matters bearing on the interest of the Korean people. A good precedent has thus been created, which should not be ignored on similar future occasions. As we have seen, the first step in administrative reform is on the eve of being taken, and the dawn of a new and happier day is appearing for Chosen. Let us hope that the reform measure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will rapidly be followed by others no less important and imperative.



## A New Feature of the

### New Régime.

(Wednesday, Sept. 24)

As reported in our yesterday's issue, seven secretaries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have been ordered to the provinces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on the conditions and feelings of the people, and also to see how the recent proclamation of the Governor-General concerning his administrative policy is understood by them. This we take as the precursor of the creation of a new office, the principal duty of which will be to interpret to the people at large Government measures taken on their behalf, and also to hear popular opinion concerning them, as well as popular grievances. Such an office is in existence in Japan and it seems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intends to establish one in Chosen too. In an interview with a representative of ours, Dr. R. Midzuno, the Administrative Superintendent, said that, as in Japan, the authorities in Chosen found it wise to create an organ by which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could be thoroughly explained to the people, while the people could freely speak their minds to the Government. In Japan, continued Dr. Midzuno, there were Inspectors attached to the Home Office, whose duty it was to do this work, and it was his intention to appoint similar officials to undertake the same work in Chosen. We heartily welcome this new feature of the new régime. As a matter of fact in former days Korea had such an office, there having been officials specially charged with the duty of inspecting and reporting on popular conditions. They frequently travelled in the provinces, often *incognito*, to investigate how the masses were being governed, and when they discovered irregularities in administration they reported them to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for their correction and the dismissal of the guilty officials. It can not be said that this system worked up to the ideal on which it was formed, for not infrequently the inspectors themselves were corrupt and failed to discharge their duty in a proper way. Nevertheless this office was a powerful preventive of maladministration in the provinces, and was the only medium through which the people could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by the Government.

## Reform of the Police System.

(Friday, Oct. 10)

Thus the new office the Government-General proposes to inaugurate will be in consonance with the old Korean precedent and so will doubtless be welcomed by the Korean people. It need scarcely be said, however, that whether the new office will prove a useful organ or not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choice of the men appointed to it. Only competent men of high character, thoroughly conversant with the Korean psychology and Korean manners and customs, as well as with the Korean language, should be chosen for the office. They should also be men of keen insight and very sympathetically disposed towards the Korean people.

It is astonishing that a great many Koreans and a section of foreigners resident in this country seem to entertain doubts about the sincerity of the new Government-General as to carrying out reforms in its administrative policy. These people say that the promise of reforms made by the Government is a mere bluff intended to quiet down the situation, and whatever reforms it intends to introduce will only be such trivial ones as are not likely to ameliorate to any marked degree the condition of the Korean people. The reform of the police system already carried out is pointed out by these sceptics as an instance. It is true, they say, that the policing by gendarmes is done away with, but the police force has been increased and among the policemen newly recruited there are found many Japanese and Koreans who were formerly gendarmes. So the reform referred to, according to their opinion, amounts at best to the mere change of clothes. We are not astonished to hear such opinions from Koreans, who are mostly ignorant and prejudiced. It is hopeless to enlighten them all at once. Time alone will show that the reform of the police system is real. It is, however, remarkable that among intelligent foreigners there are not a few who do not clearly understand the reform introduc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se people, we may explain that the reform intro-

directed has been made both in method and spirit. Formerly the administration of police affairs was virtually in the hands of military officers, the Director being a Lieutenant-General and his chief assistant a Colonel. The provincial Police Chiefs were also all military officers. Accordingly the Director of Internal Affairs in the Government-General and the Provincial Governors had practically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olicing of the country. In consequence, although the Governor-General controlled both departments of administration, there existed in reality two independent organs of government, each pursuing its own policy. This was in itself an anomaly, undoubtedly necessitated for some time by the state of things existing in this country after annexation. To make the matter worse, the Police Department often seemed to wield greater power than the civil, and many times interfered with or overruled the policy pursued by the latter. This accounts, by the way, for those extremely irritating experiences passed through by some missionaries and Christian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disturbances in spring last.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both Mr. Usami, Director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Mr. Kokubu, Director of Judicial Affairs, openly declared that no missionaries were implicated in the disturbances. In spite of this the police persisted in regarding the missionaries with suspicion, and carried out domiciliary searches in some of their private residences, churches, and schools, utterly belieing the declaration made by the two officials and placing them in a very awkward position towards the missionaries.

The reform recently introduced in the police system is expected to do away once for all with all such anomalies.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standing independently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has been abolished, and a Police Affairs Bureau has been created in the Government-General itself. All the military officers hitherto in charge of police affairs have been relieved of their duty and replaced by civil official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affair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ing now in the hands of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e Affairs Bureau, under the Governor-General, and that of those in the provinces in those of the Chiefs of Third Departments

ple will look upon the guardians of peace and order as their protectors instead of regarding them as their oppressors.

### Three More Reforms.

(Saturday, Oct. 11)

In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under Provincial Governors. It must be said here in parenthesis that the system of policing by gendarmes is still continued along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but simply because of the insecure state of things existing there. There is also a number of gendarmes on duty in places where garrison troops are stationed, but they are there to do policing work among the soldiers only. In regard to the fact that many Japanese and Koreans, who were formerly gendarmes, have been recruited as policemen, we are unable to see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objection raised by some people against it. There is no reason why ex-soldiers should not be made policemen.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the policing of this country is not done, as formerly, by military men in a spirit of militarism and with the idea of keeping the people in sub-mission by harsh measures and the display of brute force. By the reform introduced in its police system, the Government expects and hopes that whatever evils that formerly appeared and existed will be gradually eradicated, and that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the people will look upon the guardians of peace and order as their protectors instead of regarding them as their oppressors.

Impatience is observable among certain people at what they consider to be tardiness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in carrying out its promised reforms. Those, however,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magnitude and complexity of the various government organs will not be so unreasonable as to expect the Government to re-organize itself at short notice. When it is considered that it requires some time and trouble even to remodel the household of a private individual, none will think it strange that a great public body like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cannot abolish old measures and introduce new ones without first deliberating in a thorough manner the advisability or no of doing so. Above all, in adopting new measures, necessary funds must be provided. As the Governor-General has no Aladdin's lamp to rely



upon, he must devise ways and means to obtain the sines of administration. That this, in itself, is a heavy task, one can well imagine. Those who complain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low, therefore, must be said to show anything but reason and intelligence.

It is only one month or so since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arrived at his post. It is really to his credit that, even within so short a time, he has carried out some notable reforms, such as the abolition of policing by gendarmes; that of uniforms and swords hitherto worn by al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cemeteries. Above all, the first mentioned reform is a momentous one, having great bearing on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at large. To carry it out without a hitch, as he did, required no uncommon degree of tactful and circumpect handling.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none but a man of Baron Saito's calibre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effect the reform so successfully within so short a time.

And now the Governor-General has made three new notable announcements. These are: (1) that a hundred new schools shall be annually established during the next four years for Korean children, (II) that arrangements have been completed for doing away with red-tapeism and for simplifying the transaction of official business, and (III) a plan has been drafted for eliminating any discrimination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s in the Government service as regards their salaries. All these, we need scarcely say, are reforms of great importance calculated to give great satisfaction to the Korean people. We have no space to-day to discuss them at length and so confine ourselves to merely referring to them just to show that people doubting the sincerity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r complaining of tardiness in carrying out his promised reforms are altogether unreasonable.

As fully reported in our yesterday's issue, the Government-General has completed arrangements

### Salaries of Korean Officials.

(Wednesday, Oct. 15)

to remove all discrimination hitherto existing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s in government service. It was for these reasons that higher salaries were given to Japanese officials. In the course of the ten years that have elapsed since annexation, however, the condition of things in this country has greatly changed. While living has become comfortable, commodities of daily necessity have remarkably risen in price, making the living of Korean officials harder and harder. So it was but reasonable that they desired their salaries raised to the equal of those received by their Japanese colleagues. We are gla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now seen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is desire of theirs and is prepared to concede it. Korean officials, however, should not forget that the amount of salary paid differ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indispensability and usefulness of the service rendered, men doing better and more necessary work and showing better results. They should not grumble if some of their Japanese colleagues receive higher salaries than they do, for, as a rule, they are more competent officials. Particularly is it perfectly right that

to remove all discrimination hitherto existing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s in government service. It was for these reasons that higher salaries were given to Japanese officials. In the course of the ten years that have elapsed since annexation, however, the condition of things in this country has greatly changed. While living has become comfortable, commodities of daily necessity have remarkably risen in price, making the living of Korean officials harder and harder. So it was but reasonable that they desired their salaries raised to the equal of those received by their Japanese colleagues. We are gla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now seen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is desire of theirs and is prepared to concede it. Korean officials, however, should not forget that the amount of salary paid differ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indispensability and usefulness of the service rendered, men doing better and more necessary work and showing better results. They should not grumble if some of their Japanese colleagues receive higher salaries than they do, for, as a rule, they are more competent officials. Particularly is it perfectly right that



those Japanese officials having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skill should be given specially good treatment. We do not think that among the Korean officials there will be any unreasonable enough to claim for themselves treatment such as they do not deserve. We only hope that they will strive to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prove themselves the equals, even superiors, of the Japanese officials in every respect. High positions will then be given them without the asking.

### Governor-Generals' Address to Provincial Governors.

(Tuesday, Oct. 14).

A conference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ors throughout Chosen, the first convened since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assumed his duty, sat yesterday morning in the Government-General council room. Besides the officials from the provinces, the Governor-General, the Administrative Superintendent, the Bureau and Departmental Directors were present. The meeting was opened with an address by Baron Saito, Dr.

Midzuno subsequently giving detailed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the new administrativ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In the afternoon, reports were submitted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ors concerning the conditions in their several provinces. The conference will sit for three days, ending on October 15.

In his address to the assembly the Governor-General said: "Gentlemen:—I am very glad to have opportunity at this meeting of Provincial Governors to speak to you of my policy and to listen to your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Chosen.

### CIVILIZED ADMINISTRATION AIMED AT.

"When I assumed my duty last month, I made up my mind to establish in this country a civilized administration by conforming my policy to the idea of His Majesty that both Koreans and Japanese should be treated as equals. As you are already well aware, I issued some time ago an instruction to all the officials serving in the Government-General and its affiliated offices. Since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General itself has

been and is endeavouring to carry out various important measures. (Gentlemen, I do not doubt that you also have carried out or are intending to carry out these reforms, and are leading your subordinates in the same spirit as myself. I earnestly desire you to ensure the peace of the localities under your jurisdiction and make the people under your administration repose full confidence in the authorities, by maintaining satisfactory and smooth relations with all the public offices interested in this task, and by checking the activities of agitators through taking the best possible measures.

### RELIEF OF SUFFERERS FROM DROUGHT.

"This year's drought in places north of the central part of this peninsula was so severe as to be unprecedented in recent years. In consequence, in these places only very poor crops have been obtained and many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scarcity of food. To study measures for relieving them, a committee has been specially organized and general plans for doing so have been decided on.

ernment of this country and attain good results.

### MAINTENANCE OF PEACE,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to be accomplished to-day is the adjustment and completion of the police organ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peace and order. However, at this transition time, when the replacement of gendarmes with ordinary police is being effecte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expand the



provement in the transaction of official business. To do so, the Government has set aside the principle hitherto pursued of centralizing power in the Government-General in favour of that of distributing it among local offices. In conformity with this idea the Government-General will shortly adjust itself and extend as far as possible the power entrusted to local officials. For instance, the transaction of affairs relating to the appointment or retirement of lower class officials in local offi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onuses among them, as well as of affairs relating to travelling by subordinates on official business, has already been entrusted to Provincial Governors. Rules relating to the enforcement of the Myon (village) system have been revised and nearly all business concerning it has also been transferred to their hands. Further, Provincial Governors have been given the power of appointing Councillors. Besides,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to empower Prefects and District Magistrates to deal with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exemption or reduction of ground-rent for State lands after they have obtained the approval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of their localities. The authorities also intend to give District Magistrates certain power to deal with offence relating to the payment of indirect taxes without taking the trouble of obtaining the approval of their superiors to do so. All these measures already taken or about to be taken are aimed at the elimination of red-tapism, the adjustment of complic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simplification of business transactions, so as to lessen as far as possible the inconvenience felt by the people at large. You are asked, therefore, gentlemen, to appreciate this idea, and, in dealing with affairs coming under your domain, give to them due deliberation and transact them in a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 THOROUGH UNDERSTANDING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EOPLE DESIRED

It is essential for a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governed, and to carry out such administration as

is suitable to local conditions. Gentlemen, you should endeavour, by directing your subordinates in a proper way, make the people under you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ideas of the Government and appreciate the motives of the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dopted. At the same time you should not neglect to know what the people desire or complain of and inform the Government of what they think. This is a matter, the importance of which is self-evident. Nevertheless it is an evil common to all ages that this is not well done in practice. Now let us consider how it was in Chosen.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was something lacking in this respect. People did not fully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aims and motives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enacted, or the spirit of the proclamations and instructions issued. For this reason, in not a few instances the enforcement of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was much hampered and excited the ill feeling of the people in general. Gentlemen, it was in order to avoid the repetition of such blunders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convened to a meeting here some days ago leading Koreans in the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people in the provinces,

#### PROMISE OF LOCAL SELF- GOVERNMENT

provinces recommended by yourselves, and explained to them the motives and aims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undertaken. The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f the Governor-General's proclamation and instruction, the dispatch of a number of high officials to the provinces on a mission of inspection of popular conditions, and the invitation of opinion by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Central Council, which hitherto existed as a nominal advisory body only—all these were done by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purpose of realizing the idea mentioned. Gentlemen, I ask you to convey this idea to your subordinates, guide and help the people under your administration and make them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I also ask you to learn clearly and fully their mental condition and endeavour to take fitting measures to give them satisfaction.



improve their habits, and enable them to take part in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s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a system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Th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l Affairs Bureau is investigating and studying the subject, so that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the Government will announce a concrete plan thereabout. You are requested to submit to me your views, if you have any, without the least reservation.

#### REFORM OF THE POLICE SYSTEM.

The police system has been reformed with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the police and gendarmes being now separated, each having its own proper duties. The police power is now in your hands. Accordingly you must remember that by spreading wild and seditious rumours. In consequence, law-abiding people are menaced in regard to life and property, suffering therefrom much loss. Gentlemen, you should exercise strict control over those wicked men, and endeavour to free peaceful people from the fear of groundless

####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ORDER.

The popular mind is still disturbed in Chosen and 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the situation may take on a serious aspect.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state of things, wicked men are secretly at work endeavouring to incite the masses and disturb the order of society by spreading wild and seditious rumours. In consequence, law-abiding people are menaced in regard to life and property, suffering therefrom much loss. Gentlemen, you should exercise strict control over those wicked men, and endeavour to free peaceful people from the fear of groundless

rumours, give them assurance of the security of life and property, and set the popular mind at ease. With regard to the control of disturbances and similar occurrences, you should try to use the best advantage, and, by paying the most circum-spect attention, should try to prevent such from taking place. You should, however, be fully prepared promptly to suppress any untoward occurrence that may take place.

#### EXTENSION OF MEDICAL AND SANITARY ORGANS.

It is necessary to extend medical and sanitary organs and to complete their equipment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outbreak of epidemics and to give people suffering from diseases prompt and efficient medical attention. It is a measure calculated to give assurance to the popular mind. In this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work, thanks to the splendid efforts put forth by our predecessors, some excellent arrangements have already been made in this country, there being in existence nineteen charity hospitals and more than

one hundred public doctors. Nevertheles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Government has recognized the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improvement in the work as far as its finances allow. The authorities are now deliberating plans to establish more charity hospitals, appoint more public doctors, and increase the force of sanitary experts attached to Provincial governments. You are asked to enter into this idea of the Government and leave no room for criticism in promoting the hygienic welfare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spreading the benefit of medical relief.

#### ABOLITION OF FLOGGING.

The method of punishment by flogging has long been practised in Chosen and was considered a measure suitable to the standard of the people as a preventive of minor offences. So the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it against Koreans only. It is, however, a method of punishment at variance with the modern idea aiming at the reformation of erring people. For this reason, the Government will shortly abolish it, substituting

ting for it imprisonment with labour or fines, so as to conform to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 INDUSTRIAL POLICY.

The Government-General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has earnestly encouraged industry in this country with the result that a fin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s to be achieved on the basis of experience as well as of manners and customs. Its pace should not be forcibly accelerated by the launching of novel ventures or by the introduction of sudden changes. So in improving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and institutions already under way, you should be very careful in selecting what is good and rejecting what is bad, so as to assure their healthy progress.

Education i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human intellect is developed and a virtuous character

It is scarcely necessary to say that the knowledge of the Korean language is very important to officials in discharging their duties.

#### ENCOURAGEMENT OF STUDY OF KOREAN.

of teaching.

In view of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is country,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s the urgent necessity of spreading education among the people by advancing standard of educational organs and enriching their equipmen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is now deliberating plans for the extension of the school course for Korean children, improvement of school curriculums, increase in school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organs for higher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those already existing. But no good result of educatio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completion of its system and arrangement, unless it is reformed and improved in spirit and conduct. I desire you, gentlemen, to be very careful in the sel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eachers and to endeavour to improve the method

you to drive home in the minds of officials under you that they are expected to be examples for the people at large and to maintain the dignity and prestige due to their positions.

#### NO HURRY IN ACHIEVING

#### RESULTS.

Since my arrival here, I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gether with gentlemen under me with a view to obtaining same good results of the new régime. It is, however, less than two months since it was inaugurated. The new policy of the Governor-General is not as yet thoroughly realized, and those measures already taken for its realization have not as yet borne fruit. All this I regret very much, but I shall continue to put forth my best efforts in the discharge of my duty with the purpose of bringing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country a new and happy feature. Gentlemen, I beseech you to remember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reposed in you, to appreciate the motives and ideas of the new régime, and to discharge your duty with courage and without flinching. The admini-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study of the language by them, the Government-General intends to find a way for granting special liberal allowances to those mastering it. Especially great i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stery of the language by police officers and officials serving in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s they daily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Korean people. I ask you to communicate this idea of the Government to your subordinates and induce them to take up the study of Korean in earnest.

#### MAINTENANCE OF OFFICIAL DISCIPLINE.

With regard to the maintenance of official discipline, the preceding heads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frequently issued instructions, so that I do not doubt that you are always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 I see, however, that the morality of society is very loose of late, and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its bad effects to appear am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general. I regret that I frequently hear of various unpleasant affairs taking place among them. I ask



All lovers of humanity and all  
(Sunday, Oct. 19.)

### Abolition of Flogging.

administrative reform we have taken up, however, must be preceded by circumspcct deliberation and study, as well as by the amendment of existing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funds must be provided for. Unless we are given time,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achieve our desired end. Together with you I wish to go on our work slowly but steadily, thinking deeply of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bove all, I am determined not to be swayed by the superficial criticism of the public and not to be too hasty in endeavouring to reap the fruit of our labour, so that we may not commit blunders by acting thoughtlessly. Gentlemen, many of you have lived long in Chosen and are well versed in affairs and in the conditions in your localities. I desire you to submit to me your views without the least reservation and thereby contribute to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country.

friends of Japan will be sincerely glad at the declaration made by Dr. Midzuno, Administrative Superintendent, at the recent conference of Provincial Governor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abolish flogging in Chosen. This method of punishment has long been practised in this peninsula and is used against minor offenders.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it was a simple and effective method of punishment in by-gone days, when people were in no advanced stage of civilization and regarded their government with fear, as if it was a divine right.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in not a few cases prisoners preferred it to fines or imprisonment, for the reason that they were poor and could not afford to pay the fines or spend some time in prison leaving their families helpless to live on during their absence. It was for these reasons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thought it expedient to retain it for some time. Nevertheless, there can be no disputing that it is a barbarous method of punishment, extremely repugnant to the sense of humanity, which

no civilized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adopt, however effective it might be in attaining the end it has in view. Japan undertook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peninsula with the avowed object of civilizing and uplifting its decadent people, and has succeeded more or less in doing away with some of their bad usages and ideas. It was, therefore, entirely contrary to the spirit in which Japan took up the task that, in respect to this particular relic of past ages,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Chosen considered it advisable not to abolish it, well knowing that it was antiquated and deserved to be made a thing of the past. Besides, in retaining it, they failed to see that, though Koreans punished in this way by their fellow-countrymen might not feel particularly humiliated, they would unduly resent it if so dealt with by Japanese, whom they regarded as foreigners. So, we are afraid that the continuation of this method of punishment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was a great factor in making many of the Korean people bitterly antagonistic to them.

We are sincerely glad that the new Government-General has now recognized the mistake of its predecessors in regard to this point, and that it is determined to correct it. In this connection, however, we must remind those good friends of Japan, who, sharing our views, have repeatedly expressed their desire quickly to see the obnoxious method of punishment abolished, and seem to be impatient at the apparent tardiness of the authorities in doing it, that, before forsaking it, the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and complete arrangements for the punishment of those minor offences, which hitherto came under that form of punishment. As many of those people cannot be expected to have enough money to pay fines, prison cells must be erected to take them in. In doing so, funds must first be obtained, and this cannot be done unless the estimates required are approved by the Imperial Diet in Tokyo.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apparent delay of the authorities in carrying out the reform we are discussing is unavoidable. Frankly speaking, we wish that the authorities would pardon, or postpone the execution of sentence on all "independence" demonstrators, except their ringleaders, and thus make

room in the prisons for those offenders, so that the abolition of flogging might immediately be carried out.

### Cholera and Drought.

(Friday, Sept. 12)

This has been an eventful year for Chosen. Not to mention the "independence" agitation, which has caused unrest throughout the peninsula, two occurrenc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as serious in nature as the movement just referred to, are enough to make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successfully suppressed the epidemic several years ago when, as now, it threatened to work havoc in the city. We hope and are confident that this year again the authorities wi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ith similar success.

Even more serious than the problem of cholera is that of the long and severe drought that prevailed in North-western Chosen during the summer and ruined practically all agricultural crops in that part of the peninsula. On this account tens of thousands of poor peasants are face to face with the terrible prospect of hunger and cold during the coming cold season. In the midst of many urgent

\* See Appendix B

son. The Korean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s notoriously poor. During the warmer seasons those who have failed to harvest the fruits of their labour in the field on account of the drought, are able to live from hand to mouth by being employed as labourers, but when the freezing season sets in and all out-door work is suspended, they will have no means of obtaining their daily food. Unless they are relieved then, thousands of them will die from hunger and cold, and 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hunger riots will break out. The relief of these people is one of the weighty tasks that must be undertaken and accomplished by the new governors of Chosen. It is estimated that at least five million *koku* of rice and other cereals will be found short this year. At the most conservative estimate, this shortage of the staple food means the loss of a hundred million *yen*. Some-how or other the Government must make the loss good and provide the sufferers from the drought with food and clothing. It is really a stupendous task.

Nevertheless we are not pessimistic. Even before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and the new Administration arrived in Chosen, the Government had drawn up a plan for solving it. They have now set themselves to the work by appointing a committee to study measures to be taken, so that no people shall die for want of food, On this committee, Dr. Midzuno, whose great administrative ability i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is again chairman. Confidence may well be reposed in him and his subordinates that they will satisfactorily discharge their duties and win for themselves the gratitude of the Korean masses and that of their well-wishers.

### Fighting the Cholera Epidemic.

(Friday, Oct. 3)

Seoul has fortunately not as yet been invaded by cholera, but the epidemic is still raging in many places in the interior. According to an official report, up to September 30 altogether 4,792 cases appeared throughout the peninsula, the patients including 3,859 Koreans, 101 Japanese, and

9 Chinese. Of these 3,017 Koreans, 56 Japanese, and 5 Chinese died. The epidemic, having come from Manchuria, was stamping out the epidemic is extremely difficult on account of Korean people lacking the elementary knowledge of hygiene. They know that cholera is contagious but do not know how it spreads. For instance, they have no idea that the cholera bacillus is transmitted through food and drink. In consequence, when a man dies from cholera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do not hesitate to come to his house to express their condolence with the bereaved family. It is usual on such occasions that the visitors are entertained with food and drink. It is also very rare that, when death takes place in a family, the authorities are on for protecting them from the attack of the terrible disease. But we believe that if it were known, the general public would only be too ready to give due credit to the authorities for it. A representative of ours, has just had the privilege of interviewing Surgeon-General Dr. Haga, President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Hospital in Seoul, who is directing the campaign against cholera, and has obtained some interesting details concerning it. These are given below:

The work of preventing or stamping out the epidemic is extremely difficult on account of Korean people lacking the elementary knowledge of hygiene. They know that cholera is contagious but do not know how it spreads. For instance, they have no idea that the cholera bacillus is transmitted through food and drink. In consequence, when a man dies from cholera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do not hesitate to come to his house to express their condolence with the bereaved family. It is usual on such occasions that the visitors are entertained with food and drink. It is also very rare that, when death takes place in a family, the authorities are on for protecting them from the attack of the terrible disease. But we believe that if it were known, the general public would only be too ready to give due credit to the authorities for it. A representative of ours, has just had the privilege of interviewing Surgeon-General Dr. Haga, President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Hospital in Seoul, who is directing the campaign against cholera, and has obtained some interesting details concerning it. These are given below:

To combat the scourge, the authorities have organized more than twenty epidemic prevention corps, each corps being composed of three to six physicians, fifteen nurses, one pharmacist, one assistant pharmacist and one policeman. These corps, each led by an expert bacteriologist, have been dispatched to infected places to treat patients, disinfect infected houses, and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in other way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local authorities. Besides these, about twenty-five mobile epidemic prevention corps have also been organized. Each of these is composed of one physician and one or two nurses, and when a case is reported at a place other than those already infected, it is instantly sent there to undertake similar work.

All cholera patients are treated free and, in places having no isolation hospitals, houses are temporarily borrowed to convert them into such. Vaccine injection is also given free to all desiring it.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gratifying that people have begun to appreciate its efficacy and the number of those desiring to be given it is rapidly increasing. They are

paid against cholera entails a great expenditure. Already 600,000 yen has been appropriated to it, but the fund having been found still short, the defrayment of 300,000 yen more will soon be asked for. But the expenditure of money, great as it, is of little consideration. It is the toil and self-sacrifice of the physicians, nurses, and policemen, who have been and are working day and

As may be expected this campaign against cholera entails a great expenditure. Already 600,000 yen has been appropriated to it, but the fund having been found still short, the defrayment of 300,000 yen more will soon be asked for. But the expenditure of money, great as it, is of little consideration. It is the toil and self-sacrifice of the physicians, nurses, and policemen, who have been and are working day and



might under great difficulties, in comfortless places and in face of personal peril, that we should not forget. But for their efforts, cholera would have ravaged the entire peninsula, daily claiming thousands of victims as it did in former days. In Seoul alone, as Dr. J. S. Gale says in an article entitled "Cholera in Korea" which we reprinted in these columns a few weeks ago, 800, 900, 1,000 dead a day used to be the record before the Japanese undertook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peninsula. Even though the epidemic may invade the city, we may rest assured that no such terrible record will have again to be put down. For this, hats off to the authorities.

### Relief of Sufferers from Drought.

(Sunday, Oct. 12)

We have already referred in these columns to the gloomy prospect of famine during the coming winter in north-western Chosen in consequence of the severe drought experienced there in summer last. We reported that the Government As to measures to be taken for their relief, Mr. Nishimura states:—

had organised a committee with Dr. Midzuno, Administrative Superintendent, as chairman to study the measures to be taken for the relief of sufferers and that it had despatched Mr. Nishimura, Director of the Industrial Bureau, to the affected region to inspect the actual conditions. Mr. Nishimura returned from his trip some days ago and reports that the affected region comprises Kyongki, North and South Chongchong, South Kyongsang, Whanghae, North Pyong-an, Kangwon, and South Hamkyong Provinces. The drought continued for forty-five days and according to people of the localities, affected, was so severe that the like of it had not been experienced for many years past. Mr. Nishimura found that the severity of the natural calamity differed in degree in different places. There are many places where practically no agricultural crops were obtained, while others more or less crops were obtained. In districts most severely affected the majority of inhabitants are face to face with hunger during the coming winter. As to measures to be taken for their relief, Mr. Nishimura states:—

The Government will encourage landowners and wealthy people to help their tenants and poorer folks as best as they can, and in cases where it is found necessary will free them from paying investigation of their condition, but the hand of succour should be promptly extended to them. It is better to be too generous than to be too miserly in all such matters. Another thing which we urge the authorities to remember is that they should not think of relying on foreign help. It is possible that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this country will interest themselves in the matter and raise subscriptions amongst themselves and their friends abroad for the relief of sufferers. Of course, should such foreign help be offered, the authorities should gratefully receive it, but it behooves them to be so thorough and successful in their work that no foreigners will feel the need of their help. Japan is now rich enough to undertake single-handed the feeding of any number of starving people of her own.

All these plans are excellent and we have none other to suggest to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ough the relief work in question is a big task, the authorities will handle it in a satisfactory and successful manner. Only we should like to say that, in executing the relief measures, the authorities should be very prompt and allow no red-tapeism to stand in their way. A gift given

### Campaign of Slander.

(Thursday, Sept. 18)

It is evident that for some time past some sinister force has been at work in America to stir up ill feeling in the American people against Japan and injure the traditional friendly relations existing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he Shantung issue and the Korean question have been made capital of by those engaged in this nefarious work, innumerable being the stories printed in the American press representing Japan in the blackest possible colour. An American friend of ours has just written us that there is certainly some money being spent somewhere in the States in a campaign against Japan, those conducting i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mparative ignoranc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concerning the Far Eastern situation. Our friend, who is a prominent writer and an authority on things Japanese, says that he is doing, and will do, all that he can to help the Japanese cause. He hopes, and believes that, with time, the whole matter will be cleared up satisfactorily. We share the hope and belief of our good friend, whom we have just quoted, that the present campaign of slander against Japan will gradually disappear as the American people learn by degrees what Japan has been doing and we must do all we can to correct these misrepresentations and exaggerations which have been so unscrupulously disseminated in the States by the enemies of Japan. We are grateful that, while Japan has many enemies, she has also many good friends, like the gentleman we have mentioned, who have done and will do much on her behalf to disillusion the American people. Leader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regardless whether they are in the service of the Government or not, must endeavour to help such American friends of ours by supplying them with correct information and other material,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good work they are doing for our country. As a matter of fact, our leaders greatly neglected to pay due attention to this important matter. What is, in our opinion, one of the chief causes why our country has to suffer to-day from

It is worse than the worst that was ever told of the Germans in Belgium.

In Seoul alone there are thousands of Koreans in jail for alleged political offences. The Koreans are attempting to rise against the grinding of the Japanese heel, but they can do little without outside help.

The Stars and Stripes mean nothing to the Japanese in Korea. They laugh 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do what they will with American missionaries. I was stationed in Pyongyang and made my escape from the country, after repeated threats and insults from the Japanese only after disguising myself, my wife and daughter.

On the way to the coast in Seoul I saw three missionaries attacked by Japanese soldiers with bayonets on their rifles. They were evidently Americans and I believe that at least two of them were badly wounded. It was impossible for me to interfere. It is a case for interference by our government.

The Koreans are revolting as they can. Some of the more courageous started the publication of a paper in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but the paper was suppressed and the publishers disappeared.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story is very cleverly woven. It is not entirely false, but is a gross exaggeration. For instance, the allegation that three American missionaries were beaten in the main street of Seoul is absolutely groundless. But it is unfortunately true that a missionary was roughly treated by some Japanese at a provincial town during a disturbance there. The authorities duly apologised to him and the matter was closed. Except for this case and another, in which two American ladies had an un-

the unjust and malicious accusation being constantly made against it in foreig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America, that she is another Germany. To free herself from the odium of this accusation, Japan must show by deed that she is not what she is represented to be and thus let the world know it.

With regard to the Korean problem in particular, we may quote here an article which appeared in 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 of August 15. It is an example of the astonishing stories that have lately been appearing in many American papers. It is headed "Missionaries Abused by Japs" and runs as follows:—

Attacks on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Korea, as well as a Hun-like clutch on the entire country, is the charge made against the Japanese by Rev. Henry G. Welbon, a missionary to Korea, who arrived here yesterday on the Pacific Mail liner Ecuador. Welbon, who escaped from Korea only through his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and by a careful disguise, said that he had seen three American missionaries, whose names he did not know as he was in disguise and could not interfere, beaten by Japanese soldiers in the main street of Seoul. He sai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f Korea is a frightful thing. The Koreans are bound in nothing short of slavery and a system of frightfulness is keeping the people in subjection. I have come here to attempt to rous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terrible things that are going on in Korea under Japanese rule."



pleasant experience at Pyong-  
yang, also during a disturbance,  
no similar incidents occurred any-  
where during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disturbances. As for the  
story that its narrator and his  
family escaped in disguise, it is  
simply ridiculous. No less mis-  
leading are all the other allega-  
tions made in his narrative, but  
it is not our purpose here to refute  
them. Our purpose in quoting it  
is to show to our authorities and  
people at large to what extent  
they are being misrepresented in  
America. It is of no use to be  
angry at the disseminators of such  
stories. Let us leave them alone.  
Some day they will see their error  
and repent. What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is that we should act in  
such a way that will give our  
enemies no cause to attack us  
with any degree of authority.

### Korean Question at Peace Conference.

(Sunday, Sept. 21)

Captain K. Nomura, of the Im-  
perial Navy, who was a member  
of the suite of the Japanese Peace  
Delegation to Paris, recently visi-  
ting town, has given an interesting

account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ippo*, referring particularly to the  
movement of representatives of  
Korean agitators. He says that  
there were numerous movements  
behind the scenes, including those  
of Chinese and Koreans, which  
concerned Japan. Not to speak  
of the Chinese movements, the  
agitation carried on in Paris by  
leaders of Korean malcontents  
did not attract even the slightest  
attention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Not only was the Korean problem  
never discussed at the peace table,  
but it was not even mad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by secretaries of  
the conference. To those Koreans,  
who, in their ignorance of world  
politics, labour under the delusion  
that the Korean problem was  
made a subject of discussion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Captain  
Nomura would like to say that  
they are greatly mistaken in hold-  
ing such an idea.

The Peace Conference, Captain  
Nomura goes on to say, was held  
primarily to discuss peace terms  
to be imposed on Germany and  
her allies and also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consequence many  
important questions, such as those  
relating to labour, restriction of  
armament, freedom of high seas,  
and so forth, were brought up for  
discussion one after another.  
There was no time for the confer-  
ence to consider such a trivial  
question as the theory of Korean  
independence, a theory emanating  
from an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idea of racial self-determina-  
tion. The American people, to  
whom Korean malcontents look  
up to as their supporters, fully un-  
derstand as a whole the stand-  
point of Japan, and have no idea  
whatever of supporting them at  
the risk of wounding the feeling  
of the Japanese. There is, it is  
true, a small section of Americans  
who are in sympathy with the  
aspiration of Korean agitators,  
but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peo-  
ple of the States are entirely indi-  
fferent to it, having no interest in  
the Korean problem.

The binding forc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concludes Captain No-  
mura, became very much restric-  
ted after it was discussed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It does not  
commit any nations subscribing  
to it to interference in the domes-  
tic affairs of other nations. The  
Korean question is an internal af-  
fair of Japan, and Japan alone is  
entitled to solve it. It is a great  
mistake to think that it will be  
considered at the coming confer-  
ence of the League to be held in the  
States before long.

### Newspapers in Chosen.

(Sunday, Sept. 28)

A little news item appearing in  
our yesterday's issue is, we think,  
worth a comment. It is as fol-  
lows:—

"Official permission has been granted the *Chosen  
Shimbun*, published at Chemulpo, to remove  
its office to Seoul. Our contemporary will esta-  
blish its new office in Koganechahi 2-chome."

We take this as the forerunner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omise  
made by the new Government-  
General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arbitrary interference with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As a matter of fact, under the old  
regime it was practically impossi-  
ble for any body to start a new  
newspaper in Chosen, and no  
newspaper could change its place  
of publication. The *Chosen Shim-  
bun* above referred to had its office  
at Chemulpo for a long time, but  
was practically a metropolitan  
paper. It collects its news ma-  
terial mostly at Seoul, has its  
editorial and business offices here,  
and most of its subscribers are

inhabitants of the capital. In spite of all this, our contemporary had to continue its publication at Chemulpo, because the authorities would not grant permission to its reasonable application frequently made in the past to shift its publishing office to Seoul. The authorities seem to have had an unwritten law to which they were fast bound that there should be no two newspapers in any place and no newspaper should be allowed to change its place of publication, nor any new daily journal permitted to be started in Chosen. In justice to the authorities it must be said that in following this rule they had a very good motive. In days before annexation, this peninsula had too many newspapers. In Seoul, for instance, there were published several Japanese, four or five Korean, and two English daily papers. One bad result of this was that all of them suffered from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many of their proprietors and editors were compelled to resort to not altogether clean method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s. As might be expected, it was chiefly citizens of Seoul who suffered the consequence. Partly to protect them and partly

to prevent the publication of seditions and inflammatory news and opinions at the time of transition, the authorities considered it advisable to make one paper for one city an established rule. This policy was continued for nearly ten years. It cannot be said that it was altogether bad, but there can be no denying that it was a policy to be pursued for a time only and not to be continued for so long a time.

The permission just given the *Chosen Shinbun* to shift its place of publication, though a trivial matter in itself, is a straw showing in what direction the wind is beginning to blow. It shows that the authorities are ready to grant the reasonable desires of the people without regard to antiquated precedents and rules. It also shows, we earnestly hope, that they are now ready to gran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We hear that since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announced his intended reforms, a few Korean and Japanese journalists have applied for permission to start new journals. Provided they are respectable men of good standing, there is, we think, no reason why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fuse their application.

(Saturday, Oct. 4)

### The Safety Valve.

tions. We need not say that newspapers are very useful organs, through which the authorities can find out popular grievances and hear popular opinions. It is manifest from several things they have already undertaken that the new Governors of Chosen sincerely desire to know the popular minds. If so, they will do well if they allow the publication of new journals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date. It will be a reform, which will be welcomed by all.

The Government did well in forestalling and frustrating all plots of Korean agitators to disturb the peace and order of Seoul on October 1, the ninth anniversary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régime. For some days preceding that day, ominous rumours had been in the air that something unusual would take place in the city, fear having even been entertained in some quarters that it would witness some scenes of bloodshed. To prevent any such untoward occurrences, the Government did well in the way it has since continued to be so. None are, however, so foolish as to think that the nefarious activities of Korean agitators have been completely checked. Far from it,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expect that they will renew their efforts to hamper the reform work of the new Government and seize every opportunity that may present itself to incite the masses to fresh rioting. It is their life and business to keep up agitation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so that the latter may have little time to carry out its liberal policy and

win back the hearts of the Korean people at large. It is to be expected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be far from being reassuring for many days to come.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cannot but help maintaining the resolute attitude it has been taking, so as to prevent any serious development appearing.

Nevertheless, we venture to urge the authorities to be prompt in carrying out their promised reforms. Above all we earnestly hope that they will relax their control of the press and permit the publication of Korean papers. We need not say that the demonstrations of March last were the outburst of pent-up feelings of the Korean people, who had not been allowed to speak out their minds for ten long years. All their complaints, dissatisfactions, and grievances, that had not been given expression to and had been accumulating for that length of time, were brought out in that one shout, "Mansei!" Will the new Government still refuse to hear the popular voice through the press? We think not. We trust that the authorities have fully digested the bitter pills of experience and are now prepared to provide a safety

In the course of an address delivered to an assembly of Directors of the Branches of the Bank of Chosen, recently in session in Seoul, Mr. Minobe, the Governor of the Bank, referred to the desirability of brotherly relations

### Treatment of Koreans.

(Friday, Sept., 26)

valve for popular grievances by allowing the Korean people to have their own press.

After this has been done and the people have had organs for ventilating their discontent, and after the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other reform measures it has in contemplation, the authorities may rightly take strong measures against the people should they still show themselves recalcitrant. The Government must first yield to their reasonable demands, and, after this is done, it is perfectly right for it to expect them to be peaceful and law-abiding. If, however, the Government expects the people to be docile before conceding their rational desires, we are very much afraid that it will commit a fatal mistake.

being established between Japanese and Koreans. He said that the task of bringing about such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should not be left to the authorities alone, but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should coöperate with the authorities in consummating it. Mr. Minobe thought that one of the best means to bring Japanese and Korean people into closer relations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imat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m. He hoped that his hearers would not only endeavour to remove whatever misunderstanding that existed between them, but would help in the promotion of their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All will cordially endorse this wise suggestion of the Governor of the Bank of Chosen. It does not need any argument to show that unless the people at large are willing, whatever measure, however good,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reconcile Japanese and Koreans will be of little avail. Both people should strive to live in peace and perfect harmony, each showing towards the other a spirit of self-sacrifice. Particularly is it to be hoped that Japanese will try hard to win the hearts of Koreans with whom they come into contact. This is for their own advantage. None can succeed in his business in any place, unless he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helped by the people among whom he lives and work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Chosen. The Korean people are very sentimental and are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to little acts of love and kindness. Accordingly, it is generally found that those Japanese who have achieved success in their avocations are those who are kind to their Korean neighbours and are regarded by them as their friends. Cases of good Japanese living in the interior, who were protected by their Korean friends during the recent disturbances, are not few. In view of this, all Japanese living in the peninsula should learn that it is for their own advantage that they treat Koreans with brotherly feelings, and if there are still any who continue to behave towards them selves arrogantly towards them, such men should be taught to mend their ways.

On the other hand, we hope that intelligent Koreans will teach their subordinates that equal



treatment comes only when the Korean people prove themselves the equals of Japanese in every respect, in education, in wealth, in culture. A well-educated young Korean gentleman, who has just returned to Seoul from Hokkaido, where he had gone to inspect the conditions of Korean labourers employed in some big collieries there, has reported to us that he found no discrimination whatever in the treatment accorded to them and to the Japanese labourers. In fact Koreans being generally stronger than Japanese were being given better treatment and higher wages. For instance, they had Korean houses specially built for them to live in and were entitled to buy at half the current price more rice than their Japanese conferees, which their employers sold for their benefit. The Korean labourers, our informant said, were generally in so desirable a position that voices asking for equal treatment were occasionally raised by the Japanese miners.

This example should convince all intelligent Koreans that the question of discrimination in treatment is a question of ability. If Korean people will only show they are the equals, even superiors,

among the journalists referred to a recent meeting of representative Japanese journalists, at which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oul Press* was also present,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osen was naturally the chief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was observed by our representative that, except himself, all the pressmen present expressed themselves in favour of repressive measures being taken by the authorities to cope with it.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view of the dastardly attempt made on the life of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on the day of his arrival at his post, and the continuance of the nefarious activities of Korean agitators since that day, such opinions are gaining ground. But it is remarkable that only a month or so ago there were among the journalists referred to

### Force or Love?

(Wednesday, Oct. 1)

improve themselves.

some who advocated liberal policies for Chosen. Doubtless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formerly kindly disposed towards the Korean people, have changed, like them, their opinion as to the proper attitude to be taken towards them. We are very much afraid that unless this spirit and sentiment of impatience and anger be checked in some way or other, some very bad results will appear, causing innocent and peaceful Korean masses to suffer the worst consequences.

It is an easy matter for the authorities to coerce the Korean people into submission by force. By resorting to it they will no doubt succeed speedily in making the whole peninsula, now so restless, once more as tranquil as before. But i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that tranquillity ushered in by such a method will not last long. It should be adopted only as the last resort, when rioting takes place and violence is shown by rioters.

For having alienated and embittered the feelings of the Korean people, we should blame none but ourselves. It behooves us to do all we can to reconcile them by showing them that we are sincere

friends of theirs. To win them back, let us confront them with love instead of force. We urge all Japanese leaders to enjoin those following them to be patient and magnanimous with the Korean people, to treat them with kindness and so ultimately win their hearts.

It is to be supposed that Baron Saito and Dr. Midzuno have been pestered with advice and suggestions to change their liberal policy. We trust, however, that they are too great statesmen to waver in their determination and change their minds. For some time to come the reforms they have promised may not be appreciated by the Korean people, and the latter may continue to show themselves restless and cross, but if they will resolutely carry them on, we trust that success will ultimately fall into their hands. It is lasting peace and good will that it is their aim to establish in this peninsula. Nothing but a policy of love will enable them to do so. It is a slow work requiring great patience, but is the only sure way of success.





up the subject for discussion in its latest issue. Besides publishing his own, Mr. Shakuo quotes the opinions on the matter of several leading Japanese gentlemen, including Mr. N. Watanabe,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We note none of them are pleased at the Korean behaviour in question, but differ in their opinions as to what should be done regarding it. It is the Editor who is most outspoken. He considers it an act of traitors, reflecting contempt on the prestig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advocates the infliction of punishment by fines and flogging to all Koreans refusing to hoist the national flag on national holidays. A few gentlemen are not so strong in their opinion, but seem to be favourably inclined towards Mr. Shakuo's idea. Mr. Watanabe, however, does not approve it and expresses himself to the following effect:—

"It is a matter of reprehensibleness, but it is open to doubt whether it is wise to force Koreans to fly the Rising Sun on national holidays. By taking such a measure, the Korean feelings against Japan might be aggravated and some bad effect might evidence itself against the smooth working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e national flag is a symbol of patriotism and its display should only be the expression of free will. People should not be coerced to show their sentiment in such matters. In my opinion, the first thing we should do is to let the Korean people clearly see that it is for their best interest that their country remains united to Japan."

We need scarcely say that we entirely agree with Mr. Watanabe. Patriotism can never be forced into the minds of people and any false show of it is more than worthless. If anybody thinks that, because the Korean people show the Rising Sun and Korean children lustily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on Japanese red-letter days, they really love the Empire and are its loyal citizens, he is a fool. It is only less than ten years since Japan and Korea became one and it is the height of folly to expect that the Koreans should have lost all their national spirit to the extent of loving Japan as much as the Japanese do within so short a time. We must be patient and wait until they clearly understand the benefit of being subjects of the Empire. What matters it if they do

news that the fanatic, who made a futile attempt on the life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n the occasion of his arrival at his post, has at last been brought within the grip of the law. We congratulate the police on this particular achievement of theirs, for thereby they have recovered the prestige which they greatly lost in the eyes of the general public by failing to arrest the man on the spot of his dastardly act. It is not, however, so much for the sake of the police that we are glad at the news of the capture of the would-be assassin, as for that of peaceful and law-abiding Koreans. As long as he was at large, there existed an atmosphere of insecurity and anxiety, because the police naturally could not relax their

not act as the Japanese do with regard to such a trivial matter? It is possible that many of them do not dare display the Rising Sun for fear of agitators. Leave them entirely alone and let us proceed with our work in this peninsula without flinching. The time will surely come when the Korean people will sincerely rejoice that they are subjects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show their love of it voluntarily and enthusiastically whenever occasion demands it.

### Arrest of the Bomb-thrower.

(Wednesday, Oct. 8)

We are truly gratified at the

\* The news as published by the Seoul Press

reads:—  
The authorities announce that the man who attempted to kill Baron Saito, the Governor-General, on September 2 on his arrival in Seoul from Tokyo, was arrested in a Korean house in town on September 17. The man is one Kang Ooku, 65 years of age. He was born at Tokchon, South Pyongan Province, and is a Christian belonging to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After living in Hongwon District, South Hamkyong Province, for many years, he removed to Chientao, ten years ago. Four years ago he again removed to a town in Kinn Province, established a school for Korean children, and also engaged in evangelistic work, often travelling to Vladivostok and other Russian towns and associating with Korean malcontents. He was one of those Koreans abroad who believed that Korea became really independent in March only to be disappointed by learning that such an event never took place.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seven months ago he was arrested by the Honmachi Police. He has just been sent to the Public Procurator's Office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watchful attitude, and many Korean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were marked men, were in constant fear of being arrested at any moment. Now that the man sought after has been captured, the police can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other directions, and the people at large may feel freer.

Mr. Akaike, Director of Police Affairs, in a press interview is quoted as having stated that, though the bomb-thrower had been arrested, there was no disputing the fact that many agitators were constantly at work to disturb the peace and order of society. As these men were real enemies of peaceful people, the authorities would spare no pains to check their wicked activities and hunt them down unto the very corners of the earth. In fact, Mr. Akaike continued, the authorities were resolved to stamp them out by all lawful means, no matter whether they lived at home or abroad. In carrying out this policy, he might be criticised for being too severe, but he was convinced that it was his duty to do so, as it would ultimately result in the benefit of all good people.

(On its merits, this declaration of Mr. Akaike leaves no room for criticism. Only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e liberty of suggesting to the able Director of Police Affairs that he should take great care in giving orders to his subordinates to carry out his policy. It often happens that, too eager to execute their duty and distinguish themselves, lower class officials, lacking in both tact and intelligence, go to the extreme in the discharge of their duty. In such cases, instead of ushering in peace, they frequently bring about a state of things the very opposite of what the higher authorities desire to see. The example of Russia, when that country was under the rule of a despotic government, might be taken as a good lesson. A police system staffed with too many men and having too many spies in its service does more harm than good in the safe-guarding of society, making all people nervous and restless. Mr. Akaike is an enlightened official with liberal ideas. We can be confident that he will not repeat the blunder of the defunct Russian Government.

### Plight of Korean Agitators in Shanghai.

(Thursday, Oct. 9)

A local paper publishes a report to the effect that members of the so-called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Shanghai have lately been experiencing great difficulty in maintaining their government and themselves. They have now learned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realize their fantastic dream. They had relied upon foreign sympathy and support in their movement, but found that, although a very small section of American people responded to their appeal with empty expressions of sympathy, no substantial support was forthcoming even from them, much less from other foreign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unds they have been secretly collecting from Koreans at home by dangling before their eyes all sorts of sweet promises, are rapidly dwindling, while owing to the vigilance exercised by the authorities as well as to the disillusionment of their countrymen, whom they have been duping, they are unable to refill their coffers. Especially have they been discouraged by the opposite-

tion shown to their movement by leading Koreans in Manchuria.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Government" they have established is all but passing away, what they are now racking their brains over being how to dissolve it under some plausible excuse and so save their faces as well as their lives. They will shortly despatch a few representatives to Tokyo with a mission to appeal to the Government for pardon.

We do not know how far the above report is correct, but can well imagine that the prospect is not very bright for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was the conclusion of all intelligent people that it would come to such a pass. We are not at all surprised to hear that the Korean agitators are in a position of dilemma and cannot help but feel that they are reaping the fruit of the wild oats they have sown. Nevertheless we are far from hating them. On the contrary we entertain nothing but sympathy towards them. No doubt what they did was bad enough, but no fair-minded people can find fault with the motive which caused them to do it. If they are sincere-

ly penitent, we shall be only too glad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m and co-operate with them in the task of improving conditions in this country.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has never been intolerant towards its opponents.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pardoned rebel leaders but gave them high official positions. For example, the late Admiral Yenomoto, who was Minister of the Navy, and the late Viscount Otori, who was once Minister to Korea, were leaders of rebel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Meiji era. The late Count Mutst, who wa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for many years, took the side of the rebels during the Satsuma Rebellion in 1877, and was kept in prison for some years on that account. Mr. Kono, a prominent member of the Kensei Kwai, who was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in the Okuma Cabinet, spent several years in prison for a political offence. Besides these prominent men, we can cite instances of minor men, who were once opponents of the Government but were afterwards pardoned and taken into favour by it. We shall not do so, however, as we have said enough to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has never been vindictive, but has always been glad to take into its service men of talent and ability, even though they once stood against it, provided that they showed their willingness to assist it in all sincerity. We are confident that if the Korean leaders in Shanghai and elsewhere approach the Government for reconciliation in a spirit of sincerity, they will find the latter broadminded enough to listen to their voices.

## APPENDICES



Young Saito entered, in 1872, the Keio Gijyaku, the predecessor of the present Naval College on the little island of Enagi-ma in the Inland Sea. Six years later he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with distinction and was appointed second Sub-Lieutenant. From that time the future Governor-General was for many years in the service of the Imperial Navy. In 1884 he was a Sub-Lieutenant and was sent to Washington as Naval Attaché to the Japanese Legation there. He remained in Washington for four years and then was recalled to be attached to the Naval Staff Board as Lieutenant. Afterwards he was successively made Staff Officer of the Standing Squadron and acting Commander of the gunboat *Takao*. At the outbreak of the Chinese-Japanese war, he held the post of Naval Aide-de-Camp to the Emperor, but was appointed Chief Staff Officer of the Standing Squadron and rendered distinguished service, being decorated with the Fourth Class of the Order of the Golden Kite at the close of the war. He was Commander in 1878 and visited England that year to bring home the battleship *Togata*. Next year he was promoted

# APPENDIX A

## Baron Saito, New Governor-General of Chosen.\*

### A LIFE SKETCH

Admiral Baron Makoto Saito,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of Chosen, was born on October 27, 1858, at the small town of Mizusawa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Japan. He was the eldest son of Mr. Kohei Saito, a *Samurai* of the great clan of Sendai. It is a remarkable fact that his native town was also the birthplace of another great statesman of modern Japan, Baron Shimppei Goto, who wa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in the late Cabinet under Count Terachi. It seems that in their boyhood both suffered hardships and privations, for they had to earn a meagre living by serving as pages in local government office. By their intelligence and faithful service, they soon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and gained the patronage of some influential men. They were sent at their expense to Tokyo to prosecute their studies and carve out for themselves great and useful careers.

\* This article by Mr. I. Yamagata, Editor of the *Saishin*, appeared in the October issue of the *Korean Mission Field*.

## APPENDIX B.

## Cholera in Korea.

By Dr. J. S. Gale

After three or four views of

Asiatic cholera at close range and

of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s of

meeting it, two impressions are

left, deep-marked and permanent;

one of awe over this implacable

foe of mankind; and one of admi-

ration for the skilled physicians

and police, who, with cool nerve

and well-adjusted judgment know

how to meet it, grapple with it,

down it, and drive it from the

field.

For the past two months the

vast expanse of the Orient has

been at the mercy of this fell

disease, China suffering untold

misery, with no power to protect

her helpless millions, and no

knowledge of hygiene back of her

whatever. As early as August

we heard rumours of cholera in

Chefoo, in Peking, in Antung, and

little by little its approach toward

Seoul was reported. Over the

border it came persistently, dog-

gedly, *it* after *it*, until the word

went forth, "It is with us." It

is nothing new for this ancient

city to scent cholera, for it has

cellent English and has good taste  
and culture. Baroness Saito is a  
charming lady, modest in beha-  
viour and loving in disposition, a  
typical Japanese lady of the higher  
classes.

is wonderful. A friend of mine,

who is a newspaper correspon-

dent, met him on a few occasions

nearly twenty years ago when he

was Vice-Minister of the Navy.

After the lapse of so many years

during which time my friend did

not see him at all, the Governor-

General still remembered him and

his name when he called on him

to pay his respects on arrival in

Seoul.

Baron Saito is an indefatigable

worker and first rate administra-

tor. Open hearted, magnanimous

and brave to a fault, h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statesmen modern

Japan has produced. The other

day the writer ventured to ask

him whether he received the ap-

pointment as Governor-General of

Chosen as a sailor or a civilian.

In reply he stated that he was l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appoint-

ment was given him as a civilian

and as such he accepted it. It is

really fortunate that Chosen has

such a ruler, who has come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carrying out

a very liberal and benevolent ad-

ministrative policy.

As a private man, Baron Saito

is a kind hearted gentleman and

a generous friend, leading a sim-

ple and pure life. He speaks ex-

to the rank of Captain, and after

some time of service at sea was

appointed Vice Minister of the

Navy. He was made Rear-Ad-

miral in 1900, and Vice-Admiral

in 1904. In January, 1906, he

was appointed Minister of the

Navy, and in April of that year,

besides being created a Baron, he

had conferred upon him the Se-

cond Class of the Order of the

Golden Kite as well as the Grand

Cordon of the Rising Sun in re-

cognition of the meritorious ser-

vices he rendered during the Russo-

Japanese War. He held the post

of the Minister of the Navy for

nine years, meanwhile being pro-

moted to full Admiral, and retired

from the office five years ago. On

August 12 last, he was appointed

Governor-General of Chosen. He

married Miss. Haruko Nire, eldest

daughter of Admiral Viscount Ka-

genori Nire, founder of the Imperi-

al Japanese Navy. They have not

been blessed with children and

have an adopted son.

In spite of his being a naval officer

Baron Saito is a democrat with a

most charming personality. His

Excellency is a very broad-mind-

ed statesman with liberal ideas.

He is an attentive student of world

politics and has the world situation

at his fingers' ends. His memory



known it from time immemorial—800, 900, 1,000 dead a day used to be the record. Long lines of bearers would carry away the victims wrapped in matting. No funeral decorations were possible, nothing to charm or wave away malignant spirits, just any method at all to get the dead outside of the city and under ground a foot or two. We have stood and counted them as they moved out—one, two, three, another, another, another, another, on and on and on, till a whole city seemed to be making its exit past us wrapped in matting.

A TERRIBLE SCOURGE

This year, too, it began in the regulation way. A city under cholera is truly a battle-field, the enemy veiled completely from view, using smokeless powder and noiseless weapons. Not a sign is there of his whereabouts, or any announcement, till suddenly the friend at your side says, "Aigo, I have it," drops as if shot, and with spasm or two crumples up and dies. From another quarter and still another, out goes the call, "Ho-yul" (cholera) and the battle is on.

Why this one and that one is

picked off no one knows. Sometimes those most safely shielded are the first to drop. It may be that a fly with his microbe-bag-gled feet alights on the cake or walks over the food, leaving his deadly footprints. However it comes about, there is a distribution of forces on the enemy's part and all quarters come in for his attack.

This year we had as fine a tournament in the course of the epidemic as was ever seen. It was Japanese and Korean experts against Asiatic cholera. Scores of special police were sworn in, relays of physicians were called for from Japan, and the city was laid out for action.

KOREAN RUMOURS.

When a case was discovered, immediately the patient was hurried off to the special hospital, outside of the East Gate and the house put under police surveillance. No one could come out and no one go in. Food and supplies were passed by the hand of the police only, and for a week or more the inmates were thoroughly disinfected and declared safe. The writer's "house-boy" came to say that his wife and

child were down with severe indigestion, but that they would be well in a little while. "Is it cholera?" was asked. "Oh, no; let not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say such a word, not cholera. If it were cholera we would be dragged out of the city and burned alive. The Japanese are burning all Koreans alive who have symptoms of cholera. Let not the master say cholera." "But if it is, you need help and police regulations require us to make it known"

Poor old Korea, she suffered all these years from doubt, and rumour, and suspicion, until she will believe anything in the world except the truth. Yes, the Japanese were burning cholera patients alive, everybody said so. "Did you see it?" "No; but everybody says so." So fast did this false word carry that the whole city was infected by it. A foolish friend put his wife, sick of the disease, into the wall-box a cubby-hole just over the kitchen, without light or ventilation, and she died. The police found it out, carried away her remains and gave him twenty-one days in jail. Others hid cases until the patients died and then tried to smuggle the

bodies out of the city, but were arrested and I hear were given a term of service in the chain-gang. A friend went out to investigate their hospital and crematory and found to his surprise that Koreans were treated kindly. In case of death all Japanese were cremated, but not the Koreans; they were buried and the grave marked by a tablet of wood. So I called in the authorities to see my house-boy. The doctor and police came with white coats on, tied close about the wrists, with disinfecting apparatus, etc., to make inspection. They were so gentle and kind that the house-boy was astonished. It was cholera and they took possession. It is over now; the baby died, but the wife lived. The house-boy learned that there were no burnings of the living, and no unkindness even toward the dead, but a firm and strict dealing with this fierce and awful disease.

Printed slips were left in every home in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cholera—Drink only city water, and that boiled. Eat only cooked food, and have it served hot from the fire. Avoid all raw vegetables and over-ripe fruit. Keep your homes clean. Inform the police at once of any cases

that break out."

People were discovered, as of yore, washing cabbage in the street sewers. The cabbage and all its accompaniments were dumped into the garbage wagon for the heap outside the East-Gate.

Police called at the houses

every day "All well?" "Yes; all well." "Open all doors. Who is this lying here?" and a friend

taking a noonday siesta would be boulded out and have to undergo

inspection for cholera. One old-time hermit said, "Good land,

you don't even dare to take a snooze these days or they will

have you out and cart you off to the crematory!"

Police would suddenly call and demand that all members of the

family show themselves. "But there is a young woman, a *saksse*, in our family, and she can't appear

in public; it is contrary to the good custom of our clan."

"Never mind custom, out she comes; we are out inspecting for cholera."

#### GRAND CLEAN-UP.

All the Oriental's ideas of propriety were knocked to pieces by this matter-of-fact police force, composed largely of Koreans

though under Japanese inspectors. Young women as well as old men had to appear and be checked off, well or ill.

Every gutter was scoured out

and such a scouring as was never seen for 500 years. Certainly the

mayor deserves the thanks of every Korean for the vigorous and

efficient way in which he cleaned up a very dirty and pestiferous

city. Probably there is not a cleaner city than Seoul in the

wide East to-day, and many not so clean in the West.

Wells that had been drunk from for half a millennium were

closed with quantities of lime and left deserted. Wrenches belonging

to the Water-works Company were left hanging to the hydrants

as they pleased, the Government paying for it, thus providing

clear and pure water to drink.

Had Korea been left to the tender mercies of herself we should

have had thousands of deaths, but as it was, the world's latest

modern scientific skill took command, and only about 900

occurred. Thank God for the doctors and the police.

#### APPENDIX C.

##### Missionaries and the Recent Disturbances in Chosen.\*

By Hon. Katsuo Usami, until recently Director of Home Affairs of the Government General of Chosen.

Rev. Mr. Ishizaka,

Sir,—When you with the Rev.

Mr. Gilbert Bowles and Mr. Isamu Kawakami were here in Chosen some weeks ago in person, to

observe on the spot the cause or the causes of the recent disturban-

ces, I had the pleasure of frequent-ly meeting you; and it was with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 that I read your statement under the heading

"The Disturbances in Chosen as seen by the Missionaries" in the

morning edition of the *Yei Shimpō* for July 22. I noticed that you

are very painstaking in that state-ment to make clear the bearing of

the missionaries resident in Chosen on the disturbances and I cannot

help considering it proper to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rying thereby to

be of assistance to the Government of Chosen.

\*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an open letter by Mr. K. Usami addressed to the Rev. Mr. Ishizaka. It is a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attitude taken by the authorities towards foreign missionaries.

That a section of Christians

was involved in the recent distur-

bances is a fact, which no one

ventures to deny. Nor is it other-

wise to my personal knowledge

that the missionaries more than

others have had a great deal to

say on the matter. I may be

permitted to regard it as probable

that in your statement in the *Yei*

*Shimpō*, it was your intention to

present the views of a large num-

ber of missionaries for the inform-

ation of the intelligent, but there

are not a few passages in it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know where

the missionaries end and where

you begin, and which force 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you took it

upon yourself to criticize the Gov-

ernment-General of Chosen for

what you consider its mal-admi-

nistration on the strength of the

views of the missionaries. Not

that criticisms are intolerable;

nor am I so narrow-minded as to

close my ears to all complaints,

but to me it appears that there

are more or less discrepancies be-

tween what you state and the

facts which you assume to relate,

which, I fear, may lead to miscon-

ceptions on the part of the public.

For this reason, I crave your at-

tention to what I take the liberty

to bring to your notice in the following lines.

In the first place, Sir, you speak of the greatness of Christian influence in Chosen, by ignoring which, you say, no undertaking or measures will succeed or at least work smoothly. You proceed next to narrate the meeting which the late Prince Ito, in the days of his Residency General, had with Bishop M. C. Harris, adding that the Prince did not fail at once to recognise the position of missionaries which you say was not to be made light of in Chosen. You then venture to give it as a fact that the troublesom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Religious Propagation and stringent Chosen Educational Ordinance which have been put in force since Annexation, have made the missionaries feel greatly dissatisfied at the Government General. You, Sir, hold it perfectly natural that there should grow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y between these missionaries and the people in general, who felt disaffection toward the authorities, which disaffection originated in the deficiencies of educational system, their social discrimination, and uneasiness a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short you seem to contend that in contrast to recognition given, before Annexa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missionaries,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Religious Propag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Ordinance, which ignored both, were put in operation, and this formed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 recent riots. I do not deny that whoever sets his foot in Chosen notices that the Christian influence must not be disregarded,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largeness of numbers of converts, of their churches, and of missionaries, but also for historical reasons. But I do emphasise that, for those very reasons, the Government-General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has never failed in profoundly appreciating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usefulness of missionaries in Chosen and of taking advantage of every opportunity to make fully known its policy of administration by sending its delegate, by invitation or of its own accord,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other meetings and school graduation ceremonies of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to speak on the subject. Nor has the Government-General or its delegate ever been neglectful

of embracing every possible occasion to promote a good understanding and the exchange of views with individual missionaries. That what I have just stated is nothing of less than telling bare truth will, I doubt not, be readily admitted not only by the missionaries but also, Sir, by yourself. Nor does it require any high intelligence to see that in order to save Chosen from her illness and weakness, the accumulation of generations, and to promote her progress, peace and happiness, the work cannot be left to political endeavours alone, but it also requires moral education and spiritual uplifting. And you, Sir, must yourself be perfectly well aware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has always been most anxious to secure the helping endeavours of persons of influence of Christian persuasion. Especially has the Government-General made effort to make this point clear to the missionaries. I, myself, soon after annexation, was present at a meeting of missionaries held in Sevrance Hospital in Seoul and spoke on the subject, asking them for their renewed a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I took occasion to point out to the fact Chosen was no longer the Korea of old, but formed par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it was therefore desirous that the missionaries kept themselves well informed of Japan and that they taught the Chosen people as Japanese subjects. I asked, at the time, the "Seoul Press" to publish this speech, which it did, and sought for it to be widely read and understood by the missionaries. I hardly need say that this was not the only occasion when the trust which the Government-General reposed on the missionaries and its desires toward them were given expression to, but that no effort has been spared to seize every possible opportunity to make it as true that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Religious Propag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Ordinance occasioned, at the time, some opposition among the missionaries. However as to your charge that the Regulations are troublesome and the Ordinance stringent, I cannot be without doubt that you, Sir, have not made yourself sufficiently familiar with them to say anything on them. Compared with the pre-Annexation



days, when there were no regulations, it was unavoidable that the Regulations occasioned a feeling of unnecessary complexity. But the State, which extends protection and privileges to missionaries, is certainly entitled to require periodic reports and certain formalities to obtain permission to engage in missionary work, and such requirements must not be described as troublesome.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Religious Propagation in Chosen are practically the same in their provisions as those in Japan.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General, at the time of promulgating the Regulations, with the desire to obviate all unnecessary delay and trouble with lower grade officials an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 native pastors, adopted a certain form to expedite proceedings. The Regulations have, from the day of their enforcement until this day, worked smoothly with no untoward developments whatsoever. I may even mention that a certain missionary came to the Government-General, some time after the coming in force of the regulations, to tender his thanks, saying that the Regulations had

produced a good effect on the systematic control of denominational affairs. You, Sir, say that the missionaries are discontented with the Regulations. Discontented in what respect? I beg leave to ask you whether the complaints of the discontented missionaries are well founded on reason and logic. I should request you, Sir, to enlighten me on these points.

I again admit, this time, even with sympathy, that the Educational Ordinance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Private Schools, on their promulgation, called forth discussion even among missionary societies and their associated bodies in far America, and that it was unquestionably a source of considerable inconvenience, even irritation to missionaries, who had been accustomed to taking whatever educational measures that pleased them before Annexation. But be it noted that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the State and it cannot but be subject to a fixed principle and law. Especially in a country like Chosen, where things are yet in an unsettled state, so important a branch of State work as education must not be left to whims and fan-

cies of individuals and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Sir, I wish to ask you whether you have ever heard of well-known Mr. Goucher, who on noticing the establishment in Chosen by the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of their religious schools, with no system or unity to guide them before Annexation, called for the formation of a United Interdenominational Commission to be composed of the missionaries, holding that do-as-you-like policy was no way to educate a nation? The Commission was forthwith appointed, but was dissolved subsequentl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educational system after Annexation. Thus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missionaries themselves must be well aware of the necessity of a well appointed principle and policy in conducting a national education. Are you not aware, Sir, of the presence in Chosen of an influential missionary, who strongly and openly insis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religious schools, he being of an opinion that there is a wide distance in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between private religious schools and the Government or public schools?

Do you know, Sir, that there are not a few Korean gentlemen, who are highly trusted by the missionaries, who possess great influence among Korean converts, and who, nevertheless, own the imperfection of religious schools and are demanding their reform of the authorities?

The Government-General has no intention whatever to persecute religion. On the contrary the Educational Ordinance provides no restraint to whatever arrangements or accommodations for the spiritual uplifting of children, the Government-General being quite broad-minded on the matter, and I believe that this point is fully well understood by the missionaries. I may observe, further, that the Methodists and Presbyterians have from the beginning been different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 the Educational Ordinance, the former being inclined to abide by the new system, while with the other, it is an unquestionable fact they are determined to follow up the old practice. I now beseech you, Sir, to enlighten me on which, the Methodists or the Presbyterians, are showing the best results in the work of education itself, and also as to whether

you have made careful enquiries on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private schools about the time of Annexation.

In the second place, you, Sir, assert that the missionaries' dissatisfac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General régime naturally deepened their sympathy toward the Korean people, and then you proceeded to blame the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toward the missionaries, charging the former with false accusations for holding the missionaries responsible for inciting the disturbances. You say, furthermore, that on becoming aware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disturbances, the Government-General went on its knees to the missionaries and asked them to assist it in the restoration of order, and you charge the Government-General with consulting too much its own convenience. I shall avoid here giving utterances to my idea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isturbances and the missionaries; but should seek to be informed of on what ground you assert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out of sheer helplessness, asked the missionaries to quiet down the disturbances. I myself know nothing of the alleged re-

In so far as I know, there was such an incident, that on the provisions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trying to reach the general public, to bring home to it the meaning of the instructions, the Mayor of Seoul called together the principals of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and besought them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to their students and pupils and advise them not to be led astray. Thereupon some of the directors of Christian schools refused, on some ground, to carry out the wishes of the mayor. I am wondering whether your reference is to this event. Or can it be that you mean my visit to the house of the Rev. T. H. Smith of Japan Methodist Church, where, by his good offices, I had the pleasure of meeting, on the 9th of March last, some leading missionaries of Seoul, Pyongyang and Syenchon and of making frank exchange of views with them? For still another event I may recall that on the disturbances lasting long, with a tendency to intensify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he missionaries in Chosen, a meeting was held in the Chosen Hotel under the auspices

of certain Japanese business men of Christian faith from Japan, for one, (I may interpolate, here, tha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Roman Catholic missionaries and those of certain Protestant denomination, volunteered to counsel their followers not to make criminals of themselves by joining in the riots, with the result that hardly any of them were involved in the disturbances. In view of such actual instances, it is past understanding for me that the denominations re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should have refused mediation of the kind.) Do you mean, Sir, to base your assertion on any of the occurrences I have enumerated above? If so I should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none of the meetings was held at the instance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and that every one of them was promoted for no other purpose than to make frank exchange of views. I am persuaded, therefore, that there was certainly no such act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as requesting the missionaries to pacify the disturbances. Nevertheless you, Sir, boldly state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made such a request and furthermore find fault with the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on the strength

of certain Japanese business men question discussed was a political of Christian faith from Japan, for purposes of candid conversation between leading men of non-official circles interested in Christianity and missionaries in Chosen. Subsequently another meeting of a similar nature was held in the Chosen Hotel, this time on the initiative of certain missionaries. On this last occasion, the meeting was, I was told, attended by Directors Kokubu and Sekiya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 Can this be, Sir, the incident to which you refer? I declare that at this or any other meeting no missionary was ever asked to pacify the disturbances. At one of the Chosen Hotel meetings one Japanese addressed the missionaries present to the effect that the people of Chosen, as the subjects of the Empire, should avoid all that would bring them to Courts of Justice for violating the law of the country, and was it not, therefore, the proper duty of the missionaries, who are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guardians of their flock, to advise them not to tread on the wrong path? This brought on feet one of the missionaries present, who evaded the question by contending that they must in no way interfere because the



the ground that it was inconvenient to have the hospital on Shokoto. None the less the incident will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is by no means narrow-minded. Agai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Yunhwei College in a suburb of Seoul, the Government-General endowed it with a large tract of building and forest land to facilitate and accommod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school and other structures. That i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Government-General's attitude toward Christian institutions. I do not feel it necessary to multiply these instances. I only wish you, Sir, to specify the ground on which you base your charge of illiberality against the Government-General.

I do not contend that the provinces are absolutely free from such instances as you quote. I think it probable that in some localities the police sit and examine the church buildings or those of a school belonging to it, and furthermore watch the doings of its pastor or teachers. But I cannot leap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is a case of religious persecution. You are, no doubt, well informed, that churches and mission schools in Chosen are often the Government-General with

of a remark of a certain mission-ary. I think, Sir, you are in honour bound to clear my doubts on these points. Thirdly, you, Sir, accuse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illiberality and high-handed attitude toward the missionaries. You give a few instances to illustrate your charge but omit the rest on the excuse that they are too many to be enumerated. For my part I deem it possible that the police and other petty officials may have been guilty more or less of unnecessary harshness of conduct, being carried away by the impulses of the movement during the disturbances; but I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as such, was never narrow-minded nor coercive toward missionarie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it is perfectly proper for the Government-General to require of all missionaries the full observance of all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proper control of the work of education, or of evangelization, and I do not hesitate to declare, without any fear of contradiction, that the Government-General has never been influenced by any sense of partiality or prejudice in facing religious activity within its province. Moreover it has

always made its principle not to refuse all reasonable assistance to any undertaking, which is judged to be of public benefit, irrespective of the denomination by which it is promoted. (One instance to the point is the readiness with which the Government-General some years ago accepted the proposal of the Rev. Mr. Wilson of Sou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epers' home. The Government-General had under progress a plan to build a lepers' hospital on Shorokto Island off South Chonla Province. On hearing of this, Mr. Wilson, who was then conducting a similar institution at Kwangju, made an offer to amalgamate the two as one undertaking of his denomination. The Government-General, therefore, not only accepted at once the proposal, but offered on its side the use of the hospital buildings already put up free of rent and to entrust him with the conduct of the hospital, promising to subsidize him with the whole amount of money which it had been decided to spend annually on the hospital. The arrangement was rejected by the South 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conference, on

narrow-mindedness, coercion,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short, Sir, you contend that the missionaries never suggested or instigated the late disturbances, and plead that their intense sympathy with the people of Chosen has been mistaken for a kind of incitive activity. I myself hope fervently and wish to believe that, as you say, the missionaries were absolutely in no way mixed up in the disturbances. But permit me, Sir, to ask you what is it that you call intense sympathy? A perusal of your argument would only put one in a frame of mind to suspect that

there was subtle something that have kept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 Chosen rioters in delicate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Have I read correctly the mind of the missionaries and also of yourself? Pray say, what you think of this? You, Sir, are my old friend, and I have no desire whatever to pick a quarrel with you. Frankly, however, your statement lacks, as it appears to me, in clearness and I fear it may occasion misconceptions. It is my earnest hope, hence, that you will not take ill of my seeking a light from you.

## 印刷發行所

セウ  
ル  
フ  
ス  
社  
京  
府  
太  
平  
通  
丁  
三  
十  
一  
番  
地

## 印刷者

川  
端  
房  
二  
京  
府  
太  
平  
通  
丁  
三  
十  
一  
番  
地

## 著作兼發行者

山  
縣  
五  
十  
雄  
京  
府  
竹  
邊  
町  
二  
百  
八  
十  
二  
番  
地

定價三十五錢

大正九年一月十八日發行

# THE SEOUL PRESS

The Only English Daily Paper

Published in Korea

EDITOR AND PROPRIETOR :

ISOH YAMAGATA.

*Founded in 1906*

Widely Read in Korea, Japan

and Manchuria

Best Authority on Korean Affairs  
and Fine Advertising Medium

SUBSCRIPTION, including postage 2.50 yen

a month, 25 yen a year,

ADVERTISING RATES : 1 yen per inch for

three insertions.

Publishing Office : Taihei-dori, Seoul.

九三三四月十七日

(以印刷代謄寫)

秘

朝鮮統治策論

細井肇

五十号

帝國は今や完全に世界的に孤立せり、東洋に在りて友邦たるべき支那、兄弟たるべき朝鮮すら、乖離反目、其狀宛かも仇讐に異らず、形勢の一大轉換を行ふにあらずんば、亞細亞の共存同榮、遂に得て望むべからず、況んや、日米の國交日に險惡に赴き、遠からざる將來に於て、太平洋上、風濤の激するなきを保し難し、支那背き朝鮮反く現狀に於て、四面環海、物資缺乏の帝國が、此の風濤に國運を賭するは、誠に世界最大の愚擧にして、我國政治家の必らず回避せざるべからざる暗礁なり。軍事當局者は、何の觀る所あるか、此の世界的博奕に興趣を感じつゝあるものゝ如くなれど、内に國論の歸一なく、國力の結束弛廢し、唯だ利維れ征る輕佻浮華の流俗をなす今日、接隣大陸と半島に事端滋き國狀に於て、遽かに波瀾翻此の暗礁の上に弄ばんとするは、嚴に戒しむべきの事に屬す。今やげに日本及び吾日本人は、有史以來未曾有の國難に當面し、興亡存廢の世界的試練の前に立てるに拘はらず、囁々として醉生の境を辿る、昏々たる夢死の地抵る蓋し遠からず、一念國運の前程に想ひ到れば、新年の祝酒、口に甘きこと能はず、即ち大正八年臘末、東京を出發して、氷雪凍寒の國境に向ひ、二月初旬一應の視察を了へて歸る。途上清津より元山への船内に於て流賊



に罹り、一時重態に陥りしも幸ひにして活くるを得たり。其の如き一生、豈邦國の爲めに捧げざらんや、本論を草する所以又實に此の微衷に出づ、切に同憂の士の一讀を囑む。

大正九年二月十三日

中雄谷道玄坂二九一

細井 肇

## 朝鮮統治策論目次

一 朝鮮統治の根本心理	一
一 東洋一家の絶對觀	一
二 對支對鮮の政策を誤まる	二
三 日本人の低劣なる文化	三
四 一傘の下に立つ兄弟	四
五 繼母は聰明なるを要す	五
六 鮮人に對する無理解	六
七 數百年の永き懸案	七
八 遂に鮮人二百萬を仇敵とす	八
二 惡化せる朝鮮の現状	三
三 排日の用字を禁斷せよ	五
四 危急に迫れる國境事情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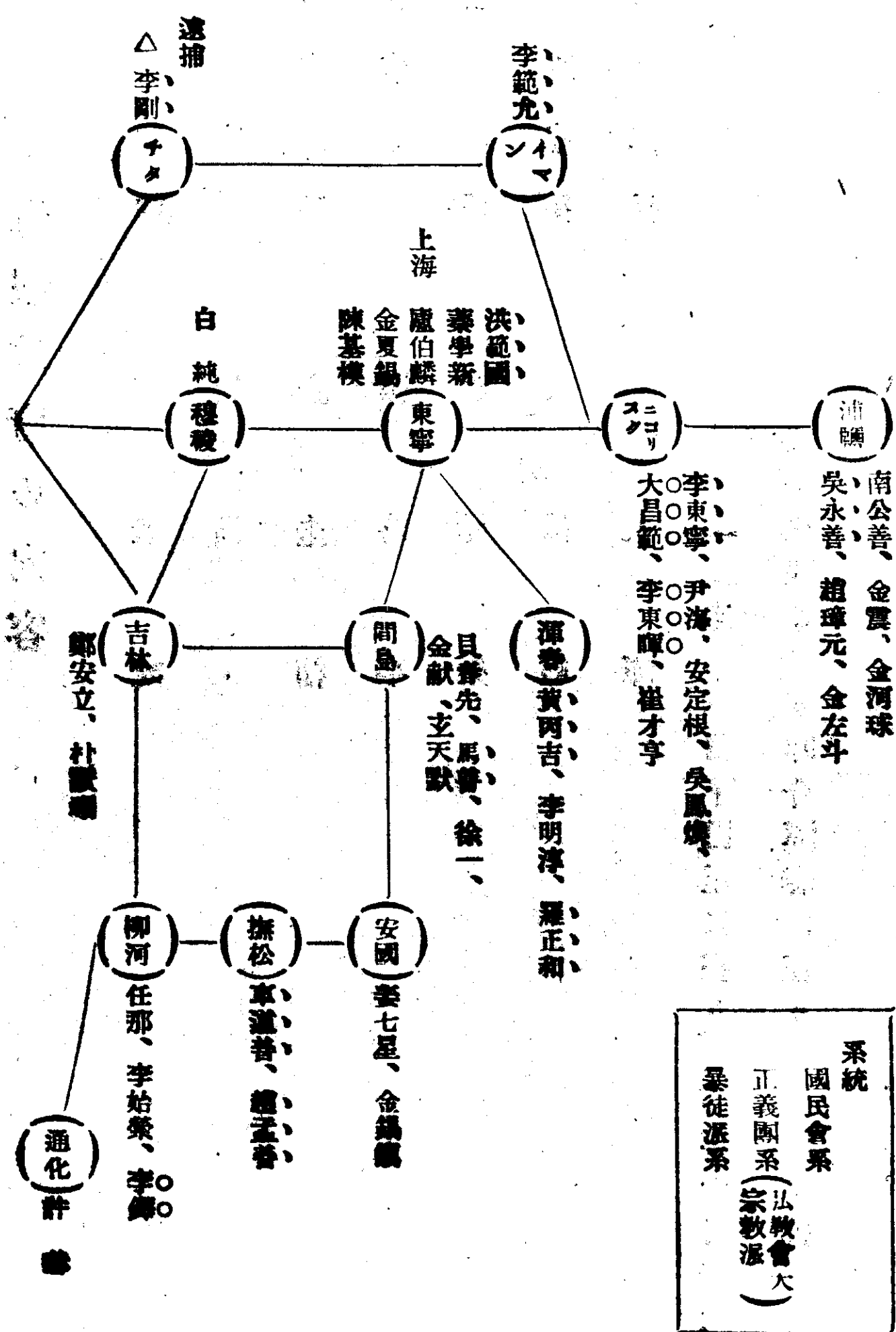
五 國境の自由郷土.....	二五
六 儒風並に天道教を振興せよ.....	二六
七 假政府撤去分散案.....	二七
八 五大秘密結社の結合.....	二八
九 新開政策の謬妄.....	二九
一〇 暗行御史を全道に派遣せよ.....	三〇
一一 警備機關の不備.....	三一
一二 濫伐禁忌と燃料.....	三二
一三 道廳所在地變更の急要.....	三三
一四 在來種と優良種並に政友會の利權慾.....	三四

### 上海假政府の内容

國務總理	李 承 晚
內務總長	安 昌 浩
外務總長	金 圭 植
財務總長	崔 時 亨
法務總長	李 始 榮
交通總長	文 昌 鑑
軍務總長	李 東 輝

安昌浩と李始榮は總指揮者にして金圭植は目下巴里に在り、尙客年十月李承晩は執政官總裁となり、李東輝は國務總理となり、昨今潭春に在りて全道に號令せり、危急に迫れる國境事情参照

# 國境不平等鮮人の分布



## 朝鮮統治策論

細井 肇

### 朝鮮統治の根本心理

#### 一 東洋一家の絕對權

今や帝國は、上古以來未曾有の國難に運逢す、不肖の眼底に影する帝國々運は、衰亡滅落の禍機既に爛熟し、何等か他より一撃の加へらるゝあらば到底自ら保たざるべき状態に在り、殆うきこと累卵の如しとは蓋し今日の我が國狀をしも云ふ乎。單に之を食糧物資の點のみに就て攷ふるも、米鹽の不足は天下公知の事實にして、こゝに細叙する迄もなし、其他石炭は如何、石油は如何、鐵は如何、棉花は如何。九州炭北海炭の命脈は今後數十年を出でずと稱せられ、撫順炭は滿鐵沿線の需用を充すに止まり、平壤炭は海軍の所要に不足し、毎年湖川炭六萬噸を山東鐵道より購

入しつゝあり。石油に至りては更に一層甚しきものあり。現今米國が世界全體の產油額中の六割六分乃至七割を出すに反し、我國は僅かに米國の百分の一、即ち世界產油額の千分の六に止まり、東洋の海角到る所然らざるはなしと雖も、特に過般不肖が、南鮮を巡遊して木浦(木浦沖の珍島は往古李舜臣が水軍を誓したる所)に日露戦争當時我が海軍の根據地たりしを忘るべからず、道頭にメタン、グライダー、オイル、ゴム、バレーの油庫の儼然たるを目撃したる時、不肖は一種凍瘃の感懷に悚然たらざる能はざりき。若し一朝有事の秋、我が八六艦隊が全速力を以て駛走するあらば、我國一ヶ年の重油產額九十萬噸は僅に百時間を保つに過ぎずと云ふにあらずや。以上は一二の例證のみ、其他の物資食糧にして果して完全に自給し自足し得るもの果してこれありや、乃ち知る。帝國は、帝國々内のみの食糧物資を以てしては、到底自存自立を期すること能はざるなり。帝國自存自立の爲めには、必らず支那朝鮮を要す、換言せば日支鮮を打つて一九とする東洋一家の實現は、帝國に取りて相對利害の問題にあらずして、絶對の必要に基づくものなり。

## 二 對支對鮮の政策を誤る

我國の官民は過去數十年間、此の東洋一家の絶對觀に覺醒することなく、接隣の大陸と半島に對して、唯々、相對利害の打算計量に没頭せり。若し此の絶對觀に覺醒し、之を基準として東洋經綸の事に膺らんか、對鮮對支の政策自づからにして釋然たるべきなり。即ち日本は、俠勇仁愛の心を以て、孤弱援けなく、白人列國の虎視眈々たる割亡の爪牙の前に横はれる鮮支兩民族を扶け、久しく帝王一側の獨占に歸せし支那文明を書架塵埃の裡より移して、之を四萬萬民衆の實生活の上に及ぼし、其の世界に誇るべき最古にして深遠な支那文明の光輝と意義を保存映發して、大亞の天地に燦然たる文化國家を建設し、倭で以て廣く世界人類の福慶に貢獻し、朝鮮に對しては、其の惡政の宗家と、惡政の宗家を圍繞して、生民の膏血を壓搾したる兩班の不義不正を廢絶し、三千萬鮮民の生活を慶福ならしむべき適當なる政治を代行すべかりしなり。果して然らば、縱令寸尺の土壤を接隣の大陸と半島に得ずとするも、彼等鮮支兩民族は、必らず我れの俠勇と仁愛に推服し、我れに師事し我れに兄弟して、所謂共存同榮の實を現じ、帝國の國礎誠に萬代不易なるを致したるべし。斯の如くんば、白人列國も又東洋の表に卓然たる帝國に倣ひ、帝國を度外し

て東洋に一指を染むること能はず、無限の尊敬を以て我れに臨み來りしや云ふ迄もなし。

### 三 日本人の低劣なる文化

我國の軍閥は、此の東洋一家の絶對觀を、俠勇と仁愛に倣らずして、武力の割奪征服に其の實現を所期したり、而して今尙其の傳統政策を固執せんとするやの傾あり、斯くて、今や友邦たるべき支那、兄弟たるべき朝鮮にすら離反の眈と冷嘲の唾沫を酬ひられ、世界的に全く孤立の非運に陥れり。東洋一家の絶對觀に根源する大亞細亞の文化國家の建設の如きは、勿論閥族政治家のかつて夢寐にだも想念せざりし所なり。

然れども不肖は、此の過去の榮譽ある歴史を抹殺し、且つ後代子孫を無上の厄難に陥れたる世界的孤立の現代日本の國運を以て、單り軍閥若くは閥族政治家の罪責に歸するものにあらず、不肖は客歲支那を漫遊し、一日武昌漢陽を経て漢口日本專管居留地に歸らんとして、俾を呼べることあり、街角には二三十臺の俾駢列せるに拘はらず、一人の聲に應ずるものなし、車夫の一人空手にして來り冷然晒つて曰

く、『我們の中一人と雖も公等を乗せて走るものなし、公等はスツテキもて打つにあらずんば拳骨もて賃銀に代へんとするにあらずや』と、不肖は法外なる賃銀を食求せられたる辻馬車の車上に於て、衷心より日本人夫れ自身の文化の低劣を想はざること能はざりき。日本人は世界各國人の來往織るが如き路頭に於て、乃ち世界的環視の中に於て、其の友邦の友人を面罵し、毆打し、侮辱して憚らざるなり、我れの彼れに對する面罵と毆打と侮辱にのみ正義の名ありて、彼れの之に應酬する行為には必らず不正義の實ありと云ふ乎。一以て十を推すべし、邦人の鮮人に對する專横と驕暴は支人に對するよりも一層甚しく實に言語に絶するものなり。假りに日本が内地のみを以て其の總多なる人口を包容し、自ら給し自ら足るものとするも、斯の如く明日は再び面を見ざるべき驕暴と專横の今日限りの交際を敢てするは文化ある國民として最も慙すべきの事に屬す。況んや上叙の如く支那當き朝鮮離るれば、到底自立自存の不可能なるべき國運に立てるに於てをや。不肖をして忌憚なく云はしむれば支那人の排日と朝鮮人の謀反は日本人の文化の低劣が招來したる當然の應報ならずんばあらず。



#### 四 一傘の下に立つ兄弟

特に朝鮮は、既に日韓併合の事行はれて以來、日韓合して一家たり、例へば是れ一傘の下に立つ兄弟にあらずや、慈愛の温情を以て彼等を綏撫し、彼等を慰勉し、彼等を教導し、以て彼等に近世の國民たるべき意義ある生活を造營すべき人格を附與するが、長兄たる内地人の唯一の責務たりしなり、庶事ぞ、奴隸に對するが如く、拳を振ひ唾沫を吐き懸け、杖もて打ち鞭もて蹴り、嘗て仁愛なく、俠勇なく、威迫のみ急にして、温言と慈情と一も見ざる能はず、如何に暗弱なる愚弟と雖も、豈能く忍ばんや、乃ち一傘の下に立ちて一は東し他は西せんとす、離反來らざらんと欲するも得ざるなり、敢て問ふ、併合後の歴代數次の統監總督にして、政治の第一義たる「如何にして人の心を治むべきか」の點について思を致したるものありや。命令は屢ば發せられたり、命令を徹底せしめんとして屢ば強請は行はれたり、通知事を始め、憲兵、憲兵補助員の末に至るまで、命令と強制と而して統計表の作製にのみ専念し、政治の第一義は、遂に全く閑却せられて、無理解の善政は、鮮人の怨憤を鬱積せしめ、遂に殆んど收拾すべからざる今日の惡化を見るに至りたり。

#### 五 繼母は聰明なるを要す

如何に掌大の半島を國土とする貧寒にして暗弱なる民族なりとは云へ、上下三千載に亘り、兎も角も國家の形體を整へて一貫せる歴史を存し、且つ惡劣にもせよ固有の習俗と文物と制度とを有したり。一朝忽ち其の五百年來の宗主を失ふて日本に新附の民となる、其の心情を推して察すれば、彼等に所謂繼兄根性に類する邪推の癖あるは、蓋し免るべからざる所なり、泥んや其の民族、近世の國民として頗る低劣なるものあるに於てをや。現に邪推の事例について之を謂はば、

- 一、東拓は鮮人を半島より驅逐せんとする使命の下に生れ出でたる一會社なり
- 一、官廳が其の俸給の幾部分を貯蓄せしむるは畢竟之を横收せんが爲めに外ならず

一、民籍調査は鮮人中の美婦人を物色して之を拉し去らんが爲めなるべし  
といふが如き、意外なる邪推を以て我れの心事を付度す、是等は、適は三千年來の惡政が如何に彼等の行政に對する觀念を惡化せしめたるかを觀取するに足る唯一の材料にして、若し聰明なる繼母なりせば、彼等の頑愚迷罔を疾言叱咤するとなん、

若くは嘲笑侮弄することなく、若くは毆打折檻することなく、彼等の無智に同情すべきなり。歴代の統監總督は果して聰明なる繼母たり得たるべき乎、凡百の總督官吏は果して聰明なる繼母たり得たるべき乎、内地人三十萬人は果して聰明なる繼母たり得たるべき乎。

#### 六 鮮人に對する無理解

鮮人の民族的性格は頗る多趣にして多様な故に徹底的に彼等の性格を理解したるもの内地人にありて殆んど絶無なりといふを妨げず、不肖の如きも、未だ彼等の性格を理解せりとは云はず、但だ力めて理解せんことに専心せるのみ。内地人は鮮人を目して一概に朽木糞墻の如くに輕斥し、鮮人の性格を「事大思想」の四字に斷じ去り、夫れ以上、何等研究の必要をすら感ぜ居らざるものゝ如し。過去十年間の統監總督の政治が、毫も鮮人の肺腑に透徹せざりし所以、實に此の輕卒なる妄斷の致す所、爲政者は勿論國民全體の猛省せざるべからざる一大弊根なり。

蓋し、李朝の文武兩班が、東西老少南北に分黨して、政敵を議院中傷し、詭計譎謀事を構へて平地に波瀾を喚び、一たび政權を攘奪するや、政敵を遠竊し、刑殺し、政敵の

六族を殺戮して毫も憚る所なく、極端なる陰謀密策と、慍慍すべき暗殺虐殺を以て甲黨乙黨交も終始し、山は禿し河は涸るゝも毫も介意せざりしに徴すれば、政權が直ちに兩班の生活にして、社會的經濟的事情の逼迫遂にこゝに至らしめたる一因を存すとは云へ、又以て朝鮮人の特殊なる性格の一面を窺知すべし、不肖が往年朝鮮文化史論を著はし、東西老少南北の黨禍を力説せる、畢竟此種鮮人の特殊性格を内地人に紹介せんが爲めに外ならざりき。更に半島爲政者の隣國に對する國交は、面従腹非、一片の信誼をだも其間に認むる能はざりしが故に、其の民族の性格の一部分には、殆んど道義の觀念を求むべからざるものこれなきにあらざるも、以上は惡政の宗家並びに惡政の宗家を圍繞せる權力階級の文武兩班の爲せる所とし、一般鮮民は素朴にして從順なる美質を存したり。前京城南部警察署長濟州島々司現元山府尹今村新氏著朝鮮風俗集中の「朝鮮人の美風」の項に

一、親を大切にすること

二、長上を尊敬すること

三、血族結婚をせざる事

四、未婚婦女の操行正しき事

五、よく官廳の命令を遵守する事

六、隣保協同の風

七、恬淡晏如なる事

八、社交の辭令に巧みなる事

を數へ居れり。其の儒教の感化を受けて社會的生涯に長幼の序を辨別し、家庭生活に孝悌の心厚き、遂に内地人に勝るものあり、東洋一家の絕對親よりすれば、斯の如きは最も推賞すべき美點にして、其の美風を助長し且つ尊敬するを以て、内地人の責務とす、乃ち此の從順にして素樸なる鮮民を統治する、決して難事にはあらざりしなり。然るに統監總督を始め凡百の吏僚乃至内地人は、皆朝鮮及び朝鮮人の素質性格を解せず、驕慢と專横の限りを盡して、彼等を處に化せしめたり。

#### 七 數百年の永き懸案

繼母は如何に聰明なるも世間の同情を博するに難し、只管らに其子の成長を待つのみ、其子の理解を待つのみ、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非常の努力を以て只待つべ

きのみ、盡すべきを盡して待つべきのみ、最後に其子の理解の耳目の漏闕したる時、始めて自己の慙すべき邪推に想ひ到りて悔恨の情一時に至り、繼母の偉大なる胸に感謝の熱涙は雨と注がれむ、是れ繼母に取りての最後の慰安にして長年月の堅忍又始めてこゝに酬ひらる。而して是れ東洋一家の絕對親に基づく我が日本民族の唯一必然の責務にして、他民族を併合し、他民族を同化すべき世界的試練の軌に立てる日本及び日本人の絶大なる課題たりしなり。故に不肖は舊著朝鮮文化史論の序文中に於て、朝鮮同化の事、三五年にして能ふべけんや、恐らくはこれ數百年の永きに亘る一個の懸案なりと論じ、朝野官民の注意を促す所ありたるが、當時一人の之に耳を假す者なく、三五年に事竣を收めんとして、頻りに法令を嚴下し、好まざるに強ひ、肯かざるが故に殴打し、反抗したるが故に繋縛し、尙其の心を翻へさるの故を以て之を刑戮し去らん、とす、斯の如くにして、竊す所堪して幾干ぞ。

#### 八 遂に鮮人二千萬を仇敵とす

驕暴にして無智なる繼母の所業は、奸慝なる隣人に乘ずるを得る十二分の機會と理由を興へたり。米國宣教師は救世主の顔貌を以て顯はれ、口に溫言を巧みに

して繼兒を使喉煽動し、陰圖密計至らざるなく一家の私事はこゝに至りて世界の公事となれり、敢て問ふ、我等が日韓を併合したるは、二千萬の兄弟を得んが爲めなりし乎、二千萬の奴隸を得んが爲めなりし乎、若し今日の狀勢をしてその推移に委ねしめば、二千萬の群民は、兄弟にあらず、又奴隸にあらずして、遂に仇敵たるに至らむのみ。

不肖が臘末年始の凍寒に際し、國境の水雪に向へる胸中の愚蓋し此の深憂に自ら晏如たること能はざりしを以てなり。

### 悪化せる朝鮮の現状

原内閣が三月騒擾の善後策に關して決定したる一視同仁の内地延長主義も、理想としては決して不可ならず。而かも之を體現する過渡的日程に横はる諸多の難問題については何等の用意を費やさず、唯だ漫然斯く標榜することに於て、直ちに鮮人に満足を得ふを得べしと思惟したるは、廟堂諸卿が如何に朝鮮事情に疎く、又如何に朝鮮人の性格に無理解なるかを立證するものなり。彼等鮮人は三月

騒擾以後に行はれたる總督の更迭、新任總督若しくは總督の訓示を觀るに及んで直ちに原内閣が三月騒擾を認容したるものと誤認し、此の誤認を基礎として、更に一層民聲を張るに於ては、朝鮮獨立の事決して不能にあらずとの確信を抱くに至りたり。是れ決して不肖一箇の奇矯なる獨斷にあらず、現に某道廳の參與官の如きすら、堅く獨立の可能なるべきを信じて、所謂獨立派の一人となり、假政府より任官の辭令を拜して獨立運動に加擔したる歴然たる事實あり、各道所在の官廳に於て、鮮人官吏は、從來猫の如くなりし態度を一變して虎の如くに傲岸となり、邦人官吏に對して、獨立論を挑み、邦人官吏之に應酬して屢々辭の窮するものあるは、顯著なる事實なり、若し夫れ鮮人反抗の例證を云はゞ、少しく僻遠の地に於ては、内地人に物資を賣るを肯んぜず、又敢て買はんともせず、農園の經營者若しくは貧寒なる資本もて經營せる雜貨店の類は、一齊に營業不能となり、破産同様の零落に墮して日本内地に歸還する者尠からず、更に邦人官吏の主權に係る宴會には從來力めて出席したる鮮人が殆んど全部缺席し、公然辱を聳やかして出席の必要なきを揚言しつゝあるの狀なり、不肖の知人が、舊に『總督政治』と題する一書を刊行するに



當り朝鮮官吏の購讀を豫約せしもの約千名に上りたるが、三月騒擾以後、製本出來の時、全部一齊に豫約を無視して購讀を拒絶し來れりといふ、其他傭人の末に至るまで、態度一變、捍禦の方法なく、所在内地人は唇を嚙みつゝあり、甚しきは小學校に於て、國歌奉唱に際し云ふに忍びざる態度を執り、小學生、女學生の末に至るまで、總督政治に對する不平の氣の繙漫せるを觀る、而して在住内地人は其非を總督の軟弱政治に歸し、頻りに官憲の高壓政策を翹望しつゝあり。不肖を以て之を觀れば、原内閣が朝鮮統治政策を輕視して、一片の布令に依り直ちに民心を緩和し得べしと斷じ去れる不明の罪は正に原内閣の負ふべき失政の一たるを免れず。然れども、鮮人は決して内地人以上に驕暴なるにあらず、又事變なるにあらず。常に昔て内地人が、彼等鮮人に向つて加へたる姿態を其儘内地人に應酬しつゝあるに外ならず、既に一視同仁の諭達を觀る、彼等としては特に内地人の事變を驕暴を默認するの必要なく、内地人の非理横道に屈從せざるべからざるの理なればなり。他民族を包容し且つ之を同化する能力に於て全く空零なる日本人に對しては、寧ろ一種の教訓として之を迎ふべし、此の教訓に依りて幸に日本人の耳目を洞開し、其

の無理解にして驕暴專横なる自恃自尊の島國根性を匡すを得ば、絶對無量壽なるべき國家の前途に對し、無上至極の逆縁的天恩と云はざるべからず、要するに内地人は朝野官民何れも朝鮮人の性格を理解せず、又理解せんとも努めざるなり。

### 排日の用字を禁斷せよ

元來不肖は排日鮮人の字義を解するに困しむものなり、内地に於て、政府の施設を攻撃する者に對し排日内地人と呼ぶの甚だ妥當ならざる如く、日韓既に併合して一家となり、日鮮兄弟の實を示さざるべからざる時に方々、尙且つ内地人が排日云云を口にすることは適ま内地人の排鮮思想の反映せるものとも見るべく、内地人自ら侮るの甚しきものなり、不肖は寧ろ彼等を目して不平鮮人と呼ぶの適當なるを思ふ一人なり、説聞、故伊藤公の統監當時、公文書に、新聞紙上に、排日の文字を用ゆるを忌み嚴に之を避けたりといふ、不平鮮人に排日の文字を擬するの一事は、斷じて之を禁せざるべからざると同時に、吏僚の念頭より全然同様の心理を拂拭除去するは總督政治中喫緊の要事たり、不肖は今回、京城に入りて、當該官憲の排日鮮人と



指目せる所謂獨立派の青年と會談せり、而して其中には日本の眞意を理解せる青年も尠からざりき。思想は思想を以て之を制すべし、不肖は獨立派の面々に謂へらく、獨立の能不能は不肖の言外すべき所のものにあらすして卿等自身に自問自答すべき問題なり、卿等は今後に獨立を行はんとして焦心せるが如きも、かつて十年前獨立の一國家たりしを忘れたるか、何故其の獨立は失はれたる、獨歩の伴はざる獨立の在り得べからざるは不肖の言を俟たずして明かなり、李朝の官吏は民治の上に何事を行ひしぞ、その虐政の下に墻壓せられて、山は禿し河は涸れ、人文低劣、半島民族全體として近世の國家を持存するの能力に於て全く缺乏せることを表白し、且に露國に就き、夕に支那と結び、更に又日本の勢力を引き、隣國の國交に於て一片の信義を認むべからざりしにあらすや、諸君は諸君の父母、諸君の祖父母、諸君の祖先より傳統せる血液現に脈管の中に浪打てり。諸君は、諸君の祖國の有したる歴史と沒交渉なること能はず、諸君の祖國の歴史は遂に日韓の併合を餘儀なくせしめたり。併合當時と今日と、半島人民の文化果して幾干の進歩を示したる、觀じ來れば一も舊態を改むる所なきにあらすや、獨立を今後に求むるの前、先づ何故

に失はれたるかの原因に遡及して思索せよ、乃ち卿等にして自決を望まば自決必ずしも之を拒まずと雖も、半島が日本と離れて果して自立自存し得べきか否かは十分攻究に値すべし、而して卿等自らの文化の向上こそ即ち當面の急務ならずやと、獨立派の面々、概ね口を閉ぢて不肖の言説に聞けり。若し我れに彼等鮮人青年の思想を拘掣すべき思想だに用意なしとせば、日本は今にして自ら大に反省せざるべからず、然れども、日本の使命は爾かく少弱なるものにあらす、高所大所より觀じ來らば鮮人青年の獨立思想は、寧ろ機念に勝へざる所のものに屬す、而して、不肖の會談したる一紳士の如きは、最も日本に同情し、寧ろ如何にせば鮮人をして總督政治の惠澤に浴せしむべきかを苦慮せる鮮人なるに拘はらず、往々總督政治の餘りに愚劣なるを言外するの故を以て、行險希旨の偵吏は、此の一紳士を『排日の傾あり』と牒報し、實際其の人物に接せざるが故にその傑出せる人材を知らざる總督其他をして、別寰の天地に居る、與に語るべからざるの人物として之を疎斥しつゝあり。是等の人材は固より、所謂獨立派の排日、鮮人は、總督自ら好んで之を接見し、且つ是等の硬骨漢と相識ることに於て、始めて鮮人の輿論を見ん。曩に總督の

行へる全島代表者の接見の如き、其の入選を、假令の低劣なる官吏に一任したる爲め、鮮人間にありても、擯排指弾せられつゝある庸劣の人物を會したるが如き、今朝鮮人間の嘲笑の一材題たるを知れりや。

### 危急に迫れる國境事情

國境を視察して不肖の感懷を深うしたるは、豆們江沿岸に施される所謂三段警備の一事なりき。春夏の交は、十數箇所の渡船場あり、單に渡船場を警備するのみなるが、秋冬の比に至りて豆們江の結氷するや、隨時隨所より入國するものあるの故を以て、沿岸に警官、憲兵、軍隊の三段警備を施し、百十數箇所に之を屯せしめ、氷點以下四十度の凍寒に際し、深更三々五々隊をなして沿岸彼此の連絡を保つべく警邏の事を行ひつゝあり、其の爲め凍傷に罹るもの尠からず、而して是れ若不平鮮人の入國を攔阻せんが爲めにして、渡江者は一々雜沓の上身體検査を行へるなり、不肖は客年支那に遊び、秦の始皇帝が、匈奴の來襲に備ふる爲め、幾千年前に築ける國境の長城を見て、その迂愚を嗤へる一人なりしが、盍んぞ知らん、大正九年の今日、我

國境界線に人の長城の築かれ居らむとは、こゝに至り不肖呆然として殆んど云ふ所を知らざるなり。斯の如くんば、寧ろ始皇の故智に倣ひ、長城を繞らして異變を報する烽火臺を設くるか、乃至臺灣に於て生蕃に對して行へる如く、鐵條網に電流を通じ、一定の關門を限るの合理的なるに如かざるなり。城壁も可、鐵條網も可、更に其の意義を擴充して、始皇が儒者を坑にしたるが如く、不平鮮人全部を坑にするに如かざるやも知れず。不肖が國境を巡察したる時、咸北道廳に於ては、軍資金を募集せる不平鮮人八十餘名を一網に打盡し、散りて、當該道廳の面上得意の色を動けるを見たり、其の犯人なるべし、不肖は永恆の憂、精津の旅館より精津驛に至らんとする手押車の車上に於て、約二十名の鮮人の輻輳のまゝ、護送せらるるを目撃したり、三段警備の周匝なる用意を以てして尙且つ斯る不平鮮人の入國を如何にすべからずとせば、抑も如何なる方策を以て此種不平鮮人の入國を攔阻すべきぞ、八十人の不平鮮人は之を捕ふるを得べし、八百人の不平鮮人は之を投獄するを得べし、八千人、八萬人、八十萬人、八百萬人の不平鮮人を抑も如何にせんとするぞ、今や朝鮮全土、擧げて不平鮮人ならざる處なし、半島を壘獄とし、往古彼の西班牙政廳が

其の黒奴に對して行へる如く、半島人民の殆んど全部を刑殺するを得ば、或は以て不平鮮人の跡を絶つを得ん乎。昔者巨魁を刑して威を示し、爾餘の群少奸類は敢て罪を論するに及ばず、謀反の跡を絶つを以て東洋裁判の定型となしたりき、今や秘密結社の名簿を求めて、一人を剩さず皆之を獄に投ず、斯くては投せらるゝもの揚々乎として、脰を張り、肩を聳やかし、寧ろ以て自ら榮譽と爲す、刑政の事斯くして何の權威ぞや。群少奸類の刑羅剔抉は抑も末のみ、半島に臨む當局吏僚たるもの、今少しく宏量を蓄へ達識に醒むるを要す、獨立門の獨立の文字を塗抹したりとて、三角山上朝鮮國旗を掲揚したりとて、之を東洋一家の絶對觀より見れば、鼻端に一吹すべき一場の遊戲ならずや、然るに數百の警官馳せて現場に至り、喧々擾々却つて事端を遊くし、鮮人環視の前に我れの周章狼狽の如何に甚だしきかを暴露して憚らず、殊に十歳前後の一小童が、硝子窓を拂拭しつゝ、戯れに朝鮮國旗を畫きたりとて、之を捉へて獄に投げたるが如き、其の沒常識實に驚くべきなり。三月騷擾は當局官憲の無思慮之を激發したりといふも決して過言にあらず。

國境に至りて不肖の頭腦を痛烈に刺戟したるは、不平鮮人の背後にひそむ米國

の黒き多毛の手が最も鮮明に不肖の眼底に影じ來れる一事なり。今少しく間島事情を明かにして其の然る所以を述べん。

間島は、朝鮮と豆們江を隔てたるのみにて、頗る地味を異にし、鮮地の確たる瘦土に反し、地味肥沃、五穀生々の觀あり、鮮人が始めて間島に移住したるは、明治三十五年の頃にして、最初は耕作を目的とする純然たる小作農の移住に外ならざりしが、大正六年の頃、我が官憲が浦鹽を根據とせる不平鮮人を驅逐したる爲め、驅逐せられたる不平鮮人は、南北間島並びに鴨綠江畔、松花江畔に散在するに至り、新たに間島に一箇陰謀の府は創設せられたり。然るに、鮮内地に於て、日人の勢力増大すると共に、鮮人小作農は、漸次其の生活に困難を來し、間島の地味肥沃を傳へ聞き、一家を擧げて移住を企つるもの比年其數を加へ、夏期に於て忠清南北道より南大門驛に群集する者毎日三四百八、一は鴨綠江を経て通化懷仁へ、他は清津を経て間島に赴き、清津への船便毎に必ず百四五十人の移住者を載す。間島へ於ける支那豪農は、能く是等の移住者を包容するのみならず、鮮人一般に支那人を目して大國民となすの風あり、悦服して事に従ふが故に、自ら小作農の境涯に甘んじて鮮内地に



於ける無理解の善政に感まりたる眉を開けるやの觀あり。而して彼等は皆口々に日本の壓迫を訴へ、日人の爲めに逐はれたりと稱し、日本の政策を極罵して已まず、支那豪農の彼等を歡迎するのみならず、米國は巨資を間島に投じて學校、病院、教會を建て、以て彼等の生活を安定し、往々貧寒なる者に資金を授け、頗る放膽なる方針を執れる爲め、空手にして來り米國の庇護下に立ちて富を爲すの階梯を得るもの尠からず、反之、我が日本は彼等の生活の爲めに一毫を利せず、自ら退嬰萎縮の狀に居る。故を以て近今に至り、米支兩國の威光を背景とする不平鮮人は、白晝公然拳銃民にを手にして所在に隊伍を組んで横行し、日本政略を名として軍資金を良強請し、良民中其の煩累に勝えず、是等の不平鮮人を禁忌するの傾すら生ずるに至りたれど、日本は今尙拱手咬指徒らに傍觀を繼續せり。

始め、安昌浩が米國より上海に來るや、上海假政府の面々は安の餘りに空想的なる言説に耳を假さず、爲めに米國の後援を得て朝鮮の獨立を企圖せんとしたる安の計圖も一時頓挫の外あらざりき。然るに上海假政府に比し、更に極端なる主張を抱けるは、間島の陰謀派にして、間島の陰謀派は、上海假政府の文治的、理想的なる

に反し、夥しく武斷的、實行的傾向を有し、決死隊を組織して暗殺を唯一の手段とし、且つ武器を蓄へ兵を養ふて直ちに日本を攻略せんといふにあり。此の三派(米國派、上海派、間島派)が分立したる時、何れも交互に排擠を事としたるを以て、日本の政策にして機宜に慥ひたらんには、三派箇々に其の勢力を削弱する決して難事にはあらざりしなり。然るに事ここに出でず、殊に三月騷擾以來、總督の更迭と前後して警備機關の弛廢したる間隙に乗じ、三派はこゝに一致團結して所謂『聯通制』なる一制度を確立し、渾春に宣傳局を置き、宣傳文を發し、總督の無爲無策を冷嘲して半島獨立のほ近きにあるを論じ、その實行方法として李承晩、安昌浩兩名の名を列記したる國務院令に依り、一、示威運動、二、軍資金募集、三、兵力を以て日本を攻略す等の大凡十數項を擧げ、且つ獨立後の政策として前年度總督府豫算を踏襲する事、半島の鐵道は無償にて之を譲受くる事、司法機關は一時總督府の機關を充用する事、日本人全體の半島よりの撤退を要求する事、といふが如き箇條を條列し、全島十三道に監督部を置き、郡には總監督を置き、縣には總監督を置き、夫れ々文武百官の任命を了して、方二三尺の辭令書を秘密に郵達し、今や道官郡吏は固より技師

の末に至るまで假政府の吏員既に備はれるを致せり、而して十月には假政府の李東暉國務總理となり、前國務總理李承晩は執政官總裁となり、李東暉の武斷的勢力聯通制の假政府に最も重きを加へ、間島派は一切李東暉の指揮下に行動することとなり、馬賊の巨魁黃丙吉等其の節度に服して隨所に出頭没頭す、<sup>③</sup>惟ふに總督への擲彈も李配下の所業たるべく、近く會寧龍井村間に於て朝鮮銀行々金十五萬金の切略せられたるも又或は同一系統の所業たるべし。殊に、豆們江を隔て、間島と隣りせる對岸露領には、歐州戰役に從軍したる休歸兵が、手に手に武器を携へ歸れる爲め、國境の空氣は益々惡化して、無政府は固より蠻野殺伐の風國境一帶に瀰漫するに至りたり。間島在住邦人が、此の惡化せる空氣の中に於て、如何に困惑を極めつゝあるかは蓋し想像の外にあり。

附記 聞くが如くんば、軍事當局者は、二箇師團完成を今年に繰上げ、歩兵十二箇大隊四千八百人を朝鮮内地十二ヶ所に配し、其中の五箇大隊を國境警備に充て、其上砲兵騎兵を國境に置くの意圖ありといふ、寺内時代の武斷政策に逆轉せんとする徵候ならずんば幸ひなり、步騎砲兵員の充實も可、要は統治の根本精神未だ定まらずして、如何に形式の末端を整ふるも、事に何の益なくして却つて害毒を醸すは不肖の言を俟たずして明かなり。

### 國境の自由郷土

「國境に散在する鮮人の數が、果して幾干に上れるかは正確に之を知るの便宜を有せずと雖も、之を概算して或者は三百萬と稱し、又或者は二百萬と呼ぶ、當局官憲は後者を以て正確に近きものとなせり。而して彼等二百萬の鮮人は、一種の桎梏ともいふべき苛察にして無理解なる日本の「善政」より脱し、國境一帯に自由なる生活の一社會を組織せり、彼等は當然日本の行政權に依りて統治せらるべきに拘はらず、在外領事は彼等と全く別寰の天地に居り、彼等と接觸するを好まざるの風あるを以て、彼等は支那官憲と米國宣教師の庇護下に其の生命財産を委ね去り、我れは今にして殆んど一指を染むる能はざるの實狀に置かる。乃ち不平鮮人は、此の自由郷土に縱横の權力を振ひ、米支又その後援を吝まざるが故に、國境の自由郷土は宛たる不平鮮人の集團たるが如き觀を呈し、其狀國境の直前に一大敵國を有するに異らず。之が善後の案策果して如何。

不肖は、思想を制するには思想を以てし、馬賊を制するには馬賊を以てし、暴力を



制するには暴力を以てするの外なしとする一の論議を有す、熟ら自由郷土の實狀に察するに、不平鮮人は純良素樸なる彼等二百萬の自由民を脅威し、その富める者の財を軍資金の名に掠め奪ふて、自家生活の資料とす、而して彼等は、事實に於て所謂馬賊と擇ぶなき兇賊の集團たり、此の暴力即強權の事實は自由郷土の自由民に取りて一種の厄難たることを疑を容れず。不肖の私案に依れば、斯る變態の社會に對し、内地同様の警備を施して治安の保維を望むは、全く勞して効なきことなり。總督府は在外領事の軟弱なる態度を批難し、頻りに駐在警官の増大を希望せるが如きも、假りに現在百名の警官を五倍にし、將た十倍にするも、治安の保維は困難なり。寧ろ毒素を制するに毒素を以てするが如く、こゝに一箇の馬隊を編制し、以て暴力に他の財を劫略する不平鮮人の兇賊の集團に對抗し、我れより進んで馬隊そのものが狭勇にして氣節を尙ぶ義軍たるの實を示し、彼等所謂馬賊が膽力を以て來らば膽力を以て制し、腕力を以て來らば腕力を以て制し、武力を以て來らば武力を以て制し、彼等不逞無賴の集團を威服懷柔して、自由郷土の自由王を我れより出すに如かざるなり。所謂支那浪人が内地に所を得ず、時代の進運に落伍して所在に

生活の困苦を訴へつゝあるは現前の活事實なり。是等の浪人を一團として其中より自由王を擇ばしめよ、□□□□の如き、□□□□の如き、乃至彼の□□の如き、一方の馬隊々長として、其の鬚髯と軀幹とは絶好の資格なり。

斯くして一方に不平鮮人の掠奪を捍禦制壓すると同時に、他方自由郷土の自由民に對しては、其の生活を慰安するの施設を行ふを要す、頃來東拓に於ては歸化鮮人を通じて若干の土地を間島に買収し、尙買収せんとするの計画あるが如きも、其の規模頗る小にして、國家大策の上より見れば、毫んも云ふに足らず、政府者たるもの今少しく大局に着眼し、我國の資本家を輔導して、政府自ら其の事業に保護と便宜を與へ、大規模の日支合辦事業を創ひると共に、自由民の生活を慰安すべき劇場、簡單なる聽劇の類にて可なり、其他鮮人の歡迎する舉近にして實際的な各種の施設をなし、米國の懷柔に用ふる常用手段たる僑善的にして且つ窮屈なる學校、教會、病院以外、我れは自由なる各種の計畫を創案し、且つ實行するを要す。

以上の費目の如きは、國費の大より之を觀れば、云ふに足らず、機密費の一部は、斯る方面に充當せられてこそ始めて其の真意義をなすものなり。



する不肖の私案これなきにあらざるも、此は論敵多端に亘るを以て暫らく餘日に譲るべきが、レーニズムの傳播は不肖にありてさまで憂慮すべき問題にあらず、彼の朝鮮に對しても、一種の方策を以てせば決してレーニズムの浸入虞るゝに足らざるをこゝに明白に斷言す。

不肖は思想を制するに思想を以てせよとの宿論を有すること上叙の如し。彼の所謂獨立派に對して獨立そのものゝ根本意義を質することに於て不肖が所謂獨立派の閉口を贏ち得たるが如く、レーニズムに感染しつゝある不平鮮人に對抗せんが爲めには、古來、鮮人中流以上の教養たりし儒教の振興を以て最も策の得たるものと思惟す、從來半島各道に儒林なるもの存在し、儒林の泰斗は、孔子廟に従屬せる學田によりて衣食の料を得たるなり（春秋二季の祭典は唯だ此の衣食の料に對する儒者の世間的公開的納税に外ならず）然るに統監政治以後、學田は郷校に從屬し、一も儒林を賑はすものなく、總督府より別途に春秋二季の祭料を下附すと雖も、儒林にたづさはれる半島全道の儒者は、之に依りて衣食する能はず、哀を乞はんとする兩班は、統監政治以後日に月に貧寒に赴ける爲め、その哀求に應ずるの資力

なく、兩班儒流相率ゐて不平流亡の民に化せんとす、儒教は我國に於て徳川幕府が官學に之を利用し、程朱の學を以て階級念慮と國家觀念を扶殖するに力めたる爲め、忠君愛國思想大に之に依て成長したりと雖も、由來我國情と趣を異にせる支那朝鮮にありては、家族思想最も發達し、孝を以て人間隨一の奉行となし、國家よりも天下を道とする、超人主義超國家主義を儒教の神髓となすを以て、王侯宰相何ぞ種あらんやの觀念根柢をなす、故に儒風を復興し、儒林を賑はすも、決して祖國に對する獨立的思想を助長するが如き虞れなく、假りにこれありとするも頗る輕微なるものに過ぎず、逆は是等儒林をして、李朝五百年間に於ける東西老少南北の分黨に依る黨争の禍亂を全島の子弟に教授せしむるは、適ま李朝覆没日韓併合の由事を知らしむる無二の便宜たり、加之、家族制度の孝道奨推は、直ちに無秩序無階級のレーニズムに對する思想的長城たるべきを以て、之が復興振作は決して無用の業にあらざるのみならず、今日衣食に窮迫せる儒林の泰斗をして、各自其の所を得せしむる所以、學田は寧ろ之を儒林に返付し、郷校維持の費用は別途に之を支出するの道を講ずるを可とす。



又天道教が基督教と同一歩調を執れるの故を以て、其の教首孫秉烈を拘致したるの事。と雖も、天道教は、儒佛仙を打つて一光をせしめる朝鮮獨特の宗教にして、若し往年一進會宗徒全部の信仰を博し得たる、倭武庫總之洪嘯陣師の如き豪傑僧の在るあらば、天道教に依りて奮に過激思想を噴吐する勇氣たるものあるのみならず、更に基督教を壓倒して朝鮮全土に天道教の流行を見るに至らむ。不肖は、曠孔豆の如き屬僚小吏と行嶮希旨の狗吏が、大局より觀ては、本朝勳業を補助すべき唯一の友人を、常に概ね『排日』の口實の下に眞に謀反の徒たらしむる一大失政を痛憤せざる能はざるなり。

### 假政府撤去分散案

上海の假政府は、斷然之を撤廃分散せしめ、假政府の組成種子は、全部を朝鮮に召喚すべし、呂運亨問題は策略としては肯綮に中絶する妙案なりしも、渡瀬某、藤田某、松本某の如き劣弱なる人物事件の中間に介在し、總督府陸軍省、内務省、拓殖局、警廳の連絡十分ならざりし爲め、遂に彼れが如き失態を演出せり、李承晩等を召喚し、

彼等に生活の安定を附與せんが爲め、目今類如にその資源の準備に餘念なき者に、□□□□の兩名あり、總督自身此の兩人者と接見し、且つ劃策に當らしむるを可とす。總督自ら肱を取つて彼等を諷笑し、諷笑の裡、餘から水至つて渠成るが如く、求めずして其境を拓きべきなり、劣弱なる雜輩を事件の中間に挟むは、朝鮮に於ける熟語の所謂『挾雜』にして何等効果を舉ぐるることなし。故伊藤公の如き、常に概ね、是等骨硬有爲の徒を密かに官邸に招き、ナポレオンが狂惡なる刑殺を行へるジャコバン黨の殘類は、局長峻視處の椅子を喪失せしむるに於て、一朝忽ち、自由平等博愛の信者をして、總然たる帝國の驅逐者たらしめたるが如く、地位を望むるのには地位を與へ、若しくは與ふるを期し、且つ歸降の徒を會しては、不烈なる諷刺を臆面もなく諷刺しつつも、彼等を諷刺笑談を忘るる事なき。故伊藤公の諷刺に倣は、實は假政府の存続維持の如き一舉一動、投足の勢のみ、當局者の一考を煩はす所以な事。

### 五大秘密結社の結合

不肖の私案によれば、朝鮮議會は早晚之を開かざるべからず、議會創設前、先づ鮮人政黨を組織せざるべからず、鮮人政黨組織に對する一の準備行為として、不肖は住時の韓政黨の變態にして現今の秘密結社たる畿湖學生親睦會、嶠南學生親睦會、關東學生親睦會、西北學生親睦會、湖南學生親睦會を合して一と、なし「青年同志會」といふが如き一團體となし、團體の機關として新聞紙を發行せしめ、彼等をして、隨處に其の所説を盡さしむるの要ありとなす。勿論獨立云々の言説は嚴に之を禁遏せざるべからざるも、内地人官吏に對する不平、乃至彼等の總督政治に對する希望を、極めて寛大なる宏量を以て之を聽聞するは、統治策上必ず爲すべきの事に屬す。

### 新聞改策の謬妄

政治の要訣は民衆の嫉妬心を緩和調節するにあり、議院政治も民衆の嫉妬心を緩和調節せんが爲めに生れたり、普通選舉に於て特に然るものあるを否むべからず。國際間の勢力範圍の設定も、畢竟國際的嫉妬の緩和調節に外ならず、然るに、朝鮮人は東洋に於て嫉妬心の最も強盛なる民族なり。此の意味より觀て、日本に何

諛諂媚する関元植、朴泳孝等に新聞紙發行を許可するは、寧ろ彼等鮮民の嫉妬心を激發するの虞あり、若し總督府が関等一輩に依りて、鮮人懷柔の方途を得たるものと信じ居るものとせば、开は甚だしき謬妄なりと云はざるべからず。

### 暗行御史を全道に派遣せよ

全道凡百の吏僚が爲す所を見るに、彼等は唯だ官吏服務規律に違反せざるを以て上乘の忠勤となし、鮮人に對しては傲岸自ら恃んで、毫も國家的民族的觀念なく、成るべく速かに進級し、成るべく速かに内地に歸還せんことを畢生の願望とせり。斯る吏僚に依りて、日本が世界的の試練を受けつゝある東洋一家の實現に對する能力の發揮を望むは、木に緣りて魚を求むるの類のみ。是等の非國家非民族的吏僚の僻見に基づく批政を匡正すべし、聰明穎異なる人材を各道に派して暗行御史の任に膺らしめ、隨時隨所に一種の政治教育を行ふは、刻下喫緊の急務なり、由來朝鮮各道の知事以下行政の局に膺るものは、概ね内地に於ける劣驥なる人材を左遷的に任命し來れるの傾あるが故に、何れも政治の何なるを解せず、不肖の如きは、此



種吏僚と會見して、其の淺慮と無智と暗愚に果然たりし事幾回なるを知らず、特に過般水野總督を招待したる朝鮮協會の築地精養軒に於ける朝鮮に關係ある新舊官民の、惡劣極まる愚見の陳述を聽聞するに及び、朝鮮今日の惡化非運が決して一箇總督のみの罪にあらず、斯る凡愚なる官民共同の責任なるに想到せざることはざりき。暗行御史の制、總督の必らず行はざるべからざる所のものに屬す。

### 警備機關の不備

總督政治失敗の一因は、鮮人を憲兵補助員に採用し、其の憲兵補助員が、強權を恃んで所在に有夫の美女を強姦し、且つ事を構へて民財を劫略し、肯かざるものは隠告して之を罪に陥れたるにあり。行政現行の任にある警察官の如きは最も此點について用意を必要とするに拘はらず、憲兵制度一たび廢れて警察官の之に代るや、其の人員の補充に困しみ、遽かに内地に於て巡査募集を行ひ、極めて頭腦の低劣なる青年を一網打盡的に朝鮮に誘ひ歸り、僅々三ヶ月の日子に於て教習を終り、其の教習も、『如何にして人の心を治むべきか』の行政の根本義は措いて問はず、鮮

内地に於て、何等の必要な帝國憲法の類を教授するに時間を費やすが如き無思慮の教習を行へる爲め、鮮内地に駐在せる新任巡査は内地募集の際の募集官の甘言が事實に於て大に相違するものあるを覺知したる後ちの反感と相俟つて、不肖が歴遊したる某道の如き、東北より來れる三十名の巡査は來る三月を以て一齊に同盟辭職して東北に復歸するの用意を爲しつゝあり、斯る警備を以てして盡んぞ全道の治安を保維するを得ん、殊に内地にありては一平方哩巡査一人の割合なるに拘はらず、朝鮮にありては、三十方哩乃至五六十方哩平均四五十方哩一人の割合にして咸北茂山郡の如き、三百三十九方哩戸口三萬五千の地に一面五人(邦人巡査三人鮮人巡査二人)の巡査を配して以て警備の事に當らしむ、是れ至難と云はんよりも不可能の事に屬す、總督府に於ては、十三道十二府二島二百八十二郡に邦人巡査二萬人を分布する事に依り、警備事業を完成し得べしとせざるが如きも、是れ事實上の空論のみ、不肖の私案によれば、内地人巡査三名鮮人巡査二名の割合を據じて、鮮人巡査五名内地人巡査部長一名とし、現在の内(三)鮮(二)巡査に要する經費を以て之に充當し、鮮人に自治的警察を行はしむるを可なりと思惟す、何となれば鮮人の

警察は内地の事理にすら通ぜざる頭腦の劣弱なる内地人捜査に比し、鮮人捜査の遙に勝れるものあればなり、若し夫れ、鮮人捜査の多くを採用せんか、陰謀事變の如き之を知るに由なく、不平鮮人の團結益々強力的に鞏固なるを致すべしといふが如きは、抑も、屬僚小吏の見解にして、大要量なる日本政府の考ふべき問題にあらず。

### 濫伐禁忌と燃料

寺内總督の半島に於ける殖林計畫は、決して無量の事業にはあらず、然れども、餘りに其の成功を急ぎたる爲め、汽車海運の一途にのみ、ササの類を植え、汽車行進中の人目の爲めにする植林ばかりの如き感を抱かざるのみならず、至道に對して其の成績報告を徵するに餘餘に急いで、中には、廣く北道の某所の如く、山林鬱茂、日光遮閉の箇所に至り、ササの殖林を強要したる所あり、且つ濫伐の禁忌は精神に於て勿論之を批議すべからざる雖も、法律的に之を強制して剩す所なく、而して木材に代るべき燃料の給付については何等考慮を重ねざりしが故に、冬季特に燃料を必要とする温寒常住の鮮人は、喝者の飲を擇ばざると同様、禁忌を

冒して山林伐採を行ひ、法に觸るゝの罪人目に月に多きを致せり、如斯は法の精神にあらず、又半島統治の趣義に悖るものなり。

不肖は京元線によりて京城より元山に抵りんとする途中、鐵道沿線に於て落葉松の密林を見たり、頗る貧弱なる軀幹を有する矮小なるものなりしを以て、其故を同車の某に質したるに、某は云へらく、樹木の伐採を嚴禁せる爲め、鮮人は落葉松の落葉を掻集して之を搬去するのみならず、枝を折つこと頗る酷なるものあり、如斯にして松樹の育成長を望むを得べからざる、寧ろ之を伐採して新たに植樹するの有利なるに如かざるなりと、不肖は思はず、案を拍てり、寺内統監以來警察と法律は誠に嚴烈に行はれたる、而かも「人の心を如何にして清むべきか」の政治の大本を遺忘して遂に今日の惡化を來したる如く、昨川は對する自然の政策すら之を要して不自然に陥らじめたる。

今や半島の統治は無理と不自然さに充ち満てり、今少しく建議に覺醒して、人云はす、山と云はす、川と云はす、政治の要道に愜ふを要す。

## 道廳所在地變更の急要

不肖は全羅南道の首都が木浦に置かれずして、松汀里驛より二三里を隔てたる交通の不便なる且つ物資に乏しき無等山麓の公州に置かるゝを觀て怪訝の念に打たれざるを得ざりき。然るに、咸鏡北道に至り、同道の首府が、清津に存せずして、鏡城と云へる、山背の寒村僻邑に置かるゝを目撃し、一層驚異の感に呆然たらしざる能はざりき。

仍て、直ちに全道の首府所在地を検し、平壤、京城を除く爾餘の十一道は皆交通の不便にして物資の貧弱なる(中には絶無なる)寒村僻邑ならざるなきを知り得たり、惟ふに是等の首府は何れも昔者李朝時代の遺跡にして、轎、車の便に依り交通往來したる當時にありてこそ、始めて意義を存したれ既に表朝鮮は鐵道の通するあり、裏朝鮮にも咸鏡線の首尾成れるの今日、斯の如き遺跡を存續するの要、毫もこれあるなし。而して是等の道廳に達する道路は何れも扶役に依りて成れるもの、優に自動車を通せしむるに足ると雖も、不肖は、其の扶役の爲めに、民怨凝つて釋けざる

ものある不平の聲を今回巡遊の到る所に於て耳にせし。牛耳洞と云はず、金剛山と云はず、純然たる遊覽道路にすら此の扶役を強要したる爲め、惡政の李朝時代すら一年僅かに三日の扶役に過ぎざりしを痛念し、日本政府の憲政轉治を訴ふるもの今尙尠からず、加之、その道路管轄に方り、僅かに自己所有の家屋のみを唯一の財産とする民衆に、家屋の撤去を命じたる爲め、破産流亡の民と化せし者、全道に算なく、恩賞として與へられたる木蓋を地を耕して轉賣したる鮮民尠からざりしと云へば、總督府が其の統計表に誇示する道路關係里程の長きは、却つて民衆の大なるを證するもの、況んや、道廳所在地の殆んど全部が物資生産と沒交渉な地理的關係に據かるゝを以て、折角開修したる道路も、莽草滋生、唯だ官吏の交通道路たるに止まるの觀ゆれば、世界に於ける奇觀にして、寺内統監以來の官僚的軍閥統治の愚劣は遺憾なく、暴露明せらるる、併合當時、遽かに道廳所在地を移動するは或は民心の安定を缺くの點に於て一顧すべき問題たりしならん、今日に於て是等の憂懼は全く無用なり、總督は斷乎として、道廳所在地の更改を決定するを要す。若し此れをしも決行するの勇なくして、朝鮮の經濟的開發盡んど企圖するを得ん。

## 在來種と優良種並びに政友會の利權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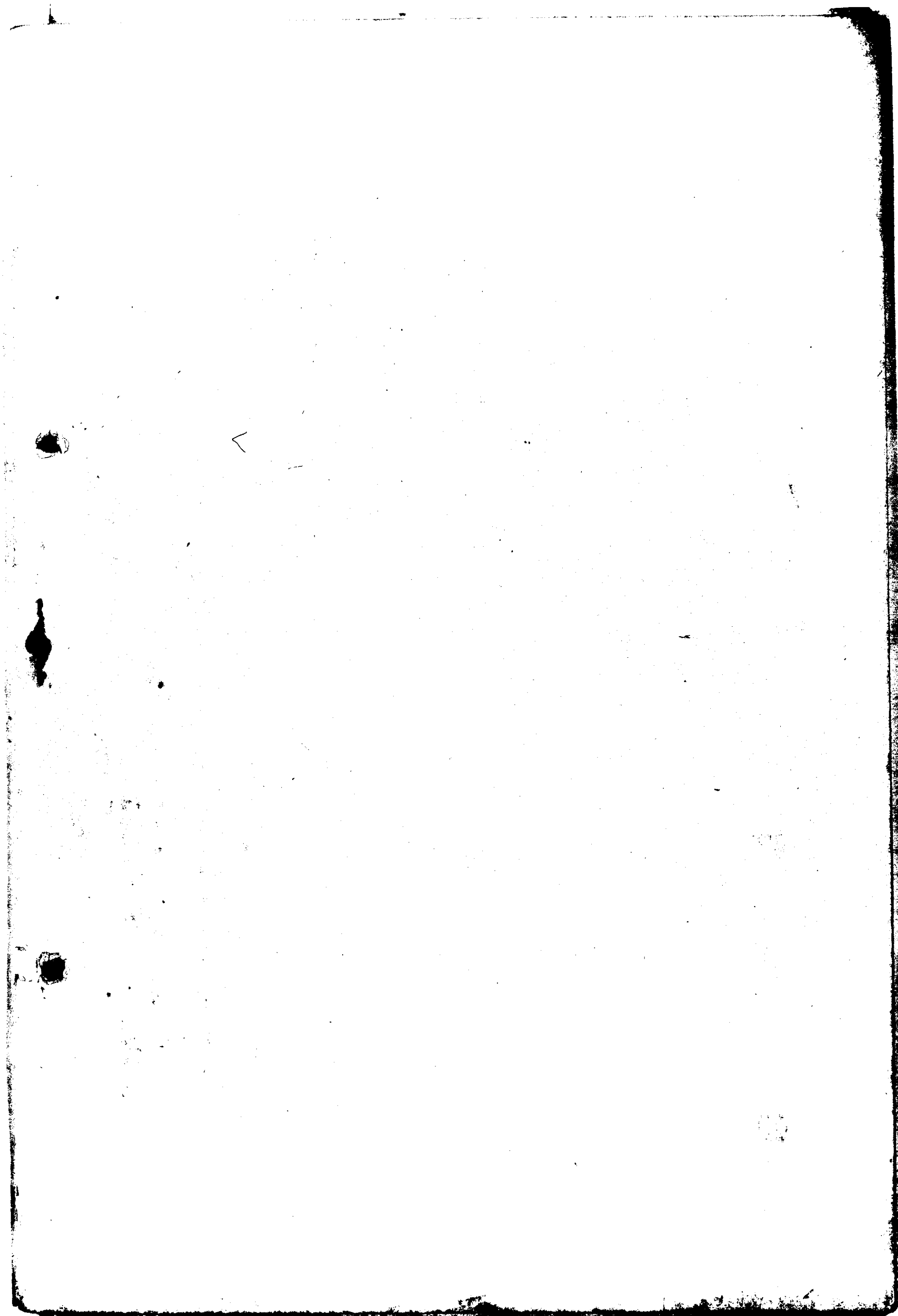
朝鮮の官場は、昨今在來種と優良種との勢力争闘を反目排擠に忙しうして、半島統治の實蹟の如きは、全く高閣に束ね去れられ、寧ろ中韓の觀望、他長族を包容同化する能力に於て缺如せる文化の低劣なる島國民は、こゝにも島國根性を露出して、鰐牛角上の争闘に没頭す。

在來種とは寺内統監時代より維持せる官吏の舊習にして、優良種とは曩に總督の更迭して以後主として總監の率ゐる新任命官を以て稱するものなり。而して曰は、前者は寺内統監時代、志を得ず、寺内統監の強制命令に役人格の精神を阿諛と諂媚を取てして、其地位を保ち得たるもの、奢慢にして氣節あるものは皆寺内統監時代朝鮮を去れり、單に官吏のみならず、民間有志又然り、漸く一掃來復して文官總督の任命を見る、以へらく我等手腕を振ふの時將に至れり、何ぞ爾らも半島に全然無經驗なる生硬の人物、揚々得々驕慢の身業を盡めかしや、來りて自己の地位を奪はんとし、自ら稱して優良種を以て居る。在來種の平なりざるも、以て知るべきの

み、若し今日の狀勢を以てその推移に放任せば、所謂在來種の同盟辭職實現の日決して遠からざるべし。

殊に水野總監が、商工局長を除く爾餘の農務局長、水産局長、會計課長、山林課長を一系列に誡首して其の後任に自家同臭の徒を以てしたるは、政友會が滿洲に於て試みつゝある利權割奪の端緒を半島に於て開くものなりとは、民間一般の危懼する所にして、不肖は果してその然るや否やを知らざるも、黨派に超然たるべき半島政治の前程に斯る危懼を投ぐる事夫れ自身のみにて、既に一半の失敗と云はざるを得ず。總體に邦人は、支那と云はず、朝鮮と云はず、官民を擧げて利權慾の餓鬼ならざるはなし、不肖の今回接觸したる朝鮮在住の人物は、大半此の利權慾の餓鬼にして、曰く深林、曰く鑛山、曰く漁權、曰く何、曰く何、殆んど枚舉に遑あらず、新聞紙の刊行權すら、群小餓鬼の割奪旺んなり、嗚呼此の島國の餓鬼民族、遂に何を不得何を失ふかを知れりや矣。





芝  
 松田本  
 一七  
 刻  
 半田字  
 九  
 年  
 月  
 日

五十一

## 外人學校長處分ニ關スル顛末書

昨年騷擾以來民心甚々動搖セルモ近來漸ク平靜トナレリ然レトモ不逞ノ徒ハ諸種ノ方法ヲ以テ民心ヲ煽動シアラユル機會ヲ窺フテ不穩ノ行動ヲ企テ止マス殊ニ三月一日ハ騷擾勃發ノ一週年ニ當リ騷擾ヲ起スニ絶好ノ機會ナルヲ以テ期日ノ切迫ト共ニ不穩印刷物ハ盛ニ頒布セラレ物情頗ル騷然タリ啻ニ學校ノ生徒控所及便所等ニ同盟休校及不穩行動ヲ勸誘スル揭示又ハ貼紙ヲ見ルノミナラス婦人聖書學院教師李海旭ノ如キハ其ノ學院内ニ於テ自ラ不穩文書ヲ作製シタル事實アリシヲ以テ學生等カ此等ノ輩ニ誤ラレムコトヲ慮リ當局者ハ專心之カ豫防ニ從ヘリ

學校ノ取締ニ關シテハ昨年騷擾以來成ル可ク寛大ノ方針ヲ執リ懇篤ナル諭告ト習學ニ對スル興味ノ喚起トヲ以テ彼等ノ志向ヲ轉換シ其ノ反省自覺ヲ促シ漸次其ノ思想ヲ善導セムコトヲ期セリ然ルニ不逞ノ徒ハ其ノ取締ノ寛大ナルニ乘シ時時善良ナル學生ヲ脅迫シテ校規ヲ紊亂スルカ故ニ此ノ際彼等ノ巧言又ハ威嚇ヲ以テ不穩行動ヲ強要スルコトアラハ多數ノ學生ニ斷然之ヲ排斥シテ毅然之ニ反抗スルカ如キ態度ヲ望ム可ラス而カモ萬一不穩ノ事態ヲ發生セシムルカ如キ事アラハ啻ニ學校ノ秩序ヲ紊亂ノミナラス善良ナル學生ヲシテ更ニ不安ノ念ヲ増サシメ延テハ一般人心ニ影響ヲ及ホシ統治ノ上ニ關係スル所蓋シ渺カラスサレハ此ノ際不良ノ行爲ヲ敢テスル者ヲ處罰シ學校ノ秩序ト一般ノ平靜ヲ計ルハ洵ニ止ムヲ得サルノ事ニ屬シ此ノ方針ハ成ルヘク關係者ニ周知徹

底セシメ學生ヲシテ常軌ヲ逸セサラシムトシ學務局長名ヲ以テ各地方長官及官立學校長ニ對シ前後二回書面及電報ヲ以テ「學生ニシテ不穩ノ行爲ヲ敢テスル者アルトキハ主謀者ニ對シテ退學ヲ命スル等校規ニ照シ嚴重ニ之ヲ處分セシムコト」ヲ通達シ同時ニ「豫メ生徒及父兄ニ之ヲ警告シテ違背スルコトナカラシメ更ニ同盟休校ノ如キ事前ニ之ヲ豫防スルハ勿論若シ不穩ノ行動ヲ敢テスルモノアルカ如キ場合ニハ三日以内ニ事實ヲ調査シテ監督官廳ノ指揮ヲ受ケシムヘキ」旨ヲ注意セリ尙又此ノ旨趣ノ一般ニ徹底セサラムコトヲ慮リ更ニ各新聞紙ニ學務局長談トシテ其ノ要綱ヲ宣明セリ

各地方廳ニ於テハ之ニ依リ夫夫相當ノ措置ヲ爲シタリト雖京畿道及平安南道ニ於テハ特ニ深甚ノ注意ヲ以テ懇篤ニ曉諭スル處アリ即チ二月二十五日京城平壤ノ公私立中等學校ノ學校長ヲ道廳ニ招致シテ詳細ニ此ノ旨趣ヲ說示セルノミナラス平壤ニテハ翌二十六日道視學ヲ各學校ニ派シ京畿道ニ於テハ同二十七日各學校ニ通牒ヲ發シ「各學校ヲシテ先ツ同盟休校及不穩行動ノ豫防方法ヲ講スルコト、煽動者ヲ發見シタル際ハ退學處分等嚴重ナル處罰ヲ爲スヘキコト、事故發生ノ場合ニハ三日以内ニ事實ヲ調査シテ道知事ノ指揮ヲ受クヘキコトヲ命シ且ツ若シ學校ノ處置ニシテ誠意ヲ缺ク場合ニハ法規ノ命スル所ニ依リ相當處分ヲ加フルコトアルヘキ」ヲ豫告セリ加之萬一ヲ慮リ三月一日、二日ニハ特ニ視學官、視學及學務係員ヲ各學校ニ派シ實地ニ就キ周到切實ナル手段ヲ盡サシメタリ

前掲ノ訓示指示ニ基キ各學校長ハ職員生徒又ハ父兄ニ對シ大ニ注意戒告ヲ加ヘ某校ノ如キハ全職

員ヲ擧ケ深夜ニ至ルマテ生徒ノ家庭ヲ訪問シテ生徒及父兄ヲ懇諭シタルカ如キ其ノ努力眞ニ感々ヘキモノアリ斯クシテ全鮮ノ各學校ハ大體ニ於テ極メテ平穩ニシテ官立學校ノ如キハ整然トシテ微動タモセス私立學校モ亦出席平素ニ優ルモノ多ク成績甚タ良好ナリキ

然ルニ私立培花女學校（京城府所在）ニ於テハ一日早朝寄宿舍生二十五名校内丘上ニ於テ獨立萬歲ヲ高唱シ私立培材學堂及私立培材高等普通學校（京城府所在、共ニ北監理派經營ニ屬シ同）ハ一日午後寄宿舍生ノ外全部同盟缺席ヲ爲シ二日午後校内ニ於テ殆ト全校生徒萬歲（獨立）ヲ高唱セリ當局者ハ一日午後同盟缺席ノ報ニ接スルヤ大ニ將來ヲ懸念シ二日ハ朝來學務及警務ノ各當局者ヨリ特ニ學校長ニ對シ警告ヲ加ヘタルニ拘ラス此ノ如キ行動ヲ敢テスルニ至リタリ

又私立崇德學校（平壤府所在）ニ於テハ昨年騷擾以前ニ於テモ職員生徒中不穩ノ言動ヲナシタルモノアリ故ニ平安南道長官ハ既ニ大正六年ニ於テ學校長（現學校長ト同一人、米人）ニ對シ職員ノ處分其ノ他學校改善ニ關スル指示ヲ爲シタルコトアリ且昨年ノ騷擾ノ際職員生徒ニシテ有罪ノ判決ヲ受ケタル者多ク殊ニ學校長自身モ亦犯人隱匿ノ廉ニ依リ罰金刑ニ處セラレタルコトアリ私立學校規則ニ依レハ學校閉鎖ニ該當シタルモノナルモ當局ニ於テハ特ニ寬大ノ處置ヲ執リ之ヲ不問ニ附シタルモ將來若斯ノ如キコトヲ再ヒ發生セシムル場合ニハ猶豫ナク處置スヘキ旨ヲ嚴達シタルモノナリ故ニ今回ハ學校長ニ於テ一層學生ノ監督ニ注意スヘキモノタルニ拘ラス二月一日ヨリ二日ニ互リ高等科生ハ全部缺席シ同一日午後二時頃生徒ノ一部ハ府内ニ於テ獨立萬歲ヲ高唱シ學校職員



ハ生徒ヲ抑止スルノ力ナク急テ學校長ニ告ケタルモ學校長ハ敢テ登校セス又機宜ノ措置ヲ講セス  
斯クシテ同三日普通科生四十八名、同四日高等科生全部校庭内ニ於テ引續キ獨立萬歲ヲ高唱シタ  
リ又私立崇賢女學校(平壤府所在、前校ト同シク北長老  
派ノ經營ニ屬シ同一學校長ヲ戴ク)ニ於テハ昨年騷擾ニ際シ職員及生徒ノ一部之ニ  
參加シ爾來兎角不穩ノ言動ヲナス者アル情勢ナルヲ以テ本校ニ對シテモ亦同様周到ナル注意ヲ與  
ヘ不心得ナキ様嚴告シタルニ拘ラス二月一日殆ト全校生徒ノ缺席ヲ見タリ而モ學校長ハ何等機宜  
ノ處置ヲ講セサルコト前校ト同シ

右事件ニ就テ培花女學校ヘハ直ニ本府視學官京畿道第一部長及京畿道視學ヲ派シ事實ヲ調査セシ  
メ學校長(米人、女、ビ、)ニ對シテ事前及事後ニ於ケル措置ニ付説明ヲ求メシメシニ意外ニモ「本件  
ハ政治問題ナレハ始ヨリ學校ノ關係スヘキ事柄ニ非ヌ隨テ生徒ニモ父兄ニモ何等注意ヲ與ヘス只  
職員ノミニハ之ヲ告ケタルモ生徒ニ對シテ注意ヲ與フルト否トハ職員ノ自由意思ニ任セタリ」ト  
答ヘ尙道知事通達ノ要領ニ依リ學校長ニ對シ主謀者ノ調査及懲戒ヲ要求シタルニ對シ「何等措置  
上考慮スル所ナシ」ト答ヘ容易ニ調査ヲ實行セムトセス翌日學校長ヲ道廳ニ招致シテ主謀生徒ノ  
懲戒ヲ嚴命スルニ及ムテ僅ニ警察ニ依リテ調査シタル結果ニ基キ形式的ニ一名ノ處罰者ヲ申出ダ  
ルモ全生徒ヲ調査シテ事件ノ顛末ヲ明ニシ依テ以テ誠意アル懲戒ヲ加ヘムトスル意思ナキコトヲ  
確メタレハ學校長タルニ不適當ナリト認メ己ムヲ得ス三月四日私立學校規則第十四條ニ依リ京畿  
道知事ニ於テ就職認可取消ノ處分ヲ爲シタル次第ナリ

培材學校ニ對シテハ生徒ノ萬歲ヲ高唱セル報ニ接スルヤ即時ニ本府視學官京畿道第一部長及同學  
務課長ヲ派シ事實ヲ調査茲前後ノ措置ニ就キ學校長(米人、女、ビ、)ニ對シテ「交際セシタルニ學校長ハ  
事前ニ於テハ生徒ニ對シ道知事ヲ指示ニ從ヒ夫夫措置セルヲ認ムルヲ得ルモ事件發生後ハ本府  
以テ「純然タル政治犯ナリ從テ其ノ懲戒ハ學校長ノ職務以外ノモノナリ」ト主張シ學校長ハ謝  
懲戒ヲ行フ爲ノ調査茲處分ヲ拒否シ遂ニハ「假令學校長ノ職務ヲ退クトモ道知事ノ命令ヲ依リテ前  
後ノ措置ヲ講スルコトハ絕對ニ之ヲ爲サス」ト言明シ學校長トシテ其ノ職責ヲ盡サザルモ又認  
メタルヲ以テ前校同斷學校長トシテノ認可ヲ取消シタル次第ナリ尤モ生徒ノ萬歲ヲ叫フヤ警察官  
ハ學校ニ駆付ケタルモ成ル可ク學務當局者ト學校責任者トノ間ニ於テ前後ノ措置ヲ講義シタル  
スル方針ヲ執リ生徒ノ取調ニ著手セヌ又學務當局者ハ學校長ヲシテ進ムテ事件ノ調査ヲ行ハザル  
ムトシ懇諭頗ル努ムル處アリ即チ「彼ノ政治犯ナレハ學校長ノ職務外ノモノナリ」ト主張ニ對シ  
我ハ「政治犯ダリトモ學則ノ精神ニ反シ不都合ノ所爲アリタルモノニ對シテハ學則ノ命令ズル所ニ  
從ヒ生徒ノ懲戒ヲ行フノ要アル」ヲ說キ道知事ノ指示ニ從ヒ三日以内ニ調査シテ其ノ指揮ヲ受ク  
ヘキコトヲ要求セルニ彼ハ當初三日以内ニ調査スヘキヲ申立テ居リシモ急ニ考テ變更シ結局「學  
則ニ依リ調査茲ニ懲戒ヲ要ストハ貴下等ノ見解ナリ余ハ政治犯ハ學校ノ關係スヘキ事柄ニ非ヌト  
ノ見解ヲ持ス見解ヲ異ニセル場合ハ自己ノ見解ニ依ルノ外ナケルハ事件ノ調査茲ニ懲戒ノ要求無  
應スル能ハス若シ之ヲ以テ道知事ノ命令ニ違反シ不都合ナリトノ事ハ貴方側ノ外サ斷固分

ハ事件ノ成行ニ任セ一ニ上帝ノ意思ニ從ハムト主張シ頑トシテ學務當局者ヲ勸告ニ耳ヲ傾ケサルニ至レリ然レトモ尙念ノ爲再三注意スル所アリシモ敢テ應セス此ノ上交渉ヲ繼續スルモ何等解決ニ益ナク且徒ニ惡感ヲ増スノミナリト考ヘタリシヲ以テ學務當局者ハ已ムヲ得ス交渉ヲ斷ナラ之ヲ警察ニ引繼ギタリ警察ハ生徒ノ逸出ヲ防クニ足ル警察官ヲ増派シ法ニ違ヒ懲罰ナル取調ヲ爲シ夫夫法ニ從ヒテ處置セル次第ナリ

崇徳學校並崇賢女學校ニ於テハ事件ノ發生スルヤ直ニ調査ニ著手スルト共ニ學校長(米人、イー、エ)ヲ道廳ニ招致シ平安南道知事ハ學校長ニ對シ前記ノ事件ニ付其ノ責任ヲ問ヒシニ對シ彼ハ「自分ノ學校長タルハ單ニ名ノミニ止マリ平素出勤スルコト稀ナル上本學期ノ如キハ一回モ學校ニ出勤セシコトナク何等校務ヲ執ラサルカ故ニ之カ責ニ任スルコト能ハス」トノ誠意ナキ言明ヲサセリ從來自己ノ管掌セル學校ノ生徒ハ前記ノ如ク訓育極メテ不良ニシテ屢不穩事件ヲ發生シ當局ヨリ嚴戒ヲ加ヘラレタルニ拘ラス學校長ハ右ノ如キ言明ヲナシ誠意ヲ以テ部下ノ職員ヲ督勵シ改善ノ方途ヲ講セス遂ニ今回ノ如キ不穩行動ヲ再起セシムルニ至レリスノ如キ誠意ナキ學校長ヲ以テシテハ到底學校ヲ改善スルノ見込ナク公安上其ノ存在ヲ許シ難キヲ以テ此ノ際曩ニ申渡セル如ク斷然閉鎖處分ヲ行フニ該當スヘキモ職員及生徒ノ前途ヲ諒察シテ大ニ寬宥スル處アリ即チ此ノ際ハ私立學校規則第十四條ニ依リ平安南道知事ニ於テ右兩校ノ學校長就職ノ認可ヲ取消スノ處分ニ止メ暫ク學校改善ノ實情ヲ視ルノ餘地ヲ與ヘタルモノナリ

(朝鮮總督官房庶務部印刷所印刷)

五十二号

# THE OTHER SIDE OF THE KOREAN QUESTION

FRESH LIGHT ON SOME IMPORTANT  
FACTORS.

BY FRANK HERRON SMITH.

Reprinted by the "Seoul Press" from  
the "Japan Advertiser."

SEOUL, MAY, 1920.

3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10 1



**THE OTHER SIDE OF THE  
KOREAN QUESTION**

**FRESH LIGHT ON SOME IMPORTANT  
FACTORS.**

**BY FRANK HERRON SMITH.**

**Reprinted by the "Seoul Press" from  
the "Japan Advertiser."**

**SEOUL, MAY, 1920.**

May 14 1921

## **FORUM.**

The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Korean question printed on the following pages were contributed to, and published by the *Japan Advertiser* (Tokyo), during April by the Rev. Frank Herron Smith, a missionary stationed in Seoul for the last six years, who has had during that period oversight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for Japanese in Korea. He has written these articles in order to supplement somewhat those that have been contributed to the Tokyo paper by Dr. Schofield and others, which in his opinion have been one-sided and in many respects have not presented in a thorough-going way all the facts that bear on the situation. With the kind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as well as of the publisher we publish the articles in pamphlet form in the hope that readers will obtain a correct view of the question.

EDITOR,

THE SEOUL PRESS.

Seoul, May 20, 1920.

## THE OTHER SIDE OF THE KOREAN QUESTION.

### JAPANESE IMMIGRATION.

Japanese immigration into Korea is one problem that is much misunderstood. Dr. Brown in his new book "The Mastery of the Far East" makes this statement, which is not far from the truth. "At the time of the annexation less than 10 per cent. of the area of Korea and less than one-half of the arable land was under cultivation. With the modern methods of agriculture which the Japanese are now effectively teaching, Korea could feed double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now occupy it, to say nothing of the added means of wealth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resources and of manufacturing would bring." This proves at least that there was great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advancement, without crowding Koreans out of the country.

At the end of December 1919 the area of arable land comprised 1,544,430 cho of paddy fields and 2,797,660 cho of dry fields. The increase in one year through reclamation and irrigation was 199,336 cho of paddy fields and 357,673 cho of dry fields. (A cho is about two and a half acres.) This would make room for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farming population.

CONTENT  
283 31 nfm



### Oriental Development Company.

The total land holdings of the Oriental Development Company are 75,176 *cho*, of which a little over 50,000 *cho* are paddy fields. During late years they are not much increasing their holdings. Ten years ago, when they secured most of their land, the average price was 400 *yen* or less a *cho*, but to-day the price varies from 1,000 *yen* to 2,000 *yen* per *cho*. During the past year they provided irrigation for 10,000 *cho* of their land, reclaimed 600 *cho* and at present have 2,500 *cho* under process of reclamation. They have 120,000 Korean tenant households and each household cultivates an average of  $\frac{1}{2}$  *cho*. The officials of the Oriental Development Company say that they are encouraging intensive cultivation and thus use a large number of Koreans each year. Among such a large number there are many changes in the course of a year and though they did not increase their total number of employees, it would not be necessary for them to dismiss any great number of Koreans to make room for 300 Japanese families whom they bring in each year.

### Japanese Immigrants.

The total number of Japa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s 3,309 comprising more than 13,000 souls, while the total number of Korean households engaged in agriculture is 2,660,000, comprising 14,500,000 people. Even though Japanese came in much greater numbers, their proportion would constantly decrease as compared with the Koreans who are multiplying at an amazing rate.

The chief object of the O. D. Company in bringing over Japanese farmers is said to be the improvement of methods of agriculture. Korean farmers are able to produce an average of two *koku* of unhusked rice on each *tan* of land, while Japanese tenants produce three and a half *koku*. In Japan proper as much as six or seven *koku* is produced. Each Japanese tenant acts as a teacher for his Korean neighbours.

The fear that Korea will be over-run with Japanese immigrants seems ill-founded. In college we were taught that the tides of immigration always flow from a poorer to a richer country and from one in a lower stage of development to one that is higher. Of course a third factor is the relative density of the population. Two factors are thus against Japanese immigration, while one favours it. It is almost a proverb among the Japanese, among whom the writer lives and works, that no Japanese can succeed in Korea or Manchuria without capital. We may see something on a very small scale like the immigration that has taken pla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Canada, but we shall not see poor Japanese swarming here as Italians or Bohemians or Poles have flock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O. D. Company is not a charitable concern and is making big profits and no doubt has a number of "unjust stewards" among its employees, but the chief officials, such men as Messrs. Ishizuka or Kawakami, Ishibashi, Ninomiya—a descendant of the famous Sontoku—or Sekiya, all of whom the writer knows personally, are men of high character. Your correspondent has offered



ed many times to take up with them any case of injustice which has been authenticated, but so far has not been asked to serve in this respect.

It should be added, too, that Chosen farmers, speaking generally, have prospered tremendously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and that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ir country they were never so prosperous as to-day.

####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osen.

Basing their opposition on the alleged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ity in Korea, the "foreign friends" of Japan in Korea and China almost succeeded in spoiling the plan to hold the World's Sunday School Convention in Tokyo. They held that the capital of such a "barbarous country" was not a suitable place in which to hold such a convention.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strong action of the Japanese Federated Churches, through their representative, Mr. Ishizaka, in condemning the cruelties practiced in Korea,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onvention could not have been held in Japan. (Considering what Gen. Dyer has done in India and what the Americans did with the negroes in Washington and Chicago, it might have been necessary to take the convention to South America or some other peaceful and civilized place!)

In Korea we have had a tragedy of errors. The tremendous and bloody mistake that was made in putting down the uprising so harshly and cruelly has been well advertised to the world, but there were mistakes on the Korean side, too, which are not so well-known. In the writer's opinion they made an enormous blunder in

declaring their independence. • By so doing they made themselves revolutionaries and rebels. They laid themselves liable to the severest punishment. Thinking men could not have confidence in their judgment nor respect it. I have heard many missionaries express their opinion and have yet to hear one say that he considers the Koreans at present fit for independence. The old Korea died and Mr. Hulbert preached the funeral sermon and sang the dirge in "The Passing of Korea." A new Korea has been born and Mr. H. Cynn, one of the ablest of the younger Koreans, tells of it in his recently published book "The Rebirth of Korea." Korea yelling for independence is like an American youth yelling to vote. Korea is a fine, healthy youngster of great promise and without doubt has a bright future. Had the Koreans asked for the reforms they deemed necessary, instead of trying such a "grand-stand" play, we would not have had the trying time we experienced during the past year and Korea would be further on her way to-day.

#### Politics And Mission.

The second great blunder was made in identifying their movement so closely with th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pastors, especially the Presbyterian and Methodist churches. By so doing they have brought great trouble on these churches. The leading pastors of the country were among the famous 33 signers. I am told that Pastor Kil, the best known Korean preacher, was told of the plan only the day before and was practically forced to sign. At P'yongyang, the so-called Christian capital,

where the writer happened to be on March 1 last year? permission was secured from the police to hold memorial services for the ex-Emperor in the chief churches. At the close of these service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read in the churches and the first "Mansai" were shouted. At Chinnampo, where I went on March 2, the mobs each time collected at the church and started from there. It was but natural for the police in that region to take the whole thing for a Christian movement. They and the newspaper believed that the missionaries were behind it too. It soon became clear that the missionaries had known almost nothing beforehand, and they disclaimed all responsibility. Some of them suspected that something was brewing and one of the leaders asked me two weeks in advance to interpret for him, as he told one of the chief Japanese officials that something was in the air and warned him to be very careful. Later they adopted what they termed the policy of neutrality, but the cruelties practised by the police and gendarmes helped to make of it a very sympathetic neutrality, and the Koreans were almost led to believe that some of the missionaries were with them. In some cases at least the Koreans received that impression and the Japanes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missionaries were against them. In Seoul recently, one of the chief missionaries said at a gathering of newspaper men that he was pro Korean but that did not necessarily imply that he was anti-Japanese. The great mass of condemnatory material sent home and the activities of ex-missionaries in the employ of the Korean Association abroad, have made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 missionaries as a body, to prove their absolute neutrality.

#### Japanese Suspicion.

The impression that persists among the Japanese in general is that the movement was largely Christian and they are still very suspicious of that religion. My own churches and especially the Sunday Schools have been much affected in the centres where Korean Christianity is stronges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1919 the Pyongyang Sunday School shows a decrease of 94, Hamhung a decrease of 37 and Fusan a loss of 33.

The police too in many places are still very suspicious of Korean Christians, especially new Christians. They think there must be some political motive involved when a man becomes a Christian.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uprising, in three sections of the country, church property was wantonly destroyed by soldiers and gendarmes. The centres were Sensen, Pyongyang and Suwon. In all 17 buildings were completely and 24 partially destroyed. The loss is estimated at 60,000 yen to Japanese Christians and sympathizers gave 4,200 yen to aid in rebuilding these churches, and this money was distributed by Mr. Ishizaka last December.

In the Suwon district the infamous massacre took place in a Methodist church. Even this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distinctively anti-Christian. Of the men assembled 13 were Christians and 11 were Tendokyo-believers. In all 27 men and two women were shot down in cold blood. In this section whole villages

were burned and even one Buddhist temple along with the churches.

Some of the police are without doubt anti-Christian, and during the past year have found good opportunities to show their hate, and on the other hand, some are Christians and have not hesitated to show mercy to the suffering. The great majority suspect Christianity chiefly because of the suspicion they have that it is being us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

When Dr. Noble and I presented the Suwon case to Gen. Hasegawa he condemned the action of the soldiers unsparingly and the next day sent 1,500 yen to rebuild the church, that being the sum Dr. Noble had named as the loss. Great kindness had been shown to the survivors in that burned district; the Japanese Red Cross had sent doctors and nurses as soon as the facts were known at Seoul; three go of rice per day was given each person till harvest; the debris was cleared away; temporary shelters were built; seed and farming utensils were given; when new houses were built the government gave 50 yen for each building. I am told by the new District Superintendent that the villages have all been rebuilt and that one can see hardly any traces of destruction. I wish to see the section again before going home, though nothing can erase from my memory the gruesome picture impressed there by four visits last spring.

Could the churches be fully purged of politics, their troubles with the police would cease. While in Tokyo last autumn, one of my friends, a high official, invited Dr. Goucher, Bishops Welch and Hiraiwa and some friends to

a luncheon at the Imperial Hotel. There the proposition was made to Bishop Welch that if he would guarantee to keep the Methodist churches clear of politics, the official would see that all police espionage was stopped. Bishop Welch could not accept the proposal.

#### Japanese Christian Work.

The Japanese Christian work has been very prosperous throughout Chosen and Manchuria and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past ten years. Of course the political question did not enter in and we never have had trouble with police interference. Prince Ito gave us our P'yongyang church and last year we were given a plot of land at Dairen that is worth fully 100,000 yen. In many other ways we have been treated most kindly and generously. The Korean missions having the least difficulty are the Anglican, Catholic, Salvation Army, Congregational, Seventh Day Adventist and Oriental Holiness Missions. They have succeeded in keeping their churches comparatively free from politics.

There have always been a number of Christians among the higher officials in Seoul. It was a strange coincidence that while many of the higher officials were returned to Japan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was changed last summer, not one of these Christians was moved and they are still here. They are as fine, upstanding Christians as one will fi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In addition three Christians were recently added to the Section of Religions in the Educational Department and two to the Foreign Department. Two of these men



are Methodist local preachers and two are graduates of good American colleges.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recently made two good offers to a missionary to join its staff as a councillor. This man has not yet seen his way clear to accept, but the fact that such offers are made shows the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The other day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alled to see me as he was leaving town for a few weeks and he expected that he would not see me again before I leave for home. He sai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am giving you three Omiyage to take to America with you. One is the Bible in the schools, one is the revision of the Religious Propaganda Ordinance and the third is the 'Zaidan' you are asking for, so that mission property may be held more safely." I thanked him and said that such presents were of far more value to me than all the gold at Ulsan.

Baron Saito has shown great kindness to all missionaries and Korean preachers, inviting them to his residence many times and fixing calling days when they can see him freely. Such close acquaintanceship will help solve the problems we face here. Good will and love are the sine qua non.

We need also more Japanese missionaries who, besides their regular Christian work, will help bridge the chasm between the Korean missionaries and the Japanese officials. A half dozen such men in the chief centres of Korea would be of untold value. One of our friends came from Tokyo and tried it for a week. He said he felt like Daniel in the lions' den. Had he remained longer he would have liked

it better. Your correspondent feels that, though he has had many disagreeable experiences, he would rather be stationed in Seoul, than in any other city in the Japanese Empire.

The greatest trouble with the old gendarme system

was that it was 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ivil officials. It was as though we had perpetual "martial law." The first move of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as to abolish the whole system and to establish a police system such as exists in Japan proper. Now we have a Police Bureau in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fice and the superintendent is on exactly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heads of the Education, Internal Affairs, Financial or other bureaus. Mr. Akaike, who holds this position of great importance, was until appointed to Chosen, the Governor of Shizuoka Prefecture, and is not a military man in any sense of the word. He has associated with him many capable officials brought from responsible positions in Japan and they are endeavouring to change the spirit of the department and to reform the methods formerly used and at the same time still preserve order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man nearest to Mr. Akaike is Mr. Maruyama, who formerly had charge of the In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Shizuoka Province, a position about equivalent to that of vice-governor. As the Directors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s in the province we find the same type of men. For example, Mr. Chiba here at Seoul, came from the Police Department in the Provincial Office of Akita Ken. Mr. Shinjo at Taikeyu, was Chief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Section at Shizuoka, while Mr. Nakano who has



been put in charge in Pyongyang was previously the Mayor of Taiyu and before that of Chinnampo. Such men are not so familiar with police routine as the military men who preceded them, but they have much broader ideas and ideals as to administration and they will soon master the detail necessary for them to know.

#### A Criticism Answered.

It has been commonly said over here that the change made consisted only in a change in uniforms and that the same men are employed and the same methods prevail. Such critics seem to think that Baron Saito can walk out on Namzan some fine morning and say "Presto—Change" and that 100 primary schools and a university will spring into being and that the next morning he will call "Attention" and a well-trained police force will parade before him. He has worked marvels in the few months he has been here and deserves sympathy and praise and not sarcasm and criticism.

The writer would like to state only a few facts about the present condition. The gendarmerie system still exists as it does in Japan but its function is that of the military police and it has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policing of the country in general.

The old system employed 2,617 Japanese policemen and 3,330 Korean policemen who were taken over in a body by the new department, though the men in authority were practically all changed. About one half of the former Japanese gendarmes, 1,388 men in all, have been employed as policemen and almost all the Korean gen-

darmes (4,181 out of 4,749)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new service. In addition 1,454 Japanese policemen were secured from Japan, each province contributing as many experienced men as could be spared; 3,141 new policemen were recruited in Japan and are already on duty, and the second recruiting campaign to secure 2,983 Japanese and 72 Koreans is more than half completed. It is deemed necessary to have a police of approximately 20,000 in Korea.

#### Discrimination in Salaries.

It is hardly becoming for a missionary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for making a discrimination in the salaries paid to Koreans and Japanese. In the case of a policeman there is still a difference of one yen in the very lowest salary. My salary is 300 yen, that of the pastor of the Seoul Japanese Methodist Church 100 yen, while the pastor of the big Korean church on the corner of the compound gets 80 yen. We all have parsonages, some of us get children's allowances and some get a bonus. In the mission schools the Japanese teachers invariably receive the larger salaries. Speaking generally the Japanese have been able, up to the present, to command a better salary than the Koreans, but the Korean has developed till now he is able, in many cases, to demand equal treatment. The progress of the Koreans and the fair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is securing better treatment for them everywhere. The newly organized Industrial Bank has put its Korean and Japanese employees on exactly the same footing in every respect.

Most of the Japanese who come to Korea in any capacity receive "kaho", a colonial allowance ranging from 40 per cent. to 60 per cent. of their salaries and house rent in addition to their salaries. Living is higher for them over here than at home; they must help the old folks and in many cases keep up two establishments; often they get sick as the climate is more severe than that of Japan; frequent trips must be made home; the children must be sent to Japan for higher education. Suitable houses are scarce and almost all officials get a "kansha," official residence, built and owned by the Government. Such treatment does not seem unfair. In the case of police the very lowest salary for a Japanese is 15 yen and for a Korean 14 yen. This seems to be the only case of discrimination left so far as I can find out. Civil service officials, school teachers and other employee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been put on exactly the same footing so far as salary is concerned.

There are six items in the compensation a policeman receives,—salary, colonial allowance, rent, bonus, special allowance and clothes allowance. On the three items of salary, bonus and clothes allowance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are equal. The Japanese alone receives colonial allowance and rent and the Korean alone receives the special allowance of 5 yen for each man. As an example of the actual condition a Korean beginner at Seoul would receive 32.30 yen while a Japanese would receive counting all the items, 50.30 yen.

The income of a Japanese official of the 5th grade in Seoul is salary, 50 yen; colonial allowance 30 yen; bonus

Some of those who changed their uniforms and entered the new police service seemed to think that torture was necessary and should be transferred with them, but Mr. Akaike has a different opinion, and is determined to stop it. Under date of March 20 he issued additional instructions to the Governors of the provinces asking them to take special care that harsh and brutal means be not used when making examinations. As to torture, he says among other things, "In case, however, the alleged application of torture is really a fact even in limited cases, it naturally discredits the whole police system, and I urge you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and have your men thoroughly understand our principle. As you know very well, in modern courts judges rely on evidence rather

it was horrible. Some of those who changed their uniforms and entered the new police service seemed to think that torture was necessary and should be transferred with them, but Mr. Akaike has a different opinion, and is determined to stop it. Under date of March 20 he issued additional instructions to the Governors of the provinces asking them to take special care that harsh and brutal means be not used when making examinations. As to torture, he says among other things, "In case, however, the alleged application of torture is really a fact even in limited cases, it naturally discredits the whole police system, and I urge you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and have your men thoroughly understand our principle. As you know very well, in modern courts judges rely on evidence rather

### Flogging and Torture.

Flogging and torture are two survivals from the old Korean government tha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uproot. Flogging ends with to-day (March 31) and Baron Saito deserves the thanks of all who love mercy that he has put an end to a method of punishment for which almost nothing can be said. As applied to hardened criminals it may have had a place, but as applied to political prisoners, especially students and cultured men, it was horrible.

Some of those who changed their uniforms and entered the new police service seemed to think that torture was necessary and should be transferred with them, but Mr. Akaike has a different opinion, and is determined to stop it. Under date of March 20 he issued additional instructions to the Governors of the provinces asking them to take special care that harsh and brutal means be not used when making examinations. As to torture, he says among other things, "In case, however, the alleged application of torture is really a fact even in limited cases, it naturally discredits the whole police system, and I urge you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and have your men thoroughly understand our principle. As you know very well, in modern courts judges rely on evidence rather

than on the confession of offenders, and therefore torture, which is really of no value, has no place in our police system. I trust that in acting against any offenders you will do your best to collect evidence, and never try to extort confessions by the brutal means of torture."

This is splendid and I believe Mr. Akaike will enforce these principles. The police represent Japan to the people to a great extent. If they win the love and 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generally, Japan's task will be easy. If the people fear them and hate them, Japan's task will b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It will require many years of kindness and justice to erase the impressions made during the uprisings.

In all articles on the Chosen uprising that the writer has seen, it has been taken for granted that the causes lay in the defects in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and among these flaws the chief ones pointed out had to do with the gendarme system and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It is your correspondent's opinion that the defects in administration constituted only one of the minor causes of the demonstrations and at least provided a favourable setting for them, but that the chief causes must be sought for elsewhere.

The first and greatest cause of the uprising was the love that the Koreans have for liberty, independence and their own country, and this is the reason they are not satisfied with reforms. They say, "We do not want reforms; we want our freedom." They w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gels from heaven unless they were Korean angels, and probably not then.

They have hated and despised Japan for 1,000 years and would express dissatisfaction no matter what she did. The foreign educated Koreans and many others of the most enlightened, as well as those who have large business interests or are in government employ, in all a very large number, took no part in the demonstrations, but most of them are in sympathy with the demonstrators in this point.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uprising was the activities of those outside Korea who know little or nothing of present-day conditions. President Wilson, rather than the missionaries, must carry heavy responsibility as one of the inciters of this movement. His enunci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 for small nations aroused the hopes of the self-exiled Korean agitators who have never been reconciled to Japanese occupation. They were led to believe that he would help them at Paris if they could show that they had grievances. Among the outside influences too, must be counted the spirit of unrest that was sweeping the world and which in many ways is still affecting Korea.

Withal it is safe to say that without the instigation from outside, from America, Hawaii, Shanghai and Vladivostok, no demonstrations would have occurred and it is true to the facts that it took three months at least, to spread the movemen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n March 1 demonstrations took place at only a score or more of the chief centres.

In discussing the cause for dissatisfaction, much has been made of the defect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roduced by Japan into Korea. What there were and are defects, no one denies,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justice has hardly been done to Japan in the really splendid results that she accomplished along educational lines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 Pre-Annexation Conditions.

A conservative American writer says, "At the time of the annexation there were in Korea, aside from Mission institutions, only 50 schools most of them with only a handful of pupils. The budget for education was \$162,792. Of this \$135,074 was for Seoul, leaving \$27,718 for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These figures agree with the government statistics for 1907, but in 1906 when the Japanese began their work, there were throughout Korea only 13 public and nine government common schools, one law school, one normal school, one higher school and seve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s, a total of 32 school.

The Japanese arriving on the scene decided that the greatest need was common school education for the greatest possible number of people. There were very few buildings, no qualified teachers, few text-books and among the people no great desire for modern learning. The mission schools were not very prosperous either. The newly appointed officials had to work out courses of study, compile text-books, train teachers and erect buildings and the results they have attained in the past ten years are little short of marvellous. In brief the system that they adopted temporarily included four years of common school education, a four year's course in the higher common

school and either three or four years in the "semon gakko" or higher special schools. Great dissatisfaction has lately been expressed because they gave only eight years of schooling in the common schools as compared with the eleven years given in Japan proper to a boy who graduates from the middle school. The plan was only a temporary expedient and was adopted because it was deemed best to give in the beginning an elementary education to the greatest possible number rather than giving a higher education to a smaller number. At first it was almost necessary to bribe the children to go to school, but the desire for education grew and the number of schools was increased until at the last report (May 31, 1919) there were 517 common schools enrolling 89,216 pupils. The statistics for the same date show that there were 18 higher common schools with 3,841 pupils, 88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chools with 2,568 pupils, six special colleges with 819 students, and 749 private schools of all kinds enrolling 38,678 pupils throughout Korea. Surely this is a good record for ten years. The new régime plans further immediate improvements and reforms. First the former rate of increase of primary schools is to be greatly speeded up and 100 new schools a year established for three years, instead of spreading the programme over eight years. The four years course in the common schools is being lengthened to six and a supplementary year added to the higher common school, so the length of the course will be exactly the same as that pursued in Japan proper. The buildings necessary can be erected and books can be provided but to secure the necessary teachers is an almost



impossible task.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shortage of qualified teachers in Chosen.

#### Korean Indifference.

There are those who complain because no university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yet in Chosen and because there are proportionately more schools for Japanese here than for Koreans. Korea should have an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will have one in the no distant future. However one cannot say that it is one of the pressing needs of the peninsula so long as there are comparatively so few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Moreover the colleges that are in existence have great difficulty in securing students. The Chosen Christian College here at Seoul has the best site in the Orient, a splendid faculty considering the few short years it has been in existence, and is erecting magnificent buildings, yet the enrollment has been less than 100 most of the time and since the uprising as low as 20. The Pongyang College too finds it a problem to get students. Last year there were 227 graduates from the Government Higher Common Schools of whom 45 applied for admission to one of the four Government Colleges. This year with 222 graduates, 72 have applied. These four colleges need at least 200 first year students to fill their classes. Even so the Government deems a university a necessity and put into the estimates this year a sum for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a higher school. It is rumored that the magnificent site in the old Mulberry Palace grounds near the First Middle School has been held for this purpose. Anyway no one can secure the use of this site. A normal

school is also planned for next year. At present the normal course is supplementary to the work of the higher

common schools.

It has always seemed rather unreasonable to the writer that the Koreans should complain about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present system when they do so little to support it. If they were furnishing the funds there might be more ground for complaint. The fact is that there are (1919 figures) 83,065 Japanese and 3,139,140 Korean households in the country. For education the Japanese give an average of ¥9.44 per household or ¥784,108 a year for primary education while the Koreans give six sen and two rin a household or a total of 195,326 yen. Of the total fund used for elementary education the Japanese give 57 per cent. and the Koreans 11 per cent. The balance is made up from the interest on the Imperial Grant and from revenues from school property. The schools of higher grade have so far been supported wholly with funds from the national treasury of Japan. In 1918 the amount used for higher common schools was ¥318,578 and for colleges ¥245,600. Were the Koreans as keen for education as the Japanese, they could easily secure more schools. The very first organization formed by any group of Japanese settlers is a "School Guild" and they not only consider the school of the very first importance but they tax themselves to the limit to support it. The Japanese middle schools in Chosen are supported from the national treasury of Japan. In these schools Korean students may take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s on exactly the same terms as

Japanese, and there are a number of Koreans in each school. In most of the Japanese Primary Schools too, Koreans are admitted if they know a little Japanese. Their parents are not taxed for the Guild at the same rate as Japanese, but are expected to make some contribution.

### Religious Teaching.

The question of religious teaching in the schools has been rather difficult of solution. It was Gen. Teranuchi's idea that education and religion should be separated and that education is primarily a function of the State. He provided for only one kind of school recognition and that was full recognition and the complete adoption of the government schedule in all points. In Japan, the Momoyama Chu Gakko and the Nagoya Chu Gakko are examples of this kind of schools. In Korea only a few schools, chiefly those of the Methodist Mission, have taken recognition and the others are carrying on under their old charters which do not expire till 1924. Exercises in the cabbage patch is one of the great needs of Korean but not religious exercises such as a recent writer described.

In the fully recognized schools religious teaching could not be given in the regular school hours nor in the recitation rooms, but this rule was not strictly enforced. Until suitable rooms could be secured, great leniency was shown in allowing the use of the regular recitation rooms so long as a clear distinction was made between the religious teaching and the regular teaching. In the

recognized school near my home the very best hour of the day, 8:30 to 9:30, was reserved for the religious work and in the other schools trying the new method there have been few complaints. The complaining was done by those who wished to have compulsory chapel exercises and Bible study. The new régime has issued regulations allowing the same privileges that are enjoyed in Japan. They have provided for another kind of recognition for private schools that allows great liberty in teaching religion and every thing else that is good. It is provided that Japanese and ethics shall not be omitted in the primary school course, but otherwise they can teach what they like so far as it is not harmful, and where and when they please.

### The Korean Language.

The impression has been spread abroad too that Japan has been trying to stamp out and destroy the Korean language. This never was true and under the new regulations has not even a semblance of truth. On the other hand one might truthfully say that the Korean language was never taught so accurately and to so many pupils as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Even in the "Kueljang," the old fashioned schools of Korea, it was Chinese classics and not Korean that was taught to the pupils. The great stress the Japanese put on learn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the number of hours given to the study of Japanese led the Koreans to fear that their own language would be destroyed.

The writer has often told his friends in the Educa-

In June, 1912, the year before the uprising, an order was issued requiring Japanese teachers in positions of authority in Korean schools to learn that language. To-

### Korean History.

the system followed in Korea. to verify that point, before I, as an American,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 school's not even Spanish. I would want schools in the Philippines we do not teach Filipino and in largely Chinese in composition. I am told that in our and to get some idea of his ancient literature, which is and understand the Korean literature of the present day seems most admirably adapted to teach the Korean to read begins with the Korean alphabet and the whole series me copies of the Korean readers used. The first reader the Korean language and Chinese classics. I have before geography. Six hours a week are given to the study of study of Japanese, but this includes some history and mon school we find that 10 hours a week is given to the text-books in that tongue. In the curriculum of a com- the Korean language surely they would not provide If it were the purpose of the authorities to destroy

Korean. other institutions usually provide clerks who can speak at large, and the banks, railway offices, post-offices and the been the least restriction on the use of Korean in the world to destroy Korean is an absolute fiction. There has never feating their own purposes. But that they had it in mind much they made it distasteful to the pupils and were de- tional Department that by pushing Japanese study so

Since writing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 have been able to get some of the statistics for 1919. The average assessed on each Japanese household for school ex-

penses was 11.79 yen and on each Korean household, 27 sen. One might wish for a large percentage in these books, that are compiled especially for the Korean students, to be devoted to matter that is purely Korean and no doubt the authorities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wishes of the students to a great extent. In the History of Japan used in the higher common school, I find that 50 pages in a total of 220 are devoted to material that has to do almost wholly with Korea. In the History of Japan used in the higher common school, I find that 50 pages in a total of 220 are devoted to Manchuria, China and statistics.

Korea. The rest of the book, 40 pages or so, is devoted to Saghalien. Pages 55 to 120 inclusive are devoted to the first 54 pages devoted to Japan, Formosa and the geography used in the higher common schools, I find the fifth year which has just been added to the course. In readers in the common schools, but both will be taught in Geography and history have been taught only in the Korean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ithmetic and singing are issued in both Japanese and Korean. Text-books in ethics, geography, agriculture, "Kampo," *Official Gazette*, are always in Japanese and rean receive special rewards.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translations in Korean. Ordinary officials who learn Ko- considered necessary for him to make explanations and guage. Even though he teaches largely in Ja, anese it is moted without passing examinations in the Korean lan- day no Japanese teacher in a Korean school can be pro-

and nine rin. The estimate for 1920 has not been finally decided but will probably be 23.58 yen for each Japanese household and 1.40 yen for each Korean household. There is a great advance.

The amounts paid out of the national treasury for 1919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Korea are as follows:

For the four Beimon Gakko (Special Colleges)...	348,760 yen
For five higher common schools.....	420,789 "
For two girls' higher common schools.....	122,922 "
For five Japanese middle schools.....	462,631 "

Higher girls' schools for Japanese are conducted by the Japanese School Guilds and receive comparatively small subsidies from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 JAPAN'S POLICY IN KOREA.

### ASSIMILATION: WHAT IS IT AND CAN IT BE DONE?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the *Japan Advertiser* of May 15. It is the concluding part of the series of articles reprinted on the foregoing pages and was written by Mr. Smith on board the *Sanyo Maru*, by which he returned home in April)

Korea's past is already written and the writing cannot be changed or erased. It is an up-to-date illustration of the text "To him that hath shall be given and from him that hath not shall be taken away even that which he hath" if he does not utilize it. Korea has a splendid soil and climate and when cultivated produces almost everything abundantly, but her people made her almost a treeless desert. She is rich in gold but her best mines are all in the hands of foreigners to-day. She has coal and iron in great abundance but Koreans did not and do not work the mines. Her people have many admirable qualities and capabilities but they made nothing of themselves, in fact retrograded rather than advanced, and are to-day at the rear of the procession in the Orient. Her rulers debauched and betrayed her and things came to such a pass that she had to go either to Russia or Japan. As part of the spoil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she was awarded to Japan.



The question for Japan was, what to do with her new charge. She might have despoiled her utterly and nothing could have been done about it by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Be it said to Japan's credit that she decided to resuscitate and educate her, and judged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year, the resuscitation has succeeded beyond her fondest hopes. Prince Ito wished to protect and help her, but a Korean fanatic not recognizing Ito as the best friend Korea had in the world, killed him, and another killed at San Francisco Mr. Stevens, his American adviser. With Ito out of the way Japan again had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her policy. She might have adopted the German colonial policy; she might have followed Eng-

#### Ito's Wise Policy.

At this point allow me to quote again from Dr. Brown. "When Japan took control there were no roads, no railways, no telegraphs, no schools worthy of the name except mission schools, no justice in the courts, no uniform currency, practically nothing of any kind that a people needs. The Japanese had to create all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f stable government and civilized life, and to create them against the opposition of a corrupt and degenerate ruling class and the inherited inertia and squalor of a people who had so long acquiesced in misgovernment and injustice that they had ceased to care. Russia in Korea would have meant abundance of foreign gold, the continuance of profligacy, misgovernment and filth and in general policy of *laissez faire*."

land's example in India and Egypt, or, and this is what the Koreans would have preferred, she might have adopted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Cuba and the Philippines. Again she might have considered Hawaii and Alaska or Canada and Australia. But Korea's weakness had already plunged Japan into war twice and she decided ten years ago on union and "benevolent assimilation." The writer has often wondered if the Japanese statesmen were not thinking of what they have been able to do in Loo Choo, when they made this decision. In a little more than forty years they have been able to Japanize those island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oday they seem almost an integral part of Japan.

#### What Is Assimilation?

Anyway the union was formally proclaimed, no one objecting but a handful of earnest young men and a few of their foreign friends, and the policy of assimilation and amalgamation was decided upon. Just what this policy includes and whether it is good or bad is a question that merits much study. One of your missionary correspondents, interpreting it to mean the annihilation of Korea and the Korean, has characterized it in words stronger than a missionary ought to use. Dr. Robert E. Speer, when travelling in the Orient five years ago, praised the plan. He said Japan's policy was unique in two respects, i.e. she was the only nation giving a subsidy (at that time eight to twelve million yen a year) to a colony and she was the only strong and

virtile nation trying to bring up to her own level, a weak nation over which she had secured control and offering this weak nation an equal place in her Empire.

#### Koreans Will Remain Korean.

After ten years of trial several things have become clear. The Korean will not become a Japanese and it is an impossible task to make him one. His self-consciousness and his race consciousness have not been stronger in 300 years than they are to-day. No doubt there were Japanese statesmen who believed ten years ago that the Korean would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 Loochooan, but it is doubtful if anyone familiar with the situation, be- lieves so to-day. Assimilation in this sense seems impossible. The education which Japan has given to the Korean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has imparted to him a spirit, a bravery, an ingenuity that he has not shown for centuries.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s Dr. Hardie told one of the chief officials that what was coming out was simply what the Japanese and missionary educators had imparted to the Koreans in the past few years, and that if they were to be repressed it was dangerous to educate them. One could always pity the Korean but now they are showing traits for which one can respect and admire them. Even so, were Japan at present to grant their plea for independence, it would be a dire calamity. We would have the same conditions that prevail in Russia. Mills lays down three principles or conditions of self-govern- ment. 1.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desire

- i. 2. That they shall be capable of exercising it.
3. That they shall be able and willing to undertake the res- ponsibilities among them external and internal defence.

#### Union, Not Absorption.

As in most things, the middle course is no doubt the best one. Japan's publicly declared policy was "to make them not only good and intelligent but also loyal subjects of the Empire in name and reality." Some interpreted this to mean singing "Kimi Ga Yo" and bowing to the Emperor's picture. But simply forcing them to do such things and to put out the sun-rise flag on holidays, is of no value. When the time comes that they will delight to do such things, Japan will be getting on. From the first many of the wise administrators sent to Korea have interpreted assimilation and amalgamation in a broader way than this.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the word "annexation" is never used. It is invariably "heigo" or "godo" or "gappei," words which mean union or combina- tion. In this union it was expected that Korea would have a part and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a previous article I have shown that Japan had no designs on the Korean language, nor did she interfere with their customs and traditions. Historical land-marks and relics of all kinds have been most carefully preserved, in fact much better care is taken of them than formerly by the Koreans themselves. It is an interesting fact that up to the year 900, Korea was Japan's teacher and made many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her civilization.

Inter-marriage has never been encouraged, in fact it has been made very difficult and there are not many such examples, so that is not the sense in which Japan means to assimilate Korea.

#### Ireland or Scotland?

Not many months ago I was interpreting for a famous visitor from America an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officials in the Government-General. They were discussing assimilation and just what the Japanese wanted to do in Korea. The visitor suggested that if Japan would treat Korea in the same way that Great Britain treats Canada it would be ideal. The statesman replied that that is impossible. It would be too dangerous for Japan to give so much freedom to Korea and more than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are too close. He said he thought Scotland would be a better example and that he hoped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might be the same as between England and Scotland. The visitor suggested that care should be taken that they did not become the same as prevail between England and Ireland and both laughed. In many conversations and interviews this is the most concrete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policy that the writer has ever heard.

The chances are that Japan can no more wholly free Korea than Great Britain can free Ireland or the United States can free Hawaii. Japan could not afford again to have Korea independent and hostile. Moreover the best interests of Korea would seem to be with the Japanese Empire.

The Japanese have always shown a certain amount of honor to the Koreans, and if I mistake not, that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recent Imperial marriage. During the uprisings and to-day five of the 13 provincial governors and hundreds of the lower officials are Koreans, and they have been and are faithful to their duties. In the earlier years Japan certainly gave the Koreans more of-fices than they deserved, if one used their ability to fill them as a criterion of judgment. Now they take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just like Japanese. As a beginning in training for home rule, they have been promised "Myen Kwaï" Township Assemblies, within the near future, and no doubt will soon hav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Diet.

What the future will bring forth no man can say. Some will perhaps prefer to be citizens of a country, that though small and poor, is their own. Others will be content to be a part of the great Empire of Japan. If Japan's administration is kind and just, without repression and with a gradual development of home rule, she will have the sanction of the world and without doubt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Koreans will be proud to be part of that Empire and will be able to find life, liberty and happiness under the sun-rise flag.

The assimilation that many Japanese believe in, is one that will not touch the Korean language, customs or history, one that will give them ample opportunity for the greatest possibl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ne that will win their goodwill and make them loyal and happy subjects of the greater Japanese Empire.

#### Training For Home Rule.

— THE —  
**KOREAN "INDEPENDENCE"**  
**AGITATION.**

**Published in May, 1919.**  
*Price 20 sen, postage fre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Korea.**

**Published in November, 1919.**  
*Price 35 sen, postage free.*

**THESE** two pamphlets contain leading articles reproduced from the *Seoul Press*. The former gives the Japanese view of the Korean disturbances and the latter deals with reform measures introduced by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Publishers: The "Seoul Press,"**  
**SEOUL, CHOSŬN, JAPAN.**



印刷發行所

東京府大塚通一丁目三十三番地

印刷人

東京都永樂町三十五番地

編輯發行所

東京都竹塚町二丁目八十二番地

定價十五錢

大正九年五月廿五日發行  
大正九年五月十九日印刷

— THE —  
**SEOUL PRESS**

The Only English Daily Paper  
Published in Korea

EDITOR AND PROPRIETOR :

ISOH YAMAGATA.

Founded in 1906

Widely Read in Korea, Japan  
and Manchuria

Best Authority on Korean Affairs and  
Advertising Medium

SUBSCRIPTION, including postage 1.00 yen  
a month, 12 yen a year.  
ADVERTISING RATES : 2 yen per inch for  
three insertions.

Publishing Office : Taihei-dori, Seoul.

# 請願書 (寫)

主旨

衆議院議員選舉法ヲ朝鮮ニ施行セラレンコトヲ望ム

理由

下名等ハ朝鮮ノ現狀ニ對シ憂慮措ク能ハス曩ニ第四十二議會ノ開會ニ際シ所思ヲ披瀝シテ請願スル所アリシカ適々解散ニ遭ヒテ目的ヲ達スルコトヲ得ス今再ヒ此ノ請願ヲ爲スノ已ムナキニ至レル

併合以來政府ハ銳意朝鮮ノ開發ニ努力シ其ノ效果顯著ナルモノアリ而シテ朝鮮人亦當路ノ誠意ト新政ノ惠澤トヲ感セサルニ非ス然ルニ昨春騷擾一タヒ起リテ後ハ民心安定ヲ缺キ朝鮮ノ前途頗ル憂慮スヘキモノアルニ至レリ今ニ於テ根本的解決ノ策ヲ執ルニ非サレハ或ハ恐ル朝鮮ヲシテ永ク難治ノ地方タラシメンコトヲ下名等ハ微力ヲ願ミス同志ト共ニ現下ノ民心ヲ救治シテ內鮮一家ノ基礎ヲ確立セントシ日夜之レカ對策ニ腐心セリ

惟フニ日韓兩國ノ合一ハ已ムヲ得サル歸結ニシテ一般朝鮮人ノ夙ニ了解セル所ナリ而モ尙ホ內心日本ノ治下ニ在ルヲ快シトセス動モスレハ反國家的言動ヲ敢テスル者アリ殊ニ年少學徒ノ之レニ雷同スル者アルニ至リテハ實ニ昭代ノ不祥事ト謂フヘシ是レ畢竟日本國民タルノ自覺ヲ得ル能ハサルニ由ルモノニシテ即チ以爲ラク日本ハ朝鮮ヲ滅ホセリ朝鮮人ハ唯亡國ノ遺臣トシテ其統治ヲ受クルノミト此ノ感想ハ久シク朝鮮人ノ腦底ニ潛メル暗流ニシテ朝鮮統治ノ障礙ハ常ニ這ノ一點ニ存セリ故ニ之レカ根治ヲ施スニ非サレハ如何ナル善政ト雖恐ラク其效果乏シカルヘシ下名等ハ之レヲ人ニ察シ又自ラ省ミ朝鮮統治ノ根本方策ハ一ニ朝鮮人ヲシテ日本國民タル自覺ヲ喚起セシムルニ在ルコトヲ痛感シ現下ノ民心ヲ救治スルノ策亦之ヲ措ヒテ他ニ求ムヘカラサルコトヲ信シテ疑ハス

退ヒテ思フニ國民タルノ自覺ハ國民タルノ權利ヲ認メラル、ニ因リテ始メテ生スヘシ然ルニ朝鮮人ハ國民重要ノ權利タル參政權ヲ有セス即チ帝國議會アリ内地在住ノ人民ハ選舉法ノ定ムル所ニ依リ議員ヲ選出シテ國政ニ參與スルコトヲ得ルニ拘ラス朝鮮ニ在リテハ選舉法ノ施行ナク議員ヲ選出スルコトヲ得ス朝鮮ニ關スル事項ト雖總ヘテ内地選出ノ議員ニ依リテ決セラル語ヲ換ヘテ言ヘハ日本帝國ノ政治ハ内地人ノ政治ニシテ朝鮮人ハ全ク之レニ參與セサルナリ下名等ハ朝鮮人ノ國民タル自覺ヲ得ル能ハサル原因ヲ求メテ此ノ點ニ想到シ參政權附與ノ最モ急務ナルト同時ニ一日モ忽諸ニ付スヘカラサル問題ナルコトヲ感セリ

人或ハ朝鮮人ニ參政權ヲ附與スルノ時期尙ホ早キヲ説ク者アリ然レトモ參政權ハ國民ノ當然享有スヘキ權利ニシテ之レカ要件ハ國法ノ定ムル所ナリ既ニ朝鮮カ日本ノ領土タリ朝鮮人カ日本帝國ノ臣民タル以上之レヲ除外スヘキ理由存セス要ハ其ノ實行ノ能否ト利弊ノ如何ニ在ルノミ而シテ下名等ハ朝鮮人中若干ノ議員タルニ適スル者ナシトハ信スルコトヲ得ス又之レカ選舉ヲ行フコト必スシモ困難ナリトハ思惟セス況ヤ戰後ノ世界ハ人類ノ政治的覺醒ヲ促シ一般ノ思潮ハ著シク進展セリ參政權ノ要望ハ偏ニ民權ノ伸張トノミ言フヘカラス民衆ノ意思ヲ國政ノ上ニ反映セシムルハ寧ロ人民ヲシテ政治的責任ヲ自覺セシメ國家觀念ヲ鞏固ナラシムル所以ノ途ナルヘシ當路ニ於テモ既ニ朝鮮ニ於ケル地方自治制度ノ必要ヲ認メ之カ準備トシテ地方諮問機關ヲ設立セリ下名等ハ此ノ時機ニ於テ政府ノ方針ヲ決定シ朝鮮ニ選舉法ヲ施行スヘキコトヲ明示シ朝鮮二千萬民衆ヲシテ疑惑ヲ去リ國政ニ參與シ得ル確信ノ下ニ日本國民タル自覺ヲ喚起セシメ盡忠報國以テ臣民タル本分ヲ完フセシメラレンコトヲ切望シテ已マサルナリ

右及請願候也

大正九年七月 日

右請願人

金 閔 元 植  
明 溶

民心安定ヲ缺キ朝鮮ノ前途頗ル憂慮スヘキモノアルニ至レリ今ニ於テ根本的解決ノ策ヲ執ルニ非サレハ或ハ恐ル朝鮮ヲシテ永ク難治ノ地方タラシメンコトヲ下名等ハ微力ヲ顧ミス同志ト共ニ現下ノ民心ヲ救治シテ内鮮一家ノ基礎ヲ確立セントシ日夜之レカ對策ニ腐心セリ

惟フニ日韓兩國ノ合一ハ已ムヲ得サル歸結ニシテ一般朝鮮人ノ夙ニ了解セル所ナリ而モ尙ホ内心日本ノ治下ニ在ルヲ快シトセス動モスレハ反國家的言動ヲ敢テスル者アリ殊ニ年少學徒ノ之レニ雷同スル者アルニ至リテハ實ニ昭代ノ不祥事ト謂フニ是レ畢竟日本國民タルノ自覺ヲ得ル能ハサルニ由ルモノニシテ即チ以爲ラク日本ハ朝鮮ヲ滅ホセリ朝鮮人ハ唯亡國ノ遺臣トシテ其統治ヲ受クルノミト此ノ感想ハ久シク朝鮮人ノ腦底ニ潛メル暗流ニシテ朝鮮統治ノ障礙ハ常ニ這ノ一點ニ存セリ故ニ之レカ根治ヲ施スニ非サレハ如何ナル善政ト雖恐ラク其效果乏シカルヘシ下名等ハ之レヲ人ニ察シ又自ラ省ミ朝鮮統治ノ根本方策ハ一ニ朝鮮人ヲシテ日本國民タル自覺ヲ喚起セシムルニ在ルコトヲ痛感シ現下ノ民心ヲ救治スルノ策亦之ヲ措ヒテ他ニ求ムヘカラサルコトヲ信シテ疑ハス

退ヒテ思フニ國民タルノ自覺ハ國民タルノ權利ヲ認メラル、ニ因リテ始メテ生スヘシ然ルニ朝鮮人ハ國民重要ノ權利タル參政權ヲ有セス即チ帝國議會アリ内地在住ノ人民ハ選舉法ノ定ムル所ニ依リ議員ヲ選出シテ國政ニ參與スルコトヲ得ルニ拘ラス朝鮮ニ在リテハ選舉法ノ施行ナシ議員ヲ選出スルコトヲ得ス朝鮮ニ關スル事項ト雖總ヘテ内地選出ノ議員ニ依リテ決セラル語ヲ換ヘテ言ヘハ日本帝國ノ政治ハ内地人ノ政治ニシテ朝鮮人ハ全ク之レニ參與セサルナリ下名等ハ朝鮮人ノ國民タル自覺ヲ得ル能ハサル原因ヲ求メテ此ノ點ニ想到シ參政權附與ノ最モ急務ナルト同時ニ一日モ忽諸ニ付スヘカラサル問題ナルコトヲ感セリ

人或ハ朝鮮人ニ參政權ヲ附與スルノ時期尙ホ早キヲ說ク者アリ然レトモ參政權ハ國民ノ當然享有スヘキ權利ニシテ之レカ要件ハ國法ノ定ムル所ナリ既ニ朝鮮カ日本ノ領土タリ朝鮮人カ日本帝國ノ臣民タル以上之レヲ除外スヘキ理由存セス要ハ其ノ實行ノ能否ト利弊ノ如何ニ在ルノミ而シテ下名等ハ朝鮮人中若干ノ議員タルニ適スル者ナシトハ信スルコトヲ得ス又之レカ選舉ヲ行フコト必スシモ困難ナリトハ思惟セシ況ヤ戰後ノ世界ハ人類ノ政治的覺醒ヲ促シ一般ノ思潮ハ著シク進展セリ參政權ノ要望ハ偏ニ民權ノ伸張トノミ言フヘカラス民衆ノ意思ヲ國政ノ上ニ反映セシムルハ寧ロ人民ヲシテ政治的責任ヲ自覺セシメ國家觀念ヲ鞏固ナラシムル所以ノ途ナルヘシ當路ニ於テモ既ニ朝鮮ニ於ケル地方自治制度ノ必要ヲ認メ之カ準備トシテ地方諮問機關ヲ設立セリ下名等ハ此ノ時機ニ於テ政府ノ方針ヲ決定シ朝鮮ニ選舉法ヲ施行スヘキコトヲ明示シ朝鮮二千萬民衆ヲシテ疑惑ヲ去リ國政ニ參與シ得ル確信ノ下ニ日本國民タル自覺ヲ喚起セシメ盡忠報國以テ臣民タル本分ヲ完フセシメラレンコトヲ切望シテ已マサルナリ

右及請願候也

大正九年七月

日

右請願人

閔 元 植  
金 明 濬  
李 東 雨  
鄭 丙 朝  
外 六 百 拾 名



五十三号

謹啓

時下炎暑之候益御清勝被爲涉邦家之爲御盡瘁  
被爲遊候段慶賀之至奉存候就テハ今回不肖等  
同志之者別紙寫之通朝鮮ニ衆議院議員選舉法  
施行之件請願書提出仕候ニ付何卒御同情御賛  
助ヲ賜リ度此段伏シテ奉悃願候敬具

大正九年七月 日

朝鮮京城

閔 元 植

金 明 濬

李 東 雨

鄭 丙 朝

外六百拾名

國務卿阪谷芳郎閣下

KOREA AND SHANTUNG

VERSUS

THE WHITE PERIL

BY

CHARLES H. SHERRILL.

The Anti-Japanese  
Agitation in California

BY

COLONEL JOHN F. IRISH.

312-110

8 9 0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10 1

# KOREA AND SHANTUNG VERSUS THE WHITE PERIL.

BY CHARLES H. SHERKILL.

That amazing Venetian, Marco Polo, who re-  
turned home from "Far Cathay" in 1292, after a  
sojourn there of nearly two decades, amazed Europe  
for many a long day by his account of the wonders  
of the Far East. His alluring remarks concerning  
Zipangu, later called Japan, were destined to have  
striking results. Marco Polo died in 1324, and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a half afterward one of his  
readers, also an Italian, inspired by his narrative and  
by other stories to win a sight of glorious Zipangu,  
resolutely set his face against all accepted geographi-  
cal beliefs and sailed for the fabled island in a  
westward direction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east-  
ward path of the earlier adventurer. This later  
Italian (his name was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Content

775 311 2 51

民心安定ヲ缺キ朝鮮ノ前途頗ル憂慮スヘキモノアルニ至レリ今ニ於テ根本的解決ノ策ヲ執ルニ非サレハ或ハ恐ル朝鮮ヲシテ永ク難治ノ地方タラシメンコトヲ下名等ハ微力ヲ願ミス同志ト共ニ現下ノ民心ヲ救治シテ内鮮一家ノ基礎ヲ確立セントシ日夜之レカ對策ニ腐心セリ

惟フニ日韓兩國ノ合一ハ已ムヲ得サル歸結ニシテ一般朝鮮人ノ夙ニ了解セル所ナリ而モ尙ホ内心日本ノ治下ニ在ルヲ快シトセス動モスレハ反國家的言動ヲ敢テスル者アリ殊ニ年少學徒ノ之レニ雷同スル者アルニ至リテハ實ニ昭代ノ不祥事ト謂フハ是レ畢竟日本國民タルノ自覺ヲ得ル能ハサルニ由ルモノニシテ即チ以爲ラク日本ハ朝鮮ヲ滅ホセリ朝鮮人ハ唯亡國ノ遺臣トシテ其統治ヲ受クルノミト此ノ感想ハ久シク朝鮮人ノ腦底ニ潜メル暗流ニシテ朝鮮統治ノ障礙ハ常ニ這ノ一點ニ存セリ故ニ之レカ根治ヲ施スニ非サレハ如何ナル善政ト雖恐ラク其效果乏シカルヘシ下名等ハ之レヲ人ニ察シ又自ラ省ミ朝鮮統治ノ根本方策ハ一ニ朝鮮人ヲシテ日本國民タル自覺ヲ喚起セシムルニ在ルコトヲ痛感シ現下ノ民心ヲ救治スルノ策亦之ヲ措ヒテ他ニ求ムヘカラサルコトヲ信シテ疑ハス

退ヒテ思フニ國民タルノ自覺ハ國民タルノ權利ヲ認メラル、ニ因リテ始メテ生スヘシ然ルニ朝鮮人ハ國民重要ノ權利タル參政權ヲ有セス即チ帝國議會アリ内地在住ノ人民ハ選舉法ノ定ムル所ニ依リ議員ヲ選出シテ國政ニ參與スルコトヲ得ルニ拘ラス朝鮮ニ在リテハ選舉法ノ施行ナク議員ヲ選出スルコトヲ得ス朝鮮ニ關スル事項ト雖總ヘテ内地選出ノ議員ニ依リテ決セラル語ヲ換ヘテ言ヘハ日本帝國ノ政治ハ内地人ノ政治ニシテ朝鮮人ハ全ク之レニ參與セサルナリ下名等ハ朝鮮人ノ國民タル自覺ヲ得ル能ハサル原因ヲ求メテ此ノ點ニ想到シ參政權附與ノ最モ急務ナルト同時ニ一日モ忽諸ニ付スヘカラサル問題ナルコトヲ感セリ

人或ハ朝鮮人ニ參政權ヲ附與スルノ時期尙ホ早キヲ說ク者アリ然レトモ參政權ハ國民ノ當然享有スヘキ權利ニシテ之レカ要件ハ國法ノ定ムル所ナリ既ニ朝鮮カ日本ノ領土タリ朝鮮人カ日本帝國ノ臣民タル以上之レヲ除外スヘキ理由存セス要ハ其ノ實行ノ能否ト利弊ノ如何ニ在ルノミ而シテ下名等ハ朝鮮人中若干ノ議員タルニ適スル者ナシトハ信スルコトヲ得ス又之レカ選舉ヲ行フコト必スシモ困難ナリトハ思惟セス況ヤ戰後ノ世界ハ人類ノ政治的覺醒ヲ促シ一般ノ思潮ハ著シク進展セリ參政權ノ要望ハ偏ニ民權ノ伸張トノミ言フヘカラス民衆ノ意思ヲ國政ノ上ニ反映セシムルハ寧ロ人民ヲシテ政治的責任ヲ自覺セシメ國家觀念ヲ鞏固ナラシムル所以ノ途ナルヘシ當路ニ於テモ既ニ朝鮮ニ於ケル地方自治制度ノ必要ヲ認メ之カ準備トシテ地方諮問機關ヲ設立セリ下名等ハ此ノ時機ニ於テ政府ノ方針ヲ決定シ朝鮮ニ選舉法ヲ施行スヘキコトヲ明示シ朝鮮二千萬民衆ヲシテ疑惑ヲ去リ國政ニ參與シ得ル確信ノ下ニ日本國民タル自覺ヲ喚起セシメ盡忠報國以テ臣民タル本分ヲ完フセシメラレンコトヲ切望シテ已マサルナリ

右及請願候也

大正九年七月 日

右請願人

閔 元 植  
金 明 濬  
李 東 雨  
鄭 丙 朝  
外 六 百 拾 名



五十五号

謹啓

時下炎暑之候益御清勝被爲涉邦家之爲御盡瘁  
被爲遊候段慶賀之至奉存候就テハ今回不肖等  
同志之者別紙寫之通朝鮮ニ衆議院議員選舉法  
施行之件請願書提出仕候ニ付何卒御同情御賛  
助ヲ賜リ度此段伏シテ奉悃願候敬具

大正九年七月 日

朝鮮京城

閔 元 植

金 明 濬

李 東 雨

鄭 丙 朝

外 六 百 拾 名

國勢財政公署 郎閣下

KOREA AND SHANTUNG  
VERSUS

THE WHITE PERIL

BY

CHARLES H. SHERRILL.

The Anti-Japanese  
Agitation in California

BY

COLONEL JOHN F. IRISH.

3 in 1



**KOREA AND SHANTUNG VERSUS  
THE WHITE PERIL.**

BY CHARLES H. SHERRILL.

That amazing Venetian, Marco Polo, who re-  
turned home from "Far Cathay" in 1292, after a  
sojourn there of nearly two decades, amazed Europe  
for many a long day by his account of the wonders  
of the Far East. His alluring remarks concerning  
Zipangu, later called Japan, were destined to have  
striking results. Marco Polo died in 1324, and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a half afterward one of his  
readers, also an Italian, inspired by his narrative and  
by other stories to win a sight of glorious Zipangu,  
resolutely set his face against all accepted geographi-  
cal beliefs and sailed for the fabled island in a  
westward direction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east-  
ward path of the earlier adventurer. This later  
Italian (his name was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Content*

*775 311 12 54*

壽之二十

# KOREA AND SHANTUNG VERSUS



**KOREA AND SHANTUNG VERSUS  
THE WHITE PERIL.**

BY CHARLES H. SHERRILL.

That amazing Venetian, Marco Polo, who re-  
turned home from "Far Cathay" in 1292, after a  
sojourn there of nearly two decades, amazed Europe  
for many a long day by his account of the wonders  
of the Far East. His alluring remarks concerning  
Zipangu, later called Japan, were destined to have  
striking results. Marco Polo died in 1324, and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a half afterward one of his  
readers, also an Italian, inspired by his narrative and  
by other stories to win a sight of glorious Zipangu,  
resolutely set his face against all accepted geographi-  
cal beliefs and sailed for the fabled island in a  
westward direction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east-  
ward path of the earlier adventurer. This later  
Italian (his name was Christopher Columbus) by

*Content*

*775 311 284*

his epoch-making voyage toward Zipangu transformed the earth from a flat plain into a globe. He did more—his addition of the two new continents to the known world led the way to the white man's overturning the earth. Columbus died ignorant that he had discovered a new hemisphere but believing he had found lands near to the Zipangu he so earnestly longed to see. Never since his successful venture to the new continents has the relentless expansion of the white man's dominion ceased. Nor has he been contented to expand until his flags covered not only the two American continents but also those of Africa and Australia as well as most of the "isles of the seas." Equally persistent has been his enthusiasm for adding Asian territory to his dominions. Russia pushed steadily across its northern half until the Pacific Ocean alone checked her eastward march, and then turning southeasterly she began to swing downward through Manchuria until she reached the Gulf of Pechili and the Yellow Sea and was firmly seated at Port Arthur, which she turned into the Gibraltar of the East. Meanwhile in southern Asia England had taken all the great territories of India, and then, for elbowroom,

had spread west and east and northeast, reaching out along the Malay Straits, Singapore way, and over the lofty Himalayas into Tibet. East of her France took a huge piece of China, Tonkin, with its 80,000,000 of Chinese inhabitants. The English, by formal notice, warned all other Powers out of that central and best portion of China loosely called the Yangtze Valley. The French issued a similar taboo notice covering all Chinese territory south of the Yangtze Valley. The Russian took even stronger steps throughout Manchuria and Mongolia, so that when the German raised their standard over Shantung, the white races had omitted little of Asia except the province of Chihli, around Peking, in which city they maintained armed bodies of men as legation guards, who together dominated that neighborhood.

Now let us suppose the reader is himself an interested Japanese geographer, wonderingly observing these advancing waves of the White Peril, ever approaching nearer to his island home off the Asian coast. Assume that, being such an observer, he is as patriotic and intelligent as the average American would be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What would he think?—silently: at first, until such time as his growing exasperation made him burst into action at seeing these white men from far-off Europe, not content with annexing all the rest of the world, finally engaged in absorbing the near-by lands of his (the Japanese's) neighbor and fellow Oriental, China. Of all these Occidental invaders of your neighbor (for remember, gentle reader, you are Japanese for the while) not one has a crowded homeland like yours, needing more territory for the annual population increase of 700,000. Not a single one of them!—and yet they have finally advanced until the White Peril which has overrun the world has arrived at your very door. To quote from President Cleveland, it "is a condition and not a theory that confronts" you, and that condition insistently presents the question of the famous Tammany chieflai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 Are you going to leave Russia in Manchuria with her great stronghold of Port Arthur as convenient to your coasts as is Wei-hai-wei across the gulf for the British or near-by Tsingtao for the Germans? And while you are turning this condition over in

your Japanese mind, don't forget that Russia replaced you in the Liao Tung peninsula after you had handsomely won it in the Chinese war, because, forsooth! the Russian, French, and German Governments by a polite joint note expressed their fear that its continued occupation by you would be a menace to international peace! It was all right for a white man to hold that strategic Chinese port—any white man, but not you! But let us get back to the Tammany man's practical inquir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 Why, exactly what you did do about it—attack the Russian, throw him out of Manchuria, take and hold the menace of Port Arthur, and then eliminate his influence from Korea, where he not only stood for the lowest form of inefficient and unsanitary burlesque on government but actually encourage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ignorance and filth that made the Hermit Kingdom in every sense a stench—a land of but two classes: the robbers and the robbed. The American people openly sympathized with the Japanese cause in their Russian war and President Roosevelt approved and formally recognized the annexation of Korea by Japan.

One of the chief causes of our Spanish War was our inability longer to tolerate the constant yellow fever danger from Cuban ports which the Spaniards neither could nor cared to control. And yet Cuba in her worst days was as an anti-septic hospital ward in comparison with what Korea always meant to Japan—just across Tsushima Straits. Now are you, kind sir or madam, at last and for the first time, beginning to see the Far Eastern problem through Japanese eyes, and therefore in a new light? Shantung and Korea, the two sore points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s some Occidentals call them; yes, but how do the Japanese feel about them? That is something never considered by the "rocking chair fleet" of internationalists at home who have never seen the Far East but have talked so incessantly of the Yellow Peril bogy that they cannot realize the swallowing powers of that real dragon, the White Peril, and how he is regarded by the other fellow. We have seen that, to the Japanese, Korea, always a dangerous pest-breeding neighbor, would, if left to the Russian, afford a handy spring-board for a leap upon near-by Japan. The Russian was defeated and Korea has been cleaned up. And

what does Shantung mean to the Japanese? It means an eleventh-hour decision to prevent the passage into white hands of that last remnant of Asia which fronted on the Japan dominated waters, the waters so vital to the island race living in their midst. The Japanese cannot, for the life of him, understand America's excitement over Shantung province when the French holding of the far greater provinces in Tonkin, etc., excite him no more than does England's or Russia's taking from China! If the reader still has his Japanese spectacles on, can he see why Japan should give up Shantung while the French, English, or Russians retain their lots of broken China? If I were Japanese I would loosen my hold on Shantu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rench, English, and Russians relinquish their acquisitions of Chinese territory, and not a minute sooner. But—I would not have agreed to restore Shantung to China, as Japan did in her 1914 ultimatum to Germany, nor would I have promised to support the sovereignty of the Korean royal house only a few short years before August 29, 1910, when Korea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Japanese Empire. But that remark brings



us round a sharp corner into a subject far wider than the Far East—it brings us face to face with the long-established usages of European diplomacy. In the Japanese formal assurances just cited, whereby she seemingly gave definite outlines to her future policies regarding those two moot points of Far Eastern discussion, Shantung and Korea, Japan was but following a well-understood and commonly accepted system of verbiage employed by European diplomacy. Some ill-judged friends of Japan claim that she was only giving expression to an Oriental's desire to say something pleasant whilst waiting for future events to shape themselves conveniently for the speaker. There is no use, and certainly no common sense, in advancing that sort of explanation which does not explain. Frankness is best and therefore wisest, and the frank fact is that Japan's early statements and later acts are nothing more or less than parallels of England's concerning Egypt. England went into Egypt hand in hand with France and under the soothing fiction of allegiance and support to the Khedive representing the Turkish Sultan. Presently the French found themselves firmly but very, very gently disengaged from the

Egyptian situation and England remaining alone in the saddle, with, of course, the allegiance-to-Khedive fiction still out in the show-window. The English did wonders in Egypt. They cleaned up an Augean stable, they harnessed the once dangerous Nile so that its floods became uninterruptedly profitable, they gave good government to a downtrodden people; indeed, nowhere has the justly praised colonial rule of the English borne sounder fruit. But—and note this, you critics of Japanese verbiage—ancient Shantung and Korea—it was all done under the diplomatic fiction of promising allegiance to a ruler not allowed to rule, of seeming subordination of the real and acting power just like the Japanese phraseology regarding the Korean royal house. Nobody ever calls England's treatment of Egypt an example of Oriental duplicity—they approvingly style it a splendid undertaking of the White Man's Burden! If Japan seeks a European model for her diplomatic action she need not go so far back as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phraseology in her dealings to make use of English phraseology in her dealings this year (1919) with Persia. Russia has gone to pieces, and so has the old understanding dividing

Persia into two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 northern, Russian, and the southern, English. Does England now take over all of Persia outright? Certainly not!—no more (in words) than Japan did Korea—and no less! All she does is to bind Persia to purchase all military and other government equipment from England and take from her also all "advisers" of any and every department and to borrow from her all monies needed, whether for railroads or other improvements advised by the English "advisers," and also to let them "advise" in the revision of her tariff. That is all; and, further, the English Government, with small sense of humor, goes on to agree in the same documents "to respect absolutely the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of Persia"! This of course puts Persia to-day under the same sort of British domination that was exercised over Egypt until the action of the Sultan in the war necessitated dropping the outworn fiction of allegiance to his sovereignty. This is not written to criticise England but to readjust the view-point of those who criticise Japan for using the same diplomatic formulas and methods before taking over Korea as England used in Egypt and is this year

using in Persia. The Korean episode was not "typical of Oriental diplomacy"—it was only European diplomacy applied by Orientals in the Orient, that is all. As for Shantung, when you view it from the Japanese point of view and realize she is not taking all that her 1915 treaties with England, France, and Italy permitted, you will see that the Japanese have a right to flatter themselves that they are showing far more moderation than has ever been shown in the Far East by her three European predecessors and instructors in China-partitioning. The very fact of the negotiation of those treaties indicates that those three European Powers would have made some disposition among themselves of Germany's loot in Shantung if they had not approved the status quo of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what proof, say you, is there for such an implication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given Shantung back to China? This: Did England fail to grasp Wei-hai-wei when, in 1895, the European Powers forced Japan to relinquish her war won Chinese prizes? Certainly not; when Japan was forced out, England took it herself and holds it to-day. Did China get back Manchuria that

same year when Japan was forced out? No, Russia moved in. That which is all right for a white power is all wrong for Japan. What unfair bosh? If Japan had not taken over Germany's rights in Shantung (against whose taking by Germany there was no American or other protest), then one of the usual European annexers would surely have stepped in, just as England did into Wei-hai-we, or Russia into Manchuria after the Japanese defeat of China, and annexed it.

All men of common sense, whatever national-ity, regard England's control of Egypt as having been a blessing for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England will surely perform for Mesopotamia and for Persia the same miracle of irrigation, transforming a desert into a paradise, that Egypt shows, and we look forward with keen interest to that certain result. Well and good; but now let us use these same eyes of benevolent approval for another people blessed and another land improved, but not by directing them upon an Egypt of to-day or a Mesopotamia or Persia of to-morrow, but upon Korea. What will the visitor there see?

There were in December, 1918, 336,872 Japanese

in Korea, of whom 66,943 were in Seoul. What are they doing for the country and its 18,000,000 people? Its range on range of bare hills remind one traveling from the seaport of Fusan to Seoul of New Mexico and Arizona, or Spain, or Algeria. This is because the improvident Koreans nearly denuded the country of its splendid forests. The Japanese (successful foresters, as their own pine-clad hills show) have set out no less than 473,195,796 trees in Korea and are still pressing on with its reforestation. They are employing as many Koreans as possible; over three times as many as were so employed in 1910. April 3 was selected as Arbor Day and six years later over 750,000 participated in its beneficent exercises. The output of the Korean coal-mines has been nearly trebled since 1910. Her foreign trade went up from 59,000,000 yen in 1910 to 131,000,000 in 1917. Her railway mileage has doubled under Japanese control. Savings are being encouraged, as appears from the last available report (January, 1917), which shows 827,215 Koreans depositors and an increase of 177,687 individuals during the preceding year. The telegraph lines have been doubled in length by the Japan-

ese, and the 1910 telephone lines of 302 miles have grown to over 3,000 miles. Both highways and street extensions show even handsomer increase, and Seoul with its many broad avenues is thanks to the Japanese, one of the best-paved cities in the Orient. Extensive harbor improvements have transformed the old-fashioned Korean ports into models of modern embarkation points. Especially have the Japanese encouraged agriculture in their new province and thereby secured constantly increasing benefits for the inhabitants, of whom 80 per cent. are normally agriculturists, producing 70 per cent. of their land's exports. Model farms, experimental stations, and training stations have been set up in many centres, and over a million yen is thus annually expended to uplift the Korean farmer. Left to himself he would cultivate nothing but rice, and when it was harvested wait until next season for the same crop, but the Japanese are teaching him new side-lines—fruit trees, cotton, sugar-beet, hemp, tobacco, silkworms, sheep-breeding, etc. An increase of several hundred per cent. in wheat, bean, and barley average has thus been achieved. The cotton average increased from 1,123 cho in 1910

to 48,000 in 1917, and the number of fruit-trees more than trebled. Numerous factories, something hitherto unknown in the land, have been introduced, affording occupation for thousands of Koreans. Startling improvements in health conditions have been effected by means of hygienic inspection and government hospitals and by new water-works everywhere. The schools, especially industrial schools, are vigorously and successfully combating the old Korean ignorance and shiftlessness. This hurried glimpse of Japan's efforts to better Korean conditions doesn't read like the selfish efforts of an oppressor, does it? The foregoing is a fair picture of Japanese rule in Korea, and it richly deserves to be hung alongside of the one depicting England's service to Egypt, nor need it fear comparison.

As for Japan's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in Korea since 1910, the fairest comment is that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there was not successful. Few military chiefs are of the type affording successful colonial governors, while their subordinate officer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lower ranks, are almost always tactless.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from their experiences in Formosa as well as in Korea, found out this fact, and in the summer of 1919 the mistake was corrected by Imperial re-script and civil governors replaced the military ones in both those provinces. No matter what nation undertakes it, military government for a dependency proves unsatisfactory. We found this out in the early days of our Philippine experiments, where there occurred several unpleasant episodes of drastic "water cures" and the like tyrannical exercises of power by under-officers. It would have proved equally true in Cuba if in General Wood we had not happened to have an administrator of unusual ability and tact as well as a soldier gaining the 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ur for gallantry when it was harder to win than of late. Even the worst instances of un wisdom cited against the Japanese military rule in Korea were as beneficent blessing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sistently continuous misrule by Koreans which it succeeded.

American readers will be interested to learn that Baron Saito, lately appointed Governor General of Korea, although now for twenty years out of

the active naval service, was in 1898 the commander of the Japanese cruiser *Atsushima* which put into Manila Harbour just after Admiral Dewey's great victory. Admiral Von Diederich, bent on making trouble for the Americans, sent his flag-lieutenant, Von Hintze (years later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to persuade Captain Saito to join him in resisting Admiral Dewey's regulation requiring an American officer to visit every incoming vessel, even if a war-ship, on the ground that it was "visit and search," and as such illegal and improper. Captain Saito's reply was that if he were in Admiral Dewey's place he would act just as he was acting, and that so far from joining with Von Diederich, he accepted the visit from the American officer as a welcome act of courtesy! The selection of such a man by the Mikado in the summer of 1919 to be his governor-general superseding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the appointment as consul general by our State Department of Mr. Ransford Miller, one of our best-equipped men in Far Eastern matters, augurs well for a bet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at that difficult post.

After reading a number of the attacks upon

Japan's behaviour in Korea, alleged or actuated b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at field, I happened upon some incidents and facts which aroused my suspicion, so I went to Seoul and investigated upon the ground. One of these incidents was my happening to notice that in a photograph sent from Korea and published in a reputable American magazine the uniforms worn by Japanese soldiers who were shooting a Korean victim were not the uniforms of to-day but those worn in 1895 during the Chinese-Russian war. The photograph proved to be one of an execution in 1895 of a Chinese spy caught in Korean costume! Those who sent this photograph to America for publication intended to deceive the American publisher (which they did) and through him his American readers; people who will thus deliberately deceive one, will not stop at one deception!

The perusal of Doctor Robert Speer's report on the missionary situation in Korea afforded another reason for my desire to see for myself that which was being so severely attacked by the very missionaries whom the fair-minded secretary of the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describes.

I am a member of the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 of a Presbyterian church in New York City, and therefore certainly not prejudiced against the movement,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believe strongly that work in the foreign field should always be conducted with proper respect for the government there existing. A member of an American missionary family who had lived twenty years in Seoul told me they there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Japanese were trying to drive them out of the country because the American teaching of Christianity was subversive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Such men and women, earnest, hard-working Christians though they be, should remember that when attempt was made to draw from our Savonarola a criticism of Roman taxes, the reply began: "Render unto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Caesar's." Missionary methods that are subversive of foreign governmental systems are un-Christian and need changing—and so do the missionaries! The only comment or suggestion made to me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regarding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Korea struck me as sound common sense. They said: "Why don't you send to Korea (a Japanese province) missionaries who have worked at

least a year in Japan and thus, understanding the Japanese, do not begin work in Korea with the prejudice of ignorance against everything Japanese?" Could anything be fairer than that? There are too many of our missionaries who have lived so long in Korea as to think they own the country, and they can countenance no changes therein, even improvements. In that connection it is discouraging to note that in that flourishing missionary field, with hundreds of missionaries and over 300,000 Korean converts, Christianity seems to have left its converts about as ignorant and filthy as before their conversion and nothing like so advanced in civilization and decency of life as the near-by Buddhists and Shintoists of Japan. Why? Perhaps some light on the answer can be gotten from Doctor Speer's official report, a perusal of which hardly inclines one to select as broad-minded guides for shaping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Japan some of the men he there describes. They are doing faithful work according to their lights, but they are hardly qualified for advisers up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which calm judgment must go hand in hand with a constant desire for good-will among men.

Reverting to the danger of foreigners uniting—  
 ingly abusing a nation's hospitality by acts or teachings subversive of its authority, I must confess to believing before visiting the Far East that democracy was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for all peoples. A study on the spot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excellently functioning Imperial Government of Japan,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the disheartening venality of many official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plus the situation in Siberia made too free for democracy, has readjusted my point of view. Democracy for peoples like the Anglo-Saxons—decidedly yes!—but for the Far East, no! Kipling remarks that Russia is an Eastern and not a Western nation, and of Siberia especially is this true.  
 Mr. Alfred R. Caslte, a distinguished Harvard graduate, of Honolulu, who served in Siberia with the American Red Cross, states that of the 380 Bolshevik Commissars constituting their government in all parts of European Russia and Siberia, 286 were Russian Jews who had lived in America, and nearly all in New York City's lower East Side. With grim humor, thus did "chickens come home to roost," for the Russian people at large and the

awful tragedies of their Jewish pogroms were amply  
 revenge. Trotsky was evidently not the only viper  
 we warmed at our national bosom. Russia's experi-  
 ments in democracy are even less encouraging than  
 China's. No, neither missionaries nor American  
 commercial pioneers, nor any other decent forward-  
 looking men, are faced the right way when they  
 speak or act, even unintentionally, so as to make  
 trouble for such a preserver of order as the ancient  
 Japanese governmental system daily shows itself to  
 be, lest of all while living in lands under the  
 Japanese flag. That system suits its people, and if it  
 doesn't suit any of our people, it would be well if  
 they came home, for better relations between our  
 country and Japan are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If a readjustment of the situation in California  
 could be effected, and i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will consent to enlightenment upon the Shantung  
 and Korean questions, not only will a long step be  
 taken toward restoring feelings similar to those of  
 1905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but also two objects  
 will be achieved, important alike to the Japanese and  
 to American labour and American capital. Japan  
 has been placed alongside Asian markets by the "act

of God" but she needs American capital to develop  
 them. Our capital, seeking outlets to Asian markets  
 (thereby giving added employment to American  
 labour,) needs the advantages of Oriental cooperation  
 which China's neighbour, Japan, controls for geo-  
 phical and racial reasons. The best international  
 "deal" is that which benefits both parties thereto,  
 and here is such a combination.



ANTI-JAPANESE AGITATION IN  
CALIFORNIA.

By COLONEL JOHN P. IRISH.

Dear Sir :

I have read with great interest the editorial entitled "Japan and America" in your issue for March 18, 1920. What you say in protest against Senator Phelan's foolish utterances is all true. But your protests are not strong enough.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even here in California, Mr. Phelan's home state, there are many men and women who are ashamed of him and his demagogic agitation against the Japanese. He has told lies about our Japanese residents in California and has incited race prejudice to such an extent that his political cohorts seem to meet but little opposition to the policy of persecution which they have launched against the Japanese, a policy which is no better than the pogrom

perpetrated against the Jews in certain parts in Europe.

I hear that our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Korea

are very critical about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in that peninsula. I sometime wonder whether

we have any right to criticize whatever you have done in Korea, when our own demagogues and

politicians, in the guise of statesmen and publicists, are engaged in a campaign of lies and a shame-

ful agitation against lawabiding, industrious, unobtrusive, progressive Japanese in our midst. I do

indeed think that if our church has no courage to speak out and denounce these politicians, it might

just as well go out of business, and recall our mission-aries from Japan, for I can not believe that the

Orient cares for the kind of Christianity which permits the instigators of race hatred to ply their

pogrom trade with impunity.

Now let me say a few words in explanation of the present anti-Japanese agitation in California.

The present anti-Japanese agitation, like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of years ago, has the same

psychology as the Russian anti-Jewish pogrom, which always starts with the lie that Jews have

murdered Christian children to use their blood in the rites of the Synagogue. The leader of the anti-Japanese pogrom is Senator Phelan. An election is approaching. He has made no record of any benefit to the state in the Senate; so he must divert attention from his uselessness as a senator by attacking the Japanese and trying to stamper the state by lying about them.

It is my purpose to take up his public state-

ments and those of his helpers in this ignoble work and prove them false, not by my word, but by

official and other indisputable authority.

Senator Phelan began his pogrom by publishing

that an American company had sold to Japanese 800,000 acres of land on the Mexican side of the

Imperial Valley.

The American company at once proved this to be a lie. It had not sold land anywhere to Japanese.

Mr. Phelan then changed his statement and charged that the Mexican government had sold

800,000 acres of land adjoining our boundary to Japanese, and that this was a violation of the

Monroe Doctrine!

The Mexican government immediately replied

with proof that it had not sold land anywhere to Japanese, and as Senator Phelan had claimed that under the Monroe Doctrine the United States can dictate to the states of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what private parties may own land in their jurisdiction, President Carranza very promptly and properly repudiated the Monroe Doctrine.

In November, Mr. Phelan published in the Chico "Enterprise" that he had been approached by a Japanese who presented a letter from our Ambassador to Tokyo, and who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surrender the whole Imperial Valley to the Japanese.

But the Senator had furnished a clue to test the truth of the story by naming a letter from our Ambassador, and soon changed the story, and in its new form it was published in the "California Cultivator" of January 31, 1920, as follows:

"When I left Washington an American representative of powerful Japanese organizations said to be back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roposed that Americans be ousted from the Imperial Valley and it be turned over to the Japanese."

Notice that in this last version no names are

mentioned, and no clue given, not even finger marks. As no Japanese and no American can be thought of to be fool enough to go to Mr. Phelan with such an idiotic proposition, the statement has the face of a lie in both versions.

In November he made a speech to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Oakland. After some vagrant vituperation of the Japanese, he ventured upon a specific statement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horrible condition of Merced County, overrun by Japanese who own there 5,000 acres of the best farm land in the county."

I immediately wrote to the Recorder of Merced County to let me know the acreage owned by Japanese. In reply he sent me the 1919 report of the County Assessor, just made to the State Controller. The Assessor says there are 185 Japanese in Merced County. They own 395 acres of farm land and 36 town lots. There are 17 Japanese children in the primary schools and two in the high school. The white neighbours of the Japanese all say they are good people to do business with and unobjectionable. On the 18th of last December Mr. Phelan made an anti-Japanese speech to the Commonwealth

Club in San Francisco, in which he said that Japanese births in California were three to one white birth.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State Board of Health, sent to me by Mr. Ross, Registrar of Vital Statistics, shows for 1918:

White births.....	50,898
Japanese births.....	4,378

The records of the Board of Health show more white births in the single year 1919 than Japanese births in the full ten years preceding. His speech on that occasion strung other lies on this birth rate lie, like beads on a string.

In their statements made to the 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Senator Phelan and Mr. McClatchy said that there were in California 20,000 picture brides and that "they usually each give birth to a child once a year."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California Board of Health for 1919 records 4,378 Japanese births in the state for that year. So that the imaginary picture brides, 20,000 in number, reported by Phelan and McClatchy, more than 16,000 must have been asleep at the switch.

After Governor Stephens refused to call an

extra session of the Legislature to pass anti-Japanese laws, Phelan said in Washington that the Governor had received a letter from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warmly thanking him for his refusal; and Phelan published the letter.

I wrote the Governor's office asking if he had received such a letter. The answer was: "Phelan's statement is an absolute lie."

There are men in San Francisco who know the inside facts about this little comedy. When those facts are made public, as they undoubtedly will be, the Senator will have to face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In the meantime, it is sufficient to say that the Governor never received the letter.

Recently a questionable item in a naval appropriation bill was before the Senate. Mr. Phelan demanded its passage as necessary to the defense of this coast, for he said, "the largest Japanese warship lies in the harbor of Honolulu."

A few days later the Associated Press published from its agent in Honolulu that no Japanese warship was in Hawaiian waters, nor had been for a long time. Commenting on this, the New York "Sun" said may-be Senator Phelan does not know where Hawaii is!



**The Senator has uttered other defamatory statements, and every one is a lie. They are as thick in his record as cooties in a battle trench. I leave him now to attend to the cases of his companions in falsehood and exaggeration.**

I dislike to say that Mr. V. S. McClatchy, of the Sacramento "Bee" intentionally lies, but his bitter prejudice and hatred have fed his credulity until he has become a "carrier" people as some are "carriers" of typhoid. Mr. McClatchy has published that during the twelve months ending June 30, 1919, 8,678 Japanese were found to be illegally in this country and were arrested and deported.

Now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Immigration shows nine Japanese deported for being illegally in the country, in the year ending June 30, 1918.

The Commissioner's report for the next year, ending June 30, 1919, shows 117 contraband Japanese were apprehended and deported. So for the full year covered by Mr. McClatchy's statement, the official report shows only 126 Japanese illegally in the country and deported. I wrote

he Commissioner General of Immigration asking the foundation for Mr. McClatchy's statement, and that official seems to think that his official report, above quoted, is sufficient answer. The circumstances, is against the truth of McClatchy's figures, since the arrest of so large a number could not have escaped the notice of the newspapers and of the Japanese Consul. Mr. McClatchy follows his apocryphal figures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No account is taken of the picture brides who arrived." This is not true. They all had to land at the Immigration Station and to be registered, undergo a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their names and those of their husbands recorded.

In Mr. McClatchy's statement to the Immigration Sec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Club he said the Japanese on landing at first drive white labor out by working for low wages and then proceed to conquer everything. This statement is not true. I am a farmer and know, as do all farmers, there was no white labor to drive out. Instead of working for low wages, the Japanese in California are paid the highest farm wages in the world, and they are the most industrious and skillful land people in the state.

The glaring falsehoods of Honorable John S. Chambers I have already answered. The lies in the newspapers are too numerous to mention. One in the "Call" may suffice. That paper under infuriating headlines, published that Japan, ese stevedores in loading an American cargo of vegetable oils had maliciously punched holes in the tin containers with loading hooks, and the oil leaked out, and this was done to damage American commerce. The owner of the oil in San Francisco and the officers of the ship at once exposed the story as a malicious lie, and so did Lloyds, whose surveyor in Kobe watched the loading and certified the proper condition of the cargo. Then it was shown by the same parties that Japanese stevedores use no loading hooks. But did the "Call" correct the lie? Not up to date.

Another member of Phelan's pogrom gang publishes that Japanese have leased ten million acres of land in the Sutter Basin. Go to the maps in the office of the State Reclamation Board and you find that in the whole Sutter Basin, from the mouth of Butte Slough to the confluence of the Sacramento and Feather rivers, there are only

sixty thousand acres. But people who don't know what or where Sutter Basin is read that ten million lie and rush to join the anti-Japanese pogrom. Senator Phelan has published a study of the "hybrids", as he calls them, half Japanese and half white children. I refuse to accept his as an expert opinion.

During the anti-Chinese pogrom there were long and hot discussions over Chinese and white hybrids, impossibility of assimilation, etc. But the multi-millionaire Chinese, Ah Fong, of Honolulu, had a bevy of charming daughters by his wife, who was half and half Portuguese and Hawaiian. The Ah Fong girls were the toast of the Pacific, beautiful and accomplished and they all married well, to white gentlemen, several of the husbands being officers in the American army and navy.

It is demonstrated by the foregoing that politicians are trying to stampee the people to do an act of dishonor against an industrious, and law-abiding people. The proposed initiative measure has to go back to the cruelties attending the expulsion of the Jews from Spain, to find an equal in cruelty, inhumanity, and dishonor. It violates our treaty with

Japan an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our own Constitution, and is a proper offspring of the disgraceful lies from which it comes. I stand for American honor, decency, and fair play; I stand for what is called our Christian civilization and wonder if there is enough of its spirit in California to save the honor of the state.

A little retrospection ought to calm the temper

of this discussion and confine it to the truth. When

San Francisco was shaken to its foundations and levelled by fire, and thousands of its people had no

food or shelter, their cry for help went out to the world. The only country that heard and heeded

was Japan. That government immediately sent a

quarter of a million in gold to the relief committee,

of which Senator Phelan was a member. A few

months later the San Francisco School Board kicked

all Japanese children out of the public schools, and

its secretary gave as a reason that the Japanese

children did nothing but study in school and in the

examinations took the prizes and promotions that the

white children ought to have!

1904 Adeline Street, Oakland, California.

## JUST PUBLISHED

THE

### OTHER SIDE OF THE KOREAN QUESTION.

By FRANK HERRON SMITH.

CONTAINS a series of illuminating articles by an impartial writer well posted on the Korean situation. Will prove a revelation to many people who have been given wrong impressions by prejudiced foreign critics of Japan.

PRICE: 15 sen, postage free.

THE

### KOREAN "INDEPENDENCE" AGITATION.

PUBLISHED IN MAY, 1919.

PRICE: 20 sen, postage free.

###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KOREA.

PUBLISHED IN NOVEMBER, 1919.

PRICE: 35 sen, postage free.

THESE two pamphlets contain leading articles reproduced from the *Seoul Press*. The former gives the Japanese view of the Korean disturbance and the latter deals with reform measures introduced by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PUBLISHERS: THE "SEOUL PRESS,"  
SEOUL, CHOSUN, JAPAN.



大正九年七月廿五日發行

定價十五錢

編輯兼發行人

山城五十雄  
京都府竹添町二丁目八十二番地

印刷人

川端房二  
京都府永樂町二丁目三十五番地

印刷發行所

セウル、ブ、ス社  
京都府太平通一丁目三十三番地

電話八四八番



# SEOUL PRESS

— THE —

The Only English Daily Paper  
Published in Korea

EDITOR AND PROPRIETOR :

ISOH YAMAGATA.

Founded in 1906

Widely Read in Korea, Japan  
and Manchuria

Best Authority on Korean Affairs and  
Advertising Medium

SUBSCRIPTION, including postage 1.00 yen

a month, 12 yen a year.

ADVERTISING RATES : 2 yen per inch for

three insertions.

\*

Publishing Office : Taihei-dori, Seoul.

後をいそぐ  
ク、敵軍一人  
又、敵軍一人

事、五年

暗殺放火陰謀發覺し

# 殘虐鮮人掃蕩

僑稱政府を設け安東上海を根據  
大韓民國を稱し敢死隊組織  
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  
警官隊天摩山其他襲の遂に平定

大正九年八月十一日  
國民新聞

三月十五日、朝鮮の各地に、暗殺放火の陰謀が發覺した。この陰謀は、大韓民國の獨立を實現するものとして、安東、上海、天摩山、其他の各地に、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この陰謀は、僑稱政府を設け、敢死隊を組織し、大韓民國を稱し、安東、上海を根據地とするものとして、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この陰謀は、大韓民國の獨立を實現するものとして、安東、上海、天摩山、其他の各地に、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この陰謀は、僑稱政府を設け、敢死隊を組織し、大韓民國を稱し、安東、上海を根據地とするものとして、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

## 警官隊の大活動

平定を経て四月  
警官隊の大活動  
平定を経て四月  
警官隊の大活動

三月十五日、朝鮮の各地に、暗殺放火の陰謀が發覺した。この陰謀は、大韓民國の獨立を實現するものとして、安東、上海、天摩山、其他の各地に、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この陰謀は、僑稱政府を設け、敢死隊を組織し、大韓民國を稱し、安東、上海を根據地とするものとして、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

三月十五日、朝鮮の各地に、暗殺放火の陰謀が發覺した。この陰謀は、大韓民國の獨立を實現するものとして、安東、上海、天摩山、其他の各地に、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この陰謀は、僑稱政府を設け、敢死隊を組織し、大韓民國を稱し、安東、上海を根據地とするものとして、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

三月十五日、朝鮮の各地に、暗殺放火の陰謀が發覺した。この陰謀は、大韓民國の獨立を實現するものとして、安東、上海、天摩山、其他の各地に、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この陰謀は、僑稱政府を設け、敢死隊を組織し、大韓民國を稱し、安東、上海を根據地とするものとして、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

三月十五日、朝鮮の各地に、暗殺放火の陰謀が發覺した。この陰謀は、大韓民國の獨立を實現するものとして、安東、上海、天摩山、其他の各地に、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この陰謀は、僑稱政府を設け、敢死隊を組織し、大韓民國を稱し、安東、上海を根據地とするものとして、頻々たる殺人掠奪の被害を及ぼした。

所感

五十六

九月八日  
由東京  
至東京

書啓

在賢起居清靜

朝極其日下臨至二年

仕蒙雲從成初今既

今因小生得歸知地

後乃於時年有此所

感於別後送呈弼汝

文拙固不足供

之樂然此是亦生之

衷情所至則事一盡

一讀所為在初解之

將來望賜教書援



後月可於時年有此  
感以別此送呈聊表  
文拙因不足心供

言然此是生之

衷情所至則事一重

一讀此為在朝解之

將來望賜教書援

助仰乞之  
不肖家相

介  
宋象暖

男爵阪谷芳郎殿

朝鮮の統治

不肖

不肖ハ輒モスレハ聞クコトアリ即チ曰ク朝鮮ノ統治ハ  
之ヲ内地ノ施政ノ如クスルヲ得ス内地ト同一方法ヲ  
以テ朝鮮ニ臨ムハ寧ロ危険ナリ到底不可能事ナリ  
ト噫日本政治家ニシテ此ノ主義ヲ抱クモノヲ見ルニ  
能ク属地又ハ殖民地トシテ處理シ異民族或ハ被  
征服者トシテ支配シ其ノ取扱ヲ異ニセシト欲スルニ  
似タリ而シテ中央政府カ由来朝鮮ヲ台灣樺太ト  
一律ニ拓殖局ノ下ニ置キシハ亦タ此ノ主義ニ依ルニア  
ラザルカ朝鮮民衆トシテ悦服シ能ハサル所ナリ之ヲ  
歴代總督ノ政績ニ徴スルニ併合後十年ノ間毫末モ  
變更ナク此ノ主義ヲ以テ終始セラレタリ是レ其人

宜ミテ治マルベクニテ反テ乱レタル所以ニアラストセコヤ不  
肖ハ併合當時畏クモ兩國 皇帝、答ニ賜ヘル詔書、  
本旨ヲ服膺シテ以テ先ツ此ノ主義ヲ日本朝野ノ間ヨリ  
排除シ去ツテ願クハ均シク 陛下ノ赤子タルノ實ヲ舉ケ  
ラレコトヲ希望ニテ止マサレトス

假ニ植民地トシ異民族トシテ之ヲ取扱フニモセヨ英國ハ  
内閣ニ愛蘭大臣ヲ置キ米國ハ布哇ヲ大統領ノ直轄ニ  
屬セシム前者ハ人口四百四十万後者ハ十五万ニシテ仍ホ  
且ツ然リ其他列國ノ植民政策ニ於ケル歴史ノ據ルアリ  
事情ノ異ナルアリ為ノニ本國ト其ノ施政ヲ異ニスト雖  
モ力ヲテ自由ヲ其ヘ權利ヲ許シ産業ノ如キ教育ノ如キ  
之ヲ保護勸奨ニテ以テ本國ノ恩澤ニ涵洽セシムルヲ

期セサルハナシ然ルニ一千七百万ノ大衆ヲ有スル朝鮮、  
統治ハ總督一人ノ意ノ儘ニシテ民ハ依ラシムヘシ  
知ラシムベカラズト為シ之ヲ絶對的專制政治下ニ  
生存セサルヲ得サラシム亦タ何リ朝鮮ノ日本ト歴  
史上實ニ親密ノ關係アリモコトヲ思ハサルノ甚シ  
キヤ由來交通相踵キ互ニ風化ヲ傳ヘ共ニ文字ヲ  
同ウシタルコト數千年後ニ併合スルニ至ツテ今ヤ尚  
ホ朝鮮統治ノ各國ノ殖民地政策ニ及ハサルモノアリ  
日本ハ人種平等主義ヲ世界ニ對シテ宣言シタル  
ニ拘ハラズ朝鮮同胞ニ於テハ政治的差別人種的差  
別置クコト甬リトセハ其ノ朝鮮ノ統治ニ関シ幾何ノ  
欠陥アルヲ否認シ能ハサルヘシ不肖ハ請フ進ミテ其

ノ概略ヲ奉ケル

不肖ハ徒ラニ既往ノ政績ヲ推究ミテ以テ之カ是非ヲ  
試ムルニ非ラスト雖ヒ人民ノ死活問題タル産業ニ  
就テ一例ヲ云ハニカ恒民ノ權利ハ殆コト全ク無視セ  
ラレタリ年々内地ヲ移民ヲ獎勵シ東拓及ヒ各会  
社勢力家ノ盛ニ其ノ計畫ヲ為シ當局ハ陰ニ陽  
ニ之ヲ援助シテ以テ鮮民ノ生活ヲ脅威スルコト年久ク  
鮮民ハ祖先ヨリ恒居シタル土地ヲ仔細指顧シツニ  
西北同島或ハ滿洲地方ニ離散スルモノ踵ヲ搖シ年  
々幾万ノ多キニ至レリ其ノ商工業者ノ苦痛ハ亦々寒  
心スヘキモノアリ内地人ト同一ノ保護ヲ得ル能ハスシテ  
年々破産ノ悲運ニ遭遇スルモノ甚タ少ナシトセズ

彼ノ農民カ僅カニ農作物ヲ販賣スルカ如キ煙草  
木綿等惣テ專賣ニ類似シタルノ制ヲ布キ而カモ  
之ヲ内地人ニ委託シテ行ハシム若シ夫レ水利開墾  
業山林等凡ソ此等ノ貸付乃至許可ハ内地人ニ限リ  
鮮民ノ清願ニ對シテハ恰カモ特別ノ規定アルモノ如  
ク延引推托シテ終ニ拒絶スルヲ常トセリ

李王家ノ財産ニ就テ云ハニカ李王家ハ併合前ハ朝  
鮮ノ君主ナリ併合後ハ皇族ノ禮遇アリ實ニ日鮮民  
衆ノ尊敬スル所ナルニ拘ハラズ其ノ私有ニ係ル略三億  
万圓ノ財産ヲ沒收シテ國有トシ而シテ令ヤ日常生  
活ニ至ルコト總督府之ヲ監視ス不肖ハ其ノ適當ノ  
處置ナルヲ知ラサルナリ



不肖ハ既往ニ於テ武斷ヲ事トシ解民ヲシテ毫モ政治ニ啖啄セシメサリシヲ茲ニ亦タ喋々スルヲ欲スルモノニアラスト雖モ唯一産業問題ノモニ就テ考フルモ解民ノ全体ヲシテ斯ノ如クミシテ能ク本國ノ德政ニ謳歌セシムルヲ得サルヲ斷言スルニ憚カラサルナリ

抑モ不肖ハ併合當時賛成者ナリ責任者ナリト雖モ決シテ自己ノ國土ヲ舉ゲテ殖民地ト爲シ且ツ同胞ヲ驅テ奴隸ト爲スノ本意ヲ有シタルモノニアラス熟シ宇内ノ形勢ヲ察スルニ西力東漸シテ亞細亞諸國ハ大半ハ已ニ狼吞蠶食スル所ナリ支那ノ大ヲ以テシテ且ツ列國均衡ノ上國命ヲ維持スルニ過キス半島帝國タリシ韓國ノ狀態ハ東洋ノ巴爾幹ヲ以テ目セ

ラルニ至レリ不肖等竊カニ惟ヘラケ此際西力東漸ノ大勢ニ對抗スルノ安全策タムヤ他ナシ先ツ日韓聯盟ヲ組織スルニ在リト不肖ハ之ニ依テ韓國政治ノ改善民生幸福ノ増進ヲ遂ケトセシニ外ナラサルナリ然ルニ併合後當局ノ施設ハ全然之ニ反シ不肖ハ十年同席ニ衷心ヲ以テ總督府當局ニ進言シタルコトアリト雖モ結局採納セラレズ不幸昨年騷擾勅令ニテ朝鮮ノ民情ハ益々不平不穩ノ狀態ニ沉淪シ將サニ枚拾スヤカラサルモノアラシト不肖ハ之ヲ坐視シ京城ニ在テ是如クハ能ハス奮然犖犖ノ下ニ來リ常ニ危言激論ヲ以テ朝野名士ノ耳ヲ驚カシタルコトアリ不肖敢テ自カラ揣カラス不遜不敬ニ陷リタルヲ覺エ

サルニアラスト雖に併合當初ノ意思ヲ貫徹セシト  
スルノ衷情ヨリミテ然ルノミ大方ノ宥恕セラルハサ  
信スルナリ

現内閣令ヤ朝鮮ノ民情ニ就テ見ル所アリ暴キニ  
官制ヲ改正セラル尋テ治安教育衛生其他ノ施設ニ  
就テ改良ヲ加ヘラレタリ此等ハ朝鮮住民ノ為メ感謝  
スル処ナリト雖に朝鮮ヲ殖民地トシ朝鮮住民ヲ異民  
族トスルノ習慣ハ儼然トミテ今尚ホ存在シ陽ニ朝鮮平  
等ヲ唱フト雖に昔日ノ如ク專制ノ行ハルハサ指摘セザル能  
ハス試ニ省ヨ官制ハ改正セラレタリト雖に鮮人ニシテ  
官途ニ採用セラレタルモノ果シテ幾何カアル巡查査吏  
ノ如キ其人ナキニアラスト雖に未タ一人ノ能ク重要ノ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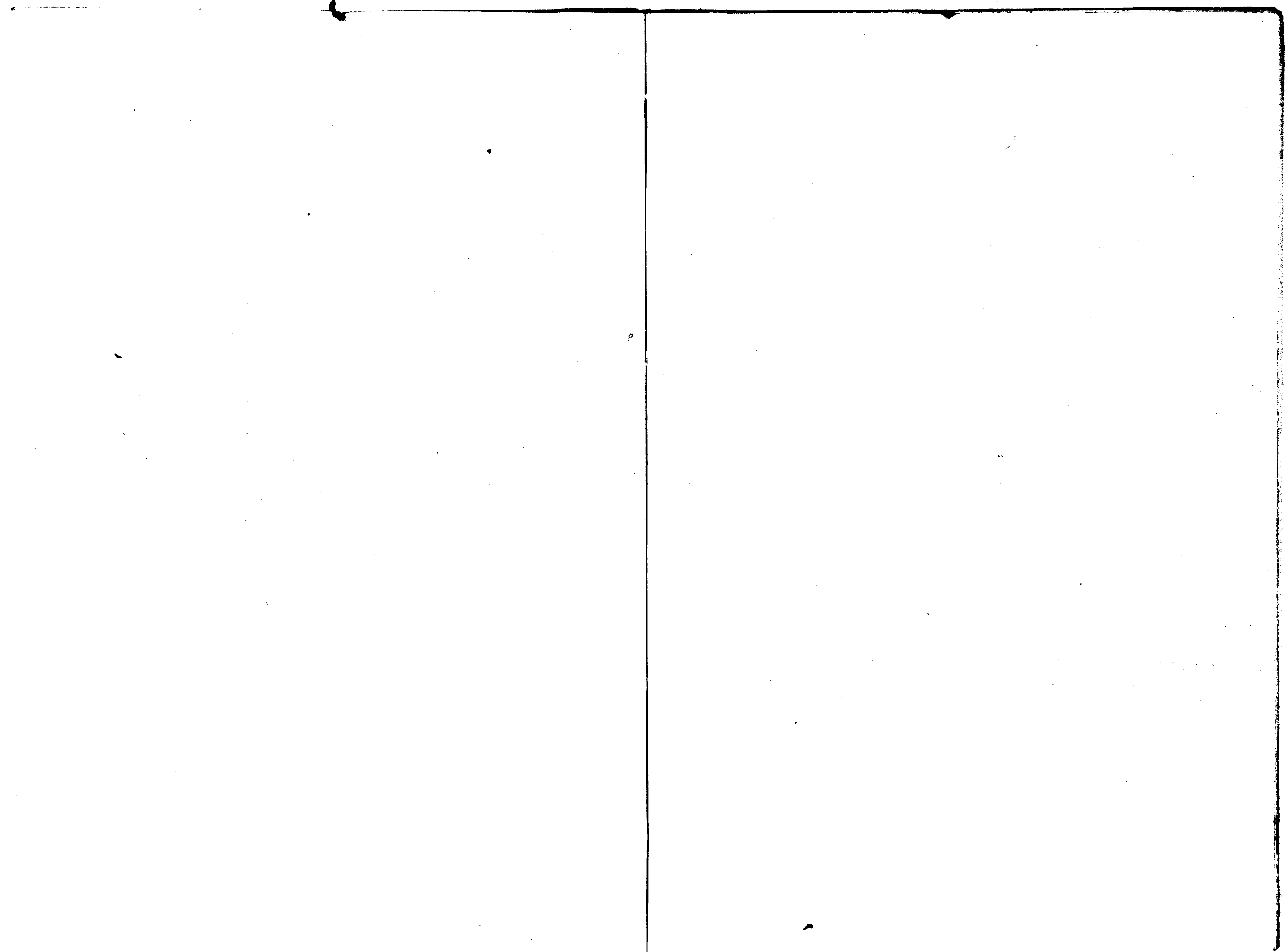
位ヲ占ムル者アラサルナリ産業ニ至ツテ特ニ然リトス依  
トミテ内地人之ヲ専有スルヲ免レス朝鮮農事改良株  
式會社ノ計画ハ其ノ由來ノ久シキモノアリ統監政治以來  
當局ハ農事ノ改良ヲ努メラレ開墾灌漑ノ事業ヲ  
獎勵セラレタリ雖に其ノ恩典ニ浴セシハ獨リ内地人ニ  
限り而シテ或ハ鮮民土地ヲ買収ミテ以テ耕作ノ資  
ニ失ハシメ或ハ從來ノ水利ヲ害ミ從來ノ共同地域ヲ占  
領シ當局ノ獎勵ハ偶々以テ鮮民ノ不平不安ヲ醸成ス  
ルニ至リタリ茲ヲ以テ併合ノ當初不肖等進ミテ農  
事會社ノ設立ヲ當局ニ上申シ鮮民ヲ本位トミテ之ヲ  
組織シ之ヲ實行シ同シク以テ視同仁ノ恩惠ヲ蒙  
ラシメシト期シ以來十年朝鮮十三道中各有力者相

謀リテ當局ニ請願セシニ現内閣ノ答ル、所ナリ政府ハ  
之ヲ議會ニ提出スルニ至リタリ然レニ豈ニ料ラセヤ忠  
族院ノ遂ニ削除スル所トナレリ此ノ一事ヲ以テ之ヲ見  
ニ總督府當局ノ説明ニ未タ誠意ノ足ラサルモノアリテ  
然ルカ將タ貴族院ノ鮮民ヲ視ルコト依然トシテ昔  
日ノ如ク被征服者ニ與フル、便宜ヲ以テスヘカラスト  
ミテ然ルカ記シテ茲ニ至レハ現内閣ノ朝鮮ノ民情ニ就  
テ見ル所アリト雖モ其ノ統治主義ノ變更セサルモノヤ  
ルヲ怪マサル能ハス豈ニ長太息セサルヲ得セヤ  
不肖ハ茲ニ二年ヲ近キ光陰ヲ東京ノ羈旅ニ在リ其  
タリ朝鮮ノ事情ヲ朝野諸賢ニ告白シタルモノ要ハ  
將來統治方針ヲ改善セラル、ヲ希望シタルニ過キ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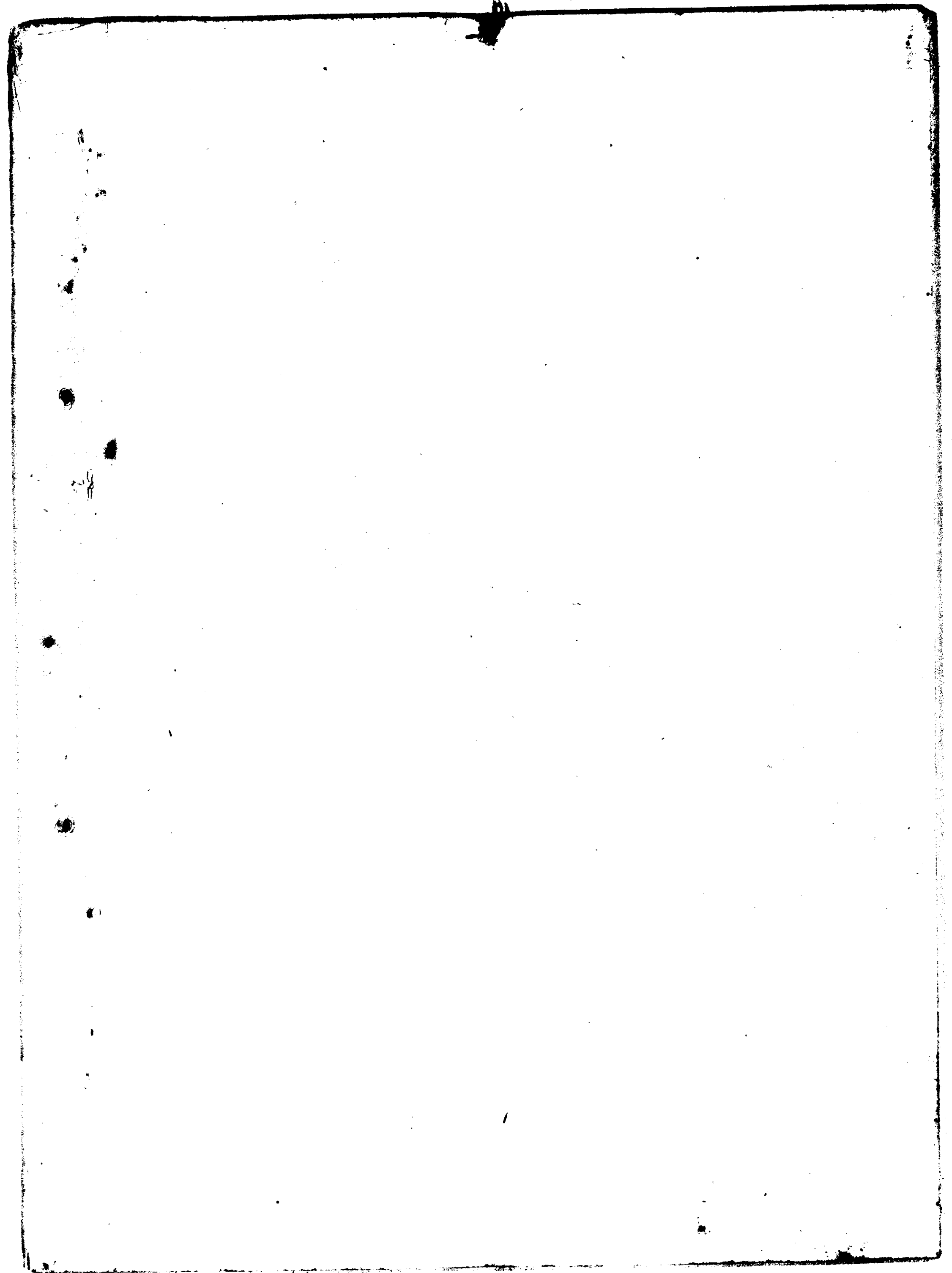
ト金トモ或ハ新聞及ニ雜誌ニ於テ嘲罵セラル或ハ  
朝鮮騷擾ヲ煽動スルモノトシテ注目セラル、ヲ常  
トミタリ然リト雖モ不肖ハ飽迄日本帝國ハ朝鮮ヲ  
干戈ニ訴ヘテ征服セシニアラス神聖ナル兩國 君主  
ノ辱クモ協議シ賜ヒテ讓受セラレタル本音ヲ服膺  
シ不肖ノ及フ限り日韓併合ノ四字ヲ旗幟トシ其ノ  
意義ヲ解決セラル、ニ至ラサレハ止マサントス是レ  
敢テ不肖一個ノ為メニ謀ルコトアラズ朝鮮ノ民生幸福  
ノ増進ヲ欲スルカ為メノ、ミ幸ニ諒セヨ

大正九年八月

宋秉燮







九年九月三日

采國議員團ノ來鮮ト鮮人トノ關係ニ付テハ世上種々ノ誤解又ハ誤傳アルニ付茲ニ別紙ノ通其ノ真相ヲ公表ス

大正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朝鮮總督府警務局

米國議員團、來鮮ト鮮人ノ行動ノ真相

米國議員觀光團ノ朝鮮來遊ヲ頗ル重大視セル一部  
ノ不逞鮮人ハ此ノ機會ヲ捉ヘ熱烈ナル宣傳ヲ為ス  
一、於テハ朝鮮獨立ノ機運ヲ促進スルニ最モ有利ナ  
リト通信シ其ノ手段方法ヲ擇ハス各種ノ計劃ヲ企  
圖セシモノアリ

宣傳ノ方法トシテ彼等ノ刺策シタルモ概テ左ノ如  
シ

一、鮮内多數有力者及婦人ノ署名ヲ得テ獨立援助請  
願書ヲ提出スルコト

二、四韓國旗等ノ特殊ノ意味アル紀念品ヲ贈呈スル  
コト

三、開店其ノ他ノ方法ニ依テ日本ノ統治ニ反對セル

フトヲ表明スルコト

四、沿道主ナル停車場及山上高地等ニ集合シテ独立萬歳ヲ高唱シ着ハ泣告團ナルモノヲ組織シ號泣哀訴スルコト

其米國議員團ノ面前ニ於テ暴動ヲ為シ警察ノ壓迫ノ事實ヲ目撃セシムルコト

六、敢死隊ヲ入鮮セシメ爆裂彈着ハ拳銃ヲ使用シテ要路ノ大官ヲ暗殺シ官公署ヲ破壊シ熱烈ナル独立慾求ヲ表明スルコト

七、事端ヲ起ス目的ヲ以テ議員團ニ對シ爆裂彈ヲ投擲シテ日米國交問題ヲ惹起セシメ日本ヲ窮地ニ陥ラシムルコト

ハ、朝鮮人ノミテ以テ歡迎會ヲ開催シ此ノ席上ニ於

テ独立援助ノ請願ヲ為スコト及請願書ヲ提出スルコト

以上ノ企劃ニ關スル蜚説及各種ノ不祥ナル流言ハ米國議員觀光團東洋ニ來ルトノ報傳ハラルルト共ニ頻々トシテ各地ニ喧傳セラレ為ニ民心頗ル動搖シ不逞ノ徒ハ何等カノ方法ヲ以テ不逞ノ行動ヲ演セハトスル情勢アリ仍テ當局ニ於テハ嚴ニ注意中ノ虞支那上海ニ於テハ議員團同地ニ着スルヤ僭稱政府ノ一員タル呂運亨ハ不逞鮮人ヲ代表シテ之ヲ訪問シ同地鮮婦人ノ組織セル愛國婦人會ニ於テ作製セシ太極旗(白韓國旗)ヲ贈リ獨立援助ヲ懇請セリトノ訖傳ハラルレカ次テ八月十三日平安北道新義州警察署ニ於テ吳熙文ナル者ヲ舉動不審者トレテ



取調タル処同人ハ奉天ニ於テ上海僑補政府特派員  
金仁根ナル者ノ依頼ヲ受ケ米國議員團ニ提出スハ  
キ英文及鮮文ニテ印刷セル大韓全國人民代表請願  
書及大韓女子界代表請願書各五十部竝ニ上海僑補  
政府ノ領事タル安昌浩ヨリ京城居住于山先生宛ノ  
書面ヲ携帶シ京城ニ赴クモノニシテ京城ニ於テハ  
多數有力者及婦人ノ署名ヲ得テ議員團ニ提出セム  
トスルモノナルコト判明シ翌十四日平安南道平壤  
ニ於テ前頭金仁根ヲ逮捕シ取調ノ結果于山トハ京  
城居住梁起鐸ナルコト判明セシニ付直今ニ同人ヲ  
逮捕セシカ先之安昌浩ハ梁起鐸ニ對シ前記同様ノ  
文書百四十七部ヲ送付シ梁ハ之ヲ隱匿セルコト及  
他ニ共犯者アルコトヲ發見シ十六日朝迄ニ連累者

五名ヲ逮捕シ文書全部ヲ押收シ又京城ニ於テハ滿  
州光復軍總營ノ名ヲ以テ最急警告文ト題スル言辞  
頗ル激越ヲ極メタル不穩文書ヲ撒布シタルヲ發見  
シシカニ二十一日夜ニ至リ同軍營ヨリ派遣セラル  
ル決死團長金榮哲外團員十餘名ヲ逮捕シ爆彈三個  
拳銃三挺彈丸百六十發及前記最急警告文ナル多數  
ノ不穩文書ヲ發見押收シ取調フルニ彼等ハ議員團  
着京ノ際一隊ハ南大門驛頭ニ於テ議員團ニ對シ一  
隊ハ總督府ニ一隊ハ鍾路警察署ニ夫々爆彈ヲ投擲  
スル計劃ナリシコトヲ自白シ尚平壤及新義州ニ於  
ケル爆彈犯人モ金々此ノ一味ノ者ナルコトヲ發見  
スルコトヲ得タリ又東大門警察署ニ於テハ東大門  
外昌信洞居住金相玉ナル者議員團ノ着京ヲ期シ不

總ノ行動ニ出テムト企圖セル事實ヲ探知シ二十四  
日午前十時頃逮捕ノ為巡查ヲ派シタルニ陳ヲ窺ヒ  
逃走セシカ間モナク舉動不審ノ一鮮人同家ニ来リ  
シヲ以テ逮捕取調タル処本人ハ韓君ト稱シ金相玉  
等ノ組織セル暗殺團ニ加ハリ同夜着京ノ議員團出  
迎ニ赴ク總督以下ノ大官等ヲ南大門驛頭ニ於テ暗  
殺スル目的ヲ以テ十日上海發安東縣ニ着シ夫レヨ  
リ陸行京畿道開城ニ来リ二十三日夜同地ヨリ汽車  
ニテ入京セシモノニシテ同人ハ「モ」セル式拳銃一  
彈丸三十四發契約書一暗殺團趣旨書十一枚ヲ携帯  
セルヲ發見押收シ次テ二十五日朝連累者四名ヲ逮  
捕シ拳銃三挺及彈丸二百四十三發ヲ押收シ又議員  
團ニ贈呈セムトセル旧韓國旗ヲ發見押收シ且多數

ノ煽動者及脅迫者ヲ檢擧セリ不逞輩ハ如上殘虐無  
道ノ兇行ヲ決行セムト企圖セルノミナラス又一面  
警告文「暗殺團趣旨書」大韓中興團彙報等ト題シ或ハ  
國家ノ七賊ヲ慨シ獨立論ニ暗殺破壊ノ實行ヲ  
力説シ若ハ二十四二十五兩日ニ涉リ一般ニ店舖ヲ  
閉鎖シ二十四日夜議員團着京ノ際ハ市民悉ク出動  
シテ獨立萬歳ヲ高唱シ二十五日議員團市内巡覽ノ  
際ハ更に各要所ニ於テ獨立萬歳ヲ叫ビ暴動ヲ起ス  
ハシト稱スル等頗ル不逞ノ言辭ヲ羅列セル印刷物  
ヲ撒布シ以テ市民ヲ煽動脅迫セシヨリ市中何十ナ  
ク不逞ノ氣漲リ二十四日朝未鮮人店舖ノ多數ハ閉  
店スルニ至レリ  
斯レテ議員團ハ二十四日午前七時三十分安東發同

日午後八時四十分無事南大門着朝鮮ホテルに投宿  
セシカ途中列車轉覆ノ目的ヲ以テカ平壤附近ノ鉄  
橋軌道ノボールドニ障害ヲ加ヘタルモノアリレテ事  
前ニ發見シタル外該團通過ノ際ハ平安北道郭山駅  
附近及平安南道安州駅附近ニ於テ少數ノ鮮人万歳  
ヲ唱ヘタルノミニテ何等特筆スヘキ事無ク京城ニ  
於テハ南大門駅頭ヨリ朝鮮ホテルニ至ル街路上ニ  
約一萬ノ群集蟬集セシモ前頭不逞輩ノ檢舉ニ依リ  
彼等ノ企圖悉ク破砕セラレタルト警察ノ取締周到  
ナリレテ為何等異変ナク唯僅カニ蟬集セシ群衆カ帰  
途市内數ヶ所ニ於テ萬歳ヲ高唱セシモ之亦直ニ解  
散セシメタリ而シテ議員團ハ豫定ノ如ク二十五日  
國際親和會ノ幹旋ニテ市内ヲ觀覽シ同夜八時十分

南大門華翌二十六日午前七時四十分釜山發内地ニ  
向ヒシカ先之京城ニ於ケル朝鮮人中ニハ米國議員  
親先團朝鮮ニ來ルトノ報傳ハルヤ國際親和會ノ提  
議ニ係ル内鮮人共同ノ歡迎會ニ臨席スルコトヲ拒  
否シテ狹量ニモ朝鮮人ノミヲ以テ歡迎會ヲ開催セ  
ムト企テ東亞日報記者張德俊ハ北京ニ於テ同團長  
ト會見シテ之ヲ交渉セシモ同團ハ日本ノ賓客トシ  
テ入鮮スルモノナレハ鮮人ノミノ會合ニ列席スル  
ヲ好マストノ理由ヲ以テ断然謝絶セラレシカ議員  
團京城ニ着スルヤ更ニ中央基督教青年會總務李商  
在申興兩ノ兩氏ハ二十五日朝議員團ヲ訪問シ午後  
三時半ヨリ青年會館ニ於ケル歡迎會ニ臨席セムコ  
トヲ懇請シタルニヨリ京城ノ情況以上ノ如ク不穩



情報ニ在ルコトヲ知ラサル團長「スモール氏ハ一  
吾等ハ日本ノ賓客ナレハ既定ノプログラムヲ妨ケ  
サル範圍内ニ於テスルコトニ、鮮人ノミノ會合ハ理  
由ナキヲ以テ同會ニハ日本人モ招待スルコト三同  
會場ニ於ケル言説ハ一切政治ニ涉ラサルコトヲ條  
件トシテ之ニ應シタリ然ルニ一部不逞輩ハ此ノ歡  
迎ノ席上ニ於テ獨立援助請願書ヲ提出シ又多教ノ  
犧牲者ヲ出ス決心ノ下ニ會場ノ内外ニ於テ多數集  
合シ騷擾ヲ惹起シ依テ以テ警察ノ壓迫ノ事實ヲ議  
員團ニ目撃セシムヘシト盛ニ流言ヲ放テ各方面  
ニ一齊ニ出動方ヲ煽動スルモノアリ鍾路及西大門  
等ノ管内ニ於テ此等ノ煽動者ヲ檢擧セシト雖尚ホ  
不逞ノ徒市中ニ潜伏シ機ヲ窺ヒ暴擧ニ出テムトス

ル情況アリテ如何ナル事態ヲ演出スルヤモ計ラレ  
ス且一方東亞日報ハ號外ヲ發刊シテ歡迎會開催ヲ  
市民ニ周知セシムルヤ諸方ヨリ鍾路通方面ニ未集  
スル者多數形勢遂時險惡ヲ加ヘムトスルヲ以テ所  
轄警察署ハ一時交通ヲ遮断シテ之ヲ整理ニ任レタ  
リ會場内外ノ警戒取締ニ関シテハ周到ノ計畫ヲ為  
シ万一ノ過誤ナキ様準備ヲ整ヘタルモノ一應議員團  
ヲシテ知ラシメ置クハ當局ノ責任ナルヲ信シテ市  
中ノ概況ヲ國際親和會ニ通告シタリ同會幹部ハ之  
ヲ議員團ニ告ケタル処同團ニ於テハ斯カル情勢ヲ  
ルコトヲ知ラスレテ出席ヲ約シタルハ不覺ナリ斯  
カル會合ニ列席スルハ同團ノ願ル迷惑トスル所  
リトシテ直ニ親和會員ヲ以テ悔席ヲ謝絶シタリ



李商在氏ハ「大キ」此氏ヲ訪問シテ懇請スル所アリ  
シモ「ア」ノ「ド」氏ヲカシテ断然之ヲ謝絶シ只同園  
ヨリ歡迎會臨席ヲ謝絶スル旨ヲ書面ヲ得テ青年會  
館ニ赴キ未會有ニ對シ之ヲ通告セシヨリ會集ハ一  
旦解散セシカ午後四時頃議員團ノ一員タル「ハ」ズ  
マシ氏外教氏カ好奇心ヨリ個人ノ資格ヲ以テ同會  
館ニ至ルヤ附近ノ勞働者八九部ヲ占ムル鮮人約五  
百名ハ忽チ同館ニ集合シ李商在氏「ハ」ズマシ氏等ヲ  
紹介スルヤ客年三月ノ騷擾以來馴致セタレタル鮮  
人一流ノ萬歳ヲ高唱シ「ハ」ズマシ氏カ一場ノ挨拶ヲ  
為スヤ再ニ萬歳ヲ叫ビ之ト共ニ多數ノ群集ハ會館  
ニ押寄せムトシ事態急迫形勢頗ル重大ナルヲ以テ  
鍾路警察署長ハ警察官ヲ派シテ街路ノ交通ヲ遮断

同時ニ單身會場ニ入り臨席ノ「ハ」ズマシ氏等ニ  
對シテハ懇談的ニ退場ヲ求メタルニ直ニ應諾シテ  
室外ニ出テタルヲ以テ餘口ニ會衆ニ對シテ事理ヲ  
説明シテ解散ヲ命シタリ署長ハ主任者ト認メラル  
ル李商在尹致昊氏ニ就テ糾問シタルニ萬歳ヲ高唱  
シタルニ「ア」ラサル旨ヲ答ヘタルヲ以テ其ノ人格ヲ  
信シテ何等追究セサル旨ヲ言明レ會衆ヲシテ漸次  
何等ノ動搖ナク退散セシメタリ此ノ間「ハ」ズマシ氏  
檢擧セラレタリト虚報ヲ傳ヘタルモノアリ總督官  
邸ノ茶會ニ臨マムトセシ團員中一時ハ驚愕セルモ  
「ア」リシモ事ノ真相ヲ聽キ且「ハ」ズマシ氏カ「オ」テル  
ニ歸来一同ニ對シ日本官憲ハ何等自己ノ行動ヲ制  
時セル事實ナキヲ證言スルハ自分ハ自分ノ好奇心

ノ為此ノ會合ニ臨ミ事態ヲ瞭シタルヲ以テ會衆ノ  
處斷ノ決スル迄任意ニ室外ニ殘留シテ經過ヲ觀望  
シタルノミナリト告白セル所ニ依リテ一同満足ナ  
ル諒解ヲ為セリ當局ハ事件ノ經過ヲ國際親和會員  
ヲ通シテスモ一團長ニ通シタルニ朝鮮ニ於ケハ  
一切個人的行動ヲ避ケハキ打合セサリシニ係ラス  
ハ一不マレ氏ノ此ノ單独行動ニヨリテ官憲ノ迷惑ヲ  
惹起シタルハハ一不マレ氏ノ輕率ニシテ願ル遺憾ト  
スル旨ヲ言明セリト云フ

米國議員團諸氏ノ未鮮ト之ニ關聯セル一部鮮人ノ  
行動トハ以上ノ如クシテ當局ノ措置ハ實ニ公明正  
大一ニ朝鮮ノ治安ト又遠未ノ珍客ニ對シ事理ヲ辨  
ハサル可憐ノ鮮人カ或ハ不慮ノ禍害ヲ及ホササヲ

ムコトヲ思念シ周到ナル警戒ト適當ナル處置ヲ執  
リタリ然ルニ世上偶々當局ノ施措ヲ誤傳シ其ノ甚  
數ニ至リテハ當局カ議員團諸氏ヲ壓迫シテ鮮人側  
ノ歡迎會ニ臨席スルコトヲ阻止シタリ若ハ鮮人ニ  
對シ過酷ノ取扱ヲ為シタルヤノ虛説ヲ流布スルモ  
ノアリ事素ヨリ一笑ニ値セスト雖或ハ是等ノ訛傳  
ニ誤タルルモノナキヲ保セサルヲ以テ茲ニ世ノ疑  
惑ニ抱クモノノ為ニ其ノ顛末ヲ公表スルコトトセ  
リ

以下  
5/13 PRF 100

(六)  
緊急警告文

原文ハ鮮漢文ニシテ用紙ハ半紙  
半切大ノザラ紙ナリ

参見本軍營ハ我等ノ大義ヲ表彰シ一  
般ノ機會ヲ與フル爲左ノ警告ヲ發ス  
官公吏ニ退職ヲ命令ス

敵ノ機關タル官公吏ヨリ汝ハ敵ノ耳目ニシテ手足  
ナリ汝アラサレハ敵ハ何ヲ以テ設法行政セムヤ  
敵ヨリ先ツ除クヘキモノハ汝等ナリ最モ速カニ  
退職セヨ恬然トシテ退職セサレハ無私霹靂ハ汝  
ノ頭上ニ臨ムヘシ

偵探者ニ悔改ヲ命令ス  
敵ノ鷹犬タル汝ノ惡款ハ敵ヨリモ千倍萬倍ナリ  
汝ノ生命ヲ保全シ汝ノ妻孥ヲ安全ナラシムトセ

以下  
59号 附函

最急警告文

原文ハ鮮漢文ニシテ用紙ハ半紙  
半切大ノザラ紙ナリ

時期切迫ニ處シ本軍營ハ我等ノ大義ヲ表彰シ一般  
同胞ニ最後ノ機會ヲ與フル爲左ノ警告ヲ發ス

官公吏ニ退職ヲ命令ス

敵ノ機關タル官公吏ヨリ汝ハ敵ノ耳目ニシテ手足  
ナリ汝アラサレハ敵ハ何ヲ以テ設法行政セムヤ  
敵ヨリ先ツ除クヘキモノハ汝等ナリ最モ速カニ  
退職セヨ恬然トシテ退職セサレハ無私霹靂ハ汝  
ノ頭上ニ臨ムヘシ

偵探者ニ悔改ヲ命令ス

敵ノ鷹犬タル汝ノ惡款ハ敵ヨリモ千倍萬倍ナリ  
汝ノ生命ヲ保全シ汝ノ妻孥ヲ安全ナラシムトセ



ハ起即悔改スヘシ 靦然トシテ悛メサレハ妖魔ヲ  
掃清スル義劍ノ下ニ子遺モナカラシムヘシ

資産家ニ出捐ヲ勸告ス

富豪諸君ヨ金錢ノ奴隷トナラスシテ獨立事業ノ  
財主トナリ資力ニ相當スヘキ義金ヲ速捐セヨ依  
然トシテ前各後裔シ義務ヲ行ハサレハ同胞ト認  
メ難シ

一般國民ニ奉義ヲ勸告ス

兄弟姉妹ヨ時期急迫セリ生死存亡ハ今日ニアリ  
大業成就此時ニアリ何ンソ彷徨躊躇シ苟モ生ヲ  
計リテ坐死ニ淪レンヤ猛然奮起シテ光復事業ニ  
参加セヨ然ラサレハ國民トシテ看做シ難シ

大韓民國二年月日

光復軍總營

警告文

本國ノ組織及目的ハ趣旨書ニ宣言セシ處ナリ更論  
ノ必要無シトモ今更ラニ一言警告要キヲ得サルヲ戰  
シテ我々警告文ヲ奉シテ我一般同胞ニ告グ

吾ノ或者吾族ノ絶對獨立ハ極難ノ事ナリトテ往々  
快口ニ説クヲ以テ保リニ廣ク民心ヲ墮落セシムル者  
有ルヲ聞ケリ嗟爾盡之輩ヨ宇内ノ大難ト民族の要  
求ハ論セスト雖半万年歴史ノ權威ト二千万吾族ノ  
要求カ異民族ノ箝制下ニ安シテ子孫萬代ニ奴隷之  
恥辱ヲ傳ヘ去来三月ノ萬一警告ニ止リテ吾族ノ絶  
對獨立カ一時的問題ナリ決シテ永遠貧窮ノ民族的  
行動ニ出ツルコト能ハサルヲ知ルヤ噫汝如瞶昧無  
知ニ何ンゾ説話ノ必要有ラン只吾族ノ絶對獨立ハ

或云或ノ問題ニテハ時間問題ニテハ却テスルナレ  
此望望異ナル者ナランヤ禽心獸勝ニテ日本人ノ覺  
下ニ尾ヲ揮リ舌ヲ出シテ自己ノ同族ヲ自己カ捉ハ  
食フ凶魔ノ所謂刑事又ハ偵探ナル亡國鬼卒ナリ骨  
肉ヲ探フ痛憤ナラスヤ茲ニ我ニ二十万同族カ万口  
ニテ此輩ノ死刑ヲ宣告シ執行ノ職責ハ本國カ自  
任セリ然レバ人トシテ人ヲ殺スト容易ノ事ニアラ  
スヤ況ンヤ血同シテ骸骨シキ同族ニ於テオヤ真実  
ニ眼ハ及履シ手振フヲ握リタル鉤ハ自然ニ下リカ  
ヲ出セシ脱自然ニ解ケ難行ヲ強行スル本國ノ苦心  
ヲ諒解スヘシ  
更ニ一言付スル處ハ未ダ死刑執行ニ當ラサル者ハ  
正ニ改逆違害ノ大理ニ依リテ忠良ノ國民トナラバ

好生之徳ニテ殘命ヲ恕シテ生路ヲ指サン然レバ万  
一知テ故犯セバ〇〇〇〇等ノ首ヲ斬リシ鉤ハ  
未ダ鈍ラス如汝輩首ヤ可論スヘキナリ又既ニ死刑  
執行ニ當リシ家族ニ對シテ一言ヲ付ス該父母兄弟  
妻子親戚戚ハ勿論死者ノ為メ復讐ヲ圖ラントスル  
カ冤報ヲ雪カントスルカ意思ニ依ル者ハ氣ノ毒ナ  
カラ其全家族ヲ是非死者ノ後ニ隨ハシムル外他道  
無シ豫メ注意シテ不意ノ妻ヲ免レントニ力ヲ盡ス  
ヘシ

公 示

本國ノ行動ハ團體的ニ出ツ我一般同胞ハ此點ニ着  
眼セラレ又倭奴ノ奴隸刑事トカ偵探ハ自己ノ生命  
ト重キ家族ヲ考ヘテ行動スルコト

大韓民國二年六月日

暗殺團 白

暗殺團起首書

自由ハ萬有ノ生命ナリ平和ハ宇宙ノ幸福ナリ自由無キ処ニ何  
シ生命有ラシ平和無キ処ニ何ソ幸福有ラシ  
嗚呼吾人有史以來初メテ半万年ノ歴史ト五千里ノ疆土ト二十萬ノ  
同族ヲ有スル吾族トシテ韓日併合以來今ノ十有一個星霜ヲ異氏  
族ノ鉗制下ニ自由ヲ失シ且生命ヲ奪ハレ奴隸的拘束の壓迫の生  
存ヲ保テ伴フテ幾多ノ有スルヲ有スル能ハス就ク処ニ就ク能ハ  
ス惡憤耐辱シテ今日ニ至レリ  
然レトモ吾族ハ國權ヲ失ヒ疆土ヲ奪ハレ後一時ニ祖國光復ノ大業  
ニ志ナキコトナレ生存繁榮ノ道ニ志ナキコトナレ而テ唱義軍トシ  
以テ光復會ト皆此ヲ証スルニ足リ及去年三月一日ノ獨立宣言皆  
吾族ノ萬歲不滅の獨立精神ニ基因ニシテ誰カ此ニ否認ス  
ルヲ保証スルアラン此ニ吾族ハ萬歲ヲ唱ヘテ世人ヲ驚カシ外交ヲ開

吾族ノ來頭ニハ自由ノ光明照来シ吾族ノ眼前ニ平和ノ世界開眼  
セルヲ見ル

然レトモ吾人族ノ前途ニハ惡魔多ク障礙甚レ其ノ数一二ニ止マラ  
ンヤ然レトモ其中極凶極惡ノ者存リコハ日本人ノ魔下ニ猶血火腸  
ト振頭揮尾ニ甘作奴隸ノ奴隸トナリ自虐ヲ自虐シ自目ヲ自傷シ  
テ自我ヲ滅亡セムトスル彼所謂刑事事又ハ偵探ニ七國鬼卒是  
レナリ

天地神明臨テ上ニ在リ人道正義ハ質之傍ニ在リ先復大業ノ後軍  
ナリ推邪顯正ノ使正ノ使徒名吾人ヲレテ此ヲ何シ等爾付レ照視  
ニ過キシ於是守本團ハ不義ニ怒リ非人道ニ憤リテ銀ノ月下ニ杖  
ヲ卧シ暗夜ニ馳セテ黒白ノ獄ヲ玉石ノ台ニ自任レテ騰起セリ  
噫人トシテ何ッ人ヲ殺スヲ好ム者アラン同族ナリ何シ同族ヲ滅スヲ  
願フ者有ラン然レトモ一人ヲ伐テ萬民ヲ救ハハ惡ヲ懲シテ萬善ヲ保

ツネ奈セン

嗟爾凶肚逆腸タル七國鬼卒ヨ汝ノ先祖ノ骸骨ヲ何處ニ埋メ  
將次屍骸ヲ何處ニ埋メトスルカ又汝ノ子孫ハ何處ニテ養育セム  
トスルカ吾人ヲレテ咄々之嘆ヲ禁シ難カラシム曰爾凶鬼ヨ生活  
難ニテ日本人警察官署ニ流徙拘走スト云フナカレ錦繡江山、  
沃野千里ニ汝ニテ官路ニ熱狂シテ弑父戮母悠々走平スト云フ  
勿レ建國維持新ノ偉勳敘章重々疊々タリ  
嗚呼汝ノ死セシ魂魄ハ將次何レニ向テ何トナラントスルヤ冥々九  
泉ニ依テスル処ナキヲ悟レヨ

此本團ハ上述セシ處ノ如ク我自主獨立ノ一役軍ニテ躍起シテ  
一便方古漢逆卒ヲ討伐シテ吾人ノ企業上障礙ヲ防キ在外  
我臨時政府ノ行政上便利ニ供シ一便方本團内ニ收金隊ヲ置  
テ國民ノ義捐金ヲ收納シテ臨時政府ト軍政署ノ後援ヲ図ル



トトヲ期セリ願ハシハ同胞諸位、各々其力、量リ其分、應レ  
テ本團ノ重望ニ肩ギテ望ミ并テ一編ノ燕辟ヲ講シテ趣旨  
ニ代フ

公示四章

一、本團目的ハ我獨立自尊ノ精神ヲ喚起シテ光復大業ニ妨  
害セシ凶狂逆賜タル七國鬼卒ヲ討伐シテ伐惡彰善ノ大  
任ヲ負ヘリ良民ハ安心シテ各々業務ニ従事スルコト  
一、韓國民ニシテ日本人警察官署ニ奴隸ノ奴隸ヲ甘作シテ流  
狗走スルモ昨非ヲ悔改シテ善良ナル國民トナリシ者ハ十分  
容恕スレトモ終始惡習ヲ改過セサル七國魔鬼ニハ不得已死  
刑ヲ執行スルコト  
一、本團ハ個人的嫌疑部分の過失ニテハ絶對的生命ヲ奪ヒ  
公理ヲ無視スルコトヲ行ハサル聲明スルコト

一、本團收金隊ノ信票無ク國民ニ義捐金ヲ請求スル場  
合ニハ相當ノ理由ヲ問フテ表証トナル限度ニ改正スル  
コト

本團ノ組織及團員

- 一、冒險隊
- 一、外交隊
- 一、交通隊
- 一、探偵隊
- 一、收金隊

本團頭領

張鎮  
金英  
王雄  
劉善

金東一

此外團員三百五十一人

大韓民國二年五月二十日

警告文

東西ヲ環顧スレハ春去リ夏来リ萬物方ニ殷ニ時收  
獲ニ近カラントス惟 我大韓ノ二千萬同胞兄弟姉  
妹ハ國ヲ失ヒレ民ニシテ此ノ地球上最憐ムヘク矜  
ムヘキモノナリ獨リ秋霜ノ酷ヲ受ケ江山蕭條安堵  
之處無シ田園荒蕪秋收之望無シ家屋ハ崩頽シテ身  
ヲ置クノ處無シ然而シテ東拘ノ繩ハ無罪ヲ縛倒シ  
西藏之牢ハ無名ヲ囚困ス生靈ハ一時ノ安心無ク營  
業ハ片刻之自由無ク江山徒ラニ哭セムト欲シテ路  
無ク天地廣大ナルモ死セムト欲シテ地無シ十秋霜  
華ハ同胞ノ勇ヲ摧盡シ豪傑之病ハ歷救シ難シ  
五月ノ爆炎ハ兄弟之靈ニ逼リ其ノ傷ヲ追悼スル  
忌ヒムヤ花ニ十日ノ紅ナク春盡キテ豈落チサラム

ヤ勢二十年ノ榮ナク運過キテ豈權ケサラムヤ  
然ラハ則窮ス陰三月承日之時枯木花ノ開ク時有ル  
ヘシ斯ノ時ニ當ツテハ他山之石モ亦時ニ當テ則チ  
動カム鞘ニ藏スル劍モ亦時ヲ待ツテ鳴ラムトス我  
半島之江山ハ十年武斷之下ニ墮セラレタル怨ハ半  
萬年有史以來初メテ有ルノ恥ナリ江河ヲ決ツテ之  
ヲ洗フモ極耻辱クニ難シ崑崙山ニ埋ムルモ極根盡  
スヘカラス我民族二千萬人二千萬ノ胸中ニ暗藏セ  
シ七首ハ十年練磨ヲ経タリ霜鋌ハ斗牛ヲモ射ル可  
シ天傾キ星墮チ二千萬人ノ二千萬胸中ニ暗貯セシ  
無聲ノ砲ハ十載操練セリ爆力山岳ヲ撼ス可シ海倒  
レ地盛ラム人々ノ藏貯益々固ク時ヲ待ツテ而シテ  
試ムトスル者久シ天運循環シ往テ復ラサル無シ西

ノ天地ニ戰雲忽然トシテ講和壇上韋氏(ウールソン)  
大慈大悲ヲ唱ヘ高ク正義人道ノ旗ヲ掲ケ民族  
自決主義ヲ宣布シ寂寞ナル青邱昨春萬戰之聲盡ク  
日人ノ魂膽ニ落チ又過年之餘烈士ハ風霜絶域ニ寢  
嘆ヲ志シ志士ハ塵埋古宅ヲ過レトモ入ラス節士ハ  
劍上ノ飛血ヲ青邱ニ潑キ義士ハ短袍春城ニ秘藏  
窺ヒ案ヲ拍ツテ血ヲ嘔ク者萱雨荒ニ飲泣スル者崇  
烟寒落石ヲ枕スル者草野ニ竿ヲ掲グル者橋梁ニ出  
没シテ敵ヲ横フルノ徒鐵窓牢獄ニ泣ク士秋霜乾  
中ニ泣ク人ハ淚皆是レ一片ノ血誠胸中ニ劍ヲ揮ヒ  
ムト欲スル者也皇天我ヲ憫ミ賜ヒ其ノ萬世得難キ  
機ニ便リ今月二十四日活人救世ノ生佛ヲ以テ編



成シタル議員團。依リ我民族悲愴之情ヲ觀察ス時  
又再ニ未ラズ勢ヤ得難キノ秋ナリ此ノ際彼ノ種ハ  
狐媚狗設之鄙行ヲ以テ狼心獸行之跡ヲ掩ハムト欲  
ス嗟我同胞ヨ大ナル決心ヲ以テ非日極度ノ狀ヲ表  
示シ日人ヲシテ落膽傷魂セシメ米人站佛ヲシテ我  
民族ノ排日ノ狀ヲ深ク腦裏ニ印セシメ天下ニ列強  
萬國ニ紹介シ速ニ我獨立之權ヲ紹介セラレヨ此ニ  
警告ス之ヲ見タル同胞ハ傳々已マサレ

左記實行スルコト

一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兩日。各商店ハ閉鎖スル  
コ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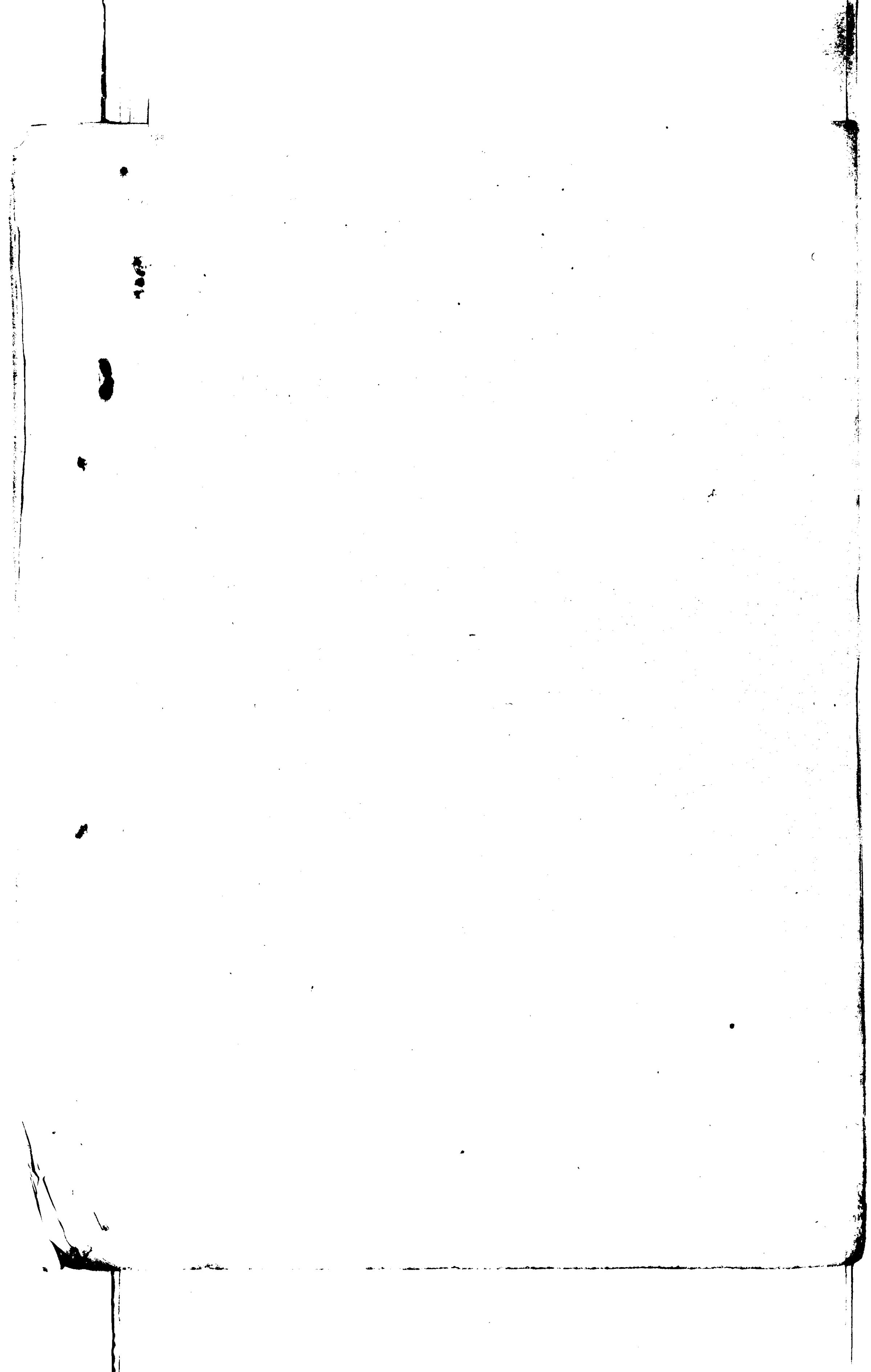
二二十四日夜南大門駅前ヨリ良谷川町朝鮮ホテル  
前迄各自出シ獨立萬歲ヲ呼ヒ各々歸ルコ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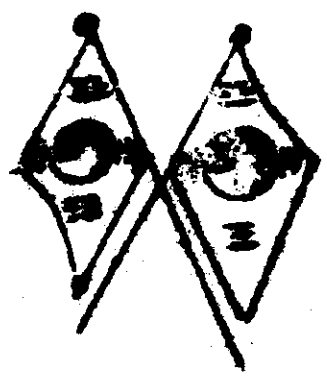
三二十五日米議員一行市中巡覽ノ時各要所ニテ各  
自出勤シ獨立萬歲ヲ呼フコト  
右ハ上海臨時政府ト在外各團體ノ通知ニ接シ在鮮  
交通部ト協議シ太政府ニ於テ揭示ス銘心實行スル  
コト

但シ今回諸士同胞カ此ノ警告文ヲ見テ實行シ得  
サル場合ニハ平壤市官廳ノ如ク爆彈ヲ以テ示威  
スルコト

大韓民國獨立宣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在鮮倡義軍政府總長欽





# 大韓中興團景報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九日  
大韓民國三年八月十九日

嗚呼我同胞兄弟如何靜坐如何默視ス  
ルヤ此ノ際米國議員團入京ノ時ヲ逸スルヲ速  
ニ同聲相應シテ維我韓國創業ノ復シ仇讎  
ノ如キ敵軍ヲ破滅スル爲茲ニ宣傳ス若此ノ機  
ヲ尋常ニ見ル人ハ皆敵軍ナリ故ニ我國ニテハ斯  
ノ如キ惡漢ハ掃滅スルコトニ豫メ警告ス議員團到  
着ノ日ニハ血ヲ流シ釵ヲ冒シ南大門停車場ハ一齊  
ニ會集シテ萬世ヲ高唱シ冒險隊ニテハ爆彈ヲ持テ  
總督府ヲ破襲スルコトニ決定セリ準備中ナルニヨ  
リ此ノ機ヲ失スルナカレ奮闘前進シテ敵ヲ掃滅セ

ムヲミテ先リ訓令ス

警告文

大韓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靈ナル天帝ノ恩恵ヲ被リテ東洋ニモ幸福來ルノ今日何ゾ独リ日本ノミニ自由ト權威ヲ賦與セムヤ  
大帝至公無私ニシテ普天ノ下赤子ニ非ラザルナシト宣ヒ我朝鮮モ古畧ニ自主獨立スルニ足ルベキ能力有ナリ人智ト文化與ニ榮ユル今日出テヨ速  
ヤカニ出テ來ヨト呼ビ給フ神ノ前ニ出テ來レ神様ヨリ福ヲ授カラム靈アル福ヲ授カリ早ク出テ來レ喜バシキカナ今日ノ日ヨ吾人ハ固カヲ以テ事ヲ為セ血ヲ流シテ事ヲ為セ草木モ稚樹ノ時ニ伐レバ易カラム

吾人ハ朝鮮民族代表者トシテ事ヲ為スモノナリ同胞兄弟ヨ落膽スル勿レ今次ノ獨立ハ米國上下兩院

議員團ガ視察ニ來リテ承認シタルコト既ニ各位ノ知リ給フ處ナリ今回議員歡迎ノ為ニ朝鮮人代表者沈恩用氏北行シタルヲ以テ必ス共ニ落膽スル勿レ奉天ニ於テ大イニ朝鮮人ヲ愛護シタル由ニシテ日本ハ朝鮮ニ對シテ無理ナルコトヲナシタリトテ批難ヲ受ケタリト

京城社



十月九日

大正九年十月十六日

朝鮮總督府秘書水野鍊太郎



日清坂谷芳郎殿

在京宣教師重立者會企圖對<sub>シ</sub>在京官廳其他<sub>ハ</sub>參考書類送付件

本月<sub>ニ</sub>付在京宣教師重立者會企<sub>ニ</sub>テ朝鮮統治<sub>ニ</sub>關<sub>シ</sub>過去<sub>ノ</sub>不平不滿將來<sub>ノ</sub>希望

朝鮮總督府

等<sub>ハ</sub>吐露<sub>セ</sub>シタル企圖<sub>スル</sub>モ<sub>リ</sub>由聞<sub>込</sub>候<sub>處</sub>朝鮮<sub>ニ</sub>於<sub>テ</sub>去年九月外國宣教師聯合大會<sub>ニ</sub>於<sub>テ</sub>別冊<sub>ヲ</sub>如<sub>キ</sub>露骨ナル意見<sub>ヲ</sub>提出有<sub>之</sub>本年九月再<sub>ビ</sub>全聯合大會<sub>ヲ</sub>開催<sub>ニ</sub>當<sub>リ</sub>別紙<sub>ノ</sub>通學務局長<sub>ヲ</sub>シテ本府<sub>ノ</sub>方針<sub>ヲ</sub>指示<sub>セ</sub>タル所有<sub>之</sub>候<sub>ニ</sub>付御參考<sub>ノ</sub>爲一部御送付申<sub>上</sub>候

王

58号へ

外國宣教師諸氏・告

昨年九月宣教師聯合大會・際シ總督・令依リ施政ノ方針ヲ諸氏・傳へ又諸氏ヨリ腹藏ヲ意見ノ提出ヲ求ムル所アリシカ今正・一年再ニ聯合大會・於テ當局ノ所見ヲ述フルノ機會ヲ得タルヲ悦フ新施政ノ方針・付テハ屢々當局ヨリ宣明シタル所・ヨリ大體諸氏ノ諒知セラル・コト・信ス尔來當局ハ一々年間此方針ヲ實現センカ爲リ・力ヲ致シ其進・實行シ得ヘキモノ之ヲ實行シ法令ノ

改廢。俟ソヘテモハ之ヲ改廢シ豫算ヲ要スル  
モノハ新・豫算ヲ議會ニ要求スル等夫々其  
法ヲ盡シ今ヤ震・宣明シテル事項ニシテ全ク  
着手セサルモノハ殆ント是ナキ。至レリ而シテ  
之ヲ為シ大正八年度・於テ約七千萬圓ナリシ  
朝鮮總督府ノ豫算ハ大正九年度・於テ一億  
シテ一億二千萬圓ヲ超過シ其内特ニ宣明セ  
ル事項ノ實行ニ要セル新規計畫ノ經費ノ  
ミニテ約二千八百萬圓ヲ算スルニ至リ又其  
為ノ法令ノ改廢セラレタルモノ實ニ百五十  
ニ

上リ過去一年間・實行シ来レル施政改善ノ大  
要ハ「朝鮮ニ於ケル新施政」ナル小冊子ニ取  
リ進リ刊行セラル、答ナレハ諸氏ハ之ニ就テ詳  
知セラレシコトヲ望ム

諸氏ノ平素直接間接ニ關係セラル、宗教・教育  
醫療其他社會各般ノ問題ニ付テ總督府ノ  
施政ニ對シ希望セラル、所<sup>國</sup>分々アルヘシ特ニ  
先般諸氏ヨリ提出セラレタル聯合大會ノ陳情  
書ハ諸氏ノ平素抱懷セラル、所ヲ最モ腹藏  
ナリ陳述セラレタルモノト見ルヘシ其ノ意味ニ於

テ當局ニ多大ノ注意ヲ以テ之ヲ査閲シタルカ  
其ノ所説ノ大綱カ文化政治ノ施行、内鮮人ノ  
差別撤廃、民衆福利ノ増進及ヒ官廳事務  
ノ簡捷等當局施政ノ方針トシテ最モ宣明シ  
タル所ト大体ニ於テ一致シタルハ當局ノ私ニ奉  
懷ト<sup>モ</sup>所ナリ而シテ尔來一十年ノ時日ヲ経過  
シテ再ヒ此陳情書ヲ檢スルニ諸氏ノ提出セラレ  
タル意見中諸氏ノ希望ニ添ヒテ施設改善セ  
ラレタルモノ甚ク多ク就中私立學校規則ノ  
改正、布教規則ノ改正、宗教法人ノ許可等

ノ廢止朝鮮文新聞ノ發刊等主要ナル事項ノ殆ド  
解決セラレタルハ當局ノ最モ満足トスル所ニシテ  
氏モ亦必ス<sup>當面</sup>悦ビテ共ニセラルヘキヲ信シテ<sup>ハ</sup>  
當局ハ今後ト雖モ諸氏ノ意見ニレテ苟モ其  
ト認ムヘキモノハ之ヲ採用スルニ吝ナラサルコトヲ  
茲ニ聲明ス然レトモ固ヨリ多クノ希望事項中  
ニハ本府ノ見ル所諸氏ト見解ヲ異ニシテ其意  
見ノ容レ難キモノ及ヒ諸氏ノ意見其者カ諸氏  
ノ誤解ニ基ケリト認ムヘキモノ亦必シモナシトセ  
ス故ニ此機會ニ於テ諸氏ノ提出セラレタル陳情書



ニ関連シテ進ンテ當局ノ所見ト希望トヲ述ヘ  
テ諸氏ノ参考ニ供スルハ今後相互ノ圓滿ナル  
解ヲ得ルニ於テ極メテ必要ナリト信シ左ニ一  
スル所アラントス

第一ニ諸君ノ注意ヲ促サントスルハ諸氏力往々ニシテ  
教會傳道團及ニ私立學校・同シ諸種ノ法令ニ  
是アルヲ見テ直ニ宗教及教育ヲ壓迫スルノ趣  
ニ出テリルモノト速斷スルノ誤ナルコトニシテ  
誤リタル推測ハ何人モ諸氏ノ提出セラレシ  
陳情書ノ前後ヲ通シテ一貫セルコトヲ窺ハ

ル足ルヘシ御國家ハ自國體ニ對シテ  
事業カ公ノ秩序ノ下ニ行ハルコトヲ期セシメ  
ノ必要ナル法令ヲ設ケテ事業ノ内容運営ヲ  
知ルノ方法ヲ請フハ固ヨリ當然ノコトニ屬ス  
諸氏之ヲ以テ當局ノ教會又ハ傳道團ノ  
・自由ヲ與フルノ意ヲ有セスシテ何所  
トモ意ノ終ニテ決スル權利ヲ留保スルモノ  
斷スルカ如キハ徒ニ惡意ノ推測ヲ以テ當局ノ  
意志ヲ忖度スルモノト謂ハサルヘカラス只  
来ノ規則ハ往々手續ノ煩瑣ナルモノアリレ

鑑ミ今後ハ手續ノ必要ナル最少限度・之ヲ  
コト・シテ關係者ノ便益ヲ兼得スルト同時ニ  
苟モ必要ト認メテ規定セラルルモノハ  
之ヲ勵行センコトヲ期セントス諸氏・閣下  
令ノ改正・當リ決意・付テ豫メ十分検討  
ラシコトヲ望ム

第二・諸氏・帝國ノ國民性及制度・對スル所  
究メ十分ナル為計ニスルニ基督教主義・  
民性尺・自國ノ制度風俗習慣ヲ移シテ  
帝國領土内ニ適用セムトシ爲メ・種々ノ

解ヲ呈シ困難ナル問題ヲ惹起スル虞ナシト云  
就中諸氏・陛下ノ御決意・敬礼スルコトヲ  
一體ノ礼拜ト認認シ基督教徒トシテ之・反對  
シタル者如クハ我國民性ヲ解セサルモ亦甚  
ト云ハサルヘカラス此種ノ問題ハ由地・於テハ  
數十年前論議シ尽サレ今何人ニ之・疑念  
ヲ生ハサムモノナキ・如クス諸氏ノ陳情書中  
偏見此意見ヲ具タル者蓋シ意外ト云ハ所ナ  
當局・諸氏・帝國ノ領土内ニ於テ宗教・從事  
セラル・コトヲ明記シ帝國ノ國民性及制度ヲ

更・深刻ニ研究諒解セ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シテ已  
マス

次ニ諸氏ノ注意ヲホシントスルハ元來普通教育  
ハ國民教育ノ基礎ニシテ其官公立ナルト私立  
ナルトノ區別ナリ又宗教團體ノ設置ニ係ルモ  
ノト然ラサルモノトヲ論セス之ヲ教育ノ本旨ニ  
至リテハ官公立學校ト異ル所ナカルヘキハ言フ  
俟タズ固ヨリ私立學校ハ設置者ノ主義ニ依リ  
テ學校ヲ經營シ教育ヲ施スヲ以テ其特色トス  
ト雖モ此經營教育ノ方針ナルヲ如何ニ場

ト雖モ教育令ノ命ル所ニ從ヒ我中國ノ國  
教育ヲナスコトヲ前提トシテ許容セラルヘキ  
ノナルコト是ナリ然ルニ私立學校當事者中  
往ニシテ國民教育ノ本旨ト交渉ナキカ如ク幾  
度ニ出ツルモノアリ爲メ種々誤解ト困難ト  
ヲ惹起スルニ至ルハ當面ノ最モ遺憾トスル所  
ナレハ此点ニ關シ特ニ諸氏ノ考慮ヲ促サントス  
最後ニ諸氏ノ陳情書ニ依リ附牒ヲ附  
テ素志ヲ陳ヘラレ當面又之ニ依リ好否考査  
料ヲ得其ノ客ルヘキノ意見ハ之ヲ採録ス

幸ニシテ諸氏ト見解ヲ異ニスル点ニ関シテハ十  
分所信ヲ發表シテ諸氏ノ再考ヲ求メ真ニ師  
意ナキ諒解ヲ得ルノ機会ヲ得タルヲ喜ブ



特  
秘

聯合宗教會議建白書

朝鮮總督府閣下

在朝鮮新教福音傳道聯合會議ハ茲ニ謹シテ一書ヲ裁シ閣下ノ御覽ヲ煩ハサントス  
吾人ハ閣下カ朝鮮ノ施政ニ改變ヲ加フル計畫アルヲ聞キ欣喜ニ堪ヘサルモノナリ韓國政府ノ時代ヨリ朝鮮ニ居住セル吾人ハ韓國併  
合後日本ノ施政カ吾人ノ期待ニ背キ全國ニ武斷政治ヲ施キ韓國時代ニ吾人ノ享有セル宗教及教育ノ自由ヲ制限シ朝鮮人ニ對シ不正  
ナル差別的待遇ヲ規定シ朝鮮人ヲ抑壓シ苛酷ナル取扱ヲナシ其ノ結果遂ニ朝鮮人ノ反抗ヲ買ヒ本年ノ獨立騷擾ヲ醸成スルニ至リタ  
ルヲ見痛切ナル失望ヲ感ス

獨立運動ニ參加セル武裝ナキ朝鮮人ハ甚シキ蠻行ヲ加ヘラレ老人婦女及最モ品位アル朝鮮人モ非常ナル侮辱ヲ受ケ之ヲ見聞セル吾  
人ハ胸底憤怒ノ情ニ堪ヘス吾人ハ人道ノ爲ムヲ得ス之ニ反對ヲ表明スルニ至リタリキ(譯者註此ノ反對表明トハ何ヲ意味スルカ  
不明ナリ)

然ルニ今ヤ吾人ハ新施政ノ方針ヲ聞キテ大ニ満足シ熱心ニ改善計畫ノ遂行ヲ待ツモノナリ

吾人ハ閣下ノ代表者トシテ派遣セラレタル柴田氏カ聯合會議ニ於テ述ヘラレタル誠意アリ親切ナル御言葉ニ甘ヘ眞ニ宗教上及教育  
上ノ自由ヲ得ル爲緊急改變ノ要ヲ感スルトコロノ諸點ヲ政府ニ向ツテ開陳セント欲ス

吾人カ此ノ陳述書ニ於テ政府ノ規則及方針ノ變更ニ關スル意見ヲ開述スルハ決シテ何等政治問題解決ニ關スル提案ヲナサントスル  
モノニ非ス吾人ハ眞正ナル宗教的自由ヲ獲得シ人民ノ道德的向上ヲ促シ且教會カ直接間接ニ政府ノ妨害ヲ蒙ルコトナク發展ノ  
自由ヲ確保スル爲必要ヲ感スル吾人ノ所見ヲ陳述スルニ過キサルナリ

吾人ハ世界ノ諸大國ト同シク日本帝國ノ憲法カ既ニ保證セル宗教的自由ヲ朝鮮ニ於テ實際享有センコトヲ切望ス

朝鮮總督府施政九年ノ經驗ニ徴シ現行法規ノ下ニ眞正ナル宗教的自由ヲ享有スルコト能ハサルハ明確ニ證明セラレタリ何トナレハ  
政府カアタマテモ詳細ニ涉リテ教會ニ關スル事項ヲ規定セントスル處ニ於テハ宗教的自由ヲ享有スルコト不可能ナレハナリ教會、  
傳道團、基督教主義ノ學校及傳道團經營ノ病院ニ對シカク多クノ誅求の報告ヲ要求スルハコレ政府カ自由ヲ與フル意志ヲ有セスシ  
テ何時タリトモ意ノママニ教會又ハ傳道團ノ經營ニ干渉スル權利ヲ留保スルヲ意味スルモノナリ

傳道、教育及醫療ニ關スル錯雜ナル規則宗教文學刊行ニ關スル檢閲及滅殺集會ノ自由(宗教的目的ノモノスラ)ヲ制限スル規則コレ  
等ハ總テ宗教的自由ノ觀念ニ反スルモノナリ

尙又警官カ教會又ハ傳道團ノ事柄ニ容喙シ教會ニ向ツテ何ヲ許シ何ヲ禁スルカラ自ラ命令スル權アルモノノ如ク考フルハコレ宗教  
的自由ノ精神ニ悖ルモノナリ

吾人ハ政府カ形式ニ止マラス事實ニ於テ宗教的自由ヲ與ヘ一層寬大ナル方針ヲ採ラレンコトヲ望ミ傳道事業ノ爲茲ニ改變ノ意見ヲ

提出ス

二

第一 傳道事業ニ關シ吾人ハ謹シテ左ノ諸點ヲ改變セラレンコトヲ乞フ

一 教會及傳道師ニ對スル取締ヲ緩和セラレンコト  
福音宣傳ハ從來絶ヘズ妨害ヲ蒙リ居タリ傳道師カ路傍街上又ハ市場ニ於テ說教セントスルトキハ常ニ干涉ヲ蒙リ又信者カ其家庭ニ於テ禮拜ノ爲メ集會セントスルトキハ集會ノ許可ヲ受ケ居ラストノ故ヲ以テ之ヲ禁止セラレタリ教會又ハ傳道所ヲ開設セントスルトキハ豫メ當局ノ許可ヲ受クルヲ要シ會堂建築又ハ模様換ヲナサントスルニモ又豫メ之カ許可ヲ必要トシ而シテ之等ノ許可ヲ願出スル時ハ或ハ延引シ或ハ拒絕セラレ爲ニ吾人々事業ニ障害ヲ來スコト多シ、教會役員ノ聖書研究會傳道集會等モ亦無用ナル制限ヲ加ヘラレ不法ナル干涉ヲ免ルルコト能ハサル狀態ニアリ宣教師カ旅行スルトキハ當局者ハ絶ヘズ彼等ヲ監視シ又之ニ干涉スルコトモ尠カラズ外國人ノ來客アルトキハ二十四時間内ニ之ヲ警察ニ届ケ出テサルヘカラストノ法律アルカ爲メシ巡回傳道師カ憲兵屯所又ハ郵便所ニ遠キ所ニ宿泊セントスルトキハ鮮人家主ハ大ナル迷惑ヲ感スルコトアリ  
如上ノ取締ハ實ニ面倒極マルカ故ニ吾人ハ布教令ニ基ク報告制度ヲ全然廢止スルカ又ハ之ヲ改正シテ極メテ簡單ナルモノヲラシメシコトヲ希望ス

二 官吏カ基督教及基督教信者ニ對シ差別の取扱ヲ爲スヲ禁セラレタキコト

基督教信徒タルトスル朝鮮人アルトキハ官吏ハ威嚇シテ之ヲ妨害シ官立學校教師ハ生徒カ基督教日曜學校ニ出席スルヲ禁止シ或ハ之ヲ出席セサル様獎勵スルモノヲカラス

三 總督府ハ請願及抗告ノ權ヲ助長セシメラレタキコト

地方官憲ノ處置ニ對シ苦情アル時宣教師及朝鮮人基督教徒ハ之ヲ總督府ニ報告スルノ自由及現行法規ノ變更若クハ之カ適用ノ緩和ヲ請願スルノ自由アルコトヲ感セシメラレタシ彼等ヲシテ當局者カカカル行爲ヲ以テ反則ト看做シ又ハ請願者ニ對シテ仇敵ノ態度ヲ取ルトノ恐怖ナカラシメ度シ

吾人ハ閣下カ右ノ如キ自由ヲ與フルノ意志アルコトヲ表示セラレタルヲ見欣快ニ堪ヘサルモノナリ

第二 教育事業ニ關シ吾人ハ謹シテ左ノ諸點ヲ改變セラレンコトヲ乞フ

基督教主義ノ私立學校ニ於テ聖書及宗教の儀式ヲ課目中ニ入ルルコトヲ許サレ度キコト

基督教主義私立學校ノ目的ハ基督教ニ基キ高等普通教育ヲ施スニ有ルカ故ニ聖書ヲ教ヘ宗教的儀式ヲ行フハ此種ノ學校カ世界

各國ニ於テ一般ニ享有スル特權ナリ聖書及宗教ノ眞價ヲ認メ之ヲ以テ善良ナル國民ヲ養成スル最善ノ方便ト信スルカ故ニ吾人ノ學校ニ於テ之ヲ教授スルコトヲ希望ス吾人ノ見ルトコロニ依レハ當局者トシテハ教會又ハ傳道團カ改正教育令ニ從ヒ基督教主義ノ學校ノ教科目ヨリ聖書ヲ除外スルトキハ其ノ學校ハ政府ノ保護ヲ受ク(譯者註原文ニ「抗議」トイフ文字ヲ使用スレト「保護」ノ誤リナルヘシ)則政府ノ認定ヲ得ルノ意ナル(ヘシ)トイフ止ムルカ公平ナリト信ス吾人ハ朝鮮ニ於ケル私立學校カ宗教教育上内地ニ於ケルト同一ノ自由ヲ與ヘ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ス

朝鮮語使用制限ヲ撤廢セラレタキコト

朝鮮學生ハ日本語ヲ學習シ之ニ熟達スル爲相當ノ時間ヲ割クヘキハ當然トス然レトモ人ハ生來自己ノ言語ヲ使用スル權アルモノナレハ學校ニ於テ朝鮮語ヲ以テ教授シ又試驗スルコトヲ許可セ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ス

私立學校經營ニ關シ現在以上ノ自由ヲ與ヘラレ不必要ナル官憲ノ干涉ヲ廢止セラレタキコト

吾人ハ政府ノ私立學校設立者及校長ノ經歷資格ヲ吟味シ又ハ學校ノ實績ニ關シ相當ノ標準ヲ設クル權アルヲ認ム然レトモ吾人ハ現在ノ如ク政府カ私立學校教師ノ俸給其ノ他ノ細目ヲ一定セントシ或ハ教科目ヲ變更セントスル時一政府ニ報告シテ其ノ承認ヲ得セシメントシ或ハ政府ニ協議セシテ教師ノ選擇及解僱ヲ爲スヲ得サラシメ或ハ日常ノ事務ニ關スル規定ヲ設クルニモ政府ノ承認ヲ受ケシメントシ甚シキニ至リテハ授業料變更ニ付サヘモ政府ノ許可ヲ受ケシムルカ如キハ全ク不必要ナリト信ス此ノ如キ方法ハ私立學校ノ一大特長タル自由發展ヲ阻害スルモノナリ吾人ハ私立學校ニ於テハ必要ニ應ジ自由ニ朝鮮人ヲ教師及校長ニ採用スルコトヲ得ヘキモノナリト信シ又官憲ノ威壓ヲ以テ父兄ニ對シ其ノ子女ヲ基督教主義ノ學校ニ送ルコトヲ妨クヘキモノニ非スト信ス

生徒及生徒ノ良心ノ自由ヲ認メラレタキコト

基督教主義ノ學校ノ生徒カ日曜日ニ於テ種種ノ行列ニ加ハリ又ハ官吏ノ出迎ヲ命セララルコト寡カラズ教師ノ試驗モ屢日曜日ニ行ハルコトアリ斯ノ如キ要求ニ應スルハ基督教徒トシテ良心ノ許ササルコトコナルカ故ニ吾人ハ之ニ反對スルモノナリ更ニ又吾人ハ基督教主義ノ學校生徒ヲシテ天皇禮拜ヲ以テ「プログラム」ノ一トスル儀式ニ加ハラシメ 陛下ノ寫眞ニ敬禮セシメントスルカ如キ命令ニ對シテハ悉ク之ニ反對セント欲スルモノナリ此ノ反對ハ決シテ不忠ノ行爲ト看做サルヘキモノニ非ス帝王ヲ尊敬シ之ニ柔順ナルヘキハ基督教徒カ常ニ聖書及教師ヨリ學フトコロノ道義ナリ

陛下ノ爲又爲政者ノ爲祝福ヲ祈ルハ吾人カ日曜禮拜ノ一部ナリ然レトモ 陛下ヲ神若クハ神ニ等シキ至高者トシテ禮拜スルハ基督教徒ニ取リテ全ク不可能ノコトナリ故ニ吾人ハカカル無理ヲ要求サルコトナキ様切望スルモノナリ說ヲナスモノアリ曰ク 陛下ノ御眞影ニ叩頭スルコトヲ以テ基督教徒ハ單ニ 陛下ニ對スル敬意ヲ表スルモノト考ヘ得ルニ非サヤト然レトモ事實社會一般ニカカル儀式ソノモノヲ以テ禮拜の行爲ト看做シ之ニ參加スル非基督教徒ノ大多數ハ禮拜ヲナシ居ルモノト心得居ル

三

カ故ニ右ノ如キ言ハ到底多クノ基督教徒ノ良心ヲ満足セシメ得ルモノニ非ス

五 朝鮮人ニ對シ教育上日本人ト同一ノ機會ヲ與ヘ教科書ノ選擇ニハ一層ノ自由ヲ與ヘ又朝鮮史及世界史ヲ教授スルコトニ對スル制限ヲ撤廢スヘキコト

六 總督府ノ許可ヲ得タル私立學校ノ卒業生ハ同程度ノ官立學校ノ卒業生ト同様ノ特典ヲ與ヘラルヘキコト

例ハハ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卒業生ハ無試験ニテ醫師免許狀ヲ下附セラルニ係ハラス「セブランス」醫學專門學校卒業生ハ特ニ總督府ノ試験ヲ經タル上免許狀ヲ附與セラル又總督府高等普通學校卒業生ハ教員養成所ニ入學スルコトヲ得ルモ一層程度高キ私立學校卒業生ハ入學ノ資格ナシ

專門學校ヨリモ程度低キ官立學校卒業生ハ其學校ヨリ程度低キ學校ノ教師トシテ採用サルルモ總督府ノ許可ヲ受ケ居ル平壤基督教聯合大學ノ卒業生ハ右ノ如キ位置ヲ得ル爲ニ更ニ試験ヲ受クルヲ要ス

私立學校ニ對シ過度ナル財産上ノ要求ヲナササルコト

七 第三 醫療ニ關シ吾人ハ謹シテ左ノ諸點ヲ改變セラレンコトヲ乞フ

一 私立病院經營上細目ニ涉ルコトハ之ヲ病院ノ職員ニ委ネ政府ハ之ニ干渉セサルコト  
從來總督府ノ處置ニツキ吾人ノ最困難ヲ感スルハ病院經營ノ衝ニ當ルモノノ自由ニ委スヘキコトニマテ立入りテアマリニ詳細ナル報告ヲ要求セラルルコトヨリ生ズ本年六月一日ヲ以テ實施セラレタル新規定ニ於テモ此ノ點ハ更ニ改良セラレシ處ナシ例ハ第十七條第二項ニハ「病院規則ヲ作り又ハ之ヲ變更スル時」ト規定シ第三項ニハ「……醫師、藥劑師、產婆又ハ看護婦ヲ採用シ又ハ解僱スル時」ト規定セリ

吾人ノ考ニヨレハ病院ノ規則ノ如キハ院長及職員ノ決定ニ委ネラルヘキモノナリ規則ハ其ノ時ノ事情及經驗ニ應シテ屢變更ヲ加ヘラルヘキモノニテ如何ナル官吏ト雖其ノ必要ニ必要ヲ決定シ得ル程ニ病院ノ事情ニ精通シ居ルモノニ非ス又醫師及看護婦ノ採用ニツイテハ官憲ニ於テハ宜シク院長ヲ信スヘキモノナリト思ハル院長ハ十分ニ技倆アルモノト認ムル男女ヲ採用スルハ自然ノ數ナリ

#### 第四 宗教文學ニツキ謹シテ左ノ諸點ヲ改變セラレンコトヲ乞フ

一 基督教書類ノ檢閱ヲ廢止スヘキコト

二 教會ノ新聞雜誌其他ノ出版物ハ單ニ教會ノ出來事及宗教ニ關スル文學ノミニ制限サルヘカラサルコト

基督教文學ノ出版ハ一千九百十一年出版條令ニヨリテ制限セラレタリ該令ニヨレハ總督府ノ許可ナクシテハ一般的性質ノ新聞雜誌ノ發刊ヲナスコト能ハス然ルニ會テ「トラクト」會カ一般的性質ノ新聞發行ヲ出願セシニ當局ハ何等ノ理由ヲモ知ラレスシテ之ヲ拒絕セリ朝鮮ニ於ケル唯一ノ鮮語新聞ノ政府ノ監督ノ下ニアリ朝鮮語ヲ用ヒ一般的性質ノ記事ヲ載スル雜誌トシテハ朝鮮ニ

テ發行スルモノ一モナシ此ノ規則ノ結果吾人ノ基督教定期刊行物ハ宗教的題目ノ外何等ノ記事ヲ掲載スルコト能ハス世界の時事ハ其ノ國內ニ關スルモノモ外國ニ關スルモノモ悉ク掲載ヲ禁止セララルコトナレリ

朝鮮ニ於テハ基督教徒ノ多數ハ時事ニ關スル知識及一般的報道ヲ得ルニ主トシテ基督教出版物ニ賴ラサルヲ得サル事情アルカ故ニカナル制限ヲ加ヘラルハ誠ニ不幸トイフヘシ吾人ハ吾人ノ基督教出版物カ如何ナル方面ノ記事ヲ掲載シ得ルノ自由ヲ與ヘ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ス

三 地方官憲ハ聖書小冊子其他ノ基督教文學販賣ニ從事スル行商其他ノ者ノ營業ヲ妨ケサルコト

行商ハ聖書及小冊子ノ販賣及配布ニ正規ノ手續ヲフミテ從事スルモノナルカ地方ニ於テハ屢其業務ヲ妨害サレ或ル場合ニ於テハ虐待ヲ蒙リ又巡查及憲兵ハ之ヲ買ハントスル様子アルモノヲ威嚇スルコトアリ

#### 第五 所有權及財政上ノ問題ニ關シ吾人ハ謹シテ左ノ諸點ヲ改變セラレンコトヲ乞フ

一 朝鮮人教會及傳道團ノ名ヲ以テ財産ヲ所有シ登記シ得ル様之ヲ法人トスルノ途ヲ開カレタキコト

教會ノ爲ニ確實ナル所有權ヲ獲得シ得ル樣教會及傳道團ヲ法人ト認メラレン爲吾人ハ過去九箇年間努力ヲ繼續シタレトモ今日迄ノトコロ吾人ノ努力ハ水泡ニ歸セリ教會ニ屬スヘキ多額ノ價值アル土地建物ハ已ムヲ得ス個人ノ名ヲ以テ登記シ之カ爲種種ノ混雜及不便ヲ蒙リ又不必要ナル入費ヲ要スコノ點ニツキ政府カ朝鮮教會ノ權利ヲ認メサルノ甚ダシキ實ニ不正ト稱スルニ値ス現在ノ狀態ニアリテハ教會ニ對シ好意ヲ有セサル地方官憲ハ容易ニ教會財産ニツキ訴訟ヲ提起スルコトヲ得而シテ其ノ所有權ニツキ論争ヲ生スルコトキハ教會ノ權利ハ法律ヲ以テ承認セラレ居ラサルニ依リ若シ教會財産ノ名義者カ喧嘩好キナルカ又ハ其ノ相繼人カ非基督教徒ナル場合ニハ意ノママニ教會財産ヲ橫領スルコトヲ得ヘク教會ハ法律ニヨリテ之カ賠償ヲ求ムルノ途ナシ

傳道團モ亦法人タルノ資格ヲ認メラレサルカ故ニ朝鮮併合以來傳道團カ買入レタル財産ハ皆傳道師個人ノ名義ヲ以テ登記セラレ爲ニ該傳道師カ死シ又ハ辭職シ又ハ賜暇歸國ノ際種種ノ紛擾ト困難ヲ生シ又入費ヲ要スルコトナレ

吾人ハ傳道團又ハ教會ノ財産ニシテ現在個人ノ名義トナリ居ルモノハ登記料ヲ要セスシテ正當ナル所有者タル團體ニ所有權ヲ移轉スルコトヲ許可セラレンコトヲ乞フ

二 病院學校及慈善事業寄附金募集許可ニ關スル現行法規ハ餘リニ嚴重ニ過クルコト  
朝鮮人ハ右法規ヲ以テ政府ハ此ノ種ノ寄附ヲ制限セント欲スルモノナリト解シ吾人カ朝鮮人ヲ爲ニ設立シ朝鮮人モ現在之ニ相當ノ補助ヲナシ置キ行ハ彼等自身ニテ維持セント欲スル病院學校若クハ慈善事業ニ對シ寄附ヲ差控フルニ至リ吾人ノ事業上大ナル障害トナレリ

三 吾人ハ教會會堂及其財產カ政府筋ノ者ノ爲ニ破壊セラレタルコト及今日マテノトコロ多クノ場合ニ於テハ何等ノ賠償ヲ受ケ



ナルノ事實ニ對シ政府ノ注意ヲ喚起セント欲ス

第六 道德的改善

吾人ハ遊廓設立ニ關スル法規ニ斷乎タル改修ヲ加ヘ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シ政府ノ許可ト保護トノ下ニ朝鮮人ノ慣習ト感情トヲ無視スル現行遊廓制度ニ反對ス

吾人ハ又阿片及「モルヒネ」ノ生産製造及販賣ニ影響ヲ及ホス法律ニ改正ヲ加ヘ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ス

吾人ハ又酒類販賣ニ關スル法律ヲ修正シ舊韓國時代ニ存セシ地方的選舉權ヲ復興シ村民ノ希望ニ從ヒ酒店開設ヲ禁止シ得ルノ權ヲ享有セシメラレンコトヲ望ム現在ニ在リテハ警察保護ノ下ニ許可ヲ與ヘ人民ノ希望ニ反シテモ酒店ヲ開設スルコトヲ得

吾人ハ未成年ノ日本人ニ對スル禁煙令ヲ朝鮮人ニモ適用セ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ス

吾人ハ幼年労働ヲ制限スル法律及工場及鑛山労働者ノ四圍ヲ改善スル法律ヲ制定セ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ス

吾人ハ政治犯ノミノ故ヲ以テ入獄セル基督教信徒ニ對シ日曜日ノ労働其他彼等ノ良心ニ反スル作業ヲ強ユルコトナカラシムコトヲ希望ス

吾人ハ又囚徒ノ宗教的道德的啓蒙ニ貢獻スル特典ヲ附與セラレンコトヲ希望ス

結 論

終ニ臨ミ吾人ハ彼ノ萬歳驅キヲナセル武裝ナキ鮮人ニ對スル兵士憲兵及巡查ノ慘忍野蠻且不正ナル行爲ニ對シ宣教師團體トシテ極力其ノ非ヲ鳴ラスモノナリ日本人民力巡查ノ默許ヲ得テ同シ蠻行ヲ模倣セル所少カラス而シテ官憲ハ其ノ事實ニ注意ヲ促カサルモ彼等ヲ所罰スルコトナカリシナリ

吾人ハ官憲カ囚徒ノ豫審ニ於テ彼等ノ自白ヲ促シ證據ヲ舉クル爲屢慘酷ナル手段ヲ取ルコトニ反對ス

吾人ハ又囚徒カ豫審前辯護ノ人ヲツクルコトヲ得サルコト及犯罪ノ宣告セラルル前永ク拘留セラレ時トシテハ單獨(?)ニ幽閉セララルコトアルニ反對ス

吾人ハ日本政府カ前通ノ過失ニ責任アル人ノ一部ヲ罷免シ大改修ヲ約セルコトヲ衷心感謝スルモノナリ

朝鮮人ノ憤懣ニツイテ多クノ正當ナル理由アルコトヲ認ムト雖吾人ハ暗殺ヲ以テ恕スヘカラサル罪惡トスルモノナルコトヲ茲ニ明言ス而シテ吾人ハ閣下カ京城到著ノ際爆彈ノ難ヲ免レタルコトヲ感謝スルモノナリ

吾人ハ閣下ノ布告ヲ讀ミ閣下カ總督府ノ全組織ヲ改變スル意志アルヲ聞キ欣喜ニ堪ヘス

吾人ハ同情ヲ以テ總テノ誠意アル改修ヲ迎ヘ熱心ニ警察方法ノ改變ヲ注意スルモノナリ

吾人ハ過酷ナル體罰ノ爲死ヲ招キタルモノアリ生涯ノ不具トナリシ者アルノ事實及此ノ體罰カ今尙繼續サレツツアルノ事實ヲ記載シ閣下ノ注意ヲ促スノ要アルヲ悲シム數名ノ負傷者ハ前週「セブランス」病院ニ收容セラレタリ九月二十八日ニ入院ヲ申込ミタル負

傷者六名アリタリ

吾人ハ閣下カ一日モ早名管刑及即決裁判ニ關シ朝鮮人ニ對スル差別的取扱ヲ廢止セラレンコトヲ謹シテ懇請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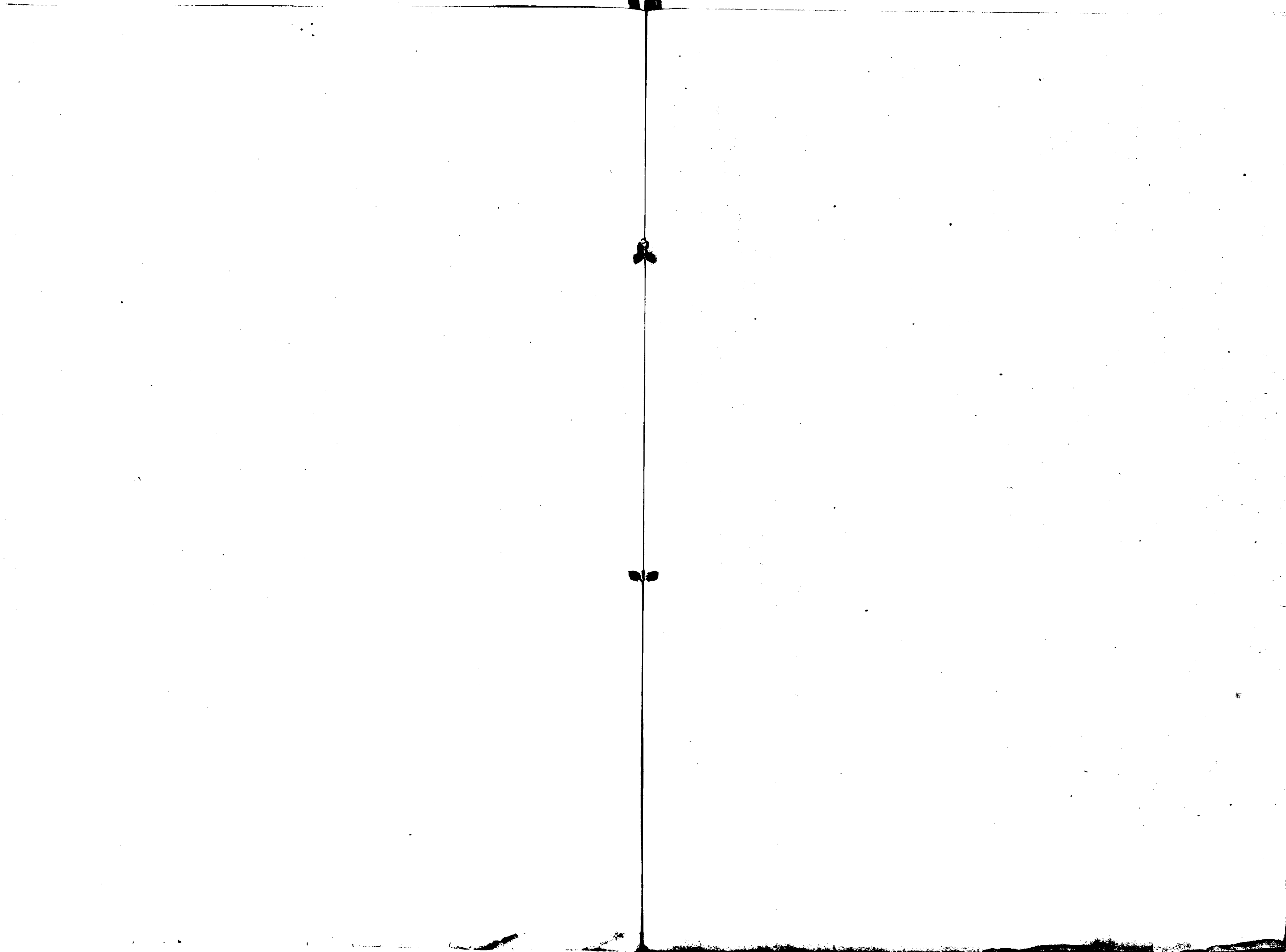
吾人ハ熱心ニ閣下カ宣言セル改革ノ實現セラレンコトヲ期待シ感謝ヲ以テ閣下ノ改善遂行ヲ迎ヘント欲スルモノナリ

京城千九百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聯合大會代表者

會長 ヒ ユー、ミ ラー

幹事 ビー、ダブルユー、ビリングス



朝鮮總督官房庶務部印刷所印刷

第五九号

十月廿五日  
カネタニ  
三ノ下  
男

九月十三日  
カネタニ  
三ノ下  
男

#### Menace to Orient.

To maintain the permanent peace of the Orient and to enhance the happiness and welfare of the Koreans is ever the stable policy of our Imperial Government. Every one who has any knowledge of the story of the Orient will surely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that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Korea which was planned by the Koreans themselves has been a source of trouble and a menace to Oriental peace. If the Korean peninsula should ever be brough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y power other than Japan, it would be the greatest possible menace to the national defence of Japan. That is why Japan, risking her whole destiny, waged her two great wars—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The above mentioned condition, namely the bringing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under other than Japanese influence, would be no less a menace to us than would have been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Belgium to Great Britain, or German influence over Mexico to the United States. Whatever sacrifices may be involved, Japan must keep herself out of the danger of such a menace in the future. In other words, Japan can never permit Korea to be independent.

Nevertheless, ever since the annexation of Korea by Japan, law-defying Koreans, among whom there are Christians, have bee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weakness, if not the powerlessness, of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and have established their basis in Chientao, there to plot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Korea. They have threatened the Korean colonists and the Japanese subjects in the district, and, in league with Chinese Hungchutzes, have been driving the majority of the 300,000 Korean colonists in this district to join them.

#### Chinese Failure.

They have been in communication with Koreans in Korea, and have been causing disturbances to the peace and order of the peninsula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has been obliged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this fact, requesting the latter to control these rogu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took no measures which proved effective enough to control them,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this district maintained a secret understanding with them.

It is a most evident fact, as you well know, that Chinese troop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malcontents and the Chinese rogues, have been causing disturbances to the peace and order of the peninsula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has been obliged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this fact, requesting the latter to control these rogu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took no measures which proved effective enough to control them,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this district maintained a secret understanding with them.

### Colonel Misumachi Replies to All Charges.

#### Buddhist Retaliation in India May Follow Christian Activity in Korea.

Kokusaishi.  
HUNCHUN, Manchuria, November 30 (By Japanese Army Field Telegraph) — A noteworthy statement of Japan's purpose in conducting the present military expedition in Hunchun, Chientao District of Manchuria, was made here today by Colonel Misumachi, chairman of the War Office Commission which recently arrived here.

The Canadian Presbyterian Church, which has its mission headquarters in Toronto, has extensive work under way in the Chientao District. Its center here includes a large hospital and school buildings with four residences within a compound, while it also conducts numerous schools and churches which the Koreans own, in this and other towns.

#### Mission Stated.

The statement made by Colonel Misumachi which reflects the Japanese view, regarding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Korea, is embodied in a letter presented to the Rev. Dr. William R. Foote, who came to Korea from Nova Scotia 23 years ago. Other members of this mission are the Rev. Archibald H. Barker and wife of Toronto, Dr. Stanley H. Martin and wife of Newfoundland, Miss Emma Palothorpe of Ontario and Miss Jessie W. Whitelaw, a nurse from Toronto. The French Roman Catholic Church conducts the only other mission in the district. The letter said:

The mission on which the Imperial War Office has sent us into this district is as follows:

(1) To work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Japanese Army and the foreign residents of the district, and

(2) To clear away any misunderstandings which may be existent between the two,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try to dispose of anything which may create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future.

With this purpose in view, I deem it my duty to mak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We are deeply touched by, and have an appreciation of, the efforts you are making to bring abou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the Koreans. We are also deeply touched by, and have an appreciation of, the efforts you are making to bring abou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the Koreans.

BRITISH MISSIONARIES WARNED FUTURE WORK IN  
KOREA DEPENDS ON CO-OPERATION WITH JAPAN



在右

machichi to the

Colonel Mizumachi's  
missionaries in  
It is a well-known  
co-operate with the  
as there their work  
thus come in spite  
that the Christian  
area might be ob-  
It is difficult to  
ment which would  
on to the annals  
from more effective  
charges that the  
Japanese people  
subject people.  
plain-spoken Chris-  
x in politics. The  
his communitarian  
soldiers also showed  
for while the so-  
for the relief by  
addresses whom they  
y, the political  
movement would  
ous to every in-

his statement that  
The first is an ex-  
important in a civil-  
of the nation.  
as to him, and a  
gain consequences  
unless that attitude  
survives the nation  
but by the  
ing the nation  
and Japan  
loyal subjects  
works, education  
loyal subjects  
Japanese people  
will be, hardly  
ar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f  
General Dyer  
therefore will  
done to

Adverse  
visited the village  
evangelists  
able people  
property had been  
sacrificed  
that even those  
evidence of abolition  
I that could justify  
innocent people  
missionaries made by  
employees of  
against bandits and  
described the people  
of the Japanese  
confidence, be-  
intention was to  
who had attacked  
The grays-  
being made  
were supposed to be  
people for no ap-  
except that being  
side of the Korean  
are presumably in  
the independence  
suppose they were  
subscribe to the  
movement. In  
coolish and  
but it is

○ 九三ノ日 日本 新聞

It is also my firm belief that your government and your nation would hope and believe that you would never commit any such kind of in-citement, which without doubt would be a breach against politics and also against the will of God and would be setting outside the sphere of religion. Unfortunately, however, it is too true that the majority of Japanese maintain sentiments quite contrary to this belief and mine regarding your acts. The result may be, I am afraid, a lack of sincerity i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your country and Japan, which would be a matter of great regret, not only to myself, but to all Japanese intellectuals. We can not but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change which has come after the Great War in the thoughts of various peoples, especially those of low stand-ards of education, and under control of the Great Powers, and to request a cor-rectation in your attitude.

Retaliation Possible.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there are numerous different peoples in your own Dominions who frequently plot re-bellion against your Government, such as the recent non-co-operation movement in India, which is today one of the gravest troubl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dia. If, therefore, by any chance, you should give assistance, material or immaterial, to either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Korea or to anti-Japanese sentiment, the Buddhists in Japan would be able to find a legal reason for giving British assistance to those behind the non-co-operation movement in India. The same thing may be applied to the fresh problem. I need hardly say that such malicious acts on the part of reli-gious and others would be detrimental, not only to Anglo-Japanese relations, but also to the peace of all human be-ings on the globe.

England and Japan are in similar positions in having racial troubles, for which your nation and ours show mutual sympathy with one another. Therefore, I am advocating to us both that we should co-operate from our heart of hearts, strictly refraining from any words or actions which may cause harm to either country.

If, for instance, you will refrain from interfering with any political matters and will devote yourselves strictly to religious works, to effort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edu-cating the Koreans to be loyal subjects, I am sure that bo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people will heartily express their thanks to you, and at the same time, give with pleasure all kinds of assis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your propagation work.

Co-operation Essential.

I will declare now, that if you will express such a sense of sincerity, I am ready to give you at once all material assistance possible to me. I can never doubt that such Koreans as have been educated by you will be loyal, will enjoy good treatment, and will get satisfactory positions either politically or socially, and that they will lead happy and pros-perous lives both in Korea and Japan.

If your acts be contrary to the above, there will be hardly any chance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your mission. The lives of the Koreans who may be brought up to malicious sentiments, be very miserable ones, which have repeatedly proved by the latest ex-perience.

I believe that you, who have a common sense, will have a perfect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above clear facts. The rise or fall of your work in and out of Korea depends solely upon whether you will co-operate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r not. In I should say that it is a most regrettable matter that if you will sympathize with the 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people, co-operate with us with sincerity, bring-ing Koreans to be loyal Japanese sub-jects, your work will develop successful-ly, the Koreans trained up by you will be happy and welfare.

Superficial Observation.

It was made perfectly clear in the proclamation issued October 16 by the General commanding the Imperial Army of Korea, which contained instructions to the soldiers, and i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19th Division, that the utmost care has been taken since the commencement of operations that innocent citizens should not be killed, such as General Dyer did last year at Amritsar, India. Some blame the punitive troops for the execution without formal trial of these insurgents, terming it an inhuman act, but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se are only super-ficial observations, disregarding the source of the disturbances and the damage done to the Japanese at that time, and are only trying, while claim-ing to speak in the name of humanity, from their selfish viewpoint, to incrim-inate Japan.

Even the innocent residents them-selves ought to realize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given, direct or indirect, assistance to the law-defying Koreans in committing various acts of violence in all parts of Chosen-do, before they blame the Japanese troops for the burning of houses and the killing of these insurgents.

Let me say a word regarding the event at Chanyen. Regarding the fact that the Japanese troops left half-cremated corpses in the village, I have heard that a certain foreigner took a photograph of them and is trying to propagate it wide-ly as a proof of cruelty on the part of the Japanese Army. The fact is that on that day, October 31, the Japanese soldiers were ordered by their Com-manders to cremate these cor-pses in accordance with our national custom, and in order not to leave ugly bodies exposed. However, the fuel used in carrying out the cremation order proved not to be ample, but as the day was a national holiday, the Emperor's Birthday, the soldiers hurried back without seeing that the cremation had been perfectly finished. This can not be regarded as an act of cruelty. On the contrary, to exterminate the Japanese with this fact, and to term it an act of barbarity, is nothing but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Warns of Danger.

I firmly believe that you, whose mis-sion is to transmit God's Gospel to all human beings, will never try to cause political annoyances to another nation, something which is not within the pro-vince of religion. In your zeal of af-fection towards the believers in your own denomination, I also entertain no doubt that you are well aware that any assistance, spiritual or material, direct or indirect, which may be given to those who are malcontent, will be detrimental to the present most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your country and Japan, and will be something, which you as teachers of religion, have never dreamt of doing.

Military Necessity.

We admit that as a result of the Japanese expedition a number of houses have been burned and many shot. This is not to be regretted, rather it is a measure of self defence in the course of a war. It is regrettable that houses and other properties relating to religion should have been burned. However, buildings have been used as a headquarters by the Korean malcontents, and have already been disquali-fied for consideration. When we were religious education of all burning of houses was only a case of necessity. The evidence which shows that the buildings were so doing, and, of course, the testimony of the malcontents.

The execution of those who were guilty of crimes was a necessary measure. The spot after good reason, the execution had been secured, that there may have been some circumstances, where a number of Koreans in Chosen-do, exposed by their friendly atti-tude or indirectly, if not openly, the same ideas as the Japanese, it has been hardly possible to surgent from innocent.

In such cases as this, that against various mobs, measures as appealing to courts, or sending courts in time of peace, and to deal with a criminal examination with judicial procedure could not be carried out, as the far-sighted of them would flee far away, and would be then that trouble would be left behind for future growth and the would have been a failure. It has been quite unavoidable that punitive troops have executed surgenas on the spot after a secured, backed up by the of the troops. It is likewise that been viewed as a mistake. This, how-ever, of course, against the real will of the Japanese Army.

海山

TOKYO, SATURDAY, DEC. 4, 1920

Colonel Mizumachi to the  
Missionaries.

The gravity of Colonel Mizumachi's manifesto to the missionaries in Korea is apparent. It is a warning that unless they co-operate with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there their work cannot go on. We thus come in sight of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Korea might be obliged to withdraw.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a development which would give more satisfaction to the enemies of Japan, would seem more effective to confirm the charges that have been made against Japanese methods of governing a subject people. Mizumachi, says the plain-spoken Colonels, should not mix in politics. The first reflection that this communication suggests is that soldiers also should not mix in politics, for while the soldiers would naturally be relieved by the absence of witnesses whom they consider in the way,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such a movement would be inevitably injurious to every interest of Japan.

...to the ...

Colonel Mizumachi's statement falls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is an explanation and vindication of the methods of the punitive expedition. The second and more important is a criticism of the attitude of the mission-aries, as it appears to him, and a warning of certain consequences which will ensue unless that attitude is changed. He charges the mission-aries, not directly but by the plainest of implications, with interfering in politics and encouraging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he warns them that unless they "devote themselves strictly to religious works, educate the Koreans to be loyal subjects, and co-operate with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 . . there will be hardly any hop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ir work." He tells them that their action is jeopardizing the good rela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Japan, hints that the British Empire is vulnerable to retaliatory tactics in India, and makes a pungent comparison with the methods of ex-General Dyer at Amritsar. We ask therefore what the mission-aries have done to deserve such a rebuke.

Readers of the Advertiser are aware of the answer. A number of missionaries, having visited the villages where punitive operations had been carried out, made statements tending to show that peaceable people had been killed, that property had been destroyed, and lives sacrificed indiscriminately, and that even, where there was some evidence of selection it was not of a kind that could justify any confidence that innocent people were safe. The missionaries made no complaint against the employment of rigorous methods against bandits and outlaws. They described the people awaiting the arrival of the Japanese troops with perfect confidence, be-

troops that their intention was to punish the bandits who had attacked the consulate at Hunchun. The geyramen of their charge was that dead-end mistakes were being made, and that soldiers who were supposed to be engaged in the pursuit of bandits were killing harmless people for no apparent reason except that being Koreans living outside of the Korean territory they were presumably in sympathy with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But suppose they were. Suppose they did subscribe to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t might be a very foolish and wrong use of their money, but it is within

It is also my firm belief that you Government and your nation would hope and believe that you would never commit any such kind of an act as the one which has been mentioned, which without doubt would be a breach against politics and statecraft.

I am, Sir, very truly and respectfully,  
Your obedient servant,

J. Edgar Hoover

### Religion Possible

It is not profitable fact that there are numerous "front" peoples in your country, Mr. Domenech, who frequently plot to overthrow the present government, such as the French non-co-operation movement in Indo-China, which is today one of the strongest movement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dia. Therefore, by any character of India, the "front" peoples should be given assistance, material or immaterial, to effect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a step or to anti-Japanese sentiment in India, as Japan would be liable to find a real reason for giving the British assistance to those behind the non-co-operation movement in India. The same thing may be applied to the "front" peoples in your country, such as the Japanese acts on the part of nationalists and others would be detrimental only to Anglo-Japanese relationship, and also to the peace of all human beings on the globe.

## country

For instance, you will refrain from dealing with any political matter and devote yourselves strictly to the words, to effort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n editing the Japanese language. You will be loyal subject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bo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people will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with pleas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k.

## Cooperation Essential

Q. Now, you say that if you express such a sense of sincere sympathy for the Koreans, it is hardly to give you at once all the assistance possible to me. I am doubtful that such Koreans as are educated by you will be loyal, and treatment and will give positions either politically, and that they will lead happy and lives both in Korea and Japan. If your acts be contra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your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your country of the Koreans who may be brought up to malicious conduct, and very miserable ones, which would be given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to you who take the Korean as a partner in the work of the above clear, and the work in and out of the country upon whic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not.

A. I can not say that it is a most important part of you will sympathize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hat we work with us with sincerity, bringing out the Koreans to be loyal Japanese citizens, and that the work will develop successful and the Koreans trained up for your happiness and welfare.



will be formed by the world of the Japanese methods of rule? What opinion is possible but that Japan's colonial system, as exemplified in her greatest and most important dependency, is unable to stand the light of independent testimony? And to carry the inquiry into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blunders a step further, what is likely to be the effect upon Japan's world policy and world position?

(Colonel Mizumachi's explanation of the methods of the expedition confirm what was said here the other day about the folly of employing against members of the Japanese national family methods that are only justifiable when dealing with savages. The punitive expedition went out with the clear idea that its duties were not to punish or disperse the guilty (that being impossible with the time and means at its disposal) but to strike such terror into the district that neither brigandage nor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would lift up its head again. The schools and churches that were burned were known to be "sinks of iniquity." Does this mean that they were frequented by supporters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 conditions of the operation did not allow of even court-martial being held but there was a "simple trial" on the spot and the villagers were questioned. What rules were issued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officers who conducted those "simple trials" so that they might know that they were not committing murder? The witnesses whom the missionaries examined at Norahwa said that all that happened was that the people were ordered out of their houses and the younger men were shot. The bandits had fled and somebody must be "made an example of." Colonel Mizumachi takes credit to the Japanese troops that they did not engage in an indiscriminate massacre as Brigadier-General Dyer did at Amritsar. We have no intention to whitewash General Dyer, whose action we condemned at the time as inflicting a stain on the honor of the British army, but the circumstances were different. General Dyer acted in the belief that a great province was on the verge of a rebellion in which many of his countrymen and countrywomen would have perished. He had in his memory the unspeakable deeds that accompanied the Indian Mutiny. He knew that revolt would be followed by terrible punishment. His forces were a mere handful. He decided that his only course was to strike terror into the movement at an early stage. He did so and his friends claim that his action did save the province from the horrors of rebellion. But the Indian Government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Council thought otherwise and he was dismissed from the army. Where is the parallel in Chientao? Japan has overwhelming force and it is preposterous to suggest that Korea is on the verge of a revolt in which government is in danger of being overthrown and every Japanese in the country in danger of massacre. The task of stamping out brigandage and lawless conditions on an unsettled frontier is always one of difficulty, but civilized countries have to face it without lowering their own standards.

that unless they co-operate with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there their work cannot go on. We thus come in sight of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Korea might be obliged to withdraw.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a development which would give more satisfaction to the enemies of Japan, would seem more effective-ly to confirm the charges that have been made against Japanese methods of governing a subject people. Missionaries, says the plain-spoken Colonel, should not mix in politics. The first reflection that his communication suggests is that soldiers also should not mix in politics, for while the soldiers would naturally be relieved by the absence of witnesses whom they consider in the way,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such a movement would be incalculably injurious to every interest of Japan.

Colonel Mizumachi's statement falls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is an explanation and vindication of the methods of the punitive expedition. The second and more important is a criticism of the attitude of the missionaries, as it appears to him, and a warning of certain consequences which will ensue unless that attitude is changed. He charges the missionaries, not directly but by the plainest of implications, with interfering in politics and encouraging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he warns them that unless they "devote themselves strictly to religious works, educate the Koreans to be loyal subjects, and co-operate with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 . . there will be hardly any hop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ir work." He tells them that their action is jeopardizing the good relations of the Britain and Japan, hints that the British Empire is vulnerable to retaliatory tactics in India, and makes a pungent comparison with the methods of ex-General Dyer at Amritsar. We ask therefore what the missionaries have done to deserve such a rebuke.

Readers of the Advertiser are aware of the answer. A number of missionaries, having visited the villages where punitive operations had been carried out, made statements tending to show that peaceable people had been killed, that property had been destroyed and lives sacrificed indiscriminately, and that even where there was some evidence of selection it was not of a kind that could justify any confidence that innocent people were safe. The missionaries made no complaint against the employment of rigorous methods against bandits and outlaws. They described the people awaiting the arrival of the Japanese troops with perfect confidence, believing that their intention was to punish the bandits who had attacked the consulate at Hunchun. The gray-men of their charge was that dreadful mistakes were being made, and that soldiers who were supposed to be engaged in the pursuit of bandits were killing harmless people for no apparent reason except that being Koreans living outside of the Korean territory they were presumably in sympathy with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But suppose they were. Suppose they did subscribe to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t might be a very foolish and wrong use of their money, but it is within their rights. Colonel Mizumachi's letter is a frank effort to get the missionaries to put themselves in the place of the officials and realize the difficulties they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May we return the favor and ask Colonel Mizumachi to put himself in the place of the missionaries. They had obtained what they regarded as conclusive evidence of the slaughter of innocent people. Their charges were not lightly made. Several of the missionaries had had a very long experience in the country. The victims of this injustice were the people among whom they had been teaching and laboring for many years. Could they have done anything else but

imposed, but to all Japanese intelligence we can not but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change which has come after the war. We are now in the midst of a new era of low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other control measures. We are now in the midst of a new era of low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other control measures. We are now in the midst of a new era of low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other control measures.

#### Rebuke Possible.

It is a fact that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your country who are not only plot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but also are in the midst of a new era of low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other control measures. We are now in the midst of a new era of low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other control measures. We are now in the midst of a new era of low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other control measures.

#### (Co-operation Essential.

I will declare now that if you express such a sense of shame and readiness to give you at once assistance possible to me, I doubt that such Koreans will be educated by you will be treated with the same respect and positions either political and that they will lead a better life both in Korea and here will be hardly any more of the Koreans who are brought up to malicious and very miserable ones. I believe that you, who are in a position to have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bove, are the first of all of your work in Korea depends solely upon your co-operation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not in a word that it is a work that will be sympathetic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o the Japanese people, co-operate with them sincerely, bring about a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hey will be trained up by you to happiness and welfare.

[illegible]

DECEMBER 21, 1960

encourage the Koreans in their independence movement can result in nothing but harm to the Koreans themselves. Therefore, he argues, the best good of the Koreans can be accomplished by the missionaries if they aid Japan in making it plain that such independence as is desired is impossible and that the sooner the Koreans recognize this the sooner will they be able to profit from Japanese rule and begin to fit themselves for such a measure of self-government under Japanese suzerainty as can be applied to them. When missionaries accept this, the way will be made easy for them to carry forward their religious work.

encourage the Koreans in their independence movement can result in nothing but harm to the Koreans themselves. Therefore, he argues, the best good of the Koreans can be accomplished by the missionaries if they aid Japan in making it plain that such independence as is desired is impossible and that the sooner the Koreans recognize this the sooner will they be able to profit from Japanese rule and begin to fit themselves for such a measure of self-government under Japanese suzerainty as can be applied to them. When missionaries accept this, the way will be made easy for them to carry toward their religious acceptance to accept the thories of the missionaries made up their minds that they will not permit foreigners, whether missionaries or others,

less they agree not to encourage in any way whatever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re is no blinking at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 missionaries in Korea show an attitude of resentment towards the Japanese minority officials, reprisals shown in small but aggravating ways. There is likewise no denying of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missionaries in Korea have lent their moral support, and more, to the cause of the Korean revolutionists. It is quite easy to understand why this is so, especially as it is explained by those who know that many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would lose their congregations overnight if they undertook to ad-

Colonel Mizumachi lays particular emphasis upon the fact that the authorities desire to assist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their recognized good work for the Koreans so long as that work is confined to religious lines and does not take on a political tinge. In some quarters this offer of assistance will be looked upon as in the nature of a bribe, and there would be justification in such a charge if what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re asked to do were in any way improper or against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ir Korean charges. Such is not the case, however. The logic of events and the stern necessities faced by Japan make what is asked of the missionaries what must be recognized as the best thing to-day for the Korean people, namely that they must be taught to reconcile themselves to Japanese rule and to accept the benefits that will come to them and their country through the modern administration being given, an administration that, if permitted to do so, will lead the way to ultimate home rule.

"Japan can never permit Korea to be independent," says Colonel Mizumachi, and upon this statement, which everyone must recognize as the fundamental policy of the Japanese Empire, he premises his argument that anything done by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materially or immaterially, to

Tokyo, Saturday, Dec. 4, 1920

---

### MUST MAKE CHOICE

---

The declaration made by Colonel Mizumachi, heading the special War Office mission in Chientao, to the 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at district, the text of which was received in Tokyo on Thursday in a special despatch to the Koku-sai News Agency, is of the widest significance. In effect it is an ultimatum, issued by a spokesman for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to the handful of 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e wilds of Kirtin, but to all the missionaries working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Japanese law in Korea and along the Korean border. It may be regarded as the announcement of a new policy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owards all Christian workers in Korea.

Either agree to work with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against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for the best practical good of all concerned, or get out", is, in short, what appears to be the pronouncement, but the abruptness is less than may seem apparent to some through the way it is made clear that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do not intend to wage anything in the nature of an anti-Christian campaign, nor are they inspired with any motive of depriving the Koreans of any of 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 teaching or Christian leadership if it comes.

**MUST MAKE CHOICE**

**MUST MAKE CHOICE**

The declaration made by Colonel Mizumachi, heading the special War Office mission in Chientao, to the 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at district, the text of which was received in Tokyo on Thursday in a special despatch to the Kokusai News Agency, is of the widest significance. In effect it is an ultimatum, issued by a spokesman for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to the handful of 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e wilds of Kirin, but to all the missionaries working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Japanese law in Korea and along the Korean border. It may be regarded as the announcement of a new policy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owards all Christian workers in Korea. "Either agree to work with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against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for the best practical good of all concerned, or get out", is, in short, what appears to be the pronouncement, but the abruptness is less than may seem apparent to some through the way it is made clear that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do not intend to wage anything in the nature of an anti-Christian campaign, nor are they inspired with any motive of depriving the Koreans of any of 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 teaching or Christian leadership if it can be helped.



**MUST MAKE CHOICE**

The declaration made by Colonel Mizumachi, heading the special War Office mission in Chientao, to the 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at district, the text of which was received in Tokyo on Thursday in a special despatch to the Kokusai News Agency, is of the widest significance. In effect it is an ultimatum, issued by a spokesman for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to the handful of Canadian missionaries in the wilds of Kirin, but to all the missionaries working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Japanese law in Korea, and along the Korean border. It may be regarded as the announcement of a new policy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owards all Christian workers in Korea. "Either agree to work with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against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for the best practical good of all concerned, or get out", is, in short, what appears to be the pronouncement, but the abruptness is less than may seem apparent to some through the way it is made clear that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do not intend to wage anything in the nature of an anti-Christian campaign, nor are they inspired with any motive of depriving the Koreans of any of the benefits of Christian teaching or Christian leadership if it can be helped.

the Koreans themselves. Therefore, he argues, the best good of the Koreans can be accomplished by the mission-aries if they aid Japan in making it plain that such in-dependence as is desired is im-possible and that the sooner the Koreans recognize this the sooner will they be able to profit from Japanese rule and begin to fit themselves for such a measure of self-government as under Japanese suzerainty can be applied to them. When missionaries accept this, the way will be made easy for them to carry forward their religious will.

thorities made up their minds that they will not permit foreigners, whether missionaries or other-wise, to remain in Korea un-less they agree not to encourage in any way whatever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part of the Japanese minority officials, reprisals shown in small but aggravating ways. There is likewise no denying of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missionaries in Korea have lent their immoral support, and more, to the cause of the Korean revolutionists. It is quite easy to understand why this is so, especially as it is explained by those who know that many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would lose their congregations overnight if they undertook to ad-

realize that some of the missionaries, when the choice is offered them, would justify continuance of their tacit approval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even at the physical expense of the Koreans, through their belief that it were better to save the Korean soul than the Korean body. They would rather have their congregations in trouble than have no congregations at all. This one can understand.

We believe, 'from Colonel M'zimachi's letter and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it was presented, that the various mission bodies now at work in and close to Korea must do some soul-searching of their own immediately and must definitely decide upon either the acceptance or the rejection of the Japanese ultimatum. They must take political and human considerations into their calculation as well as religious considerations; they must consider the 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as well as that of the Koreans; they must balance commonsense against idealism and put the plain facts of Japanese necessity alongside the longings of the Korean visionaries. They must make a choice which will affect not only their future but that of the Koreans who follow them. Remembering the words of the Colonel Mizumachi that "The rise or 'fall of your work, in or out of Korea, depends solely upon whether you will cooperate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r not."

Given by representative of the army to Mr. Wood starting than those of the soldiers in the admissions they contain, scarcely possible to conceive of highhanded methods. The most deminish any idea that may have existed of excesses committed by soldiers or over-zealous agents and replace it by the far more alarming impression that the troops of Chientao acted on a deliberate program which disregarded both rights of China in whose territory acts were committed and the elementary rights of the Koreans. A waste of breath for any Japanese talk about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ffair.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could be so damaging an impression as to account of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n which the Chientao expedition is conducted.

The ostensible purpose of the expedition was to punish the Hinnuzes who had burned the Japanese consulate at Hanchun. It failed to accomplish its purpose as the expedition had several days' start. But the expedition had other objects in view besides which its ostensible purpose sinks into insignificance. "The objective of the expedition," says Wood, "was to surround the Ning Kun, or Korean Independent Army, and force it into a rebellion." This end also was not attained, for the rebels disappeared into the mountains. A third object was "to clear up Korean residents of Manchuria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or sympathized with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gainst Japan." This was accomplished, by methods which are not stated, for attention presently. The fourth object—"to absorb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acial elements as well as for the sake of order and the safety of life and property, that portion of Korea ought to be annexed to Korea."—justifies therefore the amazing

非島征伐  
日軍  
九一六  
年十一月

TOKYO, TUESDAY, DECEMBER 21, 1920

The Chientao Reports.

...sent on, it would probably banditry whic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hinder to have shot the ties were unable to prevent (and the women and children as well. What Japanese unable to punish) an ex- semblance of justice was there in petition was sent into the territory such a proceeding? What security of a neighbor, in order to chastise had the Japanese soldiers that they Korean residents for their political were not shooting innocent people, sentiments, and to prepare the way the victims, perhaps, of private for the annexation of part of the grudges on the part of Korean or country by Japan. To make the mat- Japanese spies? Where is the sec- ter clear it is worth while setting out- system which permits such things? tion as plainly as possible: V

The more we learn about the affair the worse it becomes. Colonel Mizu- machi and other officers who have spoken for the military authorities admitted that innocent people might suffer, but suggested that in such operations this could hardly be avoid- ed. Colonel Hata said that innocent people might be shot if they got mixed up in an engagement. They might, and no blame would attach to the troops in consequence. But the danger that innocent people ran was that their names might be on the lists that had been compiled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and that they would be killed without getting the smallest chance to clear themselves.

The incidents now revealed will do immense harm to Japan's reputation. What is the good of delegates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uttering lofty speeches about Japan's self-sacrifice in the cause of international goodwill if at Japan's own doors, her forces are found acting in disregard of in- 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of the ordinary obligations of justice? What can the effect be but to make the world think that Japan has one set of words for foreign statesmen and an- other set for helpless Koreans and Chinese? The Imperial Diet is about to meet. Among its members there are men who are capable of under- standing the evil effect of such pro- ceedings o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they show themselves capable of enunciating a policy more in keeping with the twentieth century, or will they again allow it to be said, as was said in a contemporary last week, that Japanese professions of a liberal policy are "organized hypocrisy"?

Judged by its results the principal purpose of the expedition was there- fore the punishment of Korean resi- dents of this part of Manchuria who had sympathized with or assisted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t is pretty much as i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ent troops into Japan to shoot Indian residents in Yokohama and Kobe and burn their property because they were suspected of sympathizing with the agitation in India. The mis- sionaries wer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shooting had been practically in- discriminate. The army denies this and describes the methods. There were no trials. Koreans were shot without an opportunity even to pro- test their innocence.

The army says that trials, accord- ing to either the civil or military de- finition of trials, were not held. There was ample advance information given against Japan or villages which had been centers of the move- ment furnished by the Japanese con- sular service in Chientao as the re- sult of the activities of its gendarmes, police, and secret Japanese and Korean agents during the last four years in the district.

What happened was that the Japan- ese consular agents, or their gen- darmes, or police, or spies, or agents provocateurs, made lists of those under whom they considered to justify that portion of Manchuria Koreans whom they thought ought to be shot down and destroyed in and shot them down and destroy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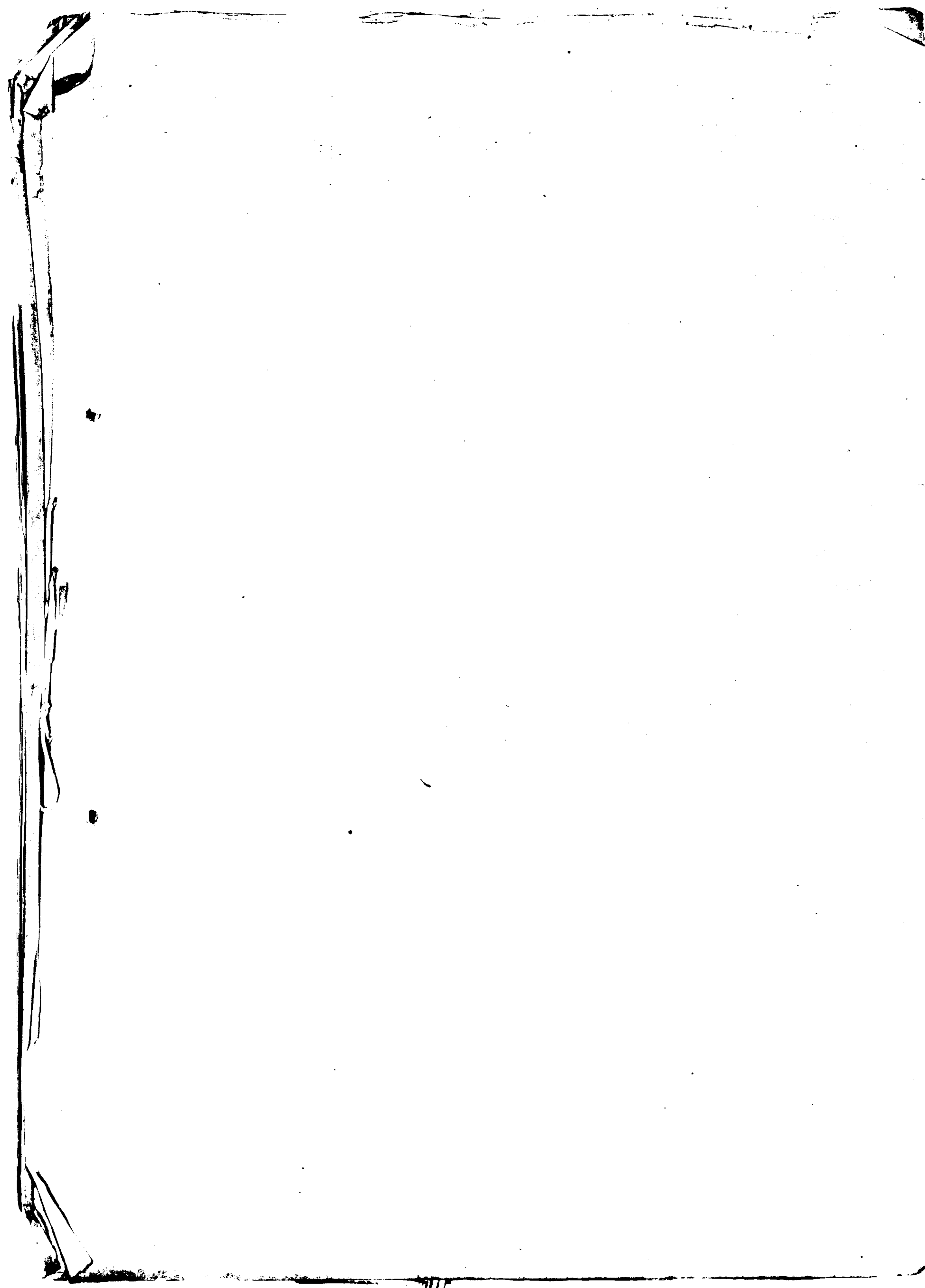
encourage the Koreans in independence movement result in nothing but harm the Koreans themselves. Therefore, he argues, the good of the Koreans is accomplished by the mis- eries if they aid Japan making it plain that such dependence as is desired is possible and that the Koreans recognize that sooner will they be at profit from Japanese rule than begin to fit themselves for a measure of self-government under Japanese suzerain- can be applied to them. missionaries accept their way will be made easy for to carry forward their re- thorities made up their minds that will not permit foreigners whether missionaries or wise, to remain in Korea unless they agree not to encourage in any way whatever the Kore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ere is no blinking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 missionaries in Korea show a tinge of resentment toward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mi- nisters in Korea have lent moral support, and more, cause of the Korean revolu- tion. It is quite easy to stand why this is so, es- pecially as it is explained by who know that man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lose their congregations night if they undertook realize that some of the missionaries, when the choice is offered them, would justly continue of their fa- vored of the indepen- dence movement, even at the expense of the K social expense of the K through their belief that better to save the Kore- than the Korean body- would rather have the congregations in trouble than no congregations at all one can understand.

We believe, from M'zumi's letter and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was presented, that the work in and close must do some soul- of their own immedi- must definitely deci- after the acceptance

機原製





十年二月十七日  
受

呈

在滿鮮人問題ニ對スル意見

通官大ニ書ヒナリ

下  
十年二月十七日  
芳部

第五十号



目次

緒論

本論

- 一、在滿鮮人移住ノ由來
- 二、朝鮮人移住原因及將來ノ形勢
- 三、我官民ノ在滿鮮人問題ニ對スル態度
- 四、所謂在滿鮮人問題ノ性質
- 五、在滿鮮人ノ實狀
- 六、在滿鮮人問題解決策
- 七、積極的鮮人移民策

結論

## 在朝鮮人問題ニ對スル意見

### 緒論

晩近滿洲ニ於ケル朝鮮人問題ハ世人ノ注意ヲ惹キ各方面ニ於テ研究ヲ重ネラレツ、アル状態デアルガ吾人モ亦此研究者ノ一人トシテ茲ニ所見ヲ披瀝シ以テ諸賢ノ批判ヲ仰グコトモ徒事ニアラザルコトヲ信ズルノデアル。

近年朝鮮人ハ滿洲ニ入り込ム者非常ニ多イガ今年ノ旱魃ト早霜トハ彼等唯一ノ生業タル水田ヲシテ甚シキ凶作ニ終ラシメ爲ニ幾多ノ鮮人ハ生活ノ資ニ窮シ路頭ニ迷フ者モ算ナキ有様デアル、此等ノ貧民ハ最近ニ至リ滿洲ニ於テ乞食ヲスルヨリモ一層朝鮮内ニ歸リ何トカ方法ヲ講シ様トノ見解ノ下ニ續々引揚ゲツ、アル状態デアル、是ハ實ニ困ツタモノデ心アル者ノ大イニ深慮スベキモノデハアルマイカト思フ。昨年迄ハ在朝鮮人問題ハ母國ノ食料問題ニ關連シテ識者ノ間ニ研究セラレテ居ツタノデアルガ今日デハ寧ロ此問題ノ外ニ彼等ノ救済問題ヲ主トシテ考ヘナケレバナラヌ機運ニ變ジタノデアル、昨今世人ハ北支那ニ於ケル飢民ニハ相當ノ援助ヲナスベク提案セラレツ、アルガ目前ニ横ハル我新附ノ民ノ慘狀ニ對シテハ甚シク無關心デアルカノ様ニ見ラル、此際吾人ハ彼等可憐ナ者ノ救済ヲ高唱スルト同時ニ識者ト共ニ彼等民族將來ノ爲ニ遠大ノ計ヲ立テ、ヤリタイト切ニ考ヘル者デアル。

## 本 論

### 一、在滿鮮人移住ノ由來

朝鮮人問題ヲ論ズルニ當リ順序トシテ彼等移住ノ由來ヲ簡單ニ述ブル要アルト思フ、彼等移住ノ由來ハ比較的新ラシキ歴史デ今日ヨリ約五六十年前鴨綠江上流ノ國境ヲ越ヘテ通化縣與京縣等ノ低濕地ヲ開拓シテ水田ニ從事シタル者ガ嚆矢デアル、爾來年々江ヲ越ヘテ移住スル者増加シタルノデアルガ、殊ニ日露戰爭後直接安奉線ヨリ滿洲各地ニ移住スル者益多キヲ加ヘ就中昨年一昨年ハ最高潮デアツタ、今日ハ滿洲到ル處ニ白衣ノ彼等ヲ見ルニ至ツタノデアル。

### 二、朝鮮人移住原因及將來ノ形勢

斯ノ如ク滿洲移住ノ鮮人ハ澎湃トシテ底止スル所ヲ知ラザルノデアルガ然ラバ是等ノ鮮人ハ何ガ故ニ滿洲ニ移住ヲ企ツルニ至ツタノデアルカラ考察スルニ之ハ矢張り各國ニ就ケル移住現象ニ見ルガ如ク經濟上ノ原因デアツテ朝鮮内地ニ於テ瘠薄狹隘ナ土地ヲ耕シテ日夜生活ノ不安ニ驅ラル、ヨリモ寧ロ地味膏腴ニシテヨク天下ノ大農場タル實質ヲ有スル滿洲ニ渡リテ穰々タル美田ヲ開拓シ以テ生活ノ向上發展ヲ圖ラント決意シタ者ガ多カラウ、此外日韓合併ニ不平ヲ徒ガ海龍柳河方面ニ入り込メルガ如キ又昨年ノ暴動以來多少排日的不平ノ徒輩ガ滿洲ニ入り込メルガ如キ政治上ノ原因ニ依ル者モアラウ、又中ニハ滿

洲ニ於テ成功セル或者ヲ見望メ餘リ一攫千金ノ夢ヲ見テ渡來シタル者モアロウ。

然シ乍ラ一方ヨリ之ヲ見ルニ近年我國人ノ多クガ朝鮮内地ニ入り込メルハ確カニ彼等ノ生活ヲ脅カシテ居ル事實モ見逃スコトガ出來スト思フ、吾人ハ彼等ガ滿洲ニ押寄ル原因ハ一面ヨリ觀察シテ大勢上我國人ニ對スル生存競争上ノ敗者トシテ自然餘義ナク新住地ヲ見出スベク渡來スルモノトモ見ラル、ノデア

ル。兎ニ角近來ノ鮮人移住傾向ハ實ニ激浪滔々タルノ觀ヲ呈シテ居ル。

然リ而シテ此傾向ハ果シテ一時鈞ノモノナリヤ將又將來益々盛ナルニ至ルモノナリヤ是大ニ考究ヲ要スベキ問題デアルガ吾人ハ決シテ一時的ノ傾向ニアラズシテ將來益々盛ニ滿洲ニ流レ込ムモノト信ズル者デアル。

### 三、我官民ノ在滿鮮人問題ニ對スル態度

如斯鮮人ハ益々盛ニ滿洲ニ押寄セ來ルモノトセハ此問題ハ確カニ滿洲ニ於ケル重大問題デアリ我國當面ノ問題デアル、然ルニ我官民ハ此問題ニ關シテハ九デ風馬牛ノ威ガアツタ、最近不逞鮮人ノ暴動以來在滿鮮人問題モ世人ノ注意ヲ喚起シ當局者モ或種ノ施設ニヨリテ此ノ問題ヲ解決セント努力スルニ至ツタノデア

ナル、假令後レ走セニモセヨ此等ノ企テヲ爲スニ到ツタ事ハ確カニ一ツノ進歩デア

ルガ併シ未ダ徹底シタ案ノ生レタノヲ聞カヌ、之ハ全ク滿洲各地ノ田舎ニ在住スル鮮人ノ實狀ヲ具サニ研究シ其真相ヲ

知ツテ居ル人物が少ナイ結果デアルト思フ、從來計劃セラレタル諸案モアルガ眞ニ鮮人ニ同情ト救済トノ觀念カラ割出シタモノハ少ク何レモ姑息デアリ不徹底デ鮮人救済ノ根本ニ觸レテ居ラヌカラ吾人ノ意ヲ得タモノハナイ。

#### 四、所謂在滿鮮人問題ノ性質

惟ニ在滿鮮人問題ハ大體カラ區別スルト政治上ト經濟上トノ二問題デアル、前者ハ今日所謂不逞ノ徒ト稱スル一派ヲシテ如何ニ我王化ニ浴セシムベキカ、滿洲ニ於ケル鮮人ヲ如何ニ統治スベキカト云フ問題デアル。後者ハ今日ノ如ク疲弊困憊セル鮮人ヲシテ如何ニ救済シ指導シ以テ生活ノ安定ヲ得セシムルカ又如何ニシテ彼等ノ向上發達ヲ助成セシムベキカト謂フ問題デアル。

前二者何レモ重大ナル問題デハアルガ滿洲ニ於テハ第一ノ問題ハ第二ノ問題ニ從タル問題デアルト思ハル、ノデアル、如何トナレバ所謂不逞鮮人ト稱スル頑迷不遜ノ徒輩ハ概シテ智識階級ノ不浪者デ彼等ハ獨立ヲ爲シ得ベキコトヲ誤信シ迷想シテ居ル極メテ少數ノ者ニ過ギヌノデアルガ在滿大多數ノ鮮人ハ正直勤勉ノ者デ今日殆ンド凡テノ鮮人ハ支那官民ノ間ニ介在シテ不安極マル生活ヲ營ンデ居ルノデアル、此經濟的不過ニ陥リツ、アル大多數ノ鮮人ガ舉ツテ排日的運動ヲ起シタナラバ其影響ヤ如何、是實ニ我國對滿政策ノ一大危機デアリ一大困難ガ生ル、ノデアル、若シモ此大多數ノ鮮人ヲシテ今日ノ經濟的不

過ノ立場ヲ脱セシメ生活ノ安定ヲ得セシメタナラバ如何ニ一部不逞ノ輩ガ振キ廻シテモ決シテ彼等ハ雷同シ惡化ハセヌモノト信ズルノデアル、即チ第一ノ問題ハ第二ノ問題ニ從トスル所以デアル。

茲ニ在滿鮮人問題ハ第一ノ問題ハ第二ノ問題ニ從タルモノデアルコトヲ述べタカ併シ乍ラ吾人ハ決シテ第一ノ問題ヲ閑却スルノ意味デハナイ彼等不逞ノ徒ニ對シテハ取締ヲ嚴重ニスルト同時ニ彼等ニ其誤レル思想デアルコトヲ何處迄モ了解セシメ迷夢ヲ覺醒セシメナケレバナラヌ、尙在滿大多數ノ鮮人ニ對シテハ經濟的方面ノミナラズ精神的方面ノ指導發達ニモ充分力ヲ注ガサケンバナラヌノデアル。

#### 五、在滿鮮人ノ實狀

然ラバ此焦眉ノ急タル在滿鮮人問題ハ如何ニスベキヤト云フ事ニナルノデアルガ此問題ヲ論究スルニ先チ今日滿洲ニ於ケル鮮人ノ眞狀ヲ具サニ説明スルノ要アルト思フ。

在滿鮮人數——現今滿洲ニ於ケル鮮人數ニ關シテハ世間デハ或ハ五十萬トモ云ヒ或ハ百五十萬トモ云ハレテ居ルガ其實數ハ國勢調査ノ統計ヲ見ルト拾八萬四千〇四十二人ト云フ數ヲ示シテ居ル。

在滿鮮人ノ生業——而シテ是等ノ鮮人ハ滿洲ニ於テ何ヲ生業トシテ居ルカト云フニ十中九分迄ハ農業デアル、(總人口十八萬四千〇四十二人中十六萬五千三百十五人ハ農業者ナリ)縱ヒ農業デナクトモ農業ニ伴フ商工業デアツテ大體全部農業者デアルト言フテモ決シテ過言デハナイ、而シテ此農業ノ中約

十中ノ九部ハ水田ノ耕作者デ殘一分ハ畑地ノ耕作者クハ山林伐採ニ從事シテ居ル者デアル、前述ノ如ク滿洲ニ於ケル鮮人ハ殆ンド凡テ水田耕作者デアツテ滿洲ノ水田ト鮮人ハ密接ナル關係ヲ有スルモノデアル。(職業別ノ詳細ハ國勢調查統計表參照ノ事)

移住農民ノ區別——然ラバ如何ニシテ彼等ガ滿洲ノ地ニ落付クカト云フニ或ハ鮮人資本家ノ勸誘ニ依リ其部下ニ小作者トシテ住ミ込ム者或ハ親族知友ヲ頼リテ渡來シ耕地ヲ見出シテ其地ニ居住ヲ定ムル者等デアルガ之等移住鮮人ヲ大體カラ區別スルト四ツニ分レル。

一ハ資本家即チ朝鮮ヨリ資本ヲ携帶シテ之ヲ滿洲ノ土地ニ放資スル者ガアルガ之等ハ寔ニ寧ヤタルモノデアル。

二ハ自作農即チ朝鮮ニ於ケル自己ノ財産ノ一部若クハ全部ヲ賣却シテ妻子眷族ヲ引連レテ滿洲ニ來リ支那人ヨリ直接ニ耕地ヲ賃借シ或ハ租借ヲシテ自作農ヲ行フ者デアル但シ支那人ヨリ見レバ彼等ハ小作人デアル、此種ニ屬スル者モ極メテ稀デアル。

三ハ小作農即チ純然タル小作人デ我國人若クハ鮮支人ヨリ小面積ノ耕地ヲ小作シ秋收ノ後收穫物ヲ折半シ或ハ冬期小作料ヲ金錢ヲ以テ前納スルモノデ此種ノ鮮人ハ凡テ無資力者デ農耕ニ要スル資金ハ勿論衣食ノ資迄モ地主ヨリ借受ケテ耕作ニ從事スル者デアル、滿洲ニ於ケル農業者中是等カ最も多クヲ占メテ居ルノデアル。

四ハ農業労働者即チ農期間日雇月雇等一定ノ賃銀ノ支給ヲ受ケテ鮮人自作農若クハ小作農ノ家ニ働ク者デ此種ニ屬スル者モ決シテ少クハナイノデアル

小作狀況——斯クシテ滿洲移住鮮人ハ落付クノデアルガ我國人ヨリ土地ヲ借受ケテ居ル者ハ皆満足ナル狀態デアル、然シ乍ラ支那人ヨリ土地ヲ借受ケテ居ル者及支那人ヨリ鮮人が借受ケ其鮮人ヨリ又小作ヲシテ居ル者等ハ實ニ同情ニ値スルモノガアル即チ彼等ノ小作期限ナルモノハ極メテ短期デアル、土地借受方法ハ主トシテ租借及年租デ朝鮮人ニ於テ商租ノ形式ニヨレル者等ハ稀デアル。

茲ニ租借ト稱スルハ普通三四年乃至五六年ヲ期限トスル小作契約デアツテ從前ハ此方法ニ依ルモノ多カッタノデアルガ最近支那官憲ノ壓迫ノ結果年租ニ變リツ、アル傾向デアル。

此年租ト稱スルハ期限一ケ年ノ小作契約ヲ小面積ノ耕地ヲ借り一定ノ金錢若クハ一定ノ收穫物ヲ地主ニ支拂フモノト收穫物ヲ或割合ニ分配スルモノトノ二方法ガアル。

而シテ普通ハ收穫物ハ折半トスルノデアルガ近來ハ次第ニ金錢ニ變ツテ來タノデアル金納ハ近頃移住鮮人激增ノ爲自然小作地ニ不足ヲ告ゲ彼等ハ爭ヒテ水田ヲ小作セントスル結果小作料ヲ競リ上ゲテ一田地(我約六反歩)小洋七八十元ヲ支拂ヒツツアル様ナ事實ハ決シテ珍シクハナイ

畑地ノ小作料ガ普通小洋二三十元ナルニ水田ノ小作料ハ正ニ三四倍デアル、今日鮮人ノ小作スル水田ハ彼等支那人ガ最近迄委棄シテ顧ナカツタ無價値ノ土地ヲ鮮人が開拓シタモノデアルニモ係ラズ甚以テ高



率ノ料金ヲ強要シテ居ル即チ土地價格ノ二分ノ一乃至三分ノ一ニ相當スル小作料ヲ納メサセテ居ル。  
如斯高率ナ小作料デモ豐作デ米價ノ騰貴セル年デアラバ多少小作人モ利益ヲ見ラル、テアラウ、併シ一朝凶作ニ際回シタラ實ニ悲惨ナモノテアル、借問ス天下何レノ處ニ斯カル不當橫暴ナル地主アリヤ。  
此ノ如ク橫暴極マル支那人地主ニ對シテモ土地ヲ得ルニ汲々タル鮮人ハ尙甘ジテ小作料ヲ納付スルノテアル、尙高率ノ小作料ヲ支拂フヲモ其水田ヲ永ク小作シ得レバ結構テアルガ小作ハ一ケ年ノ期限ニアラズンバ三四年テアル奮闘努力シテ辛フジテ草生地ヲ開拓シ稻ヲ植付ケ秋收ノ曉ニハ最後テアル支那人地主ハ期限到來ヲ理由トシ或ハ契約條項ヲ遵奉セザルヲ楯トシテ無慘ニモ土地ヲ引上ゲントスル尙モ繼續シテ其土地ヲ小作セント欲セバ亦非常ニ不利ナル條件ヲ忍バサケレバサラス。  
安奉線一帶ニ散在セル鮮人ハ支那人ヨリ次第ニ追拂ハレ水田耕作者ノ減少ヲ來シテ居ルノハ事實テアル斯クシテ彼等ハ漸次奥地ニ流浪シ移住地ヲ見出サントシテ居ルノテアル。

水利狀況——尙此外ニ鮮人水田事業ニトリテ不安ナシハ水稻作ノ生命タル灌溉用水ノ安定ヲ缺クト云フコトテアル、多クノ鮮人ハ水田開拓上自ラ少ナカラザル資本ト勞力トヲ費シテ河水引用ノ施設ヲナサネバナラス、資力ニ乏シキ鮮人ニ完全ナル灌溉設備ヲ望ムハ到底不可能テアル、勢ヒ彼等ハ間ニ合セノ頗ル姑息ナル灌溉施設ニ依ルガ故ニ春期早魃ニ遇ヒテハ灌水ノ杜絶トナリ雨期ニ豪雨ヲ見レバ折角苦心ニ成レル灌溉設備モ忽チ洗ヒ流サレテ可惜水田モ龜裂ヲ生ゼシメ甚シキハ枯死ニ至ラシムルガ如キ各所

#### ニ見ラル、事實テアル。

奉天西方ニ於ケル水田ハ世人モ知ル如ク支那側水利局ノアルアリテ他地方ニ比シ水利ノ點ニ於テ安全ナルガ如ク想像セラル、モ事實ハ全ク此豫想ヲ裏切ルモノテアル。今春水利局ハ水源タル渾河ノ水量ヲ度外視シテ無暗ニ開田ヲ獎勵シタ結果新開田ハ勿論古田迄モ灌溉水ヲ得ルコト能ハズ各地ノ水田ヲ荒廢キ歸セシメタノテアル之等ハ渾河ノ濁水ニ基因シ致方ナシト稱スルモ此事タルヤ全然水利局ノ無能無定見ニ基クモノニシテ支那側ノ水利局ナリモノモ實ニ顧ムニ足ラザルノテアル。

元來水利施設ノ如キハ國家的事業トシテ又團體的事業トシテ初メテ完備セラルベキモノニシテ個人的施設ノ如キ到底満足ナル結果ヲ擧ゲ得ラルベキモノニアラズ、然ルニ滿洲ノ水利狀態ハ本末ヲ轉倒シ居ルノミナラズ彼ノ橫暴極マル支那人地主ハ之ヲ無資力ナル鮮人ニ負擔セシメテ居ル實ニ沙汰ノ限リテアル是等ハ少クトモ地主タル彼等支那人ガ施設ヲシテ小作ニ附スルノガ當然テアル。

同ジ支那テモ直隸省小站地方ノ水田ノ如キハ舊田局ヲ稱スル官憲或ハ地主ハ此水利施設ヲ完備シ水田ノ區劃迄モ整ヘテ後小作ニ附スルノテアルカラ其施設ガ徹底的テ水ノ點ニ對シテハ頗ル安全テアリ彼地ノ水田ヲ見ルト實ニ氣持ガヨイ、小站地方ノ水田ハ日本ノ水田ニ比シ其施設ノ點ニ於テハ決シテ遜色ガナイ、滿洲ノ水田トハ極端ニ差アルノテアル。

滿洲ニ於ケル水田事業ハ是非其此水利事業即チ灌溉用水ノ安定ヲ確保セシムル事ガ總體的ニ必要ナル

世人或ハ謂フ「滿洲ノ水田事業ハ賭博ニ等シト」蓋シ現在ノ如キ水利狀態ニ於テハ此言モ一面ヨリ見テ面白キ諷刺テアルト思フ。

農耕資金缺乏ノ狀況——次ニハ鮮人水田業者ノ大多數ハ農耕上ノ資本ニ缺乏シテ居ルコトヲ云ハ、勿論鮮人ト雖モ中ニハ相當ノ資力アル者モ居ルカ十中ノ七八ハ無資力者テアル。

大ノ希望ヲ抱キテ朝鮮内地ノ財産ヲ賣拂ヒ滿洲ニ渡リタル者モ土地ノ事情ニ精通セザル結果ハ彼等獨特ノ水田事業モ美事失敗ニ歸シテ忽チニシテ携帶シ來レル可憎資本ヲ失フノテアル、吾人ノ調査スル處ニ依レバ今日水田小作鮮人ニ秋期脱穀ノ期迄ノ資本ヲ有スル者ハ極メテ少イ、彼等ハ耕種上ニ要スル資金ハ勿論土地借受料乃至ハ衣食ニ關スル生活ノ資迄モ支那人或ハ鮮人我國人ヨリ借入ル、ノテアル、然モ低利ノ資金テアルナラバ問題ヲハナイガ最底ガ三割ヲ最高ガ五割若クハ是以上テアル、如斯高利ヲモ借入ル、コトガ出來得レバヨイガ中ニハ資金ヲ借入ル、ニ由ナク播種シタル儘他人ニ賣却シ自ラハ日雇ニ落チ果テ、其日ノ糊口ヲ凌カチバナラヌ悲惨ナ者モ應々見受ケラル、或ハ除草期ニ至リ資本絶エテ致方ナク青田ヲ抵當トシテ不利ナル條件ノ下ニ資金ノ融通ヲ乞フ等彼等ハ資金ヲ得ル爲ニハ殆ンド手段ヲ撰バザル有様テアルガ故ニ支那人或ハ一部ノ鮮人ニ乘ゼラレ秋收ノ曉ニハ彼等ノ收得ハ皆無トナリ却テ借金ヲ殘シテ生活ニ逐ハル、可憐ノ狀況テアル。

鮮人子弟ノ教育狀況——次ニハ彼等田舎ニ居住スル農民子弟ノ教育狀況テアル、奉天鐵嶺其他ノ主要

市街地ニ於テハ相當ノ教育機關ガ充テ教育ニ對シテハ不自由テナイガ一朝田舎ニ入レバ全ク教育ヲ受クル機關ガナイ、考ヘテ居ル鮮人中ニハ其部落共同テ教師ヲ雇入レ不完全ナガラ讀書ヲ教フル所モ見受ケラル、ガ之等ハ極メテ稀テアツテ多クノ子弟ハ教育ヲ受ケテ居ナイノテアル。

吾人ノ推定ニ依レバ在滿鮮人中ノ約一割ハ學令ニ達シテ居ル兒童ガアル即チ平均二戸ニ對シテ約一人宛アルト思ハル、現今滿洲ノ田舎ニ居住スル鮮人數カ假リニ十六萬五千人アリトセバ約一萬六千五百人ハ學齡兒童テアル計算トナル。世ハ文化生活ヲ夢見テ居ル今日在滿鮮人ノ子弟ハ斯クシテ時世ニ後レ退化シテ行クノテハアルマイカ、是等ハ我國鮮人政策ノ大缺陷ヲ半島民族ニ對スル大問題テアルネバナラヌ、當局者タル者敢テ深慮ヲ要スベキ問題テハアルマイカ。

水田經營ノ實狀——前述ノ如ク鮮人ハ極大ノ土地ヲ借受ケ頗ル不安ナル基礎ノ下ニ農業ヲ營ンテ居ルノテアル、不安テアルカラ從ツテ耕種方法モ粗放ニ流レ易ク滿洲ノ如キ灌溉水ニ不足勝ナル所ニアリテハ水路勾配ノ安全ヲ要スルコト、ハ知リ乍ラ之ヲ放任シ配水ヲ圓滑ナラシムルニハ完全ニ田面ノ均平ヲ要スルコト、ハ知リ乍ラ可成其地均工事ヲ放置ス其他整地除草作業ノ如キモ間ニ合セ主義テアル、是等ハ全ク小作期限ノ短期ナルヲ最大原因トスルノテアル、右ノ如キ姑息ナル經營ハ種々秋收ノ結果満足ナルコトカ出來ナイ、我國人ノ水田ニ比シ收量ニ於テ遙カニ劣等ナルハ蓋シ止ムヲ得サル事情アルノテアル。

鮮人水田業者ノ收支計算——今參考ノ爲ニ支那人ヨリ直接土地ヲ借受ケテ居ル所謂自作農ノ實際的ノ收支計算ヲ舉ケルト次ノ様テアル。

收支計算 (面積參天地表一町八反步)

支出ノ部

一、小洋五百參拾七元九角也

總支出高

内 譯

種 粉 代	二四〇〇	一田地當奉天支那樹四斗三天地分一石二斗@二十元
整 地 費	一八、五〇	一田地當整地費五元五〇 一田地ハ自家整地費二天地ハ雇人整地(第一町)
下 種 費	一、五〇	(第二町)馬耕三日間雇人@二元五〇
除 草 費	三七、五〇	雇人夫三人@元、五〇
刈 取 費	六、〇〇	雇人夫一田地支那人夫五十人三天地分百五十人@元二五
脫穀調製費	六、〇〇	雇人夫一田地四人三天地分十二人@元五〇
運 搬 費	一八、〇〇	雇人夫一田地四人三天地分十二人@元五〇
小 作 料	一三五、〇〇	粉三十石奉天マテ@元、六〇
食糧代	一一五、二〇	支那人地主ニ納付一田地四十五元三天地分(前年冬期前納)
		三人家族ニシテ一ヶ月粟二斗高粟米一斗五升食糧其他雜費代月一元粟@二元〇〇 高粱米@二元〇〇粟@一元

衣服代	一五、〇〇	本郷二匹代十元綿其他五元
借家賃	一五、〇〇	支那家屋一間揚子一ヶ年借受賃
燃料代	二五、二〇	普通農閑期ヲ於テ雜草ヲ刈集メ一ヶ年分ヲ準備スルニヨリ計上セス
水利稅其他	二五、二〇	水利稅一田地當八元看地錢一田地當四角
農具修繕費	二、五〇	唐鋤其他修繕費
借入金利子	九四、五〇	借地料百三十五元借入月三割ノ利子十ヶ月分 食糧代其他耕作資金百八十元借入月五割ノ利子平均六ヶ月分
雜 費	二四、〇〇	石油代、通信費、交際費、煙草代等月二元ノ割一ヶ年分
計	五三七、九〇	

收入ノ部

一、小洋四百八拾元也

内 譯

粉	四五〇、〇〇	一田地當收量奉天樹拾石三天地分參十石代@十五元(平均)
葉	三〇、〇〇	三天地分一萬斤@三元但シ田舍ニテ賣却相場
計	四八〇、〇〇	

差引不足額小洋五拾七元九角也

此計算ハ奉天西方六十支里ノ田舎ナル西公太(堡)附近ノ自作農(平年作)ノ正確ナル計算ナル、此計算表ヲ見ルト第一ニ驚クノハ借入金ニ對スル金利ノ多額ナル事デアル次ニ日本人ノ目ヨリ見テ收量ノ少イ事テアルカ彼等ノ粗笨ナル經營法ヲハ一天地當平均十石以上ハ見ラレヌ、粉ノ値段段モ中ニハ石十七八元ニ賣却セラル、モノモアルカ又品質ノ劣レルモノアルカ故ニ平均石十五元ハ至當ト認メラル、差引不足額五十七元九角ト云フ結果テアルカ而モ此計算ハ鮮人自家ノ勞役賃ヲ計上シテハナイ、自作農ト云ヘバ田舎ノ鮮人中テハ威張ツタモノテアル年中營々役々トシテ働イテ尙且ツ此通りテアル實ニ同情ニ堪ハヌ次第テアル。

我農場鮮人ノ狀況——余ハ前年來奉天西方西公太堡子ノ隣村孤家子ニ於テ朝鮮人ノ農學校出身者ヲ指導者トシ鮮人小作人ヲ督勵シテ小規模ナカラ水田ヲ經營シテ居ルノテアルカ鮮人小作戸數十七戸人口七十七人内勞働能力アル者男女併セテ四十八人子供二十九人此中學齡ニ達シタル兒童十七名アリ小サ乍ラ一部落ヲ形成シテ居ル、此等ノ鮮人ハ七棟九十六坪ノ家屋ニ收容シテ正味八十天地ノ水田ヲ各戸家族ノ數ニ鑑ミ夫々面積ヲ配當シ耕作セシメ不都合ナキ限りハ可成小作人ヲ永年繼續セシムル方針ヲ執リツ、アルノテアル、面積ハ一戸當最少三天地多キモ十天地内外テアツテ一戸當トシテ決シテ大面積ヲハナイガ皆相當ノ利益ヲ舉ゲ昨年度ハ小作人十八戸ノ純益總計貳千四拾九圓六拾五錢テ一戸當百拾參圓餘ノ利益トナリ比較的好成績ヲ舉ゲテ居ル。本年ノ如キ凶作ノ年ト雖モ充分ナル指導ヲ爲シ耕種方法ヲ過ラサ

リシヲ以テ殆ンド豫期ノ成績ヲ得テ居ル。

余ハ小作人ニ對シテハ食糧乃至衣服ニ要スル綿糸布類其他彼等ノ必要品ハ安價ナルモノヲ農耕開始期前ニ一ヶ年分ヲ推定シテ纏メテ買込ミ彼等ニ與ヘテアル、農耕資金モ低利ヲ以テ貸付ケル農家ノ時期ニ於テ彼等カ金策ノ爲ニ貴重ナル暇ヲ潰スガ如キ愚ナコトハ決シテヤラセヌ必要ノ都度農場管理人ヨリ直ニ支給シテアル、如斯小作人ハ充分業務ニ精勵シ得ル様ニシテアルカラ割合ニ雇人夫ガ少クテ出費ガナイ從テ余ノ小作人ハ皆揃フテ利益ヲ舉ケテ居ルノテアルト思フ、即チ彼等ハ安心シテ耕作ニ從事シ思フ存分ニ働クコトガ出來ル結果テアルト思フ、尙鮮人ノ兒童中學齡ニ達シタル者ニ對シテハ教師ヲ聘シテ教育ヲ施シテアルカラ父兄ハ皆喜ンテ居ル様子デアル。

彼等ハ我農場ニ永住スル覺悟ヲ定メ安心シテ業務ヲ精勵スルニ至レルガ故ニ農場モ次第ニ整備ノ域ニ達シ小作人タル彼等モ地主タル吾人モ確實ニ安全ニ利益ヲ舉ゲ得ラルノテ水田ノ價值モ定マリ自然諸般ノ改良ニモ努力シ得ラル、ノテアル。

## 六、在滿鮮人問題解決策

以上ハ滿洲ニ於ケル鮮人ノ真相ヲ説明シ盡シタ、此説明テ所謂在滿鮮人問題ハ如何ニ解決スヘキモノナルカラ畧了解セラル、事ト思フ在滿鮮人問題ハ畢竟在滿鮮人農業問題テ之ヲ換言スレバ在滿鮮人ノ水田



問題テアル。

土地商租問題

——即チ解決策ノ第一ハ永田經營上必要ナル土地問題テアル、現在ノ如ク支那人ノ土地ヲ以テ彼等カ農業ヲ經營スルハ餘リニ不安テアル農業經營上安定ヲ得ント欲セバ須ラク必要ナル土地ヲ商租スルコトテアル土地ヲ商租シテ始メテ鮮人ハ長期ノ耕作ヲ爲スコトヲ得安定ヲ得ル。

我國人ハ公然土地ノ商租ヲ爲シ得ルニモ係ラズ今日ノ狀態テハ實際困難ナル事ヲ日支協約ニヨリテ折角得タル商租權モ空文ト同様ニシテ作遺憾之ヲ活用スルコトガ出來ヌ。我當局者ハ土地ノ商租ハ爲シ能フ事ヲ聲明シテモ茲ニ「支那側ノ豫定セル商租規定即チ商租地賦須知」ナル一種ノ妨害ヲ加フヘキ意味ニ於テ編定セラレタル内規ノアル以上前後ノ手續極メテ繁雜ニシテ事實上商租ハ不可能テアル、商租ノ手續力單ニ繁雜ナルカ如キハ吾人ノ意トスル處デナイガ其手續ヲ繁雜トセル裏面ハ支那官憲ガ此商租ヲ妨害スル目的テアルコトハ商租地賦須知ヲ熟讀セバ判明スルノテアル。

吾人ハ茲ニ我國民ノ發展上又鮮人ノ生存上速カニ此商租問題否商租ニ關スル細則ノ協定ヲ進行セラシメ、事ヲ當局ニ要望シテ止マナイ者テアル、此商租細則カ協定セラレテ始テ鮮人ハ水田經營ノ安全ヲ得ラル、ノテアル。

尙土地問題ニ就テハ此商租問題以外ニ我國人ノ經營上必要ナル土地ハ日支合併農業團體乃至大規模ナル勸業會社ノ如キ有力ナルモノヲ設立シ鮮人問題ノ解決ニ資シタリ、此種ノ團體ハ固ヨリ鮮人問題ノ解決

上甚大ナル効果ガアルガ根本的鮮人問題解決策ハ矢張り商租問題テアル商租問題ヲ導キニ解決シテ以テ我國人大小ノ資本家農業家ノ奮起ヲ促シ鮮人ヲ後援シ指導シ啓蒙セシメ度イト思フノテアル。

水利問題

——第二ハ水利ノ問題テアル、由來滿洲ノ河川ハ多年治水ノ法ヲ講ゼズ自然ノ荒廢ニ任セアリト雖モ尙到ル處ニ達タトシテ盡キザル大小ノ水流アリテ水田經營ニ好適ノ地少シトセズ、

川ハ概シテ水量ニ安定ナク春季旱魃ノ候ニハ流量著シク減少シ雨期ニ至レバ河水激増シテ河身ニ溢レ洋々海ノ如ク水害ノ慘狀ヲ呈ス、斯カル河川ヲ以テ姑息の灌漑設備ヲ行フノ危險ナルハ三才ノ兒童モ尙之ヲ知ル、故ニ此水利事業ハ國家的團體的事業トシテ完全ニ施行セナクハナラヌノテアル。

滿洲ノ河川如何ニ河水ノ安定ヲ缺クト雖モ國家的團體的ノ事業トシテ之カ施設ヲ行ハハ灌漑ノ安定ヲ得ラレヌ事ハ決シテナイ。

然ラバ此事業ハ支那側ニ托スベキヤ將又我國人ニ於テ成シ遂グベキヤ、現今ニ於テハ此事業ヲ支那側ニ委スルハ困難テアル、支那側ニ於ケル滿洲唯一ノ水利事業タル奉天水利局ノ事業狀態ハ如何、此事業ハ必ズヤ我國人ノ力ヲ以テ成就スヘキモノテ支那側ニ委スルノ危險テアル事ヲ信ズルノテアル。

吾人ハ茲ニ水田ノ發達上鮮人問題ノ解決上日支合併組織ノ下ニ水利事業ヲ起スル急務ナル事ヲ高唱シテ止マナイ者テアル、此水利事業ノ完成ヲ見テ初メテ滿洲ノ水田ノ價值モ定マリ鮮人ノ向上發展ノ機運カ熟スルノテアル。



現ニ目先ニアル遼陽太子河ノ如キハ水量ニ於テ確カニ渾河ノ倍以上ノ流量ハアル此等ハ日支了解ノ上ニ水利計畫ヲ行フニ於テハ優ニ二千町歩ノ穰々タル美田ヲ就スコトガ出來得ル遼陽西方ノ兩年ニ困ル畑地ハ斯クシテ最適ニ利用セラレ生レ變ルノテアル。滿洲ノ地廣ク到ル處ニ此種ノ開田適地ヲ見受クルノテアル。

金融問題——第三ハ金融問題テアル、即チ低利資金ノ融通機關ヲアル、元來農業ハ商工業ノ如ク利益ノ大ナルモノテナイ鮮人ノ如ク三割乃至五割ノ高利資本ヲ利用シテハ到底利益ヲ收ムル事ガ不可能デアル、現今鮮人ノ多クハ只高利貸ニ奉公シテ居ルカノ觀ガアル、確カニ鮮人ハ耕作資金ニ窮シテ居ルガ今日ノ様ニ支那人ヨリ年租契約ノ如キ薄弱ナル基礎ヲ有スル農業者ニ對シテ資金ヲ融通スルノハ不安ヲ堪ラス、假リニ低利資金ノ放資機關ガ生レタトシテモ擔保物件ガナイカラ問題ハ六ツケシイ、故ニ此問題ハ商租問題ト關連シ商租問題解決ノ後彼等カ大小ノ土地ヲ商租シ基礎ヲ固メテ漸メテ低利資金ハ融通セラレ救済セラルベキモノテアル。

教育教化問題——第四ハ教育教化問題テアル、前項鮮人ノ實情ノ處ニ於テ述ベタル如ク在滿鮮人ノ兒童數ハ決シテ少クハナイガ今日彼等ハ全ク教育ヲ受ケテ居ナイ、將來彼等ハ無學文盲ノ徒トナルノテアル、朝鮮人モ我國新附ノ民タル以上ハ都會ニ居ラカ田舎ニ居ラウガ之ヲ教育シテヤル義務ガアル、田舎ニ散在スル兒童ノ教育ハ確カニ困難ナルガ併シ困難ナルカラテ捨テ置クベキ筈ノモノテナイ。

米國人ノ如キハ鮮人相手ニ何カト計畫ニ於テ活動シテ居ル、大農場經營ノ傍ヲ學校ヲ設ケ病院ヲ設ケ教會ヲ設ケテ彼等ヲ指導シテ居ル我國人ハ射利の方面ニ到ル處ニ活動シテ遺憾ナイガ精神の教化的方面ニ對シテハ無關心テアル當局者モ亦放任主義テアル無方針デアル、如斯狀態テアルカラ彼等ハ自然親米の傾向ヲ帶ビテ來ルノモ當然テ排日運動ノ起ル一半ハ確カニ我國人自身ノ不心得ニアルト云フモ過言ナイト思フ。

吾人ハ田舎ノ鮮人兒童ヲ教育スルト共ニ彼等ヲ精神的ニ救済シ教化シ以テ我王化ニ浴セシメタイ敢テ我教育家宗教家乃至經世家ノ反省ヲ促シ此解決ニ勉メラレンコトヲ望ムノテアル。

## 七、積極的鮮人移民策

以上ハ滿洲ニ在住スル鮮人問題解決策ニ就テノ所見ヲ披瀝シタガ吾人ハ尙百尺竿頭一步ヲ進メタイ、夫ハ何テアルカト云フニ今日ノ鮮人移住放任主義ヲ排シテ更ニ組織的ニ積極的ニ彼等ノ移住ヲ獎勵シタイト考ヘル者テアル。

今ヤ我國移民ハ世界到處ニ排斥ヲ受ケテ居ル今日彼等ノ遣リ場ガナイカラ滿洲ニ移住セシムルト云フ一部ノ論者モ生レタノテアルガ吾人ハ勿論在滿ノ識者ハ恐ラク此說ハ首肯セヌテアラウ、在滿識者ノ間モ日本人移民可能說ヲ主張スル人モアルカ是等ハ只計數ト理論ニ於ケル肯定テアル未タ以テ吾人ヲ樂觀

セシムル域ニ達セヌ、蓋シ世事數理明ナリト雖モ情勢不可ナルモノアレバ則チ行ハレ難キコト比々皆然  
リ、吾人ノ見ル所ニヨレバ滿洲ノ現勢現情ヲ以テシテハ我國人ノ移民ハ實行甚困難アルト思フ、成程  
我國人ハ理解力ニ富ンテ居ルカ故ニ寒地農法テアリ且乾燥地農法テアル滿洲ノ農耕法ヲ直ニ會得シ支那  
人ト競争シ得ルト云フモ現今都會附近ノ便利ナル處ニ移住ノ餘地ハ無イ自然遠隔ノ地トナルカラ此不自  
由極マル奧地ニ於テノ生活ニ堪ヘ得ルカハ問題ナル、次ニハ生活程度ノ低キ點ニシテ何テモ利用イ  
巧ミナル支那農民ト競争シテ之ニ打勝ツ事ガ出來ルカ之カ問題アル、先年關東都督府ガ試ミタ愛川村  
ト稱スル我移民ハ勿論最初ノ計畫テ土地ノ選定移民ノ撰擇等ニ欠點アリシトハ云ヘ一面ヨリ觀察シタラ  
確カニ失敗テ日本人ノ移民ハ困難アル事ヲ證據立テラル、モノト思フ關東州ノ如キ我行政權ノ行届ク  
愛川村ヲ尙且失敗ヲ繰返シテアル況ンヤ奧地不便ノ地ニ於テオヤ  
之ニ反シ朝鮮人ハ如何ナル遠隔ノ地モ又如何ナル不自由ヲモ敢テ意トセズ平氣ヲ農耕ニ從事シテ居ル、  
生活程度モ支那人ト同等若クハ低級テアツテ彼等ハ水田耕作ト云フ獨特ノ技能ヲ有シ到處ノ不毛地ヲ  
美田ニ仕上グル力ヲ持ツテ居ル、故ニ滿洲ノ殖民ハ日本人ヨリモ適當テアリ可能ニ有シテ居ル日本人  
ハ滿洲移住ヲ喜バナイテアラウガ鮮人ハ朝鮮内地ノ脊薄瘠隘ノ土地ヲ耕スヨリモ豐沃ナル滿洲ノ地ニ於  
テ一家ヲ樹ツノヲ喜ンテ居ル。

故ニ吾人ハ此際積極の方針ノ下ニ鮮人ノ移住ヲ獎勵シテ滿蒙ノ地ニ移シ植エ其空所ニ日本人ヲ移スト云

フ事ハ最モ策ノ得タルモノテアルト思ハル、然レバ滿洲ノ地ニ移シ植エ其空所ニ日本人ヲ移スト云

滿洲ノ水田可耕地積——滿洲ニ積極的ニ鮮人ヲ移住セシムルコトハ彼等ニ水田ヲ開拓セシムルコトテ

アル、然ラバ滿洲ニハ水田ノ可耕地幾何アルカト云フ問題トナルガ此問題ニ就テハ先年農商務省木下技  
師ハ實地踏査ノ結果遼河流域ノ各支流松花江鴨綠江支流ノ一部其他ニ於テ將來滿洲ノ水田開墾可能地積  
ヲ五十八萬町步餘アリト推論シ尙地下水灌溉法ニ依ルトキハ現在ノ高粱園全部ハ水田ト爲スコトガ出來  
ルト斷定シタノテアル。

又某技師ハ木下氏ノ推論ヲ駁シ甚シキ悲觀論ヲナセリト云フ。

此兩者ノ推論ハ相當權威アルモノト思フガ由來滿洲ノ水利ハ未ダ何人モ調査セルモノナク全く不明ニシ  
テ只一回ノ觀察ノミヲ以テ輕々ニ判斷ヲ下スハ當ヲ得タモノテナイト思フ、吾人ノ見解ニ依レバ兩者共  
極端ナル推論テハナイカト信ズル。

元來滿洲ノ河川ハ灌溉水ノ最モ必要ナル期間ハ洪水ヲ來スガ故ニ無條件ニ水田ヲ開拓スルコトガ困難テ  
アル、又溜貯水池ヲ設クル方法アリト雖モ降雨ノ時間的分布及蒸發量ノ大ナル滿洲ニアリテハ不利サ  
ルヲ免レヌ、地下水灌溉法ハ首山奉天鐵嶺地方ニ於テコソ豐富ナル湧水量アルガ滿洲ノ地至ル處ニ斯カ  
ル天惠ノ水流アルカハ地質研究ノ後ニアチザレバ判明セヌ滿洲ノ稻作ハ此地下水ヲ利用シ得ル特點アリ  
ト雖モ吾人ハ地下水萬能論ノ暴タルヲ知ル者テアル。

以上各種ノ事情ヲ綜合シテ判斷シ果シテ幾何ノ水田可能地アルカ吾人ハ茲ニ數字のニ水田可能地ヲ億斷スルノ勇ガナイ、之等ハ全然水利調査ノ後ニ於テ始メテ斷定セラルベキモノテアル。

然シ數字のニ水田可能地ヲ舉グルハ暴テアルガ現在南滿洲ノ包藏スル未開地ハ六百萬町歩ト稱セラレテ居ル此中テ水田トセラルベキ面積ハ蓋シ鮮少テハ無イト思ハル、ノテアル、今假リニ未開墾地六百萬町歩ノ五分ヲ水田ト爲スコトヲ得バ參拾萬町歩アル譯テアル。

若シ貳町歩ニ對シ一家五口ヲ收容スルトシタナラバ十五萬戸人口ニ於テ七十五萬人ノ移住ヲサスル事ガ出來ル。

前項ノ如ク今後朝鮮ヨリ七十五萬人ヲ獎勵シテ移住セシメ其空所ニ日本人ヲ移シタナラバ朝鮮ニ於テハ日本人勢力ノ扶殖トナリ滿洲ニ於テハ一町歩十石ト見テ參百萬石ノ米ヲ得テ支那ノ利源開發トナリ我國食糧問題解決ノ一助トモナルノテアル吾人ハ國家百年ノ計ヨリ見テ此積極的鮮人移民政策ヲ提唱スル者テアル。

## 結 論

以上論ジ來リタル所ニヨリ結論ハ既ニ明白テアル、即チ一ハ商租問題ノ解決ニアリ一ハ水利問題ノ解決ニアリ一ハ金融問題ノ解決ニアリ一ハ教育教化問題ノ解決ニアル、此四項目ヲ解決シ我官民ノ保護指導

ノモトニ滿洲到ル處ニ放棄シテ顧ミザル天惠肥沃ノ低濕地ヲ安定の基礎ノモトニ彼等ニ自由ニ開拓セシメ彼等ノ向上發展ヲ圖ルコト之即チ在滿鮮人ノ救濟策テアリ根本的徹底的ノ救濟策テアルト思フノテアル。尙此問題解決ノ曉ニ於テ一定ノ方針ヲ定メ茲ニ積極的ニ鮮人植民計畫ヲ進メ母國食糧問題ノ解決ニ資シ度イ、積極的ニ鮮人ヲ移住セシムルニハ大々的水利事業ガ必要テアル此水利事業完成ニ就テハ我國ハ資本的後援ガ必要テアル寧ロ進ンテ此資金ヲ支那側ニ寄附シテヨイト思フ吾國民ハ此位ノ度胸ガナクテハナラヌ、世人或ハ在滿鮮人救濟問題ヲ説クニ零碎ナル金錢上ノ救恤ヲ云々スル者モアルガ斯ノ如キハ其效果ガ一時的テアリ又姑息的テ只彼等ノ依頼心ヲ増長セシムル外何等ノ効果モナカラウト信ズルノテア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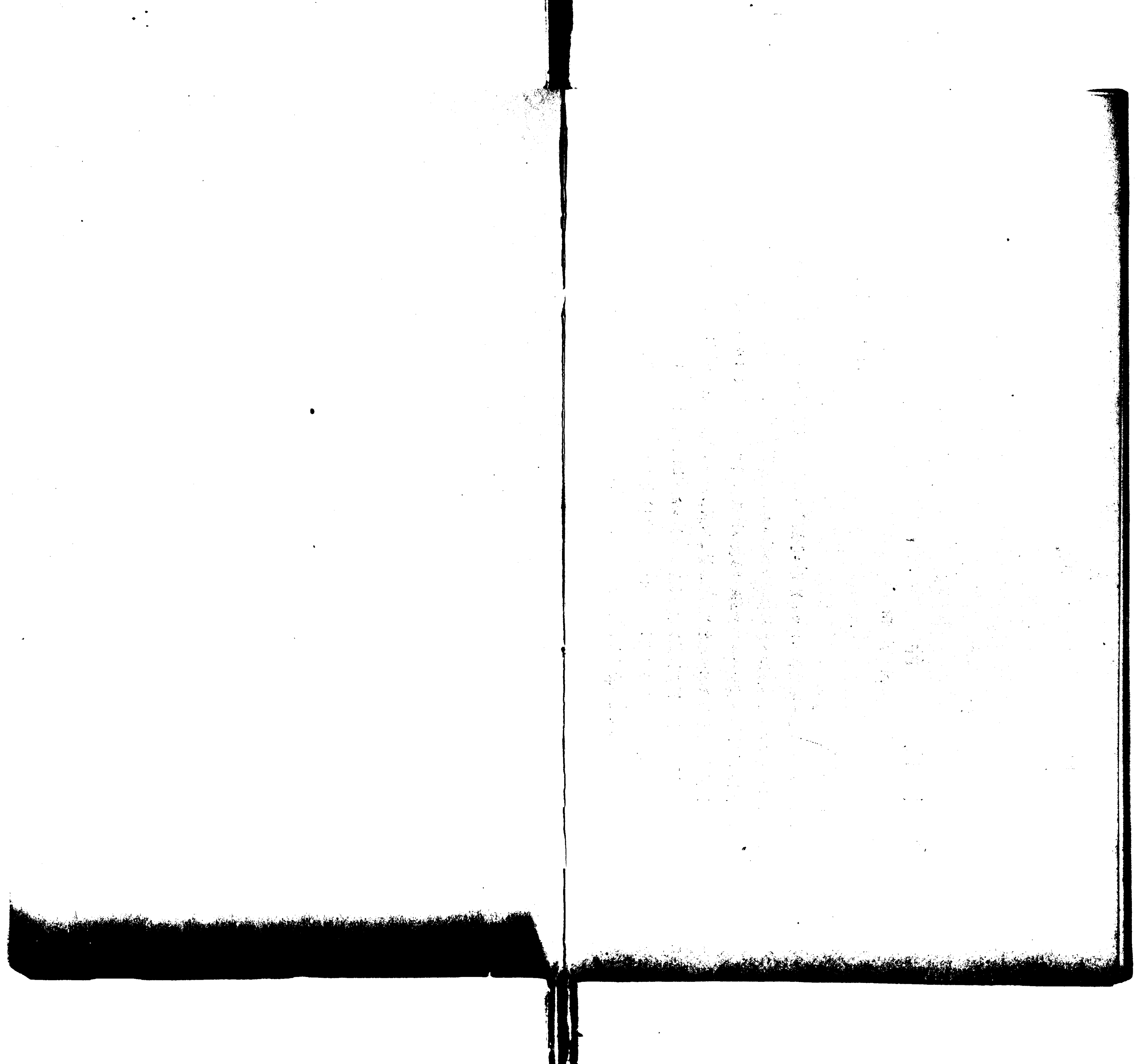
(終リ)

大正十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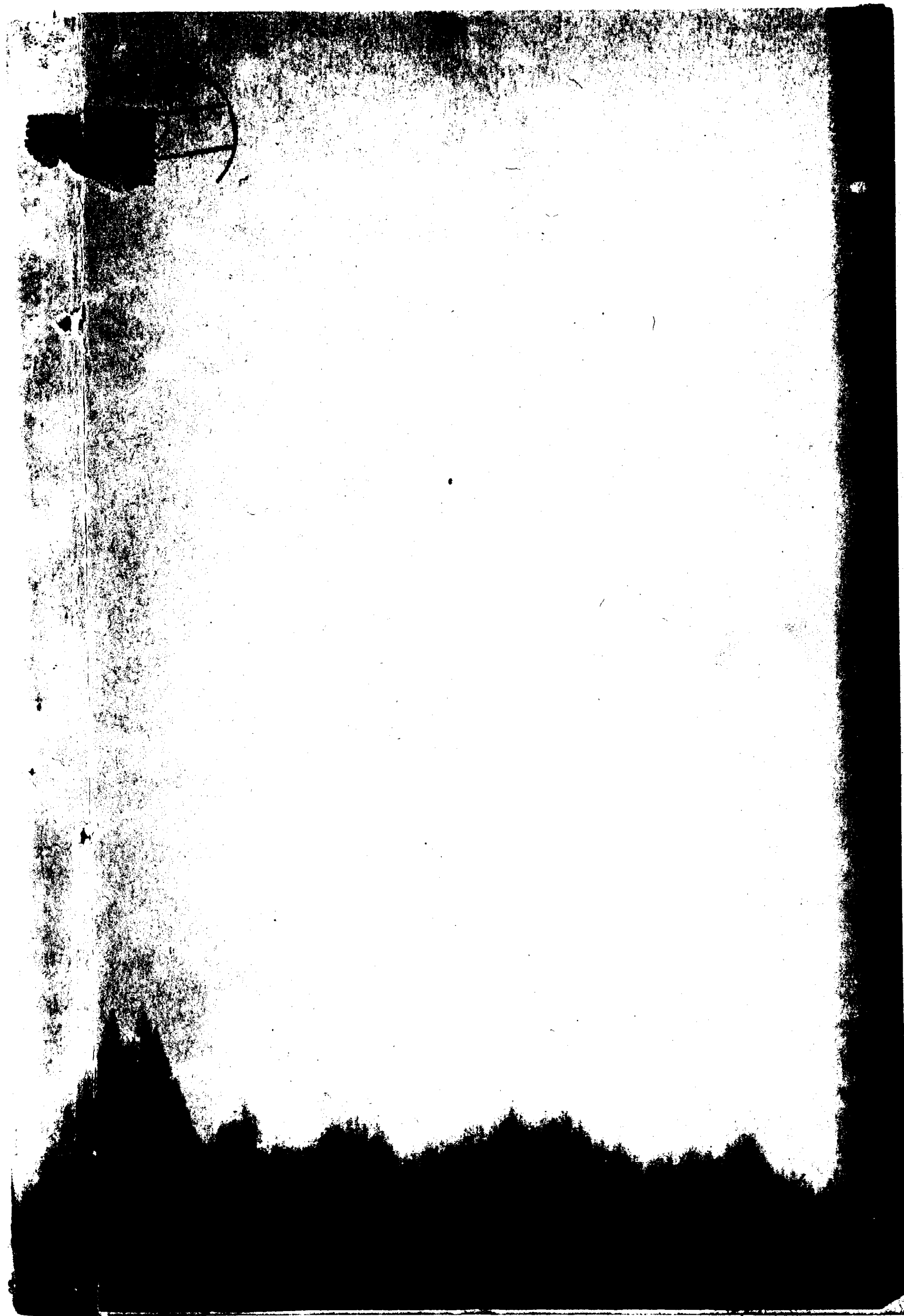
在奉天

北

悟一識







鮮朝新

第 一 卷 (第一三圖) 李東宰主幹 (創刊號) 第 一 卷

發刊  
に際  
して

私は本紙の全ての記事に依つて朝鮮に於ける民族運動の實に強固であり且つ熱誠である事を極力報道して見たいのである然し掲載禁止事項の多いのには閉口する

私は言ひ度いかち本紙を出してゐる  
本紙を出したいから言ふのではない  
其の私の言ふ事が讀者に於て御氣に  
入らうが入るまいがそんな事は私の  
構つた事でない只だ言ひ度い限り言  
つて見たいのだ讀者に嫌はれても宜  
い發賣を禁められても宜い殊に日本  
官憲の周章狼狽は私の見たいもので  
ある

若し本紙に共鳴した者があつたらど  
シ／＼投書して貰ひたいどんな事  
でも載せてやるから決して遠慮は  
入らない文章などはどうでもいゝ  
から筆を入れる事も決して面倒  
とは思はない事ろの方が宜い

朝鮮人

●言ひたい知りたい食ひたい

日本政府は本當に朝鮮を政治して見たいといふ誠意があるであらうか果して日本政府が本當に朝鮮を政治し

て見たいといふ誠意があるならば其の朝鮮人たる私は其の被治者たる私界が日本人の利益に開放せよといふ誠意ある日本政府に向つて只主義を固執して自己の利益と自己の利己に忘れないで貰ひたい何にも他に要やうとするが如きは是れに助けるに人道の敵である人道が必要とすて理想

私も人である決して牛馬ではない又私の世界は到處何等國家的境界なく如木石でもない正に人である私の人で何なる地方も皆全人類の自由と同一のものである事ば歐米人も認めてゐる支那人のものでなくてはならぬ苟くも全人類も認めてゐる又日本人も認めてゐるの幸福を増進しやうとするなどは此若し私を人でないと言ふ者があると理想的世界の實現に向つて全力を傾すれば其れは誰であらうか其んな者注しなくてはならぬ我等は天から此は即ち私に向つて人でないといふ者使命を以て我等朝鮮人に授けてゐるは世界何處にもあらう筈がない若し事を深く信するその證據には現在世は世界何處にもあらう筈がない若し事を深く信するその證據には現在世

政府ではあるまいか私を本當に政治外に此の使命を達成すべき誠意と勇  
 気と又境遇とを併有してゐる者の不  
 幸にして見當らぬ各國の國旗を緋へ  
 る處には一地方一人種の利己主義の  
 ある平等に與りたい私も人である自  
 爲めに盜奪がある征服がある專制が  
 ある横暴がある朝鮮人は此等の禍害  
 から全人類を救ふ可き使命を持つて  
 見たい(白天)

征服と專制を排せよ

人道は全人類に向つて全世界の開放を降伏しなくてはならぬ然し全人類を命する人道は人類の一部分が世界類に向つて全世界を開くことは如何なる地方も獨占する事を許さならぬ

（六十一号）  
胡蝶人ノ立場トシテ意氣斐然ニ  
藝ヲス





# 朝鮮獨立と日本政府

首相會見の顛末報告

人と同じ權利や義務を以て幸福に  
平和に生活した方が宜いではないか

於て原首相と會見し概要左の如き問答を爲した

問 假りに日本國民全體が現政府の政治を彈劾したとしてそれに對し

問 日本政府は朝鮮民衆の獨立運動に就て終局どうする積りですか

答 朝鮮人の獨立を運動して居る事

現政府はどうする積りですか……

勿論現政府たる者は總辭職の外は何もないと考へます是れと多少相似

でも宜いではないか：日本と一所  
 になつて……日本も五大強國に入  
 る事が出来ないと言はれて日本政  
 民衆が日本政府の政治には服従す  
 依つた事だと思ひますが朝鮮の全  
 奇たる者は當然と相當に處決せ

府はどこまでも武力を以てでも朝

朝鮮民衆の獨立運動は決して彼の内閣彈劾のやうな一部の運動で答でも出來るものではない其のうち

に靜まるだらうと思ふ  
日本の政治家は人民の質問に對して

答　獨立獨立と言ふが獨立といふものは、成可不得要領な答辯に務めてゐる事のは、そんなに宜いものでない。獨立國の政治といふものは、非常に困難。領な答辯が出来なければ政治家たるものである。朝鮮が獨立する資格がないと言ふ果して然らば、このよりも日本の政治の下に於て、日本原首相は正に及第ではないか。否既に

問 日韓併合は其の理由に於て朝鮮  
定評のある大政治家であるとか  
何れなりとも處決しそれを世界  
宣言すれば、ソト日本は世界を

民衆の幸福の爲だ東洋平和の維持の爲だと力説してあつたと記憶し  
尊敬されるに相違ないと信じま  
が……

ます然し少なくとも今日に於ては答  
日韓併合は決して朝鮮民衆の幸福  
でない又東洋全體の平和でもない  
とでそれと朝鮮の今この人の書  
を解るものではない

何を幸福と言ひ何を平和と言ふの間ではあの……立憲政治……  
かは知らないが兎角日韓併合の理の議會は國民の意見を代表して

由はもはや既に消滅して了つたでは  
ありませんか私は切に日本政府答  
の熟考を望みます

答 ナニ今に宜くなりましますも、警務の設備も充分であるし、するから決問して永く騒げるものぢやありませんか。そうでもないで、各道からも人か二百人かを京城に召集して、それは知識ある青年を主として、

傳へる所に依れば朝鮮はまだ獨立國たる資力がなからもう少して少しも干渉せず自由に充分に論せしめて其の結果決議となすべしと云ふは、其の意

朝鮮が若し完全に獨立を維持し  
資力が充實せねば朝鮮獨立を承認  
する譯にはいかぬと言はれますが  
ありますそれによつて日本の意  
を定めそれを世界に公表せば

得る状態になつた時は日本政府は直ちに朝鮮獨立を承認しますか

答なし  
私に於て朝鮮民族大會を開いて全民衆の意向を聞いて見るお考はありませぬか  
問 其の決議に依つて  
答 最後は次の問答をもちつた  
問 日本政府は朝鮮獨立犯人を

鮮 朝 新

日本政府苦心

切を釋放する譯にはいきませんかとかして朝鮮人をもう一度だまそうその獨立犯人の中には日本の爲にとするけれども朝鮮人だつて十年前も朝鮮の爲にも非常に有爲な人物の朝鮮人とは大に違ふので容易に欺が多いのですそれを僅か萬歳を叫んだと言つてそれで獄に投ずるとな手段方法を企てゝゐる識者から見いふ事はそれが果して利益であらればおかしくて堪まらぬであらう九うかどうか切に御熟考を願ひます月廿日から各道の代表者だといふ者政府としては其等が無罪にするを京城へ呼付けて六日間種々の甘言とか釋放するとかは明言する事はを以て總督政治のプロバカンダを頼出來ない又殊更に嚴罰したいともんだ其の呼ばれた人達は一體どんな思はない判事の自由裁斷に委す外者だらうといふ事は何人も知りたかないと思ふらう其の姓名は左記の通りで其等は

此の他にもいろいろ問答したのだが何れも比較的に總督府とは密接な關係をも不得要領な御答であつた歸つたは正に五時十分過ぎであつた

何れも比較的に總督府とは密接な關係を持つてゐる人達で道參事であるとか郡參事であるとか又は官吏上り

日本政府は朝鮮統治に就て本當に苦心してゐる朝鮮の民衆は徹頭徹尾獨立共和國たる事を企圖し少くとも徹底的に暴力政治專制政治から脱せんとするし日本政府はまた依然と鮮民衆の總てが解るだらうお頼みを以て勝手氣儘に朝鮮を統治せんとすお断りしたのみではない所謂獨立犯をからぬに於て何人も日本政府と朝人萬歳犯人を悉く放免してくれと要請民衆とは兩立すべからざるを知る者も今更ながらビツクリしたであらうとまでも戦つて居る外ない併し日本政府は比較的利巧ものだなんが眠りは醒めないやうだ

慶尙南道	慶尙北道	全羅南道	全羅北道	忠清南道	忠清北道	京畿道
鄭 鄭 劉 鄭	徐 張 李 金	金 李 尹 玄	朴 朴 鄭	李 金 任	閔 李 申	盧 金 黃 李 尹
泰 淳 漢 禧	丙 相 尙 承	鍾 政 定 基	炳 永 碩	肯 永 嘉	東 鍾 玗	基 錫 東 致
均 賢 相 協	朝 韓 鎬 源	顯 相 鉉 奉	哲 根 謨	馥 常 淳	植 鼎 熙	崇 九 翹 兩 昊
咸鏡北道	咸鏡南道	江原道	平安北道	平安南道	黃海道	
車 申 許	韓 金 金 金	朴 李 嚴 鄭	柳 金 姜 崔	鮮 金 尹 羅 黃 黃 林	金 李 吳 李	
炳 泰 命	準 享 翰 容	普 根 達 敦	世 濟 尙 錫	干 德 台 一 錫 中 祐	永 達 敦 台	
韓 鎬 勳	錫 根 經 秀	陽 宇 煥 烈	澤 澤 澤 夏	鈴 洗 德 昌 錫 德 敦	羅 元 煥 鎭	



●朝鮮騷擾を

根絶するの策

ぬとして私等は其の禍根を絶つの策に只だ一つの策あるのみだと信ずる

# ●日本官憲の暗

愚蒙昧に驚

●非常識な検事

は先に革新時報を發行したその

●有難い警視廳

視廳は朝鮮留學生を騷がしてゐる

讀者 本紙は毎月三回（二日、十一日、廿一日）發行になつてゐます然し其内の一回は朝鮮文で發行する事にしてゐます何卒豫め御承知下さいとして年定の讀者は朝鮮文の「入用。不用」を明記して下さい但し今月に限つ

獻つて勉強して居る留學生に向つてもあらう又自由であり平等である天  
政治意見を語つてくれとか獨立より  
地を愛する心もあらう

●思想よりも勢力

集まれば尾行が十人といふ風に熱心 實業の世界十月號の社説にこんな事故に機會は均等で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は民主的に於ては勞働の自由平等に付き廻つてゐるそして努めて景氣がかいてある(前略)私等はその民主 能力に従つてその收穫する所は全て 開放革新が最も力強く要求されつゝを付ける有難くもあり迷惑でもあり 的に就てそれが思想であるよりも事 彼れの全收でなければならぬ即ち開 滑稽 もある私は有難く思ふ方だ何 實であらねばならぬ事實であるより 放でありまた開放された者の新しさ んとかして生活を奪ふとする其の手 も勢力であらねばならぬ然り現代 統制である即ち民主的平等に於ては 段とし アラユル自由を拘束してゐに とつてそれは遂に不可抗の勢力で 全てが同一狀態に於て條件づけられ する即ち日本の勞働に對して世界的 一言にして言へば見るに聞くな言 あるとして私等は現に其の勢力の中 ねばならぬ次ぎに開放的は秘密を排 自由平等開放革新を與へる事である ふな食ふなど強ゆるのであるそれで に立ちつゝあるとして亦其勢力が 榮する一切の秘密を排して陰謀の芽 換言せば日本の勞働をして日本的か ら私は有難く思ふのだ何故なれば 窮働に向つて最も力強く働きつゝある 餘地を與へざらんとする即ち公明正 からの民主的に革新する事である若し すれば通ずるからである天理人通に のを見る即ち現代に於て最も力強く 大であるまた開放的は非閉鎖的であ から民主的に革新する事である若し 基ついてある決して金を貰つたか 要求されつゝあるものは勞働の民主 去りそして均等に機會を與へられ ない限りは日本は遂に世界的たり得 者ではない若し留學生の内に苦學す 的に化せん事である民主的は自由的 去りそして均等に機會を與へられ ない限りは日本が自ら民 的に革新しな べく勉強しなさいといふやうな甘言 新的である即ち自由は各々が各々の して入る者の爲にも出づる者の爲に 限りは世界は日本の存在を認めな を吐くそれから段々と探偵を頼むあ 立場を尊重する事である各々の立場 も障壁を撤廢する事である更に革新 いであらうそれ故に日本を日本的か の鮮干甲外數十名も其の手段に牢落 を尊重して侵すことなく強制のなき 的は現狀打破である現狀に於て自ら 世界の革新する事は日本をして されたらしい實に酷いものだ前途あ 事である然り自由に於て各々は絶對 支へる力を失つた全てに新しき力を 其孤立から救ふ事である日本を日本 的希望ある若い學生若い青年をそん 的である征服もなく被征服的もない 與へんが爲めの必要な改造がそれ 的から民主的に革新する事は日本を 人にメチャメチャにするといふ事は それ故に何等かの形式に於ける權力 あるそれ故に其處に破壊と建設が同 して永久に存在せしむる事である 世界の 民主的とは日本にとつて 日本に於ては 民主的のみに少し考へては 的支配があつてはならぬ唯だ理知と 時に行はれるのであるそして殘さる ち世界的と民主的とは日本にとつて とうだ又我利的我のみから言つても 大 思想とのみが指導すべきである其の ものは建設である新しき生命と新 サルヴエーションでなければならぬ 得る所もあるまひその頼まれて 様に民主的自由は自我を他我に移入 しき組織である乃ち民主的革新は復 (後略)一寸失敬



に人として生きて見たいのだらう。悪口はしなくなる吉野博士だつて、古い様だが園部が富坂署長の時私に日本たる者日本政府たる者はどうしうだ始めは朝鮮がどんなものだらう。棚町の時確か去年の八月頃だと記憶も醒める力がないであらうか。さつぱり知らぬ知らないから勢ひ冷する。眞良な私を警察署まで呼付けて

●お祖父さんも人間だ

朝鮮獨立といふ問題はこれは世界的 高島米峰だつたと思ふある小雜誌にを叫ぶといふエライ學者になつて了から『お前は日本政府の田舎ものだ問題である人道的問題である決してこんなことをかいてあつた』元來日一朝鮮とか一日本とかのそれでない本は昔新文明を朝鮮支那に仰いで今我々の叫びは即ち人として生きたい日に至つたので朝鮮の文明が日本へき合つてそして相互に理解し融和し一人りを何時も損してゐるそれだけといふ悲壯なる切實なる叫びではない嫁入をして産み卸した可愛らしい孫といかねばなるまいそこで私は苦しでも前は日本政府の田舎ものだといか生きやうとして叫ぶのに生きるが朝鮮のお祖父さんの處へ往つて世ながらでも萬難を排して本紙を發行かも其の尾行して居る湯杓を甚しきなど云つて制へる事が果して可能な話をして上げませうといふ狀態であして居るのだそして私等の友達を捜マいて困るといふに至るは尙更事であらうか私は世界各國に於けるがそれが嫌やだと言ふのには仕方してゐるそして互に人として付き合前は怪しからぬ宜く氣を付ける今その同情のその贊助の夥しい事を聞かない困つたものだ」とこれが米峰て知つてゐる又日本の國民も決し式の言方である併し私は面白い評言人類の爲に努力して見たい是れが私はワシは斷固たる處置を取るお前は何時までも眠つて居らるゝとは思ふ官憲の忌憚にふれない等の本紙を發行してゐる所以であるワシの管内に居住してゐる以上はワシ立を大に説いてゐるではないか我我いか米峰氏は皮肉的な文章で而かもではないか。

する廿九日、廿九日と幾らでも處

何をしてゐるんだ止草かないそれ

日本を誤解して居る否各國に於て日  
が氏はなか／＼我等に同情して居る  
本を誤解し排斥して居らない處はな  
一人であるそれもそのはずだ少しで  
いそれは日本國民もよく知つて居る  
も勉強してゐる人ならば必ず我等朝  
様だが然し果して本當に知つて居ら  
鮮人に對して同情せずにはゐられま  
るゝであらうか私は強いて朝鮮を獨  
いたま／＼學者ぶる賣名家があつて  
立しやう日本政府を排斥しやうとは  
朝鮮人を罵る奴もある事を記憶する  
しない亦したくもない成可ならば日  
がそれでさへも私等と語り合ひさへ  
本政府の眼りを醒ましてそして相互  
すれば必ず降参して來る少なくとも

私が小石川柳町に寄留した時分だが  
けでも拘留の材料は充分に亦たお  
其時其處の署長蘭部某は随分乱暴な  
様な者を拘留したものとて人権  
署長であつたそれが今は上野署長に  
綱にはならぬ(暫時間を置いて)ど  
なつて今の私の寄留地たる下谷御徒  
が職にでも就いておとなしくして  
町を管轄してゐる何處までも悪縁で  
れぬのかクダラない雜言を出して  
はないが私が下谷に居るので特に彼  
府の惡口ばかり並べると何になるん  
れが上野署長に來た譯でもあるまい  
(私は何も答へず解つたかとお前を  
が兎角妙な悪い縁だと思ふ話は少  
しんだのは一寸豫告しておかんきや

◆お断り 本紙は先月廿七八日頃に印刷を済ます事になつて居りましたが本紙印刷部都合にて遂に八日間の遅延になりましたなんと申譯ありません一寸お断りいたします

● 本紙定價表 ●

▽ 一ヶ月(三冊)	前金五十五錢
▽ 六ヶ月(十八冊)	前金三圓廿錢
▽ 一ヶ年(卅六冊)	前金六圓廿錢

但郵券代用は一割増す

●料告廣紙本●	▽普通欄 五號活字十六字詰	▽第一頁第十六頁欄(同)	▽記事欄(同)
	行 金五	行 金八	行 金一圓十

●朝鮮留學生會合

朝  
の尾行の権彙と言つたら大したもの  
だ『おい今日は何處へ往くんだ』こ  
んな調子である

目又は總會といふ會合が殆ん

(9)

新佛敎體といふものはどんなものかまだ其の同志會といふものほどんな事をするのか私事にやまばり解らない尤も解らなくても宜い事であらうまゝ舊來の佛敎を革新するとても云ふのだからと思ふそんな事は兎角として一體此の會はなんの爲に時々朝鮮問題を論議してゐるのだから去る五月十一日の夜だつたと記憶するが川村、平原、菊池、眞井、高島、三輪、の諸氏が集つて歐人に朝鮮問題を云々した又去る十月十九日の夜にも朝鮮留學生を招待して懇談會とかを開いた此の懇談會にも先の演説會にも私は參會して見たが後の懇談會は一寸面白い會であつた朝鮮留學生側の來會者も十有餘名あつて日本人側

あるこんな事を報道すると二本足んな所で自分の朝鮮人たることを特  
共其は眼を細くして喜ぶだらうが其に名乗る必要もなかつた彼れはプロ  
對に留學生側の方は私を賣國奴呼タの紳士で何か水野氏と内合せに來  
たりするに違ひない然し私は知つてたらしかつた誰からともなく話は朝  
鮮總ての事を報道する事が任務鮮獨立に移つた移民問題にも及んだ  
ある自分の秘密は守り他人の秘密彼れの話の概要はこうである朝鮮人  
守らぬそんな事は人ととしての道には如何なる方法を持ちいても日本人  
しやしないか私は我等の朝鮮獨立にはならぬ性質であるまだ融和も容  
動もどこまでも人道主義に基いて易なことでないと思ふ今度の總督や  
族自決主義に依つてのそれだなく總監はどんな事をするか知らないが  
はならぬと信ずる決してそんな事兎角朝鮮は朝鮮人の朝鮮たらしめる

日本の國民に對しては少しも又があるそれは  
即ち我等の言ふ事を冷靜に聽いて貰へいのだ  
日本の國民はなか／＼善いものである私等朝鮮  
人に少なくなくとも獨立運動に對して全く同情し  
援助する者が多くある朝鮮朝鮮人の朝鮮に  
朝鮮獨立は大に宜い／＼力を入れてゐる中にあるそ  
して智略も借せば金銭もくれるものがあるものにほ  
かならないけれどもあつてもあつても全く同  
下の賛成し援助してゐるものがあるなか／＼  
願はうしい國民であることには疑いはない  
人達とは友達になりたがるものと握手して生  
きていたのであると日本新聞ではよく書かれて  
私等の本當の友達は日本の國民であるといふ  
が爲め本當の友達は日本の國民であるといふ  
朝鮮人は大に都合が悪いが但し日本民  
族別にならずにそれらの喧嘩をして來て私等は  
死を以て戰ふ





資本金壹千萬圓

年賦又は定期償還方法に依る勸業資金  
貸出の外一般商業金融業務を取扱申候

本店 京城南雷門通り二丁目  
電話 長六〇一四番  
營業 振替貯金口座四〇九番  
道金庫振替貯金口座特一三番

株式會社 朝鮮殖産銀行

頭取 三島 太郎

支店

開城、仁川、水原、清州、忠州、公州、鳥致院、大田、論山、江景、春川、鐵原、江陵、全州、裡里、群山、井邑、金堤、南原、光州、木浦、麗水、筏橋浦、榮山浦、濟州島、大邱、浦項、金泉、尙州、釜山、馬山、統營、晉州、海州、沙里院、平壤、江界、鎮南浦、安州、義州、新義州、博川、宣川、寧邊、元山、咸興、北青、清津、鏡城、城津

右の外内地朝鮮滿洲支那各地に爲替取引有之候

朝鮮京城清進洞一七五

辯護士 朴 勝 彬

電話一〇九〇番

東京市麴町區永樂町二丁目

朝鮮銀行東京支店

朝鮮京城南大門通二丁目

辯護士 崔 鎮

朝鮮京城仁寺洞一五四

電話長九七七番

株式會社 漢城銀行

電話長六〇一一番



朝鮮京城黃金町二丁目

辯護士  
特許辨理士

李升雨

電話「長」二一八九番

辯護士 布施辰治先生著

生  
き  
ん  
が  
爲  
に

定價金五十錢（銀幣四錢）

發行所  
東京市四谷區荒木町八  
布施法律事務所

朝鮮京城大和町一丁目

辯護士  
特許辨理士

松本正寛

電話「長」一〇五四番

# 朝鮮公論

辯護學

朝鮮京城黃金町二丁目  
赤尾

電話 一六三九番

**辯護士  
法學士  
前衆議院議員**

朝鮮京城西小門通

朝倉外茂鐵

電話 一六八二番

辯護  
前代議

朝鮮京城旭町一丁目  
士士  
大久保

電話 長八三九番

辯護  
前代議

朝鮮京城三角町  
士士木尾

木尾虎之助

電話長一二七五番

法 辯  
學 護

朝鮮京城黃金町一丁目  
士士切山

切山篤太郎  
電話 二八六九番

電話二八六九番

京  
城  
日  
報

發行所 朝鮮京城

朝鮮新聞

發行所 朝鮮仁川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朝鮮新聞

# 日本人の爲に

日本は日本人は從來現在に於て無意識的に自ら暴を掘りつゝある日本人はその生活をその政治を根柢から革新せねばならぬとして朝鮮人に對し全世界に對せねばならぬ若し然うでなければ到底一國民として一種族として世界の表面に存在する事は出来ないであらう私は十有餘年日本に居て所謂日本の根柢特質を良く調べて見た其の結果私は日本の爲に愛する所がある聊か其の一端を述べ讀者は冷静に之を讀んで貰ひたい日本人が朝鮮人に對する態度は即ち全世界に對するものである日本人の人生觀は唯だ上下差別觀があつて少しも人類平等觀がない又日本人は舊來の鎖國生活と封建生活との爲に排他思想が深く且つ廣くして他を敬遠せずんば侮蔑するとして世界人類を分けて東洋人と西洋人として西洋人には敬遠主義を取り首も下げれば禮もする贈物もすれば勳章もやる東洋人にはそれが朝鮮人であれ臺灣の土人であれ南洋の蠻人であれ千篇一律悲んで居つたそれらから言へば朝鮮人之が侮蔑の態度を取る踏んだり蹴

つたり擲り附けたり張り倒したり無禮傲慢專制横暴を極めてゐる然かもそれが日本人の面目なりと心得てゐるではないか私は日本人の無自覺無自覺なのに驚く者である巴里會議に人種平等を叫んだそれが通らないと一切の責任を他に嫁してゐる朝鮮が獨立を叫んだ是れを聞き入れないで亦た其の責を朝鮮人に嫁するとして日本人は袖手傍聴の態度を取る日本人は今日に於ても自己が一切の責任者たる事を理解してゐない朝鮮獨立運動の責任を朝鮮民衆に嫁して其の最大の責任者たる日本人は日本人自己を改善するに聊かもしないで反つて我等の朝鮮人を改善せんとする無

と言ふが私は其の若干の事實までを否認せんとするのではない私の反問したいのは知らず誰が朝鮮人をしつゝ斯の如く排日思想者たらしめたかといふことである日本人ではないが朝鮮人は雜誌も發行が出来ない必ず發賣發行を禁止するとして其購讀もせず廣告も出さない朝鮮人は日本人あるが爲に生活の改善も出来ず文明の惠澤に浴する事も出来ない遂に人類としての生活が出来ないのである

## 投稿を歓迎す

勿論である若し是等結婚して連れ來れば親類縁戚は勿論のこと近處他人までが悪口し嘲笑する偶には西洋の女と結婚する者もあるがこれは必ず嘲笑部類に屬する然るに其の生んだ子女までをも輕蔑するとして嫁に行かれず婿を貰ふない故に日本人は餘義なく他から排斥するどうして其通の人類とは認められぬ何れまでも排斥し得る草莽の輩はなほ兎角日本人は人類平等自由博愛の精神がない爲に世界から排斥を受けるで孤立せねばならぬ既に孤立して居るではないか日本人のこの態度は其に於て徹底して居る(三頁へ)

## ●新朝鮮發行所

東京市下谷區御徒町一ノ六九  
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 李 達

## ●本紙定價 一冊 金貳拾

62号

第六十二号

二

五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HERBERT WELCH  
RESIDENT BISHOP FOR JAPAN AND KOREA  
SEOUL, KOREA

8 Aoyama Gakuin,  
Tokyo,  
Feb. 15, 1921.

My dear Baron Sakatani,

Knowing your keen interest in Korean affairs, I venture to suggest two things which at the present time I think might go far toward producing better conditions, although of course all matters of this sort move slowly.

The first is publicity regarding the punishment of offenders especially among the police. Policemen guilty of brutality or other abuse of authority are sometimes punished by their officers, but the public is not adequately informed of this fact. The wholesome effect upon the force itself, as well as upon public opinion among both Koreans and foreigners, would make it well worth while, as it seems to me, to take great pains to publish the facts widely.

The second suggestion is the dropping and repudiation of the word "assimilation". Some do not now mean anything really objectionable by this term. But the word has a bad history and bad associations and cannot but excite criticism and resentment. If the Koreans could be made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not wanted to be Japanese but are encouraged to remain fully Korean so long as they will only be loyal subjects of the Japanese Empire, I believe that this doctrine, frankly presented and consistently followed out in administration, would tend to improved feeling.

With assurances of high regard, I am

Ever cordially yours,

*Herbert Welch*



大正 年 月 日

朝鮮に於ける治安の維持と 陸軍部

大正八年朝鮮各地に於ける一種の騷擾起るより以来余は  
至るる人心を不安余に於ける鎮靜せる最近に至  
り滿州鉄平の島方面に於ける不正解人の馬賊及竊  
盗不良民ト混同して危言を曰ふ内他人及解人に加へ  
る軍隊の支那領土内、派遣して匪徒討伐必要  
をせしむる一層人心を不安増すに至り  
右の如く状況は日本内地人の勿論心で解人の共ニ憂  
フル所にして一日も速に治安を維持し完全にして人々  
ノ不安を去らしめんと切望する點に於て其ニ要諦は

六十五号

地番五

朝鮮に於ける治安の維持と 陸軍部

本日俱樂部用箋

東京市麹町區有樂町一丁目五番地

大正 年 月 日

ルニトナレ

昨午春の未朝露、露授きり金に不送解人の果行  
り見れりまうたる内うい素こう種々ノ原因アルバク、其原因  
中ニ其解送信より来ルモノ多ク、其レに難トモ云  
ル、然人ノ多数中、何等カ<sup>カ</sup>不満ヲ感スルノ原因存在  
スルヤ明瞭ナリ

故ニ朝鮮ノ沿革等ヲ講シまう有勅ニ實施セラルルニ對シ  
先以テ解人ノ懷抱スル不平不満ハ何ナルモノヤ、明  
カニシテ而シテ、其不平不満ノ原因ヲ除却セラルルハ何  
ナレ手段方法ヲ實行スルノ必要アルヤヲ考査セラルルカ

日本俱樂部用箋

東京市麹町區有樂町一丁目五番地

大正 年 月 日

人  
然し、<sup>華國難を以て</sup>鮮人ノ不平不満ヲ明カニセリ、破るゝを所望ニ  
十人十種ニシテ、果シテ何事カ彼等鮮人ニ其ノ不平不  
満ナルヲ証明スルコトヲ敷從テ、其不平不満ノ原因ヲ  
除却スルキ手段ヲ明カスルコトモ亦異論當ラズ  
易ニ一途スルヲ得サルヲ望ム  
斯ク考フルニ、現在ニ於テ日本内地人ノ勿論心アル鮮人ノ  
其ニ<sup>切望</sup>望ム所ノ朝鮮ノ治事ヲ改善スル人ハ、不審ヲ  
有ラシタルノ目的ハ、然レニ之ヲ貫徹スルコト能ハサルヤノ疑  
ヲ生ス、若シ果シテ然レバ、鮮人ノ不平之より大ナルハ

日本俱樂部用箋

東京市麹町區有樂町一丁目五番地

大正 年 月 日

すなはち、**新**帝國ノ一大利ヲウケルベシカラズ

人間ノ自由平等ハ法律秩序ノ下ニ於テ行フニ在リ

法律行ハズ秩序乱レバ人間ノ自由平等ハ愚カシク

財産モ安全スルヲ得ズナリ今新解ノ状況ヲ觀察スル

ニ解人ノ或者ハ法律ヲ破リ秩序ヲ乱リ愚カシク

其意ヲ思フハ遺憾モツトスルモ、**此**即チ目的ノ為ニ

ハ手段ヲ擇ビストスルモノ**也**ニ似タリ果シテ大ニ誤リ

ニシテ**如斯**キハ容易ニ満足ヲ得ラズ、**又**事務柄ニモ其

解決ヲシテ、**又**テ愈々困難ナラシムルモノナリ

抑モ**日韓**合従ノ目的ハ之ニヨリテ**益極**大ニ在リ



日本俱樂部用箋

東京市麹町區有樂町一丁目五番地

大正 年 月 日

国に西国民ノ安全警察ヲ令候ノ力ニヨリテヨリ大ナラシメ  
スルニアリ。毫モ思フカ韓国ヲ征伐シスルニアラズ。實際に於テ  
吾等韓国ノ勢力ハ微弱ニシテ日本ノ国力ハ優勢ナリトハ  
一而國會後ノ趣旨ハ近代ノ文明的意義ヲ持テ我國ノ領土  
ハ民力一トナリ從テ權利ヲ享ス。日英ニ從テ行政ノ組織其  
他ニ多クノ異同アル人言、自由平等機會均等ノ完全  
ニ認メラシムルニシテ決シテ内閣ノ歸人トシテ何事モ其  
ノアルニキ。然レドモ實際に於テ歸人ノ知識、實  
力、金貨ト同様ニ内閣ノ同様ニ其レニ得テ其レニシテ、  
和議時日ノ経過スル間ハ何トナク無意味ニ其レニシテ

有量哉。之を政治、經濟上、社交上ニ於テ言テ風俗ノ  
異同ト其ノ自然差異ヲ生シ爲人ノ思ヒアリタル  
ハ不愉快ノ感生スル者也。之ヲ免レサルモノニテ此  
點ハ殆ド由來人ノ爲メ歟。勿論ノ事善道一般  
ノ人々ニ深ク注意スル所ハカキテ爲人ト爲國ト  
生シタル人ノ能力ナシトカラス。要ハ内地人ト爲人  
トノ間ニ於ル意見之隔道ヲ完全トシテ解スル  
モ斯事ナリトス

余禮來施設之事り多し朝舞ノ統治案ニ  
付テモ亦多量相解ニ任産セル由他人ノ解人

ニ對スル態度ヲ示セ同輩ニ難クシテ改善ヲ求ムルモノ、不事ト認ムルモノトリ同特ニ上海滿州若クハ華國等ニ在ル華人ノ所謂有素トカ愛國者トカ稱スル者ラ陰謀ヲ事トシ是力ニ對シテハ國體ヲ維持スル上ニ存要スル故也

然而能治者ト爲人ノ雙葉幸福ハ主ク法  
律ト秩序ト存在ノ下ニ求ムルニカラス内人モ外人

そ共ニ歐羅バ行キ懸リヲ忘レテ一心同体利義一取  
見地ノ下ニ新ナル公衆點ヲ求メサルヘカラス而シテ  
此新ナル公衆點ヲ求ムルヲ先以テ衆人ノ  
腹中ニテ其旨ヲ告白シ聞キ其旨ニ其  
キテ衆人一概不平不満ノ何々をヤリ明白ニシ  
要メテ其不平不満ノ原因ヲ除キ去リテ  
此方修リ主定スルヲ要ス

然ラニ衆人ノ腹中ニテ其旨ヲ告白シ聞キ其旨ニ其  
之ヲ取リ懸メ得ヘキヤ余、見ル所ニコレハ必ズ  
面中ノ代表的人如ク郡代表ニ集会シ其旨を

取ルメテ郡中ノ代表的人如ク擁護シテ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先テ其旨ニ違ハズ其旨ヲ擁護シテ其旨を  
キルメテ衆人一概ノ其旨ヲ聞カスルヲ要ス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此ノ方法ニコレキハ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其旨ヲ其旨中ノ如ク之ヲ道義ニ據ルメテ

々こし双方ノ最有力者ナリト云フニ據テは前項ノ  
 材料ヲ基キテ新憲政ニ付テ是等ナル改革ヲ  
 シタスニ至ルモ之ヲ實行シ得ルハ其難事ナラズ  
 中々スレバ其實行上ノ困難アリ而シテ  
 主權國ノ權限ヲ擴張シ主權任分握セシメ終  
 二代議機關ノ基礎ヲ固クノ道經トス  
 右ノ如クニ人ノ制憲ノ改革ヲ自コノ意見ヨリ  
 行ハ自ラ責任ヲ負務ノ感念ヲ生シ將來ニ於テ主  
 身出世ノ希望ヲ懷クミタルニ而シテ有ノ改革  
 ニ付テハ日本帝國ノ全般ノ利益ニ害ヲ及ボリ  
 ハリ解人ノ意トシ重クシテ其實行ニ不可成  
 スニ付テハ此等ノ論議ニ人ノ了解ヲ留ムコトリ  
 カス内地人ノ隔絶ナキ世ヲ以テ解人ノ對シテ  
 大ノ雅量アリテ臨マカラス  
 要ハ新憲政ノ改革トハ本ノ維新從テ國人ノ志氣  
 振作一途ニ在リ而シテ正々堂堂タル法律  
 秩序下ニ於テノ一事ニシテ蓋シ得テ  
 外ニシテ他ニ絕對ニ違フモノハ強權ト暴力ト  
 ナズ強權ト暴力ト用ヒテ解リ通スこと止リ解人ノ志  
 氣ヲ奮起セシメテ之ヲ實行スルニ付テハ



5th-1st

# Japan's Attempt to Exterminate Korean Christians

BY

NEWELL MARTIN

[Fifth Printing]

This letter was referred to in the speech of Hon.  
George W. Norris, of Nebraska, on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Germany, in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ctober 10, 11 and 13, 1919, and is printed  
in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October 14, 1919, Vol.  
58, No. 120, page 7322.

MILFORD, CONNECTICUT  
1919



# TO ANY AMERICANS WHO ARE PREJUDICED AGAINST THE USE OF TORTURE AS A MEANS OF RELIGIOUS PERSUASION:

For the Korean Christians no relief or remedy can be seen on this side of eternity. My prayer is that your hearts may be touched, so that none of those that hear me may consent to the sin of giving over Chinese Christians to the tormentors. If you had lived during 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 would you, for any political profit, great or small, have sold the Netherlands to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In those days of many faith and honor what English statesman could have debated, even in his mind, the expediency of so dark a treason?

In this letter is nothing new. In his "Mastery of the Far East," and in his short, clear article in "Asia" for September, Dr. Arthur Judson Brown has told how Japan already intimidates and degrades the Shan-tung Christians and a certain little brown pamphlet has already set forth the few examples of persecution in Korea here given.

That pamphlet (certain pages of which I shall refer to thus, "P. 30") is entitled "'The Korean Situation: Authentic Accounts of Recent Events.'" The price is 25 cents. It was issued in August by The Commission on Relations with the Orient of the 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America, 105 East 22d Street, New York City. The foreword is signed by William I. Haven, Chairman, and Sidney L. Guick, Secretary. The latter is widely known as a powerful propagandist for Japan. So much of the pamphlet as is written by him and Dr. Haven shows an intense desire to keep the laity quiet and a deplorable eagerness to persuade us that butter will not melt in the mouth of a Japanese torturer. The pamphlet is, obviously, issued reluctantly, under pressure of persistent inquiry from missionaries and other Christians.

The statements of fact in that pamphlet are not like tales of atrocity told by refugees, in places of safety, against a distant

## TABLE OF CONTENTS

Ou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3
Praise of Japan	5
Japanese Ambition	7
Functilious Observance of Treaties a Specialty of Japan	7
Police-men's Fun	8
Stamping Out Christians	8
Machinery of Torture	12
Story of the Pregnant Woman	12
The Naked Widow and the Gay Lunch	13
Twelve Naked Methodist Women	13
Story of a Young School-Girl	14
Kim's Torture	15
Chopping Up a Christian	15
Discouraging Christianity	15
Four Christian Students Scourged on the Cross	16
Massacre of Cheamni	16
Stench of Burning Flesh	17
Night Razzia on a Christian Village	17
Various Styles of Massacre	17
Comforting a Christian's Mother	18
Reverence for Gray Hairs	18
The Governor-General	19
The Japanese Terrorize Korean Christians	19
Their Object is to Terrorize Chinese Christians	20
"Cordial" Messages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23
Hara's "Reforms"	21
Nine Christian Boys. Read This Aloud at Family Prayers	23
Suggestion for Diplomatic Action	25
Make no League with Hell	26
John Milton's Prayer	26
The American's Prayer	26
Pathetic Death	27
Old Hagan is not Dead	28
A Christian's Vow	28

enemy. They are statements made in secret, in the hope of bringing some sort of relief. Both victim and reporting missionary are still in the awful grip of the oppressor. Neither can hope to profit by falsehood or exaggeration.

All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deed, have many times been sternly warned, by their superiors that it will be worse for them if they mislead the home office by any exaggeration or show of sympathy with any opposition to authority.

Published with reluctance by an advocate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e statements of fact tucked away in that pamphlet have more than the weight of charges against that Government. They are the unwilling confessions of its friends.

The first five pages of that brown pamphlet make unintentionally a sinister and terrifying revelation of Japan's hidden hand in America.

The problem before Tokio was:

- (1) to blast Korea with a sudden flame of persecution, so that no crop of Christian weeds would ever make head again;
- (2) to terrify so profoundly all Koreans and Chinese that prudent men would know without ever being told again that in Japanese colonies faith in a crucified Saviour leads straight to a martyr's crown; to heavenly glory perhaps, but to certain earthly shame and ruin;
- (3) to perfect this advertisement of her heathen power among her slaves before midsummer;
- (4) and to keep America and Paris ignorant of the Korean horrors.

Japan achieved these seemingly incompatible triumphs with a skill beyond imagination. She began by choking off such voices as the "Japan Chronicle," the most potent English newspaper in Japan, by a rigid perfection of censorship. But how silence the angry, murmuring Christians of San Francisco and New York? How keep their murmurs from rising to a roar that might reach Paris over the heads of European censors?

Any American has cause for grave thought when he learns that all this was foreseen and provided for beforehand as carefully and completely as were the rawhides and hot irons that tore the flesh of faithful Christians.

4

Who knows by what magic or good luck or supernatural persuasion

publishing or suppressing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ary news since Diocletian's day? Hundreds of pages of facts have been brought through all perils with speed and secrecy to the Presbyterian and Methodist mission boards. Published, those horrifying documents would have roused the most complacent priest of our city churches, the meanest deacon of us all, and the coldest of our politicians; and the persecutors would have been slowed up or inconvenienced; and Paris might have denied their prayer for added power. A machinery, however, had been prepared beforehand, and according to plan, as the Japanese of Europe used to say, the unsuspecting Presbyterians and Methodists poured their facts into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a "commission" the secretary of which is Dr. Sidney L. Gulick, famous for his eulogies of Japan, many of them entirely just. Those facts were buried forever, then, in the office of a Japanophile enthusiast who was not less determined than Tokio to keep them from getting about among the Americans or getting to Paris. Dr. Gulick called in Japanese officials, who controlled and directed the obsequious whisperers in which we Christians vented our fiery wrath. Month after month went by, and five months after the persecution broke out, Dr. Gulick's "publicity" department, under pressure, reluctantly printed that brown pamphlet. To kill all possible interest in it, he prefaced it with five pages of flattery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of advice to us to trust Apollyon to execute all necessary "reforms." Who wishes to read one single page of these atrocities when assured by Dr. Gulick in the "foreword" that a most efficient government is doing what we pray for and that the mission boards themselves are content? God will not be content, nor will the Christians of California.

Perhaps you have not seen Japanese executioners. I have. July 6, 1919, was perhaps the very day on which Dr. Gulick was writing his misleading praise of Tokio. Months before that day Dr. Gulick had begun prostrating us in respectful telegrams before the Mikado's throne. On July 6, in the capital city of Korea, a muscular Japanese executioner strips to his task again. The sword-like rawhide whistles through

5

# **A PAGAN PERSEC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EN YEARS AGO THIS WOULD HAVE BEEN BEYOND BELIEF**

Neither Italy nor the Aegean is so beautiful as Japan, nor is any people more lovable and admirable than the Japanese. Gentlest of men with their own children, fiercest to their foes, these indomitable islanders are aware from a calm observation of facts that they are above common human beings as Hebrews are above Hottentots, but that is no reason why common men should unduly smooth the path of their coming masters.

The Japanese have seen how a handful of British have risen to world dominion. The cold-blooded Japanese oligarchs think their own turn should come next. In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this unwholesome ambition Japanese politicians have set themselves to possess, enslave, and assimilate Korea and Shan-tung, the two keys of Asia.

To the Koreans, only fifteen years ago, they guaranteed independence. Today in Korea it may be death to speak the word. To the Koreans, nine years ago, they guaranteed freedom of religion. In Korea today to be a Christian is to be in deadly peril. Today, in enslaving the Koreans, the Japanese recklessly degrade themselves and smirch the honor of their race.

Like forest fires in a season of drought, atrocities now break forth all over the world, and men become despairingly indifferent and wait wearily for the horrors to burn themselves out. But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Korea demand our most intense attention, because: first, pagans are persecuting Christians; secondly, we are using our gigantic power to extend these persecutions to Shan-tung and the rest of northern China; thirdly, these are not war atrocities or civil war atrocities, and these tales are not scandals invented by a feeble folk to discredit their tyrants, but are the horrors of religious persecution directed against peaceful Christians and unarmed women and children.

the air, and falls with sickening force across the bare flesh of a Christian student. After ten cruel slashes, delivered with all his might, he is relieved by a second executioner for ten more cuts; and then comes a third, to give ten more. On July 7, once more, three executioners drive the rawhide with full swing and force into the very place that was torn and gashed yesterday. The boy is again dragged back to his fall. If you were he, lying there, waiting for the next day's torture, would you not pray for death? Or would you, perhaps, curse the day you became a Christian. Or, if you knew whose secret hand was guilty of your torments, would you not curse Gulick?

A seventeenth century writer says that it is sport to see a man on the rack for half an hour. There are sadists that skin cats alive. But neither of these sports is so thrilling to amateurs of pain as the torment of the rawhide, and sadists gather where the police are torturing Christians.

On July 8 the boy is brought out for a third torment and at the first blow, as if the festering wounds were torn open by steel fingers, blood and pus and gobs of Christian flesh fly up and bespatter the laughing bystanders. Thence young Christians goes to the American hospital or to his grave. He is but one of many; how many none will ever know.

The persecution has done its deadly work, and now the friends of the persecutors will ask us to trust and admire the new Governor-General and his smooth words about gentleness and reform—the purring of the sated tiger. I have no part in trade or politics or missions, but I have a powerful motive for beseeching your attention. Chinese is my native language, and I mourn over the all but hopeless enslavement of the land where I was born and which I have always loved. From childhood I have hated with an implacable hatred all those that trade in secrecy and all persecutors and torturers.

NEWELL MARTIN.

Milford, Connecticut,  
September, 1919.



We begin to understand that in "opening" Japan we played the perilous part of the Rash Fisherman of the Arabian Nights. We unbotled the appalling Afreet whose omnipotent form now towers to the stars and blackens all the eastern sky. But yesterday we were condescending to these islanders. Today, under the dictation of Japanese, our huge nation turns to paths of shame. Imperious, on their tiny islands, they make cowards of us all.

If you are a Japanese policeman, you can have no end of fun with a Presbyterian school-girl. (P 47) Throw her down, kick her, here and there, hard; drag her to your police court. Beat her about the face and head and legs and back until she is all blood and tears and shrieks and convulsive sobs. Tell her to show her breasts. When she refuses, tear off her undershirt. Keep her four days, then take her to another prison. There strip her naked; have her "looked at by the men." This is one of the mildest of the things done in Korea in March of this year, while the silent, inscrutable, secretive, thoroughly informed envoys of Japan, in Paris, were offering every diplomatic courtesy to our commissioners.

But for the calm confidence of those Japanese envoys in America's submissiveness to Japan that girl today would be like any New York maiden, securely studying her Bible lesson, and no harm would have come to her from the Japanese officials who, with greedy, lecherous eyes, watched her as she went by, all faith and hope and maiden modesty. The soldiers that glared over her bare body are a part of the forces with which our own soldiers and engineers are affiliated today in northern Asia.

In March, 1919, while we were praying daily that the Paris Conference might lay firm foundations for peace, righteous-ness and freed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ecretly ordered its police in Korea to extirpate the Christian religion, which used to flourish there and also the modern Korean religion, a sort of Sermon-on-the-Mount affair, whose creed begins with the fantastic proposition,

Who waits on God,  
Will wield God's might.

No non-pagan eye but that of the Recording Angel has ever seen that decree.

You can infer, however, with scientific accuracy, from the acts of Japanese soldiers and police, the orders of their Government, more exactly than you can infer from the movement of a man's hand the action of his brain.

From those actions we know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d directed that the Korean people must be taught by terror that it pays to be a Buddhist, and that it does not pay to be a Christian or to follow the gentle Korean religion or to have dealings with American missionaries.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had held utterly aloof from politics, but Christianity embarrass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ecause it gave the Koreans an outlook from slavery, a window on the world. You cannot be in the house of even an intensely neutral and cautious American missionary without stumbling on incendiary books like "Uncle Tom's Cabin," or Milton, or John Bunyan.

Religious freedom in Korea is guaranteed by solemn treaties, but Tokio thinks it no longer necessary to wear any pretense about the sanctity of treaties or to make broad any phylacteries.

Tokio found its opportunity to get rid of these irksome religions in the Kore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March 1. Never was so calm a declaration. As a result of skillful secrecy and combination, without the foreknowledge of missionaries, priest, or police, all the people of Korea came forth on one day and peacefully declared themselves independent. Their sole object was to inform the Peace Conference of Paris that seventeen millions of Koreans desired to be free. (P. 22). In this outpouring of unarmed multitudes who shouted "Mansay!" (meaning "Hurrah!") there was a natural pre-eminence of people of schooling. As a great number of those who have some education belonged to the two doomed religions, this gave the pagan persecutors their chance.

The Government resolved to strike terror forever into these Korean Christians, so that never again would they lift their meek faces from under the lash and cry out to mankind. They were to be taught that it does not pay to be mixed in the remotest way with Christians or Americans.

Such of the declarants as were not shot down at once had gone peacefully home, to wait for Mr. Wilson's justice, now, they thought, thoroughly advised and aroused. To their homes went spies andgendarmes and police and dragged the Christians away to torment, shame and death.

In six weeks Korea was quiet with the stillness of death. Every Korean had learned that if he breathed a word about Americans or Mr. Wilson or freedom, he was to be classed with Christians and meet a Christian's doom.

The Christians were swept away like torn paper before a hurricane. We are told of 40,000 arrested and 6,000 killed in the Japanese fury.

Not till the graves give up their dead will the number be known exactly. Those figures are probably low. The people of Korea are one sixth of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doubtful whether even Japanese efficiency can strike utter terror into so great a population without killing at least one in every 2,000 and arresting six times as many. Some Japanese Torquemada may offer to deny these figures. I will not argue with a murderer as to the number of his victims unless he permits me at least to inspect the cellar where he hides their skeletons. Will you, Prime Minister Hara of Japan, invite an impartial commission to report, from sitted testimony, exact statistics as to how many women have been dishonored, how many maidens put to shame? And what can statistics tell us of the tortments of Christians slowly done to death in heathen jails? Have the Japanese kept record with aligometers and registered the sum total of their tortments?

When Torquemada ruled in Spain, what English Protestant could give statistics of his cruelties? When the Waldenses went to the stake and the rack, centuries had to pass before the ledgers of the Inquisition were open to the historian. I offer only a few examples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torture and massacre. You may infer the rest from the dumb terror that now binds all Korea and all Korean Christians.

In this persecution the resourceful Japanese use many different tortures for the body and, in addition, a torture for the mind that is a sadistic twentieth-century novelty in religious persecution.

"A Korean woman," writes a missionary, "would rather die

than expose her naked body in ways not conformable to local custom. But it seems to be the common delight of official depravity just now to humiliate our Christian women by stripping them and beating them while naked." (P. 104.)

Ingenuous Japanese! Some Korean Christian might dare for himself sword or fire or Damians' bed of steel; but let him think twice of his wife and daughters put to open shame. The ordinary slaveholder used to be inclined to encourage modesty among his helots as increasing their market value; but the Japanese, in the systematic degradation of his new slaves, finds a profit in breaking down the personal dignity of wives and daughters. No chief of police would have ventured of his own accord to adopt such a system of organized indecency. It was obviously thought out and directed by the controlling brain at Tokio.

A government that rests on torture is a government of devils, unfit for even our time. But this Japanese Government plans carefully the violation of sanctities that lie at the base of civilized society. I remember no other modern government that has deliberately schemed to degrade the unhappy women who are its subjects. There is an unparalleled handsomeness in minds that can thus systematically befoul the purity and modesty of young girls. We might make league and alliance with an inhuman brute and put him in a council to rule over us; but we have some pride in our manhood, some reverence for womanhood, and we will not enter into covenant with a sadist.

Of those that were arrested, be they 40,000 or 4,000, or more or fewer, how can we sleep at night when we remember that every pang they suffered earned pleasure, profit, or reward for their tormentors? Of those that died, be they 6,000 or 600, or more or fewer, how many died an easy death? Those that died quickly were the lucky ones.

Japanese methods are precise and thorough. Christianity in Japan was stamped out utterl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n, if one Christian was found in any house, from four houses to the right of that house and from four houses to the left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was taken, and died the death. Doubt not that in uprooting Korean Christianity today the Japanese use a similar perfection of method.

In the torture of this year, machinery, of course, was sometimes used. One man was squeezed in an upright press. Then a cord was tied firmly about one finger, and he was hoisted till his toes barely touched the floor. His two crimes were cheering in a procession and receiving a letter from a friend in America and withholding it (P. 45).

In his case the Japanese applied an unnecessarily spectacular torture, so as to put another stumbling-block in John Hay's open door by advertising to Koreans and Chinese that it is bad luck to receive letters from America.

The best modern tortures, however, need no cumbersome machinery. The grewsome complexities so fashionable in medieval Europe were meant to save people from torture by frightening them beforehand.

The Japanese held wounded men in prison two days without water. Think about that, quietly. They took out of our missionary hospitals men with gunshot wounds, and dragged them away to the horrors of the question (P. 44).

"Beating" is a weak word for a strong torment. Beating can easily be made the seventh hell of agony. With a club disconcertingly used, a Japanese can break the stoutest heart; he can in a few minutes drive the strongest to scream and beg for death. He can do the same thing with three feet of cord.

"Beating and torture," writes a missionary, "are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of Japanese police methods in Korea." "It is usual for the arrested man to be cuffed and kicked by several policemen" (P. 16).

I offer no schedule of cruelties, but I may tell the story of a dozen or more, and you then know the story of ten thousand.

1. The Story of the Pregnant Woman (P. 55). No machinery is needed to torture a pregnant woman. This woman had been a mission teacher, "very bright and intelligent." She was two months advanced in pregnancy. She had gone to the house of one Pyo to comfort the mother, who was distressed because her young daughter had been carried off by the Japanese police. "As she came out of the house several police and soldiers came into the yard. They knew she was the school-teacher and had been searching for her at the school. They told her to come with them. As she stood in front of the

police station, a policeman kicked her hard from behind, and she fell forward into the room. As she lay, stunned, on the floor, a policeman put his foot on her head. Then he raised her up and struck her many times over the head and face. He tore off her clothes, "meanwhile constantly kicking and striking her. He also beat her with a heavy stick and with a paddle. He tore off her underclothes and kicked her in the chest and beat her, accusing her of setting the minds of the Korean children against Japan, and said that he intended to beat her to death."

"She tried to cover her nakedness with the underclothes that had been stripped from her," but they were torn away from her. "She tried to sit down, but was forced to rise by constant kicking and beating with a stick. She tried to turn away from the many men in the room, but was constantly forced to turn again so as to face the men. She tried to protect herself with her hands and arms, and one man twisted her arms behind her back and held them there while the beating and kicking continued. All parts of her body were beaten. She became benumbed and was losing consciousness of pain. Her face swelled and her body became discolored."

2. The Story of the Widow Chung, an attendant of the Bible Institute (P. 54). She is thirty-one. She was taken into the office, and a policeman tore off her underclothes, and she protested. For this "they struck her in the face" till she was black and blue. She was beaten "systematically on the arms and legs with a paddle. The beating continued for some time. The police then stopped the beating and sat down to drink tea and eat Japanese cakes, meanwhile making fun of the woman sitting there naked. There were many men in the room." Nor was she the only woman there. The beaten mission-teacher woman was lying naked at the side of the room, while the tormentors rested and laughed and ate and drank.

3. The Story of the Naked Methodist Women (P. 50). Fifteen women, twelve of them Methodist and two of them Presbyterian, were held at the Pyengyang police station. One of them, a girl of twenty-one, tells the story: "They stripped all the women naked in the presence of many men. They found nothing against me except that I had been on the street and had shouted 'Mansey.' They beat me. My arms were pulled

light behind my back and tied. They struck me with the light end of their cigarettes. Some were stuck with hot irons. My offense was very little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made flags.

"Some were beaten until they were unconscious. One young woman was just at the time of her monthly sickness. She resisted having her clothes taken off. They tore off her clothing and beat her all the harder. After four days we were taken to the prison. Here we were packed in a room with men and women. One day an old man was beaten until he died. One of the Bible women was right next to him." She asked to be moved away from the corpse, but was denied. "They took our Bibles away and would not allow us to talk or pray." The jailers "blasphemed the name of Christ," and asked "if there was not a man by the name of Saul who was put in prison." They asked, most of all, as to what the foreigners had said, and were most vile and cruel to those who had been with the missionaries or who had taught in the mission schools. Some of the girls were so changed that they did not look like persons."

4. The Story of a Young Girl (P. 47). "Near the Dok Su Palace a Japanese policeman seized me from behind by my hair and I was thrown to the ground hard." "He kicked me several times." "At the entrance of the Chongno police office and kicked me and struck me with their swords and struck me in the face many times. I became almost unconscious. My hands and legs were bleeding.

"I was led into a room and here they dragged me on the floor. They struck me in the face. They struck me with their swords. They hung me to one corner of the room. On coming to my senses I found myself in a room packed with young men and women. I saw some of them handled so brutally it almost broke my heart to see them beaten."

After some time "we were examined by a police officer, one by one. I was made to kneel with my legs bound." Each question and answer was accompanied by "blows in the face." "I was ordered to expose my breasts." "They tied my fingers together and jerked them violently. This made me feel as if my fingers were being torn from my hand." She then tells

14

- 140 -

of her going to the cells. "As I made the first step down, my strength gave out and so I rolled down the whole length of the stairs. I was obliged to crawl into a room. The policeman in charge was very much amused to see me crawling into the room. He laughed loudly. Then I prayed and seemed to see Jesus and was much comforted from on high. I spent five days in all at the police station. Then I was sent to the West Gate Penitentiary.

"There I was stripped naked and was looked at by the men." 5. The Torturing of One Kim (P. 51). Kim, a young man of promise, a member of the Third City Church of Taiku, was heard by a friend in another cell "to cry out a number of times at the pain of the punishment inflicted on him in the jail." He was frequently beaten on the head with the key of the cell. After his release he suffered terrible pain in his head. "It seemed as if all one side of his head was gone." He died in ten days.

"The night he died he was protesting in his delirium that he was innocent and that his punishment was too severe. The doctor who attended him states that he died from blows on the head. The neck and the base of the skull were darkly discolored."

6. Chopping a Christian (P. 43). "A young man was peacefully going home" (he had, it is true, been shouting "Mansay") and was "walking along a small street" when a policeman from behind threw him down and "drew his sword and hacked at him." "His skull was cut through so that the brain showed. This was done by three sword cuts in the same place." The photograph showed ten sword-cuts. "During the next day his little cousin, a mission school girl," who was greatly attached to him "stood watch over his body."

7. The Elder's Wife (P. 34). On March 24 "soldiers looking for one of the elders" of a certain church, "took his wife, a bright looking woman of about thirty." "They stripped her of all her clothing and beat her without mercy" to make her tell where her husband was.

8. Official Advice to Christians. One missionary statement runs as follows:

"Wholesale arrest and beating of Christians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Christians.

15

- 141 -



"In some places the men and women of the village were called together. All those who admitted they were Christians were maltreated or arrested, and the others sent away. Wayfarers met by soldiers and gendarmes are asked whether they are Christians and beaten and abused on the admission of the fact." Korean Christians surviving "are given all sorts of announcements by local police and gendarmes. They are told that Christianity is to be exterminated; that all Christians are to be shot, that meetings are to be forbidde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police immediately began to arrest pastors, elders and other church officers."

A Japanese vice-governor (the real executive of his province) "in a public meeting advised people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Christianity. Police officials are urging the same thing everywhere" (P. 89).

"Presbyterians and Methodist organizations are both obnoxious to the government."

9. Scourged on the Cross (P. 67). Four young theological students who had taken no part in any demonstration "were found in the college dormitories by Japanese soldiers. Tied to a wooden cross they were given thirty-nine strokes with a paddle and told that, as Christ suffered on the cross, it was fitting that they should."

10. The Massacre at Cheamni (P. 74). The village of Cheamni lay only fifteen miles from the railroad by which all tourists used to travel on their way from New York to Peking and from Paris to Tokio. Japanese soldiers were sent there in motor-cars.

"The gendarmes and soldiers marching into this village, summoned the men of the village to attend a meeting in the church, where, they were told, certain orders would be read to them."

The Japanese gathered in this way about twelve Christian men and about twenty-five of the Korean religion. As soon as the men had "been gathered together, the soldiers opened fire upon them through the open windows, after having surrounded the building. To complete their work, the surviving women of the village told the men whom the bullets had not killed, while two women who had approached the building to

learn the fate of their husbands were bayoneted and their bodies thrown among those of the men. Then kerosene was poured upon the dead and the bodies and the church building consumed by fire."

A missionary who saw the place the next day makes these notes: "Heaps of smoking ashes. Groups of women, children, and old men sitting on the hillside watching the ruins in dumb despair. Corpses horribly burned lying just outside of a building, which we learned later had been the church. This body was photographed where it lay. I questioned 'a villager' but fear and shock had numbed him. He held his head in his hand and said that everything he had and all the results of years of hard work had gone."

The missionary said, "How is it you are alive?" and he answered, "I am not a Christian."

These Christians were Methodists. "These people had lost everything, even their seeds for the coming year." Another man said that "his house had not been set on fire because he was not a Christian."

The soldiers seem to have belonged to the 78th Regiment. The missionary says that at Cheamni "the odor of burnt flesh" about "the church was sickening."

One of the men who accompanied the British consul to this place says:

"Whenever we started to talk to the natives" the "police-men would saunter up and the Korean would freeze up." "The number of Christian men killed is twelve, whose names were secured, in addition to which two women who went to find out what was happening to their husbands were killed, one a woman over forty and the other nineteen. These may have been the bodies we saw outside the church."

Cheamni is a type of one class of burnings and massacres. In that one district fifteen towns were burned.

11. A Night Massacre (P. 80). A type of another kind of official burning is Soo Chon, where "the people were awakened by finding their houses on fire. As soon as they ran out they were struck with swords or bayonets or shot." A church and thirty houses were burned.

12. Another Type of Massacre (P. 33). Of massacres we find another type, exemplified in Maungsan, where fifty-six

men were summoned to the police station, locked in the police yard and shot down by the police from the top of the wall.

The Koreans had heard, as a voice from heaven, the inspiring declarations of our President. It was their plan to march, utterly unarmed, and cheer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ir native land and to submit to any cruelty. Their whole aim was to tell the outer world of their woes. The outer world finds it profitable to be deaf to their cry, and hurries to put its obsequious neck under the conqueror's foot, and begs him to accept thirty million new slaves and pass on to fresh conquests. Resolved to use no violence, the Koreans kept themselves under firm control to a surprising degree. That was the case even where two women were carried out from a police station and the crowd of five hundred, that had gathered to protest, burst into sobs at the horror of their condition. That was the station where the police officer explained that, although it was not necessary to strip men or old women, girls and young women had to be stripped naked in the search for seditious papers (P. 56).

13. The Story of a Brave Young Man (P. 16). One young man, seeing the girl that he was engaged to in the hands of the police, went to her rescue. How many of us would have had that daring? Between him and that helpless girl stood all the armie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What do you suppose was done to that young man in the dungeon where he lay when last heard of?

14. The Story of a Man's Mother (P. 34). "The mother of one of the wounded men told a policeman that if her son died she would take revenge." The policeman went to her house and again stabbed her son who was lying on the floor wounded.

15. Respect for Gray Hairs (P. 32). At Suna Ub an old man went to the gendarmerie station to protest against the atrocities. In the East reverence is paid to gray hairs, and old men can speak up where others fear to tread. "This man the gendarmes shot dead. His wife came in and, finding the body, sat down beside it weeping, as is the custom of Korea. She was told to keep still, and not doing so she also was killed."

The daughter who came to seek her aged parents was spared, being merely slashed with a sword.

This persecution throws light on the part which Japan will take 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Governor-General of Korea is close to the heads of the Japanese state and in the closest confidence of the court. What he says and what he does are in a high degree the voice and act of Tokio.

The great Ito was resident in Korea. The powerful Teranuchi was Governor-General before he became prime minister, preceding Hara, now prime minister. Hasegawa succeeded Teranuchi as Governor-General.

We may expect Hasegawa in a short time to rule over us as Japan's representative in the Council of the Big Five.

This Governor-General made a proclamation reminding the Koreans, with a view to letting them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no hope from any quarter, that Japan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factors 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He exhorted Korea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reat work of humanity and righteousness" of Japan "as one of the leading powers of the world" (P. 109).

Lover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which this Governor-General describes so accurately, will be pleased to know what is done in this Governor-General's house. Pak Tun Nak, aged twenty-five, met with all the other people of this village at the end of March and without violence. They paraded the village calling "Mansay." Gendarmes told them to go home. This they did, and that day there was no trouble. Five days later gendarmes went from house to house arresting people. Pak Tun Nak and many others were taken to the Governor-General's and flogged. He received thirty strokes at 12 o'clock and thirty at 2 o'clock. He was taken to the military hospital (P. 41).

A government school-girl says: "On March 1, at two, we went to the French Consulate and the American Consulate and shouted 'Mansay.' We pressed forward to the Governor-General's, and there the Kotang Koan (high official) came out with his sword, beating all in his way. He struck me with his sword on the back, making a wound three inches long."

The force of the blow threw me down, after which he stamped on my head with his foot" (P. 82).

Poor little lamb! Shouting her cry for freedom before France and England and before the august Governor-General who stands for the migh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A peculiar gravity attends the Korean terrorizing. It has a two-fold object. It is to terrify the Koreans into silence; it is also to terrify Japan's new Chinese subjects into silence. When Japan moves in China, she wishes to hear no protests and to be bothered with no Christians. The prudent Chinese study the reports on Korea and will hasten to avoid being mixed up in any way with Christians and Americans. The prestige of Christianity and of America is gone and Hara is content. One would suppose that at the first offense the nearest missionary could go to the polished governor-general and through him and the polished Viscount Uchida cable all the facts to New York and Paris. Nobody dares to mail even sealed letters from Korea about these crimes.

Japan controlled the mails and telegraphs. America, therefore, could hear nothing of these atrocities. America meekly waits for such news from Asia as Japan thinks wholesome for her weak mind. The Peace Conference was sitting, and we in our homes were invoking divine light and guidance for its counsels.

The facts about Korea were essential to aid our President in deciding whether he should award the thirty million of Shan-tung to the cruel task-masters that hold the whip over the seventeen millions of Korea. If we had made any promise, it would be void because of the concealment of these material facts about the policy and conduct of the men to whom we awarded Shan-tung.

A missionary came to New York, a messenger, as if we were back in the days of Erasmus. Messengers, with documents hidden about their clothes, made their way out of Korea. In a famous painting, "The Missionary's Story," a shabby priest tries to tell an absent-minded cardinal what the pagan wolves have done to the lambs of his flock. I fear that some of the officers of the great mission boards were alarmed when they heard this Korean missionary's story lest the American people might hear what should fire the coldest heart. Who,

with the smell of burning Christian flesh in his nostrils, could vote for Governor-General Hasegawa and his League of Nations?

The Commission on Relations with the Orient which operates as a brake on the mission boards has consistently followed the policy, in which it has been skillfully seconded by the press, of keeping everything quiet and keeping everybody cool.

There are indications that some of the hierarchy of our Protestant churches have been misled by Japanese diplomats into believing that everything should be hushed up that may diminish the popular demand for a League of Nations and for a permanent alliance between our Government and that of Japan.

On April 16, 1919, the mission boards called a meeting of that commission of the sesquipedalian name.

To two of such meetings "Important Japanese were invited. "Urgent and full cablegrams" were promptly sent to Japan, by some of these "Japanese friends."

The commission sought by these "quiet and friendly methods" to exert influence. "It deemed it only fair and just to take up the matter first with the Japanese," "before giving to the daily press the rapidly accumulating matter from Korea." Under pressure from anxious inquiring Christians, that commission scrambled together such papers as they could no longer withhold, and printed them in the little brown pamphlet of 125 pages referred to in the preface, entitled "The Korean Situation."

That pamphlet begins by saying that "many exaggerations have been circulated." It says that "there is good ground for belief that even before the uprising"—"uprising" is a strange word to describe the Korean's peaceful protest—"the present cabinet" "was earnestly grapp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Korea" and that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Premier Hara and his colleagues will exert their fullest power to rectify the wrongs and inaugurate a new era in Korea."

The facts set forth here have been dug out of that pamphlet. You may rest assured, then, that these notes contain none of the "exaggerations" deplored by the Rev. Dr. Gulick.

How much effort has been made by the press and the commission to awaken and inform the public you may infer from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hat you yourself had in regard to the Korean atrocities before reading these notes.

Viscount Uchida will smile and say, "You ask Americans to be more royalist than the king, to be more zealous against pagan cruelty than the mission boards." Let me remind you that there was once a mission board in London that derived revenue from the African slave-trade.

Caesar's image and superscription go a long way with a mission board, but when I hear of Christian maidens dishonored, Christian men with their finger-nails torn up by torturers, Christian women tormented to make them betray their husbands, I need no cautious clergyman or prudent prelate to tell me what to think or what to say.

The mission boards are made up of earnest, honest, able, learned men, devoted to spreading the gospel. In every board are ardent servants of God who plead with the board to make no bargain with such Japanese officials as are even now forcing morphine on Shan-tung and always there is some unpractical zealot, like John Brown of Ossawatimie, who feels on his own back every lash that tears the flesh of a Christian slave. But boards of directors bank and cool all apostolic fires. Six mission boards, acting through a commission, operate as a freezing mixture on righteous indignation. After ragged martyrs have told their tale, the chilly voice of Mr. Worldly Wiseman is heard, advising piancy and the conciliation of the powers of darkness.

On April 20 a cablegram was sent to Viscount Uchida,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We can infer from the answer that it was "cordial and friendly" and that the commission declared itself "moderate." The commission seems pleased with the answer they received. In that Hara,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obsequious attitude of the commission, coldly threatens that any publicity, any excitement, any denunciation in the press, will "seriously interfere" with his "reforms." In other words, more torture, more massacre, unless you are silent under the whip. What Premier Hara means is: not one word from you Americans until we have carried our point at Paris and secured a free hand in China. When we Japanese have

stamped out Korean Christianity we may, later, grant you some "reforms."

The Premier Hara who said, in answer to the mission boards, that he was laboring on reforms is the same Hara who, on August 27, 1919, said: "Japan has no ambitious designs against China. The Ministry is urgently advocating closer friendly relations. The day will arrive when China will come to comprehend the sincerity of Japan."

Korea and, I hope, some Americans, already understand the sincerity of Japan.

On April 20 the "cordial and friendly" telegram was sent to Viscount Uchida, which elicited the information that "Premier Hara is now in the midst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reforms" and his threat.

The Americans and the American press were humble and silent. Let me describe some of the activities of a liberal Japanese premier "in the midst of" plans for "reform."

On April 19, 1919, Mowry, American missionary, innocent of any knowledge of the agitation, was sentenced to six months at hard labor.

On April 24 a missionary writes, "Since the coming in of fresh troops and the inauguration of 'more severe' methods of repression as announced by the government, increasing numbers of reports come in regarding the violation of women by the soldiers." "The absence of this form of violence in the past" and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such reports coincident with the new order"—these things fit together. "The reports . . . come from trustworthy sources. Complaint made to the police in regard to this has been met by beating" (P. 85, 101).

On April 26 a missionary writes: "The Kwak San church burned yesterday morning. Atrocious tortures of prisoners in Tyung Ja."

On April 30 a missionary writes that Christian refugees "have no bedding, no clothes. The church at—better not give its name—was burned the other night."

Under date of May 25, thirty-five days after the "friendly and cordial" message, you will find a tragic report about nine Christian boys who were "beaten." Perhaps, besides being Christians, they had complained to the police about rapes.



Let their case tell you what it means to be beaten, and I need not give more examples of Premier Hara's "reforms."

"Eleven Kangkai boys came here from ———. All the eleven were beaten ninety stripes—thirty each day for three days, May 16, 17 and 18, and let out May 18. Nine came here May 22, and two more May 24.

"Tak Chank Kuk died about noon, May 23.

"Kim Myungsh died this evening.

"Kim Hyungsen is very sick.

"Kim Chungsun and Song Taksam are able to walk but are badly broken.

"Kim Oosik seemed very doubtful but afterward improved.

"Kim Syungsh reached here about an hour before his brother died. The first six who came into the hospital were in a dreadful fix, four days after beating. No dressing or anything had been done for them. Dr. Sharrocks just told me that he feels doubtful about some of the others since Myungsh died. It is gangrene. One of these boys is a Chun Kyoin, and another is not a Christian, but the rest are all Christians.

"Mr. Lampe has photographs. The stripes were laid on to the buttocks and the flesh pounded into a pulp" (P. 125).

"Ninety strokes of the bamboo ball, thirty each on three successive days is a frequent penalty."

Observe that after twenty-four hours the torn victim is given over again to the tormentors, and the ball falls exactly on the gaping wounds of yesterday. Now hear what the servants of hell were doing eighty days after our "cordial" telegram:

"Seoul, July 9, 1919. Yesterday we admitted—beaten cases, fifteen. Dr. Ludlow has been treating cases which have come to us ever since early in March, but these fifteen students came straight from the West Gate Prison in Seoul, having received their last 30 blows in the morning. They expect 20 or 40 more either with bamboo rods or rawhide and the blows are usually delivered on the buttocks.

"We have had cases, however, where the blows extend from the shoulders to the buttocks.

"In some cases, the men who do the beating are relieved after each tenth stroke."

I have nothing to say about Korean independence. I wish that in 1917 our President had asked the great powers, then in a frame of mind suited for virtuous resolves, to stipulate that China and Korea should be given such treatment as the American conscience can approve.

I wish our Secretary of State, when the first messenger arrived from Korea, had conveyed to Japan in diplomatic language a statement of views and policy like this:

"I hear that you are stamping out Christianity. That is old stuff, and will not go. America maintains that American missionaries can go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preach their various gospels and set up hospitals and churches and make converts. No man anywhere in the world can interfere with them or their converts. You may threaten that my words will cause fresh sufferings to Korean Christians. Such threats also are old stuff. I require you to admit instantly to Korea commissioners to take account of facts and see that no such threats are carried out.

"You may retort that we have mobs and lynchings in America. That is true, but not in point.

"America is not in form a Christian nation, but to a great extent she is a nation of Christians. Many of these Christians are anxious not to be detected and exposed as hypocrites. If you show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carrying on in any respect a pagan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and Christianity, I shall instantly call on the governments of England and France to join with me in checking you, and shall ask them at once to lay aside all their crooked bargains with you. If they decline, I shall report your refusal and their refusals to my people, and they will be guided in their dealings with other powers by the light that these refusals throw on governments that misrepresent their people."

It is your turn next, America. Japan is moving toward you by way of Korea and Shan-tung. With northern China enslaved and assimilated, Japan, with her speed and cunning, can smile at your measureless resources. When she chooses to move against you, some injudicious economizer will have disarmed you.

No nation can go unarmed while old Pagan gnashes his teeth, particularly when he sits in a high seat of the high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When she chooses to move against you she will contrive to embroil you in some new European quarrel, and you will have to face Japan and some European power at once. Japan has a right to expect that at the critical moment our rulers will show themselves not infallible.

We can never make a greater blunder than alliance with Japan. We can never make a greater blunder than surrendering China to Japan. We have only one course to follow: cut loose at once from the League of Nations. Demand the withdrawal of America, France, Japan and England from all illegitimate interference in China. Ask the Japanese to step out of China and confine himself to eastern Siberia.

John Milton lifted up his voice and cried, "Avenge, Oh Lord, thy slaughtered saints!" The Lord has not avenged them to this day, and the Japanese know it. Milton and Hampden, lovers of God and liberty and honor, could waste their time on such invocations.

Listen to our modern form of prayer: "Lord God of Sabaoth, before whom lie thy slaughtered saints, Thou dost hear the long agony of tortured Christian women. Grant that there may be on earth the minimum of publicity, and no excitement, and that we may continue in our moderate attitude, and that we may still receive the congratulations of Viscount Uchida on our cordial and friendly spirit.

"Thou knowest, Oh, Lord, that those inquisitors who are paid by Prime Minister Hara commit their deeds of cruelty against his wishes and in violation of his commands.

"Thou knowest, Oh, Lord, that any public criticism will seriously interfere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forms with which Prime Minister Hara has been for some time past most deeply concerned.

"Thou knowest, Oh, Lord, and Prime Minister Hara knows, that during the several months in which he has been most deeply concerned in regar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reforms in Korea, bodies of military have been taking more severe measures against Korean Christians which cannot be described in Church, and that the machinery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Korea has been directed to the suppression of all practice

and teaching of Christian religion; but Thou knowest how unfaithful human servants are and with what helpless sorrow Prime Minister Hara has observed this disobedience of his orders.

"We pray thee to open the ears of our people, so that they may aid the Christian powers in extending to China the dominion of Japan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

"There now rises to heaven, as the incense of sacrifice, the smell of the burnt flesh of Korean Christians.

"Hasten, therefore, Oh, Lord, the day on which we shall jo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make firm alliance with the emperor and the various priesthoods, Buddhist and Shinto, of Japan; and above all, hasten the day on which the Japanese may enter into undisturbed possession of their promised land, Shan-tung, so that the smell of the burning flesh of Chinese Christians may float as incense to thy throne. Amen."

John Bunyan, in the "Pilgrim's Progress," wrote a prophetic description of a Japanese police court and of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Christians in Korea.

"Then were these poor men brought before their examiners again and there charged as being guilty of the late hubbub. So they beat them pitifully and hanged irons upon them for an example and a terror to others, lest any should further speak in their behalf or join themselves unto them. They were brought before their enemies and arraigned. Their indictment was . . . that they were disturbers . . . that they had made commotions and divisions and had won a party to their own most dangerous opinions in contempt of the law of the Prince.

"Then Faithful began to answer: . . . As for disturbance, I make none, being myself a man of peace. The parties that were won to us were won by beholding our truth and innocence, and they are only turned from the worse to the better."

Testimony was given against Faithful.

In the course of his defence, Faithful said: "The Prince of this town, and all the rabblement of his attendants are more fit for being in hell than in this town and country, and so the Lord have mercy upon me. . . ."

Judgment was given against Faithful.

"Then they scourged him, then they buffeted him, then they lanced his flesh with knives and . . . pricked him with their swords . . . Thus came Faithful to his end."

"At the end of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says Bunyan, "lay blood, bones, ashes and mangled bodies of men . . . I espied a little before me a cave where the giant Pagan dwelt in olden time, by whose power and tyranny the men whose bones, blood and ashes lay there, were cruelly put to death . . . I have learned since that Pagan has been dead many a day."

John Bunyan wrote 244 years ago. He thought, in his innocence, that pagan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ity was at an end. I can imagine Uchida and Hara and Hasegawa smiling at this in the library of the Noblemen's Club.

"Old Pagan is dead, is he?" says Hasegawa. "We'll show them whether old Pagan is dead or no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vites us to enter into a permanent league in the face of George Washington's advice. In that league the fiercest, most ambitious, and most formidable of its controlling members will be a heathen nation, drunk with ambition.

The world was backward enough in 1675, but even then we thought we were beyond pagan persecution. Now the pagans begin again, and we are their obedient acolytes and the millars of their torture-chambers, and we hurry to give them fresh victims.

I have no prejudice against paganism. I love many pagan temples. Some of the religions of Japan are better than some of the religions that I see about me here. But let us use no tact with torturers. Let us hear of no policy of "cordiality and friendship" with any man in Asia that crucifies a Christian.

The pains and horrors of this persecution came to us here through secret messengers. The telegraph and the wireless were closed by our own associates against the sending of these messages; and then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sends us word that we must not protest or publish. Yes, they threaten us. They say: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been planning reforms, but if you do not shut your mouths we will stop the reforms." And this is the government that is to be one of the Big Five, who in the league are to dominate our own sublime free nation.

POSTSCRIPT

The Catholic missionary journal, "The Field Afar," of February, 1919, gave warning of the gathering storm of persecution in a letter written by Father Price, a year ago, thus:

"Cathedral, Seoul, Korea

Oct. 27th, 1918.

"The blight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on everything in Japan and Korea. There is great fear among the Koreans in regard to becoming Christians: it is said that those who announce their intention of doing so are put under surveillance by the Japanese police and visited every week and are obliged to submit to suspicious interrogatories. As a consequence the number of conversions around Seoul has fallen off 50 per cent.

"The restrictions in regard to the schools are of so severe a character that in Japan the missionaries see little hope for the future. The Government thinks its salvation depends on having the Japanese taught that the Emperor is divine, that all must be subordinated to the State, and it looks with ill-will upon any other teaching."

FOOT-NOTE—December 1, 1919.

Americans have said "Do you ask us, then, to send soldiers to Asia?" No; Asia will send soldiers here. All I ask is that you refuse to make any alliance with this Japanese Government. George V., Defender of the Faith, is making a new alliance with these persecutors; but growing empires have to tread paths of dishonor that offer no temptations to our republic. I ask you to remember also, these things: Within a week, Japanese officials have tortured and done to death Chinese patriots in Foochow. Japan is as much an intruder in Foochow as she would be in San Diego. Japan is undoubtedly developing secretly, in Hokkaido, the use of deadly gases and flying machines. She aims at the control of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of the air above the Pacific. At the right moment, she will strike without warning, a stunning blow; perhaps in Hawaii, Panama, San Francisco or Seattle. The connivance of Europe will be easily bought; and we, who cannot control even our own coal and sugar, may submit to a disastrous peace.

94510 478

6  
1/2  
20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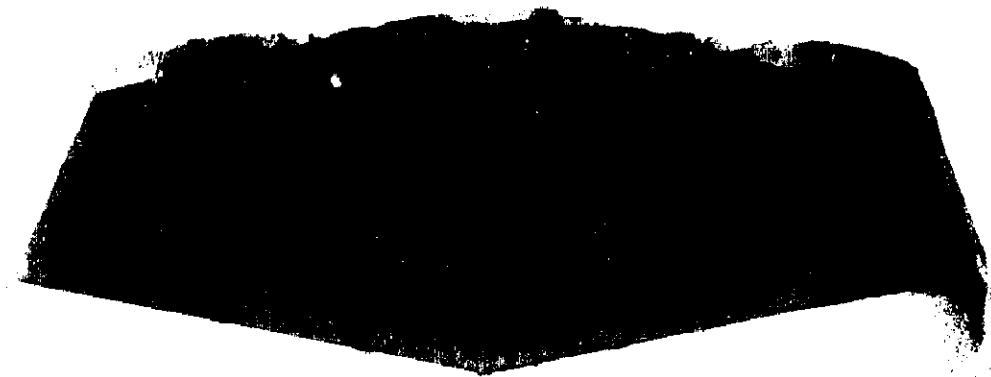


115  
S. 7. 7. 7. 7. 7.

第百五十五号

大正十一年一月四日東京キネマ倶楽部  
寄附金行代ノ事情云々





Ⓕ

東京市小石川區  
原町百廿六番地  
阪谷芳郎

1911年11月11日

11

Karasaki, Koishikawa,  
Tokio, Japan.  
Jan. 4. 1928.

Dr Sydney Gulick.

Dear Sir:-

~~After day some~~  
~~one~~ told me you are coming to Japan again this time staying long ~~time~~ <sup>or</sup> here. I was very glad to hear that, and very much wish that may be realized soon. There is a good deal to be done for the cause of the world peace which can only be secured by the frank and undisguised understanding & co-operation between three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 Japan.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is great humanitarian aim, you will have a good deal to do here in this country.

I received <sup>a few weeks ago</sup> your kind letter about the cruel treatment of undesirable Koreans and other bandits in Manchuria by the Japanese expeditionary troops. I think there are much misrepresenta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among foreign <sup>missionaries</sup> resident there in describing the facts. The unfortunate events of March 1909 in Korea of which you took so much pains in making the facts as clear as they are, are still <sup>fresh</sup>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of Japan especially among the civil as well as military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 Also the places <sup>where</sup> ~~the~~ <sup>this time</sup> the events occurred are not the Japanese territory. So from the beginning the government was very careful to avoid any future complaints from outside. Indeed the expedition itself



3/ was decided to be executed only after long, patient<sup>t</sup> and deliberate consideration. There are large numbers of Korean fugitives who have dangerous intention to ~~reverse~~ nullify the annexation treaty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and recove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atter. They <sup>frequently</sup> crossed the frontier line between China & Japan whenever occasion arises, and ~~have~~ made raids in the Japanese territory, killing Japanese policemen, burning houses, attacking <sup>and</sup> Korean people who are faithful to the government, and robbing money from them. They openly established headquarters & barracks, drilled soldiers called together Manchurian bandits ~~and~~ and even Russian <sup>bandits</sup> ~~bandits~~ to their assista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utterly powerless and could do nothing to restrain them, & its regular soldiers were so corrupt even to share booty with these Korean outlaws. At last they attacked ~~in~~ a Japanese Consulate in

Manchuria, burnt houses and killed <sup>4</sup> and wounded several of Japanese police men as well as civilians. This provoked the patience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 the result was the recent expedition having the object of sweeping out these outrageous Koreans, bandits, & bolsheviks from those parts of Manchuria bordering the frontier of the Japanese territory. The full account of the expedition was made public by the government giving minute <sup>statements</sup> of damages done to lives and properties, <sup>nothing</sup> concealing <sup>nothing</sup>. This time the attitude of our government is very firm marking statement very boldly, because it believes there is no secrecy which it fears to be disclosed. When complaints from some missionaries in Manchuria arrived Tokio, the government sent out a special mission to <sup>investigate</sup> ~~inquire~~ the

6)

(47) The places where the events occurred being the Chinese territory, and order and law being very imperfectly maintained or to say the truth there being no police control over the outlaws, Koreans and bandits,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for the expeditionary troops to distinguish ~~white and red~~ white and black and white.

(5)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e must admit there are a great deal of truths in what are complained by the missionaries resident in Manchuria. But looking from the stand point of necessity of maintaining <sup>peace & for</sup> ~~the~~ order, the action of the expeditionary troops must be judged <sup>with</sup> more generously. <sup>criticism</sup>

(6) On the whole the case <sup>in Manchester</sup> must be  
looked with <sup>n</sup> different view than  
in the case of March 19<sup>th</sup> 19<sup>th</sup> in Korea.  
The same thing occurred in Italy,  
Ireland, Punjab, Cairo, and several

other places, and in each case the military men <sup>in</sup> ~~assist~~ their action is justified for the speedy recovery & future maintenance of peace & order.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he  
Happy New Year.

I remain  
most sincerely yours

J. Saratani

十年三月廿二日付  
ナニリウツク、  
来アリ余一ヶ居此三ノ通ヲ去取  
り要ヌモ有カナル人々ニ送ラレ  
シ。 ナニリウツク、来アリ別

結成  
(おと)

5

about  
the actual facts, and invited the news  
writers both Japanese & foreign to accom-  
pany it, so as to secure most im-  
partial judgement. It seems to  
~~me if we make more minute analysis~~  
~~of the~~ The general opinion seems  
to be this :-

(1) It is clear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no intention whatever to persecute  
Christians. The expedition had nothing  
to do with religious <sup>side</sup> question from the  
<sup>beginning to the end</sup>

(2) The government <sup>wanted</sup> <sup>once for all</sup> wished to root out  
the evils so as not to repeat again  
and again the despatch of troops. This  
naturally led the action of the ex-  
peditionary Army to the point beyond  
the <sup>immediate</sup> ~~actual~~ necessity at present.

(3) It must be counted that the <sup>psychological</sup>  
state of mind of the expeditionary  
troops was <sup>no less</sup> ~~little~~ heated by the idea  
of reprisals.

謹啓

時下嚴寒、候閣下、幸、御清榮。致

奉賀候

備、朝鮮、御蔭を以、形勢、幸、安定致

居、矣、間、御休神被下度別紙最近、状

態、概要、摘記致、置、為、申、渡、被下度

幸、御

今後朝鮮問題、鮮肉、幸、寧、同、地、及、在、外

鮮人、取締保護、如何、繁、多、と、多、く、を、感、ず、

次第、有、之、何、年、比、方、向、益、御、高、配、程

朝、上、候、  
外、教、具

一月二十三日  
赤、池、流

阪谷芳、郎、閣下



三  
平  
安

目次

一、治安狀態

二、最近注意スル現象及顯著ナル事項

三、在外鮮人、歸服

四、滿洲經營

# 第一治安狀態

一、人民獨立ノ不能ヲ知リ獨立運動ニ飽キ不逞輩ノ煽動ニ乗ラス

一、不逞輩今ヤ獨立運動ヲ以テ賣名又ハ糊口ノ料ニ供スル能ハス

一、不逞輩自己ノ實力世界ノ同情及帝國ノ地位ニ就キ覺醒セリ

一、不逞ノ企テ為サムトスル者ト雖目下唱首トナルノ氣力ナク又人民ノ信用ナシ

一、宣教師反省シテ正ニ復セリ鮮人モ亦宣教師ヲ過信セサルニ至レリ

一、警察網ノ充實ト共ニ不逞輩發覺逮捕ヲ恐レ保身ノ為屏息セリ

一、總督府ノ威令全鮮ニ遍ク經綸施設著々緒ニ就キ  
一般ニ安堵伸眉セリ特ニ總督政治ヲ攻撃スルノ  
辞柄ナシ

一、太平洋會議ニ於ケル帝國ノ優勢ハ深甚ノ印象ヲ  
鮮人ニ與ヘタリ

故ニ帝國ノ國際上ノ地位ニ變動ナキ限リ又内地ニ  
於ケル極端ナル紛糾ナキ以上ハ朝鮮ハ平穩ナリ但  
警戒ヲ弛スル能ハサルハ勿論ナリ

## 第二、最近注意スヘキ現象及顯著ナル事項

一、鮮人ハ老壯青年ヲ問ハス等シク當局者ニ接近セ  
ムコトヲ欲ス

一、獵官熱頗ル勃興シ來レリ

一、不逞者ハ獨立運動ニ失敗セル為賣名又ハ糊口ノ  
為適當ノ名目ヲ求メテ運動セムトス但多クハ未  
タ成案ナク思案煩悶シツツアリ

一、參政權及自治ヲ叫ブ聲漸ク高シ

一、教育ノ普及産業振興及實力養成ノ主張ハ依然タ  
ルモ前ノ如ク狂熱的ナラス

一、空疎ナル獨立運動文化運動ヨリ生活經濟ノ實際  
問題ヲ論議スルノ傾向アリ

一、細民保護細民融資ノ旗幟ノ下ニ運動ヲ起スモノ

アリ

一、小作料輕減ヲ標榜シテ社會運動ヲ起サムトスル  
モノアリ

一、物價騰貴不景氣ハ内地ニ於テ一般的ニ資本家政  
擊共產氣分ヲ唆リ鮮内ノ無産階級ハ之ニ和シ實  
際以上ニ生活ノ壓迫ヲ叫ビ殊ニ西比利亞飢饉滿  
洲ノ凶作ハ一層生活問題ニ深刻味ヲ加フルノ虞  
アリ

一、露國過激派ハ極力共產主義ヲ宣傳スルヲ以テ内  
地ヨリ主トシテ京城ニ入り漸次南鮮及全鮮ニ傳  
播セムトスルノ虞アリ

一、内地留學生及在外不逞者ハ過激的、破壞的、厭世的  
思想ヲ鮮内ニ移入セムトスル虞アリ

一、官職地位ヲ得サル者若學生及在外鮮人ハ不平又  
ハ境遇ノ為共產運動ヲ為サムトスルノ傾向アリ

一、獨立運動ノ失敗ニ憤激シ拳銃爆彈ヲ以テ光暴ノ  
所為ヲ企テムトス就中在外鮮人ニ此ノ計畫アリ

一、不健全ナル宗教一例ハ太乙教ノ如キノ發生ヲ促スノ風  
アリ又野心家ハ名ヲ宗教ニ藉リテ多衆ヲ聚集セ  
ムトスルノ企アリ

一、天道教ハ現状維持ニ汲々トシテ活動力ニ乏シク  
基督教宣教師ハ著シク尊敬ヲ失シ獨太乙教愚民  
貧民ノ間ニ勢力アリ

一、滿洲西比利亞ノ經營益一般人民ノ注意ヲ惹クニ  
至レリ



### 第三、在外鮮人ノ歸服

- 一、時局ノ推移スルニ從ヒ鮮外ニ於ケル不逞者ト普通民トノ區別次第ニ判明シ來レリ
- 一、鮮外ニアル普通民ニハ總督ノ新政ヲ知ラレノ益其ノ信賴心ヲ嵩ムルト同時ニ不逞者ニモ新政ノ趣旨ヲ宣傳スルノ必要アリ
- 一、在外不逞者ハ獨立運動ノ不成功ニ落膽シ自己ノ勢望ノ失墜セルニ煩悶シ金錢ノ窮迫ニ困窮シ更ニ將來ノ運命ヲ悲觀シツツアリ

- 一、從テ或者ハ到底事ノ不能ナルヲ知リテ歸順セムト欲スル者アリ或者ハ飽迄反抗セムトスルモノアリ

- 一、歸順セムト欲スルモ或ハ其ノ諒解ヲ求ムルニ苦ムモノアリ或ハ名聲ヲ毀損シ又ハ將來ノ生活ヲ懸念シテ躊躇煩悶スル者アリ

- 一、在外不逞者ヲ放任シ其ノ窮境ヲ救ハサルトキハ彼等ハ絶望ノ極益帝國ニ妨害ヲ加ヘ又ハ共產黨ニ趨ルノ虞アリ

- 一、在外不逞者ノ措置ハ朝鮮ノ治安ノ問題ヨリハ寧ロ帝國全體ノ問題トシテ政究スヘキモノナリ
- 一、朝鮮人支那人露西亞人ハ排日又ハ破壞的共產的運動ニハ往々合同一致スルモノナリ

#### 第四、滿洲經營

一、南滿洲ハ滿鐵ヲ中心トシ大連ヲ根據地トシ主トシテ日本人ノ活動經營ニカカリ鮮人ノ問題ハ極メテ少シ故ニ南滿ニ在リテハ北滿及西北利亞鮮人ノ北京及支那本部ニ交通往來スル連絡ニ関シテ注意スレハ即チ足レリ

一、北滿及西北間島ハ鮮人ノ最多ク居住スル處ニシテ不逞運動其ノ他各種ノ問題アリ在滿鮮人問題

ノ核心ハ茲ニ在リ

一、安奉線及滿洲本線ノ沿道鮮人ト鴨綠江對岸ノ鮮人ト奧地ノ鮮人ト延琿地方ノ鮮人トハ地方ノ事情ノ異ナルカ如ク其ノ思想モ大差アリ

一、總テ鐵道沿線ニハ我威令行ハレ鮮人ノ保護取締モ相當ニ行ハレ金融其ノ他帝國ノ恩惠ニ負フ廣大ナルヲ以テ彼等ハ好惡如何ニ係ラス帝國官憲ニ信賴シ又之ヲ利用セムトスルノ風アリ將來若シ吉會鐵道敷設セラレ又東支鐵道ノ實權ヲ掌握スルヲ得ハ滿洲ニ於ケル帝國ノ發展ハ勿論鮮人ノ問題ハ良好ニ解決サルヲ得ヘシ

一、鐵道沿線ニ在住スル鮮人ノ多クハ商賈又ハ仲買周旋業者ナリ多少ノ智識アリ事理ヲ解スルモ往

々不正ノ行為不逞運動ヲ為ス彼等ハ帝國ノ勢威  
官憲ノ態度ニ依リテ巧妙ニ其ノ向背ヲ變更スル  
ヲ常トス奧地ニ在ルモノハ緇作又ハ罌粟栽培ヲ  
業トシ概ネ無學蒙昧ナリ故ニ屢欺瞞セラレ且常  
道ヲ誤ルコトアリト雖沿線地方ノ鮮人ノ如ク慧  
黠ナラス

一、鴨綠江對岸ハ我警官ノ數十百度ノ進出偵察ノ結  
果大ニ我威力ニ靡セラレ其ノ態度其ノ思想ニ大  
變化ヲ來セリ恰モ延琿地方ノ鮮人カ先年軍隊遭  
撃ト警官充實トノ結果我勢力ニ服從セルト同様  
ナリ但此等接壤地方ノ者ハ概ネ對岸ノ平安威鏡  
西道ヨリ移住セルモノナルト且替入ニ便利ナル  
ヲ以テ不逞鮮人ハ往々此ノ附近ニ根據ヲ構ヘテ

隙ヲ窺ヒ鮮内地ト連絡ヲ保テテ行動ムト欲ス  
故ニ我警備ニ多少ノ懈怠弛緩アレハ彼等ハ忽チ  
潛入シテ治安ヲ擾スル虞アリ

一、大正九年以來所謂武力侵入國境擾亂ノ行ハレタ  
ルハ面識緣故者鮮内外ニ於テ互ニ策應シテ行動  
セルカ為ナリ故ニ彼等ノ鄉貫族籍宗教交友等ノ  
連絡關係ニ深甚ノ注意ヲ拂フテ警戒ヲ加ヘタル  
結果國境大ニ安定セリ然レトモ人事ノ關係親密  
ナル為時ニ隙ヲ窺フテ出沒スル匪徒ヲ全ク根絶  
スルコト能ハサルヲ遺憾トス但此ノ種ノ行動ハ  
勿論大體ノ治安ニ影響スルコトナレ

一、時局以來柳東說、李東輝、趙孟善、黃丙吉、徐一孟、諸浩  
李雄海等大小頭目ノ武力ハ大ニ世上ニ喧傳セ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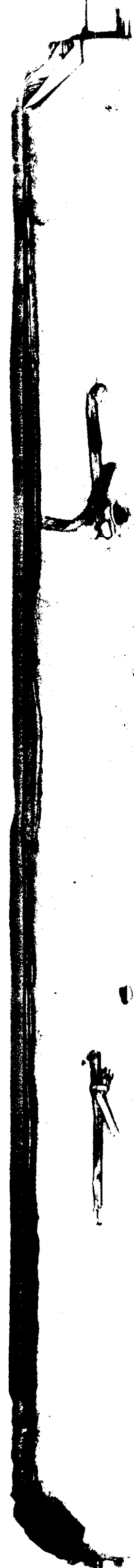
朝鮮内ノ人民ヲ脅シタルコト少ナカラサリレモ  
格別大舉侵入ヲ見サリキ彼等ハ多少ノ部下ヲ有  
スレトモ精兵ニアラス又大兵ヲ集團セシムルニ  
ハ彼等ニ實力ナク土地ニ糧食ナレ加フルニ各頭  
目相和セステ統帥ヲ缺ク故ニ大々的武力侵入  
ヲ見サリレハ彼等之ヲ為ササリレニアラス為ス  
能ハサリレナリ今日彼等ノ武力ノ如キハ問題ト  
為スニ足ラス但シ窮乏ノ極絶望ノ餘拳銃爆彈ヲ  
以テ暗殺脅迫ヲ試ムルモアルハ勿論ナリトス  
一、在滿鮮人ノ武力ノ貧弱ナル實相ハ畧世間ニ周知  
セラレタリ又朝鮮獨立ノ不能ナルハ沿線ノ鮮人  
先ツ之ヲ察シ奧地ニアル蒙昧ノ徒モ漸ク之ヲ解  
セリ從テ自ラ好テ不逞團ニ資金ヲ提供スルモノ

少シ寧ロ彼等ノ脅迫ヲ憎ミ彼等ニ對スル官憲ノ  
取締ヲ希望レ或ハ進テ自衛團ヲ組織スルモノア  
リ要スルニ在滿鮮人ノ多數ハ獨立ノ空想ヨリ醒  
メテ實生活ノ安全ヲ欲スルニ至レリ  
一、在滿鮮人ノ大多數ハ農民ナリ小作人ナリ彼等ハ  
地主ノ強慾ニ苦ミ官憲ノ誅求ニ疲レ馬賊ノ掠奪  
ニ惱ミ不逞者ノ脅迫ニ慄レ僅ニ一日ノ生ヲ偷ム  
而レテ二年ノ凶荒ハ益彼等ヲ飢ヘレノ真ニ糊口  
ノ状態ニ在リ農民ノ疲弊斯ノ如キ故沿線地方ノ  
鮮人モ亦困窮シテ殆ト餘資ナレ加フルニ支那賊  
政破綻通貨ノ梗塞ハ益彼等ノ生業ヲ不安ナラシ  
メ我官憲及銀行ノ保護救済ヲ切望スルコト日ニ  
甚シ



一、滿洲ニ於ケル帝國ノ特殊ノ威令特別ノ利益トハ  
顯著ナル事實ナリ支那ノ權力ノ微弱政令ノ不振  
財政ノ破綻紙幣濫發ハ益帝國ノ權力敗力ヲレテ  
滿洲ニ發展セシメツツアリ

支那官民屢帝國ノ實力ノ減殺ヲ謀レトモ遂ニ如  
何トモスル能ハス官民密ニ來リテ我ニ依頼シ又  
ハ我ヲ利用シテ私利ヲ計ルノ状態ニ在リサレハ  
獨立事件ノ終熄ト共ニ鮮人益帝國ノ威令ニ服シ  
其ノ保護指導ノ下ニ利益ヲ獲ムトスルハ蓋シ當  
然ナリ而シテ安奉線沿線奉天以北及奧地一帯ハ  
內鮮人共ニ我官憲ノ經營施設ヲ歡迎熱望スルカ  
如シ



六十七号

男爵 阪谷 芳郎 殿

955

朝鮮内政獨立請願に關し要路  
並に貴衆兩院議員諸公に訴ふ

43

鄭 薰 謨 等 拜 具

丁酉三月  
丁酉三月

春寒料峭の候愈々御清康爲邦家奉大賀候陳者 某等 此度朝鮮政治の儀に付默視す  
 べからざるものあり内閣總理大臣樞密院議長並に貴衆兩院に向つて別項請願書  
 を提出仕候に就ては微衷御諒察の上願意貫徹候様充分の御盡力相仰度國家大計  
 の爲め此段特に奉得貴意候敬具

大正十一年三月 日

檀君教大宗師	鄭 薰	同教總教長	尹 吉
同教教約長	鄭 基	同教員	林 炳
同教員	李 鼎	同教員	成 載
同教員	金 儀	同青年會評議長	鄭 圭
同會評議	鄭 浣	同	成 柱
同	鄭 漢	同	金 熙
同	李 仁	耶蘇教長老教會監察	金 龍
同光會總支部幹事長	李 喜	同幹事	徐 相
同幹事	金 晶	同會員	千 應
同	表 永	同	金 永
同	文 珍	同評議員	洪 錫
同	文 煥	同	印 國
同	鄭 煥	同	金 鉉





密告するが如きことあらんか、報復立りに至りて危難を免るゝこと能はざるなり。而して總督府治下の官憲は、も迂曲の事情を斟酌することなく、幾んど不可抗力に依れる此の如き場合の遠慮に對し、嚴罰責を解す所なし。現に此種の不幸なる拘禁者並に入獄中のもの亦た赦免すべからざることは、曠として警察官憲の粗漏に基かざるばなし。殊に地方警察官等の鮮民に對する行動の如き、壓迫横暴言語に絶し、順民にして永く冤罪に苦み、又た拷問の結果死に至らしめたる者往々にして之れ有り。近ごろ滿洲境界方面の如き軍警の間諜りに、眞實を鈍殺し不逞者鉄縛の名を以て報告し去る者亦た鮮なしとせす。鮮民身體の保護何處に在りや是れ今日鮮民の擧げて怒喝の聲を放たざるものなきに至れる所以の二なり。

一、財産の保護に至りても、往年山林區分調査の行はるゝや當時鮮民未だ政令に觸れず舊慣を以て唯一の信條となせるに對し、單純なる形式以外例等繼到なる周知の道を示すことなく、率爾として之れを行ひたる如きは、誠に冷酷非道の擧と稱すべく、其の結果、窮乏の民有地は誤つて國有に編入せられ、眞の所有者は擯に至りて之れを知り大に驚き之れが訂正を申出でたるも及ばず遂に此の不當の處置に屈從したるもの全鮮を通じて其數擧げて數ふべからず。

衣食住は人民生存の根本にして治國の要諦は國民をして普く之れが匱乏を告げしめざるに在り。然るに併合以來總督府の施設を見るに、農事の改良其儘の放棄に於ては、多少の進歩を見たるものなきに非るも、一般産業の上に於ては何等振興の大計畫無く、寧ろ重要なる利權、例せば鑛山、山林、漁場、蘆田、荒蕪地等に關する特權の如き、若くは煙草、骸炭の賣捌權の如き、殆ど内地人にのみ其の特權を與へて鮮人には之れを與へず、甚だしきに至りては名を法律手續の怠慢に藉りて鮮人の財産たる山林を奪ひて之れを内地人に貸下げたるものあり。或は古來採薪、放牧若くは漁獵の要區として慣行上鮮民生計の大半を支持し來れる山林乃至漁場を擧げて其の權利を内地人

に許可せるの類、兼へ來れば鮮民は悉く無權の獵狗となれるの觀あり。此くの如くにして併合以來鮮民は空拳を以て政治上の特權と優勢なる資本とを握する内地人に對し生存競争を爲さざるべからざるに至る。之れを如何ぞ其の劣敗を免るゝを得んや。疲弊日に甚だしき生活の苦痛、刻より迫れるもの亦た當然と云ふべし。

昨年以來總督府は專賣制を設けて煙草を官營に移せり。今年更に地稅三割の増加、其他酒稅及び砂糖消費稅の新議を覓んとするに至れり。試に之れを平安道方面に於ける土地所有者收支の實狀に照すに、畑地一日耕(約二千坪)の地價約五百圓にして其の租稅從價稅附課稅を合し約七圓、其の收穫粟平均約四石價約四十八圓にして地主は之れを小作人に折半したる上其の租稅を負擔するが故に實收約十七圓即ち地價五百圓に對し一ヶ年僅々三分四厘の利廻りに過ぎざるに抑らず、此度の増稅により更に二圓十錢を加へられ、實收十四圓九十錢、利廻り二分九厘八毛に減殺せらるゝに至るべし。是れ等は皆な民度と慣習を無視したる課稅的施設に外ならず。畢竟斯くの如き課稅を敢てするに至りたる所以のものは其の歲計總額時代豫算總額二千萬圓に過ぎざりしもの、今日に於ては一億五千萬圓、即ち其の七倍を超過するの多きに至れるが爲めにして、是れ皆な民度に適せざる繁雜なる總督政治失敗の致す所たらざるはあらず。

要するに生命財産の保護は併合條約に明示せられたる所なるに拘らず鮮民の現狀轉た此くの如しとせば所謂條約は何等の效果無く鮮民最初の期待に度すること最も大なるものあるに非ずや。是れ今日鮮民が擧げて怨嗟の聲を放たざるものなきに至れる所以の三なり。

一、鮮人官吏の採用は是れ亦た併合條約の正文に於て明示せられたる所にして實に人材の爲めに登庸の進路を開き同時に竟く鮮民との間に介在して之れが聯繫となり、温情ある善政を顯發せしめんが爲めに外ならず。然るに總督府官吏中現に鮮人の採用せられたるもの、地主長官以下其數寥寥、亦た當ならざるのみならず、其の政務

は擧げて内地人官吏によりてのみ決定し若くは執行せられ、鮮人官吏は單に員に具し名簿に列するに過ぎず。故に鮮人中苟くも逸足高材の士は寧ろ之れが就官を辭しとせざるなり。斯くの如くにして朝鮮の政治は全然鮮人間の事情に通せず且つ鮮語を解せざる内地人官吏のみによりて行はるゝものなるが故に、實に其の温情を鮮人の間に徹底せしむる能はざるのみならず、其の政治の柄鑿相容れざるに至るは自然の勢なり。是れ亦た實蹟の併合條約の所期と相反するものにして今日鮮民が擧げて怨嗟の聲を放たざるものなきに至れる所以の四なり。

一、併合以來内地人の移住年々多大の増加を致しつゝあるもの、是れ人口過剰の結果寔に止むを得ざる所なりと雖も、之れと同時に鮮民は生存競争に堪ゆる能はず祖先以來安住の地を棄て滿洲西伯利方面に移住する者夥しきに及び、今や該地方の移住者約二百萬と稱せらるゝに至れり。

此の憐むべき鮮民等は到る所に或は經濟的艱苦を嘗め、或は社會的政治的に支那人及び露西亞人等より壓迫排斥を被りつゝ尙ほ且つ其間に奮闘を續けつゝあるの狀に至りては寔に一掬同情の涙なき能はず。然るに當局者は之れに對して馬耳東風に附し去り全然棄てゝ顧みず、復た何等の保護を彼等に加ふる所なし。嗚呼彼等豈に好んで其の郷土を棄て國外に放浪するものならんや。畢竟總督府當局が彼等の身體財産を保護するの用意に缺くる所あるにより、勢ひ已むを得ずして此の極に至るものにして實に併合の期待に背くこと最も大なるものなり。是れ今日鮮民が擧げて怨嗟の聲を放たざるものなきに至れる所以の五なり。

一、最近總督府に於ては民意の尊重及び上下意志の疏通の爲め特に其の力を盡しつゝありと稱し、而して民意尊重の爲めには中樞院以下道郡面に至る迄諮問機關を設くるに至りたるも其の謂ゆる諮問の原案は早く當局者の間に在りて内決を了したるものにして諮問と云ふも單に表面の形式に過ぎず何等民意尊重の實を認むる能はざるなり。又た上下意志疏通の爲めには監察官及び視察官を新設したりと雖も監察官は總て内地人のみなるが故に全然鮮人

の實情を審にする能はず。若し夫れ視察官は約半數の鮮人を以て之れに充てたりと雖も是れ亦た何れも總督府を憚り悉く迎合的言辭を以て其の職責を糊塗しつゝあるのみなるに依り折角民意尊重の爲めに設けたる新機關も悉く一種の虚飾たるに過ぎず。而かも民意は依然として其の疏通を缺くもの、畢竟凡百の施設何れも眞に鮮民の休戚を念として割出されたるものなきに由れり。是れ今日鮮民が擧げて怨嗟の聲を放たざるものなきに至れる所以なり。

以上條陳する所は鮮人怨嗟の原由中特に其の顯著なる實例を擧げたるに過ぎず。此他舊韓國皇室の財産中沒收約三億萬圓に及びたるが如き、或は國有山林中全羅道智異山二十五萬町歩年收數十萬圓を擧げ、鮮内教育を無視して之れを大學林に提供したるが如き、此の種類亦た殆ど枚舉に遑あらず。是れ實に鮮人不平の最も重大なる原因にして一昨々年獨立騒動の起りたる所以及び現在全鮮に充滿せる獨立思想の根底も皆な之れが爲めに外ならず。彼の獨立騒動の際所謂民族自決主義の唱道せられたる如きは偶々微細なる動機を與へたるに過ぎざるなり。而して是等鮮民怨嗟の諸原由は歴代總督等が施政上に於ける缺陷の致す所たるは固より言を俟たざる所のものなりと雖も現總督時代に至りて其の缺陷の益々外面に暴露し來りたるは掩ふ可からざる事實なり。

曩に齋藤總督の新任せらるゝや、今上陛下特に大詔を下し普く内外に告ぐるに一視同仁の聖旨を以てせられ齋藤總督に於ても亦た謂ゆる文化政策の實を以て聲言となせるを以て鮮民は聊か之れに期待を維ぐ所ありしに其の結果は悉く事實に反し、未だ何等改善の效果を見ず。偶々其の改革せられ若くは新施設に類するものあれば、一として名實の相伴ふものなく、何等聖旨を徹底せしむるの美果を生せず、以て今日の如く民心の離反を増大するに至れり。是れ豈に總督政治の失敗に非ずして何ぞや。蓋し其原因亦た實に風俗習慣を重んじ民心に順應するを知らざるの致す所たらずんばあらざるなり。

今や世界の大勢は歐洲大戰の後を承け人心益々險譎の象を呈し東洋平和の前途亦た將に暗澹たらんとするものあり。此の秋に當り總督府當局は辛辣なる警察力の壓迫を以て滿洲の表裏を襲ひ、以て民心の憤懣を露言しつつありと雖も、内實に於ける民心惡化の暗流は實に之れと正反對に急轉直下の勢を以て動長せられつつあり。而かも一旦爆發が此に至れるの經路を顧るときは、其の心情其の境遇又た偏に憐むべきものなしとせざるは某等の特に遺憾措く處はざる所なりとす。

某等私かに意ふに今日朝鮮善後の計を爲すもの宜しく之れを合邦當時に於ける 聖旨と鮮民の期待とに考へ更に觀在民心の趨く所に察して斷然統治の方策を轉換し、依然 天皇陛下統治の下に鮮人に解放し鮮人をして自由に朝鮮の内政を始めしむべし。是れ實に某等の至願な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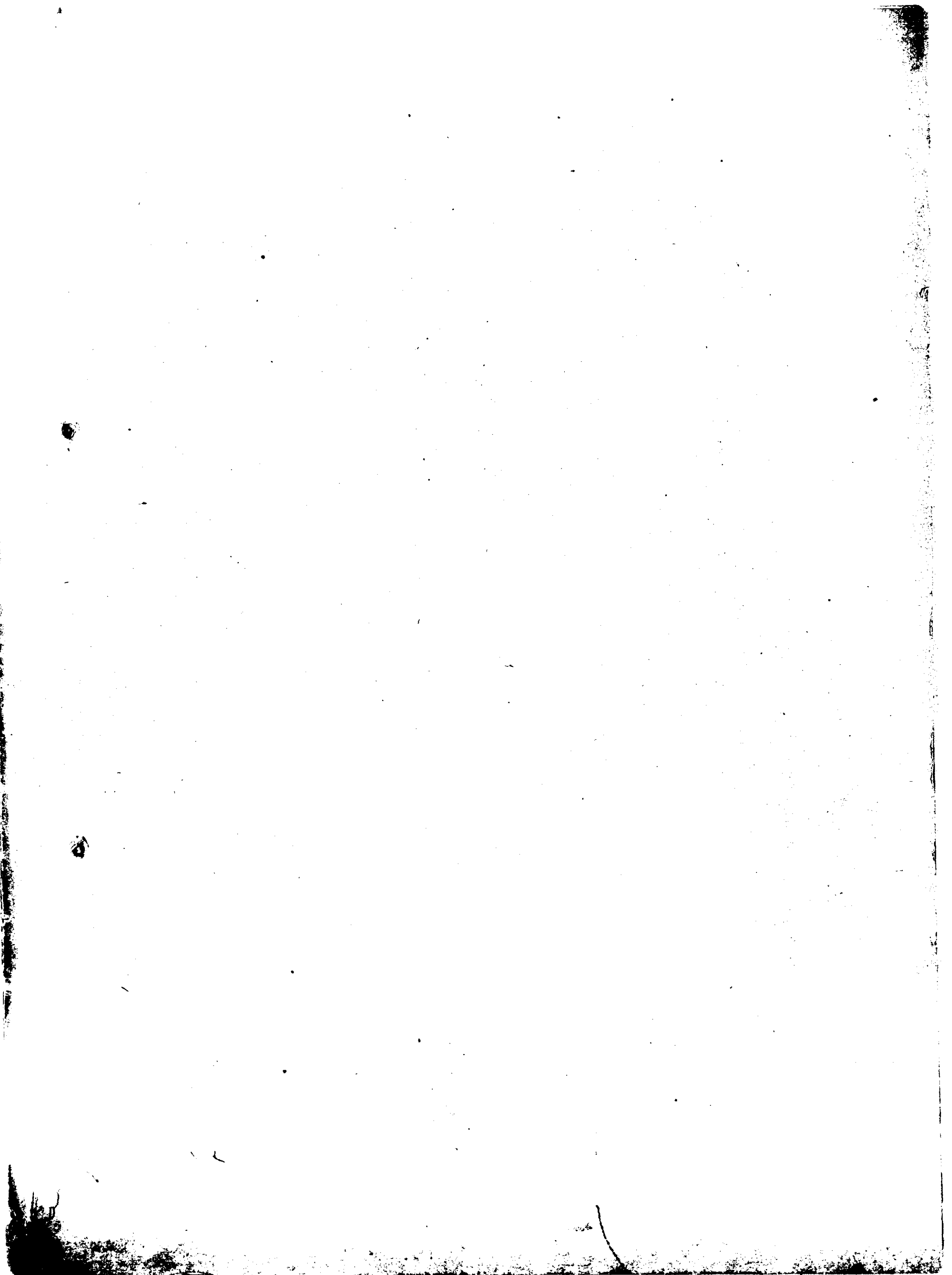
初め日韓合邦の議あるや、朝鮮有志則其の方式に於て聯邦の制を企圖する者少なからず。然かも當時之れを表面に主張せざりし所以のものは一に 先帝陛下の定めさせ賜ふ數慮に違ひ、以て一視同仁の盛德に浴せんことを期待したるに外ならず。而も其の眞意に至りては實に聯邦の制によりて統治の大權を 天皇陛下に捧げ内政は主として鮮人の手に處理せんことを庶幾したりしなり。然れども併合後の結果は意外にも總督政治の施設一々鮮人の權利に反すること既に上記の如きものあり。某等が今日敢て内政の獨立を希望する所以のもの其因源亦た此に在り。

幸に海潮の鴻量により世界の大勢を審にし朝鮮の内情を察し、明斷果決克く某等の至願を容れらるゝあらんか、鮮民始めて堵に安んずるを得べく 先帝陛下併合の大旨趣並に 今上陛下一視同仁の聖旨も是に於てか徹底し東洋平和の基礎も是に於てか確立するを得べし。今日は決して因循姑息一日の苟安を偷むべきの秋にあらざるなり。況んや攝政宮殿下新政の弊頭に當り、列國環視、内外拭目の時たるに於ておや。是れ某等が敢て主文の聲願ある所以なり。

大正十一年三月 日

鄭薰 藤外四十二名





(特 定 頒 布)

十二千五百二十  
受

# 朝鮮内政獨立請願に就て

附 朝鮮内政獨立請願書

朝鮮内政獨立請願經過

同 光 會 本 部

## 朝鮮内政獨立請願に就て

第四十五議會の開期中に於て、朝鮮有志鄭薰謨氏等一行が東上して内政獨立運動を行ひたる際本會が之を斡旋したるに對し、其趣旨未だ徹底に至らず、一般世人の間尙ほ誤解あるものゝ如きは吾人の最も遺憾とする所なり。依て此に本會の意志と此の運動の實情とを明かにし、以て朝野の參考に資せんと欲す。

朝鮮の現状は最近不穩的事故漸次減少しつつあるが如しと雖も、是れ警察力の強壓により表面上僅に其小康を保てるに過ぎず、其内面に於ける民心の却つて益々惡化の度を加へつつあるは蔽ふべからざる事實にして、今日の狀態に放任するときは、所謂同化政策即ち日鮮兩民族の精神的融合の實行の如きは思ひもよらざる勢にあり。然かも尙ほ朝鮮は依然として今日の如き狀態の下に置かるべきものなりや、換言すれば朝鮮は今日迄の如き政治方針を以て果して此の惡化せる民心を挽回せしめ得べき見込ありや否や。而して實際其見込無しとせば今日の如き壓迫強制を續行することの縱令帝國の國力に於て必らずしも不可能事ならずとも、之れを國家政策の利害得失より見て果して得策なりや否や。況んや之れを併合の大精神に鑑みるに於ておや。吾人が此際朝鮮政策に關し、我國朝野に向つて一大考慮を促がざるを得ざる所以は蓋し此に在るなり。

想ふに朝鮮の民心今日の如き狀態に陥りたる所以のものは、歴代の總督政治が全然新附の民心と其風俗慣習とを無視し、専ら當局机上の考案のみを以て其法律制度を定め、之れを壓迫的に執行し、民

心の不平の如きは全然訴ふるに處なからしめたる爲め、統治上大なる無理を生じ、人民は困難を來し、其不平をして益々鬱積せしめたるに由らざるばあらず。彼の所謂世界的思潮の影響の如きは勿論多少之れ無きにあらざるも、苟くも總督政治の實質にして健全ならんには何んぞ今日の如き状態を呈することあらんや。

然らば今日に處するの道如何。先づ鮮人側をして其不平と希望とを自由に吐露せしめ、其輿論を基調として慎重なる研究を遂げ、以て其對策を定むるに在り。而して所謂自由に其不平と希望とを吐露せしむるに當り、或は當局の攻撃に亘り、又は偏見誤説等の免れざるものなきにあらざるべし。雖も是れ等は虛心坦懷を以て之に蒞まば、此間必らずや民心の所在を窺ふに足るものあるべきにより、之れを大局に照らし、苟くも道理あり、實行の可能性あるものは、飽く迄之れが採用を期するを可とすべし。

同光會が鄭薰謨氏等一行の内政運動に斡旋したる本志は、此の意味に於て先づ彼等に其提案を出さしめたるものなり。然るに其請願の名目が内政獨立とある爲め、人をして或は異様の感を抱かしめたるものなきにあらざる如し。雖も、畢竟是れ鮮人側の提案にして、之れに對して同意する否と、或は折衷的の方策を立て、若くは別に適當なる方法を案出する否とは、内地國民の隨意に在るものなり、故に吾人は決して我が國民に向つて是非共此の鮮人側の提案を鵜呑みとして甘受せんことを求むるものにあらず。唯だ該問題の解決如何は、單に朝鮮民族の爲めのみにあらず、寔に帝國百年の大計に關するものなるが故に、苟くも輕々排斥し去ることを爲さず、之れを朝鮮の實狀と大局の打算とに考へ、充分慎重なる攻究を遂げ、以て最良の處置を執られんことを望みたりしに過ぎざるなり。

此の請願に就て特に留意を要すべきは、其所謂「内政獨立」なる目的が我が憲法に牴觸を來すことなきや否やとの疑點にあり。然れども鮮人の希望は「天皇陛下統治の下」に於て内政獨立をなさんとするものにして、決して帝國の國憲を無視するが如き性質のものにあらず。且つ其の實行上に於ける具體的方法是、一に謹んで天皇陛下の定めさせ給ふ所に俟つに在れば、極めて合法的穩健なる請願たるなり。況んや此の問題を提起するに至りたる一行の心事は、彼の單純なる理想を以て全獨立を叫び、之を國際間に訴へ、或は不穩的行動によりて其の目的を達せんとする如きは徒らに事體を攪亂するものにして、眞に二千萬民族を救ふ所以の道は飽く迄日鮮兩民族の圓滿なる諒解の下に於てせざるべからざるの覺悟に出でたるものなるに於ておや。

此請願の貴衆兩院に提出せられたる際、之れより先き參政權に關する建議案政友會議員の一部より衆議院に提出せられたりしも其後本會議の際上程の議案中より留保せられ、此の内政獨立請願も亦た貴衆兩院に於て其受附を得たるに拘らず、兩院共に請願委員會に於て調査未了の問題として留保せられたり。是れ閣下に奉呈せる上奏が、内大臣府より其趣旨に關して一應の質疑ありたる上其執奏を得たると同じく、朝鮮の現状たる、慎重研究の必要あり、輕忽に速斷すべからざることを認められたるの取扱に外ならずと信せらる。

元來朝鮮併合の大綱目は、帝國の國防的存立上並に東洋平和の維持の爲めに、外交軍事の實權を確保し、以て國際的禍亂の淵源を杜絶するにあり。而して其の内政は、併合の結果自然に之れを擔任するに至りたるものなるも、其統治上に於ける精神の一に民生愛撫にあるは、累次の聖詔之れを示して炳らかなる所なり。然るに之に關する現行機關並に其運用の方法は、併合間際に於て倉卒に定めら



れたるものなりしが故に、必らずしも之れを適當と云ふ能はざるのみならず、縱令當時適當のものなりしとするも、現在不適當に歸せりとせんか、上記の大綱を逸せざる範圍に於ては、時勢の必要に應じて其政策に變更を加へ之れが適應を圖るは、大局上何等支障なきのみならず、之れ却つて併合の精神に協ひ、併合の目的を完成せしむる所以の道たるべきを信す。

若し朝鮮に對し新たに我が政策を定むるに當り、之れに許すに内政の獨立を以てせんには、或は朝鮮をして内地に離反せしむるに至るの地歩を與へ、或は其民をして再び舊韓國時代に於けるが如き弊政の下に苦ましめ、又は民族的に我が内地在住者に反抗軋轢を來すが如きに至らしむるなきやを懸念する者なきにあらざるべしと雖も、斯くの如きは其民度に應じて相當の制限を置き、相當の監督方法を講せんか自から之れに備ふるの途なきにあらざるべく、之れを現在の儘に放任すること、寧ろ其患率の多きを恐れざるを得ざるものなり。

要するに朝鮮政策の要諦は、鮮人をして精神的に帝國の治下に在るを樂ましめ、以て我が内地民族との渾然たる融合を遂げしむるに在らざるべからず。換言せば、民族的にも箇人的にも、之れを現在の状態より解放して自由を與へ、其手足を伸ばし其の幸福を進め、我が内地民族と同等の域に達せしむるに在らざるべからず。然るに現在の實狀如何と顧みるに、朝鮮人民は全く純然たる服従者の境遇に置かるゝものにして、彼等の本能的欲求たる政治慾は杜絶せられ、其自由は束縛せられ、爲めに社會的にも經濟的にも、殆ど其活動力を失し、物質精神共に枯凋して、人情荒廢生活困憊の境遇に在り。勿論我が當局と雖も、決して惡法惡意を以て之れに臨むものにあらず、専ら善政の効果を擧げんことを期するは、吾人の信じて疑はざる所なりと雖も、如何にせん朝鮮の歴史、言語、人情、風俗を解す

ること尠なく、其法律は事々杆格に陥り、其政治は冷淡寒灰と異ならず、何等温情理解の其間に透徹するものなき結果、遂に今日の如き状態を來すに至れるなり。鮮人等が之れに對して其活路を求め、自由の境に脱出せんとして焦燥するもの、寔に自然の勢と謂ふ可し。斯くの如き状態の下に在る朝鮮民族に對し、我が當局が依然たる舊式方針の下に其の期待せる効果を擧げんとするは、恰かも木に櫟りて魚を求むるが如く何等得る所無きのみならず、是の如き状態の繼續は寧ろ國家の煩累に堪へざる所にして、又た帝國の政治的品格の上より見るも、進んで自から考慮せざるべからざる所のものにあらずや。

今や我國は東亞の先覺として、精神的結合の下に亞細亞民族の振興を圖らざるべからざる大任を有するの秋に當り、其精神的融合の第一歩たる、既に我が版圖に歸せる朝鮮にして、人心の不平なること今日の如しとせば、支那其他の諸國の如き、焉んぞ我國に信頼を表するの理あらんや。吾人は屢々支那人等が其國民を戒飾して『日本は支那を朝鮮の二の舞に置かんとする者なり。朝鮮の現状を見るもの、誰れか悚然として懼れざる者ぞ』と聲言しつゝあるを聞けり。勿論是れ等の聲言は、毎に彼國政事家等が其國內に於ける民心轉換策として濫用する所のものならむ。其内容の誇張無稽に出るものも亦た多きを免れざるべし。然れども今日支那に排日の絶へざる原因中には、現在の如き不平充滿の朝鮮を以て彼等の面前に曝らし置くことの與りて力あるを疑ふべからずとせば、此點より見て、將來支那をして親日たらしむるも、或は依然排日たらしむるも、又た其他の諸民族をして同じく我國に傾倒せしむることとは、一に懸りて朝鮮今後の状態如何に存すと言はざるを得ざるものとす。

顧みれば往年一進會より日韓合邦を提唱したるの時に當り、我國の新聞紙若くは多數の有志者等、

始めには一齊に之れに反對し、大勢其の實行に傾くや、忽ち論法を翻して『吾人は固より合邦の必要を認めざるにあらず。然れども韓人の提唱によりて合邦するは、吾人の志に非ず。故に之れに反對したるのみ。何ぞ合邦と謂はんや。宜しく進んで之れを併合すべきのみ』この強辯熾んに行はれ、結局併合の名を以て其解決を見るに至りたりき。而して之れが爲めに提案以來其解決をして遷延一年弱の久しきに及ばしめたるは暫らく問はずとも、今日朝鮮をして斯くの如き情態に陥れたるもの、畢竟當時強辨の際に發したる威壓的精神の鞏く庶政の内實に打ち込まれたるに由るものにして、吾人の遺憾措く能はずとする所なり。然るに若し今日亦た此の機會に於て何等其考慮を費すことなく、依然威壓主義を強行するに於ては、朝鮮の人心は益々險惡を來し、其の前途は唯だ知るべきあらんのみ。吾人は朝鮮問題の徹底的解決は、飽く迄我國の自發的精神の發動によつて決せんことを庶幾するものにして、徒らに他國の顰に倣はんとするものに非ず。然れども目前に於ける愛蘭、埃及、印度、比律賓の狀態の如きは、悉く探つて他山の石に供すべきものにあらずや。機を見るは神か。切に敢て朝野の猛省を望む所以なり。

大正十一年四月

日

## 同光會本部

### 附

#### (一) 朝鮮内政獨立請願書 (貴衆兩院提出)

主 文

理 由

天皇陛下統治の下に朝鮮の内政を獨立せしめられたき事

日韓併合は 先帝陛下が世界の大勢を察し人類の陷溺を念ひ之れを水火の中に救ひ之れが福祉を増進し以て東洋平和の基礎を確立せんとするの叡慮に出でたるものなること、特に大詔を煥發して之れを有衆に告げさせ賜ひし所によりて炳らかなり。然るに爾來十有餘年總督府當局の施設は、一として此の聖旨を空しくし鮮人の期待に反せざるなきは某等の深く遺憾とする所、請ふ左に其の仔細を條陳せむ。

一、併合の本意は必らずしも戦争の結果賠償的に決定したるに非ず、故に鮮人をして内地人と同等の待遇を受け、同等の權利を伸べ、同等の名譽と幸福を享受せしむるに在りたるは、固より疑を容れざる所なり。然るに併合以來鮮人は政治上社會上俱に内地人とは同一視せられず、冷遇薄待、恰かも被征服者の征服者に對する關係に類する者あり。是れ今日鮮民の擧げて怨嗟の聲を放たざるものなきに至れる所以の一なり。

一、併合條約に於ては、明かに鮮人の身體及び財産に對し充分なる保護を與へんことを約したり。然るに之れを近年の事實に檢するに、不平の徒各所に出沒して百方脅威を事とし、或は名を獨立

資金に借りて富豪の財物を要奪し、或は爆弾兇器の保管を強ひ、其他己れの手足の用を爲さんことを命じ、若し之れに従はざるか若くば之れを官憲に報告するが如きことあらんか、單復立るに至りて危難を免るゝこと能はざるなり。而して總督府治下の官憲は毫も迂曲の事情を斟酌することなく、幾んど不可抗力に依れる此の如き場合の違法に對し、嚴罰苛責假す所なし。現に此種の不幸なる拘禁者並に入獄中のもの亦た枚擧すべからざることは、職として警察官憲の粗漏に基かざるなし。殊に地方警察官等の鮮民に對する行動の如き、壓迫橫暴言語に絶し、順民にして永く冤罪に苦み、又た拷問の結果死に至らしめたる者往々にして之れ有り。近ごろ滿洲境界方面の如き、軍警の間諜りに良民を銃殺し、不逞者銃殺の名を以て報告し去る者亦た尠なしとせず。鮮民身體の保護何處に在りや。是れ今日鮮民の擧げて怨嗟の聲を放たざるものなきに至れる所以の二なり。

一、財産の保護に至りても往年山林區分調査の行はるゝや、當時鮮民未だ政令に嫻れず、舊慣を以て唯一の信條となせるに對し、單純なる形式以外、何等懇到なる周知の道を示すことなく率爾として之れを行ひたる如きは、誠に冷酷非道の擧と稱すべく、其の結果到る處正當の民有地は誤つて國有に編入せられ、眞の所有者は後に至りて之れを知り、大に驚き之れが訂正を申出でたるも及ばず、遂に此の不當の處置に屈從したるもの、全鮮を通じて其數擧げて數ふべからず。衣食住は人民生存の根本にして、治國の要諦は國民をして普ねく之れが窮乏を告げしめざるに在り。然るに併合以來總督府の施設を見るに、農事の改良其他の枝葉に於ては多少の進歩を見たるものなきに非るも、一般産業の上に於ては何等振興の大計畫無く、寧ろ重要な利權、例せば鐵

山、山林、漁場、蘆田、荒蕪地等に關する特權の如き、若くば煙草、骸炭の賣捌權の如き、殆ど内地人にのみ其の特權を與へて鮮人には之れを與へず、甚だしきに至りては、名を法律手續の怠慢に藉りて鮮人の財産たる山林を奪ひて之れを内地人に貸下げたるものあり。或は古來採新、放牧若くば漁獵の要區として慣行上鮮民生計の大半を支持し來れる山林乃至漁場を擧げて其の權利を内地人に許可せるの類、算へ來れば鮮民は全く祭後の弱狗となれるの觀あり。此くの如くにして併合以來鮮民は空拳を以て、政治上の特權と優勢なる資本とを擁する内地人に對し、生存的競争を爲さざるべからざるに至る。之れを如何ぞ其の劣敗を免るゝを得んや。疲弊日に甚だしく生活の苦痛刻一刻より迫れるもの亦た當然と云ふべし。

昨年以來總督府は專賣制を設けて煙草を官營に移せり。今年更に地稅三割の増加其他酒稅及び砂糖消費稅の新設を見んとするに至れり。試に之れを平安道方面に於ける土地所有者收支の實狀に照すに、畑地一日耕(約二千坪)の地價約五百圓にして其の租稅從來國稅附課稅を合して約七圓其の收穫粟平均約四百石價約四十八圓にして地主は之れを小作人と折半したる上其の租稅を負擔するが故に、實收約十七圓、即ち地價五百圓に對し一ヶ年僅々三分四厘の利廻りに過ぎざるに拘らず、此度の増稅により更に二圓十錢を加へられ、實收十四圓九十錢、利廻り二分九厘八毛に減殺せらるゝに至るべし。是れ等は皆な民度と慣習を無視したる誅求的施設に外ならず。畢竟斯くの如き誅求を敢てするに至りたる所以のものは、其の歲計韓國時代豫算總額二千萬圓に過ぎざりしもの、今日に於ては一億五千萬圓、即ち其の七倍を超過するの多きに至れるが爲めにして、是れ皆な民度に適せざる繁縟なる總督政治失敗の致す所たらずんばあらず。



要するに生命財産の保護は、併合條約に明示せられたる所なるに拘らず、鮮民の現状轉た此くの如しとせば、所謂條約は何等の效果無く、鮮民最初の期待に反すること最も大なるものあるに非ずや。是れ今日鮮民が擧げて怨嗟の聲を放たざるものなきに至れる所以の三なり。

一、鮮人官吏の採用は、是れ亦併合條約の正文に於て明示せられたる所にして、實に人材の爲めに登庸の進路を開き同時に克く鮮民との間に介在して之れが聯鎖となり、温情ある善政を翊賛せしめんが爲めに外ならず。然るに總督府官吏中現に鮮人の採用せられたるもの、地方長官以下其の數寥寥晨星も亦た當ならざるのみならず、其の政務は擧げて内地人官吏によりてのみ決定し若くは執行せられ、鮮人官吏は單に員に名簿に列するに過ぎず。故に鮮人中苟くも逸足高材の士は、寧ろ之れが就官を屑しとせざるなり。斯くの如くにして朝鮮の政治は全然鮮人間の事情に通せず且つ鮮語を解せざる内地人官吏のみによりて行はるゝものなるが故に、實に其の温情を鮮人の間に徹底せしむる能はざるのみならず、其の政治の桎梏相容れざるに至るは自然の勢なり。是れ亦た實蹟の併合條約の所期と相反するものにして、今日鮮民が擧げて怨嗟の聲を放たざるものなきに至れる所以の四なり。

一、併合以來内地人の移住年々多大の増加を致しつゝあるもの、是れ人口過剩の結果寔に止むを得ざる所なりと雖も、之れと同時に鮮民は生存競争に堪ゆる能はず、租先以來安住の地を棄て滿洲西伯利方面に移住する者夥しきに及び、今や該地方の移住者約二百萬と稱せらるゝに至れり。此の憐むべき鮮民等は到る所に或は經濟的艱苦を嘗め、或は社會的政治的に支那人及び露西亞人等より壓迫排斥を被りつゝ尙ほ且つ其間に奮闘を續けつゝあるの狀に至りては、寔に一掬同情の

涙なき能はず。然るに當局者は之れに對して馬耳東風に附し去り全然棄て、顧みず、復た何等の保護を彼等に加ふる所なし。嗚呼彼等豈に好んで其の郷土を棄て國外に放浪するものならんや。畢竟總督府當局が彼等の身體財産を保護するの用意に缺くる所あるにより、勢ひ已むを得ずして此の極に至るものにして、實に併合の期待に背くこと最も大なるものなり。是れ今日鮮民が擧げて怨嗟の聲を放たざるものなきに至れる所以の五なり。

一、最近總督府に於ては民意の尊重及び上下意志の疏通の爲め特に其の力を盡しつゝありと稱し、而して民意尊重の爲めには、中樞院以下道郡面に至る迄諮問機關を設くるに至りたるも、其の謂ゆる諮問の原案は早く當局者の間に在りて内決を了したるものにして、諮問と云ふも單に表面の形式に過ぎず、何等民意尊重の實を認むる能はざるなり。又た上下意志疏通の爲めには、監察官及び視察官を新設したりと雖も、監察官は總て内地人のみなるが故に、全然鮮人の實情を審にする能はず。若し夫れ視察官は約半數の鮮人を以て之れに充てたりと雖も、是れ亦た何れも總督府を憚り、悉く迎合的言辭を以て其の職責を糊塗しつゝあるのみなるに依り、折角民意尊重の爲めに設けたる新機關も悉く一種の虚飾たるに過ぎず。而かも民意は依然として其の疏通を缺くもの畢竟凡百の施設何れも眞に鮮民の休戚を念として割出されたるものなきに由れり。是れ今日鮮民が擧げて怨嗟の聲を放たざるものなきに至れる所以の六なり。

以上條陳する所は、鮮人怨嗟の原由中特に其の顯著なる實例を擧げたるに過ぎず。此他舊韓國皇室の財産中沒收約三億萬圓に及びたるが如き、或は國有山林中全羅道智異山二十五萬町歩年收數十萬圓を擧げ、鮮内教育を無視して之れを大學林に提供したるが如き、此の種類亦た殆ど枚舉に遑あらず。



是れ實に鮮人不平の最も重大なる原因にして一昨々年獨立騷動の起りたる所以、及び現在全鮮に充滿せる獨立恩恵の根底も皆な之れが爲めに外ならず。彼の獨立騷動の際、所謂民族自決主義の唱道せられたる如きは、偶々微細なる動機を興へたるに過ぎざるなり。而して是等鮮民怨嗟の諸原由は歴代總督等が施政上に於ける缺陷の致す所たるは固より言を俟たざる所のものなりと雖も、現總督時代に至りて其の缺陷の益々外面に暴露し來りたるは掩ふ可からざる事實なり。

曩に齋藤總督の新任せらるゝや、今上陛下特に大詔を下し、普く内外に告ぐるに一視同仁の聖旨を以てせられ、齋藤總督に於ても亦た謂ゆる文化政策の實行を以て聲言となせるを以て、鮮民は聊か之れに期待を維ぐ所ありしに、其の結果は悉く事實に反し、未だ何等改善の效果を見ず。偶々其の改革せられ若くは新施設に類するものあれば、一として名實の相伴ふものなく、何等聖旨を徹底せしむるの美果を生せず、以て今日の如く民心の離反を増大するに至れり。是れ豈に總督政治の失敗に非ずして何ぞや。蓋し其原因亦た實に風俗習慣を重んじ民心に順應するを知らざるの致す所たらすんばあらざるなり。

今や世界の大勢は、歐洲大戰の後を承け人心益々險譎の象を呈し、東洋平和の前途亦た將に暗澹たらんとするものあり。此の秋に當り、總督府當局は辛辣なる警察力の壓迫を以て僅に表面の小康を裝ひ、以て民心の鎮靜を聲言しつゝありと雖も、内實に於ける民心惡化の暗流は實に之れと正反對に急轉直下の勢を以て助長せられつゝあり。而かも一旦彼等が此に至れるの經路を顧るときは、其の心情其の境遇又た偏に憐むべきものなしとせざるは、某等の特に遺憾措く能はざる所なりとす。

某等私かに意ふに、今日朝鮮善後の計爲すもの、宜しく之れを合邦當時に於ける聖旨と鮮民の

期待とに考へ、更に現在民心の趨く所に察して、斷然統治の方策を轉換し、依然天皇陛下統治の下に鮮人を解放し、鮮人をして自由に朝鮮の内政を治めしむべし。是れ實に某等の至願なり。

初め日韓合邦の議あるや、朝鮮有志間其の方式に於て聯邦の制を企圖する者少なからず。然かも當時之れを表面に主張せざりし所以のものは、一に先帝陛下の定めさせ賜ふ勅諭に遵ひ、以て一視同仁の盛徳に浴せんことを期待したるに外ならず。而も其の眞意に至りては聯邦の制によりて統治の大權を天皇陛下に捧げ、内政は主として鮮人の手に處理せんことを庶幾したりしなり。然れども併合後の結果は、意外にも總督政治の施設一々鮮人の豫期に反すること、既に上記の如きものあり。某等が今日敢て内政の獨立を希望する所以のもの、其因源亦た此に在り。

幸に海涵の鴻量により、世界の大勢を審にし朝鮮の内情を察し、明斷果決克く某等の至願を容れらるゝあらんか、鮮民始めて堵に安んずるを得べく先帝陛下併合の大旨趣並に今上陛下一視同仁の聖旨も是に於てか徹底し、東洋平和の基礎も是に於てか確立するを得べし。今日は決して因循姑息一日の苟安を偷むべきの秋にあらざるなり。況んや攝政宮殿下新政の劈頭に當り、列國環視、内外拭目の時たるに於ておや。是れ某等が敢て主文の提願ある所以なり。

大正十一年三月 日

鄭 薫 謨 外四十二名

## (二) 朝鮮内政獨立請願經過

、内政獨立請願運動の爲め東上したる一行は檀君教大宗師鄭薫謨、外六氏にして一行は二月中旬以

來個々に上京したるが準備に日を費やし三月六日上奏文(連署者四十三名各請願書皆同)を奉呈し同時に高橋内閣總理大臣、清浦樞密院議長並に衆議院(法學博士副島義一氏紹介)に請願書を提出し更に同八日公爵近衛文麿氏の紹介を以て同請願書を貴族院に提出したり。

二、各請願書は主文「天皇陛下統治の下に朝鮮の内政を獨立せしめられたき事」にして其理由は別項貴衆兩院に提出したる請願書と内容同一なるにより之れを省略し唯だ 上奏文に關する内大臣府よりの質問書並に其答辯書を示すこと左の如し

三月六日附奉呈請願書當府に送附相成候處右請願書に於て請願する所は帝國憲法の變更に關する事項に觸れざる範圍内に於て請願する趣旨なりや否や請願令第十一條との關係上及照會候也

大正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内 大 臣 府 閣

鄭 薰 謨 殿 外四十二名

三月十八日附を以て三月六日某等四十三名より奉呈したる請願書の儀に付帝國憲法の變更に關する事項に觸れざる範圍内に於て請願する趣旨なりや否やとの御質問に對し謹みて左に御回答申上候

天皇陛下統治の下に朝鮮の内政獨立を請願に及びたるは決して帝國憲法變更に關する事項に觸るゝが如き範圍内に於て請願する趣旨に非ず即ち帝憲法に牴觸せざる範圍内に於て之れが實行を期待するに在り

此の内政獨立は 「天皇陛下統治の下に」の條件の下に爲すものにして

天皇陛下の統治は憲法の條規に依らるゝものなるが故に其の獨立は絶對の意味に於ける獨立にあらざるは論なし是れ實に

天皇陛下一視同仁の 聖旨の容れさせ給ふ所なるべく又た決して憲法に違反するものに非るを信す

若し夫れ内政獨立に關する具體的實行方法に至りては一に 聖慮の御決定に仰ぐを以て足れりとし此に縷陳を敢てせず

以上

大正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芝區愛宕町二丁目十四番地月見館方

鄭 薰 謨 叩

外四十二名

内大臣公府 松 方 正 義 殿

三、貴衆兩院の請願書は其受附を了したるも兩院共に請願委員會に於て調査未了の爲め委員會の決定を見るに至らず。蓋し右請願書提出に際し兩院共に憲法に牴觸するとなきやの疑點及び總督府當局攻撃に亘るの點に對し攻究したる結果前者は牴觸せざる意味を諒解し後者は特に民情の上達に重きを置き特別の扱を以て之れを受附くることに決したるものにして其調査未了となりたるは重大問題なるにより輕々可否を決することを避け特に慎重の攻究を遂ぐるの必要を認めたるに出づと云ふ。

四、請願書提出に引續き一行は各政黨其他有力者を訪問遊説する所あり何れも熱誠ある同情を以て其

傾聴を受けたり。要するに本問題は性質上一朝一夕を以て解決すべきものにあらずるにより目的の貫徹を期するには今後不屈不撓の精神を以て之れに當らざるべからざる所なるも今回の運動に於て中央政界に朝鮮の實情を率直に披瀝し且つ一行主張の所在を認めらるゝを得たるの効果蓋し少々にあらず。尙ほ三政黨訪問の際會見を得たる各代表氏名左の如し

(一)政友會 三月十六日衆議院内に於て武藤、中西兩院內總務同會代表として會見

(二)國民黨 同十八日衆議院内に於て小橋、近藤兩幹事及高草代議士同黨代表として會見

(三)憲政會 同二十日衆議院内に於て濱口、安達、降旗三總務、賴母本幹事長、竹内代議士會長、荒川代議士其他幹部數名同會代表として會見

五、朝鮮に在る同志等は請願の内容に關し最初は殆ど之れを知る者無く一行が其發表と同時に投郵したる書類及披露會の記事を載せたる新聞紙等も何故か一切不着なりし爲め僅に新聞電報により一行が請願書を提出したる旨を知れるのみなりしが同月十六日に至り報告書の一通漸く同志間に到着し始めて其内容を知るを得、急に同志者の協議會を開き「内政獨立後援會」の名を以て賛成決議文を作り咄嗟の間に三百二十餘名の連署を集め十八日成奎植氏を代表とし之れを携へて東上聲援の任に當らしめたり。

六、此の運動に際し一行の留守宅は其筋より家宅搜索或は家人の呼出しに寧日なく其他同志も亦た殆ど連日警察署に呼出されて其の取調べを受ける者あり「内政獨立期成會創立準備事務所」の如きは遂に看板の撤去を命ぜらるゝに至り、之れと同時に總督府迎合の鮮人等は名を反對に借りて同志の會合に妨害を企て或は在鮮新聞紙上に全然無稽の記事を掲げて中傷する等陋策至らざるなかりき。

此中傷記事中無稽の甚だしき一例は三月廿八日京城日報に掲載せられたる『一行内訌を起し同光會と關係を絶てる』旨を報じたる記事なるが是れ全然無根の事實にして特に一行が朴春琴李起東二氏に援助を求め斷はられたりとか或は文鐸金義洙兩氏が印刷物を以て政友會或は國民黨中の一部に訴へたり抔云ふが如きは其の形蹟だも無き事なるのみならず一行は此の運動に對し終始一貫鞏固なる結合を保ち和氣頗る靄然たるものありたり其歸途馬關より未だ東京に殘留したる李喜侃氏に寄せたる左の短信の如きは偶々以て其一端を窺ふに足るべきものとす。

拚別、當用依々如夢、伏願旅安、弟等無撓抵此了、乞休慮焉。

麥穗青々四月天。新橋折柳意相傳。惟君事業於斯在。東史垂名著萬年。

三月二十九日午後九時 下關歸客一同報寄

七、一行歸鮮後の報道によれば内政獨立請願に對する一般の民心は最も熱心なる賛成を表し四月十六日「上京運動員慰勞會」盛大に行はれ、又た近く「内政獨立期成會創立準備臨時總會」開催の準備中なるが其來會者は頗る多數に上るべき見込にして此他有力なる各團體の提携運動を申込み來るもの亦た些なからずと云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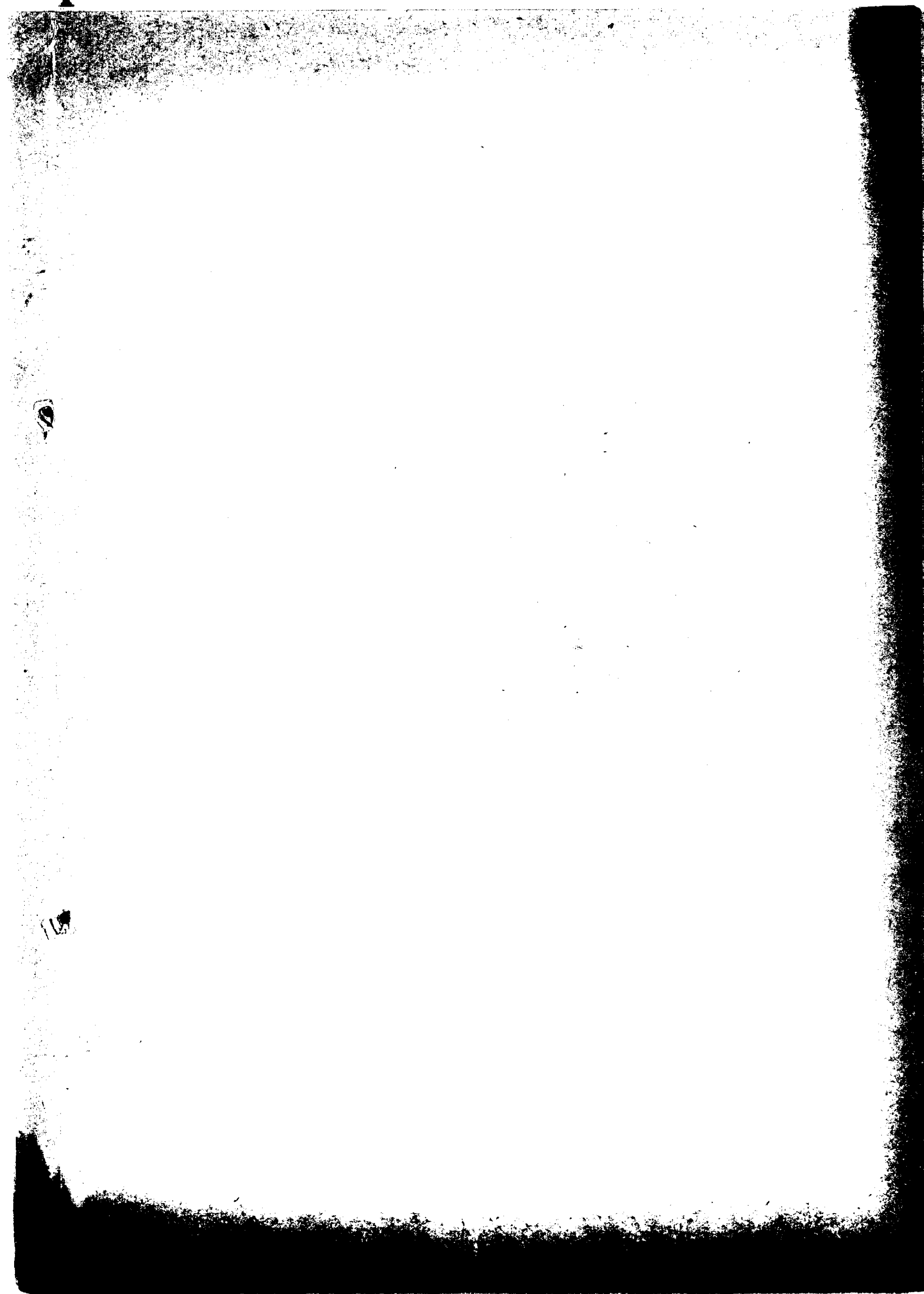
大正十一年四月 日

東京市麴町區內幸町二丁目四番地

同 光 會 本 部

電話銀座三二四七番





六十八号

# KOREANS THREATEN SERIOUS SITUATION

Appointment of Governor Ariyoshi as Civil Administrator  
Not Well Received.

A serious situation may develop as a result of the appointment of Mr. Ariyoshi, Governor of Hyogo prefecture, to the post of civil administrator of Korea, a Seoul message to the Yorodzu says. The news of the appointment of Mr. Ariyoshi was a surprise especially to the Korean Peers and the people of the upper classes, who had expected the appointment of a Korean to succeed Dr. Mizuno. The appointment of Mr. Ariyoshi is regarded by many Koreans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desire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keep Koreans from participation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ninsula. The movement against the appointment, which has been started by such Korean leaders as So Hei-shun and Li Kan-yo, has, according to the Yorodzu message, been making remarkable headway among the Koreans, the majority of whom regard the installation of Mr. Ariyoshi in the post of civil administrator as a deliberate slight against the Koreans.

大正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朝鮮政府總監(朝鮮總督府)内務  
大臣に轉任ス爾人其後任者、爾人中より望用ヲ望  
望スル故、有是志一兵庫將知事より轉任、對シ不平  
ヲ囁ク者、亦人々ノ憂ハラレシニ足ル

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アムステルダム、切替

# 朝鮮民情視察報告

大正十二年二月七日印刷

二月十七日

同光會本部

東京市麹町區內幸町二丁目四番地  
電話銀座三三四七番・二五一七番

六十九号

# 朝鮮民情視察報告目次

- 一、題 言
- 二、上 塚 司氏報告
- 三、荒川五郎氏報告
- 四、副島義一氏報告
- 五、朝鮮民意聽取錄

- |            |               |           |           |
|------------|---------------|-----------|-----------|
| (一) 李起晚氏   | (二) 金儀卿氏      | (三) 崔景烈氏  | (四) 李重胤氏  |
| (五) 鄭寅範氏   | (六) 李商在氏      | (七) 俞星潯氏  | (八) 鄭鎮弘氏  |
| (九) 侯爵朴泳孝氏 | (一〇) 南宮薰氏     | (一一) 俞鎮泰氏 | (一二) 洪性復氏 |
| (一三) 金鴻爵氏  | (一四) 申萬均氏     | (一五) 李命錫氏 | (一六) 韓圭嵩氏 |
| (一七) 金 翰氏  | (一八) 李得年氏     | (一九) 尹吉炳氏 | (二〇) 鄭秉源氏 |
| (二一) 李虎榮氏  | (二二) 田 文氏     | (二三) 申肯善氏 | (二四) 慶賢秀氏 |
| (二五) 李秉林氏  | (二六) 金相嵩氏     | (二七) 朴東湊氏 | (二八) 具成一氏 |
| (二九) 張德秀氏  | (三〇) 朴勝彬氏     | (三一) 金永胤氏 | (三二) 許德元氏 |
| (三三) 韓南洙氏  | (三四) 車東準氏の意見書 |           |           |

## 題 言

朝鮮の現在は實に容易ならぬ状態にある。而して之れが對策を講ずるには民心の状態如何を究むるのが先決問題である。本會は曩に屢報した如く、朝鮮の民心を以て全然離反して居るものと認め、之れが對策に付曩に期野の猛省を促したのであつたが、一方當局者側では力めて之れと正反對なる民心悅服説を以て否定して居る。

朝鮮の民心にして我が施政に悅服する事果して當局者の言の如くならんか洵に慶賀すべき事である。本會は何を苦んで殊更に異見を立て朝野の耳目を驚かす事を敢てしやう。然れども本會の之れを敢てして憚らざる所以は本會は飽く迄本會の所見の誤らざる事を信じ、而して其結果國家の大局に關する最も重大なるものあるを憂慮して居るからである。そこで昨年十月政友會代議士上塚司、憲政會代議士荒川五郎、無所屬代議士副島義一の三氏を一行と



し、葛生小幡兩常任幹事をして之れが東道たらしめ、親しく朝鮮に赴き嚴正なる立場から各方面の人士に就き篤と其民心を叩いて貰ふ事とした。

此行、一行は出來得る限り公平と徹底とを期し、所謂親日、排日、中立或は在官者、在野者、或は儒生或は實業家等所在ゆる各派階級の人士を訪問或は引見に努められたが、其結果が此の報告である。即ち三代議士の所見も亦た民心離反の狀態に就て遺憾ながら本會が從來屢報のものと全然一致して居るのである。蓋し又た三代議士が其の觀察に公平であることは三代議士の人格に考ふる迄もなく、其の所屬する黨籍の關係に見ても直ちに明瞭することと信ずる。

凡そ事は自から其實情を知らざるより恐るべきは無い。殊に爲政の局に當る者に於て然りである。徳川幕府の末葉に當り幕吏等は即日迄も其倒壞を豫期しなかつたのであつた。清朝の末路やロマノフ朝の末期亦た皆な然りであつた。現に大正八年の萬歲騒ぎに於ても總督府當局等は亦た皆な即日迄も其

勃發を知らなかつたでは無かつたか。蓋し是れ等は何れも突發的に事の其處に至つたのではない。悉く皆な其勃發以前に於て原因の積成せられて居るものがあつて、知らぬは唯だ當局者許りであつたのである。當局者にして若し之れを知つたならば豫め之れに備ふるの計を立て、其倒壞や或は其騷擾や未然に防ぐことが出來た筈である。然るに彼等は何れも自から其の耳を掩ふて其の實情を聽かざらんとするに力めて居たのであつた。換言せば是れ自から招いた結果に外ならぬのであつた。

現在の朝鮮亦た然りて、本會は當局者の所謂平穩無事なる朝鮮の現状の裏面に對しても頗る憂慮を禁じ得ないのであるが、況んや若しも此儘に放置する時には到底現状をすら維持する事が出來ぬやうになりはせぬか。勿論帝國としては東亞の大局より一旦朝鮮を併合した以上、大局に必要なきに至らざる限り、現時の狀態に於て幾くも鮮人が騷擾したとて、何んなに外國が干涉したとて斷じて之れを手離すが如き事は無いにしても、結局國家には少な

らぬ煩累を招き、鮮民には益々其前途を誤らしめ、遂には併合の主旨を没却するやうになりはせぬか、恐るゝ處は實に此點にあるのである。

要するに朝鮮問題は未だ全く解決されたるにあらず、然かも之れが解決は其責獨り當局にのみ存するのではない、國民亦た一般に其責を頒たねばならぬ事と信ずる。本報告の目的は偏に朝鮮民心の實情を闡明して朝鮮問題解決の急務を朝野に會得せしめ、一日も早く之れが適當なる對策を講じて貰ひたいのである。

在朝在野の僉君子、朝鮮の民心既に斯くの如くなるを見て尙ほ晏然として過眼すべきものなりや。或は速に之が對策を講ずるの急務を感じらるゝや否や、冀くは篤と熟慮を廻らされんことを。

大正十二年二月一日

## 同光會本部

## 朝鮮民情視察報告

### 一日 程

十月十日 準備の爲め葛生氏東京出立、十日夜京城着、朝鮮ホテルに投じ、同所を一行の旅館と定む。

十月十三日 小幡氏副島氏と東京出發、荒川氏廣島より乗車、十五日夜京城に入る。時に南大門驛頭各會代表者其他の歡迎千五百餘名に達し、一齊萬歳を唱ふ。蓋し萬歳騒以後に於ける最初の群集的萬歳の三唱にして劈頭既に民心の如何を察せらる。

十月十六日 午前、四氏齋藤總督を同總督歸朝出立以前の時刻に同官邸に訪ふ、上塚氏熊本より到着、來客意見聴取。午後、李商在、俞星濬、朴泳孝侯各邸其他各會歴訪。夜、新聞記者を招待し一行視察の趣意を述べ、出席主客三十四名。

十月十七日 午前、來客意見聴取。午後韓圭鼎邸及び各會歴訪。夜、朴侯爵邸の招宴に臨み、官吏、紳商數名と會談。

十月十八日 午前、來客意見聴取。午後、東亞日報社、京城法學專門學校、其他各會歴訪。夜、明月

樓に於ける各團體聯合歡迎會に臨む。出席二百餘名。司會者蔡基斗氏の挨拶、發起人代表朴勝彬氏の歡迎辭あり。荒川氏來賓を代表し謝辭を述べ。次で會員中六七人の青年あり、起つて朝鮮獨立の希望を絶叫す。辭氣激越、一時喧擾を呈せしも間もなく鎮靜す。蓋し亦た視察上の好材料たるを失はず。會後、食道園に於て發起人等の饗餐を受く。同十時、木尾辯護士等の茶話會に臨む。

十月十九日 午前來客意見聴取。正午、一行總督官邸の招宴に臨む。時に齋藤總督及有吉總監不在なるを以て丸山警務局長等之に代り、食後別席に於て意見の交換を爲し、午後四時半に及ぶ。同七時、一行歸途に就く。

△以上五日間の來訪者毎日の狀況は、各會代表又は地方出京者等午前の接見五六十名、時刻を過ぎ謝絶する者數十名、雜沓を見て諦め歸る者亦た數十名にして、來訪者中特に各地方出京者の分布殆ど十三道に及べり。

又た歴訪の各會は、商務總會、天道教青年會、無產者同志會、勞働共濟會、啓明俱樂部、朝鮮教育協會、中央青年會、朝鮮經濟會、朝鮮青年聯合會、民友會、維民會、小作人同志會、同光會總支部、大倣教南道本司等とす。

十月二十日 午前釜山着。午後、甲寅會及釜山日報社主催國際館に於ける講演會に臨み講演を爲す。

夜、釜山ホテルに於ける同上主催の招待會に臨む。出席者三十餘名、主客意見の交換を爲し、同夜聯絡船に搭じ、二十一日山陽車中に於て各分袂す。

## 二 上 塚

## 司 氏

政友會所屬  
衆議院議員

## 報 告

### 緒 言

吾等今回の行は誠に短時日であつた。然し乍ら其の得る所は過去數回の何れの行にも優り多かつた。吾々は早朝から午後の三時頃迄日々數十の訪客に應接した。此等の人々は十三道の到る處から押し寄せて來たもので、あらゆる階級の人を網羅して居つた。

吾等は又午後三時以降の時間を利用して京城に於ける朝鮮各界の識者を訪問した。其の内には儒者もあつた宗教家もあつた、又實業家、官吏、新聞記者等もあつた。貴族、地主階級の人々の言ひ分を聞くと共に無產者同盟や小作人組合の本部をも訪ふて隔意なき所見を交換した。

彼等は何れも熱烈に其の意見を發表した。吾々は唯默々として其の片言隻語に注意した。別項記載の摘録は其の際私が備忘の爲め其の要領を筆記したものである。之れを讀む人は現今に於て朝鮮の民心が如何に惡化しつゝあるやに一驚するであらう。

然るに朝鮮總督府の當事者は装ふて然か言ふのか、或は又其の實情を知らずして言ふのか、常に大樂觀の説を唱へて

「朝鮮は今や諸般の施設漸次徹底するにつれ、人心悦服し不穩の狀勢は漸く鎮靜し、遠からず眞の平和を享樂するに至るべし」

と宣傳して居る。加之偶々苦言を呈するものがあれば

「或る種の人々は、常に朝鮮は平靜でない、表面は兎に角裏面には險惡なる潮流が流れて居ると主張して總督府の聲明に毎も反對せられるが、思想上の方面は別として、大體時局に關する犯罪の件數を見ても年々減少の傾向がある——、國境四道に於ける犯罪の著しき減少を見せて居るから、朝鮮が漸次平靜に赴きつゝある事は嚴然として動かすべからざる事實である」

と言明して居る。

統計の上に現れ来る犯罪の件數を以て朝鮮の内狀を卜知し、統治の方針を定めんとするが如きは皮想の考へも甚しきもので、吾々は其の大膽さに對して慄然たらざるを得ない。犯罪件數の少くなつたのは、過去の經驗に鑑みて、朝鮮人が其の目的を達せんとする手段方法を改めて來たからである。

大江の流漫々として一波起らず、見渡す所誠に平靜であるが、水面下には狂濤奔激、何物をも捲き込まざれば止まざるの狀態が今日の朝鮮である。

徒らに水面上の觀察に依つて其の眞狀を誤り、我が國策の大本を確くるが如き事あらんには、其の罪萬死を以てするも賠ふ事は出來ない。吾輩は總督府の聲明に對しては萬斛の憂患を抱くものである。

以下私は今回の視察行に依つて得たる朝鮮觀の概要を述べて識者の猛省を促し度い。

## 二、朝鮮人思想の分派

今日朝鮮人の考へを分類して見ると大畧左の通りに分ける事が出来る、無論之れは私獨斷の分類法で實際に於て確然と斯く分れて居るのではない、大體の傾向がこうであると言ふ迄である。

一、參政權論者。此れは朝鮮人にも參政權を與へよと絶叫して居る一派である。

二、自治論者。此れは朝鮮にも速に自治制を敷けよと要求するものである。

三、内政の獨立論者。此れは我が天皇陛下統治の下に於て軍事、外交を除く其他の總てを獨立せしめよと論ずるものである。

四、絶對獨立論者。此れは朝鮮は絶對的に朝鮮人の朝鮮である、無條件にて直に獨立せしめよと呼號するものである。

五、赤化論者。此れは今日日本に獨立を要求したとて獨立を許すものではない、無駄な事だ、朝鮮民族を今日よりもより幸福ならしめるには赤化より外には道がないと考へて居るもので



ある。

六

右の内參政權、自治權を與へよと論ずるものは非常に少數で、よし有つても此等のものは温和派だ、微端派だ、賣國奴だ、との攻撃を受けて排斥せられて居る、故に心中斯く念じて居つても口外するものもないと云ふ有様である。内政の獨立論は主に有力眞面目なる識者の間に唱へられて居るもので、此の論者は多く從來絶對の獨立論者であつたが、世界の大勢、日本の地位並朝鮮の内狀に鑑みて、即時絶對獨立は到底不可能なる事を悟つて、稍可能性を帯びると見らるべき内政の獨立より進言するものである。絶對獨立論は民心に投じ易く今日大多數の鮮人が熱烈に唱へて居る所のものである。殊に青年氣を負ふの士は悉く此の派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赤化論は同じく多く青年者流に依り高潮せられて居るが、殊に在外鮮人の間に多きを見る。滿洲、沿海州、上海等に在住する鮮人の内此の派に屬するものが極めて多い。在東京の學生の心理狀態も殆んど此れに傾いて居る。然し鮮人全體の人口に比例せば未だ此の派に屬するものは少數と稱して可なりである。

右様の次第で、今日朝鮮千七百萬の民族中、其の最大部分の者が要求して居る所のものは何であるかと云ふに、それは言ふ迄もなく絶對の獨立である。

### 三、獨立に對する論據

然らば彼等が、獨立に對する論據は何れにあるかと調べて見ると、大畧左の三點に歸着すると思はれる。

#### 一、併合の動機並に其の後の政治に對する不滿

此の論者の言ふ所に依れば、國家と國家との併合なるものは、素より民族同志の心からなる融合ではなく只日本の強制により一部の奸臣共が之れに和したのである。言はゞ二人の者を無理矢理に縛つて一身同體だと言ふ様なものである。眞の一身同體とは、一つの體に兩手があるが如く同じ血が通ひ同じ考へのもとで動く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ぬ。然るに、日本は此の形式上區劃上の併合を以て眞の併合と考へて居るのである。一寸見た所で、日本は朝鮮を縛つて提げて居るかの如く見へるが、縛られて居るのは朝鮮許りでなく、日本も同じく縛られて居る。苦しいのは朝鮮許りでなく日本も同斷だ。

一步を譲り、併合は併合として、其の後の政治はどうかと言へば、併合其ものが民族愛としてではなく、單に形式的、區劃的のものに過ぎなかつたが爲めに、其の統治の方針も形式的、區劃的なもので來たのだ。無理矢理の併合は無理矢理の政治を生んだ、不自然の併合は政治向にも自ら不自然となつて來たのだ。

右の様に現今の併合は、精神的融合より來たものでなく單に形式的、區劃的のものであるから萬人の間に不平不滿が充溢して居るのだ、故に今のまゝではどうしても立つて行く事が出來ない 而して

此の不平不満を除去する事は現今の區劃的、形式的併合を解除して鮮人をもとの自主獨立の地位に返すより外は無いと言ふのである。

二、民族は各獨立すべきものであつて、他民族に依て支配統治を受くべきものでは無いとの論據に根柢を置くもの。

民族自決の要求は今や世界の大勢となつて居る。殊に歐洲大戰後デモクラシーの叫びと共に米國大統領ウキルソンに依て唱道せられたる民族自決の標榜はいたく朝鮮人の頭を刺戟し、同時に、戰後歐洲の眞中に民族を基礎とする十一ヶ國の新國家が勃興し、其の後「ベルシャ」「アフガニスタン」「エジプト」等の諸國が舊統治國の羈絆を脱して相次で獨立し、印度、土耳其の獨立運動が其の勢を得るに連れ、此等の事實は一層に朝鮮人の民族的自覺を促がし、教育の普及、産業の發展に伴ひ、益々其の強さと深味を増加し來つた事は明かなる事實である。

此の種の運動者の最も俱るゝ所は、政治が甘く行はれ、取扱が公平になり、自由が認められ、世の中が平靜になつて、獨立要望と云ふ精神が次第々々に磨滅して仕舞はせぬかと云ふ事である。故に之れが對策として常に民族的自覺心に刺戟を與へて行かねばならぬ、此れを怠つゝ民族的要望が磨滅する事になつてはならぬと云ふことである。此の防止策としては、如何なる問題を捕へても、如何なる事件を取扱ふにも常に此の目標を彼等の腦中に置いてやるのである。従つて朝鮮の統治が縱令昨年よ

りは今年、昨日よりは今日と、段々よくなつて行く事を十分に承知して居つたにしても、善良なる事實は之れを蔽ふて殊更にケチを付け、如何なる善政をも崇拜、謳歌せしめない様に努力する傾向がある。又他の一面に於て最近の著しき現象は朝鮮青年の間に歴史を研究する風潮が非常に盛んになつて來た事である。朝鮮の國粹を誇張せる書物が非常に良く青年の間に讀まれる。李大王の如きも、其の朝鮮史の上には一個の英雄として盛に血を湧かしめて居る。此れも結局は獨立心、民族自覺心を刺戟せんが爲めの手段に過ぎなう。

### 三、生活の窮迫に基因するもの

此の論者の言ふ所は、此の儘日本の政治が続いては、吾々朝鮮人は生活の困難から遂に滅亡より外は無いと云ふのである。

而して其の言に依ると、今や朝鮮人は士、農、工、商共に行詰りである。其の何處に於ても活路を見出す事が出来ない。

(イ)士に相當するは官吏であるが、今日朝鮮人が外國に留學して歸つても郡守位に外なれない。一生役人をして其の最上地位は道知事位である。其の道長官も十三道の中朝鮮人を爲めに留保せられて居るのは僅に三四名に過ぎず、他は悉く日本人を任ずる事となつて居る。然も其の極めて少い機會に

於て麻痺得たる長官も、事實の上に於ては其の名あつて實がない、即ち折角或事柄を決裁しても若し其の部下である日本人内務部長が之れに反對する時は、總督への唯だ一通の手紙を以て長官の決裁は否認せられる。此の事は郡守、面長、小學校長に至る迄同様である。此の如き状態であるから、今日朝鮮青年の間には、官吏になり度いと考へて居るものは殆ど無い様になつて來た。

○農業に就て言へば、日本の統治以來到る所の田畑は或は特殊會社の手に、或は又日本資本家の手に引上げられ、一度日本人の手に收められんか、朝鮮人は直に其の土地から追放せられる。元來朝鮮の農民は其の大多數は小作人である、此等の小作人は先祖代々數百年同じ地面を小作し、其の土地の上には殆ど所有權を有するが如き感を抱いて居る。斯様な土地も一度日本人の手に入ると、日本人は朝鮮人の風俗習慣を無視して、從來の小作人を追放し、代ゆるに日本人の小作人を以てする。五戸の日本人が來ると五戸の鮮人は去らねばならぬ、五戸の日本人が來ると二十五戸の鮮人は其の職を失ふ。斯の如くして追放せられたるものは、日本に對して無限の怨を抱いて多年住み慣れた墳墓の地を去り國內の他の地方か或は又國境外に去るのである。斯様に慘酷な事が何處にあるかと言ふのである。

○次は工業であるが、工業に對しては朝鮮人は其の技術を持たない、其の資金を有せない。又其の原料にも乏しいのである。故にどうしても日本人の技術と資金とを必要とし、其の誘接指導に俟たねばならぬのであるが、日本人は朝鮮を觀るに日本の工業製品の市場、消費地を以てし、朝鮮を生産地

としてやらうと云ふ親切は毫頭に無い様である。之れでは工業も到底發展の見込はつかぬと言ふのである。

○商業は何うであるかと云ふに、商業に最も緊要なものは金融機關である。然るに其の機關たる朝鮮銀行、東拓、殖産銀行等は日本人に對しては非常によく便利を計つてくれるが、吾々朝鮮人に對しては誠に冷酷である、場合に依りては殆んど融通してくれない、従つて日本人とは此のハンディキャップがある爲めに到底商業戦に於て相對抗する事が出来ない。

斯くて今や朝鮮人は、士、農、工、商、何れの方面にも其の行く道を鎖されて居る。此れは日本人統治の結果である。今にして日本人の手より朝鮮を開放する事が無かつたならば、朝鮮人は自然の滅亡のみと言ふのである。

以上朝鮮人の獨立に對する論理的の基礎である。吾輩は總て此等の朝鮮人の言ふ所に聽従するものではない。唯朝鮮人の腦裡に閃めいて居る獨立要求の聲が何處に其の根を發して居るかを闡明しのみである。

要するに今日叫ばれて居る獨立論は或は併合の動機に對する不滿に發し、或は民族自決主義より來り或は又生活の窮迫に原因して高唱せらるゝもので、漸次其の言ふ所が論理的となり、秩序あり根柢あるものとなつて來つゝある事は明かなる事實である。從來の如く、之れ迄よりも、より良き政治が

行はるればそれではないかと云ふ様な、ボンヤリとした考への下に動いて居つた時代は早や昔の夢と去つて、朝鮮人の要求や、其れを達成せしめんが爲めの運動が、以上の如き極めて明白なる基礎の上に立つ様になつた事は現在之れが統治支配の任に當つて居る日本としては、深甚なる注意を要する所である。

私は之より更に一步を進めて、朝鮮人の獨立運動が現在如何なる手段方法に於てなされつゝあるか又將來如何なる傾向に進むべきかを明確にし度いと思ふ。

#### 四、獨立運動の方法並今後の趨向

然らば朝鮮人が如何なる手段を以て其の獨立を達成せしめんとして居るかと言ふに、最初は武力又は暴力を以て獨立を圖らんとする所謂武斷派の勢力が多數を占めて、其の激發する所は遂に大正八年三月の萬歲騒ぎとなつたのである。

然るに、其の結果はどうであつたかと云ふに、此等獨立運動者の期待は全然裏切られて、遂に何物をも贏ち得なかつたのである。或は總督府に爆彈を投じ、或は一二の大官を殺して見た所で、朝鮮の獨立を招來するには大した影響はない。それ許りでなく、朝鮮民族一千七百萬の者が一齊に起つて獨立を要望したが、その事は日本國民に何等の反響を及ぼさないと云ふ有様であつた爲に、朝鮮人も漸

く反省して、之れは武力や暴力を以て日本に對抗せんとしても到底及ぶ所でないと言ふ事を悟つて、爾來暴力に依つて獨立を敢行せんとする武斷派の勢力は薄らいで漸く文化政策による所的手段が選ばれるに至つたのである。

即ち文化的的手段として、獨立運動者が取つた第一の政策は列強に訴へ其の同情援護の下に獨立を期すると云ふ事であつた。彼等は先づヴェルサイユ會議に人を派して、あらゆる事情を列強に宣傳し且哀願した。次で華府會議の開かるゝや、同じく人を派して盛に宣傳を試み且請願をなす所があつた。然し乍ら巴里會議の際も、華府會議の際も、朝鮮問題は遂に一顧だもせられなかつた。而して問題は極めて輕々に取扱はれて、其の示威運動や請願書の提出の如き事件も全く小さな活字となつて報道せらるゝに止まり、遂に何等の好結果を齎らす事が出来なかつたのである。其の結果として、只今は外國の力を借り、列國の國際關係を利用して、獨立を計らんとしても、それは到底駄目である。自覺するに至つたのである。

此れと同時に、文化的運動の手段として取つた他の政策は、日本の朝野に宣傳して、朝鮮を獨立せしむる事が日本存立の上より將又東亞共立共榮の上より見て、最も緊要なる所以を、日本國民全般に周知せしめ、圓滿なる了解の下に其の目的を達成せしめやうとしたものであつて、之れは先年呂運亨に依つて試みられたのであるが、其の結果も前同様日本國民の注意を喚起し、其の同情を博する事は



出来なかつたのである。

一四

右の事情で、列國の力に依頼せんとする事も又日本に説いて其の了解の下に獨立せんとする手段も、何れも大失敗に終つたので茲に第三の時代は現出して來たのである。

それは、もう頼る可き所は何處にも無い。朝鮮の獨立は自分の力に頼らねばならぬ。自分で獨立し得る力を養ふより外に往くべき道はない。然るに自ら顧みて見ると、朝鮮自體には、何等の財政力なく、何等の武力なく又何等の産業なき現状であるから、先づ文化を促進し、産業を發達せしめ、實力を養つて獨立を根強く將來に期すると云ふ風になつて來た。故に其の結果として文化の基礎である教育の普及を絶叫し、國家富強の基である産業の開發を要求するの傾向を生じ、然も教育制度を論じて又産業政策を論じて、著しく民族的要望の精神が濃厚に現はれて來て、教育は要するに朝鮮人の爲めの教育でなければならぬ、産業も同じく朝鮮人の爲めの産業でなければならぬと叫ぶ聲が高くなつて來たのである。

然し乍ら此の傾向を有するものは朝鮮民族千七百萬の極く小部分で、至極眞面目な部類に屬する人達である。而して大部分の人々の心は、かゝる希望光明とは全く没交渉で、もう此の様な有様では、外國に頼つても駄目、日本に期待しても駄目だ。何もかも駄目だ。此上は赤化より外は無い、赤化だ！と云ふ風に自暴自棄的の最も悲しむべき心境にある事は最も遺憾な事である。

此の赤化を言ふ者の内には、赤化は目的に非ず獨立を達せしめんが爲めの手段であると言ふものと、始めから國家の存立を認めない一片の理論より出發して居るものとの二つがある。

此れは何れにしても非常に朝鮮人の耳に入り易きものである。蓋し朝鮮人の多くは勞働者と小作人である。勞働者はやがて勞働者の世界になるからと云つて赤化を歓迎して居る。又農民の多くは小作人であるが、朝鮮では小作制度が決つて居ない、小作の年限も定めもない。小作料は大抵半々であるが、其他に色々の負擔がある。税金の負擔さへ小作人側とする所がある。従つて小作人は非常に困窮して居る。即ち此の困窮から救はれる手段として赤化を喜んで居る。更に一般青年は閉鎖せられたる前途に光明を見出すべき唯一の手段として赤化を歓迎する傾向がある。

## 五、結 論

以上の如く今や朝鮮人の傾向は非常に惡化して居る。速に對策を講究して徹底的の施設を講ずるに非ずんば帝國將來の禍根は到底除き去る事は出来ぬであらう。

由來我國民は朝鮮の事と言へば兎角之れを輕視し、朝鮮問題が直に吾が對支策、對亞細亞策、對世界策に最も重大なる關係を有する事に氣付かない。

日露戰爭後に於ける我が對朝鮮政策が、如何なる意味に支那人、印度人、安南人其他世界人に響いた

か、恐らくばそれは豫想の外に出づるものがあらう。日本にして眞に世界的の大野心を有するならば先づ第一に朝鮮政策に成功せねばならぬ。朝鮮の統治にすら失敗するか如き事があつたならば、それこそ日本國民は世界的に其の力を伸ばすべき資格無きものたるを自白するものである。私は此の意味に於て日本朝野の士が朝鮮の問題に就て深甚の考慮を費さん事を希望するものである。

### 三 荒 川 五 郎 氏 憲政會所屬 衆議院議員 報告

近頃朝鮮人は漸次總督政治を諒解し、一般に融和し來つて、次第に良好の狀況を呈しつゝあり、と朝鮮總督を始め朝鮮の官人は說かれつゝあるが、是れ腹から斯く信じて居らるゝのか、但しは心中の憂慮を包み、只表面に於て便宜上斯く云はるゝのか、色々に問ひかけて見、探つて見るに、眞實に心から斯く信じて居らるゝやうに思はれるが、果して然りとせば是れ實に由々しき大事と思ふ。

大正八年の萬歲騒ぎ以前に於て、總督府の官人は、皆同様に考へて居つたのである。然るに意外の騒ぎが突發して、初めて驚き騒いだのである。此れも總督府から云へば突發か知らないが、斯る大騒ぎが決して偶然的突發的に起り得るもので無いことは明白である以上は、所謂知らぬは亭主ばかりなりけりでは無いか。

それ以來朝鮮の人心は中々に險惡である。而して其險惡の人心を融和すべき何等の徹底的方法を施

さないで、人心が平穩になり得る筈が無い。若し今にして平穩になる位なら、當時の騒ぎは起らなかつた筈では無いか。

只近來文化政策々々と頻りに高唱されつゝあるが、其やり方なるものは、朝鮮人の逃げ去る後を追ふて遅れゝに犬の遠吠の眞似をする有様で、これで何の徹底があらうか、何の融和が得られようか。

政治の要は人心を收攬するに在る。人心を收攬するは感情を支配するにある。感情を支配するには感情の交換が行はねばならぬ。言語通せず意思を完全精確に表はすことが出來ないで、何ぞ感情を通ずることが出來ようぞ。

通譯によることは、通譯がタトヒ誠心誠意に之を通達することを勉めても、到底自ら直接に自由に表示するに及ばざること遠きは勿論、殊に思想感情は其人の其時によりて自然に湧き出づるもの。如何にして之を完全に精確に譯述し得ることが出來ようか。通譯の用辨は靴を隔て、痒きを搔くよりも尙多く物足りないことは、蓋し當然である。況や知識違ひ思想異なる人に、其同じき効果を望むの無理であることは謂ふまでも無さ。

通譯に果して全部誠意の人たるを望み得べきか。通譯によりて事をあやまること少からざるは決して想像するに難からずである。通譯の胸中に好感存しない場合、又は其關係の問題を自己に利用し利

益し得らるゝと思ふ場合等、如何に双方の不利不幸を醸すことがあるであらうか、多くの事實を擧ぐるまでも無いことである。

朝鮮銀行、東拓會社、殖産銀行は、我政府が依て以て朝鮮の振興發達を圖らんとする機關に相違無いが、朝鮮人は是れを以て朝鮮人を驅逐する武器兇器として居る。實際に於て意思疏通せざる爲め、斯る誤解を生ずるの止む無き場合と認むるものが少くない。

然るに齋藤總督は朝鮮語を解するを便とするも、併し解せずとも濟むから云々と云はれた、是れ解せずして濟むのでは無い。只濟ますのである。濟ますのでは無い、濟むとするのである。實際は中々濟まないのである、濟まされないものである。

斯くして通譯により、又上に阿ねる下官の輪諛の言を信じ、朝鮮は漸次平靜に歸しつゝありと思ふのは、實に憂嘆の至りで、或は噴火山上に居眠りを爲しつゝある状態ではあるまいか。

此度の行、朝鮮各方面の人々に接觸することを得て、人心の一斑は之を窺ひ知ることを得た。それ等は副島上塚兩代議士の報告中に委しいやうであるから、私は一切之を省く。又諸般の施設等に就ても甚だ其意を得ないものが少くないが、それも他日の機會に譲り、今は茲に只所感の一端を述べ以て責を塞ぐ。

(以上)

#### 四 副 島 義 一 氏

法學博士、無所屬  
衆議院議員

#### 報 告

今回余等の朝鮮旅行は、時日が僅少であつた爲め、諸方面に涉り十分の視察を遂げ得なかつた事を遺憾とする。且つ其の見聞し得たることも、一々其實狀を再駁するを得なかつたので、或は多少の誤謬あるを免れないかも知れぬ。因て唯だ茲には余の見聞と感想の一斑を畧述するに止める。

今回の視察に於て著しく吾人の感觸したることは朝鮮一般に民族思想の大に勃興し來りつゝあるの狀態である。是れ蓋し朝鮮は兎も角も數千年來の文化と歴史を有する所であるから、教育の普及に伴ひ自覺心を刺撃した當然の結果なりと謂はねばなるまい。況んや朝鮮人經營の諸種の新聞紙、雜誌、公私の講演會及び其の他の會合に於ては熱心に民族思想を宣傳し鼓吹し勸奨するに於てをや。

既に此の民族思想が一般の胸中に扶植せらるゝや、獨立の要求が起るのは自然の勢である。是に於て獨立の運動及び宣傳が暗々裏に又は公々然として行はれつゝある狀態である。加ふるに此の獨立の要求を激成する要素も亦た常に増加して來て居るのである。

其の一は高等無職者則ち浪人の増加である。從來朝鮮の讀書生(所謂兩班)は政府の官吏となるか、又は學校の教師と爲り、一般民衆の上に立ち物質上精神上の需要を充たすことを得たのであつたが、併合以後は内地の官吏、教師等が多く轉住し來り、鮮人の讀書生は普く其の相當の地位を得る能はず

殊に外地の遊學から歸來した者は一層就職の機會を得難く、失意の巷に彷徨せざるを得ないのであるが、此等は相率ゐて所謂高等浪人と爲り、不平の結果、集會出版等の方法で専ら獨立思想を鼓吹し、又は之れに従事することになつて居る。

其の二は歐羅巴大戰に原因せる世界的經濟上の逼迫は朝鮮にも亦た其餘波を及ぼし來り、一般的生活の困難を感ぜしむるに際し、總督府の山林、原野、沼池、蘆田、墓地、漁場等の整理處分、開墾事業及内地人の移住、事業經營等の爲めに從來朝鮮人が自由に利得して居た場所が益々侵蝕せられ脅迫せらるゝので、生活不安の念は一層劇しくなつたのである。彼等は是れも畢竟日韓併合の惡結果と看做し、獨立思想の方に益々逐ひ込めらるゝ狀況は明らかに看取することが出來た。凡そ此等總督府の處分及び内地人の事業は、悉く不正當のものゝみにはあらざるべきも、朝鮮人は概して之れを自己の生活を脅威するものと看做して居るのである。

其三は歐洲大戰後平和會議に於て主として米國に依り唱へられた民族主義の主張、及び世界各方面、例へば埃及、波斯の獨立、印度に於ける獨立運動等に刺戟せられ、其他支那に於ける租借地返還運動、英領地及北米の排日政策の宣傳、日本に於て政府攻撃に用ひらるゝ日本の孤立論等の言動に動かされて、愈々朝鮮獨立の思想を培養するに至るの傾向がある。是れは主として所謂新思想者に多く見受けらるゝ所である。

其四は朝鮮人に直接する内地人官吏が朝鮮語に熟達する者少なく、朝鮮の民情や其心理を熟知諒解せず互に意志の疏通を缺き、諸事に乖離を來し易きにある。況んや其間故意に不理不正を肯行しやうとする者が少なからぬため、愈々彼等の不平を醸成する許りなるに於てをや。警察收税等に對し常に不平の聲の絶へざるのも、寔に其謂れが無いのではない。現時の裁判制度の如き、舊韓國時代に比し大に進歩して居るのは事實であるが、其良制たる結果を擧げ得ないのは、裁判官が言語に通ぜぬため、尋問聽取宣告判決、皆な悉く通譯によるので、其通譯が中間に居て種々の非違を侵すからである。

其の五、朝鮮に於ては、儒林は元と社會の風教維持者であつたが、是れ亦た今では其立場に依る不平を訴へて居る。曰く「總督政治の行はれてから、其警察官及び其他の官吏は唯だ朝鮮在米の思想と風教を破壊し、朝鮮の社會をして全く異土化せしめて居る、吾人は之に堪ゆる事ができぬ。朝鮮は宜しく獨立して其固有の風教を維持せねばならぬ。朝鮮四千年來の歴史中今日の如く他の侵犯を受けたることなし」と案を叩いて慨する者があつた。

此の如くにして目下朝鮮各方面各階級の者は、各其の受けつゝある不利の點に顧み、又は其の立場や特殊の見解やに基づきて不平を鳴らし、以て其の獨立を鼓吹して居る。是れが一般の風潮である。或る一二の者は獨立の運動及び鼓吹を目下の急務とせず、之れを他日の問題とし、目下は唯だ民族の基礎を築造するが急務であると説いて居た者もあつた。其の基礎の築造とは即ち實力の養成である。



教育の普及と殖産興業を現時の急務として、總督府が此方面に全力を注がんことを主張し、而して目下の施設には大なる不満を抱いて居るのであつた。内政獨立を唱ふる者も亦た他日の獨立を期するものと見てよからう。

又た如何に總督府に好意を有し、又は好意を有せざるべからざる側に立つ者でも、少なくとも總督政治の缺陷、不正、暴行を指摘し不平を唱へぬ者は無い。中樞院の顧問、議員其他の官廳に仕官して居る者でも皆な左様である。

實に朝鮮の目下に於ける一般の風氣は、獨立を唱へ、總督政治の不平を訴へ、機會ある毎に内地人に反抗を試みねば止まぬ有様である。亦た此の如き舉動を爲さねば一般の壓迫を受けるの狀態を馴致して居るのである。十年前彼等が内地人に對した狀態とは雲泥の差がある。

總督府でも亦た之れに焦慮し、種々の手段を講じて居るやうではあるが、未だ其の旨を得て居らぬ如うである。昨年來先づ諸般の法制を整備し、中樞院を變改し、道評議會、府而協議會を設定して、是れは將來自治制を行ふ階段であると宣示して居る。又た鮮人を召集し、諸種の諮問及び評議を爲さしめたこともあつた。併しながら一方鮮人の有識者は之を以て姑息とし、他方一般人民は痛痒の感覺を持つて居ないので、折角の法制も能く利用されず、未だ何等の實效を擧ぐるに至らない。蓋し是れは政治の根本に大なる缺陷があるに由るのである。即ち法制を運用して實效を收め得べき適材が當局

の中に缺けて居るからである。目下總督政治の弊は法整備はりて人才が之に適應せぬにある。初め現總督の任に就くや、所謂文化政策を採ることを宣言した。而して先づ憲兵制を廢して巡查制に代へた。然かも其の善政は毫も徹底せなかつた。鮮人は依然として何等の實益も受けなかつた。某名士の批評に曰く「現總督になつて變更されたことは唯だ一つある、憲兵の服裝が巡查の服裝に變更されたのが夫れである。他には何も變更されたものはない」と、此の一語で克く全班が説明されて居る。

目下鮮人は唯だ總督政治に依頼せぬ許りでなく、反て輕蔑侮慢嘲笑を以て迎へて居る風がある。鮮人の仕官者たる郡守警官にして内地人を凌辱する者も亦た漸次出て來て居る。今や總督政治は威嚴徳望兩つながら之れを失して居る。威徳兩失、是れが總督政治の一大疾患である。

蘇て、鮮人の獨立首唱者に於ても亦た確實なる方法を立て、其實行を計畫する者が見へないやうである。殊に運動費の無いのに困窮して居るやうである。そこで現在では唯だ自暴自棄的の舉動を敢行し、以て多くとも宣傳的實行を爲す位に止まつて居るやうである。而して一般人は唯だ漫然として何等歟の騷動起るべしとの疑惑の中に迷ふて居る狀態である。然しながら一般人をして斯かる不安の狀態に迷はしむるすら政治上の一大危險で、爲政者の大なる注意を拂はねばならぬ所であらう。

又た朝鮮統治の爲めには西伯利及び滿洲に散在する鮮人の處置を忽諸に附してはならない。國境以外の鮮人は其數二百萬と稱せられて居るが、之れ等在外者の舉動は直に鮮地に密接の影響を及ぼすの

である。故に此の在外鮮人を治むるのは實は朝鮮内地を大に治むる所以である。之れに就ても是非とも相當の方策を立てねばなるまい。

鮮人の獨立運動を爲すのは必ずしも無理と言ふことが出来まい。之れは民族思想の勃興の結果止むを得ざる所と思ふ。然れども有識の鮮人には朝鮮が果して絶對獨立を爲し得べき實力を有するやは大に疑問とされて居る。故に假りに獨立した所で、其獨立後に於ても結局日本の好意を求め日本と堅き提携を結ぶを必要と認めて居るやうである。是れ宇内に於ける國際競争上然らざるべからざる許りでなく、國家には自から立國の諸要件の具備の必要を知るに由るのである。又た日本から見ても朝鮮が絶對獨立して全然日本と分離するは國防上國家の存否にも關する重大問題であることは言を待たぬ所である。是れ抑も併合なるものが自然に此の兩者の必要から行はれた所以である。夫れ既に兩者が相提携し相協賛する必要を認める以上は今更に分離し獨立を計るの謂はれは無いのである。唯だ其の獨立を叫び、不平を訴ふるに至る所以の原因を免除せねばならぬ許りではないか。當局は宜しく正當且つ相當の政治と待遇とを以て善政の徹底を期すべく、内地人は誠實と同情とを以て彼等に接せねばならぬ所である。苟くも公正と誠實とを以てせば互に相悦服し信頼し此に鞏固なる關係が結ばれ得ざるの理が無いのである。要するに日本は宜しく朝鮮に向つて正當と相當な政治と待遇を爲すことが刻下の急務とすべきである。而して之れが即ち朝鮮問題解決の基礎である。

## 五 朝鮮民意聽取錄

朝鮮視察中日々五六十名の接客に對し、三代議士は常に冷靜慎重に其所説を聽取されたが、就中上塚氏の如きは一々筆を執つて彼等の述ぶる所を筆記に力められたのであつた。本記録は即ち上塚氏の筆端に上つたもの、及び其の他一二の所説に要領を得たものを採つたので、以て一行の觀察上に於ける根據を證せられる事と信ずる。但し現狀に關する謳歌者に至りては、數百の對談者中一人の之れ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つたことを遺憾とする。(編輯者附記)

### (一) 李 起 晚 氏

同光會總支部常任幹事、  
朝鮮內政獨立期成會常務委員

十月十六日午前より訪客群集し來る、談話は先づ李氏より始まる。

私は今春議會に提出せられました朝鮮內政獨立に關する請願書の内容を見て甚だ不満足に思つて居る者の一人であります。即ち其の内容は全部總督府統治の善惡を云々致して居りますが、之れは第一の問題であります。

私等は總督政治の善惡如何に拘らず日本民族と朝鮮民族との民族的關係から朝鮮の獨立を必要とするのであります。御承知の如く朝鮮民族は四千年の歴史を有し、日本とは習慣其他諸般の制度を異に

して居ます。故に治者と被治者との間に相互に異民族なりと云ふ感情が拭ひ去るべからざるものとなつて居ます。されば日本民族は感情の上よりしても朝鮮民族を同等のものとして取扱はず治者が被治者に君臨するが如き態度であります、隨て當局の統治策は常に

「朝鮮民族は幼稚である故に日本の力を以て開發せねばならぬ」

と云ふが如く一種の劣等人種扱に致し居る傾があります。勿論今日の所からすれば、いくらか幼稚なる點は私も承認します、然し乍ら幼稚なるが故に他に倚らねばならぬ理由は毫頭ないのです、幼稚なれば幼稚なる其の程度に於て自身で開發の路を辿らねばなりません。でなくて徒らに強制的に他の力を以て如何に文明の制度を敷いたとて、眞に開發の事は出来ないと思ひます。

此れ迄内地人が數十百回となく朝鮮の視察に見へます、然るに一度だつて眞に朝鮮の實狀を見て歸つた人がありまじやうか。南大門の驛から此處（朝鮮ホテル）迄來て見ると坦々たる道路、宏壯なる建物、人事絡繹、如何にも一見して發展したかの如く考へられます。然るに眞に朝鮮人がそれと發達をしたでありまじやうか。其の眞情を極むる時に、あなた方はそれは單に朝鮮にある日本人が發達したのみで、朝鮮人自身の經濟、文化と云ふものは却て退歩して居る事を發見せらるゝでありまじやう。

私が考へますに、今日總督の統治策は、朝鮮人を本位として朝鮮人を治めると云ふに非ずして、朝鮮に於て日本人を發達せしめんが爲めに日本人の爲めの政治を行つて居るものである、隨て總督の

政治が朝鮮民族に満足を與へないのは當然である。故に今日の狀勢に於て總督政治の善想を云々し、不平を申しても夫れは無効の事である、馬鹿らしい事に過ぎないと思つて居ます。

大多數の朝鮮人は此の意味に於て内には鬱勃たる不平を持ち乍ら絶望して總督政治の不滿を訴へず居ります。然らば朝鮮民族は此のまゝに統治せられ又は滅亡するかと云ふに、我が二千萬の朝鮮民族が、何等精神的自覺なくして此のまゝ推移するものとせば格別、然し乍ら、今や民族的自覺に動き、四千年の歴史と朝鮮自らの文化に眼醒めて、我民族の如何なるものなるかを十分に會得致して居る吾が朝鮮民族は如何なる統治下に於ても如何なる壓制殘虐の下に於ても決して滅亡する事はないのであります。是れを思へば總督政治の採るべき手段方法は自ら會得せるべきものなる事を信ずるのであります。

私は以前絶對獨立を説へて居つたものである。夫れが内政獨立の委員となつたのには自分の同志からも非常に攻撃されて居る所である。然し私は内政の獨立にて實質的に鮮人の幸福を増進し得るならば、寧ろ形式的な絶對獨立を願はなくともそれでよいと思つて居ます。

國際聯盟會に於て、日本の代表は、朝鮮の事情を報告するに「朝鮮人は日本の統治に悦服して居ると言つて居りますが、それが全然虚構である事は近年來度々朝鮮に發生して居る各種の騷擾により十分に推斷する事が出来るでありまじやう。

いくら日本政府が隠蔽しても、日本政府は今や世界的風潮と其の國際的地位よりして、朝鮮の統治に苦しんで居る事は朝鮮人の總てが承知して居る所であります。故に日本政府の立場よりするも又鮮人自らの生活の向上を期する上よりするも今日に於ては朝鮮民族は之を自ら治めしむると云ふ事が、時代的要求と思ひます。

## (二) 金 儀 卿 氏

月刊雜誌  
編輯社主幹

私は多くを申しません、一例を以て申しますれば、茲に大小の兩家があると假定し、大家より小家に對し總ての生活費を補給し小家の者を助けて行く場合に、大家の者が單に之れ丈で、別段無理な注文を發せないならば、そこに何等の問題も起らず、兩家は仲よく安全に暮して行く事が出来ませう。然るに大家の人が之れに満足せず、更に進んで小家の内政に干渉し之れを監督せんと欲せば、小家の人の心の中は如何でありませう。如何に大金をもらつたとて補給を致してもらつたとて、之れに對しては不平不満なきを得ないのは人情だらうと思ひます。一民族が他の民族に對する事も之れと同じであります、私は日本當局が此の點に留意せられん事を望むのであります。

## (三) 崔 景 烈 氏

朝鮮自治獨立期成會委員  
朝鮮日報社北支局總務

私は日本人が朝鮮其物に對して、今少しく根本的研究を爲さん事を希望せざるを得ないので。朝鮮は建國以來四千年、朝鮮人の朝鮮として、未だ嘗て他國の爲めに國家的地盤を失つた事は無いのであります。又東洋の大勢を見るに、朝鮮と日本とは誠に唇齒輔車の關係に在り相提携して東洋平和を確保すべき運命を荷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

日韓併合は東洋の平和を保證すると云ふ意味に於てなされて居りますけれども、實際は日本の帝國主義的政策の下に出でたものであつて、朝鮮民族の意思にあらざりしは明かなる所であります。

併合以來の統治策は全く日本人本位であつて、鮮人は奴隸扱ひを致されて居る。然らば國家的朝鮮たるの血液は冷へ切つて居るものであらうか？ 否々民族的の不平は併合當時より鬱勃として鮮人の胸中に積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

日本の植民政策は十數年間武斷政策の下に人權を蹂躪して居る。故に教育も言論も商業も工業も又農業もあらゆる事は鮮人の意のまゝに行はれない、此れに對しては非常なる不平があつて、それは何時爆發するやも計り難いのであります。

世界戦争の結果民族自決の聲に呼び覺されて遂に大正八年三月の萬歲騒ぎを引起したのであります。其の後日本政府は統治方針を變更して武斷政策より文化政治に移ると聲明したが、實際は何等の變更を見ず、鮮民族は益々不幸に陥つて居る。



朝鮮人は今や世界の風潮により其の地位の變更を求めつゝあり、之れは全民族二千萬同胞の等しく熱望せる所であります。

朝鮮國外に居る鮮人は自由に絶對獨立を叫び且計畫致して居りますが、朝鮮内地に居るものは、絶對獨立を希望する事は人類當然の要求たるにも拘らず、之れを明白さまに要求すべき何等の方法手段もないのであります。故に私は絶對獨立に就ては朝鮮民族が早晚に何等かの手段を以て解決すべき時あるを信じます、其の第一歩として、今日に於ては先づ第一に内政の獨立を計り、日本と朝鮮と今日の如く感情の疎隔を來す事を除去して、相互に相提携し東洋平和を確保する事に勉めねばならぬと思ひます。

然る後に於て日本との間に更に残りの問題を解決するの要があるのであります。今日朝鮮人は議會に對し内政獨立の請願を爲した以上、此の目的を達する爲めには日本政府の了解を求めねばなりません。私は民族的の人權自由平等を條件として先づ内政の獨立を切望する次第であります。

## (四)

李

重

胤

氏

同光會常議員  
内政獨立期成會委員

私も簡單に申し上げます。無論朝鮮民族のみの幸福であつて、日本に對して幸福を齎らざう事であるならば、それを日本に要求しても認められる理由がありませんから無意味であります。然し私は日本

の爲めにも朝鮮を獨立させねばならぬ理由がある事を信ずるものであります。朝鮮は二千萬の人口を有して居ます、之れを滅亡せしめざる限りは同化と云ふ事は到底出來ませぬ。四千年の歴史を有し又すから四千年かゝらねば之れを同化する事も滅亡せしむる事も出來ませぬ。故に私は寧ろ朝鮮は自ら治めしめて外交、軍事の上に於て之れを監督するに止める事が日本の爲めに最も賢明だと思ひます。

## (五)

鄭

寅

範

氏

同光會評議員  
内政獨立期成會委員

最近日本國民が朝鮮事情を視察する者幾十回なるを知らずと雖も日本人に對し今日の如く赤裸々に我が朝鮮民族の實情を知らしめる事は今度が始めてあります。

人間は感情の動物であります。故に申上げた事が果して將來成功するや否やは別問題として、貴方達に對し正にこう云ふ事を申上げて見度いと云ふ一種のなつかしみの感情から色々と申上げるのであります。

從來鮮人の抱いて居つた不平不満が如何に大なるものであつたかは、昨晚我等の味方たる貴下等の南大門に到着せられた時の歡迎振りによつて遺憾なく發表せられたのであります。併合以來總督が來ても知名の士が來ても、鮮人が心から歡迎した事は一回もありません、然るに昨夜は二千名に近き群集が心からなる歡迎の叫びを擧げたのであります。

凡そ政治をなすには一時を糊塗するの流儀ではいけないのです。先づ民心を得るの必要なるは古今東西の歴史が明かにせる所である、故に一昨年以前の如き極端なる武斷政治、丁度佛國の安南、東京、英國の印度に對するが如き態度を以て朝鮮に臨む事が出来るか否かは政治家の自身で判斷すべきものであると思ひます。

### (六) 李 商 在 氏

基督教青年會總務、民友會副會長、教育會會長

十六日午後一時より余(上塚)は副島、荒川、牧山(耕藏)小幡、葛生の諸氏と共に李起晩、田元鳳の兩氏を東道として二臺の自動車に分乗、各界の有識者を訪問せんと欲し第一に一可亭に李商在翁を訪ふ。

一可亭は北漢山麓松嶺の内にあり。京城圖書館の門前にて自動車を棄て、松樹鬱々たる林間の坂を上る、約三丁にして樹間に一小亭あり、廣さ十五疊許り、名付て一可亭と言ふ、昔し弓場たりし所なり。到れば雪白瘦軀の一老翁出で来る。是れ朝鮮に於ける頭山翁の稱ある李商在翁其人なり。余等先づ挨拶すれば、翁案外にハイカラにて手を出して洋式に握手の禮を交す。令孫の病氣にて下僕を伴ひ、久しく此の林間に静養中なれば、招すべき室内もなし、アチラには少し好い所があるからとて導かる、一同今日は急ぐので別に應接間などはいりませんから、

此の亭内で結構ですと云へば、翁はうなづいて、マアいゝから御出なさいとサッサと歩き始め、一可亭の左側松樹の蔭に至りて立留り「ワシの應接間は此處だ。今下僕が椅子を持つてくるから」と一笑す。瘦軀粗髯の老翁が此の洒脱の一言に一同も腰をすへて松陰風涼しき處相對して此處に日鮮兩國の問題に關する應對は始りぬ。

古來朝鮮と日本との關係は非常に密接なるにも拘らず、最近益々相離隔せんとしつゝある、諸君は朝鮮の統治を一見して、或は非常によく治つて居ると思ふかも知れぬが、それは大間違ぢや。今、日本と朝鮮と兩民族の間に同化對獨立の問題が紛糾して居る。然しワシは此の二つとも賛成も反對もしない、唯兩民族が融合一致せない限りは同化をしても獨立をしても何れにしても駄目ぢや。諸君は日本で朝鮮は非常によく治つて居ると聞いて來たであらうがそれは違ふ、如何なる田舎歩いて見ても今日と十年前の日鮮兩國人の關係は非常に異つて居る。十年前は兩國民の間柄は却つて親密であつたのぢや。然るに併合以後却つて精神的結合が無くなつて來たのは明かなる事實である。唯今では朝鮮人は一時も早く日本の羈絆を脱せんとして獨立獨立と叫んで居るが恐らくば之れは成功しないであらう。又日本は飽く迄同化政策を達成しやうと考へて居るけれども之れも不成功に終るであらう。

朝鮮を假に獨立せしめた所で、若し日本が誠心誠意其の獨立を援くるに非れば、獨立を期する事は

出来ない。又朝鮮は財力と兵力とを有せないから自發的に獨立をせやうと思つても出来ない。又日本がどうしてもやらせなければ獨立と云ふ事は出来ないのぢや。ぢやと云つて、日本が朝鮮を同化する事が出来るかと云ふと、それも出来ない。日本と朝鮮は歴史を異にし、言語風俗を異にし、從つて精神も異つて居る、是れを同一にしやうとしたつてそれは無理ぢや、不可能と言はねばならぬ。

此の頃自治とか、内政の獨立とか言ふ事が流行して居るが、**俺**は是れも出来ないと思ふのぢや。俺は何もかも出来ないと考へる。今は兩民族が一旦共に滅亡して然る後新に組織せらるゝに非れば何事も出来ないのだ。俺の意見では、兩民族共に滅亡に向つて進んで居るではないかと思ふ。一步を譲つて今假に自治又は内政獨立が行はれたとしても之れに對して日本が干涉しないワケはない筈だ、そうすれば、自治も内政獨立も皆空文ぢや。

曩に拓殖長官古賀君が來て俺に色々な事を話した。其の時俺は

「今如何に焦燥つたとてそれは水の泡だ、現状を見よ、日本はあらゆる點から勢力を有し鮮人に勢力がない。此の勢力のあるものと無いものと相對するから兩者が一致融合する事は到底出来ぬ、故に今のまゝでは兩國民が滅亡した後でなければ一致融合して温い握手を爲す事は期し難い」

と言つてやつた。今日諸君の訪問に對しても俺は意中をそのまゝに話すから少し位失禮の言があるかも知れぬが恕してもらひ度う。

諸君に改めて一言申し度い。諸君は態々朝鮮に來られたが、それは第一日本の爲め、第二には朝鮮民族を救はうと思ふて來られた事だと確信する。然し諸君は唯歩きまはり調べ廻つて目的が達せらるゝと思ひますか。俺も如何したら救へるだらうと其の方針に就て考へて居ない事は無い。然し此れが實行し得られない事が分れば萬事休すぢや。で諸君も其處を考へてもらひ度い。調べたり歩いたりする事は末の末ぢや。

此の時余(上塚)は我等は實行の前に先づ知らねばならぬ、眞に知る事が出来なければ眞の實行と云ふものは出来ないものだ、我國民は勿論だが政治家學者の間に於ても朝鮮の事情は十分に知られて居ない、今迄眞の道が實行せられなかつたとすれば眞に知らなかつたからだ、此の意味に於て我等は先づ眞情を知る爲めに來たのだ、と反駁した。それを聞いて翁はニッコリ笑ひ乍ら又語り出す。俺は考へる。先づ政府から悔ひ改めねばならない、然し今の政府は一旦仕損じた結果に到着せざれば悔ひ改めると云ふ事は容易に出来そうにも無い様に思ふ。

併合はもとより民族と民族との心からなる融合一致では無かつたのだ、唯單に形式區劃の上の事に過ぎず、言はゞ二人の者を縄で無理矢理に縛つた様なものである。故に朝鮮許りが縛られて居るのぢやない、日本も同じく縛られて居るのぢや。從て苦しいのは朝鮮許りでなく日本も同斷ぢや。一寸見れば所では日本は朝鮮を縛つて提げて居る形になるが、實は一所に縛られて居るのだから笑止千萬ぢや。

俺の考では、何事を爲すにも、民族間の事は先づ民族と民族とが握手し、其の後に於て政府が初めて手を下すべきものであると思ふ。

一步を譲り併合は併合として、併合後の政治はどうであつたかと云へば、併合そのものが民族愛としてなく形式的區劃的のものであつた爲めに其の統治の方針も自ら其の一途を出でず、遂に今日の如き事態を誘起したのぢや。無理やりの併合は又無理やりの政治を生んだのだ。不自然の併合の結果は政治向も又不自然となつたのだ。

俺は萬歳騒ぎの時に捕へられて、裁判に附せられた時裁判所で言つた。俺は併合はよい事と思ふ。然し何故に只今獨立を叫ぶかと言ふに、併合以來十餘年の間、鮮人の間には不平の聲が日に高きを加へて終始する所を知らない、之れは何故であるかと考ふるに、現今の併合なるものが、精神的の併合に非ずして單に區劃的の併合であるから萬人の間に不平不満が充滿して居るのだ。であるから此のまゝではどうしても進行する事が出来ない。此の不平の感情を除去する事は今の區劃的併合を解除して鮮人をもとの自由人の地位に返すより外は無いのである。一度獨立さすれば、必ずや日本も朝鮮も兩方乍ら一人で居る事は寂しくなつてくるに相違ない、そうして四五年たゝぬ内に再び兩者結合せねばならぬ、兩者の存立の上から將又東洋平和の上から必らずや融合一致せねばならぬと云ふ慾求が起つてくる。茲に於て初めて精神的の併合と云ふものがなされ得るのぢや。故に俺が獨立をさせよと云ふ

のは併合に反對するのぢやない。此の朝鮮内に充滿して居る不平の聲と日本排斥の感情を一掃するには今の形式上の併合を解いて一度獨立せしめよ、然らば四五年立たずして再び精神的の融合一致を見るの時あるべしと云ふのぢや」と。

此の時牧山氏一言して曰く。「貴翁の言や意味深長である。一寸御尋ね申すが貴翁は一度獨立させよ、然らば又眞の併合の機會を作るべし」と云はれますが、私の考へでは例へば日鮮兩國の關係は夫婦の様なものである、結婚當座は無我夢中であるが五年立ち十年立つ内に自ら我儘と云ふものが出てくる、夫に對する不平も出てくる、それを直ぐ意の向ふまゝに離縁をして家を去ると云ふ様な事があればそれは餘りに輕卒ではなからうか、それよりも何とか夫婦關係のまゝで再び融和する方法はないでしやうか。

「翁の曰く」。貴君は日鮮兩國を夫婦に例へるが、夫婦としたら情愛のない夫婦、強制的の夫婦です。そんな夫婦は一日も早く分れねばなりません。元來俺の考へでは日鮮兩國の關係は夫婦では尙遠い。夫婦關係以上のもので、私は之れを兩手に例へ度い。即ち一體となつて其の左右の手が日本と朝鮮でなくてはならぬ。同じ血が通つて一體の内に動かねばならぬ。今の様に兩手をくゝつて仕舞つて一體同身と言ふ事はそれは間違ぢや。

先づ獨立させよ、然らば本當の融合、精神的併合の機が自ら出來てくるであらう。然らずして此ま



まゝ續けたら民族が減びて仕舞ふ。さうしては眞の融和は出来まい……………。

談は絮々として盡きず、尙ほ俞星濬、朴泳孝兩氏との約束あるにより名殘惜しくも他日を期して一可亭を辭す。翁は最後に一言申し度いとして、

兎角何處の國でもだが、在野の時は色々の事を言つて政府當路に當るが、在朝となると忘れて仕舞ふ。どうぞそれが無い様に願ひ度う。

蓋し頂門の一針也。樹間の坂を下れば松籟々として秋空に鳴る。

### (七) 俞 星 濬 氏 中樞院參議

一行俞星濬氏を訪ふ。在宅なり、招せられて純朝鮮式の部室に入り座につく。傍に中樞院參議鄭鎮弘氏在り、人參茶をすゝり乍ら俞氏はどうでもよいと云ふ様な風にて口を切る。

朝鮮の問題とか日本の問題とか、そんな小さな問題はいつでもよいぢやないですか。今は世界的の時代です。世界の事情が人々に十分に解つて居ない二百年三百年も以前であれば兎に角、今の様な時代には、世界の潮流は直に吾々に傳はり、政治の方針も之れに依て決せねばならぬ時となつたのです。總督政治が善いとか悪いとか、そんな事はいつでもよいのです。小さな問題です。今日は世界の大事勢が朝鮮の獨立を促して居ます。朝鮮人は誰でも獨立を願つて居ます。之れを思はないならば、それは鮮人ではないのです。

日本が武力を以て朝鮮を壓迫しても何百年行きまじやうか。二千萬の人口を滅ぼして土地を残るものであらうかどうか、獨立したとて日本人と心が合はなければどうなるか。世界の朝鮮、世界の日本ですからネ——。

兄弟が兄弟の心を以て行けば、よく外に對して自分の家を守る事が出来るのです。日本人が朝鮮の心を得るにあらざれば支那人の心を得る事は出来ませぬ。支那の心を得ない時に日本はどうなりますか。

寺内子は正直な人であつたから私は申しました。警察の費用を増やして何千萬圓にしても人民の心を治める事が出来なければ仕方がない。形式治めても何にもならない。世界は日に月に進歩して行くが朝鮮も夫れに伴つて進歩して行く。故に唯力で治めると云ふ事を御止めなさい。軍隊に費つて居る費用を教育、衛生、宗教其他の文化事業又は産業開發の爲めに使ひなさい。そうして先づ第一に朝鮮人に教へなさい。分らない者が一番恐はいです。教へれば分るのです。今閣下は朝鮮を併合になりませんが、閣下の心中は眞に安かですか、然らば假に地位を顛倒したら、閣下の心中は如何でしやうと申しましたら返事が出来ませんでした。

人間には情がある、又世の中には勢と云ふものがある。併合は情に於て許さないが勢だ。自分が厭

やなら自殺するより外は無い。勢には及ばない。既に大勢に依つて併合となつたならば、成る丈民をして安心立命が出来る様にならねばならぬ。

大正五六年の頃でした。京畿道内の普通學校の百五十人許りの校長が集つた時に申しました。皆さんは第二の國民を養成する學校の職員であるから、其の責任や極めて重大である。然るに或る時私が或る校長の家を訪問すると、其の家の八九歳の子供が「お母さんヨボの役人か来ました」と申しました。私は之れを聞いて實に不愉快に感じた事がある。第二の國民を養成すべき責任ある學校長の家庭ですら此の状態である。子供は親を寫すの鏡であります。此の有様は一體何事ですか」と。

夫婦になつたとて、裸になつて床に入つても背合せにして居るのが日鮮兩國の現状であります。三十以上の者は教育も無いから或は夫れでもよいかも知れぬが、それ以下の若い者は餘程教育も發達して世界の大勢にも通じて來た今日、從來の如く鮮人を蔑視して劣等視して政治を行ふと云ふ事は駄目です。教員等でも學校では日鮮人一所になつて居ますが、學校以外ではいつも別々になつて居ます。第二の國民を養成する教職員にして以上の通りであります。

小役人や郡長許りでなく、民間の内地人も皆同一です。在鮮三十萬の内地人の心が總て鮮人に對して蔑視觀を持つて居ます。其の態度は傲慢で、動もすれば弱い鮮人に對して暴戾を加へます。之れでは到底鮮人が心を寄せる筈がありません。總督は在鮮三十萬の内地人を治める事が第一です。それが

出来なければ二十萬人の鮮人を治める事は出来ませぬ。今の様に口で許り一視同仁を説いても、其行ふ所を之れと異にする様では、人民が信ずべき筈がありません。何うすれば兩民族が眞の融和が出来るか、心相通ずれば、千萬里を隔つとも十年相見なくとも尙ほ安んずる所があります。今日は其の安んぜざる所以が何處に在りやを十分に研究してもらひ度いのです。

### (八) 鄭 鎮 弘 氏 中樞院參議

先づ朝鮮問題を了解する事が第一です。然し之れは一番六ヶ敷い事です。總督が壓迫すると云ふ者がある。それもありましやう。然し大體に於て三四年前と今日とは時勢が非常に異つた事を承知せねばなりません。併合當時は鮮人は何にも知らぬから、如何うされても「ハイ」御尤もと聽從したのでありますが、今日は一般に自覺して來たから昔の通りには參りませぬ。

併合當時から随分目に餘る事が多かつた。今でも遺憾の事柄が頗る多い。其弊害は特に地方官の所に多い様である、で地方官の人選は餘程注意をしてもらつて、終始更替せしめてもらひ度い。同じ所に長く置く事は弊害の基である。總督が如何に善政を敷いても下僚が悪くては駄目です。朝鮮の諺に「ピンデー(南京蟲)を殺るす爲めに家を焼いて仕舞ふ」と申して居りますからネ。

(九) 侯爵 朴 泳 孝 氏

朝鮮貴族會々長  
中樞院顧問

四二

俞氏を辭し更に東門外に朴泳孝侯を訪ふ。翠微亭の大額を仰いで玄關に入れば、侯自ら出て、迎へらる。洋風の應接間にて相對す。時候の挨拶に次ぎ、來訪の意を述べて漸次日鮮問題に關する話を引出さんと勉むれども、侯容易に話を此の方面に及ぼさず。稍あり口を開きたる談片左の如し。

「ドウですか、世の中は大變代つて行きます。何處迄變るでしやう。日本も何時迄も朝鮮を今の様にしたとてそれは支那の惡感を増し世界の疑を深からしむる許りです。

朝鮮は支那の屬國ではなかつたかと云ふ者があるけれども、それは外交文書の上ではそんな事もあつたであらうけれども、支那人が來て朝鮮の内政に迄干渉した事は無い。否な之れ迄朝鮮の内政を他國から來て干渉したと云ふ事は四千年の歴史あつて以來無い事です。此の事は總ての鮮人の頭の中に深く刻み付けられて居る事です。故に日本が來て、何も彼もやる事は到底出來ぬ事です。

今日朝鮮人は第一に生活が出來ない。併合の時に寺内さんが三千萬圓の金を持つて來て千何百萬圓を持つて歸つたそうだが、元來國家を值切つて買ほうと云ふ様なケチな考では朝鮮の統治は出來ませぬ。朝鮮の山林の多くを國有にして仕舞つた。其の際でも文券がなければ總ての田地や山林を沒收して

仕舞つたのです。朝鮮には古來文券などを取揃へて居るものはいくらもありやしません。従つて一般良民の財産は悉く國有にされて仕舞つたのです。李王家だつても同じです。舊韓國時代ですら李王家に對しては年額百五十萬圓を御内帑の金として差上げてあつたのです。その李王家の山林土地其他の財産を取上げて、そして百五十萬圓かを與へると云ふ事になつたのです。即ち差引勘定は非常な損となつて居るのです。損して喜ぶ者は佛様でもなければありやしません。沒收せねば統治が出來ぬと思ふかも知れぬが、人心を失ふ事には心付かない様です。

齋藤總督になつて文化政治を行ふと云つて憲兵を廢したのはよいが、その代りに巡査を多くし、各所に駐在所を作る、そして是れを國費を以て負擔せず地方に負擔せしめ、負擔し得なかつた者には賦役を課す。そうして此の駐在所の薪炭油代迄地方に負擔せしめる。之れが所謂寄附と云ふもので、今日は實に此の寄附の多いのに困り切つて居るのです。警察官が代る毎に歡迎費迄取る、此の事は舊韓國時代にもなかつた事です。

教員、劍や、官吏の劍は取られ、憲兵が巡査に代つたが、それは鮮人には何の關係もない事です。此の頃誤つて個人有なるべき山林其他を國有にしたのがあるから、取調へて返すと云つて居るが、返したがいゝです。取調への要はないです。「私のです」と云つて來たものにどしどし返せばいいです。統治ですか。矢張り朝鮮人に委かしたがいゝです。今は日本が勢力があるからいいが、何時迄続く

かゝ問題です。

四四

三年前議員團が來た時に、私は「西比利亞、滿洲、沿海州等からは兵を撤退すべし。但し朝鮮は必要だと云つたらどうです」と申しました。

朝鮮の事は朝鮮人に委せたらどうか、それが出来ない位なら三百萬人位を移民したらどうか。今日内政の獨立や自治など云ふと笑つたりす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一旦こうなつたのですから無事に行けばよいが、世界の大勢が變つて來たからソウは行きません。朝鮮人ももうじつとしては居ますまい。何とかせねばなりません。是から二三年は用心すべき時です。明年明後年が大事な時です。

朝鮮人は今非常に生活に困つて居ます。地方の人民の有様は殊にひどい。冬になつて單衣一枚位で過して居る者が多いのです。食物の如きも無論無いです。朝鮮人には慾が無いと言ひますが、慾を起す事すら出来ないのです。何か方法を設けて慾を起さねばなりません。總督は四五千萬圓持つて來て土地を擔保として貸付け、物産を開發してもらひ度いです。

# (一〇) 南 宮 薫 氏

朝鮮日報社長

十月十七日、例により有志群を爲して寄せ來る、八時朝食を濟し直に引見意見を聴取す。

人間として生れた以上天より受けたる自由はあれ共、鮮人には話す事にも自由を持たない。今日は先づ其の自由を興へてもらひ度い。先づ御互の意思を十分に通ずるには内地人は朝鮮人に、朝鮮人は内地人になつたつもりで話をせねばなりません。私は御見かけの通りで生來ウンを言つた事の無い者ですから貴方達にも本當の事を申し上げます。

日韓併合當時日本の宣言には、日鮮兩國民の間には區別を設けないと云ふ事及東洋平和の爲と云ふ事が書いてあつた。けれども其の後十餘年日本の政治は悉く此れを裏切つて居ます。

日清戦争の時も其の宣戰布告に際して、朝鮮獨立の保障に關する言があり、媾和條約に際しても朝鮮の獨立を條件としてあつたにも拘らず、日露戦争後幾何ならずして併合した事は、世界各國に對して日本の信義を失墜し、列強疑惑の衝點と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此の點に於て日本の國威が世界各國に光る時其の後ろには亦日本滅亡と云ふ影が現れて來るのです。

併合當時は東洋平和の爲として、朝鮮有識者が一は喜び、又一は悲しんだ處でありましたが、併合の結果朝鮮は監獄となり、朝鮮の人民は囚人となつたのです。

朝鮮併合以求初めの總督より今日の齋藤總督に至る迄文化政治、文化政治と申しますけれども、其の跡が何處にありますか。朝鮮人が其の母國と稱すべき内地へ行くのに旅行券が要るのです。日本以外の國へ行くのなら兎に角、内地へ行くのに旅券が要つて、然かも其の旅券が何ヶ月も下らないので

四五



す。學生が留學するのにすら仲々下らないので、往々にして時機を逸し勝ちです。母國へ行く事すら夫れ程不自由であるのを見れば、他は推して知るべきのみです。此れによりて見れば鮮人の自由を奪ひ、朝鮮を監獄にする事が併合の目的ではなかつたでしやうか？

寺内總督以來鮮人の自由權は非常に蹂躪せられたのであります。齋藤總督の任に就くや、何等の束縛を解くと言はれたが、既に二年になるけれ共それは取れて居ない。故に鮮人は役人が恐いから申しません、心中鬱勃たる大不平を持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

同光會の目的は日鮮融和にある様ですが、今の如ふ有様では到底駄目です。融合の早道は只朝鮮を此の監獄状態から解放するに在るのです。朝鮮が監獄の取扱を受けて居る實例は毎日幾通となく各地から私の新聞社に送つて來ます。然し其れを掲載すると新聞の命が危くなりますから私は載せません。

總督の政治に關して申しますれば、其の實狀は日本人には解らないのです。何故なれば、鮮人にして官吏となつて居るものは、多く親日派である。又總督に對して、此くしては悪いと直言するものがあれば總督は之れを使はぬから、官吏は皆一身を保つ上よりして曲辯阿諛するものばかりです。故に此等の徒に朝鮮の事情を開けば、朝鮮二千萬民は總て總督政治を謳歌して居ると申すに相違ありません。

然らば民間の者はどうかと云ふに、一般に内地人を鬼の様に恐しく思つて居る、日本の事を惡く言ふと監獄に送らるゝと思つて居るから不平があつても言はずに居る。

故に官吏に問ひても民間に問ひても右の通りで、真相は到底捕へられないのです。

大政治家は百年の大計を樹てるものであります。今、日本の政治家は日鮮融和を百年の大計として居られますが、今の如うでは只百年の大不平を起すのみである。

東洋の平和と言はれますが、私の考へでは日本が善政を敷けば東洋の平和は保たれ、惡政を敷けば之れを失ふのです。

今の日本が朝鮮に對する態度は一家の戸主を其の家より追ひ、家も家具も奪ひ、そして下女下男になれと命じて居る様なものです。其の戸主がどうして此の命に應ぜられましやうか。

政治は道德を先きにすれば人民は喜び、道德を後にすれば其の國は亡びます。東洋問題に對し日本は取るべき道は、戸主の權を失つた鮮人に其の權を與へ、監獄となつた朝鮮國を解放し、支那人は又租借地を返還し、日本は虛心坦懷に東洋の先覺として進まれる事あるのみです。然らば列國は日本を謳歌するでありましやう。斯くて東洋の全民族が日本に悦服せば日本の政治は單に東洋許りでなく世界全體に模範たるに至るであらう。其の時こそ東洋を一國にするも全七億の民は喜んで併合に應ずるでしやう。

鮮人が如何に現政治に飽らず、其の變革を求めて居るかは一昨夜の出迎への光景にて明かでありまじやう。日本人が朝鮮に來る事に對して、朝鮮人は一切出迎へに行かぬ事にして居る。大官が日本から來る時官吏や學生が行くのは行き度くて行くのではなく、仕方なしに行くのです。然し今度皆様が御出になるに就ては、何れも自ら進んで驛迄行つた。其の内には地方の人々も随分多かつたのですが、夫れに依つても朝鮮人の一般の傾向が窺はれる事と信じます。

### (一一) 俞 鎮 泰 氏

朝鮮教育會總務

今日鮮人の内にも親日派なるものがあるけれ共其の本心を尋ねる時は必ずしも親日派では無い、唯其の身を保つ上に一つの手段として親日派たる迄です。

今から四百年許り前に燕山君なるものあり、暴悍度無く大虐非道<sup>紂</sup>王の如きものでありました。然れ共其の位は幾年も續かず、やがて臣下に廢せられて遠島に逝くの悲惨な終末を見ました。

朝鮮の歴史を見ると其他にも幾度か虐政に對して事を擧げたる例がある。總督府でいくらくよく治つて居ると宣傳しても内にある不平が一度爆發すれば日本の運命知るべきのみです。

今日何故に獨立を冀つて居るか云ふに、夫れは實に生活の安定を願ふからである。生活の安定を得る上に總督府がいけないと云ふ理由は今日の殖産銀行、東拓、朝鮮銀行の事業方針が非常に悪い。

それを又總督府が獎勵して居るかの傾がある事であります。

殖産銀行、朝鮮銀行は現在丸で高利貸の態度である。單に高利許りでなく土地迄取上げて居る。東拓が土地を買込み、其處に一戸の移民が來ると五戸以上の朝鮮人は忽ちにして衣食の路を失ひ、南北滿洲沿海州方面に移住するの止むなきに至るのである。右様の次第で生活に困難する極、現在國境方面では不逞鮮人と見れば片つばしから銃殺して居る事を承知して居るにも拘らず、尙移住の事は止まない。右様の次第であるから、先づ衣食の道を得せしむる事が何より第一の事です。

夫れから随分惡政が施かれて居ります。例へば地方へ行つて見ると刑事にピストルを持つ事を許してある。然るに其の公用のピストルを盜賊に貸與して高い貸賃を取つて居る事實がある。何時かもピストル強盜を捕へてピストルの出所を尋ねて見ると、計らずもそれが管内の刑事の手から出て居る事が分つたので、其の刑事は直に免職されましたが、幾程もなく又他の地方で採用せられました。此んな勝手な事では、到底鮮民が心服しやう筈がありません。又水原事件はどうですか、之れを知らぬ者は日本國民のみです、とて水原事件を詳述す。

### (一二) 洪 性 僕 氏

平壤孤兒院總務

朝鮮問題の解決、それは世界の大勢に照し、一般思想界の變動に徴し、三尺の童子と雖尙よく知つ

て居る事であるから、茲に改めて申すも必要のない事です。現正の儘では日鮮問題の解決は出来ません。何よりも先きに吾々朝鮮人は實力を養成せねばなりません。總督政治に就てはウの、ウのと言つたつてそれは無駄な事です。

然し只一般の日本人が朝鮮人を見るに非常に幼稚な者として取扱つて居りますが、それは間違の基である事を一言して置き度い。日本人は獨斷的に朝鮮人を無識無能扱にして居るが、自分の考では寧ろ大人中の有識者と思つて居るのです。

現今日本は到る處に於て列國の指彈を受けて居る。そうして世界中が朝鮮に同情を表して居る。一昨年の萬歲騒は天が爲さしめた事です。世界列強よりも同情せられ又神の加護を受けて居るものであるから、朝鮮は有望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此の際に於て日本は日本存立の必要上日鮮融和を計るが第一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

### (二三) 金 鴻 爵 氏

平壤、朝鮮労働同盟會々長

私は今度代議士團の御來遊を聞きまして態々平壤から伺つたものであります。今年の議會に荒川サシが朝鮮問題に付質問せられたが、それは果して日本及朝鮮の爲に言はれたのか、單に政黨の爲めに言はれたのか、夫れを聞き度いと思つて來たのであります。

現今の朝鮮の狀態は、日本政府及日本國民は鮮人を保護して安樂に導く事を嫌つて居る様に見へる。生活の方からも文化の方面からも、何れの方面からも眞の朝鮮の發展を願つて居ない様に思はれる。

一般の人民が警察に呼ばれて行く時は、牛が屠殺場に曳かれて行く氣持です。

### (二四) 申 萬 均 氏

平壤

實力の養成が第一です。實力の養成に就ては教育を普及せしめねばならぬ。然し現今は初等一年の學生に對しても日本語で教へて居る。自分の母國語もまだ十分に話せない、書けない時に直に日本語で教はるですから、三年生頃迄は何を教はつて居るか分りません。

夫れのみならず科目の如きも歴史地理の加き朝鮮の事情を知らぬのに、日本歴史を教はるから色々な錯誤や矛盾が起つてくるのです。教育の事に就ては書いた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之れて御覽を願ひます。

### (二五) 李 命 錫 氏

新義州

若し朝鮮を此の儘にして置いたなら、總督が(李)の如き政治を致しても駄目であらうと思ふ。今の様なやり方、即ち兵隊と警察を置いて此等の手を以て壓迫して行かうとしても、それは到底駄目です。

水原事件の様な事をやつても、朝鮮の民心は益々離反するのみです。私は虚言は申しません。本當を言つてさへ此の場所を出ると何時縛られ何時殺されるかも知りません。故に國外に出て日本反對の陰謀を廻らす者のあるのは止むを得ない事です。

(一六) 韓 圭 高 氏 前參政大臣

十七日午後各團體及名士を往訪す。先づ韓氏より始まる。

私は老人でありますから言ふべき事も持ちませんが、兎に角朝鮮の現状は誠に悲しい状態となつて居ます。此の點に就て荒川サンが今年の議會で大に議論せられました事を感謝致します。然し日本の政治家が幾人此の心を以て朝鮮に對して居られましかうか。

老人で何時死ぬかも知りませんが尙一言申して置きますが、日本の政治に當つて居る人々は目前の利慾に惑はされず國家永遠の計を建てられん事を切望致します。

(一七) 金 翰 氏 無産者同盟會理事

私は何う云ふ理由で朝鮮の主權を日本が握つて居るか了解が出来ない。既に今年の議會に内政の獨立と云ふ問題が起つたが、朝鮮の問題は既に之れに依つて決したのです。その上に主權を日本が固持

しやうと云ふのは解し難い事です。

十年前であれば、東洋平和、日本の安定の爲めに必要であつたが、今はこれは除かれた様に思ふ。現今の印度や支那や「シヤム」の事を考へても日本は之れを救ふ事が使命ではありますまいか。

近頃朝鮮人の間に暗殺と云ふ事が流行して居る。之れは由々敷大事である。之れは民族の上よりも將又個人の上よりも非常に不幸な事である。自暴自棄となつて人を殺し又自身を殺して早く此の世を去るか、又は自分の上に不幸を持ち掛くる憎き相手を殺して自分の存立を計る事は止むを得ない手段であるとは昨今朝鮮人の間に殊に青年の心中に燃つて居る潮流であります。之れは全く現今の總督政治即ち壓迫政治が然らしめたのです。

經濟の關係は政治上以上です。朝鮮人は今や職を求めやうとしても得られませんが、總督府も學校も會社銀行も皆日本人許りです。鐵道の如きすら日本人のみによつて運行されて居ます。關稅を言へば保護關稅を撤廢する事は不満である。朝鮮は工業地としてもらい度い、然らざれば朝鮮は唯だ消費者の地位に立つて生産者の地位に立つ事が出来ません。此の意味から云ふと、朝鮮人は今や民族として「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地位になつて仕舞つて居るのです。

朝鮮總督の政治に委しては、朝鮮民族の福祉は到底望まれないです。不平、不満、それは胸に鬱積して居るが、ア、モウ言ひ度くないのです。ア、もう死に度い、と云ふ氣になるのです。



勿論不平不満を言へと言へば、いくらでも申しますが、言ふた者は直ぐに捕縛するのです。だから遂に陰謀を企てる事になるのです。吾々の此の身も何時死ぬか分りません。

(一八) 李 得 年 氏 民友會理事

人間としては生活して行かねばならぬ。其の問題を解決するのが第一です。今日の鮮人の状態は人間として眞裸である。食物も住居も何にも持たない。故に先づ此の生活上の安定を得せしめる事を第一としてもらい度いのです。

(一九) 尹 吉 炳 氏 檀君教總教長

十月十八日早朝より來客を引見し順次其談話を聞く。

私は併合當時から反對であつた。其の後沈黙を守つて居つたのは、死刑とか軍隊とかを恐れての事ではありません。實に東洋平和の爲めを思つたからです。然るに現今の様な状態で東洋の平和がうまく行きまじやうか。眞に東洋の平和を願ふならば日本、朝鮮、支那の三國は互に獨立して自主の國とならねば、今將に西より流れ來る勢を防ぐ事は出来ませぬ。

(二〇) 鄭 秉 源 氏 朝鮮士林代表

併合以來既に十餘年となります。其の最初に於ける一視同仁の聲明は只徒らに名のみで朝鮮人は一つも内地と平等の恩澤に浴する事無く、正に滅亡の外なく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

予は親にそむき、妻は夫を離れ、朋友相疑ひ、現今の朝鮮は全く土風頹廢して誠に慨嘆に堪へぬものがあります。之れはどうしても挽回せねばならぬ事である、然し是れも詮じつむれば總督政治が悪いからである。

警察の壓迫は非常なもので、朝鮮人は全部牢の中には入つて居る様な者です。一杯の飯も安心して食ふ事は出来ませぬ。自分の家の修繕をなすに對してすら、警察は之れに干涉する。路行くにも又内地へ行くのにすら色々の制限がある。此の状態では唯滅亡あるのみです。故に朝鮮人を亡ぼすのなら一時に滅ばしてもらい度い。長引けば夫れ丈朝鮮人を苦しめるのみである。今の朝鮮の有様は丁度腫れ物が出來てまだそれが破裂せない様なものである。一般は無限の憤激を内に藏して何時か何時かと破裂の日を待つて居るのです。

今度三代議士が見へたのは吾々朝鮮人の非常に喜びとして歡迎致して居りますが、過去の状態から推すと今度も單に朝鮮人を喜ばしめんが爲めになされ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はれます。寺内より齋藤に

至る迄總督は幾度か交替致しました。私は今度七十一歳になるが、廿年來の記憶は總て欺まされ通しである。やらうと云ふ話丈で實際行つた事は一つもありはしない。唯やる事は何とかして土地を取らう、金を持つて行かうと云ふ事許りである。

朝鮮を獨立させるか、全部の朝鮮民族を殺すか、何れかに極めてもらはねば此の状態では生きて行けませぬ。

## (一一) 李 虎 榮 氏

楊州郡和道面嘉谷里二五七

朝鮮民族の狀態は全身皆痛む病人の様です。此の病氣の基は併合である。手が痛めば手をなほせばよい。けれ共我等は今全部の病氣があるから駄目である。此れを癒すにはよい醫者が要る。三先生は其の醫者ですからよろしく願ふ。

## (一二) 田 文 氏

獨立派領袖

皆さんの御出になつたのは朝鮮の本當な事情を知り度いからであらうと思ふ。故に私は本當の事情を述べ度い。

今皆さんを案内して居る人は同光會の人々である。同光會は親日派であるから、それによりて眞の

事情は判らないと思ふ。又訪問せらる向も、其の人等の案内であるから、相當な人々であらうけれ共、多くは老朽で今日の思想には沒交渉な人々が多いと思ふ。

眞正なる事情を考へて居るものは未だこちらに訪問しない者、又は皆さんが訪問せざる者です。そうして此等の人が皆さんの所に來て接觸しない所以は、一は朝鮮は朝鮮人に依て始むべきものである。二は貴方達が現在日本の政治を左右して居るワケでもないから言つても仕方がないと云ふ考へからで決して自屈して居るワケではないのです。

今や世界の大勢は非常に變化して來ました。朝鮮民族も此の風潮に促されて大に變化しつつあります。朝鮮は四千年の歴史を有し、燦爛たる文化を持つた獨立の國であります。時には多少他國より犯された事もありますが、今日の如く辱められた事はありません。故にどうしても之れを回復し度いと考へて居るのです。

近代に至り物質的文化こそ日本に及ばないが、元來日本の文化は朝鮮より繼承したものであつて、精神的文化は遙かに日本の上に在りと思ふのである。田舎の人々や子供等は今も尙日本人を見ると野蕃人と思つて居る。

吾々朝鮮人の考では、今や日本は支那に排斥せられ、朝鮮には憎まれ、露國からは惡感情を以て迎へられて居る。殊に昨年來は日英同盟を廢棄せられ、四國協約に依て辛うじて米國等と手を握つて居

る所を見れば、太平洋からも排斥せられて居るではないか。故に日本は世界的大勢から見ると孤立無援の状にある。日本人は何處へ行つても安全に居られない。西比利亞撤兵後日本人は彼の地に安居する事が出来まいやうか。

右の事情ですから、日本の安全を期するには一に東亞の三國（日、支、鮮）が互に相獨立して相提携するより外はないのです。

日本の状態は常に外政に於て然るのみならず、内政に於ては社會主義、過激主義が起り、思想混沌として容易ならざる状態に在る。

右の様な日本の内状を見ると、日本は日本自身すら維持する事が出来ない有様ではないか。

然らば、日本に如何にせば此の境遇から避ける事が出来るかと云ふに、それは朝鮮を獨立せしめて其の怨みを解き、支那を解放して其の憤激をやわらげ、三國相提携して東洋の平和を計るにあるのみである。

日本は、自分が滅ぶるから朝鮮も共に滅びさしてやらうと思つて居るかも知れないが、日本は右の如く孤立し、朝鮮は同情を表せられて居るから、日本は亡びても朝鮮は亡びない。

東洋平和を亂したのは日本の侵畧主義である。日本が其の存立の爲めに三國相提携せんと欲せば、先づ來つて吾れに提携を乞ふべしである。

同光會及親日派では内政の獨立を計つて居るが、真正なる鮮人は之れを喜んで迎へて居ない。又日本の政治家が果して之れを實行してやる力と誠意を有するかも疑はしい。故に鮮人は之れを願つて居ないし、又其の時でもない。却て東洋平和を害する基となるものである。

### （二三） 申

肯

善

氏

無職五十七

今度三代議士が見へらるゝに就て、吾々は女より子供に至る迄歡迎し度いのですが、今迄日本を信賴する事が出来なかつたから非常に疑ひ深くなつて、皆様に對しても歡迎し度い御訪ねし度いと思ひ乍ら致し兼ねて居る向きが多いのです。

朝鮮の事情は、若し世界の大勢に通曉して居る者ならば敢て調査の必要は無いのです。

私が皆さんの所に御伺ひするに對して、私の友人や親戚の者で押論するものがありました。又責める者もありました。然し私は斷乎として御伺ひしたのです。即ち私は皆さんの誠意を幾分「了解致して居るものです。

併合以來今日迄我等朝鮮人が如何に悲痛をなめ胸に餘る鬱憤に閉されて居つても之れを訴ゆる所もなく、無暗に之れを言へば、捕縛せられ打首にせらるゝのみであつたのですが、今日は之れが出来る様になつたのは、朝鮮の力でなく又日本の力でもなく、世界の大勢が然らしめた事と思ひます。

## (二四) 慶

賢

秀

氏

京畿道坡州、六十二  
儒林者、宿

吾々は一から十迄日本に不服です。其の原因を貴下方は御承知ですか。

此の不平は一人二人の不平でなく、又一年二年の不平では無いのです。

日鮮關係に於て三ツの時代があります。

五十年前には第一の階級即ち老人階級に面白からぬ感情を與へました。次には中年の者の感情を害し、今は三歳の童子に至る迄感情を害して居ます。

私は六十二歳です。私の十歳位の時から今日に至る迄の経験は明瞭に覺へて居ます。私の十歳位の時、明治維新の當時で、日本では盛に征韓論が起り、丁度西郷隆盛が政權を握つて居つた時でした。其の時朝鮮の有志は早く之れを悟り、日本は朝鮮を害せんとしつゝあるを知つて感情を害し初めました。此の時は重に第一階級老人分子の感情を害したのです。

然るに其の後日清日露戦争が初まりました。日清戦争の當時は宣戰布告に朝鮮の獨立の爲め、又日露戦争の時も朝鮮の獨立と云ふ言葉があつた。其の當時は日本は朝鮮を取らうと思つたのでは無く、東洋平和の爲めを思つて致したのである。私のみでない、其の當時の人は皆そう考へて居たので、民心を擧げて日本を歡迎し、感情を害して居つたのです。

その後どうしたのか、心機一變して日本を嫌ふ様になつた。其の理由を述べ度いと思ふ。

其後三浦梧樓以下四十五人の日本人が謀つて閔氏を殺害しました。それを知つた朝鮮人は一變して日本を信賴する事が出来なくなつた。

日本政府は其の事實を知つて、三浦を初め四十五人の犯人を捕縛し、廣島で裁判が開かれました。人間を殺したものが死刑に處せらるゝは當然であるが、其の時は四十五人中一人として死刑に處せられたもの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此時には唯だの個人間同志が殺し合つても死刑に處せらるべきに一國の皇后を殺しても、其のまゝにして置くとは、日本の法律は全く信賴するに足らぬと云ふ感じが一般の人々の頭に上るに至つたのであります。

其の時に早や鮮人の惡感を十分に買ふに至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其後伊藤侯來り保護條約を締結するに至り、益々日本に對する惡感情を増長するに至つたのです。保護條約は我が朝鮮の政府が承認し王様が批准したのではなく、一部の奸臣から偽りの證書を取つて行つたのです。

今から十年前李太王の時代に、伊藤侯は李完用と謀つて位を潜した。其の初めは攝政と云ふ事になつて居つたが、其後七條約を結び、財政、郵便、其の他の權利を日本人が得るに至り其後益々惡感情を激成するに至つた。

併合には譲り與へると云ふ事にな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が、之れは譲つたのではない、大砲を王城



の所に持つて来て強要したのであります。之れを譲り合ふと云ふ事が何處にありまじやうか。

然るに四年前陰曆十二月廿二日皇祖李太王は急死せられたのであります。其の時に高永根が總督府へ書面で其の病死が頗る怪しいと云ふ事を申送つたのであります。然るに總督府は之れを取調ぶると云ふ事は今日迄ないのであります。故に今日は一層に人心を失ふに至つたのであります。

苟くも一國の君主が亡くなり夫れが怪しい時に、之れを司法部又は警察部で取調ぶる事に不熱心である事を知る時は一般の人が其の政治を信する筈がない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其の翌年三月一日一般に萬歳を唱へた。然るに夫れが如何なる罪であるか、夫れを罪人として殺した人数が約四萬近くになつて居る。又水原の如きは七十軒もある村を皆焼いて殺し、仕舞つた。此れでどうして治められまじやうか、人心をどうして得られまじやうか。

口で萬歳を唱へ、手で拍手する事が何で罪になるのですか。手に武器を握り強盜でもするならば兎に角、何を持たぬ者をどうして罪する事が出来まじやう。

然るに齋藤總督は文化政治をやると云つて居つたが、来て見ても文化政治は行はず、武斷政治を行つて居る。それ許りで無く、警察の人員を増して今日迄捕へたのが一萬人以上になつて居る。斯の如くして何で文化政治と云ふ事が出来まじやう。朝鮮の人民は蚯蚓の様な動物とは違ふ。蚯蚓でも押せば何とか云ひます。況んや人間をやです。でありますから、此の壓迫の下に於て何とかせねばならぬ

と云ふ事になつて、之れを各國に行つて告げたのです。

日本が朝鮮を取らうと思つても、それは到底取れません。武力を以て一時に千七百萬の民を殺して仕舞はねば出来ない相談です。然し自身が死んでもやるものかと思つて居るから、鮮人全體も無論そうです。とても取れるものですか。取れたら取つて見なさい。(破れるが如き大聲にて卓をたゞき足を踏み鳴らして論ず。)

人の國を取つた以上之れを穩かに治める事はあるが、人の君主や國母を殺すと云ふ慘酷な事が何處にあるか。日本人が朝鮮の國主を殺し、臣民を虐殺した事は吾々の到底忘れられぬ事である。

此の春の議會では「内政の獨立」を請願したそうですが、朝鮮人は決して喜んで受け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以上随分激論致しましたが、之れも東洋三國が何とかして穩かならん事を冀つたからであります。今日本の状態を漏れ承りますれば、日本では人民が生きて行かれぬ程になつて居る。故に政府と臣民と相反目して居る。此の事情では日本も滅んで仕舞ふ。そうすれば朝鮮のみではない、日本も滅びる事になる。御互に滅んでは何にもならぬ。兩國とも完全に起つて行く様にせねばならぬ。

土地を併合すれば心は離れ、土地を離せば心は融和する。是れは何れを取つたらばよからうか。言ふ迄もない所であります。

従つて今春の内政の獨立の請願に對しても朝鮮人の多くは之れを喜んで迎へないのです。此んな事はやつたつて同じですから爲ない方がよろしいです。

### (二五) 李 秉 林 氏

世界の大勢並に内外の事情に付ては先程田文君が申されたから私は申しませんが、皆さんの今度當地に御出になつたのは、眞に東洋平和の爲を思つてか、或は政畧の爲めか、私は今尙疑つて居ります。然し折角御出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から私も一言申します。先程も言はれた通り、内政の獨立は眞實なる朝鮮人全體の叫びではない。内政の獨立を稱へて居る者は眞に朝鮮の爲めを思ふ者でもなく又日本の爲めを思ふ者でもなく、單に日本の奴隸になつてやるのである。さりとて日本の爲めに忠實にやつて居るかと思ふにそうでもない。只其等の人の考は權力を持つて居る當局者に阿諛して、自己を顯榮の地位に置かんと思ふが爲である。

此處へ來られた以上は、本當の事情を取調べられるだらうと思ふが、先に申しました通り、内政獨立の如き事は考へずに、眞正なる日本の爲めに謀られん事を希望します。遠く此處迄見へた甲斐が無くならぬ様に希望致します。

### (二六) 金 相 高 氏 青林教代表

一、代表としての希望 青林教は東學黨の一分派です。是れを創めた理由は宗教は宇宙を目的と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殊に亞細亞の光を發揮するには、支那、朝鮮、日本が共榮共存を期せねばならぬ。然して之れを爲すには宗教の力に據らねばならぬ。

私は此れを創める時に、宇都宮氏、齋藤總督、水野總監にも會つて申しました。其の時は大正八年の萬歲騒ぎの時でありました。

元來法律は改悛せしめる事を主として居る。今日監獄に入れる事は或期間に改心せしめる事を條件として居るものである。然るに夫れよりも監獄に入れずに歸順したらどうかと思ひます。又國家と國家とは御互に反目競争する事は宜くない、相譲り合つて共存共榮を計らねばならぬと云ふ主旨であります。要するに基督教にては天國を望み、佛教にては極樂を望むが、青林教にては現代の天國極樂を望むのです。

二、個人としての意見 私は十三の時家の金十圓を持つて仁川から東京に逃げました。是れは日清戦争の始つた明治廿七年の頃でした。そうして陸軍士官學校を卒業しました。歸つてから役人をして、明治三十三年に至り支那に渡り十年許り止りました。

役人の時は何にも考へませんでした。支那に行つた後は年も三十四五になつて來たので大に考へました。東洋の平和を確保する事は一體何處に其の責任があるか、夫れは日本にあらねばならぬ。其の日本が幼稚なる支那人、朝鮮人に對するには之れを困らしめるよりも先づ之れを可愛がる事が第一と思ふ。

朝鮮人一人として獨立を希望しない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が、私は朝鮮の獨立は現在に期し難い事として諦めて居ます。未だ準備が足りないのです。例へば吾等の親愛なる子弟が自分の體に小便をたらしたとしても可愛いのである。其の情愛を考へると、吾々の責任として次の時代を構造する之等の子弟を導くには奮闘努力せねばならぬ。

吾々は今前面に現れて居る斷崖絶壁に出遭つて居る。吾々は之れを切り開いて前方に進まねばならぬ。後から追つてくる人があるから。

朝鮮人を治めるには穩かに、忍耐して、愛撫するより外にはない。朝鮮統治の大策を定めるには朝鮮の舊慣、歴史を知つてもらはなくてはならぬ。

### (二七) 朴 東 洙 氏

私は田舎で百姓をして居る者であります。何十年來文化政治と云ふ事がありますが、文化どころで

なく却つて惡化政治となつて、今や人民は一人として生活が出來ぬ様になつて來ました。今は自暴自棄になつて、ドンナ事でもやらうと思つて居る。日本人は韓國時代よりも良くなつたと申しますが、朝鮮人は皆が昔韓國時代を懷いて居ます。私は唯之れを申し上げます。

### (二八) 具 成 一 氏

私は全北の片田舎に住んで居るものです。鮮人數十人、日本人數十人外居ない所です。併合以來文化政治を行ふと云ふ事であつた爲、必ずや日鮮人共に安全に、相互に悦んで暮して行かれると思つて喜んで居りましたが、今日は豫期に反して、朝鮮人は非常に暮し惡くなつて來ました。それ總督府が日本人を保護するのに偏さざるからであります。同じ事を願ひ出ても日本人には直ぐに許可が下るが、朝鮮人には非常に遅れる。遅れる許りでなく許されぬ事が多い。それで、自分達の墳墓の地として、數百年住居して居るその土地に居つても、安らかに暮して行く事が出來ぬ。日鮮人を同等の取扱ひをしてくれば、それで安んじて暮して行けるのです。

### (二九) 張 德 秀 氏

東亞日報主筆——十八日午後往訪——

思想界の傾向として一般の民心が赤化して行く趨勢にあると云へやう。沿海州上海方面にある鮮人

が赤化しつゝあるは無論だが、内部に居るものも鮮人の多くは勞働者であるから此等の人々は勞働者の世界になると云ふ期待から赤化を歓迎して居る。青年は又閉鎖せられたる前途に光明を見出すべき唯一の方法として赤化を歓迎するの傾向がある。

農民の如きも多くは小作人である。小作制度が決つて居ない。小作年限の定めがない。小作料は大抵半々だが、其他に色々の負擔がある。税金の負擔さへ小作人側とする所がある。従つて小作人は非常に困窮して居るから、夫れより救はるゝ手段として赤化を期待して居る状態である。

政治的の獨立は當然の事として、鮮人の間には問題になつて居ない。獨立が實現する迄ジツとして居るワケに行かないから、或は内政獨立とか參政權の運動が起つて居るのです。

然し鮮人の頭には、自治とか參政權とか云つても日本人が之れを許すものかと思つて居る。總督府の言ふ事も矢張り少しも信用しない。是れは或意味から鮮人の氣分が曲つて居るからでもあるが、人民と政府と相離隔して居る事が最大原因である。鮮人は日本人と握手し度いと思つて居るが、此の調子である爲めに手を出し兼ねて居る。

文化政治を行ふと言つて憲兵制度を警察制度に更へたが、拘留の數がドレ丈減じたのであります。自由を與へると言つても何處に自由がありますか。産業を發達せしめると言ふが、何處に産業がありますか。右の様な有様で言ふ丈で之れを行ふと云ふ事が無いからゴマカシたと疑はざるを得ないので

す。今日では鮮人は到底日本を信用する事は出来ないのです。

然らば信用せしめるには如何にせばよいかと云ふに、朝鮮は朝鮮人に任して日本は大體に於て其の大綱を握む事にすればよいのです。無論朝鮮人が請託をする事は内地人よりも多い事は明かである。然し一般鮮人は日本人にイヂメられるよりも朝鮮人にイヂメられる方が遙に増しだと考へて居る。

郡守の如きも大正八年の獨立騒動迄は全く空位を擁して其の下の財務主任が實勢力を握つて居つたのですが、獨立騒動以來、郡守の勢力が非常に増大して今では自身に權力を振ふ様になつて來た。此の趨勢は今後益々強くなると思ふ。結局は朝鮮は朝鮮人に治めしめるより外に方法無きに至るであらう。

一般民衆は獨立の時期、手段に就ては、具體的に考へて居ない。然し上海沿海州等に居るものは、或は日米戦争を利用しやうと言ふて居るものもあれば、社會革命の運動に依て達成せんと思つて居るものもある。又自治參政權を得て然る後に絶對獨立に至らんと願つて居るものもある。又或者は鮮人間に普く獨立の必要と理由とを明示し、其の一部隊を日本に送りて日本國民の間に宣傳せしめ、以て獨立を行はんとして居るものもあつて、未だ一定の時期並に手段の決定を見て居ない。

總督に善政を望んでも内閣が動かねば何にもならぬ。内閣を動かすには國民を動かさねばならぬ。故に國民に對し雜誌新聞を以て宣傳せねばならぬ。それには米國等を通じて宣傳しやうと思つて居る



ものもある。又直接日本人と交渉して宣傳しやうと思つて居るものもある。呂運亨は此の最後の方法を採つて失敗した。其の爲めに日本人と公平に主義主張を交換しやうと思つてもそれは到底駄目だと言つて今や朝鮮人は之れを厭ふ形勢となつて來た。

此の前の獨立騒動は鮮民族一千七百萬が一齊に起つて自己の權利と自由を求めた具體的の發現に外ならなかつた。然るに其の結果は何物をも得なかつたのである。故に今は煩悶の時である。此の次に必然來るべきものは亦化である。今でも青年の頭は皆亦化して居るのです。

鮮人は食ふ道が無い、留學して歸つても郡守位の外なれない。一生役人をして其の最上地位は道知事である。それでは青年の心が役人に向く筈がない。

實業をやらうと思つても資金を融通してくれるものはない。鮮銀や殖産銀行でも、果して朝鮮人の爲めに建てられたものか、將又朝鮮にある日本人の爲めに建てられたのであるか、日本人には良く供給してくれるけれども鮮人には容易に融通してくれない。若い者が會社を興しても之れがつぶれて仕舞ふ。つぶれた者は皆京城へ來て會を起す。而して亦化の運動を宣傳する。工業は産物も技術も無いから駄目です。農業をやらうとすれば水田の三分の一は日本人の手にある。山林は江原道が主だが大概日本人の手に在る。右の通りで職業を求めても遂に得られない。食ふ道がないから不平が起る。之れが惡化の第一原因だ。先づ第一に鮮人が發展する爲めに保護を與へねばならぬ。

關稅撤廢の問題に就て言へば、勞働者や青年は之れに賛成する。併し若い者の大部分は之れに反對する。今朝鮮人が消費して居る品物は大概日本から來る。之れでは朝鮮人は何時迄も消費者の地位に置かれるのみだ。之からは茶碗でも絲でも、何でも朝鮮で製産が出来る様に關稅を置かねばならぬ。増稅問題に付て言へば、今年から地租三割の増徴となつたが、人民は之に對して何事も言はずに黙つて居る。元來總督府は何事をやるにも朝鮮人に對しては一つも諮つた事が無い。何事を日本人がやつても黙つて居るのは言ふ事を恐れて言はないのではない。心には思つても「何事を言つても日本人が聞くものか」、「又日本人がやるのだ」と言つて自暴自棄に黙つて居るのである。

先づ鮮人に權利を與へる事です。自治を與へると云つて諮問機關を作つたが、それは實際に運用せられて居ない。告訴をしても裁判官は大概其處の署長だから罪にはならぬ。故に巡査が威張つて、地方に於ける警察は非常に亂れて居る。もう少し鮮人に積極的の權力を與へて之れを使用せしめる方法を取つてもらはねばならぬ。

### (三〇) 朴 勝 彬 氏

前朝鮮辯護士會々長、辯護士、各派聯合歡迎會歡迎辭の要領

現在に於ける朝鮮統治の政策には何れの方面を問はず總て誠意を認める事が出来ない。言ふ迄もなく日本の朝鮮に對する政策如何は直に之れ朝鮮人全體の死活の分岐點となるのである。冀くば三代議

上は此の度の調査によつて篤と内地の有志に朝鮮の現状を知らせて貰ひたい。同時に出来るだけ速に之れが解決に努力して戴きたい。

(三二) 金 永 胤 氏

平壤新陽里金陵旅館主  
十月十九日引見

議會に激烈なる朝鮮問題が論議せらるゝを見て、日本が漸く朝鮮問題を考慮するに至つた事を喜ぶのです。

二千萬に近き吾々民族の精神が如何に一致せるかを申し上げ度いのです。吾が民族二千萬の精神は大正八年三月獨立運動の第一條に「朝鮮民族は最後の一人となる迄獨立を期す」と云ふのにあります。その事は昨夜の歡迎會席上に現はされた光景によりまして、自治とか内政獨立とか云ふ事は決して吾々の心ではない、吾々は絶対に獨立をせねばならぬと云ふ考を持つて居る事を明に御了解になつた事であらうと思ふ。

現在總督府の官吏となる者があれば其の兄弟親戚と雖交際を絶ち甚しきは父母の愛情すら失ふに至るのです。又本人も自分が總督府に使はるゝ時は兄弟親戚の愛、父母の慈愛を受ける事は出来ないものと覺悟するのです。

時間が無いから澤山の例は申しません。右の如き狀況ですから、如何に日本が同化させ様としても、

又神様の如うな政治を行はんと欲しても、到底それは不可能な事です。のみならず其の同化政策の爲めに却つて思想を惡化させるのみです。

如何に同化政策を施しても吾々民族は最後の一人となる迄獨立を期して居るのです。皆さんは日本帝國の爲め進んで世界人類の爲め十分に御研究あらん事を願ふのです。

(三二) 許 德 元 氏

平安北道龜城郡  
方嶺面下開洞

鮮人の心底は皆同じですから今更申す事もないが、態々遠い所から來ましたから一言致します。日本が飽く迄併合を續けて行くならば永遠に平和を確保する事は出来ないのです。若し日本が朝鮮を獨立させぬ。朝鮮では飽く迄獨立させよと主張したら其の結果は如何でしやう。それは結局第三者をして漁夫の利を得せしめるに過ぎないではありませんまいか。

(三三) 韓 南 洙 氏

獨立派の要人

第一に總督政治其のものを生み出した併合自體が日本の爲めに善き事なりしや、將又惡しきものなりしや、其の事に付て御伺ひして置き度い

總督府の人々は朝鮮人が騒ぐのは何にも分らないから又衣食が出来ないからであると言つて居る。

大正八年二月の獨立騒ぎは鮮人と雖其の時直に獨立が出来ると思つてやつたのではない。獨立の第一歩として、朝鮮民族も尙未だ死せざる也と云ふ事を知らしめる爲めにやつたのです。

外に現れて居る日本の政策を見るに、日本は朝鮮を何時迄も植民地たらしめざるべからずと考へて居る様であるけれ共、吾々は朝鮮の絶對獨立は決して遠い將來ではないと思ふ。無論實力から申せばそんな事が出来るものかと考へられるかも知れぬが、現に二三年前迄は朝鮮人が日本人の前で、何事をも喋舌られなかつたのですが、今日は兎も角斯様に澤山の人が見へてドシ／＼説明する。此の風は相成つて來た。之れは日本人が許すに至つたのではない、世界の大勢が然らしめたに過ぎない。

總督府につかへて居る鮮人の官吏は、日本の爲めに衣食して居るから不平が無いかと云ふに、決してそうでは無い。

日本の視察者は一見して朝鮮は治つて居ると申しますが、朝鮮人千七百萬は總て内に満腔の不平を藏して居るのです。萬歳騒ぎの時を回想して見れば分ります。其の前日迄も總督府では朝鮮は益々安穩に向ひつゝありなどと號して居つたものが、一朝にしてあの様な大騒動となつたではありませんか。然るに今日此の風潮が止んだかと云ふに、朝鮮國內に居るものは首が危ないから表面は靜かにして居ますが、朝鮮外に居る滿洲、沿海州、露西亞の鮮人は約二百萬人と數へられて居ます。此等の者は多く獨身者ですが、其の父母兄弟等の家族は皆朝鮮に居るのです。然るに國外の鮮人は日本の爲めに追

はれ、今非常に困つて故郷の空を眺めて歸り度いと思つても歸れば殺されますから、それも出来兼ねて居ります。其の結果二百萬の在外者は勿論國內にある其の家族的一千萬の人々（一人五人の家族ありとして）は總て日本を怨んで居るのです。即ち少くとも人口の三分の二と云ふものは無限の恨を吞んで日本に對して居るのです。

然らば今日のまゝで果して日本の爲め又朝鮮の爲めになるかと云へば、何れの爲めにもならない。今日、日本の對朝鮮策は併合したから第三國に對する見得を張る上から色々の事をするのでありまじやうが、實際日本の利益には少しもならないのです。帝國主義の思想は今や世界の何處よりも地に拂つて無くなりました。

現在西比利亞、沿海州に在るものが「ホルシエビキー」を主張するのは何の爲めかと申せば、「ホルシエビキー」を是非やらねばならぬと云ふワケからではなく、日本に對抗せんが爲めの手段に外ならないのです。

日本人が如何に拒否しても、朝鮮の獨立は近い將來の問題となつて來た。故に日本人に願ふのは此の際進んで朝鮮に獨立を與へてもらひ度い。朝鮮自身が進んで獨立する時を俟てば日鮮兩民の融和は到底六ヶ敷いです。

時期の問題で參政權又は内政の獨立等の順序を経てから獨立してはと云はれますが、其の時期は何

時迄待つても駄目と思つて居るのです。今の日本の政策からすれば、參政権又は自治論迄は問題になりませんが、獨立と云ふ事に就ては日本人一人として考へるものは無いのです。それでは日本の爲めにならないのです。

吾々は總督府の政治の善惡は眼中に無い。善くとも不平、惡くとも不満です。十年前迄は日本の立場として露國又は獨逸に對抗上朝鮮を領有するとの議論が出来たのであるが、今日は大勢力が變更して、そんな事は言はれなくなりました。

併合は鮮人の心でなく、二三の人が私慾を肥す爲めに行つたのです。日本人は朝鮮人を馬鹿だ、無識だと言つて居ますが、そんなに馬鹿でも無識でもありません。然し吾々朝鮮人の目的を達する爲めには、日本人がそう考へてくれて居る方が寧ろ却つて決着が早いです。

總督府の政治は此の根本に於て間違つて居るから惡いに極つて居ます。まるで十八世紀の植民政策そのまゝです。

日本人の視察者が地方へ行つて會ふ者は多く金持です。金持は皆無識です。國家の前途、民族の事などは考へません。是等の人に言はしむれば、無論現今の政治は良いと申しまじやう。然し之れは千人萬人に一人で、決して鮮人の代表的人物では無いのです。

現今圖滿江や鴨綠江附近の狀況はどうです。常に叛亂が絶へない。之れに軍隊、警官を派しては治

めて居るが、それでは限りが無いと思ふ。

獨立は日本が如何に拒んでも、朝鮮自身で獨立する事になるから、早く日本から進んで獨立せしめるがよい。

過激な人々は「日本人の種を残してはいけない」など言つて居ます。一體日本人は鮮人の氣質を知らないのです。鮮人は大陸的の氣質を持つて居る。壓へれば壓へられて居るが一度頭を上げると何處迄も上げてくる。

鮮人の誰でもに、總督政治は何ふかと聽くと、良く治つて居ると云ふのです。之れはそう言はなければ危険であるからです。今日日本政治がよいと云つて居るものは、日本政府が大に歡迎して居る所の者ですが、それは却て日本の爲めに不忠實です。李完用の如きは最も不忠實なものです。

私は現在の獨立運動に依て直に獨立が出来やうとは思つて居ません。然し之れを世界に宣傳し、以て獨立の機會を作り度い爲めにやつて居るのです。

總督府の方針では、鮮人を無識文盲であるとして人格を無視し、人類としての取扱をなさない。然し朝鮮人の民族性は半島國であるが大陸性を帯びて居る事は上述の通りであるから、一度爆發すれば止まる所を知らないのです。

日本すら普通選舉を行つて居ないのに、朝鮮人に對して參政権や自治權、進んでは内政の獨立など



を與へるものではない。どうせ與へられぬものなら最初から絶對獨立を叫ぶが第一だと云ふ氣分でよ。西比利亞や沿海州に居る者は、實力を以てしては到底日本の對抗が出来ぬから、赤化せしめるより外はないと考へて居る。赤化は目的に非ず手段である。

### (三四) 車 東 準 氏

全州の人、意見書を以て談話に代ふ

今回 各位一行の御渡鮮に對し我が朝鮮民族は滿腔の熱情を以て歓迎す。又小生は朝鮮の爲め大は東洋の爲め慶賀に堪へざる次第なり。

御一行中には第四十五議會に朝鮮の實情即ち朝鮮總督府政治の實情を諱諱したることあり、其詳細は速記録等に依り拜見せり。

氏に對し會心の敬意を表し、且つ無限の敬意に堪へず。乍遺憾車中には御疲勞、京城には御多忙の關係にて、再び拜顔の機會を得ず、乍難筆便宜紙面を以て一言の無辭を呈するに至れり。突然の御渡鮮にして何等の準備なきに付、一二の事柄を別紙に要領のみを簡記し、御參考迄に提出せり。或は之が御參考になれば幸なり。希くば來る第四十六議會に、不相變朝鮮の爲め又は國家の爲めに御盡力あらんことを切望す。

(一)自治の前提として中樞院の改廢 現在朝鮮總督の諮問機關たる中樞院は、朝鮮統治上必要なきは

勿論、朝鮮民衆を無視したる不生産的の集合體なりと信ず。民衆を無視したる斯かる機關は宜しく改廢せざるべからず。之が改廢を爲すには、其の組織と作用は朝鮮議會とも云ふべき議決機關と爲し、苟くも朝鮮人の權義に關する法令等を審査協賛せしむるの權限を附與するを可とす。曾て朝鮮は日本内地の延長なりとして參政權を獲得するが爲め運動を試みたる主義もありたりと雖も、長し歴史を有し、且つ風俗慣習を異にする朝鮮民族を一朝一夕に日本化せしむるは、到底不可能の事實なり。要は朝鮮議會論にして、朝鮮民度に適合する議會、即ち特殊機關の組織を主張するにあり。

(二)面に自治制を布くこと 面に自治制を布き、面民をして公共心を養成し、且つ政務に慣熟せしむるは最大の急務なりと思料す。朝鮮に對しては何事をも時期を云々して保留するも、日本内地の町村に自治を許したる其の當時の民度より推察すれば、朝鮮の今日の面に自治を許すべき可能性を有す。先づ以て北海道の町村制に準據し、指定面を一級面に、其の他の面を二級面として漸次進歩したる制度に變更するを可と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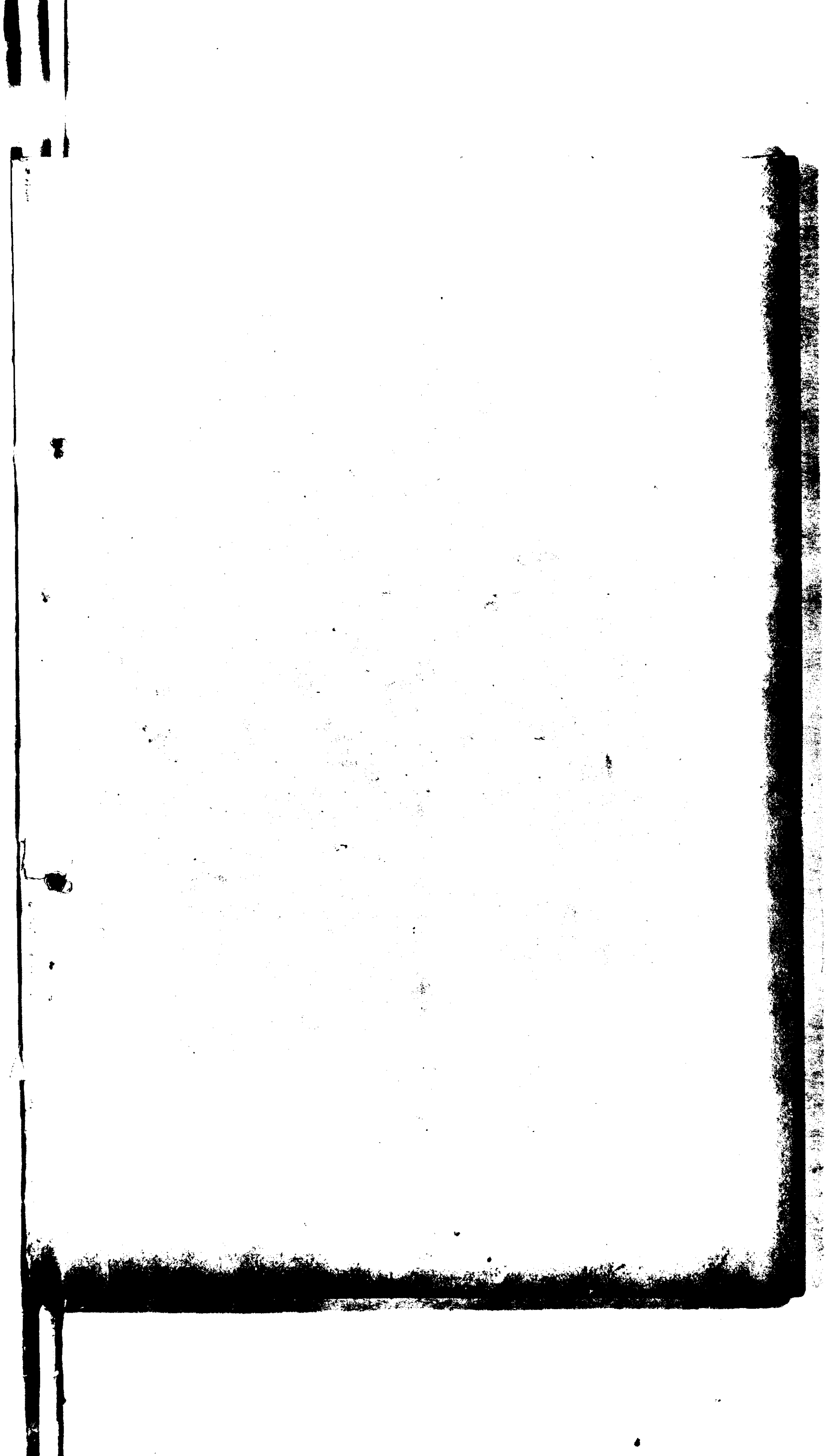
(三)教育機關の擴張 現在の教育機關は實に幼稚にして、所謂文化政治に反するが如き感あり。國庫より即ち朝鮮總督府より補助金を増額して、速かに一面一校の初等教育機關を建設し、又其の他の各種の教育機關をも相當完備することを要す。

(四)産業政策 朝鮮民族の將來は、誠に寒心に堪へず。朝鮮人本位の産業政策は、或は之が永遠の平

和策なるが如し。

八〇

(五)政界失業者の救済 共存共榮は人道正義にして國家存立の根本義なるは論を不俟。朝鮮民族は政治に對し客觀的依賴的にして、往時の納稅動物たるの感なしとせず。朝鮮の政界は日本人本位となり、大官要職は勿論小使役に至る迄日本人を以てし、朝鮮歳入の大部分を吸収し、且商工業等に至るまで不知不識の間に又吸収するは明確なる事實なるべし。目下の朝鮮人は破産宣告を受けたるが如く、近き將來に赤身のみ残るべき因果を生じ、無職失業者は日を逐て増加し、其危險化愈々濃厚となり居れり。東洋永遠の平和を謀るには、此際朝鮮人をして政治に自主的自治的ならしむべし。之が日本の永遠の繁榮策なりと信ず。



Report of Mr. W.R.M. Stier on the Mission School Situation  
In Korea.

Observation

十三日  
廿三日  
月

I. There is a variety of attitudes on the part of missionaries  
in Korea.

a. Some missionaries go about with a chip on their shoulder, looking at everything as a question of principle, not in a spirit of conciliation. These missionaries, like the deputation from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are not satisfied with religious liberty on the basis on which the officials are willing to grant it, that is, in a kind of secret and unofficial way. The pugnacious attitude of these missionaries is very irritating to Japanese, and even to missionaries among Japanese.

b. Other missionaries have an attitude of neutrality. They say, "We have now in reality everything we want, and there is too much heat just now for sane discussion. It is better to let things cool." Yet they rather joke about the situation, and are inclined to twit a missionary from Japan about Japan's actions in Korea.

c. There is also a pro-Japanese group among the Korean missionaries. They say the Japanese are conciliatory, and they criticise the chip-on-the-shoulder attitude of the pugnacious group of missionaries. They say that some Mission schools ought to be junked, for they are not up to mark. Some say that the Koreans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 anyway, and we must tell them that after all the Japanese have their best interest in mind. The young missionaries especially are inclined to be pro-Japanese, for they have experienced only the conciliatory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the Japanese, and have not known the bitter backgrounds.

2. These attitudes seem to be distributed more or less geographically, the pugnacious attitude predominating in Haijo and north, the neutral attitude in Seoul and Songdo, and the pro-Japanese attitude in Seoul and south.

3. Is there not also a relation between this attitude and the attitudes of the different groups towards social and religious problems in Korea? The young men who are most liberal theologically are most pro-Japanese. They are broad-minded, seeking facts, and not willing to take the say-so of the older men. None of the young men show bitterness or pugnacity unless they have perhaps been filled full of it by older men. It is especially the older men in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who are conservative and ready to fight for their principles to the limit, without willingness to conciliate.



4. There is a feeling current that specially approved schools, such as Meiji Gakuin, could be allowed in Korea as in Japan.

5. There is a feeling among liberal minded people in general that even in Japan public opinion is ready for a revision of the present school regulations, for the old regulations prohibiting the teaching of religion in any school below the Kotogakko are now behind the times. It is not desired that religion be taught in the Government schools, but that it be allowed in all private schools, and that they may still be recognized. To bring about such a revision would require careful preparation and engineering, but it is felt that it would be an important step in giving Japan a real place among the powers. We in Japan can perhaps help in this. Some officials seem ready for such a step. Are the Japanese in general ready?

6. The Koreans seem happier than the missionaries among them will admit. The officials see few signs of unrest or dissatisfaction, but of course they would be the last to know of it if it existed. The employment of a sociologist to study the feeling of the Koreans might be welcomed if suggested in proper circles. One of the young officials was enthusiastic at the idea, and thought of Harry F. Ward as a good one to employ.

7. Propaganda for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education in Korea will be suppressed if carried on in the name of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Japanese policy in Korea is now one of assimilation but some officials say they will change to a big-brother attitude like American's in the Philippines if the Koreans show themselves worthy of it. The older Korean missionaries cannot "see" assimilation and the Koreans do not want to be assimilated. However the educated Koreans, if they find that Japan is sincere in her declared purpose to help the Koreans, will probably put in their efforts on the Japanese side. Meanwhile they are remaining neutral. Some Koreans say that they prefer the Japanese way of doing things to the American or Russian.

8. The Koreans who have been educated in America seem more like Americans than the Japanese who have been educated in America. They show a freedom of manner and of the use of English that the Japanese rarely show.

9. I am told that old missionaries who were pro-Korean and have become pro-Japanese lose their influence with the Koreans.

10 It is easier for a tactful foreigner to get things in Korea than in Japan, for there is a real intimacy between the officials and some foreigners, and they will do almost anything for you if you meet them in a spirit of cooperation, though a pugnacious spirit only arouse their own pugnacity. There are men in the Government General who have it in for the foreigner, but there are many liberal minded men, and many Christians. Smith wishes there were some way for the foreigner to show his goodwill toward the Japanese.

11. The chief of police speaks of his policemen as his "20,000" boys, and says that of course some of them are bad, but he says if any individual policeman is obnoxious to the Koreans, please tell him, and he will have that man removed. He is as good as his word.

12. It is now made easy for Koreans to come into Japan, and great numbers are coming.

# 同民

第一號

東亞同民

同民會發行

本館(田王丁以下より)

第二号

(田王丁以下より)

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毎月一回發行)

十三号

同民會規約

第一事 總則

- 一、本會ハ左記綱領ヲ達成スルヲ以テ目的トス  
イ、大局ニ高處シテ内鮮融和ノ徹底の實行ヲ期ス  
ロ、質實剛健ノ氣風ヲ養ヒ輕佻浮薄ノ風潮ヲ排ス  
ハ、勤勉力行ノ風ヲ興シテ放縱情弱ノ弊ヲ戒ム
- 二、本會ノ目的ヲ達スル爲左ノ事業ヲ行フ  
イ、講演會講習會活動寫眞會等ヲ開催スルコト  
ロ、會報ヲ發行シ必要ニ應ジ文書ヲ刊行スルコト  
ハ、美風良俗ヲ闡揚シ趣味ノ向上ヲ圖リ人材ノ養成ヲ資ス  
農村ノ振興及ビ社會改善ニ關スル方法ヲ講究スルコト  
ニ、必要ニ應ジ各種ノ調査ヲ公表スルコト  
ホ、本會ト趣旨ヲ同フスル各種ノ團體ト連絡シ其ノ發達ヲ助長スルコト
- ハ、其ノ他評議員會ニテ決議シタル事項

第二事 組織

- 一、本會ハ同民會ト稱ス
- 二、本會ハ京城府寬甸洞百九十八番地ニ置ク
- 三、必要ノ地ニ本會ノ支部ヲ設置ス
- 第三 經費  
一、本會ノ經費ハ基本資産ノ利子基本資産ニ屬セサル有志ノ寄附金及會員ノ會費ヲ以テ之ヲ支辨ス

第四 役 員

- 一、本會ニ左ノ役員ヲ置ク  
會長一名 副會長二名 理事二十名（内三名ヲ常任理事トス） 監事二名 評議員若干名
- 二、本會ニ總裁副總裁各一名ヲ推戴シ又顧問及相談役若干名ヲ置クコトアルヘシ
- 三、評議員ハ本會創立ノ際發起人中ヨリ之ヲ互選シ其ノ後ハ總會ニ於テ之ヲ決ス
- 四、會長副會長理事及監事ハ評議員會ニ於テ推薦ス常任理事ハ理事會ニ於テ互選ス
- 五、支部ノ役員及組織ハ評議員會ノ議ヲ經テ別ニ之ヲ定ム
- 六、理事及監事ノ任期ハ二箇年トス但シ重任ヲ妨ケス
- 第五 會 員  
一、本會ノ會員ヲ分チテ名譽會員贊助會員特別會員正會員トス  
二、名譽會員ハ本會ニ功勞アリ又ハ德望アリテ評議員會ニテ推薦シタル者トス  
三、贊助會員ハ一時金一百圓以上若クハ一箇年間月賦ニテ十圓以上又ハ五箇年賦ニテ三百圓以上ヲ納出スル者トス  
四、特別會員ハ毎年會費十圓正會員ハ會費二圓ヲ納出スル者トス
- 第六 會 議  
一、會議ヲ分チテ理事會評議員會總會トス  
二、理事會ハ會長之ヲ招集シ會務ヲ協議ス  
三、評議員會ハ會長之ヲ招集シ必要ナル事項ヲ決議ス  
四、總會ハ必要ニ應ジ會長之ヲ招集ス
- 附 則  
一、本規約ノ改正ハ總會ノ決議ヲ要ス

同民第一號目次

△口 繪……………同民會本部と會長副會長

△寫眞 版……………徳川家達公、益澤榮一子、大倉喜八郎男の眞筆

同民會創立趣旨及綱領

式 辭……………同民會長 北條時敬……………二

祝 辭……………政務總監 有吉忠一、其他……………三

▲講演

開 會 の 辭……………常任理事 佐藤虎次郎……………二

主 德……………廣島市立第一中學校 藤井種太郎……………一五

同民の根本精神……………高島平三郎……………二五

東亞同民の本願……………宮内省御用掛内 國府種德……………二五



祝電

齋藤實男其他

會告

會報

同民會發會の動機△創立趣旨及綱領△委員の職上△創

立總會△評議員選舉△評議員會△理事會△發會式△朝

鮮ホテル歡迎會△發會紀念講演會△內鮮詩人の雅會△

第一回理事會△第二回講演會△第三回講演會△第四回

講演會△講師歡迎會△本部移轉△基礎建設△第二回理

事會△本府各局部長及各道知事招待會

會員芳名

八

詩及歌

二八

同民會役員名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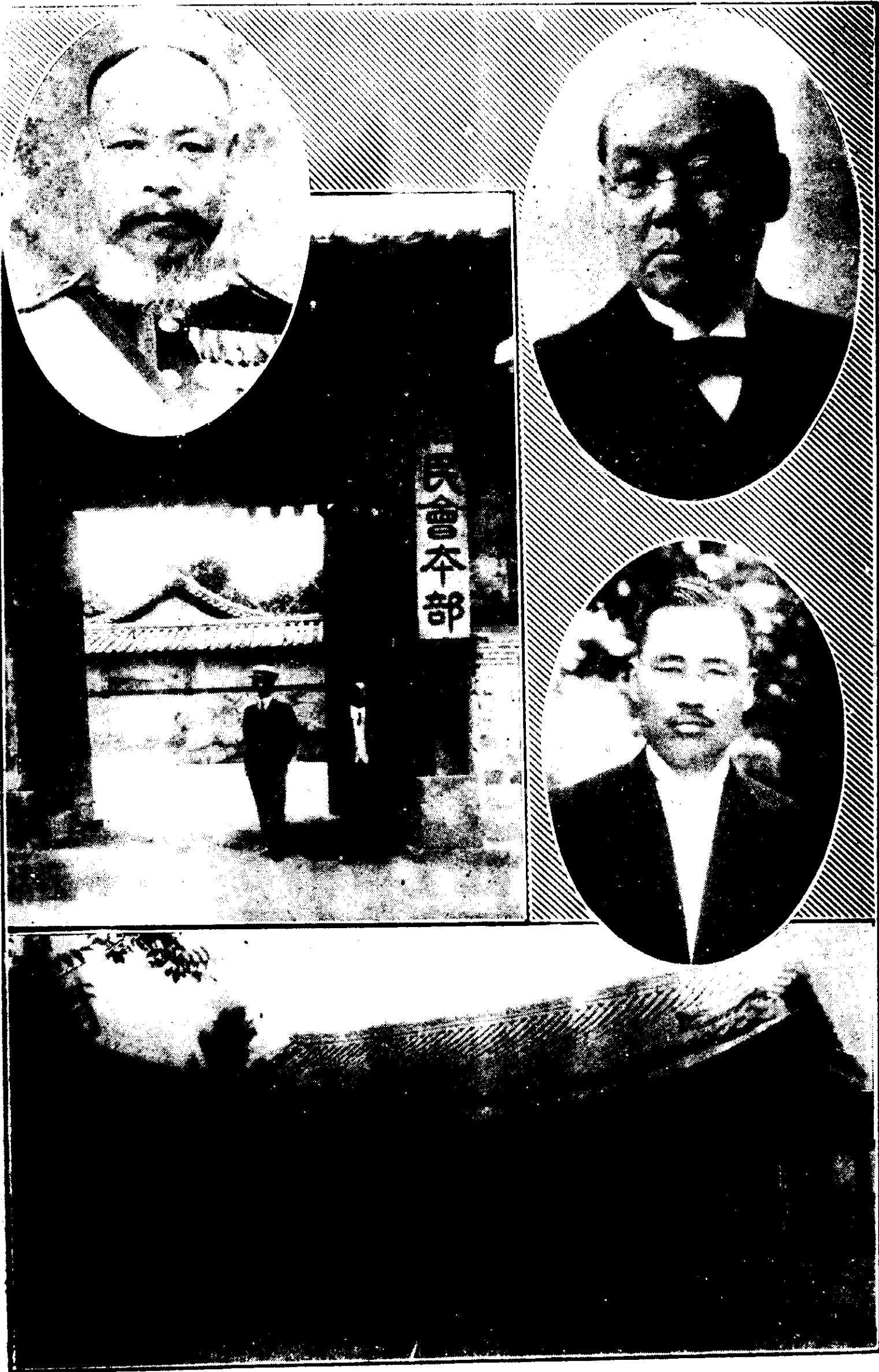
表紙三

# 同民第一號目次終

## 同民會本部と會長副會長

會長 北條時敬

副會長 安藤又三郎



副會長 男爵李載克

本部表門 (上)

本部會館 (下)

**同**

其の味、當

商民會創立趣旨

大正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非 絲 制 織

天壤體「」  
内體「」  
菊

菊 一 號

列強の競争は數年の前に於て終熄せりと雖も列強競争の形勢は更に緩和せらるゝ所なし  
 示すべき最好の地として列強は何れも眼を吾が極東に注げり極東の天地は必ずや列強競争  
 の中心と化し去らざる能はず此時に當りて能く列強の間に介在し正義の主張を狂げんとす  
 能く永遠の平和を維持するに努むべきもの吾が日本國民を指導之を修めしむるを得んや  
 本國民は其の大事に當り難く其の責を果す其の能を全うするに當りて以て自己の實力を  
 界に示すべきなり然るに内は融和の積累が全からずして外は彼に感情に趁取て東に  
 相離反し反目嫉視せんとする傾向あり外は熾盛浮薄の思想澎湃として迫り時に我が臣民の  
 東洋思想を蠱惑せんとす茲に於て其の結合を堅うし互に相砥礪し相扶持して勸勉努力の  
 智と剛健熱誠の氣象を養成し以て百年の大計を樹つるは洵に今日に於ける急務なり其書  
 不敏と雖も此に感ずる所あり紅顏諸君子の貴問を辱し謝辞を言ふに左記調を以て  
 起駕進せんと欲す幸に復渡の在る所を察し力を本會に盡さるる志士仁人あらば何ぞ獨り其  
 等の塵のみならん亦實に邦家の大事なるべき也

綱領  
 本會は實業の振興を以て其の目的とし、其の手段として、  
 大日本高處して朝鮮融和の徹底的實行を期す、  
 實業開闢の氣風を養ひ輕微浮薄の思潮を排す、  
 勸勉力行の風を興じて放縱情慾の弊を矯め、  
 本誌を鼓勵の媒介と爲す、  
 大正三年四月十五日

綱領

中華民國國民會

[illegible]









祝  
辭

大正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李王職長官 胡希 國步 北冰 綺京

祝辭  
選尊返候  
民風丕變  
萬邦爲憲  
大正十三年四月廿五日  
侯爵朴泳孝

祝辭

同心合德  
風丕變  
萬邦爲憲  
大正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侯爵朴泳孝

新書

問 願 會 民 同  
公 建 家 川 德

卷

大正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京城商業會議所

祝  
辭

去秋關東の變異以來、人心の動搖、思想の混亂甚し現  
在朝鮮の情勢の動きも大局を達觀せず、時節に拘はり  
兄弟黨に間入の愚を、領土案を國家民族に貽す恐ある

祝辭

を以て不肖先輩と共、常に憂慮措く能はざりしに幸に今回先輩各位同民會を發起せられ亞細亞民族の結合を基調として内鮮融和徹底的實行を金て實實國民風を振興し勤勉努力生活を安固ならしめんことを期せらるるの志や大にしてその舉や適切なり希くは各自奮勵本會の趣旨の貫徹せられむことを今この盛會に臨み一言の蕪辭を陳べて祝辭となす。

大正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國民會會長 金 明 瀧

### 祝 辭

本日同民會發會式を舉行せらるるに一言以て祝辭を述べむとす。

世界の大勢と時代の趨向とは全人類の共存同榮の大精神を發揮せしむべく同一の理想標準を選擇しつゝあることを吾人は明かに之を察し得るものなり。

一度世界大戰の終局を告ぐるや列強諸國は國際間

民衆間の衝突的平和の危險なるを悟り軍國主義の弊害を痛感し主權の野心を抛き平和を保障すべき人類協力の建設に奔走し力をつくす。最初には國際聯盟を締結して半其效を奏し曩に又華盛頓會議を開きて利害の相互的協調を謀らむとせり然るに軍國主義や侵略主義の勢力が今尙其の殘骸の陰翳に懸れて夫々自國の利益のみを擁護せむとする偏激思想に脈搏を與へ動もすれば既に策ける平和の基礎を破壊せんとするの潛憂の兆候を露する。故に遺憾に思ふは是れ畢竟歴史的経緯情勢の外交關係の腐敗が未だ暗礁の淵に沈み居る所にして國際協力の至人類協力の發達を妨ぐる難關も實に茲に存するものと謂はざるべからず。

時勢を遂観するに鋭敏なる我日本帝國は列強に率竟し雄飛心雄飛忘我無欲の如き境に超越せ其範圍を諸國に達するの度量を示すことめ教を天啓の使命なるを自覺せざるべからず。故に先づ自國の包容せる異民族間の調和を謀ることを第一とし

其發足點を求めて人類平和への行程を歩むことの極めて正しき人たるべきを吾人は明言して憚らざるものとあり。

同民會の設立せられたる根柢動趣旨は亞細亞民族の結合延固は實業の平和を招來する基調として内鮮兩民族の親愛融和を鞏固にすることを以て己が進むべき第一歩となせるに在り。希くは小異を棄て大同に就き益々協力團結し所期の目的を達せられむことを期す。

大正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朝鮮問題社 同人代表 李 固 起 東

### 祝 辭

大正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同民會入附進家高平の爲め奮闘するを幸ひ

功名多向  
中立福惠  
從巧處生

青洲老人題

### 祝 辭

亞細亞民族結合之基調として内鮮融和の實を擧ぐべく兼ねて大正の聖勅を奉し實實國民の氣風を養ひ輕佻浮薄の思潮を排し勤勉力行の風を興じて放縱情弱の弊を戒めんと期せられ茲に同民會成る。

亞細亞民族の結合は世界平和の根本義たり國民精神作興の勸諭は吾人に平和の鍵を與んとの大御心なりこの二にして一なる大道を示して活動せらるゝは





















るは申すまでもない。之を一家に備へて見ると、一家なるものは、大いに榮える爲めに融和をして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ぬことは勿論であります。榮えを行くといふことのみを目的とする時はどうなるであらうか。夫れは家族は全然營利會社なるか、産業組合のやうなものになるか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拍手起る)家族の融和は、其の當然の結果として家族の榮達を來すに違ひありませぬけれども、其の榮達を得るいふことは、融和を起す原因であると思ふならば、夫れは大違ひであります。融和を起して、其の結果として榮榮が來るのである。夫れを唯榮榮を得る爲めに融和をしようと斯ういふ風に説くのは本末顛倒であるのみならず、大なる誤解を生ずる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

由來利害といふものの、各人の見方に依つてちまたでも言へる内鮮分離が有利とも謂はれる。又内鮮協同は内地人の甘言とも誤解される。そこを算盤といふものを教ふればそれが利害がすぐわかること

内鮮融和も鮮人の知識を磨かしさへすればそれが利益であるかは能く解かるから、大方融和して行くばらうと思はれ、さきの本末顛倒になります。如何にも利を以て導くことは、容易いことである。智育程容易いものはない、併しながらさういふ風にしますれば内鮮の融和が假令出来ても、それは終に營利會社となるのであつて、同一國民たるの眞體を失つて了のみならず、知識は協會の反對にも適用されるものでありますから、朝鮮の教育は益鮮人を不遇にす、寧ろ教育せざるに如かず、といふ様な議論が起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どうしても一家の融和の基礎として、弟を憐れむ、即ち假令厄介千萬でも弟は世話せなければすまぬと思ひ、又弟としては假令おせつかいだと思つても、兄の心を酌んで行く腹に納じなければならぬ。言葉を変えて申せば樂みは俱に相樂み、悲は俱に相悲しむといふ點に家族融和の基があり人道の根柢があると思ひます。同民會の第一歩は夫れから出發しなければならぬ。冀はくは、此

## 同民會の根本精神

高島 平三郎

の會は今申述べましたやうな根本から、益々人道の華を咲かして、我々を憂へる如き内鮮不融和といふやうなものの根柢を一掃して下さうにと私は繰返して重々懇請して置きます。(拍手)

諸君の諸君、私は今日、私の生涯にとつて、是に記憶すべき光榮を擲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私は昨年の四月にこちらに参りまして、此の席に於て私が平素自らが信じて居ることを赤裸々に諸君の前に披露しました所が、聴衆の方々、特に朝鮮の我が敬愛する同胞の方が、非常に其鳴し、同感して下さつた。此のことが動機となつて、恰度私共が内地に於て努めて居ると同じやうな意味の、同民會といふものが茲に成立ちまして多くの名士の方

々が之に賛同されました。盛な會式が行はれ、是れ、私も、北海道旭川からつづつて日本を經斷して参り、是れは恰度此の盛大な式に列することが出来たこと、これは、重ね々私の喜とし光榮として、生涯に於てこの出来ぬ印象を留めたのであります。そこで、私も同民會創立者の一人、又其の會員の一人を以て、自ら考へて居る感して居ります所の本書の根本精神を述べ自分は斯ういふ確信を以て同民會の創立に賛成したといふことを諸君の前に披露して、將來も、此の精神を以てこの會に對し、自分の幾年を以て之の普及徹底の爲めに盡したいと思つて居ります。

二

先づ初めに私が、此の同民會を、どう解釋してゐるかといふことから申上げて見たいのであります。一體、私は、私が今事斯うしく申すまでもなく、數千年の昔に希臘の哲學者が申しましたやうに、社會的動物であつて、決して孤立しては立つて行けぬものであります。必ず他と關係して居るものである。

備はながら唯ひとも自分のことだけを考へることも無論出来得る。一切のことを離れて自分のことを考へることも精神の働であります。自分のことを考へて考へる場合には、所謂個人精神でありませう。

併しながら人間はどうしても家庭なくしては生活が出来ませぬ。家族互に助け合はすには適當な生活が出来ない。イヤ俺は家庭を有らぬなどと云ふ人があるけれどもさういふ人でも必ず他人の家庭に入つて世話になつて居るのです。宿屋、下宿屋と云ふ三種の家庭の中うなものである。幾ら家庭は要らぬと言ふ人でも、矢張他人の家庭に入つて生活しなければならませぬ。全く孤立して生活をするといふことは到底出来ぬことでもあります。さうすれば家庭なるものは、通常人間として離れることは出来ず、従つて家庭の事を考へねばなりません。家庭精神といふのは從來あるものであります。名を付けねば、さう呼んでも宜しい。家庭といふのは、家庭なるものです。家庭精神が備はつて家庭になるのです。家庭の者は皆

良いと思ふ精神が集まつたのが家庭なるのです。同時に人間はどうしても國家に属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尤も國家を考へる學説は國家などいふものを構想である。從來國家といふのは人を置いて居たのである。昔から人もあります。現に露西亞の今の過激黨者はさういふことを説いて居ます。我々は社會の恩をば蒙つて居るが厘毫も國家のお蔭を蒙つては居らぬ。國家は虚偽であるを力説して居ます。併してこの考の間違であるを以て之れを斷つて居ますが、眞に角、今日文化國家ならば國を有たぬ人間はありせん。若し國を有たぬ者があつたらば、夫れは國民にあらずして模仿者たる人である。それで其の人の往く所の國の法律に従つて、假りに其の國民とならなければならぬ。夫れでありませうから人にはさうしても、其處に國民精神即ち國家精神がなければならぬ。若し國民に其の精神がなければ國は成立ちませぬ。そこで今日まで古今東西の道徳に於て大概の國民

精神即ち國民が國をなすといふことは一番面白いものであります。併しながら今日は、自分の國を離れればよい、他の國はどうでもよいといふことを許さぬ。國になつて居る。殊に世界大戰以來此處の國が高調せられて來ました。若し自分の都合だけなればそれでよいといふことであるならば大戰の時の獨逸の如き状態に陥ります。世界精神即ち人類全體を念ふことを實踐する言葉は今まではない。その為、亞米利加の大統領タフト氏がインディアナ州で、International Mind、即ち國際精神(世界精神)といふ一つの新しい文字を使ひ出した。其の國民が自分の國を念ふと同様に世界人類全體を念は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ふことは、勿論これは大膽なことであります。

併し自分をも念はなければならぬ。自分の一切を捨てることは出来ぬ。尤も自分を喜んで捨て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ぬ。捨てるには大死は避けられない。彼が死んで其の國にもならぬといふことは避けられない。

自分個人を充分考へて、そこに個人精神なるものが發達し、自分を念ひ、家庭を念ひ、國家社會を念ひ、或は世界人類の爲めを圖ることが、大切である。どれも必要でないものはありませぬが、各個人が目覺めて發達して行くことが根本とならなければならぬ。朝鮮の同胞諸君が、個人に目覺めて文化の發達を計ることには私は大賛成である。素より個人が立派にならば、立派な家庭も、立派な國家も出来ませぬから、夫れは固より大事なことでありませう。而して其の個人は、一切を包含し一切を關係した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他人はどうでも宜しい。家、國、世界はどうでも宜しい。自分だけよければよいといふやうな個人主義は今日決して成立ちませぬ。さうしても總てに考を及ぼさ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であります。

三

そこで同國會なるものは、如何なる立場から起つたものであるかを考へて見たい。夫れは唯世界人と



して世界精神から起るのか、或は個人を主として個人精神から起つたか、夫れはも家庭を主として起つたか、否なり。同胞とは何ぞや、民王は必ずしも有る君を有つて居る。國民といふ國民は言ふが社會民とは言はぬ。民と言へば、國に對し君に對して言ふのである。夫れ故に同胞と言へば、少なくとも二つの意味に取られる。同じ國民である。決して内地人は優秀な國民であつて、朝鮮人は劣等な國民であるといふことは寸毫もないのである。又内地人は詰らない國民、朝鮮人が優秀な國民であるといふことでもない。後に私の経験をお話せよう。小さいことではありはすけれども、私は真に涙を流して感動したのであります。朝鮮人で實に立派な行をした人を私は見たの随す。どうもが優秀だといふものでない。同じ國民である帝國の臣民である。其の意味で同胞といふことも得國のであります。又同胞といふ意味にも取られざる、時に志を同じうする人々を同胞といふは私共東京に於て同胞

會を作つて居るが古くから同人社といふ會が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是れは中村敬堂先生が家塾とし子弟を教育された處であります。志を同じうする人々が集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のです。即ち同民會も志を同じうする民が集つて一つの國家をお互に立派に成行いといふ意味に聚つて宜いのであります。同民會は此の兩方の意味が含まれて居ると。私は解釋し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然らば何故に個人を主とせず、世界を主とせず、國を主として同民會が起つたかと申しますれば、今日國民としてお互が自覺して、そこに博愛の精神を有ち、そこに相和して行くといふことは、非常に大切なことである、滿場の諸君の中には、猶太の系統或は赤化したる過激の思想を以て、國家を亡ぼして區域を取つて了ひ、そして共產主義的にするといふこと、寧ろ現在の世界の大勢だといふ風に御覽になる方があるかも知れませんが、決してそんなことで我々の幸福が持ち來たらざるべきものではない。

御覽をさういふ彼のレーニンは、マルタス先生といつて、國といふものがある、世界のマルタスといふものがある、その理想は若年にして實現が出来ると思ふた其のレーニンは其の主張通り出来ないのを見て驚いた。出来ぬい害である。人間は唯物質の爲めにのみ動くものではない、人間には時として、生を捨てるも義を取るといふ高尚なる精神がある。其の事實を考へず、唯物史觀の物質の立場からのみ考へて、國を潰して平等に共產主義、社會主義にしようと言つた露國が、國家を認めようといふことを拒絶して、之を認めなければ交際をせぬと、續りに國家を認むべきことを主張して居るでせう。これは矛盾の事がありませうか。

今日伊太利はどうであるかと申しますと、ムッソリニが出來て來て、立派な國家主義を打ち立てました。今まで労働者のサボタージュをしたり、ストライキをしたりしたもののが、ムッソリニの行動に感

賃銀を國家に提供して、一時も早く國債を拂つて呉れといふ。さうすると、資本家が労働者ばかり働かせて置く譯に行かぬというて、労働者の、その時間を作つた品物を國家に提供する。又貴婦人も、之に感激して自分の持つて居る寶石や貴金屬類を提供する。此の事實は昨年一月元日の紐育タイムズに悉く書いてあります。私はこれを見て、斯くてこそ國を思ふ國家精神が遺憾なく現はれて居ると感心したのであります。又土耳其に於ては、ケマルパシャが現はれて、御承知の通りに國家主義を執つて、盛んに興國運動をやつて居ります。どうしても個人は國家を背景にせれば何事も出来ぬのであります。

#### 四

此處に一つの例を擧げてお話を致しませう。西本願寺の僧侶で太田覺眠といふ人がある。私は二十餘年間交際をして居ますが、此人が日露戦争の前に滿洲に往つて居ましたが、不幸にして、暫くすると兩國の間に戦争が起つて來て、皆急に引上げることにな

領事も引揚げるやうになりぬ。併しながら、西伯利の内地に居る日本人はどうかすることも出来ぬのです。そこで、太田氏は領事に願つて、どうぞ私に證明書を下さい。私は宗教家であつて、軍人でも探偵でもないことを證明して下さいと申し出ました。其の時の領事は川上俊彦氏でありましたが、危険だから止め給へと言つて止めましたが、私は一身を佛に捧げて居る。我が同胞が敵の内地に居て困難して居るのをそのまゝにして置くに忍びませむ。或は親兄弟が死んでも拜んで貰ふ人も無いであらう。或は病氣に罹つても慰めて遣ふ者も無いであらう。私はこの同胞を救ひたいから是非證明して下さいと頼みました。そこで領事は己むを得ず證明を書いて、浦鹽の驛まで、所屬生別の手もとで手を分ちました。太田氏は眞影蕭然として僕の像を背負つて掛出されました。

少し行くと直ぐ停められました。自分は斯ういふ宗教家であつて、我が同胞を慰めに来たのであるが

ら通して呉れといふと、其頃の露西亞は非常に宗教を重んじて居つた時代ですから通して呉れる。露西亞は非常に喜んで、氏を迎へました。なん／＼行つたが、オアサエチヤンスまで行くと、どうしても許さず怪しいと言つて監獄に下しました。これは露西亞の慣用手段で、今日も行つて居ます。今日は露西亞の國家を襲めさせる爲めにかういふことをやつて居ます。かゝして太田氏は捕虜として取り扱はれて居ました。がどうも軍人でもない。仕方がないから本國へ遣うといふことで、モネチウからドイツのブレストマンを経て日本へ遣ひました。其の時に疑を受けた露古の人、支那の人、波蘭の人などが同時に捕虜の中に居つたのです。然るに、太田氏は當の敵國人である。露西亞に取つて日本は一番憎らしい敵國であり、自分の國を攻撃するものである。然るに、捕虜の待遇の中で、一番よく待遇されるものは誰やといふと、日本人たる太田氏でありました。露古の人、波蘭の人、支那の人には酷い待遇をした。太田氏に

は神聖なる命を與へるが、僕の志にはベツトも與へず、此間の上に結れた草を置いて寝かし、食物も温い物を先づ一餐の敵である太田氏に與へ、後で敵國人ではなく、難民を受けて居る國民に與へる。この時に、太田氏は非常に感激しました。國家の御恩といふことは前から知つて居たが、眞に體驗して言ひ知れぬ有難さを感じました。斯く一個の太田氏が敵から難民を受けるのは日本といふ背景を持つて居るからである。實に國家は有り難い君恩は厚ないと落涙して言葉を拜んだと言つて二十餘年前にボートサイで我が手に手紙を寄越した。私は今日でも其の手紙を持つて居る。先日會つて謝をして感慨無量であつたが、しつ／＼とした國を背景に持つて居るね。露西亞の世の中に立つて自分の思ふことを露西亞にやつて行くことは出来ぬのである。

露西亞の世の中に立つて自分の思ふことを露西亞にやつて行くことは出来ぬのである。

す。この頃よく思想の善導といふことを言ひますが、私共は島嶼がましく思想の善導などいふことは思ひませぬ。唯自分どもの考を人に話して同感し共鳴して貰ひ一人でも多く自分と同じやうな考の人を育てる。要する國家を益々盛んにしやうといふのが、私共の國民會に對して持つて居る信念であります。實に今日東洋、否東洋ばかりでなく、世界何處の國も或る意味から言へば危機に瀕して居ます。特に東洋は危機に瀕して居る。我が日本も色々の點に於て危機に瀕して居ます。是れはどうしても、政治家にのみ任して置けてゐてなく、又實業家にのみ任しても置けませぬ。宗教家も教育家も、學者も軍人もその他一切の人が起つて今日の危機を匡救せねばならぬ時であります。言ひ換へれば各人が國民としての自覺を觀にして、國民としての務を盡さ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であります。それには何をすれば宜いか。お互に國民會の本領を以て信條として起つ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ます。この本領を徹底させるにはどうすれば宜



いかにいふと、私は要するに道德觀念の徹底に在り  
と信じます。少くとも道德を尊重するといふ念を、  
一般國民が眞實に持たねばなりませぬ。今日世界が  
危機に瀕して居り、特に東洋が危機に瀕して居り、  
内鮮が融和せぬといふやうなことは何處から進んで  
来るかといふことの直接に言へば色々の原因が起るま  
せう。併しながら間接にその根元となる所は、道德  
が眞實に行はれぬといふ事です。少くとも道德を人  
が輕視して居るといふことをせざる事です。――  
過激派の或る諸君、道德は要らぬ理想も要らぬ  
唯現在に於て安全に愉快に生活して行けば宜い。道  
德は守る必要がないと道德を否定する者があるやけ  
れども、それは少數の自暴自棄に陥つた者ですが、  
その多數の者は發見はせぬにしても、之を尊重し  
せむ唯過激派の系統に屬する者のみならず、一般  
に道德を蔑視する傾向がある。一體何故にさういふ  
風になつて来たかといふと、その主なる原因は、私  
が昨年の四月その席で私が述べましたやうに、人間

に敬虔の念が薄くなり、神、佛、宇宙の絕對といふ  
如く自己以上の超人的勢力を認めぬやうになつた  
といふことにあると思ひます。言ひ換へれば一切の眞  
が高慢になつて信仰心が無くなつたことが最大原因  
であると思ひます。

併し今日は夫を主としてお話しものでは無い。も  
つと直接に道德蔑視の傾向を來たした事情が少くさ  
も二つあると思ひます。一は一般の人が口を開き筆  
を執れば異口同音に今日は道義が頹廢して居る。世  
は濫季である。道德は行はれて居らぬ。滅茶苦茶  
あるといふやうに攻撃する。内地の新聞を御覽に  
なつても、此方の新聞をお讀みになつても、世の中は  
不道德の者のみが居るやうに考へさせられるほど  
事實行が多く記されて居ます。併し一寸考へて見  
ても、天下悉く道德に背いて居るものでないこと  
は分りませうが、考の淺いものは眞實に現在の社會に  
は道德は行はれて居らぬやうに思ふのです。勿論斯

ういふと壇上に立つて居る私も道德が衰へて居ると  
いふことを我慚します。我慚する立場から言へばそ  
の通りであるが、それが爲めに世が全く無道德であ  
るやうに斷定するのは非難を蒙るであらう。私も  
攻撃すべき點は幾點ありますが實際に於て決して現代  
が無茶苦茶になつて居ると思ひませぬ。内地では  
社會主義といふと無義なもので、無政府主義といふ  
と無茶苦茶なもののやうに考へる傾向があります。  
私共國より社會主義には同意しない、況んや無政府  
主義には無條件反對です。併しながら是等の主義者の  
中には親に孝行であつたり、朋友に親切であつたり  
色々の道徳上賞讃すべきこともある。人は總て道德  
に資して世に立てるものでありませぬ。  
――諸君、私は此處に一例を挙げます。この例の通り  
でなくとも随分世間には之に類した誤解があると思  
ひます。之が爲めに道德を輕んずるやうになるのは  
非常な間違であります。日本海の沿岸の、其所の  
名譽の爲めといふのをかしいことですが、斯うい

ふことは餘り言はれると氣持がよくないから、私が  
實際に経験した話ですが、その地名は申しませぬ。  
或る小都會に參りました、中學校を參觀し校長に會  
ひました。何時も私は其の生徒の氣風德育の状態、  
品性さういふことに就いて質問するのでありますが  
校長は之に答へて、イヤ此校の學生は眞面目で修身  
の教訓なども誠によく聽きます。この事でした。諸君  
も御経験でありませう。お互に修身の時間は居ても  
をするとか、後ろの方で惡戯をするとか、眞面目に  
聴くといふことは少い。これは教育の仕方もあるか  
れども、道德を重んぜぬといふ一般の傾向があるか  
らであります。然るに其處の生徒は眞面目に聴くの  
です、併し校長が續けていふのは、一旦社會に出る  
と寔に困ります。最近も、中學を卒業して或る銀行  
に行つた者が久振りに尋ねて来て、色々話をしまし  
な今まではおとなしい生徒であつた者が、四方山の  
話の末に、先生、あなたは中學時代に私に修身を教  
へて下さいましたがあれば眞面目にお仰つたのでは

ないで遊んでいよ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満場の諸君、自分が熱心に教へた學生が、十年経つか経たぬかに其處を去る者おやうにたつたらどうでせう。校長は駭いた。何と答へて宜いか解らぬ。斯うも變るものかと感心した。傳へ、どうして君はさういふことを言ふ。私は自分の情する所を最も眞面目に話した。君であるが、どうしてさういふことを言ふかと詰りされた。さういふ男は先生は品行が方正でなければ世の中に立てないと言はれし。だが、私の銀行の頭取は贅宅を二軒持つて、毎日藝妓を買つた。酒を飲んだらじと居ますが、それであの人はやも等である、本事であると言つて實證されて居ます。先生の言はれるやうに品行を方正にして居つたら、生涯責任を得て、月給百五十圓位しが取れぬでせう。(笑聲起る) 諸君これをどうお聴きになりませう。社會へ出て見ると、外面から見ると道徳が行はれぬ。道徳を行つて居る者が成功して居るやうに見える。自分も不品行をやれば銀行の頭取に

もなれぬやうに見える。思慮の足りない者はさう考へないことをしなければ世の中に立てぬやうに思ふのです。併し決してさうではないのです。元來不完全なものが人間でありませう。君しも完全であれば人間ではない。何人でも、其の人を惡意を以て嫌やて見たら何處かにアチがあり何處かに道徳に適はない所があるに違ひありません。其の人が銀行の頭取になつたのは、妻を置いたり、藝妓を買ふことに由つてなつたのではない。さういふ優點があつても、一面に於てよく道徳に適ふことをやつて居るから成功したのである。このことを考へなければならませぬ。

私共の尊敬して居る偉人で、朝鮮の初めての總督になつた伊藤公爵、満場の諸君も公のことはよくお聴き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せう。公爵は不品行の人であつたとよく人が攻撃します。併し、不品行であつたことが、伊藤さんをしてあれだけの偉大なる政治家にしたのではない。不品行をする。其のこ

は悪い。私共は伊藤さんが生きて居られる時分に、軍上級の攻撃したこともあり、又筆を以て攻撃したこともあり。けれども、國を思ひ、君を思ひ、朝鮮の死に同情して、朝鮮に來て公平な政治を行はれた事は實に立派なものである。それであるのに三段論法の間違を繰返して、道徳を無視するといふやうな風潮起るのです。英雄酒を好む。我亦酒を好む。故に我は英雄なる。(笑聲起る) 斯ういふ三段論法に人が惑ふのです。

諸君がこれをお聴きになると、一笑にも足らぬ論法で、お聴きになるが、多くの人はさういふことをやつて居るのです。銀行の頭取が不品行であるから成功したのでなく、伊藤さんが不品行であつたから政治家として偉大なる人となつたのではない。日本海沿岸の町の銀行の頭取も、品行方正で立派な人格者であれば中央に出て來て、もつと立派な成功が出來たかも知れぬ。斯ういふことを考へなければならぬ。私はこのことを徹底して人々に考へて貰ひたい

と思ひます。諸君はさういふことは十分御承知をありませうけれども、道徳を無視しなければ世の中に立てぬと思ふのが抑々間違である。實業には實業の道徳があり、政治には政治の道徳があります。眞のデモクラシーは道徳である。自由は立派な道徳に由つてのみ得られるのです。何れにしてもこの間違は割合に悟り易いのです。

## 七

併しながら、他の一面に於ての道徳に關する否定論者、或は道徳の蔑視者は又一層具體的であつて、更に注意を要することです。是れは知識階級の者、或は所謂新しい思想に觸れて居る者に多くあるのです。先きに申したやうに、我國は日露戦争に勝つて世界に認められ、忠勇の思想に於て世界の賞讃を受けました。實に我國は露西亞に戦争には勝つたが、思想に於ては負かれました。諸君、露西亞の思想は何等か反抗的、破壊的性質を帯びて居ます。これはさうなるべき理由があるのです。國家が露西亞の



やうになれば國民の思想は必ずあの様になるて來るでせう。

トマス・ペンは聖人とまで言はれたが、其の思想を徹底するも不健全を免れぬのであります。況やタム・ペン、バネター・モン、サー・チャーキー等には危険分子が多分に含まれて居ます。假令純粹の文學をやる人でも、其の描かれた中には必ず破壊的、反抗的、消極的な危険分子があります。夫がだん／＼我が國に入つて來て……朝鮮は咽喉であるから此處にも入つて來て居るでせう。今や露西亞文學の我國の青年に及ぼす影響は非當なものであります。其の思想の爲めに我國民精神は色々擾亂されて居ます。

かういふ文學や思想に誤られて居る人が現在の道徳、殊に古來東洋に行はれた道徳を蔑視し、或る者は否定する。何故かといふと、今行はれて居る道徳は決して社會の各人全體の爲めの道徳ではない。親父の爲めの道徳である。儲主の爲めの道徳である。權力階級の爲めの道徳であつて、従屬階級の者の爲

めの道徳ではない。一體從來の東洋の道徳は權力階級の人が自分に勝手の宜いやうに拵へたものである。かも今日吾々が之を守るべき理由はないといふやうなことを公衆書く者さへあります。假令書かずとも斯ういふ考を以て平然と道徳を破る者があります。これ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す。併し又かういふ考から道徳を否定するなどいふ人は氣の毒の人です。さういふことを考へるならば、もつと徹底的にどうして道徳が社會に出來て來たかといふことを研究せねばなりません。古來聖賢は何人も道徳を説かぬ者は無い。誰も悉く道徳の必要を説く。これは何故かといふことを考へて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満場の諸君、諸君は曾て幸徳秋水といふ者があつて非常に過激な社會主義にかぶれて、大逆事件を企てたことを御記憶でありませう。この幸徳と共に社會主義を研究した西川光二郎といふ人が當時若しも監獄に入つて居らなければあの大逆事件に加つて生命を失つて居つたでせうが、足尾事件で二年半監獄

に入つて居る間に毎日書物を読みました。宗教の本とか、哲學の本とかを読みました。それも順序を定めて讀むのではなく手當り次第に讀みました。今までは社會主義以外の本を讀まない。社會主義以外に天地があることを知らなかつた。併し監獄では社會主義の本は讀めぬから仕方がなしに宗教哲學等の本を讀んで居ると、どの人の説くのも皆道徳の問題である。それを讀んで見ても金の問題を説いたものはない。さうしてこれだけの偉い人が寄つてたかつて道徳のみを説くかといふことが疑問になつて、頻りに獄中で考へた。悪いことをするのは、生活の安定がないからである。だから共產主義にして皆生活をよくしてやれば、聖人の世になると思つて居た。然るに監獄に入つて見ると、生活に困らぬ者が悪いことをして居る。これはをかしいと思つてだん／＼研究して行つて、最後に心の中で手を打つて、これは自分間違つて居た。人間は唯生活が安定したからといふて立派な道徳が行へるものではない。昔の聖人

が心を養ふ道徳を説いたことは尤であるといふことを悟りました。この外同氏が獄中で悟つたことは五ツばかり箇條がありますが、夫は省略致します。兎に角斯くして遂に社會主義を捨て、今日は勞働者に道を説いて、自動道徳といふ冊子を發刊して多くの人々に歡迎されて、恰度昔の石田梅巖のやうに、道徳を一般の人心に徹底するやうに説くことを努めて居ます。これは全く今までの考の如く物質ばかりではいかぬといふことを悟つた爲めであります。併しそれにしては何故に今不公平な道徳が行はれて居るのであるか、一體どういふのが眞の道徳であるかといふことを突き留めねばなりません。

八

今其のお話をすれば、倫理の根柢を説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ぬから、この席で悉くお話することは出来ませぬが、併し、其の根柢の一端を考へても解ると思ひます。近代の文學にかぶれた人、例へば有島武郎の如きもその一人であると思ひます。尤もあの人

は情死事件の類は其處に不道德なことをした夫とはなが、何故にあの人が現代の道徳に反感を持つたかといふと前にも述べたやうに今日の道徳は主人に都合が宜いやうに、夫に都合が宜いやうに出来て居る。つまり昔上の階級に立つて居る者が自分に都合の宜いやうに道徳を拵へたからである。それ故夫は貞操を守らぬでもよい。夫が妻以外の女を愛するのは男の本能であり働であると考へ、女が他の男に關係すると道徳にも懸へ、法律にも觸れるといふのは不公平であるといふ點からです。勿論これは可ません。

又親孝行は大變大切なことである。近來忠孝などを説くのは古いといふものもありますが、何を以てこれを言ふのか、寧ろ現代世界の文化國では孝行を奨めて居る。あの亞米利加の自由な個人主義の國に於ては親孝行を奨めて居る。當地にもオールド・マン・リールといふ活動寫真が來たでせう。あの中にある一人の子供が親孝行をする所を見ても、お婆婆の

オールド・マン・リールが皆泣くといふことです。あゝいゝ活動寫真を興行すると、いつも満員であると言ひました。又英吉利に於てはパウデン・バウエルといふ人が眞に人類愛に徹底しやうとして少年團を拵へました。パウデン・バウエルは日本の武士道に倣つて少年團を組織したといつて居りますがその教訓中に孝行の大事であることを説いて、子供に親孝行は斯の如くせよと具體的に教へて居る。是等現代文化國の趨勢を見ても孝行といふことが古い道徳だといつて貶すべきで無いことは明であります。永遠に、人間に親孝行有る以上は孝行が大事なことであると信じて間違ひはない。斯ういふことをしたら親が心配するだらう苦勞するだらうと思つたら、夫を止すことにすれば大抵の場合に自分の行爲を正しく導くことが出来る。親がある以上はその生存せんと死亡せんとに拘はらず親のことを考へることは大事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其の親孝行を子供に強いて、親が博奕を打つて損をしたから、娘に身を賣れと強要し厭だといふと不孝

であるといふが如きは全く間違つた悪いことです。舊來の道徳には動もすればかゝりお間違つた悪い事々ある。併し悪い所があつたら改めて正しいものとし、或る事が大切であります、或る悪い所のある爲めにすべての道徳を否定し蔑視するのは非常な誤りでありです。

眞の道徳は決して人間が勝手に作つたのではない。「道は天に出づ。」といふことを昔の人が申しました。天は即ち自然であります。自然に則つて行く所に眞の道徳があるのです。勿論道徳法といふものと自然法といふものとを今まで相對立せしめて、一方をミッセン・ミッセンといひ他方をゾレン・ソレンと言ふてゐます。ゾレンの方が人は應に斯くすべしといふ方で、ミッセンは必然的に自然界に行はれて居る法則であります。併し新法とも自然の法に歸著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です。

元來人間は社會を作つて生存して居ます。若し人が離れ一人で居るならば、道徳の大部分は殆んど要ら

ないでせう。何處ことをせうと自分の勝手にあつて。然るに二人以上居る時は、其處に約束といふものが出来なければならず、又互により約束を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です。この約束が即ち道徳です。これはどうして出来るかといふと生物學にトライアル・エンド、エラー Trial and Error. といふことがあつて動物が何かやつて見ると、その間違つて居ることが分り、又直してやつて見るといふやうに、諸り生物が進化して行くには、失敗しては直して行くのです。今日行はれて居る眞の道徳は、何度やつて見ても失敗したか分らぬ程、多年の經驗をして最後に自然の法則に適つたものが残つて出来たのです。このことを考へる時に。私は東洋の道徳の教が偉大であることを思はずには居られません。今までは吾々は動もすれば東洋を忘れて、西洋に心酔し、西洋が偉いと思つた。此頃歐羅巴の文明が世界戦争に由つて壊はされて、何か頼るものはないかといふので、東洋の研究を始めた。英國のケンブリッヂやオックスフォ



「十代の大學ではギリシアやラテンの古典を學ばぬ者は東洋の古典の研究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なつて居る。ラッセルの説の如きも老子の説から出て居る。老子の如きは今盛に歐洲にて讀まれ、獨逸ばかりにも四十幾つの翻譯があるといふやうに、西洋の人も東洋の思想に懷れ、研究して居る。我が内地に於ける神道に就いても西洋人の書いた數百の文獻があります。斯の如く東洋には非常に偉大な思想が存して居るのです。朝鮮には早く儒教や佛敎を傳へ、我が内地には朝鮮を通じて是等の敎が傳へられたのです。其の支那の哲學中最も高尚なりと言はれる、中庸の中に「誠は天の道なり、之を誠にするは人の道なり」といふことがあります。天は自然です。實に自然は決してごまかさない。自然とは佛敎の説を藉りて君は任運法爾であつて、決して人為の私の脚はぬ道なのです。自然な聲を言はない。其の天の自然の道を誠實に人間が守つて行つて行く所に、眞の道徳が行はれるのです。私は此のことを

從來から信じて居ましたが、過日の大震災に由つて、益々之を確めました。

#### 九

震災、火災に由つてどういふことが起つたかと申しますと、諸君の中には、災後、東京に往かれた方がありませうが、一番目につくのは、東京驛を出ると、摩天樓の高い建物が見えるのでありますが、夫れは郵船會社の建物で、二階、三階が滅茶／＼に壊はれて居るのに氣がつくであります。さうして道んで日比谷の方に行くと、高い建物ではありませぬが、鼠色の黒ずんだ建物がある夫れは帝國ホテルでありませうが、何ともない、儼然として立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あれを御覽でせう、此の二つを比較して見ますと、如何に眞に天然に従つて作つた建物は丈夫であるかがよく分ります。あれは全く人間の精神が物質に化して現はれたものと見る事が出来るのであります。

帝國ホテルは亞米利加人が建てたのです。日本の

博士や、學士に夫れが出来ないのではないが、亞米利加と日本とでは、自ら建物を拵える道方が違ふのであります。その爲めに我國建物の參考の爲めに外國人に建てしめたのです。帝國ホテルは亞米利加の有名な建築者のライトといふ人が、自分で設計をして自分で監督したのです。此方の丸の内ビルディングは亞米利加のフウラーといふ人の建築であります。フウラーも矢張り有名な建築家で、紐育で、信用を有つて居る人でもあります。僅か二年で彼の宏大な建物を仕上げました。其の道方は、亞米利加の自然に従つてやつたのであります。紐育は諸君の御存じの通り全市が一枚岩から出来て居るといはれる程で、實に世界一の地盤の丈夫な市でありますから、五十階だの、六十階だのといふ摩天樓を作つてもビクともせぬのです。あんなに高い建築の出来る處は世界の市に外にないと言はれて居る。そこでフウラーは東京の工事を引受けて、一點誤魔化さず亞米利加の自然に適ふやうに、建築の原理を應用したのであります。

けれども、日本の自然を考へずに、唯亞米利加の自然に従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から、此の前小な地震のあつた時に滅茶／＼に龜裂が入つて了つた。そこで補強工事を施しました。元來が日本の自然を考へなかつた根本の缺陷がありますので、此の間の地震で石の立派な建物が滅茶／＼に毀はれました。然るにライトの設計した、帝國ホテルはどういふかと、前の帝國ホテルは火事で焼けた、だから今度は耐火の點を充分顧慮しなければならぬ。又日本は地震國であるから耐震といふことを考へなければならぬ。地盤をしつかり調査しなければならぬ。地盤を掘つて地山……自然の地層に達するやうに、地震に耐へる設備を爲す爲めには、色々高等數學から計算をして、地震があつても潰れないやうに丈夫に設計をしました。すべて建築は石だから安全だとは言はれませぬ。花崗石は丈夫であります。火には堪らぬ。五百度乃至六百度の熱に會へば皆バラ／＼に毀はれて了うのであります。熱に耐へる石材





過つて東洋義塾が尤も遠く海邊に在りて居る所を、  
ば、日本に於て夫永平社問題と日鮮の問題と何れも  
り、是れは東洋の盛人種が、自ずから發せざるを  
同時に、他人の文とも書けり。此の一步が實現  
されたとき、我々は、有難い恩恵を受けるのである。  
あります。其の紳士は、國の富強と、實業の發達と  
あり、是れは、正しく、合ふべき、大事業であります。  
満場の諸君、斯ういふ、實業に、實業に、實業に、  
あるならば、我々の生活は、豊饒なるものとなると思  
ひます。己れ、己れ、己れ、己れ、己れ、己れ、己れ、  
考では、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なり、  
親切な態度で行くのが、國民會の目的に、進む第一歩であ  
るに、無き、無き、無き、無き、無き、無き、無き、  
大に、大に、大に、大に、大に、大に、大に、  
之に、之に、之に、之に、之に、之に、之に、  
も、知り、知り、知り、知り、知り、知り、知り、  
に、朝鮮の、朝鮮の、朝鮮の、朝鮮の、朝鮮の、朝鮮の、  
其の時、私の、私の、私の、私の、私の、私の、私の、

出題の、出題の、出題の、出題の、出題の、出題の、  
した、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  
が、我々、我々、我々、我々、我々、我々、我々、  
何時も、何時も、何時も、何時も、何時も、何時も、  
るので、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  
で、我々、我々、我々、我々、我々、我々、我々、  
れる、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別、別、別、別、別、別、別、別、別、別、別、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  
た、朝鮮の、朝鮮の、朝鮮の、朝鮮の、朝鮮の、朝鮮の、  
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の、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神、  
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の、  
も、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  
各民族の、各民族の、各民族の、各民族の、各民族の、  
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な、

其の、其の、其の、其の、其の、其の、其の、  
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  
り、り、り、り、り、り、り、り、り、り、り、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  
ら、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て、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する、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その、  
那人、那人、那人、那人、那人、那人、那人、  
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  
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今、  
あります。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も、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から、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ぬ、ぬ、ぬ、ぬ、ぬ、ぬ、ぬ、ぬ、ぬ、ぬ、ぬ、  
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  
(拍手)

これは、これは、これは、これは、これは、これは、  
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私、  
り、り、り、り、り、り、り、り、り、り、り、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ある、ある、ある、ある、ある、ある、ある、ある、  
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  
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ま、  
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  
を、を、を、を、を、を、を、を、を、を、を、  
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  
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は、  
が、が、が、が、が、が、が、が、が、が、が、  
す。

今は故人となりましたが趙重應子のことを私は思  
出さざるを覺ないのであります。趙重應子は併合の  
すつと以前内地に亡命して居られ、往事があらう。  
私は或る機會に趙重に會ひ、交際するに至つたので  
すが、當時非常にお氣毒に思ひました。彼は、寒く  
なつても袷一枚着てゐるやうに居るやうな憐れな状態  
で居られた。立派な朝鮮の貴族であるが、國事犯と  
して本國に居られなくなり、日本に送られて居られた  
のであります。當時私は四十圓の俸給で長野の師範  
學校の教師を勤めて居つたのです。そこで私は趙重  
に、東京に居られるよりは、却て獨逸が氣樂でせ  
う。色々まぎれる事もあつた。獨逸の物を食ふ  
られぬでせうけれども、兎に角長野に嫁出意といふ  
案内して一箇月許り私の家に來臨れたことがあつ  
ます。そしてその間趙重は私の母に私が日々學べるの  
と同じやうに、よく學に教はれました。同子が段々  
出世されて大臣にまでなつたのであつますが、何  
時も私に音信を絶たず、時々物を送つてよこされ

60

私が最後に拉かれたのは、趙子が亡くなられた  
前に遺囑されて、高島先生にはいゝ人、恩に答のた  
かぬやうぞ斯ういふ旨のを送つて呉れと言はれたさ  
うであります。然るに一度、意識が朦朧となりてさ  
やうに注射で復活された時に、第一に高島先生に品  
物を送つたかと思はれたさうです。其の品物を主人  
から詳しく書きて品物と共に送られた時に、私は本  
當に泣いたのであります。よく朝鮮人は忘恩悖德だ  
といふことを申しましたが、少なくとも私の接  
觸した朝鮮人にはそんなことはない。忘恩悖德の人  
間は日本人にも澤山ある。勿論朝鮮人にもあるでせ  
う。併し私の接觸した限りの朝鮮人は立派な心を有  
つて居る人々でありました。前にお話した汽車の中  
で遇つた朝鮮の紳士……傍らの朝鮮人に分けた一つ  
の林檎に對して、其の心持を、涙を以て感謝をされ  
て私に觀に對するやうに色々と親切を盡されたなど  
いひ又今の趙子の遺言と云ひ、私には朝鮮の同胞を、

東亞同民の本領

宮内省御用掛  
内閣兼内務省囑託

國府種德

1992

思へないのぢやあなうちが、  
十二の……  
願は満蒙の諸君と共に、相提携し其の模範の精神を道徳に繼いで進みたいと思ひます。勿論道徳は内鮮人の別なく大として誰もが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ぬものです。同民會は私の信する所では道徳を根柢としたる思想の團體で人を教へるといふよりも、先づ會員各自が自ら實行し之に對して他の人々が共鳴し同感して行き之に依つて各自が日本の國民として榮え、且の國味とし榮えと東洋の大軌延びを世界に文化に貢獻せむとするものであらうことを信じます。滿蒙の諸君がい私の手を引誘演を恰かも水をつ打つたる如く靜かに聴いて下さつたことを感謝して此の演壇を降ります。(拍手)











御も直轄の民族や諸部といふやうな名前が、その  
各ミニアに於けるアッシリア帝國に於いていた地面  
の中から出た石の壁に彫刻されて居る諸王の  
名前と發音相一致して居ることを唱へたのでありま  
す。支那の民族は黃帝に傳へられ、アッシリアを  
出發致し、巴比倫の高原を離れて、戈壁の沙漠を東  
へへと來て、黃河の上流で曲つて居る處へ來て其  
所に留つたものであると説明し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  
此の説を始めて我邦に紹介したのでが、拙著の「支那  
文明史」でその説の概をいいます。御承知の通り周の  
時代、もつと前代の後、時代にもまた黃河の上流を  
渡るものが出來た、歷代の都は黃河の西に當る處に  
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餘程後になつて山西省へ入つ  
て來たのであります。

歐羅巴に於きましては、固より種々なる研究が行  
はれて居りますが、私は日本に生れた爲めに、  
日本の東太平洋から太陽が昇られ、亞細亞大陸では  
正太陽に近いのが日本であることを考へて幼少の

時から忘れることが出來ないのであります。東に太  
陽が昇り、西に太陽が沈む。孰れの國も同じであ  
りますけれども、其の中、日本は東に於きまして  
太平洋といふやうな大きな場面を持つて居ります。  
少くとも亞細亞の大陸に於ては、太陽が東の海から  
出て西の海に没するのには我が日本だけであるといふ  
所から、太陽崇拜といふものが、如何なる時代から  
どういふ風に行はれたかといふことを、大層疑問を  
して見て居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先頃歐羅巴に参りま  
したる時にも、英吉利のキヤンブリに居られます  
東洋學者ジャイルス教授の倉庫ブリヂマン、ミ  
ジラムの若いジャイルス博士と相談を致しまして、  
色々自分の考を話し、所見の交換をして見ました所  
が幾らかの端緒を得たやうな氣持がしたのであります。  
太陽崇拜即ちファリズム、これは總ての民族を  
通じて會て行はれたものであります。地球の上から  
天體を眺めると、一番大きいものは太陽であ  
ります。太陽の昇つて來る、其の日輪に向つて、其の

中は起る如き熱と、其の光熱の間に起つて來る一種  
の強烈なる力と莊嚴美とを瞻仰し、これに對し感謝  
の念を以て迎へない民族は一つもないのでありま  
す。場所によつては、例へば亞利比亞の如きは、沙  
漠である爲めに太陽から與へられる光熱が餘りに強  
いので、恐れをなして居るやうな有様であります。  
因に教徒は太陽の威力を恐れ、印度などと同じく  
男性と居ります。然るに日本に於ては太陽を女  
性として迎へ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即ち日の神たる  
天照太神を大日靈尊と申し弟君の素戔鳴尊が之に對  
せられては明に姉君として居られるのであります。  
世界を通じて太陽を女性と見て居るのは、歐羅巴の  
北にある昔のスカンデナヴィヤ地方と日本とだけであ  
ります。支那でも太陽は男性であり、太陰である所  
の月は女性であります。佛蘭西でも、獨逸でも、英  
吉利でもさうであります。獨り日本は太陽を親しい  
懐しい愛と美との表裏として、女性に擬して居りま  
す。唯朝鮮は未だ明かではありません。多分日本と同

じであつたかと思ふのであります。支那の學問が入  
りましてから、或は印度の宗教が入りましてから、  
固より變化したのであります。が、もとく同じで  
あつたやうに推測されるのであります。こんでもな  
いものを此處へ持出して、諸君に御迷惑がらせ  
るやうでありますが、御話の順序としてこれだけを  
申上げて置きます。

开で始めて説明が出来るのであります。即ちテ  
ペリが支那の民族なるものを研究致しまして、こ  
れに小亞細亞のカレシア地方から中央亞細亞へ出て  
東へへと移住して來たものであると説明して居る  
のであります。其の根本の理由は當然であるとして  
別に説明を致して居りません。けれども申すまでも  
なく最も尊敬すべき、最も感謝すべき、太陽が昇る所  
の方向に向つて、幸福なる美はしい國土を求めて東  
へへと進んで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さうして其の  
中黃河の彎曲せる部分に出會はして留つたのが支那  
の民族であります。すつと後の事であるけれども、



秦の始皇帝が東の海に蓬萊と申す美しき仙人の國があるを信じ、使を遣して不老不死の藥を求めしめたのも、其の一證左に算へられるのでありませう。更に黄河の外に出て、蒙古滿洲の地を越えて朝鮮半島に進で来た民族が、即ち此の半島に残つて後の三韓を拵えたのであります。其の中にもやうな勇敢なる若者が更に東の方へ海を渡つて日本を拵えたのであります。斯ういふ推測を爲すのであります。この推測を合理のものに致したいは考へまじむ倫敦で相談をしました所が、同じやうなことを考へて居る學者も二三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其の推測を合理的なもの、確實なものとして認めて戴くまでには猶ほ距離があると考へるのであります。でありますから、唯御參考までに申上げるといふのであります。併しながら、舞臺を大きくして、亞細亞大陸全體のことを考へますと、只今申上げたやうに、空想のやうな、架空の説のやうな場面が眼前に展開せられます。所から一層の興味が湧いて出るやうにも考へ

へらねるのであります。即ち黄河の彎曲せる部分で留つた人種が支那の歴史を作るに共に、其の中勇敢な若者達が岐れて更に東へ／＼と行つて、朝鮮に來り更に海を越えて日本に來つたことを考へます。朝鮮と日本といふものゝ、原始時代に於て如何に連なつてゐたかといふことが分るのであります。單に兄弟であると言へば夫までいありますが、斯ういふ風に舞臺を大きくしますと、平たい場面が豊饒になります。さうして自分の地位が高くなつてゐるものであります。所謂高處大處に着眼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して、多少の面白味も感ぜざるを得ないのであります。何れも朝鮮半島に居住してお出でになる方々でありますから、内鮮孰れの方々も決しなまきな範圍内だけに眼界を遮られることをなさらないで、時間と空間との範圍を大きくお廣げ下さいませ、日本に行つた所の民族と、朝鮮半島に留つた所の民族といふものが、支那の民族よりも一層の優秀な

勇敢な民族國民であつたといふことを考へる願ひたいのあります。我々も其の點を考へて見よう。日本の記録で何時傳へたかある古いものは、日本書紀といふ元正天皇の養老年中に勅を奉じて令入親王が作られた書物だ。一番確かなものであります。支那には二十四史がございます。朝鮮にも古い時代の記録として、百濟記や百濟新撰や百濟本記といふ書物があるもので、日本書紀の割註にも引用せられて居るけれども其の全體は今に傳へて居るやせん。併しながら三國史記があるとか、東國通鑑であるとか、高麗史であるとか色々な歴史が其の後高麗以後に出来た居ります。是等を兩々相對照して比較して見れば、そこに色々なことが發見せらるゝのであります。御存じ及び考へまじむが、其の中の二三のことを申上げますと、例へば日本から申しますれば、書紀の神代に素戔鳴尊に関する記事が掲げられてあります。其の中に一書に曰はくといふ箇條で

本文ではありませぬけれども御存じの曾戸茂葉といふ場所傳が居られたことを明かに書いてあります。曾戸茂葉が即ち忠清道の靈山たる牛頭山であります。ことは、今日誰れ知らぬものもない位であります。今一う熊成の峰に傳が居られたことを書いてあります。日本では紀州の熊野である「マナリ」の「ナリ」が縮まつて「ヌ」になり、それから轉訛して「ナ」になつたのであるといふ學者の説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朝鮮の方から考へて見ると、これは朝鮮の熊川山であるといふのであります。今から二十年程前に、其のことを世の中に發表を致したのは、實は私が偶然にも現に中樞院に史料編纂の主任として居らるゝ稻葉君山君と共に先頭を勤めたやうな譯で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後に私の書いたものに依つて志賀重昂さんが、有志と共に是等の地方へ態々行かれまして、其の時の御話を世の中に持出され、御蔭で廣く知られるやう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然るに其の私は今日初めて朝鮮の土を踏んだといふほど甚だしい不

親切な男で相濟さん次第であります。單に牛頭山や熊川山が明かに素戔鳴尊の足跡を留められた箇所であることが、日本書紀によつて明かになるのみならず、朝鮮でいふ所の檀君が素戔鳴尊の御子さんたる五十猛神であるといふ説もあり、舊紀の神武天皇紀にも天皇の御兄弟たる稻飯命と三毛入野命とが熊野海中で暴風に遭はれたとき何れも神武天皇と海上で別れられまして、三毛入野命は浪秀を踏んで當世國に行かれましてと申しますから、今の南清即ち關越地方の福建方面へ行かれた其に、稻飯命の亦も航海をして這方に行かれたことを書いてあります。然るに姓氏錄皇別の下には、新良。彦瀧武鸕鷀草薙不合尊男。稻飯命之後也。是於新良國。即爲國主。稻飯命者。新羅國王之祖也。と書いてあるのであります。でありますから稻飯命は新羅の先祖になられたものであります。三國史記を見ると、新羅の始祖は姓は朴名は居西といひ、姓は朴氏で諱は赫居世といつたところや、即位して居世子といつたことを書いてあります。

すが、東國通鑑も略同様な事を書いて居ます。或は昔脱解が初代の王であつたやうにもかいてあります。居世平は前漢孝宣帝五鳳元年即ち崇神天皇の四十一年に即位して居るから、稻飯命のズツと後に起つて來た人であります。内鮮兩地と南清とは、神武天皇の當時、既に天皇と天皇の御兄弟との下に結び付けられて居つ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り、其れが後になつて國土が亂れたものと見えて、内鮮兩民族の一家を成して居つた親善な關係が阻隔せられるやうになつたので、神功皇后の時に其の關係を復舊せられたのであります。神武天皇當時に於ける内鮮兩民族の舞臺も簡様に大規模なものであります。内鮮の密接であつた關係に就きましては、支那の記録にもない事共を日本書紀には、澤山に書いてあります。どうか内地の方も、朝鮮の方も日本に傳はつて來た日本書紀が、色々有益なる兩民族の關係を細かに書いてある貴重な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に着眼せられまして、お互に之を讀んで興味を感ずるや

うに、戴きた神の玉を、其の從來思ひよらなかつた關係が明かになつて、素戔鳴尊のすゝめも、恐らく何れも御多忙を考へてあつたから、御覽にならば違ひないと思はれます。同民の精神を養ひます。其の二つは此に在ることを考へるものであります。漢文で書いてありますので、朝鮮の方々には特に御都が、さう思はれます。御覽を願ひたいのであります。さう致し、神代の昔大國主命の時に於て新羅王の手宛あつた天日鏡が日本へ歸化致しまして、但馬の國に居住致し、但馬諸助、櫻馬日稻將それから清彦のそれから田道間守と其の子孫が五代まで明かに刻つて居ることを御覽になさるであらう。其の田道間守は、聖仁天皇の九十年に命を受けて今の南清地方である常世國へ參つた稻橋を求め、十年目に歸朝すると天皇崩御の後なので、御陵に詣りて其の忠臣でありました。其の田道間守が新羅王の子天日鏡五伏の孫であることを御承知を願ひます。其の田道間守の事を國事記

の方に、多邊摩理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が、其の多邊摩比多詞が其の姓であり、山良度美と申す婦人を娶りまして、葛城高嶺比賣命を生んだのであります。其れを日本書紀には葛城高嶺比賣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これが神功皇后の母君であり、其の父は開化天皇の曾孫であります。所の氣長宿禰と申す方があります。して見ますと神功皇后は、新羅の王子たる天日鏡から六代の孫に當るのであります。神功の血統ではありますけれども、六代前に溯つて見ますと神功皇后には新羅の血が流れて居りますので御親類の關係にな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神功皇后が天日鏡六代の孫に當らせらるゝばかりでなく三國史記の新羅紀の卷を御覽になると、今度新羅第四代の王であつた昔脱解が日本の人であることを書いてあります。今でも朝鮮には昔、朴、金といふ三姓の人が多いのであります。其の昔脱解の事に就て書いてある所を御覽になりませう。明かに昔脱解は多邊那國の人なれど書いてあります。即ち



日本神皇正統記の國であります。昔、新羅は多羅那國から大きな卵の中に入つて海の上を流れて流れて新羅の迎日灣に着いた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本の桃太郎の國のやうであります。漁夫が其れを獲付けた心で取上げますと、其の大きな卵の中から生れ出たのが昔脱解であります。幼にして聖智何を難いとも能く知つてゐる一個の神童であられました。遂に新羅の王位に即かれたのであります。この事は新羅の始祖である所の朴氏赫居世王に因りても同様で大きな卵から生れたといふことを三國史記の新羅紀に書いてあるものであります。山林の中に自然と生れてゐたのを山人が発見いたしました。馬が跳いて其の前に居りますので見付かつたといふのであります。それから行つて見ますと、今度は馬の行衛が判らなくなつて大きな卵が置かれてゐたといふの面ありまゝです。さうして其の中から居世王が生れたといふのであります。大さう昔脱解の生れ方も似寄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所が新羅の始祖は朴氏といふ、高句

麗の始祖なる朱蒙も矢張り山林の中に置かれてゐて誰れが置いて行つたか知らない大きな卵の中から生れ出たのであります。三國史記に新羅紀に書いてあります。然るに其の朱蒙の事を日本の姓氏錄には「高麗國主鄭牟王一名朱蒙と云ふ」と書いてあります。朱蒙を同音の鄭牟といふ文字で表はしてあります。これは恰かも新羅を新羅と書いて、鄭牟と書いて書いたりするのと同じであります。所が其の朱蒙と同一人たる鄭牟王につきましてもは後に申す高句麗永樂太王の碑といふ所から六百人十二年若くは一千六百三十二年約千六百七十年前に建てられた古碑で明治八年即ち光緒五年に掘り出された石碑の碑文に據りますと、始祖鄭牟王といふ文字を明記してあります。正しく日本の姓氏錄に書かれてある鄭牟王といふ文字と一致して居ります。のみならず三國史記に朱蒙と書いてある彼れの東明王の別名であることが姓氏錄によつて明かになる。即ち同一人たることが明白になるのであります。其の高

句麗の始祖も矢張り天帝の子で母を河伯女耶といひ、卵を剖つて降誕したといふことを此の古碑の冒頭に書き付けて書いてあるのであります。大きな卵から新羅の先祖も四代の昔脱解も、それから高句麗の先祖も同じやうに生れて出られたといふのが、何づれも桃が剖れて桃太郎が生れたといふのと異曲同工の神話めいた傳説であるばかりでなく、姓氏錄にある高句麗の始祖鄭牟王と永樂太王碑の始祖鄭牟王と同文字を用ゐてゐるのを見て、内鮮の關係が如何に密接であつたかといふことが分かるのであります。同時に日本に於ける記録が如何に信を措くに足るかといふことも分かるのであります。其の鄭牟王の子孫で長壽連といふ人が日本で姓氏錄に書かれる程の地位に居つたといふことも分かるのであります。斯ういふことを考へて見ますと、如何に日本と朝鮮とが太古以來離るべからざる關係と因縁とを有つて居つたかといふことがよく分かるのであります。

神功皇后の新羅開罪に就ては、日本書紀に於きまして、割合簡單に記述してあるに過ぎません。單に水軍を率ゐて新羅を攻められ新羅王の奈解王が直ぐに降参いたして、百濟も高麗も其の後貢物をしたと書いてあるだけに過ぎませんが、實は日本書紀にも、船師海に満ちて座旗日は耀き、鼓吹聲を起して山川悉く振ふ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やうに、一廉の大軍を率ゐて朝鮮半島に攻められたのであります。是の時新羅の王は第十代の奈解王といふ方であります。どちらに曲直があつたかは判りませぬが、從來の友誼に負くやうになつたといふので、戦争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さうして其の形から考へて見ますと、是れまた非常に大きな舞臺であります。近頃はれた戦争中一番舞臺の大きい最も大壮掛な戦争は恐らく日露戦争であつたと思へます。それでも北朝鮮と南滿洲の一部とに過ぎません。歐羅巴戦争は成程大なりしと雖戰場は極めて狭い場面と局限されて居ります。ペルダン要塞から西のオランダまで數十里

の間主と爲て、マルヌ兩河の沿岸で行はれて居る。南北十里東西二十里ほどの間で行はれた戦争であります。唯、伊太利境太利から耳右までの場面をも入れたり、潜航艇や飛行機が方々に現はれたことをまで包括すると、可なり大きく其の範圍を廣めて居りますけれども、主戦舞臺の範圍は極めて局限せられて居ります。固より日露戦役の場面には及びません。然るに神功皇后の戦争に於かれましては、高句麗、新羅、百濟の三國を相手にして居らるゝので、三國の場面は、朝鮮の全半島から南滿洲にかけ、其の極めて大いので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夫れを證據立てるものは日本書紀にあらずして却て高句麗の古碑として有名である所の好太王の碑であります。好太王は第十七世の王で永樂大王といはれた人でありまゝす。其の碑文が筆をなからざる證據の一つであります。盛京省懷仁縣の金溝では海溝を申す處に發見せられたのであります。鴨綠江の右岸で、安東縣から支那里數で八百餘里遡つた箇所であつた。地勢は

平坦な箇所であつた。三國清潭長さは十二三清潭の直臺であり、中央に高き土城があらはれます。周圍は五清潭餘り下内には懷仁縣の分縣であるのであつた。ことです。即ち右の命令城であるを申します。其所から東へ約四百里あつて鴨綠江を離るゝと約三清里に當る處に一の小さい城があらはれます。有名な古碑は其所に在るのであります。この邊一帶が命安の古城であつた處で鴨綠江を隔てまして朝鮮の高山城や滿浦城など、相對して居ると申すことであります。四面には古墳が數百も點在して居りまして、土人は之を高麗墳と呼び倣して居るさうであります。此の邊は高句麗時代に都會となつて居つた處で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

偕て其の古碑は高句麗國第十七世の主たる永樂太王の功業を永く後世に傳へんがために、王の殞年三年に當る甲寅の年に建てられた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本で丁度同時代の甲寅は、神功皇后攝政の三十四年か若くは應神天皇の二十五年かの何れか一に當ることと考へます。二様に當てて見ますと、今を距るこ

後千六百八十二年若くは千八百二十二年前に建てられたものであります。丁度千七百七十年前の古碑で、その碑文が、東亞に於て發見された最古のものであることがあらはれます。二三百年も前から石碑の碑が地上に露出して来たものは、それより以前は全く地中に埋没せられて千何百年といふ長い年月を経過したものであるものであります。明治八年即ち光緒元年に崇實といふ支那の役人が地方開拓の任に當つて地面を切り開いたので石碑が漸く現はれたといふのであります。後明治十五年即ち光緒八年に盛京將軍の左宗棠が天津から石工四人を雇つて、その石碑を掘り出して之を掘り出して其れを洗はしめたので、二年間の歳月を費やして漸く文字が讀め、讀めぬものゝあらはれます。その結果は永樂大王の墓碑であることが判明したのであります。其の面は九州では香椎神宮、東京では帝室博物館にございます。印刷にしたものも傳はつて居りますが、今は得難いや否やであります。近頃出版せ

られた天智天皇時代の本であるといふ南滿洲にも文字を有たない全文といふものが載つて居ります。併し此の書は疑を以て見られて居ります。碑の形は大きな柱の状を成し地上に拔もこと一丈八尺、南北の兩面が廣さ五尺六寸で東西の兩面が四尺四寸といふことであります。南に面して居りまして四面に字を刻してあるものであります。字體に篆字や隸書や草書と居るばかりでなく省いた字畫の文字も少くないので、如何にも古雅な書體のやうであります。中には楷書らしい運筆を用いた箇所もあつた。三國時代や晋の時代に早くも楷書から楷書に移り置はつて行く端緒が開けて居つたことを、此の石碑で證據立て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で、東亞文明の研究上には極めて大切な石碑であります。それのみならず我が邦の歴史や内鮮の關係を説明するには、殊に大切なものであります。文字に缺けた箇所が少くないばかりでなく石が集塊岩であるため、刻つた字の劃が土で埋まつたりして居つて、刻つた字に見えぬものも少く



ないけれども日本に關係のある記事に略讀讀を  
とが出来るのであります。  
石碑の南面に刻してある文字が十一行、西の面は  
十行、北の面には十三行、東の面には九行ありまし  
て、通計四十三行あります。毎行四十一字ありまし  
から、字數の全體が千七百五十九字であつた。字  
の長短大小も齊しくはない。缺けて判らない字が、  
百九十七字もあります。南側書には、是等の缺けた  
字を填めたものが載つて居ります。正全改が讀める  
の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此の書物に就いては學  
者の間に眞偽に就いて疑を抱いて居る人が少く  
ないのであります。結局缺文は讀めませんが、大半は讀  
み得るものであります。其の中日本が出兵したと  
なつて居るものは「倭以辛卯年、來渡海、破百濟」  
□新羅。以爲「臣民。云々」といふ訓があつた。九年  
己亥。百濟遣使。合倭和通。王巡下平壤。而新羅  
遣使。白王云。倭人滿其國境。潰破城郭。以「敵客」  
爲「民。云々」といふ記事もあつた。辛卯の歲といひ

己亥の歲といふのは、神后の攝政時代で申すならば  
其の十一年と十九年とに當るのであります。所が皇  
后の新羅遣征は仲哀天皇の九年庚辰の歲として日本  
書紀に書いて居るので、十二年か二十年かの差があ  
るのでありませう。けれども皇后の四十九年に將軍荒  
田別等を追はし百濟を破つて新羅を討たしめ、其も  
れから、新羅の戰勝は一回のみではないので  
あつた。十年二十年の差はあつたけれども日本  
の遠征軍が如何に強大なものであつたかといふこと  
は、倭人其の國境に滿ち城郭を破つて居るに由き  
も想像が出来るのであります。春「つ」十年庚子、  
遣步騎五萬、往救新羅。從男居城、至新羅城、  
滿其中。官兵方至倭退云々」といふ記事があつた  
のであります。高句麗から聖年步騎五萬の援兵を遣つた  
といふのであつたから、日本軍も固より相當な大  
軍であつたことが推測せらるゝのであります。  
此の古碑から見ますのに、王が巡つて平壤へ行  
かれたとき、新羅の使が援兵を乞ふたのに、其の

聖年步騎五萬の援兵を遣つて居るのは明かであつた  
です。至といふのは國より遠來をさすので、さへに  
歩騎甲兵とも書き記して居る。好太王といふ王の名  
前が東國通鑑や日本書紀の古史記の歴史に載つ  
て居る。好太王といふ王の名前は、高句麗王七世のまであ  
る。此の古碑にまつて、朝鮮半島の、其の名  
前が現存するものはない。然るに日本の方  
では、姓「高句麗」。高句麗王好太王と後世に明か  
に記され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日本側の記載が此の  
古碑と正に合つて居る所を見れば、日本側の  
史料は如何に確實であるか、いふことが判るのであ  
ります。其の好太王の時、日本が朝鮮半島  
を奪つたのであつた。高句麗王は、日本を高句麗との  
接觸は明かでない。新羅が直ぐに韓  
半島を日本に記されて居る。高句麗との接觸に關す  
は、神皇正統の時代を通じて、高句麗との接觸に關す

る記事がないのであります。新羅と百濟とのま  
みであります。所が應神天皇の御宇になつて、  
其の七年に高麗人、百濟人、任那大、新羅人並に來  
朝した。武内宿禰に命ぜられ、諸の韓人等を  
あつて、韓人の池を作らしめられたことが載つて居  
る。さうして、其の二十八年に高麗の使が來た。た  
れども表文が無禮であつたので、之を却けた。いふこ  
とが見えて居ります。さうして、仁德天皇の十二年に  
なつて高麗が鐵の盾と船とを賣いた。さうして、高麗  
といふ所の名大がそれを射貫いた。さうして、新羅が  
居るのであります。其の記事が十二年から二十九年  
の間を置いて書かれて居ります。是れは高句麗が鴨  
綠江から南に當つて國を成してゐたので、距離が一  
番遠かつた爲であると考えます。  
所が其の高句麗を申すのが中々大きな一の王國で  
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この古碑には「號爲好太王。  
恩澤布于皇天。威武柳被四海。掃除□□。庶寧  
其業。國富民殷。五穀豐熟」とあるので、隨分榮えたこ

と想像せらるゝものありませう。それの爲に、今一つ魏の將母丘儉の功業を褒めた石碑が京都の西高句麗の都城があつた處から出たのでありませう。魏の都城は玄菟と同じことと考へます。其の石碑は斷碑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を見れば漢の高句麗の強大であつたことが想像されるのでありませう。其の石碑を掲げた楊本は先年京都大學の南滿洲調查會から貰ひましたので私も所蔵し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が、肝心の本物が七八年前から何れに行つて杜撰のたか判らなくなつて、舊の場所にはないやうなものであります。或は支那の知縣等の取り違へる所だつて、張作霖氏の手歸したのでは無いかと考へてゐるものであります。是が若しも内鮮入何れかの手に入つたならば世界に誇るべき立派な史料であつて考へます。是に由つて高句麗が魏の大將母丘儉を手甲擄獲せられたほどの大きな王國であつたことが判るものであります。其の大きな王國の高句麗までが日本へ使節を送り貢物を捧げなといふことに於けるので、當時

内鮮兩國の間に日本が如何に有力な地位を有つて居たかといふことが判るものであります。鴨綠江長白山から西南へ今の滿洲に亘る遼東半島を遼海灣頭がすべで高句麗の領地でありませう。僅様な大きな王國が舊の譯で日本へ朝貢するといふ筈はないので、それは理由なきを得ないと思へます。日本書紀には神功皇后の時代に於きまして、何等高句麗の關係を述べてありませうけれども、支那の亦の歴史には日本の使節が三國の魏へ往來して居ることを書してあるものであります。其の事を魏志に照らして見ますと、神功皇后の三十九年己未の歲、當の魏の明帝景初三年六月は魏の女王が大夫の蘇奉等を送はして、郡に詣り天子に詣て朝獻せんことを勅められたので、太守鄧夏が吏を遣はし將を送つて京都に詣つたといふことが書いてありませう。其の天子に詣る朝獻は魏の皇帝を指すのでありませう。支那の亦書に蘇奉等でありませう。其の簡様にかゝる朝獻の事と考へます。其の翌年に今度は魏から使節を日本へ送致することを書き、更に

三年たつてから日本の使節が重ねて魏へ参つたといふことを書いてあります。魏の京師は洛陽でありませうから、日本の使節は渤海灣へ航海したものと考へます。是は少くも高句麗の背面を威嚇して日本の勢力極めて大なることを示したものであります。或は芝罘へでも上陸したものとも考へられます。其の事は日本側の史乘に何等記す所はありませうけれども、高句麗の國を成じて居る渤海灣へ日本の使節が進み入つたことが推測せられるのであります。随つて神功皇后當時に於ける内鮮交渉の舞臺は日本海と渤海灣との海面と其の間に於ける滿洲並朝鮮半島の陸地とに亘つた大きな場面であつたことと考へます。古碑によつて明かとなつた高句麗の大きな王國が、これも日本へ朝貢するやうになつたことを結び付けて考へて見ます。日本の遠征軍が高句麗と何等接觸する所がなかつたといふことは、寧ろ不自然であると思へます。もとより、一所に東へくと進んで来た民族のことであつたから、遠征軍が高

句麗の領域へ参つて威嚇したことなどは、當然考へ得らるゝのであります。固より一の推測に外ならぬのであります。上陸をした場所は判りませぬけれども、日本軍若くは日本使節の一行が高句麗を威嚇したことは明かでありませう。さうして高句麗は渤海灣を門戸として居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から、少なくとも日本の將軍が水軍を率ゐて遼東の岬角を廻はつて渤海灣頭に上陸をしたやうであります。牛莊の近所であつたか其の他何れでありませうか、上陸の地點は判りませぬけれども、其の當時奉天や遼陽の近所から安東縣にかけた今の滿洲全體を其の版圖にして居りました高句麗の背後をついて牽制運動をやつたものであらうと考へられます。斯くの如き大仕掛の場面といふものは、恐らく日露戦争に劣らないほど規模が大で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日清戦争は勿論比較になりませぬ。如何にも大きな高句麗の大王國と新羅百濟の兩王國との三國が六十四五年かゝつて我邦に心服するやうになりまし



たので、神武天皇の御宇以来は文物を貢ぎ貿易を交換して親善なる關係を重ねて確立するやうになつたのであつた。而るに、唯今申したやうな大甘掛の戦争で舞臺は極めて大きかつた。これは言を替へない所であらう。けれども、其の御大將であられた神功皇后は、固より日本の后であられたが、其の血統から申せば新羅の血が流れて居るのである。すなわち、新羅の御親王であつたに、恐らく意外に感ぜらるゝ新下であり、さういふやうなことを、段々内鮮兩方の歴史に依つて考へて参り、又、不思議に掘出した碑石等からして研究して見ますと、中々面白い事實を想像す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あります。

### 其六

魏の大將毋丘儉が高句麗を攻めましたのは、魏の嘉平五年即ち神功皇后崩逝の五十三年であります。高麗王が敗北して、沃沮の地に奔つたといふのです。沃沮と申すのは北朝鮮のこと、北は靺鞨に

つゝ、居るのであります。日本海へ顔を出し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靺鞨は今の沿海州に當る地方で、後醍醐天皇の時其の船が佐渡に来て居ります。後齊明天皇の時阿倍比羅夫が靺鞨を討つて居ります。是等は後の事ではありますが、母丘儉に破られた高句麗は、一朝北朝鮮へ退きました。間もなく舊の南滿朝鮮へ戻りました。支那の方では内國に事件が多かったので、遼東半島を顧みる連がなか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勢力を得て南へ侵入した百濟國を壓迫して、日本から援兵を出すやう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所が後隋の煬帝に攻められ、更に唐の太宗に攻められ、して高宗總章元年即ち天智天皇の七年に亡びたのであります。間もなく唐が内亂に苦で居ります間に其の民族が復活したのであります。即ち其の後に長白山の麓から起つて舊との高句麗に地に大王國を成しましたのが、渤海國であります。其の國名は今も渤海灣といふ灣の名に於て名殘を留めて居ります。奈良朝から王朝時代にかけて榮えて、其の使節が度々

日本へ派遣されたのであります。其の使節は何處まで進められて申します。即ち沿海州地方から日本海を航行して行つたやうであります。咸鏡北道の北、沿海州の南に門戸を有つて居つた所の渤海であります。其の使節は日本海を通つて日本の角鹿<sup>ツルガ</sup>などへ上陸して居ります。龍華半島の七尾海峽は佐渡島によつて隔ります。現に龍華<sup>リョウワ</sup>公が、命を奉じて龍登で接待して居るやうであります。有名な在唐<sup>テイカウ</sup>平は、渤海の使節接待の爲めに越前の國まで下つて居ります。總て裏日本を渡つて日本に来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隨て支那の厄介はならずに、遠く印度や波斯などから巴密爾<sup>バミール</sup>を越え、更に戈壁の沙漠を渡つて滿洲を通過、北朝鮮に入つて、夫れから日本海を越えて裏日本へ流入されたものが澤山あつたかと思はれます。今日李王職の博物館の佛像なんかを見ますれば、大分支那に關係のないものがあるやうであります。支那の關係としますと時代が合はないものがあるやうであります。千三四百年前もはや支那を介せずし

てさういふ佛像が靺鞨や渤海から朝鮮や日本に渡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支那からは餘程後に來たものが早く朝鮮にも日本にもあるやうであります。餘程舞臺が面白いのであります。西洋では熱心に斯くの如きことの研究が進行して居りますけれども、不幸にして日本の人や朝鮮の人でさういふ研究に従事して居る人を多くは知りませぬ。倫敦のブリタニヤ<sup>ブリタニヤ</sup>、ウィアムでは博士のジャークスといふ人が、支那の留學生を主人許し助手にして、支那の陝西省にある煌煌といふ古城から出ました唐時代の古文書を整理しながら研究して居ります。恰度湖南博士が、今年の六月下旬に出發して歐羅巴へ行かれますから、私共が見たと同じやうなものに對し、更に有益な觀察を加へられることと思ひます。今日の所日本ではさういふ研究をするには不便であります。日本では十分手が廻らないのであります。朝鮮でもさういふ研究は必要と思ひますが、既に李王家では史料を集めて居られまして、高麗燒等に就きまして、面白

い現象が見られるやうであります。總督府の博物館は未だ整理しませぬけれども、是にも私共の研究上面白い結果を興へられるものがあるであらうと考へて居ります。斯ういふ點で考へますから、此の如き内鮮連帯の大きな舞臺を考へて見る其の本になる所の畫物として日本書紀を、お暇の時に御讀みになることを、特に朝鮮の方々に希望するのであります。さうしますると其の中には、王仁が論語、千字文を始め支那の文物を輸入したばかりでなく、朝鮮の詩とすべし所のものが幾つもあるのであります。例へば古い時代日本一切の文物制度を整へられた第一人物は、申すまでもなく聖德太子であります。聖德太子の顧問であつた人は誰であつたかは、恐らく御承知な方が多からうと思ひます。或はあるかも知りませぬが、多くは和氣がつかれたらうと考へます。日本書紀には明かに其のことは書いてあるのであります。即ち聖德太子の顧問は高麗の僧惠慈といふ人であり、且日本書紀にありまはすは推古天皇三年五月に歸

化したこと、皇太子即ち聖德太子が師匠とせられたこと、を書いてあります。惠慈は日本に來られて、有力なる顧問役を勤めた人であり、推古天皇の二十三年に高麗へ歸つたことも載つて居ります。聖德太子の憲法十七箇條を始め一切の文化事業に功勞のあつた人であり、一切の事業が出來上つたので歸つたものと見えます。惠慈は、間もなく聖德太子の薨去せられたことを聞きまして、最早東邦の華人が世を去られた、我れまた生きて甲斐なしと痛く嘆いて、來年の太子が亡くなられた二月五日に必ず死ぬといつて食を廢めたかどうかして其の日終に此の世を去つて了はれたのであります。聖德太子に如何に敬服し傾倒して居られたか、又太子が如何に惠慈を重く用ひられたかが、此の事實だけを見ても能く解かるのであります。其のことは日本書紀に明かに書いてあります。斯ういふ事實を内地でも御存じの人が多くない位ですから、朝鮮の方々にも多くないのは當然でありまはすけれども、是は甚だ残念で

ありませぬ。一切文物の神樣と崇められる聖德太子が斯くの如く朝鮮の人を重く用ひ相許し、藤井君の所謂本心と結び付いてをられたといふことは、如何なる場合にも御記憶を願ひたいと思ひます。高麗の僧は外に幾人もあつたが、惠慈が特に師とせられて居ります。古い日本の文明の上に大なる貢獻をした人、朝鮮から來たといふことは、ひとより王仁が論語千字文を輸入し入れたのみではない、聖德太子の光輝ある顧問役が朝鮮の人で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其の他新羅、百濟からも日本へ入つた人は、鮮山ありまはす。斯ういふ點で考へて日本と朝鮮との關係が密接とな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

#### 第七 其の二

其の後日本と朝鮮との關係は複雑となり、天智天皇の御代に至つて、日本が唐帝國との間に板挟みとなつて非常に苦しい立場に居つたにも拘はらず、朝鮮半島殊に百濟擁護のため旭日東天の勢があつた唐の高宗の軍に對して來へたのであります。東海の一孤

島に於ける日本が義侠の爲に起つて夫れが旭日東天の勢ある唐帝國の軍と濟州島附近に於てたゝか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其のことは日本書紀には詳しく書いてあるのであります。唐が遼東に兵を出して朝鮮を征伐致した際高麗、新羅、百濟との間が仲たがいを生じ、日本との關係を捨て、唐につかうか、さうすると日本に義理が濟まない。日本の味方になると唐の壓迫を如何にすべきかといふことに困つて居るうちに高句麗は唐の太宗の大打撃を受け、あどかたもなく亡んで了つたといふ後を受け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日本はどういふ處置を執つたかと言へば、極力百濟を扶けて、唐と戦ふこととなり、時の御門齋明天皇即ち天智天皇の御母君は大本營を今の福岡縣八女郡の山地に置かれ、後の天智天皇時の攝政宮を參謀として、唐の大軍と戦はれたのであります。斯ういふことを考へますれば、朝鮮の半島の爲めに日本が國を堵して戦つたほどに離るべからざる關係が古くから定まつて居ることが能く判かるのであります。



す。然るに當時不幸にして日本の軍隊は十分の功を  
收め得なか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唐の軍隊も惡役流行  
の爲めに遂に軍を率ゐて引返しました。其の後唐帝  
國は内亂の爲めに、再び遼東へ軍隊を出すことが出  
來なくなりましてたけれども、一時は唐の壓迫に堪  
へ兼ねたので、百濟の如きは日本の内地に殖民を致  
すやう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今日群馬縣に高麗の  
名を留めて居る郡があるのではありません。斯ういふ風  
に日本の國は朝鮮と密接な兄弟關係を繼續して居る  
のであります。さういふ關係でありましたが、毎度支  
那の複雑な勢力の壓迫を受けた爲め、日本は常に之  
に對應するのは苦んだのであります。不幸にして朝  
鮮半島の方々は其の間に入つて常に板挟みとなられ  
遂に文藝的役と申すやうな不祥事が現はるやうに  
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さうながら朝鮮は徳川時代に  
も日本に對し、大いなる獻物をして居るのでありま  
す。決して有形の獻物ではない。何を獻げたのであ  
るか、即ち夫れは日本の新紀元を開かしめた尊王の

精神に基礎を置いた朱子學なるものを捧げたのであ  
ります。即ち李退溪の學問が夫れであります。今日  
李退溪の學問が盛んになつた餘波として、朱文公家  
禮に據つて年中行事をやらなければ承知が出来ない  
といふのが、朝鮮の特色であると考えます。孝道を  
行ひ、禮儀を貴ひ、冠婚葬祭の如き、人生の一番大  
事な儀禮を規定通り机帳面に行つて居るのが、朝鮮  
の美俗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又之が爲めに負擔に堪  
へないで困まつて居るといふ實情がないでもないとい  
ふことがあります。此の如くに朝鮮では、朱子學  
が今尚ほ徹底して行はれて居るやうであります。が  
朱子學の中でも尊王の精神に根本となつた所の  
通鑑綱目の精神といふものが、是れ亦李退溪の學問  
に於ける一の要素でありまして、是れも日本に入り  
ましたのであります。是等の學問が殊に水戸で以て  
行はれ遂に大日本史として現はるゝに至つたのであ  
ります。其の結果は尊王愛國の士が澤山に輩出致し  
まして、明治維新の大業に馳せ参し新しい日本を

作り上げたのであります。此の如くに致しまして遂  
に世界の強國と肩をならべることの出来る所まで進  
んで行くこと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斯う考へて見  
るとお互に相扶けて未だ關係といふものは、不思議  
にも三千年間を一貫し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神功皇  
后、應仁天皇、聖德太子、奈良朝足利時代を通じて、  
徳川時代に至るまで、朝鮮と日本とは相離るべから  
ざる關係になつて居るゆゑであります。どうか、さう  
澤山の資料を御覽にならぬでも解るのであります。か  
ら、先づ以て日本書紀の御覽を願ひたいのでありま  
す。

### 其 風

のみならず、非常に舞臺が大きいのでありまして  
朝鮮に留つた民族は、支那に止つた民族より優秀な  
ものでありますから其の中から更に若者が東へく  
と進みまして、日本まで行つた其れ等の民族と共に  
東洋に於ける最も優秀なる國民であるを謂はねばな  
らぬのであります。猶ほ英吉利人が羅馬帝國の後繼

者として最も優秀なものであるといつて誇つて居る  
がごとしであります。英吉利人が始終誇りとして居  
るのは羅馬帝國の植民地たるブリタニアが最も完全  
に發達したのであるといつて居る點であります。が、  
羅馬帝國といふものは歐羅巴人が「のユートピア」  
として誇つて居る所であります。恰かも東洋で以て周  
の帝國が最も完全な黄金時代の帝國であつたやうに  
考へられて居ると同様であります。其の羅馬の氣風  
を繼いで生れて居るものはブリタニアに發達した英  
吉利人だけであるといふのであります。其の他のも  
のは羅馬の正脈を繼いで居らぬといふのであります。  
事實さうであるやうに考へらるゝのであります。獨  
逸でも、佛蘭西でも本家本元の伊太利にしましては  
他から入つて未だ民族に壓迫せられて、羅馬傳來の  
文明を滅茶／＼に壞はされ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獨  
り英吉利は島國であつた爲めに、羅馬の植民地たる  
ブリタニアといふ羅馬傳統の文明に於ける一の分身  
として其のまゝに傳はつて來まして、其の上に北歐

のダニッシュの文明と南歐のフランクの文明が最も接近を交せて、一つの文明を作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全く羅馬帝國の後継者らしい位置に立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羅馬は當時に於て地球の大部分に植民地を持つて居つたのであります。波斯の如きも其の版圖に屬して居つたのであります。其れと同じく英吉利も今日世界の各都に亘つて、各大陸の重要な地點を其の植民地と致し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この點から見ても彼れ自ら羅馬の後継者であると言つて威張つて居るのは無理な所であり得ず。然るに西方に英吉利のあるのと正に相向つて居るのは東方に於ける日本と朝鮮とが一つ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日本は朝鮮と離れて立つてゐる出来ず、朝鮮は日本と離れて立つてゐる出来ないのであります。英吉利と海を隔て、密接な關係を持つて居つた處は佛蘭西のノルマンデーであります。英吉利はノルマンディーを維持する爲めには長い間苦心をしたの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是れは日本に於ける朝鮮と關係が違つて居り

ますので、其れを捨てたけれども却つて困らないばかりでなく、寧ろ佛蘭西との間柄がよく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併し其のノルマンデーは朝鮮と比較しますれば問題にならないほどの小さい一地方であります。朝鮮は支那と直接でないので其の間には滿洲といふものがあつて居ります。のみならずノルマンデーよりも遙に大なる一王國で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さういふ關係は英吉利にはないのであります。或る時代にはノルマンデーは英吉利が屢々佛蘭西から壓迫せられる橋掛りとなつて居つたけれども、其の後佛蘭西が全く英吉利と海上に隔れることを得ないやうになつたのでノルマンデーを足踏にして英吉利を壓迫することゝ出来なくなつたが爲め、英吉利には最早や必要のないものになつたのであります。然るに朝鮮は三千年を一貫して、日本に離るべからざるものとなつて居るばかりでなく陸續きの國が常に大きな波瀾も及ばして來る虞れがあるので、兩々結束を固くし

て備へなければならぬ關係になつ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斯や其れを見ますと日本と朝鮮と、さうして西に英吉利といふ我が國に隔る共に東西の優秀なもので非常に相似たものがあるの如くあります。斯ういふ風に考へて見ますと、將來世界の平和を背負つて立つべきものは、西に英吉利あり、東に日本及び朝鮮の、内鮮融合したる一つの力があるといふ次第であります。此の如き事を歴史の上から篇と考へられまして、お互に心と心の打解けた諒解を得らるゝが爲め、西方に傳はつて來た所の記録を渡換して御覽を願ひたいのであります。三國史記や東國通鑑などを日本のお方に讀み進め願ひたいのであります。日本書紀や姓氏錄を朝鮮の方に御覽を願ひたいのであります。斯の如きことを長々申上げで置かぬし御迷惑であつても考へます。複雑で又甚だ不完全な點點の爲めに、先刻來國民の精神に根本たるべき其の骨髓と、其の新道を明白にせられた所、斯の如き點點は提議するところになつたかも知れません。

知れませんが、どうか其の筋道を、其の骨髄とを基礎とせられまして、私の申上げた所を處とせられ、度とせられ、これを兩々結ばれまして、今後内鮮人が大きな舞臺に立つて高い處から大いなる場面をながめられ、果して如何なる使命を背負つて居るか、如何なる運命に向つて共に進んで行かなくてはならぬといふことをお互に解決せられ、これを切に希望する次第であります。

### 其 九

先程からだん／＼申上げるやうには、日本といふ字が既に面白いのではあります。其の本即ち太陽を中心にして居る國といふことが解つて面白いのではあります。又如何なる譯か、朝鮮といふ名も古くから附けられて居ります。決して今日の清の國といふ意味ではありません。朝鮮は眞の鮮はあざやかなるといふ言であります。決して朝鮮事だするやうな事だの濁つた、陳腐とした景色を現はした事ではありません。是れ亦旭日噴噴として東から昇つて來るとい



外國であらうの思想を説く。朝鮮と云ふ日本も言ひ、同じく太陽の昇つて来ることを表徴して居ることを想像すると、同じやうに太陽崇拜の根本でリズム」の思想に基づいて居ることが分かるのであります。今日から考へては、我々同民族の祖先が何處から來たか判りませぬが、東の太陽から太陽に對する感謝と崇拜を以て亞細亞大陸の東の端に住み留つて太陽の光熱を中心敬美し來た國民であることだけは疑ひのない所であると思ひます。

（拍手）

國の名前でも人の名前でも同様であります。恐らく名前といふものは、必ずしも眞面目な心持で付けられたものでないと思ふのでもありません。カール・マルクの英雄崇拜論にあるやうに、古代の人は正直な眞正面の誠を以て天地萬物に向つて居たのでありますから、名前などには矢張り誠がこめ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先程高島さんと頻りに語つて笑つたことでありますが、一個人の名前を致しまして、父な

き祖父母の名字を稱する前途から祝福する爲め付けられた調ひがあります。大抵は佳名を選んで居るの言ひです。私も大變結構な名前をつくらね居るのでもあつた。頭に「不」といふ字を付けて「不」の字を付けられた方が寧ろ實際に當ることを願ひるのであり、寧ろ徳を種をまきといふ名前であつた。けれども實際には未だ徳を種をまきといふ字を賣ります。然るに名前だけは徳を種をまきといふ字を賣いて居るのでも恥かしい譯であります。寧ろ色々な不徳を種をまき居るかも知れないのであります。大概の方の御名前の上に「不」の字をつけた方がよいと思ひ、皮肉な御話も承はりました。秀吉は秀で、吉といふのに「不」を付けます。不秀吉となりす。信長は信であつて長く伸びると申すのであります。うが、「不」を付けると不伸長となります。此の筆法で參りますと、賢太郎といふ人に不をつけると不賢太郎となります。反對に狂夫といふ名に

「不」をつけたら狂夫になつて狂ひでない男といふことになりはす。どうか朝鮮は朝鮮にならぬやうに、日本も日本にならぬやうに行動したいと思ふ。それと共に同民族といふか不國民でないやうにお互ひ「不」の字の付かないやうにしたいものであります。

（拍手）

私は國民といふ字が寔に面白いやうに考へます。何故かと言ひますれば國民の字は扁の付くやうなもので随分變化の多い字であります。例へば扁を付くと扁を離れといふ字になります。お互ひ同情を寄せると眠れといふ字になります。扁の字を離れると朝朝といふ字になります。扁を離れるといふことは如何にも情けた悪いことのやうに考へられた時代もあるかも知れませぬ。併しながら、今日のやうに進んで來つて、總てのことに新しい善意の解釋を施します。時代に於ては、眠るといふ字は極めて人生の實際の妙を得た字であると思へます。古來善く眠られる人は多くはありませぬ。今朝高島さん頻りに

話し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が、中々善く眠れない。眠れないのは身體に不健全な處があるからであります。或は筋肉が疲れ切つて居るのか、或は腸が疲勞して居るのか、或は五臓が疲れた所から、神經も多少衰弱の傾向を生じて居るがために、早寢しないでもよい時に早寢しぬ、色々な理由で眠れない。随ひまして善く眠るのが幸福な状態を示すのであります。斯う考へたならば、民といふ字に目を付けました眠るといふ字は人生の幸福を表示したものであります。考へては、寧ろ善く眠る人間は睡るときには大いに安眠いたし、大いに熟睡して、起きるときにはカッパと起きぬきには大いに努力すべきものであります。熟睡の方でも朝朝の方も、斯ういふ風に同じく安眠せぬといふの、互ひ同眠といふ字になり得る國民の字を擇ばれたることは大いに宜しいと思ひます。どうか扁の恨むを申す事を忘れず、相互ひ眠れぬ所の同情心に富まれながら、又「不」の字を付けた眠の字に因みてよく眠

り、安眠の後にはおのれを起きて、舞臺の隅に腰を  
 突き度つて居る大きな舞臺の上に於きまじき、恰如  
 も櫻の花が全能力を發揮して咲くが如く、大いば  
 眠つて大いに全能力を發揮し、十分に國民の本領を  
 實現せられむことを希望するのであります。

私は料らずに櫻に倣ふ如く因縁があるのでござい  
 まして、御當地へ参ります前に吉野と嵐山との名勝  
 地を視察致さなければならぬことになつて居ります  
 のを、是非京城まで行けといふ北條會長の御指令を  
 豫定を變更いたし、嵐山と吉野との視察を延期致し  
 まして御當地まで参つたのであります。それから御  
 當地を立ちまゐりして吉野と嵐山とに参らなければなら  
 ぬのであります。御當地に於て斯くも國民の花が  
 内鮮兩方の精神上に爛漫と咲きまじた以上は、其の  
 誠が彼の地にも通じまじて、昔の櫻町中納言のやう  
 に必らずしも泰山府君に三日の延期を斷つてせんぞ  
 も、まだ花が散らないで残つて待つて居ることゝ信

じます。これに備へに諸君がなめられまじた、誠の  
 力が達した御蔭でございまして、それを養ひに養  
 して、彼方に馳せ参れる積りであります。どうか諸  
 君に於ても、諸君自らが作られたる、又自らが植ゑ  
 られたる國民の櫻の花に、全能力を發揮して、其の  
 實力を盡されるやうに、其の力を盡すことが十分は  
 養ひ下るることを切望する次第であります。甚だ國  
 恥を極めて、幸けきを得ず、甚だ低級にして高き事  
 得ざる高の字と平の字とに不の字を付けまじた所の  
 材料を提致し、諸君の精神を磨きまじし  
 て、少くも御迷惑をかけまじたことは、深かく陳  
 謝する所であります。だん／＼夜も更けまじ、  
 同様に眠るべき同眠の時刻が近くなつたや、明日又  
 りますから、お互に安眠熱帯の中に入つて、明日又  
 カッパを起きて働く所の根本を作らば、と考へま  
 す。諸君の太いお腰に、眠つて同様に活力を養ふ  
 きことを希望致します。 (拍手)

# 祝電

(四月十五日發會式ニ際シ寄ラレタル祝電)

同民會ノ發會ヲ祝スルト共ニ爾今協力  
 一致内鮮融和ノ爲メニ盡瘁セラレムコ  
 トヲ望ム

鐵道ニテ 齋藤 實

盛大ナル創立式ヲ祝シ前途ノ多望ヲ賀ス

發會式ヲ祝シ將來ノ御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貴會ノ創立ヲ祝シ併セテ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東京府知事 宇佐美勝夫

發會ヲ祝シ發展ヲ祈ル

名古屋 加藤 襄

發會式ヲ祝ス

東京 肥田 景之

發會ヲ祝シ隆盛ヲ祈ル

威興憲兵隊長

同民會ノ發會ヲ祝シ前途ノ御活動ヲ祈ル

久留島全北警察部長

發會式ヲ祝シ發展ヲ祈ル

神戸 小田 幹次郎

遙カニ發會ヲ祝シ將來ノ發展ヲ祈ル

松田製鐵所長

發會式舉行ニ際シ貴會ノ御隆盛ヲ祈ル

清州 道知事 朴 重 陽

同民會誠意萬歳

貴會ノ發會式ヲ祝ス

教員 古川 大 航

貴會ノ發會式ヲ祝ス

貴會ノ發會式ヲ祝ス

貴會ノ發會式ヲ祝ス

貴會ノ發會式ヲ祝ス

貴會ノ發會式ヲ祝ス





## 同民會々報

### 同民會發起の動機

昨大正十二年春、皇民會幹部宮岡中將高島平三郎氏一行が渡鮮せられ、各地に於て思想善導に關する講演會が催された、京城公會堂に於ても有益なる講演あり、聴衆に多大の感動を與へた、其節宮岡氏一行は京城官民の重なる有志と會見せられ朝鮮に皇民會支部設置の希望ありしが、結局、皇民會とは別に同民會を創立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 創立趣旨及綱領

同民會創立趣旨及綱領は、皇民會に掲ぐる如くてあつて、歐洲大戰後、頗る世界の平和と人類の幸福なる語は高調せられ、或は國際聯盟、或は華府會議等を開催し、平和と幸福の促進に熱心全るに似たりと雖も一面に於ては戰前に比して一層國民間に民族

的生存競争の度を擡げ、口に正義人道を唱へ、自國を待みて有色人種の排斥壓迫を露骨に行ひ、經濟的帝國主義は横暴を極めて居る、而かも列強競争舞臺は太平洋面を中心として行はれんとす、斯る現代に處して、吾人は兄弟内に争ひ、姑息憐安せんか、吾人及吾人の子孫は劣敗者となりて強食に甘するの外なき悲境に陥るであらう、吾人は茲に目ざめて兄弟相頼り相扶け協力一致、文化を進め産業を振興し、道德に力をつけ、實力に於て富力に於て、眞に世界の優位を占め、而して後始めて眞の平和と幸福は期待せらるゝのである、今日は白人就中、英語民族の全盛時代であつて、世界人類の大半を占める有色人は寔に悲惨なる境遇にある、斯民を救ふは實に有色人中の先覺者たる吾々の天職にして、而かも是れ自存唯一の道である……本會の綱領に「大局に高處して内鮮融和の徹底的實行を期す」と提唱する所以の意義は茲に在る……今日は區々の感情や因襲に捉はれて、牛馬の上で、争ひすべき時ではない、人

## 委員の東上

斯る目的を以て出發せる同民會創立の氣運は熱心なる有志の奔走により促進せられ、昨冬十月一日の發起人會に於て具體化し、朝鮮に於ける人士の共鳴者多數に上り、事務所を京城商業會議所内に置き創立委員を選定せしが、本會發會式前に内地に於ける重なる名士の賛同を得るの必要を認め、佐藤虎次郎、申錫麟、中村健太郎の三氏は其委員として本年一月下旬出發して東京大阪を始め六大都市の重なる人士を歴訪し、加藤高明子、高橋是清子、犬養毅、頭山滿、肥田景之、坂谷芳郎男、徳川家達公、澁澤榮一子、岩崎、三井、安田、大倉、東西本願寺等を始めとし、政界財界學者宗教家教育家など、あらゆる方面に於ける名士の賛成を得て三月初旬に歸城した。

(別項會員名簿参照)

種族間に實感ある光輝ある歴史民族、古き文化の所有者たる亞細亞民族の覺醒を促し同民結合して行結せられる現代に新生面を開き、理想的極樂世界出現に努力せねばならぬ、この大任を遂行せんには、先づ實剛健の氣風を養ひ勤勉力行の風を興し、確固不拔の人格を具備せざれば競争場裏の優者とはなれぬ、然るに方今民心稍もすれば輕佻浮薄の思潮に迷ひ、權利のみを主張して義務を解せず、現世の享樂に耽りて報本の念に乏しく、放縱情弱の流弊に染みて自暴自棄に陥り、自ら進んで生くるの道を取らず、慢に平等を説き生の安定を望み薄志弱行の果ては死は人生の最後なりと自ら破滅するの風向あるに似たり、民族的に將た國民的に寒心に堪へぬ次第である、本會が特に綱領に於て實剛健の氣風を養ひ、輕佻浮薄の思潮を排し、勤勉力行の風を興して放縱情弱の弊を戒むる所以は、陷々とし下流れ行くの時弊を救はん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 同民會創立總會

四月十五日朝鮮ホテルに於て

### 盛大なる發會式舉行

乃木大迫兩大將の後ちを受け學習院長たりし、我が教育界の人格者北條時敬氏は本會創立委員長たることを快諾せられ、宮岡氏、高島氏と共に非常なる盡力せられた、かくて四月十五日を卜し京城に於て創立總會並に發會式を舉行することとなりしが、各地より、熱誠なる祝辭祝電又は鄭重なる書面を多數寄せられしことは本會同人の感激措く能はざる所である。(祝辭祝電は別項に掲ぐ)

### 創立總會

四月十五日午後二時より京城朝鮮ホテルに於て本會創立總會を舉行せしか、會員は定刻前より陸續參集し非常に盛況を呈した。

創立委員長北條時敬氏は參列せらるゝ筈なりしに病氣のために主治醫より旅行を禁せられ遺憾ながら代理として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教授藤井種太郎氏來場せられた。

當日午後二時創立總會を開く、高橋章之助氏一場の挨拶をなし、佐藤虎次郎氏經過報告あり、夫より朝鮮殖産銀行頭取有賀光豐氏を座長に推し、本會創立趣旨、綱領、規約を審議せしに、綱領中、亞細亞民族結合の基調として「の文句は國際上、誤解を招く恐れあれば適當の文字に修正するを可とするの説あり、其他二三修正の動議ありて其修正は役員に委託となり別項掲ぐる如く修正して第一次理事會に附議決定し一般會員に報告した、續いて

### 評議員選舉

に移り、特に選舉に代ゆるに座長指令の詮衡委員にて評議員を詮衡することとなり、有賀氏外五名を委員に推し一時小憩をなし委員は別室に於て評議員の

詮衡終了し報告せしか會員は滿場一致を以て之を承認し、更に

### 評議員會

に移り、有賀氏を座長として會長に北條時敬氏、副會長に男爵李載克、安藤又三郎の兩氏を推し且つ別項記載の如く理事及監事を互選し、同時に顧問及相談役を推薦した、夫から

### 理事會

を開き、常任理事三名、會計理事二名を互選し、之を總會に報告し、以上にて總會は無事終了したので更に

### 發會式

に移り、安藤副會長一場の挨拶を述べ、北條會長代理として藤井氏式辭代讀に次いて來賓有吉政務總監の別項掲ぐる如き祝辭演ありつづいて

時實京畿道知事、谷京城府尹、釘本商業會議所會

頭、李王職長官閔丙寅子、中樞院副議長李完用侯朴泳孝侯、漢城銀行頭取韓相龍、國民協會會長金明

等諸氏の祝辭朗讀あり、終つて茶菓を饗し、和氣霽々の間に散會せしは午後五時頃であつた。

### 朝鮮ホテル歡迎會

東洋大學教授高島平三郎、宮内省御用掛兼内閣及内務省囑託國府種徳、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教授藤井種太郎の三氏は特に本會のために内地より出張せられたので遠來の勞を謝するため午後六時朝鮮ホテルに於て本會同人有志は晚餐會を開催した丸山警務局長、松寺法務局長、安藤京城鐵道局長、有賀殖産銀行頭取、前田少將、谷府尹、釘本商業會議所會頭、赤木京城師範學校長等各方面の代表人士八十餘名にて頗る盛會であつた。

### 同民會發會記念講演會

本會發會式の午後七時より公會堂に於て創立記念のために講演會を催し、本會の趣旨及綱領を發表した。

數日前より降雨にて道路泥濘なりしに拘らず、聴衆は定時前殆んど空席なき盛況にて、常任理事佐藤虎次郎氏開會の挨拶に次いで藤井教授は「主徳」の題にて内鮮融和は徳を主とせねばならぬ所以を説いて聴衆に多大の感動を與へ、次で高島平三郎氏は自分も同民會發起人の一人であるを冒頭して得意の雄辯を以て極めて平易通俗に同民會の根本精神を説く聴衆は感激して恰も酔へるか如く傾聴した、最後に國府種徳氏は東亞同民の本領の題にて古今の歴史を基として東亞民族の自覺を促したが、造詣深き史實に詩趣に加味せる一種獨特の情調を帯びし講演は、聴衆に深き興味を感せしめ、午後十一時半盛況裏に散會した……この講演筆記は本誌に掲ぐ

### 内鮮詩人の雅會

詩人國府犀東(種徳)氏の來城を機として本會主催とな

り四月十六日國府氏を主賓として明月館に於て詩會を催した

當日出席者は

中錫麟、鄭丙朝、金明緒、韓永源、李炳烈、金作鎮、柳秉業、李升鉉、稻葉君山

の諸氏であつた……國府氏の詩は當時京城日報に掲載せられたから茲に略す

### 第一回理事會

四月二十六日午後二時より第一回理事會を京城商業會議所に於て開催し、安藤副會長議長となり議事に續會に於て修正を托せられし本會趣旨、綱領、規約等の修正案を協定し、其他種々重要會務の協議をなした、當日出席者

副會長 安藤又三郎

常任理事 佐藤虎次郎 申錫麟 中村鶴太郎

理事 李 珍 鎭 元 惠 常 大和興次郎 渡邊朝幸

山岸富雄 曹秉相 李 升 鉉 高山孝行

空 聖 庵 李 炳 烈

常任幹事 韓永源 李 炳 烈

### 第二回講演會

排日移民法案の米國上下院通過を見たる今日一般民衆に歐米の近狀を知らしむる必要を感じ、本會に於て主催し、約一箇年歐米視察をなし最近歸朝せられたる朝鮮總督府監察官山口安憲氏及大阪朝日新聞京城支局長井上收氏を講師として五月六日午後七時より京城公會堂に於て講演會を開催せしに聴衆は會場に溢れて立錫の餘地なき盛況にて杉常任幹事開會の辭を述べ、次いで井上氏は「正義人道の賊」てう演題にて米國の排日移民法の經過及米人の正義人道に反して有色人種を壓迫する事實を率直に素破拔き聴衆の血を沸かした、夫から山口監察官は「亞細亞民族の自覺を促す」との題にて歐米を視察せし實感を詳説して物質文明の缺陷を挙げ物質文明と精神修養と並行の必要を論じ亞細亞民族の自覺を促し聴衆に多大の感動を與へ、午後十一時閉會せしか聴衆無慮一千を下らず盛會の有の盛會であつた。

### 第三回講演會

東大教授本多博士  
健康 第一を説く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林學博士本多靜六氏の來城を機とし本會は京城府、京城都市計劃研究會、朝鮮山林會と聯合主催となり、特に博士に請ふて五月十日午後四時より公會堂に於て講演會を開催した。

谷京城府尹開會の辭を述べ、次いで博士は拍手に迎へられて登壇「世界文化の大勢と我國」の題にて二時間餘に亘り熱辯を振い、健康でなければ生存競争に勝てぬ、健康が第一であるとして有益なる講演をせられた……當日の聴衆は學生、教員、銀行會社員、官吏、其他各方面の智識階級を網羅し開會前議員の盛況であつた、其講演筆記は次號に掲載する筈

### 第四回講演會

通俗講演で有名なる龍仁園の思想善導講演



本會及朝鮮總督大會の主催に係る五月十四日夜の公會堂に於ける能仁事一師の講演會は當日雨霖にて道路泥濘ならしにも拘らず、聴衆甚だ多く、高橋理事開會の辭、次て小西文學士は「根本的改造の三大原力」の題にて約一時間に亘り熱心に辯し、最後に能仁師は盛なる拍手に迎へられて演壇に立ち「國民思想の革正」てう演題下に二時間餘に亘り得意の大雄辯を振ひ満堂の喝采を博し、盛況裏に散會せしは午後十一時半頃であつた。

#### 本多博士と能仁師の歡迎會

本多靜六林學博士は都市計畫に於ては世界的大學者であるが、卒直な、無邪氣な、少しも飾り氣のない方て、何れに旅行するにも、詰襟洋服で押通すと云ふ、質實剛健、其儘の實行者である、正確に時間を守る、絶へず運動をする、疲勞を感ずること一寸睡眠して疲勞を醫する、活動第一、健康第一と云ふ精力主義の人であつて吾人の學ぶべき點が多い、さうして博士が京城に來られて殆んど寸暇なき程多忙の中

から時間を都合して講演して下さつたので歡迎の意味で晚餐を薦上げたといふ事だ、客となるなら御免を蒙る、會費を平等に出して賓客にやるなら喜んで出席すると希望されたので公會堂の簡易會堂にて一圓五十錢の會費で會食せしに非常に喜んで出席せられ、氣持のよい會合であつた、當日出席せられた人は

谷京城府尹、林業調査所長戸澤博士、東京府、佐藤虎次郎、中島、高山孝行、中村健太郎、高橋章之助、高橋一、吉澤次郎、李元錫、杉市郎平の諸氏等約三十餘名であつた。

能仁師の歡迎會は花月で催されたが矢鍋參事官、時實知事、弓削鐵道部長、寺尾猛三郎、佐藤虎次郎、李元錫、森警視、中村健太郎、高橋章之助、杉市郎平の諸氏二十餘名出席頗る盛會であつた。

### 同民會本部

#### 舊竹洞宮に移轉

本會は京城商業會議所内に假事務所を置きしが、五月十二日京城寬勳洞舊竹洞宮内に移轉せり、本誌

の口繪がこれである。

### 本會の基礎建設

何々會、何協會と云ふ様な會が頻りに生れるが、多くは發會式は閉會式となり花火線香の如く消へるが常態である、かくては到底何事も出来ぬ、本會は最初より鞏固なる基礎の上に建設せんことを期し、目下全力を基礎工事に傾注して居る、幸に今日まで順調に進展し、毎日入會申込の到着せぬ日はない、基金も三百圓、五百圓、千圓、一萬圓、三萬圓と段々申込がある千圓乃至百圓口は甚だ多い、不日財團法人とする筈で、目下其起案中である。

### 第二回理事會

叙上の如く急に本會の基礎を確立するために協議の必要ありて、六月十日午後二時より本會本部に於て第二回理事會を開催した、當日出席者は

副會長 男爵李 載 克 安藤又三郎  
常任理事 佐藤虎次郎 中村健太郎 申 錫 麟

理事 李 炳 烈 李 珍 鎭 李 升 鉉 曹 秉 相  
大和興次郎 山岸富雄 元 惠 常 荒井初太郎  
常任幹事 杉市郎平

安藤副會長議長席に着き、種々重要事項を協定し午後五時閉會した。

總督府各局部長及各道知事

### 招待會

會議の爲各道知事の來城を機とし本府各局部長及各道知事を六月十四日午後六時朝鮮館テラに招待し晚餐を供せり來賓は大塚内務局長を始め各道知事出席せられ主催側は副會長李載克男安藤副會長以下三十餘名出席し有益なる意見の交換あり午後九時頗る盛況裡に退散した。

### 投書 歡迎

△字體ヲ正確ニ△原稿ニハ住所姓名ヲ  
ナ御記入願ヒマス△署名御希望ノ場合  
ハ住所姓名ヲ御明記願ヒマス

京城ノ部

大阪朝日新聞社京城支局	本町四ノ一四八	同 一四八四	井上	敷
大和町二ノ二六六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石橋	滿
朝鮮銀行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岩谷	二郎
旭町一ノ一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井内	勇
永樂町一ノ一八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井上	久藏
禮智洲三六五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岩崎	虎次郎
旭町一ノ七八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今村	卡太郎
廣江一ノ一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板橋	菊松
同 一六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石原	磯次郎
青葉町一ノ三三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岩本	蓮平
新町一三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石崎	清四郎
笠井町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石橋	謙造
櫻井町一ノ五八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石橋	覺次郎
朝鮮總督府警務廳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犬島	善吉
東崇洞二九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伊森	賢三
玉仁洞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尹致	夏
	同 一四八四	同 一四八四	子爵尹德榮	

觀水洞二三	本町三ノ二	東嶽洞二〇八	堅志洞	南山町一ノ一三	漢江通一一	元町四ノ八七	鑿井町一二四	西小門町官舎一四	龜嶺町二ノ八四	大和町二ノ二二	旭町一ノ三六	古市町四二	漢江通一三	元町二丁目	龍山滿鐵社宅六三ノ二	大和町官舎三一	元町三丁目	苑南洞二四四	西大門町官舎二	南大門通二ノ一四四
光 一六二	本 二〇六	尹 七〇六	尹 致 吳	岩谷武市	伊東楨雄	井上宜文	尹 泰 權	光 九三四	本 二八七七	同 一五〇八	同 一三二四	同 三〇七	龍 五五六	前 五五九	龍 一九〇九	本 一九〇九	龍 八六八	光 二〇五	詞 四四八	西川篤次郎
船田龜太郎	龜田長兵衛	井上貞傳	尹 致 吳	岩谷武市	伊東楨雄	井上宜文	尹 泰 權	萩原彦三	橋本茂雄	播本恒太郎	半田喜四郎	林 菅吉	服部房吉	林新兵衛	林新憲貞	原 靜 雅	畑中助四郎	早川増太郎	林 茂樹	西川篤次郎

[illegible]

黃金町一ノ二六二	本	二六七八	富田儀
岡崎町五	龍	三四八	苗米油造酒
越路一ノ一二〇	本	二二二〇	富野繁
和泉町官舎一	光	八五〇	時實秋
南大門通三八一〇三	本	三八六	原田春
大和町官舎一六	同	二七二三	原澤又次郎
元町二	龍	三〇八	富井實太郎
玉川洞一〇九	龍	三〇八	富井實太郎
南米倉町一八九	本	三〇八	豐田明
瑞藤洞一三三	光	三〇八	池田成
琴志洞七〇	同	九六九	趙南
昌常洞六五	同	三二九	趙秉
長橋町五九	同	一二二五	張斗
琴志洞四四	同	三七七	趙鎮
嘉會洞四	同	九三五	張憲
清池洞二四四	同	九三五	沈友
黃金町二ノ五五	同	一三八	中條橋
同 三ノ一〇九	同	一三八	陣之内鹿
津江通一	龍	一四七	陣内茂
嘉會洞二〇	同	一四七	池盛
羌化門通九七	同	一四七	張水

[illegible][illegible]



大和町一ノ三七	武者鍊三	本二〇〇一
永樂町二ノ七三	武智弘方	同 一七九五
若草町在外朝鮮人事情研究會	牛丸潤亮	同 一二一一
寶金町三ノ一〇三	宇野宗一	同 一八九〇
三板通	上杉直三郎	
本町二ノ九一	信澤定吉	
初音町二〇〇	野中健造	
古市町二三	國井泉	
北米倉町九四	工藤武城	同 四八二
本町二ノ九六	倉田敏助	同 一一一
同 二ノ五八	釘本藤次郎	同 四五
龍山滿鐵社宅三三	黑澤明九郎	龍 二五〇
長谷川町一一五	黑澤和雄	本 一五三四
壽町官舎七	倉橋鉷	同 三四八八
船昌洞二三三	郭昌鉉	
壽松洞八〇	山野上長次郎	
西大門町官舎三六	次島杉造	光 一二三三
漢江通一一	谷貝永郎作	
同龍山小學校	山本吉允	龍 二二六
榮町一ノ五	山崎新	同 八八
南山町二ノ二六	山口太兵衛	本 七六二

旭町二ノ一二	本	二八九六	山岸祐太郎
大和町官舎三	同	五二〇	山本直太郎
讀賣新聞京城支局	同	三三〇八	山副昇
漢江通一三			
南山町二ノ二三	同	一六三〇	山田龜太郎
漢江通一三	龍	四〇	山岸富雄
永樂町二ノ八六	本	二八四〇	大和與次郎
倭城臺官舎一八	同	五二二	山邊勇輔
蓬萊町三ノ三	同	一七九三	松村松藏
漢江通一三	同	一五二	松原徹朗
同 一一	龍		松本勝太郎
榮町二			前野定喜
本町一ノ三九	同	四七六	松本彌三
同 二ノ一〇一	本	二六二	真木仙次郎
太平通二ノ一二五	同	一〇九	増田三穂
榮町六	同	一〇七〇	牧山耕藏
倭城臺官舎二二			松山常次郎
明治町一五四	同	一〇六五	丸山鶴吉
南大門通三ノ一七			丸橋熊吉
西小門町官舎二五			馬詰次男
竹松町三ノ二三	光	一八〇	松寺竹雄
	同	二五七七	松本雅太郎



旭町一ノ二八  
太平通朝鮮新聞社  
漢江通一ノ二八  
社稷洞二六三  
彌雲洞一八四  
黃金町三ノ一七二  
南米倉町大  
旭町一ノ一八一  
漢江通二五  
京城新聞社  
鐘路五ノ六〇  
南大門通五  
古市町清鐵社宅  
漢江通二二三  
松峴洞陳鐵社宅  
蓬萊町宜魯風  
仁義洞宜魯五  
天然洞三一  
漢江通一六  
東大門外八六  
榮町七ノ一

本	七四四	小森虎吉
權藤四郎介	九二六	遠藤吳作
鄭圭煥	鄭鎮弘	鄭鳳時
天日常次郎	寺西嘉彦	寺尾猛三郎
青柳綱太郎	安商浩	安國善
安藤又三郎	荒井初太郎	有賀光豐
吾孫升勝	青木戒三	青森德美
赤井直吉	芦田隆太郎	秋山督次

南光門通二ノ一八  
東四軒町官舎  
旭町二ノ一六〇  
大和町三ノ一九  
旭町三ノ一三  
元町四ノ一〇  
京城日報社  
京城日日新聞社  
東亞法政新聞社  
南山町三ノ九  
旭町二ノ五二  
吉野町一ノ三八  
南米館町  
青葉町三ノ二一  
西小門町二六官舎  
松嶋洞四八  
館洞六九  
本町一ノ官舎  
南米倉町官舎五  
西小門町官舎二〇  
昭格洞九八

本	九〇四	新井虎太郎
同	三六七〇	赤木萬二郎
同	三二二	足立丈次郎
同	一一〇二	赤萩與三郎
同	三七〇	淺松太郎
龍	四〇七	天原虎造
光	四〇〇	秋月左都夫
本	三三一九	有馬純吉
同	一三六九	朝倉外茂鏡
同	一二五五	澤村亮一
同	三九二八	澤村九平
同	五五五	佐藤虎次郎
龍	四二	佐瀬熊鏡
光	七四八	酒見次郎
同	六六〇	佐藤七太郎
蔡	櫻井小一	
本	三六六	澤村荒次郎
同	七七八	佐藤春樹
光	四二二	齋藤庄三郎
崔在甫		

横江通一一  
 明治町一四七  
 同 二ノ八五  
 並本町  
 北ウエブレス社  
 谷長川町七二  
 明治町二ノ一〇七  
 旭町一ノ四  
 觀水洞一二七ノ一  
 孝佛洞  
 本町二ノ八  
 花洞六五  
 西小門町宿舍五八  
 西大門町宿舍五八  
 鹽智洞一二七  
 薪氷洞  
 明治町宿舍一  
 南山町二ノ二四  
 松ノ洞八八  
 雲泥洞六三  
 康雲町四四

龍	本	光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八四二	一八五	八四八	三〇三八	一五〇七	三六九三	二七	八二五	一五十六	八十四	三十六	一九三	二四四〇	一四	一四
寓崎吉太郎	王阪仲	王上豐	莊好重彦	宮林泰美	五品發吉	申錫麟	趙辰馬	志賀潔	藥崎元鐵吉	陳清	執行猪太郎	藤田治策	謝利壽	龜大島

黃金町一ノ一〇一  
朝鮮及舊洲社  
都染洞二八  
大和町三ノ二四  
壽松洞八二  
桂洞官舎  
南大門通一ノ二三  
堅志洞一〇  
北米倉町工藤病院内  
苑洞一三六  
南大門通一ノ一  
黃金町  
東小門外臨工一  
京城日報社  
大和町官舎三四  
壽會洞三  
舞臺洞三四  
漢江通八  
北米倉町九三  
壽町官舎一〇  
松崎海濱鎮住宅

本	同	光	本	同	平	閩	平	閩	平	閩	本	同	光	本	同	光	本	龍	同	光	本	同	光				
三四九	一二五〇	一五二二	五四一	一一三九							三七〇	一五五	五七								三五五	一一五一	二四九	二三	二二一	八〇一	一七〇
水垣京支店長	藤井專之助	釋尾春樹	申應照	廣江澤次郎	閩奎植	閩泳特	田比與一	秀島	平野不德	閩丙實	閩甲權	平山利清	平山政十	澁谷良次郎	平井三男	閩大植	閩泳環	壁月魁	森啓勇	寺屋兼光	森悟士						

成	黃	吉	杜	閔	宮	木	金	金	崔	佐	源	近	德	松	山	孫	市	國
樂	德	原	重	泳	原	村	謹	元	文	々	井	藤	藤	尾	崎	鳳	田	本
憲	純	治	陽	善	忠	勇	謙	壘	策	守	政	虎	運	真	三	名	秀	豐
		三			正	治				巳	之	之	至	敷	勝	職	治	富
		郎				郎					勝	勝	平				順	

京畿

水原縣水原區	安城郡邑內
(忠清北道)	(忠清南道)
同	同
濟州郡濟州面	忠清南道廳
鐵山郡邑內湖西銀行	

安東郡豐南面河回洞

鄭	鄭	江	權	權	權	權	福	松	草	村	中	中	永	孫	高	高	楊	河	渡
道	在	止	重	重	重	重	島	井	場	上	村	山	井	海	杉	田	在	井	登
均	學	正	實	實	實	實	百	信	林	唯	寬	勝	幸	震	權	官	朝	朝	胎
		大	世	世	世	世	藏	勝	勝	書	助	助	郎	震	震	吾	洪	雄	

[illegible]

渡邊 忍	春川前年里八〇里
主 內 彦 作	同 新北面梁文里
津 濤	春州
東田 甚太郎	同 邑内大板里
萱 川 二 郎	通川郡鶴二面歌各
赴 秀 春	(咸鏡南道)
松井 民治郎	文川郡々内蘭玉坪里
美 橋 良胤	定奉郡府内面豐陽里
拱 在 顯	同 同
康 秉 鉉	同 同
莊頭千代太郎	文川郡々内面玉坪里
金 晉 洙	永興郡洪仁面南山里
延 康 奎	高原郡下鉢面觀星里
葛 館 東貞	元山毎日新聞社
五井十三二	咸興官舍
關 田 半	同 同
金 憲	元山府南村洞一〇〇
金 永 斗	高原郡下鉢面都井北里
徐 西 斗	永興郡德興面觀星里
	定奉郡府内面豐陽里

北	朴	朴	林	新	新	西	養	魯	伊	伊	伊	石		南	金	貴	田	光
孝	漢	昭	森	國	田	田	瑄	鐵	藤	藤	有	井		相	東	祐	唐	相
藤	榮	收	清	公	平	郎	秀	馬	三	街	市	市		鶴	勳	業	穂	煮



萬應郡下鉢面朝陽里  
咸興地方法院  
永興郡洪仁面都浪里六九  
文川郡々約衛生坪里  
高原郡下鉢面觀住里  
永興郡洪仁面都井里  
文川縣長  
文川郡々內面王坪里一四五  
永興郡洪仁面三起里  
定平金融組合理事  
文川郡々內面玉坪里一五〇  
永興郡鎮坪面輪洞里  
咸興郡校里  
安邊郡文山面九嶺里  
咸興郡咸興面  
同 同  
定平郡府內面豐川里  
咸興郡咸興面場校里  
永興郡廳內  
定平郡府內面中興里  
同 同 文峯里

相馬傳法	角本佐一	中島梅吉	中山文尚	中山治朗	長瀬千吉	向井辰治郎	宇留島有	文炳堯	小山繁二	兒島正夫	鄭載容	青篤世	崔達斌	崔元均	崔相玉	崔昌烈	佐竹龜	菊池直理	金秉昊	金容洙
成興郡成興面新昌里	文川郡龍	永興郡洪仁面都浪里七四	同 同 三思里	永興郡耀德面龍泉里	高原邑內	永興郡洪仁面都浪里	文川郡內面玉坪里	高原郡下針面都井里	同 上山面珠塘里八	同 同	同 同	文川郡雲林面上坪里	高原郡上山面珠塘里	永興邑內	同 洪仁面三思里六〇	同 同 南山里一〇八	永興法陵支廳	高原郡內面上石淵里	文川郡內面玉坪里	同 同

金夏涉 金演昌 金正禧 姜啓恒 姜炯蒼 金衡泰 金衡聲 桐田寶作 金仁淑 金斗秀 金能秀 金洛龍 金俊浩 金容禿 宮本秋男 申弘均 朱裕漸 森田賢宗 孟泰裕 森下與五郎 瀬

千	奎	鍾	繼	堀	森	菊	川	春	松	康	部	我	伊	岩	求	原	橋
幸	儀	本	田	五	山		村	昌	島	元		止	藤	崎	幾	田	山
清	林	庫	謙	謙	守	次	竹	林	雞	鐸		孝	武	小	親	士	下
			一		次	堀	友		造			哉	彦	太		衛	郎

小石川小日向臺町二ノ一〇  
市外中遊谷四〇三  
東京  
隅田川大橋  
帆布六本木  
赤阪福吉町藤田健隆内  
府幸太井町倉田三三九四  
赤阪傳馬町  
隣傳マ町千四 皇民會  
小石川小日向臺町一ノ一〇  
芝櫻田本郷町政友會本部  
東京府下目黒玉璫工〇三  
東京  
深川御船藏町一  
牛込若松町七二  
赤阪青山北町一ノ一  
麹町下二番町三三  
下谷伊達跡一七八二  
東京驛前 啓明會  
赤阪新阪四五  
スナージュエボナル 政友本黨事務所

北條時敏	本多新六	星富猪一郎	德富猪次郎	康次竹次郎	頭山滿	張弘植	李起東	小原正恒	小野英二郎	岡本桂次郎	佐々木遠吉	岡田良平	渡邊海旭	柏谷義三	龜岡豐三	子爵加藤高明	加藤房雄	笠森傳策	高橋光盛	田邊熊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萬里雲  
南八里山  
中西六三  
學佐美勝  
野田卯太  
山本達雄  
古河松之  
古橋草四  
永林光就  
小森高郎  
肥田景遠  
園府種德  
高田義通  
江木千之

飯八郎、長春青亞細亞局  
 平野新太郎河田町公苑  
 藤崎有榮町三長興五丁目  
 廣津隆雄町  
 藤下大祐藤枝町二之六  
 東京市本郷區弓町二ノ一九  
 永井所康町三之六江戶四ノ一  
 平島彌美町七六  
 赤阪新龍土町十一  
 府下平塚村戸越八四七  
 赤阪仲ノ町二四  
 本郷駒込西片町  
 芝浦町本郷町疎发會本部  
 内藤健策  
 藤下橋本主理町古  
 赤阪新龍土町三五  
 山崎町三番橋横濱ノ部  
 本館町  
 神奈川縣警察本部四丁目  
 立原清昭（静岡ノ部）  
 澤本清風寺

西關外勝境  
海濱骨木精苑  
聯理池公義  
樊運道興義  
陸今承清德  
陸今木勇之勇  
柳骨阪公芳德  
陸今刺毒勇果  
金應善  
金應善  
清水龍山  
島關優雄  
陸今上祐善  
陸今龍太德  
陸今貞三德  
陸今音天德  
陸今當太德  
陸今當太德  
陸今當太德  
陸今當太德  
陸今當太德

愛知縣摩多 王子御牛御  
國谷南西  
名古屋縣廣東矢場町一〇  
名古屋縣藤原三  
同 中區西久屋町一ノ三  
同 同 南鍛冶屋町三ノ二五  
同 豊島山日蓮寺  
同 橋本町二ノ五  
同 名古屋縣國樂八  
同 西區木橋町南ノ五八  
（京都）  
京都府摩多田寺公田四二  
京都府西區龜岡二  
下京區林下町物屋町三  
京都府南區龜岡町三  
東本願寺中區谷三ノ三 公認開  
東山清水橋  
本派金願寺四二一  
下鴨泉川町寺邊池干堀々谷東區三四四  
聖藏院摩多式四一〇八ノ三 延文舍

五木千之  
 高田露政  
 國正正  
 州轉車  
 上遠野富之  
 泉村松次  
 去羅神  
 各田  
 谷稱  
 鈴木藏兵衛  
 山本  
 田松正時  
 種垣  
 經芳中隨  
 華向美  
 津西  
 木西  
 富村  
 肉屋  
 南笠原秀

[illegible]

庫岡直轄  
川洞洽馬  
商林對要  
厚淵鑑太  
松尾音次郎  
漢南貞信堂  
金民鼎太堂  
福和謙堂  
新永山  
市川日  
金 謝 善  
和知廣  
林洞谷  
劉公木  
資公  
與野德  
野公  
武君  
萬柳松

大阪府廳 買付町 小阪  
南區高洲四番二六 人 船  
大阪朝日新聞社 北 太 幸  
東區備後町二野 村合名會社  
府下濱時町松尾 漁業 養蠶  
南區天王寺町不九番 日 報  
西區川口町三本 間 景 瀨 京  
南區上本町七五二六 瓦 窯  
今橋二丁目 燈 育 普 義  
東區南本町三 模範銀行支店  
大阪府廳 忠實寺 地 應 心  
北區堂島北町一 志 兼 用 樂 本 店  
大阪朝日新聞社 林 入 界  
大阪府廳 大關町 外 界  
大阪每日新聞社 最 善 對 手  
南區天王寺町山一 四 四 三  
西區江戶橋町五 四 四  
南區天王寺町白 應 六 坊 坊 具  
(奈良縣 錦井 豐 東 寺)  
吾人 仁 仁 縣  
生駒郡法隆寺村大本山法隆寺

半河	永興	村山	野村	柳原	山岡	山田	鴻池	板本	平賀	本山	杉本	男爵	大西	佐伯
中尾	仁助	龍平	德七	吉兵衛	順太郎	吉郎兵衛	善右衛門	木大三郎	忠宏	山彦一	文三郎	住友吉左衛門	良慶	定胤

三河市 (神戶市) 三河市  
 鈴木商店 全線  
 仲町三五 川崎總本店  
 三河縣 三河市 三河郡  
 神戸商業會議所  
 兵庫縣廳  
 山本通  
 福岡市廳  
 同 三河市 三河郡  
 九州帝國大學 三河市 三河郡  
 門司東橋町五丁目 三河市  
 福岡日日新聞社 三河市  
 福岡縣廳 三河市  
 門司 三河市  
 福岡縣廳 三河市  
 兵庫縣廳  
 八代郡八代町 三河市  
 新本縣本部  
 岡山市山崎町 三河市  
 岡山市山崎町 三河市

金子直吉  
鹿島房次郎  
福本義亮  
平塚廉義  
小田幹次郎  
石橋愛太郎  
山崎昌太郎  
眞野文二  
米村清  
庄野金十郎  
新庄裕次郎  
毛里安太郎  
柴田善三郎  
西田久二郎

發行所 同民會  
京城府實歟洞百九十八番地



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大正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每月一回發行)

[illegible][illegible]

右ハ一層ノ端ヲいんが新聞ニ掲載スルヨリミナツテ、日本  
人ノ思想ヲ重ニツ思フ事如キ

七十一

十三日九月  
市平山園  
切按

東坡の馬

七面  
十二面  
廿二面  
新裝

最近朝鮮で天教本黨  
り宣傳密使が内地へ出  
てゐるのを警報國內に  
報知中であるが在野黨  
割は普天公の信徒  
新人一派に屬する學  
共一同教則友伊部、  
部李命鏞、朴英浩、財  
等の決定した階級制度廢  
打破、時社思潮團體が基  
原的の運動をしてゐる  
を記してゐる

二十日早朝集會於世宗廟命依り  
世宗を拜かれた朝鮮民衆諸酋長大  
呼い々々味あはれ同日午後八時午陽當  
頭の旗をひたる聲鐵砲を滑り  
鈴路通に公府廳處に接  
結語かけ九時半頃各自持ちたる  
赤旗を振舞ひ無産社萬民労働者

隊ニ衝突亂闘  
め活動寫眞館附近で盛に交戦  
衝突を演じ一大騒動  
各團體幹部十五名外多數を檢束し  
若がる群衆を追ひ返し漸く十二時  
半頃民衆を四散せしめ、今後は寧ろ  
戒中である(京城特電)

陰謀、發覺す

爆彈、不穩文書も押収

首領金丸山に逃走

團體として、なり活動寫眞館  
附近で更に一昧數十名の赤隊隊と  
合し、近郊を繞り歩き示威運動  
を爲さんと雖しい勢となつたを  
を聞いた鐵路警察署は、騎馬巡査を  
加へた數十名の警官隊を急行せし

大正五年二月十一日奉定用  
病後及于本年九月

「京城待電」工費一千萬圓を投じて漸く此部破工した鐵骨筋  
鐵骨を煉成し此に於てある種の陰謀を遂成せんとした鐵骨  
朝が六日朝、京城鐘路者、手に逮捕され、煙彈數個不慮に數人  
押収された。犯人は湖南方面から入り込んだ四名で、首魁金元山は  
逃走した。逮捕され、味は併合當時からある極強い威嚇の  
部である。

壬午二月方回

林石

十五年六月十四日京城にて大韓帝國駐日公使館に於て

在外不逞鮮人は六月十日の故李王... 行々詰つた不逞鮮人... 清津に...

不逞鮮人等の陰謀  
早くも情報を入手して  
警務局の大活動

大勢新聞

○七十七号 本王要考 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各新聞

Mr. Li Heikitsu, the 21-year-old son of the Marquis, who is a student at the Peers' School, is scheduled to leave Tokyo for Korea immediately to attend the funeral services for his father and settle the affairs of the family.

Marquis Li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in the Far East as the greatest statesman... he was appointed Minister to Japan and, after his return to his homeland after a year's absence here, was mad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His rise in politics was rapid and when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of government was inaugurated, he became Prime Minister.

Changed Views on Japan.

The Marquis, who was one of the foremost Yungpuns of the old Li Dynasty in Korea, for many years was strongly opposed to plans for annexing Korea to Japan. As his public service continued, however, evidences of the decadence of Korea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ressed upon him. Finally,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salvation of his country lay in its amalgamation with some stronger and more virile nation, he became an advocate of annexation to Japan.

In this great political game he was opposed from the Japanese side by Count Terauchi, the Japanese Premier. Many historians claim that, in the negotiations which followed the decision of Korea to merge itself in the Japanese Empire, Li was the more astute of the two.

Immediately after the annexation, became a fact, Premier Li was made a Count, rising by successive Imperial proclamations to the rank he held at his death.

Because of the large part played by the late Marquis in the annexation, Korean nationalists have made him the mark of much persecution, terming him a traitor to his country. Unlike a great many of the Korean nobles who aided in the movement to join Japan, Marquis Li, until the day of his death, was an outspoken and steadfast defender of his action.

Honored by Japanese.

In September of last year the following appreciation of the great Korean statesman, written by an anonymous Japanese, appeared in these columns:

"As far as know, there are few among our own statesmen who have greater strength of character or a clearer vision of the future than Marquis Li. He is a genuine patriot whom his countrymen cannot fully appreciate as yet. He had not been pro-Japanese all the time having been against the political interests of Japan. He fought for his country and people with all his might, but found that he could not save them. He had wellnigh given them up when he concluded that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be done would be to annex Korea to Japan. Once convinced of it, he worked steadily for it, fearing that the popular sentiment would change. He was a man with a strong thought. He was a brave man. His life was a life of sacrifice for his country and his people. He was a man who could not be forgotten. He has given more to the peace of the Far East which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He has given more to the peace of the Far East which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He has given more to the peace of the Far East which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MARQUIS LI KAN YO  
DEAD AT AGE OF 69

"Annexation Premier" of Korea  
Succumbs to Pneumonia in  
Seoul Home.

DEATH CAME ON THURSDAY

Viewed As Greatest Statesman  
in History of Korea—Brought  
Peace to East.

Marquis Li Kan Yo, who was Prime Minister of Korea at the time of its annexation to Japan, died Thursday afternoon at 1 o'clock in his home in Seoul, at the age of 69 years.

Death was caused by pneumonia. The Marquis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asthma for some time but his friends had no suspicion that the end was near. On Tuesday his condition grew worse. Developing into the disease which proved fatal. Viscount Minoru



Marquis Li Kan Yo.

Saito, Governor General of Korea, accompanied by Dr. Miake, head of the Medical Affairs Bureau; and a private secretary, called at the home of the Marquis immediately after the report of his death had been circulated.

七十七号 本王要考 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各新聞

横濱製



Featuring an extensive as-  
sortment of the latest in  
style and the best in  
manship—at prices  
the reach of all.

**SPECIAL SALE**  
of  
**SPRING DRESSES**  
Beginning Monday  
February 15th

Hotel  
Lodge  
Bar, Lounge  
and Smoking Room  
in Connection

# MARQUIS LI KAN YO DEAD AT AGE OF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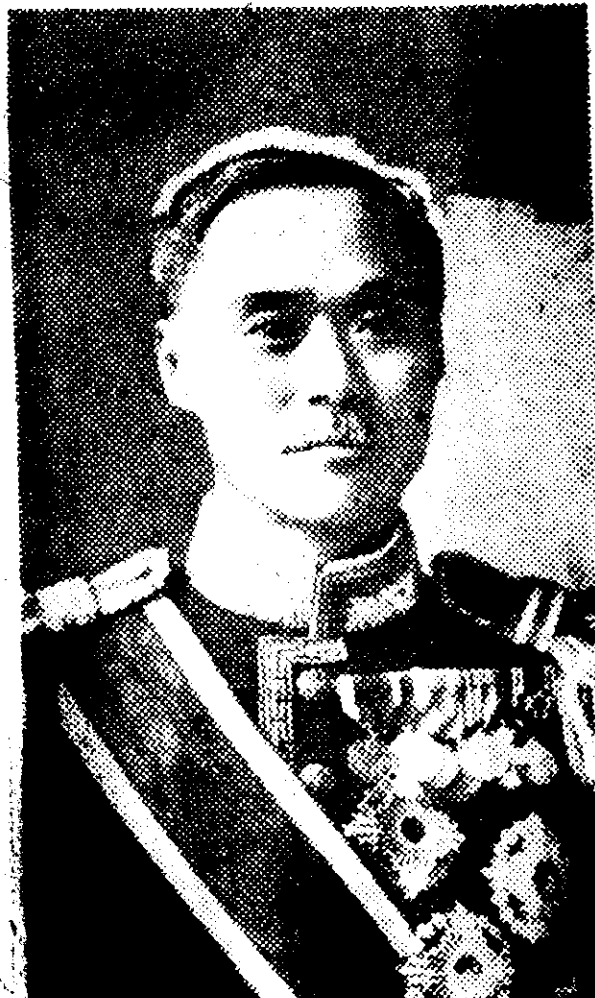
"Annexation Premier" of Korea  
Succumbs to Pneumonia in  
Seoul Home.

## DEATH CAME ON THURSDAY

Viewed As Greatest Statesman  
in History of Korea—Brought  
Peace to East.

Marquis Li Kan Yo, who was Prime  
Minister of Korea at the time of its  
annexation to Japan, died Thursday  
afternoon at 1 o'clock in his home in  
Seoul at the age of 69 years.

Death was caused by pneumonia.  
The Marquis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asthma for some time but his friends  
had no suspicion that the end was  
near. On Tuesday his condition grew  
worse, following into the disease  
which proved fatal. Viscount Minoru



Marquis Li Kan Yo.

Saito, Governor General of Korea, ac-  
companied by Dr. Miake, head of the  
Medical Affairs Bureau, and a private  
secretary, called at the home of the  
Marquis immediately  
after the report of his death had been  
circulated.

...the stand he took against the  
popular agitation. He had no thought  
save the salvation of his people. In  
the eyes of time Koreans will have  
to change their opinion of the man.  
As for us Japanese, we cannot admire  
his courage and patriotism too much.  
To-day he continues still to work in  
the interests of his people. When-  
ever a difficult problem arises to in-  
terrupt the administration of Korea,  
his name is mentioned. On such oc-  
casions he is always found with a  
solution. In short, Marquis Li Kan Yo  
has played a brave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which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He has been

○七十七号 李王親王 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各新聞

# 不逞鮮人等の陰謀

早くも情報を入手して

## 警務局の大活躍

在外不逞鮮人は六月十日の故李王親王の國葬を期し大正八年當時の國葬事件と同様に潜入して官公署の警備隊の暗殺を企てし人心を動かし鮮内に一大〇〇を捲き起し  
行々詰つた不逞鮮人團の同面を監視することに最精鋭の意見が期せずして一致し上海政府に既に共産黨から宣傳費一萬圓を入手して活動を開始するこ

清津に 上陸し 更に 國境其他各地をめぐり 警務局は 監視を厳密にし 路を取つて 對策を講じてゐる

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大勢新聞

十五年六月十日京城に於て國葬儀ヲ行ヒ金谷ニ葬ル



十五年  
六月十五日  
國平



ハ十二号

大正五年十二月一日官報

法律ハ十三号 王公族、権義、関スル件

皇室令一七号 王公家執範

ハ十三号

東拓支店外一ヶ所に

怪漢爆弾を投ず

ピストルも亂射し七人に重傷

京城目抜通の兇行

二十一日午後二時、京城目抜通、京城支店に、数人の怪漢が手に、ピストルを構へて侵入し、一人は隠れ、爆弾數個を投じたので大音響と共に器物は破損、手に

ピストルを亂射して 七人に重傷を負はせた、かくて同二時五十分まで手

より次第に、支店を襲撃し、建物の一部を破壊して引揚げたが、今度は東拓支店から数町をへだてた、大目通、丁目朝鮮銀行に現れ、同銀行を襲撃して建物の一部を破壊して何處かへ逃走した、金銀に接して附近の本町、錦路

兩署から警官數十人が駆けつけ、害者を附近の警察病院にかつぎ込んで、緊急手當を加へると共に犯人捜査中であるが、同所は京城でも目抜きの大通りであるのと白晝の事として一時はわざわざ返るやうな騒ぎであつた

爆弾を投入したのは

右に就いて朝鮮殖産銀行東京支店、事務所野口信三氏は、私の方には未だ通知がありませんが、

朝鮮では時折、爆弾を投ずる者があるので、またそんなことがあつたかも知れません、若し爆弾を投じられたとしたらば、普通営業窓口の方からだと思います、その他は出入が厳重になつて居ますから侵入出来ないと思ひます、普通営業窓口の方でしたら出入が自由ですから、預金者のやうな嗜好としてはひつてくれれば容易な仕事です、

昭和元年十二月二日

田国寺

元三十二年三月二日朝

東拓支店

犯人素性判明す

義烈團關係の猛烈な運動者

犯行は一人ら

【慶福丸無期】二十八日午後二時、京城東拓支店、爆弾を投じピストルを亂射し三名射殺、一件の犯人無期、三は重傷、生れのもの、年の獨立事件にも關係した猛烈な運動者、りその後上海北京の義烈團事件に加はり、たもので二十四日京城警察署に新義州同、あり二十八日警察部から安東縣に刑事を、この事件が突發した犯行は一人であつた、があるらしく目下全力を擧げて捜査中である、たのは何分犯人からうばひして居たため安全、果らしい當局は痛つた

秦原製



# 高麗共產黨事件鮮禁さる

百六十余名を檢舉し

# 東方赤化の出端を挫く

朝鮮一千五百万の民衆に非妥協的民族主義を確立し全朝鮮を共產主義化せんとした陰謀事件——朝鮮共產党及び高麗共產青年会に入会者は大正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新義州において金若水以下三十余名の共產主義者、密かに密着、東城頭路を以て全朝鮮に上、下、中、下、各層に密着及び密着の大会運動となり昨年六月六日故昌德宮李王殿下の国葬當日を期して画策された高麗青年会の陰謀を機として朝鮮及び内地において疾風迅雷的に百卅余名を檢舉、共產主義運動史未曾有の大衝動を起した、以東京城地方検察局で豫審中であつたが、三月廿一日豫審終了被告九十九名を有罪と決して本日報道を解禁された。

ロシア共産党から

# 資金供給の事実発覚

首領は有名な金若水

高麗共產青年党は勞農共產党と聯絡し京城を中心として組織し（金若水、金  
金若、鄭雲海、金在奉、朱鍾基等を首領とし）全鮮における思想團體労働團體を統一し、進取的行動によつて  
ロシア共產党の援助で共產主義國家建設を目的とし私有財産の否認、半條約同有、分配の平等を遂行しや  
うと計畫し、秘密結社の進行運動に着手してゐたものである。共產主義者として内地においても有名な金若  
水が中央執行委員長とし十余名の中央委員あり政治、経済、人事、組織、調査、宣傳、勞農の七部にわか  
れ宣傳方法としては書類の如き後日に殘る証拠物を一切使用せず直接口頭で威脅にそれからそれと云傳  
へたものである。この大陰謀の資金は一部分ロシア勞農共產党  
より送金されて居た事が發覺した。

主なる檢舉者

京城において樹立された主なものは左の通りである。

朝鮮日報 新義州支局長 趙眞僞  
▲朝鮮労働総同盟 趙眞僞  
延慶基  
▲平壤労働総同盟 趙眞僞  
趙眞僞  
▲朝鮮日報 支局長 金尚珠  
▲高麗共産青年者会 幹事 洪順植  
(二) ▲北

朝鮮共産青年者会 幹事 金東國  
▲高麗共産青年者会 幹事 朴永水  
▲無差別新聞 青年大京城支局長 文振二  
▲時代日報 記者 李尚模  
(二) ▲朝鮮日報 記者 朴亨植  
(三) ▲朝鮮日報 支局長 洪順植  
(四) ▲毎日申報社

朝鮮共産青年者会 幹事 金東國  
▲高麗共産青年者会 幹事 朴永水  
▲無差別新聞 青年大京城支局長 文振二  
▲時代日報 記者 李尚模  
(二) ▲朝鮮日報 記者 朴亨植  
(三) ▲朝鮮日報 支局長 洪順植  
(四) ▲毎日申報社

風會幹部尹德炳(四三)▲時代日報記者朱鑣健(三二)▲朝鮮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金東鳳(三五)▲高麗共產青年會幹部朴憲永(二五)▲無名吉新聞青年大眾京城支局長李元根(二六)▲時代日報記者曹利協(二六)▲朝鮮日報記者林亨完(三三)▲朝鮮日報地方部長馮松(四〇)▲每日申報社

職工下屬爲體(二八)モスコヴィ  
 共産党大学主義宣傳委員科西  
 鏢(二九)ウラジナ共産党朝鮮  
 派遣員朴英愛(三〇)私立延禧  
 專門學校生李炳立(三一)高  
 麗青年會幹事鄭權五(三二)高  
 麗復興共産青年會中央幹部金  
 誠(三三)高麗共産青年會中  
 幹部鄭昌烈(三四)朝鮮共産  
 中央幹部李連洙(三五)東亞  
 日報社副社長李連洙(三六)明治  
 學苑經濟科生金世興(三八)

取つ組合ひから  
端緒を握る

機密書類は  
学生が保

如何にしてこの大事件は空想した  
か。大正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の  
こと新嘉坡の料理屋で同地の用事  
青年会委員が

酒の上から

けんかし、そのとき赤色の胸を警  
官が発見したにはじまり、直ちに  
六名の同志が捕縛された。その結  
果モスクワの共產大学に送られ、  
生二十一人の身元調査費を、被告  
費を発見押収した。これが火薬と  
なつて

朝鮮共產党

及び高麗共

産青年会の重要幹部二十名  
を、さうにすつのである。  
事件の進展と共に東京  
通学学生金銀首が、  
黒カバン一個を押収したが、  
カバンの中に公文提灯  
モスクワ宛

シンド、ハミ連解部あて  
の文を、像似泰その他  
全種類、秘密書類と共に  
警の押収が発見され、つひに

十名の大檢事となつたのである。

朝鮮共產黨

及び商業共

政府閣議はナキン事變に對する決断を、  
國民政府は最後に通牒を發するに  
決したとの報道あるも、右報道は  
確証されてゐない、右に關し消息  
通ずる點によれば、ナンキン事  
件について危害をかうむつたのは  
僅かに英國國民のみならず、日米兩國  
の動をとるが如きは恐らく無い事だ  
である、陸海問題、陳謝問題等はこ  
れまた各國保國政府が互に協議  
し、共同的努力を出すべき問題で  
一同のみが單獨にこれが抗議を  
提出するのは列強側に統一協調的な

ベキン一日発聯合安國軍部内  
南北安歐論者は最近の形勢に鑑み  
更にその必要を感じ來つたか、張  
作霖氏のみは強硬に對する態度を  
變へざる様樣がないので、北平留連的  
行動をとつて妥協の具體的交渉を  
進め、諍こしらへが出來るかあつて

から、おもむろに利害を擧げて張  
作霖氏を殺すより外なしと考  
へ、既にその活動を開始した、  
方策士諸、賀爾斯氏等を中心とし  
て交通、安福兩派は互に提携して  
南北の調停に起つて目下政治暗  
闘の各々、これが具體的表現并  
外に、鉄血と合圖に際して  
餘三百名一齊にこん

施、少部男女學生を  
死者百餘人、傷者多數に及ぶ

一時大暴亂を極めた、

美術館前

○昭和二年冒ヤリビヤビ、タラス

## Coolidge's Note Found Friendly But Firm by Newspapers in Entire Nation

**SOCIAL RISE IS SEE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Hit but  
Veto is Approved by New  
York World**

**By Frederic William Wile**  
Staff Correspondent  
The Japan Advertiser

WASHINGTON, April 9.—The entire p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approves President Coolidge's veto of the Philippine plebiscite bill, generally finding the tone of the veto friendly but effective.

**The Herald Tribune declares, "Pres-**  
**ident Coolidge has quietly but effec-**  
**tively reminded the Filipino people**  
**what they owe to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s-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y owe their  
safety, order and material well-being  
to this country, that they have been  
helped in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d  
that they have a preferential status  
in the American market, and that their  
credit is backed by American credi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y are being educated and civilized through American civilization and through American co-operation and that they may look forward to a stead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w York Times declares, "The President's tone is firm but friendly. He plainly has at heart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Filipino people as a whole."

The New York World, while approving the President's action, severely assails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stating that the Philippines must be prepared for self-government by more realistic methods. The only way to see if they can run the country is to encourage them to try, it is pointed out, and this best can be done by successive steps.

The World scores President Coolidge for disregarding the Colonel Carmi A. Thompson report which has become "a forgotten incident."

スリランカ、錫をラバトウス、片其片に、刺鯨、鰐、  
重ス、白濁、頭、参考、ヤ

八十書  
眼至年六月五日  
由石川厚大陰之印  
脫管崔麟

八十七号 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十日青藤總督府之山梨下町之

○三月六日十時 報知

全鮮の官衙を爆破し

大官暗殺の陰謀暴露す

紙幣印刷機まで用意した

味  
檢  
舉  
さ  
る

京城特電 府内本町署では四月下旬より朝鮮各地にわたり爆弾をもつて叛亂を起さんとする大陰謀事件の端緒を得て極秘裏に大活動を續け府内安國洞六七番地劉弘九(三十二)を初め京城で七名、平安南道で二名、平安北道でまた二名の連累を検舉すると同時に、上記劉弘九宅を臨檢し外國製の爆彈二個、拳銃一挺の外銅版、石版の紙幣偽造機並びに印刷機等を押收する一方警務局では掲載禁止を嚴達し同署高等係では夜を徹して取調べ中であつたが十五日解禁された

主体は上海獨立團

由井正雪  
ばりのの

恐ろしい計画

彼等の一味は上海より最近鮮内に入り込み恐るべき暗殺、破壊を目途とする秘密結社を組織し兩廣に分ち總督府を始め全鮮各地の主なる官公署を被襲すると同時に要路の大官を暗殺しその混亂に乗じて朝鮮獨立を宣言せんとする密くへき陰謀を企てた事を知り、ついに本町署に拘捕されたものである。劉弘九は幼少の時から、成長したる後、學問、體能、思想を地き上海にある新民府、正義府等の獨立團に参加し重要な地位にゐたもので、世に其共謀者もいづれも国外に永く放浪し直覺を發揮し、一國の條條を根たものである。自劉弘九は上海獨立團よりその使命を帯びて鮮内に潜入し巧みにその目的の日本と對け、同外にある同志と聯絡するのを暗殺、破壊の第一線に立つものはことごとく、同外に逃亡せしめ、かくれ京城を始め全鮮各地に配置し一舉にして官公署に爆彈を投げ破壊、暗殺を同時に鮮各地方に進行せずで中央の指揮として劉弘九が京城に居り、ここにその機をうかづつてゐたがまさに、舉つてをあげんとする時、同地方に馬賊の騷擾が起り、日本事がしきりに同地方に往復するため同地の鮮内潜入をさへきし豫定の行動がとれなくなり機会を待つてゐる處を遂に本町署に発見拘捕されたのである。

奉天票や鮮銀券

し尽くし最近さいきんはまたく朝鮮銀行  
券数万円を偽造した外日本の国債  
証券一万円券、五千円券の二點を

五斗心  
四月十七日  
山梨縣  
高藤之介

八十八号 二年十月十五日未奉朝日切後 鯨八一捕り去る

六百の朝鮮人蜂起し

支那人街を襲撃す

北滿官憲の壓迫に對する報復

全羅北道で暴狀數日に渡る

『京城特電』 最近、北滿地方の支那官憲が、居住朝鮮人に壓迫を加へてゐる事實に對し、憤慨して全羅北道寧山郡里人の地方民は去る七日夜以來憤慨昂じ暴動となり約六百名は隊を作つて寧山郡内の支那人街を襲撃し、一面支那生産品の不買同盟を煽動するものありと報出し、據安那縣分縣支各地に擴まらんとする形勢なり。里里警察署はこの首謀者徐甲乙(アキウイ)を檢挙し、支那警察を難めんとしたが暴動はつひにやまず八、九、十日の三日間にあるひは、激しく破壊される支那人、あるひは支那人の妻となつてゐる朝鮮婦人數人が半殺しの襲撃に遭ふなど、驚天動地の事になり、同じく二百名の一團に襲撃された里人の北部太田の支那人は續々として本國に避難を始め十一日は約二百名、十二日は約三百五名が一家を引揚げて歸國しつつある、軍隊の警備意兵隊は在郷軍人、消防隊に應援を求めて嚴戒中であるが暴徒は湖南南方から大動を以て北行の形勢である。

在滿鮮人、壓迫之  
復、

一味は  
検事局送り

檢事局送り

京城特許別項事件轉道駐紮と同時に犯人十二名は判令違反抵償金納付として、事務局送りとなつた。



ものなを繰出し、**支那兵**が各地方に襲まらんとする形勢なり。理里軍は、この首領を射死せしむるを機として、氣勢を觀めんとしたが、義助はつひにやまず八、九、十日の三日間にあるひは、破壞される支那人、あるひは支那人の妻となつてゐる朝鮮人、數名を生殺しの襲撃に遭ふた。同じく二百名の一團に襲撃された理里の北部太田の支那人は續々として本國に歸り、同じく三百名の一團に襲撃された理里の南部太田の支那人も同様である。

始め十一日は約二百名、十二日は約二百五十名が一隊を引拂つて歸國しつつある。意兵隊は在郷軍人、消防隊に應援を求めて嚴戒中であるが暴徒は湖南方面から大體退却して北行の形勢である。

紙幣印刷機まで用意した

味檢舉さる

主体は上海独立團

由井正雪ばりのの

恐ろしい計画

彼等の一味は上海より最近鮮内に入り込み恐るべき暗殺、破壊を目的とする秘密結社を組織し兩隊に分ち總督府を始め全鮮各地の主なる官公署を破壊すると同時に要路の大官を暗殺しその混亂に乗じて朝鮮獨立を宣言せんとする驚くべき陰謀を企てた事發覺し、ついに本町署に拘捕されたものである。劉弘九は幼少の時か  
に父を喪失して常々一種の抱負を抱き上海にある新民主、正義府等の獨立團に参加し重要な地位にあつたもので他の成員者もいづれも同外に永らく放浪し直  
に日本に歸來した時偶然に該團の抱負を抱き上海にある新民主、正義府等の獨立  
團に参加し重要な地位にあつたもので他の成員者もいづれも同外に永らく放浪し直  
に日本に歸來した時偶然に該團の抱負を抱き上海にある新民主、正義府等の獨立  
團に参加し重要な地位にあつたもので他の成員者もいづれも同外に永らく放浪し直  
に日本に歸來した時偶然に該團の抱負を抱き上海にある新民主、正義府等の獨立

この間、国外より密次におき入れ京城を始め全鮮各地に配置し第一線に立つものは  
官公署に爆彈を投げ破壊、暗殺を同時に行ふ手はずで中央の指揮と  
しては劉弘九が京城に居りひそかにその機をうかがつてゐたがまさに一舉にして事を  
成すといふ計画を同境方面に馬賊の隠棲が起り、日本軍がしきりに同境方面に往復するため同地の  
鎮内に侵入すべき程に豫定の行動がとれなくなり機会を待つてゐる處を遂に本町署に突如襲撃された  
のである。

奉天票や鮮銀券

國債まで偽造

なか／＼巧妙に

なほ彼等は口妙なる紙幣偽造機を  
前田劉九宅の奥の間にする付け  
支那奉天聚斂万圓を偽造し  
満洲に於いて既に用

一味は  
検事局送

検事局送り

京城特許の別項事件製造罪案と同  
時に犯人十二名は判令違反紙幣偽  
造犯として重刑となりとなつた

秦製



九  
十  
号

間島に暴動起る

二三百の朝鮮人蜂起し

我領事館、東拓を襲撃

【聞島特電】三十日午後十時、咸鏡北道新羅國道橋、二道溝、三道溝、龍井村に三百名の朝鮮人の警備員が、領事館、警察署員は總動員て必死となつて鎮壓に努めてゐる。これより一里ほど離れた、竹門、成興、龍井の通信設備を破壊して朝鮮との連絡を断ちまうと計す朝鮮人の兵隊も、三つの街道を占領し、朝鮮人民會公共教育通達校及び民家の半數を燒燬し食料に窮乏せしめ、朝鮮人の略奪をはしまふにしのぎ、軍事分隊長はこれに腹立たし、各官舎、官邸、野戰醫院、軍醫の寮中便所を放つけたらたかきで無事であつた、一方龍井村でも四十名の一隊が東拓支店へ爆彈二個を投じたが、砲を破壊したのみ何ぞ道路不通、龍井、同ヶ嶺間の舊三ヶ所を塞まれ夫間には不通、龍井の通信は二十一日午前八時辛うじて一線聯絡した。

【浦洋特電】開港の暴動に參加した朝鮮人は約二、三百名といはれ、數日前領事館警察が朝鮮人を檢擧したことからうつつ積してゐた反感が爆發したものと見られてゐるが、電報切斷の跡を見るに、いづれもやすり様のものではなはな、總て計畫的に決行されたものと囂られてゐる。

【京城特電】朝鮮軍司令官鄭汝世の總監は二連勝の大朝鮮總督府緊張

二件、二學校總失一件、三道舊民衆總失二件、曼夜劇第一件、天國樂道儀失四件、所で許連勝督府に達するや、警務局は直に國境の警察署、駐在船に全警を配して出動警備を啗へしめ、又これが暴徒騷立のため一日日曜にも拘らず自衛隊の會を召集、敵軍なる處置をとる準備である。

朝鮮總督府緊張

【京城特電】朝鮮軍司令卞哲範の被害は二道清放火  
二件、學校焼失一件、三道清民家燒失一件、學校焼

〇九十一号 長安坑墓 丙午六月

有勞働問題日記 同前、部、切捨、ヲ、併入、

0 九十二号 咸南景部

二千の暴民を鎮壓

死傷者四十名を出す

# 朝鮮咸南の暴動事件

其風成嶺道川端郡田向の部  
に於ては皆々等川内に結ぶ廿日  
後には二十日に達し郡守と  
**押問答**をなすも遂に  
是れ化して、僅餘其他で感領主を破  
り「郡守殺せ」と通呼して暴行  
を起し、郡守郡議員と居合せ  
たが皆々防米食糧事も命からう  
危に達した。急報により端川軍  
より井ノ原郡其他三十を急行に  
に努めたが、匪衆は更に激増して  
暴行をなし遂に端川縣署を襲  
のため占領され警備は已むなく城  
壁の爲空砲を放つたが空砲を知る  
や更に激して警備隊名も潰せし  
めたので防衛上

**實弾を發射せしめ**

た其の結果匪衆中死傷者百數有

五年九月一日  
辛酉



